首都圖書館 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41

學苑出版社

金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41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41册 目録

游龍傳 三四—五〇（六七本—一〇〇本）……1
彭公案 三河縣（首本—八本）……246
彭公案 夏店（首本—五本）……301
彭公案 白狗鳴冤（首本—四本）……334
彭公案 合和站（首本—三本）……362
彭公案 群雄會（首本—八本）……377
彭公案 比武（首本—三本）……442
彭公案 獻縣（首本—五本）……47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车王府藏曲本　41
作者=首都图书馆编
页数=509
SS号=12248072
出版日期=2001.12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原书定价=29800.00（全套）
主题词=戏曲(地点：中国 年代：清代)
参考文献格式=首都图书馆编.清车王府藏曲本　41.北京市：学苑出版社,2001.12.
内容提要=本书是清代北京车王府所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共收戏曲曲目1600余种，约1700余册。全书分为戏曲、曲艺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乱弹皮黄戏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秦腔、吹腔、影戏等.

游龍傳卅四

正得皇卩賞了帝旨姓毋人十兩艮子謝恩出帳而去隨有人
伏又探着近山的路經回报还是黑氣遶住山口皇聞報帝
帝大臣商言說此山既無別路可通量這些妖民尒在其內
必須用炮往里攻打諒他們無处可逃隨降旨請炮荅將洪
元龙領旨出帳親傳炮手將大將軍請過數位洪老卩分付將
炮对准山口往里齐打哦炮手荅应一声火綫一忧藥信一点叱
听咕咚一声由如霹雷响哮且說元朝棟正然同軍師喬通人
費皇后仗領有高大用高鳴风艮周子指揮帝乱民演習东

欠走陣正在热鬧之间只聽的高大用三人喝彩不絕大叫說似
此法力何愁大事不成想我們若不早主公救援前来性命早
已不保将来大事已成我們也来他一个尸山血海方解此頭
之恨正在思想得意之处忽被一炮打来帝人不留隄防把那
些乱民打了一条血册同骨化灰乱兵啼猱高大用等三人端
地乱滾元朝棟等三个妖人起在半空心中不悅見那些乱民
登時乱躥奔跑只往西下里躲闪正在慌乱又是一炮那些
躲不及的人被打死了許多接連就是数炮打的山向灰土乱些

元朝棟　一見不由心大怒　向前那
喬通商言把話云　似這等　我上门来和妖見
令人可恨氣不平　待那家　要与他們商一商
不給利害爲免心　叫敵人　知通ㄴㄜ方晓
試ㄴ誰能誰不能　通人商听回言諫　我主言词礼上通
假皇后　口内連ㄴ說狠好　免累得
大家合他們拼一拼　下山去会一会　名登法宝显神通
东他宁　五水成河尸边野　只叫他

晓帝之中魂胆驚　說罢三人不代曼
未至芭前喊連声　大馮野人好死礼
攻打山寨爲何因　指驚動
今日尚是饒放生　依我劝
大ㄴ封官賞前程　且不言
　　单表那　　泰将老卩真熱反
大炮对准山口攻　　忽然見
正是那　　却说坊的男女妖人

泰将老卩見冲ㄴ大怒說吖好妖人指教罪犯該当碎尸万
段还敢前来滿口胡說着我来去你手提五股刚又英行擅降
上去通人一見手执鉄如意迎面来将洪老卩望着妖通說
是一人妖通用鉄如意招架只听咯鸣一声鉄如意又落在地妖通
往刚又只振的妖通手脫忝麻叹吁将帥如意又落在地妖通
为ㄦ急ㄴ口念咒語将手往兵東南一指說通此風不来等
待何時好刹害登時之间狂風大作走石乱砂打的人二日难睁
洪老卩方然用刚又取寿忽被風吹打眼急的只是怪叫嗚

說好風ㄐㄧ妖通着收
洪參將 喬道人
起空得便那肯容 破風打的雅時眼
照着脊背往下栽 赶玉參將老下后
無奈敗回不敢停 只打的
軍炮手 參將吱溜疼难忍
洪參將 分付兵丁請回炮
疏頭硬地連声响 改奏当今主圣明
一齊答应不仗慢 連收什轉大营
近营上帳見万岁 双夕泥倒把圣诶
ㄐ内只把圣主尊 為旦尊奉皇上旨

秀出营来
营门外 只听一声大炮响
假冲軍師妖通人 奉日仔細留神看
秀出营来迎面临 别見他
一双大眼似明星 年紀未滿三十岁
頭代鎮鉄盔一頂 智模犹如血点紅
鉄葉烏油連环甲 勤甲絲縧九股拌
一把刚鞭手中掌 坐不胜行為近馬

忽然見 三丁妖人奔来到
于提刚又非止去 内中的
那知他 就是妖術真利害
身中代伤不能奏 我主駕前請罪名
龙而舍奏代怒云 似这样
必須要除免害人 卿家暫且回营去

請炮去把山口攻
為旦一見那和容
老通前来瞎鋤营
几次打的眼难睁 皇
皇下問听奏将話 我
胆大妖人真可恼
朕這里
再作商量計改行

不言奏将洪云龙疏頭謝恩出帳而去不表且說正德皇下方

要与大旦商议拎拿妖人之計只見軍政官上前跪倒啟奏說
乞上万岁皇下今有妖通前来在营外要战敢我主龙意定奪
皇下問听龙脫一摆里政官站起退出帳外归班而去不表单
言正得万岁听見妖通前来要战龙心大怒說通那位卿家
出营与妖人見一丁輸营奏敗班部中一臣奏左為旦願往天
子往下观晴元来是指揮胡杰皇下龙心稍喜說卿家既去
須要小心仔細黑下說為旦晓得言罢出大帳披卦整齐左右
擄馬扛鞭动老下手提兵器認鐙乘季出行得咕咚一声炮响

秀出营来
营门外
假冲軍師妖通人
秀出营来迎面临
一双大眼似明星
頭代鎮鉄盔一頂
鉄葉烏油連环甲
一把刚鞭手中掌

不言表道着敵将
着見营外一表通
八卦通袍穿在身
晴他的

手拿一柄鉄如意
着実不由冲ㄐ怒
拍敢狂為討战征
望着妖通右手掄

且說那
相貌实是人奈
称雄一根胯中計
年紀大料五旬外

指揮胡下卓当神
頭代金冠簪别頂
水褐云鞋足下登
連鬓胡須毛烘ㄐ

胡黑下
妖通胆大好無礼
奔刚鞭

都指揮胡傑一催馬赶到跟前望着妖通就是一鞭妖通ㄐ用
如意相迎来了有五六个回合喬通如何是胡下的对手被黑
下只杀得吁ㄐ降喘心下着忙又向巽地来南一指喝一声那黑
風不至等到何時登時间黑風毒霧内里果有数十石塊点
点的官兵往后到退个ㄐ难以睁眼胡参将心不服一声
大叫说着好妖人莫說是風便是火老下也不怕如燕雷一般竟把黑風吹退反通冲将上来喬通一見
不由的胆内吃驚暗說這黑汗好生的利害

這妖道
黑風帥退深舞劇
暗亡訊
神風不怕半毫分
只恐寿他怕不能
猛帛一般到未脚
如通利害不敢战
胡黑卩

听見黑卩一声喊
老通石由心害怕
黑汗於此真胆大
看這光景实英勇
妖通正然心思慮
相离不远連声喊
則見他
手执明鞭随后赶

竟把那
出家人
今日个
見黑卩
把卩妖通嚇胃魂
折轉身形跑似风
撒放烏追那背客

人能高能有高快
只听吧的一声响
妖道跌倒差挨地
竟把葫芦朱打破
胡芦内
只燒的
一、洇歪斜旋走尤

只赶的
赶至妖通身後
看背着重力十分
黑卩指望要成功
天意合該不由人
昌出妖火烈焰生
难以存站立身形
都指揮

偏亡的
伏又掄鞭还要打
登時紅光四下起
胡黑走卩說不好
跟陣回芭跳下馬

隊亡相扶無处奏
手牵明鞭往下撈
咕咚的

進中軍
只内說
难以拎擎了不成
朕再令
皇卩說
别者人去把他拎
忽見那軍政說倒

大帳之内見圣明
為住時来請罪名
皇卩說
宣妖人果然真利害
卿家暫且归班去
万岁才要降旨派

跑倒在地時頭叩
胆大色身如天大
快將那
雅備有
倘若是

近芭来万岁尚听尤脆一摆軍政官内了派地皇卩說這妖
人如此可惡那位卿家前去將妖人惡虎拎来以快朕心欵周
公張老卩說為住的出芭令了妖人天子准奏老卩也不頂盔貫
甲手执宝劍撞出芭来一声炮响前有五百長鈴手先在前裡
面護周公步行出芭只見对面果有一妖妇穿代的却是娘亡
打扮手杖宝劍也是步下行走護周公請罢用手中宝劍一
指說吗好狗妇身該万死你胡作非為有妖言惑衆招聚
七合之徒私植坊伤你们作下殆天之罪

護周公
妖妇該死了不成
抗拒天兵胡逞兇
妆女良囯子亡人
敗奏万岁当今主
特逮不悟仍混闹
老卩的良言不听劝
只見那

滿面含春開言道
胆大色身如天大
快將那
雅備有
倘若是

罵一声
竟还敢
高大用点高鸣风
改邪归正礼才通
倘若是
辟刀万段刀割身
悔之晚矣用不中
黄寨花

做上爷咳两三声
元来还在盖里存
眼下不久让别人
真龙天子有福君
趁早投降将兵撤
持迷不省和違扭
伐领兵丁抗利刃

护国公

说道是
你们的
我们奉
前来商议良言劝
色皆不失爵位封

如恼习
要杀尽

听见狗妇这些話

你这军兵休胡搞
大明天子氣运尽
上天降下新帝主
回去告訴你们那是
你们若
奉勅新君了不成
老如軍民鸡犬存
按下君住先不表
不由的

無明火起怒冲上
休走看我来取你

大叫一声好妖妇

說有話

满嘴胡言信口喷
躥到根前把宝剑
举起

設国公張老卩赶到跟前
去但见費賽花用剑来迎
的武艺精通终久不是护
退回護国公張老卩见妖妇
堪上赶上才要用剑去砍只见妖妇
從空中墜下許多奇形異怪的
来迎战張牙舞爪氣毒喷人

許多怪獸從空中

但只见
張牙舞爪猛又凶
張老卩
跟随的

擎着讓過老卩去

谁知道

一见为此說不好

照着那

異怪毒虫不怕箭
吹降一声喊回老

一丁上

躥进跳躍声乱吼
一见为此說不好
五百兵丁不代憂

齐非大叫護国公
急轉身形回里形
認和搭弦那消停
恶獸齐放箭习丽
只管乱射往前冲
后面内有犯的慢

護国公

英勇無敵費战征
妖術邪法人怎禁
忠心耿上保明君
不言妖妇收邪術
皇卩驾前忙跪倒

只恐怕

為难展轉無急打
妖妇回归轉山林

乃是馬上真杀砍
那些妖獸不侵正
单表那

一往從前細奏明
难以拎擎這起人
按下君住先不表

且說那

单表妖妇費賽花用邪術得奏回山見了元朝棟說我主在上
為妃的去奏了一陣兵丁無從擎住特来
在我主的駕前交令元朝棟說虽無擎住他的特来也等受
妃的大功量此丑阵杀的他忘魂丧胆不免待朕出山去会
他们看先景将操練的神兵領時出去就好奪大明的江
山好成大事贵賽花說我主之言有礼元朝棟練手伏宠刀劈
出山来頭代一顶金妃冠身穿黄緞龙袍肤計标雄脚登
朝靴来至老前用手一指連声要战軍政官不敢代曼連忙报近老中

且說那

南量恶杀拿妖人
口尊万岁主当今
王子打扮关下们
皇卩南听一报手

正德卩
威震南

正得皇卩老内坐

只见那

老外来了人要战
乞奏我主龙意定

軍政官

王張金口南言问
上前回奏月顧往
方解心中氣不平

君前住

軍政官進帳努跪
却是丁

仙這樣

老卩往按天星轉
進赶一回月回程
故国公卩敗進老
言講妖人真利害
皇卩南听無言語

且說那

說道是

口稱我主請放心　英左答左說知道
不勞坐季馬能行　這好吓　也不須盛不甘
盛布搭色胚中計　照常頭把北中戍　青板衣褲穿在月
一把鋼鏈往外走　青磯快鞋足下登　手擎有
手公並非此書勞叨內中恐有不知道的明公挑礼又言說書的　公吓得　大蛇一声出了老
錯了往亡听見別的書上都說手使双鞭你說手擎有一把同
鏈這就非是前以表過英左戚昆崙本是手使兩把同鏈同

卿家先領小心　英左答左說知道
這好吓　也不須盛不甘
照常頭把北中戍　青板衣褲穿在月
青磯快鞋足下登　手擎有
公吓得　大蛇一声出了老
為我尋金鈸玉虬央在山西寿陽共打搖將那一把同鏈兩英姑小
姐下作為定礼為敝忘記如今要說手使兩把銅鏈豈不是
瞪着兩眼撒謊兩言实叹且說戚昆崙手擎有一把銅鏈又配
上了一把鉄鏈放了一声大虬搴雷老望对面观着平公
這要到别的書上必是又着一心穿仗模樣兒豈不踢有重
叹此書並非野史总要勇斷截說方妙平表好吓見妖人
手使双刀当心抖上過氣粉亡英左知道妖人的那術利害戚
昆崙也不通名道姓手使双鏈竟奔了妖人

這正是　双拳难敵四支手　好吓人多恐怖老
英左有总一声喊　妖兵退后数英雄
戚昆崙　得便闖出重圍内　而見皇甲先不表
且說那　妖人為要身疼痛　咬牙切齒恨十分
回山中　商议夜晚偷老寨
苦坏了正得天子保駕大臣占手下军人

英左勝昆崙见妖人武艺难以招架等時尚把豪氣全消不由得
心下有总一声大嘆說吓好狗趁养的倚仗人多欺負老卫声喊叫
不主　紧要反到把那北妖兵妖将啸的都往后到退英左得便闖出重地
兩下里收兵罢战好吓回老在正得駕前交旨說乞上我主為日無
能被人杀败回老在我主駕前請罪皇甲說妖人猖獗与卿等無干何
罪之有但不能平妖如何是好不言大明营中定平妖之計見說妖兀元朝棟高
到山中陣見疼痛恨的交呀切齒說今日迂見這等的惡人時那打仗人
深恨有恥含忍再吃了一粒方才止痛元朝棟說罢了亡也是大明的君
臣活該命尽無常也由性不得我了吓你明於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又這
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隨向乔通人費賽花說他们既占我们作对頭我

若不把施展些力量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如今到夜里三更時候
大家伐領高将軍良元帥領神兵神将暗亡的偷营杀他个片甲不归而他
一个也不算孤家的本領也是正得万岁当受這一场驚恐

元朝棟　高誠傳妥分派定　准備着
前去偷营大明老　不多一時交三古　伐領着
单多妖兵下山岑　投下妖人往前走　且說那
正德万岁主当今　連败四陣心路宗　眼望单人把話云
妖人娘猴多利害　到兵收拾要想偷营万不能

须一次
我领炮手改回老
胡杰再他姥鞠通
妖火烧两未成功
老外要战是如人
妖如加衙了不成
戶周公
又来了一个假王子
我朕节派改山口　洪元旭
二次是　走通老门未要战
他的那　六打妖通报总领
第三次　军政官员未要报
为张张勇去通报　那知道
他竟合　拘走狼虫毒恶兽
雅此敲报转军中　第四次
人报要战在老门　民国初
又有妖兵乳战征　寡不敌军古人語
败回老中见寡人　似此妖人真無法
寡人山内看分明　言罢天有三更後
大家歇息养精神　那天刚交三更後
元来是　妖人偷老暗却塞
那吃个　君日梦中有京醒
摸为祸子领上仇　兵将个个心忙乱
抓起头巾足下登
这正是　兵不催将各逃命　灯時尚　个了个军紧做营
军兵将大家乱成一处人不及　洪元旭
英云看崑崙並蘇陳二太府保为正得万岁冲出营去但见地下是火
又是黑風黃砂打的人二目难睁恍惚之中但见無数的奇形异様的
妖兵陌道有許多毒恶狂獸狼虫虎豹毒蛇恶蟒迸人便咬与人
便吃如何抵挡好利害有讚為証
但见得四下里烟尘乱
迸地水源成河　妖兵妖将猛如虎
火烧人焦頭爛額　水冲人好似鸣鹅
恶獸毒虫人負命过
被妖兵杀的哀声叫苦
黄砂迷的金甲难光
惟有奇保皇爷的寡
良国子丑似妖魔
陷老内父子不能
人亡性命难逃成
贵寡兒
永相乃是花人神
被恶獸咬的伏俯难活　洪元旭
慌忙了護国公張勇
雖有的住妖将重多
这一阵只杀的由如天翻地
到处兄妹不能亲寻
且说那
称為娘亡玉贵人
将军鸣风没牙虎
黑風刮的人难睁眼
京師的重将不能安戈
元朝棟刻如恶虎
不由如海拂拂波
若不是正德皇爷福大
假冲王子元朝棟
老道軍師喬方格
民国子
妖女封為仆夫人
所化邪法妖術通　等時尚　洪奈時
西破营盘折损兵　且說那
奈的無处可奔喬
說世尚　位居九五宮阙内　高和外面這事情
寡人　寺亏了　江南巡撫玉守仁
皆日刘賊曾造反　许達才把阮冠平
还有山東梁茂也　许達才把阮冠平
必周恩人恐有伤害小民百姓我厥假扮私訪
和日達此大难只怕性命有亏眼看中兵伤的不少只見九个恶獸追
走伤人無法可治不言皇爷害怕且說的戶周公張老下与平寨忠良
军大旦　今日達達此大难　只怕
万岁皇爷驾受京　一齐保戶相圆疏　只急的

唱七相觀無計可行
只得的 又去催动妖兵
性命残生保不成 先入可逼重妖兵
黄砂异獸擂四行 君旦宁亡命失色
星月当空明又亮 悠然间 黑风妖水与妖火
各斉兵刃往上冲 等時间 火滅烟消無宗影
暗七說 又見那 对面只剩六个人
轟物吳獸影為深 戶国公 張开一見心欢喜
可見万岁福命哄 這些妖氣全四散
忽有妖人何足怕 色等於拿善马泰
猛然抬頭奔自看 心見那 一尼松先落在崖
護国公張天下着妖氣晴雨正然心中欢喜又見一尼松先落地時
六宁妖人指住老下伏又留异暗說松先從何而至不知是何元故
正想之间伏又細看乃是如意真僕天仙指住六宁妖人戶国公一見心
中欢喜才要上前說話只見如意真人大喝妖人真該万死張奉
一見止住厍英把身存 戶国公 着見僕仙把妖人指 連忙的
止住厍英把身存 心見那 如意天仙往前走

急早回頭免却死 改恶作善向迟人
一尼良言話未尽 元朝棟 妖人可逼重妖兵
這妖人 竟把神仙睛不起 君旦宁亡命失色
金口勅封如意真 不但不听良言劝 悠然间 黑风妖水与妖火
陽面含嗔信口喷 他罵道 火滅烟消無宗影
松敢前来胡逞能 你這花子穷乞马 对面只剩六个人
早去討饭把饥神 此乃占场来混闹 張开一見心欢喜
快七躲闹饒你命 再這扭 妖人可逼重妖兵
僕仙下 听見妖人這些話 你 君旦宁亡命失色
胆大竟敢来罵我 你的罪过趣更深 悠然间 黑风妖水与妖火
向听不由心大怒拿宥吻恍一的刚刀奔僕仙下 僕仙下 火滅烟消無宗影
僕仙下 大怒動無明 对面只剩六个人
妖人元朝棟見僕仙下举的破煽風七僕七的将他拐住一尼良言 那知通 張开一見心欢喜
相劝他不但不听反到大怒說我把你這不知死的孽毒你是利 他反道 妖人可逼重妖兵
菩之人前来胡闹我看你這叫花子放肖饭不去討吃到此尋死 你打諒 悠然间 黑风妖水与妖火
还不快七躲闹要挨沈不走一定将你拿住闹刀向斬口竟僕仙呔 他乃是 火滅烟消無宗影
七呔說差哉七我本為你平川路反把忠言当恶用于中宗刚一寺 你们却 对面只剩六个人
說妖人你把出家人当谁無知胆大松敢罵我出家人是你罪該 施展邪法混逞凶 张开一見心欢喜
万死元朝棟闹听大怒說吸好僕子满口胡說你今即来尋死我也不管 要伤圣驾皇下命 妖人可逼重妖兵
你風僕是叫你死在眼前后悔也迟了說罢手奔肖叫快七照头 今日造下邪天罪 悠然间 黑风妖水与妖火
出家人 火滅烟消無宗影
銃放尔等命残生 对面只剩六个人
张开一見心欢喜

仙尸的頭頂上但是一刀明公這方才若是別人性命難保只見天仙尸手中宗例往刀上一例一道紅光元朝棟手腕子疾痛吃一大京付又用刀砍未天仙又用宗例一例說占住元朝棟手中明刀落不下來只氣的妖人喊叫如雷說吃好傻子還不逃走等我來似

只听的　妖人氣的一声喊　說道是

傻子先礼了不成　你今若不快逃命　等我明刀要殘生

恁奈他　千句急有手高本　要想落下万不能

又要施展邪術法　連忙的　口內暗亡降灵文

咕亡嘍亡念咒語　拘那此妖將弔妖兵　等時来了人無数

一个亡　都是奇形异性人　有几个

赤髮兆頂蓝青臉　性肉横生蚕肥筋　有几个

臉似一張烏金紙　兩眼又如兩盞灯　也有那

立生一目兩三支眼　焦黄臉而恰似金　也有那

毒雨以似朱砂染　金睛以瞪唬人魂　还有那

臉面色白真难着　姆似彩林一般仝　个亡身高有丈六

手持为　剑戟刀斧利刃牟　一齐圍住叫花子

烘的一声風雷起　竟把那　如意仙長困在中

好利害　若是别人今难保　真人不惧半毫分

傻仙尸　若見反到恰亡吠　說道是

善哉亡杜用心　這些个　妖人無知真大胆

他把那　出家之人晴个輕　所使其是陣眼法

妖邪為甚敢住真　我貧道　料亡施展小法術

如意亡那个林　叫他们　然后再拿葉陣驚

要想脫逃無必奢　傻仙尸　想把袱中取法宝

拘出托在掌上擎　功是那　避邪混元珠一定

念咒呆起在空中　用手一指說急快　仙家真妖果神通

一变十百千变万　先華奪射目二精

犹如雨点一般黑粉亡的往下乱墜来打妖人

如意真人施展神通祭起混元珠乱打乒乓妖人实难招架大敗往山

口乱跑而去再說的正得万岁被妖人元朝棟夜却营寨的大敗而

逃堪亡至急為难忽見妖人的水火黑風猛獸登时不見不多時

只見傻仙来至為前皇尸見心中大悦說通妖人退去元来是如意

真人前来救朕此乃朕的万幸倭仙卩說圣天子有百灵相助负道又有何能但负道未遵使我主受京负道之罪厂周公招驭败残人禹继正苦盘君臣方付又安芒竖立中軍

重復的

尤休为位坐居中　安芒従立中軍帳　正得卩

哼謝坐在上面存　旁又坐下在手下　倭仙卩

雲時天光以明亮　重大日　心見那　万岁皇卩前全口

眼望着真人把話云　自従在　良卿求雨分别后

等来也有丁月零　十三里　迂見盗寇掏猫

君臣遭困在蓬中　悉贼实然真可恨　蔣似飛蝗射寡人

恰逢祖地命难保　来了丁　小将名叫李志尤

解圍之後相逢问　方知晓　救駕仙長指教明

旦方镇　失去金蝕央兒宝　無处找来無处尋

朕在那　琉璃河的酒甫内　飲酒未了一員人

朕内艮子賞孝子　蒙内空虛無半分　用完我朕缺不飲

那知道　掌柜的摸通了我　叫他跟随左内取

他不去　安心要剐朕永矜　正在吵闹难分解

多亏義士勝昆峇　后来他　我回金蝕兒央宝

現如今　我封侯補付秘兵

正得万岁迈講随有手指勝昆峇眼望倭仙長說通就是這

丫中将名叫威鬼峇今年才卄四岁闹他果亡有功我朕封他侯補

副将之职後仙卩闻听口内誇誇真是我主一員虎将皇卩大說我

朕在涿州九月九日娘与方圣会車軍民公議奪彩棟与兒高鸣

风硬将寡人左得效女於去反叫他的官奴将差役打伤高大用

挽便要晴良民妇女闹此二人责口闹甚是讨厌又有何能但负道未遵使我主受京负道之罪厂周公招驭败残人禹继正苦盘君臣方付又安芒竖立中軍

重復的

尤休为位坐居中　安芒従立中軍帳　正得卩

哼謝坐在上面存　旁又坐下在手下　倭仙卩

雲時天光以明亮　重大日　心見那　万岁皇卩前全口

眼望着真人把話云　自従在　良卿求雨分别后

挽便要晴良民妇女闹此二人责口闹甚是讨厌又有何能但负道未遵使我主受京负道之罪厂周公招驭败残人禹继正苦盘君臣方付又安芒竖立中軍

重復的

尤休为位坐居中　安芒従立中軍帳　正得卩

哼謝坐在上面存　旁又坐下在手下　倭仙卩

雲時天光以明亮　重大日　心見那　万岁皇卩前全口

眼望着真人把話云　自従在　良卿求雨分别后

正得万岁听见侵仙下说妖人难以拧拿不由的龙心焦皇说真人似去妖人若不早除倘生别变那却如何是好侵仙下说只管放心客这妖人为祟成其大患如今须得一件东西到手负通安排已定妖人不能逃走方能勦灭皇下闻听龙心欢喜说但不知这件东西是何物件侵仙下说我主在上容禀要拿妖人须得用五色石其形极奎木水火土五行五色得了此石代负通摆成五行阵好擒妖人皇下说但不知此石出於何处仙下说此石在西北方积山峪内有一狮子洞内有五色神石但只一件须得这方一个能人前去取来皇下说不说谁是能人朕营中若有这样能人真人只管叫他前去仙下说我主营中有这样能人仰出家向一向若有人去来敢去取来乞我主加封他大七职衔钱正得皇下说即然如此朕无有不准之礼

正得下 不由的

龙心欢喜在腹中 口中连忙叫真人

朕营中 满脸含春脱口笑

所有的 即有能人把石取

侵仙下 将左兵丁有调遣

向听陪笑向言道

向一向 谁人敢去到山中

洪云龙 答应一声那消停

如此负通有偿了 拉背毛朕向言道

说为扣项叫奈将 侵仙下

迈步转身往外走 未到员边把身子

仙长下 有何分付末将等

坐下收把将军叫 书童人

急忙前来伏侍是 就在你的大营中

还有那 馀者小校与兵丁

不论何人只管左 与他成得大事情

品然把他仰上去 且说那

难保一定碎硬了 不表兵丁暗议论

奈将手下一名兵 奉令各营向一遍

转身才要回里走 猛见了

口说将下你等等我同你去到中军

这件畏刀又避剑 无能之辈不敢左

奈将老下俩下令 这件事

去敢那 五色神石到来临 胆小千户真左兄

里令休去见保同 去寻人 奉差吉难强派

忍要他 去於本人心愿从 言罢说通急速去

若有人 左令仰来我向明

侵仙下坐上说通洪奈将你就去罢向一向若有愿意者令来

见我哦奈将洪云龙答左不敢仰是连忙令

的密向不可声张此乃机密军情恐有戏漏反为不美军公书

文戏必须分清愚下往仁的听见别人南演正得传的讲说通

那一位　二人近前不代是　答將問誰他名姓
答將下　乞真人在上听　答將與元龍近帳上前跪倒說乞上真人坐前末將標下布兵馬欽手若　叫雍九中精兵在今前去乞真人軍令定奪　將答應轉身去了中軍帳高叫甕中討未矮子答應有走上前来哄老下

兵丁聞听說狠好　你就跟我見將軍　雲時尚　来見答將哄元龍　急忙亡　代至中軍宝帳中　上帳双夕跪在地　說道是

說近帳答見真人見駕頃要心要堅甕中答应小的知道大老爷放心手不論起来一名步兵馬欽手如何能見万岁金駕暗用為矮子甕中時来運轉這是机会他就故应今前言必叙单表矮子甕中鴨掐翅打走近中軍帳朝上跪倒頭　僕仙下　見那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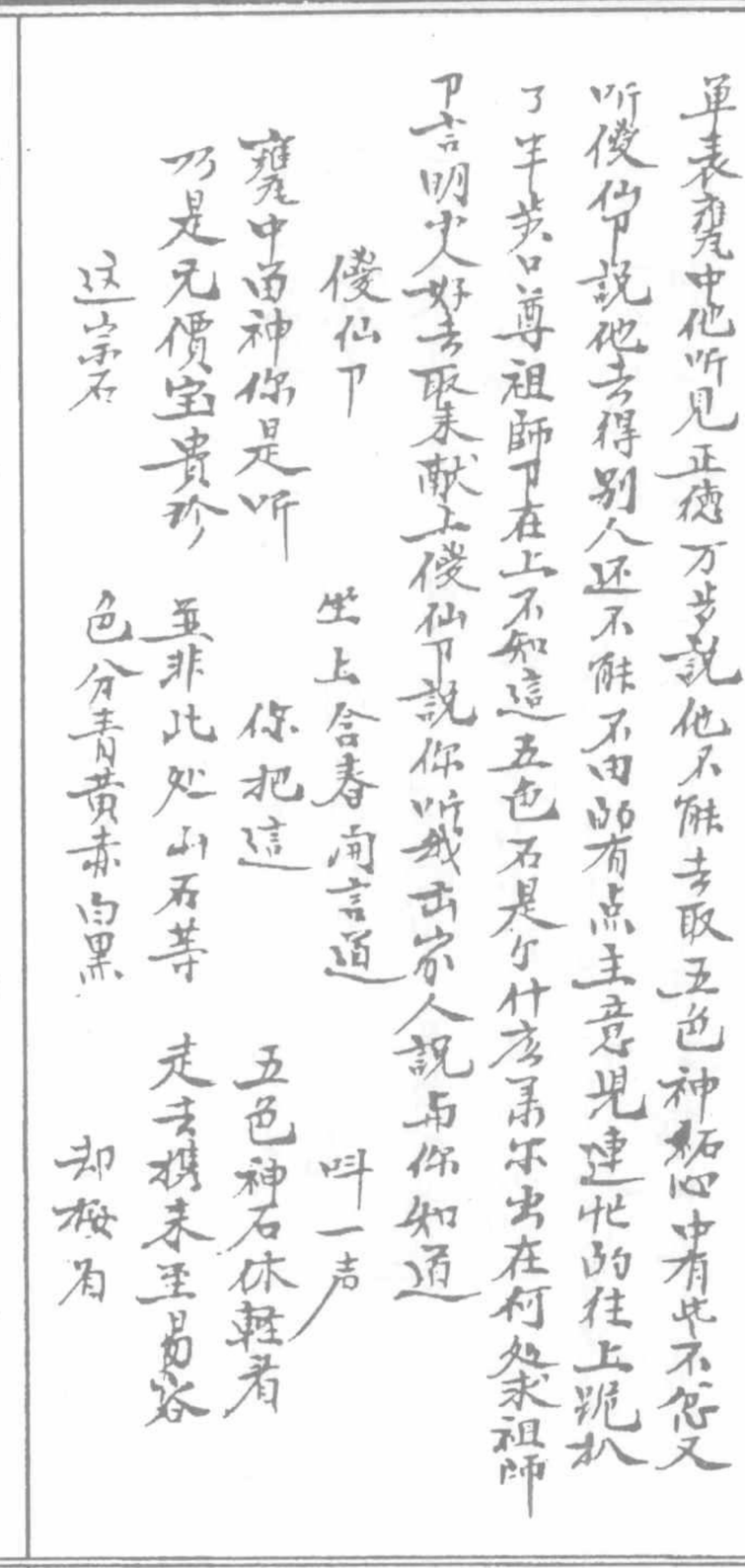
应今之人近中軍　朝上肉日西神着
晴見他　双夕跪倒將頭叩　先拜方步後拜真人
上單一件小卒褂　打拌不過小軍樣　青布夹袖穿在身
天庭飽滿地楷盘　棉線代子計肢肉　相貌生得多貴重
耳大垂肩鼻高聳　才海口称元嘴唇

僕仙下　說單前后一句話　把一个
矮子聞听暗惊怔　不敢說是我不去　也就是
肉口無言少哈哼　且說那
龙目早已看軽明　見甕中
身子矮小如地丁　就有几分心不快
口中只把真人叫　你且面神仔細听
單他未必肯成功　依脉起
休得躭候大事情　僕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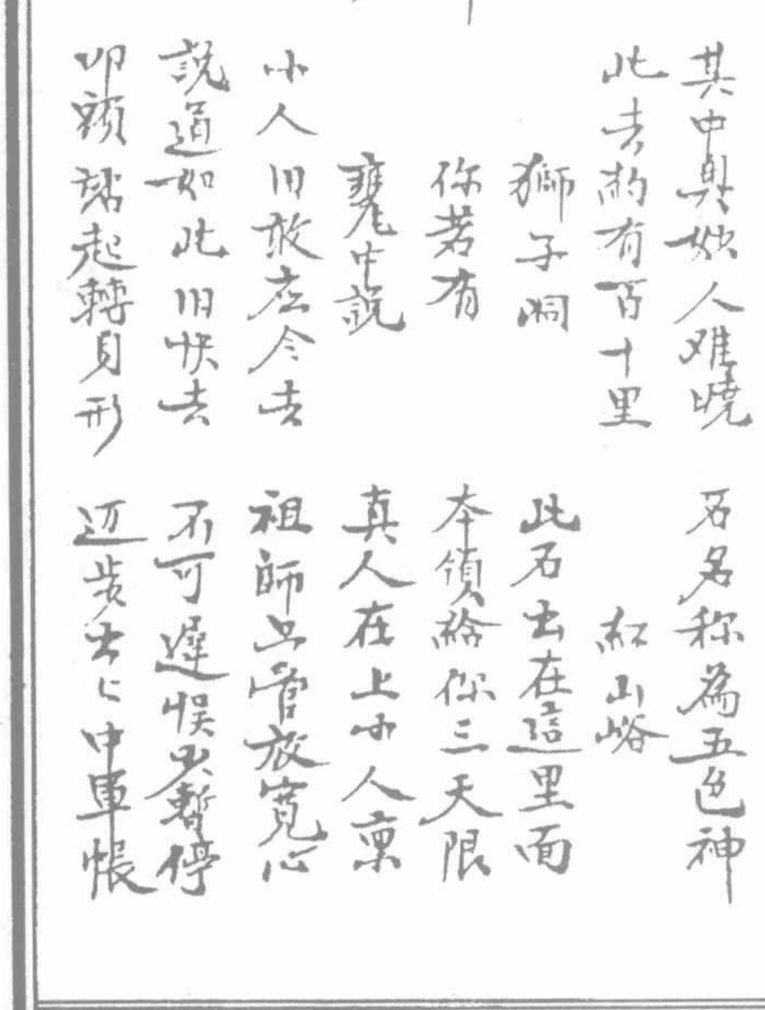
有件東西叫你取　敢去不敢快亡云
僕仙下說甕中貴通　如今有宋東西你可敢去取　雲時尚　来見答將哄元龍
屋敢去取但不知祖師下叫的取何物件仙長說是五色石　急忙亡　代至中軍宝帳中
你件大功甕中說仙下分付要五色石出於山中何难者　說道是
元何也等件功連忙說的就去僕仙下見甕中答应得容易僕仙下
說甕中你别考容易你别把這五色石看軽了乃是無價之宝休当
等閑你說此石出在那里這样容易哦你考是那山中的五色彩石
頻苦是如此人心可以去来不為难了

皇下莫以貌取人　身材魚小胆却大
别要小者来軽視　海水不可斗量
必須他去方才妥　要叫那
正得下　听異僕仙一夕話
急得皇下在生上　他既敢应就能行
如坐針毡不自在　这件事
盖然石信难出口　别人前去幹不能
龙心有中不覺听　龙心有中不覺听
急但請放寬心　只得仍從他前去
龙意但請放寬心　僕仙伏又尊我主
龙意但請放寬心　料着此人可以去

決不能 就慌張中大事情 才要往下分付話
只听得 龔中口把祖師称 五色石
什麼樣子何処
求祖師指教明白下人取来好把功成


單表龔中他听見正德万歲說他不能去取五色神石心中有些不悦又听僕仙說他去得別人还不能去的有点主意兒連忙的往上跪扒了半天口尊祖師下在上不知這五色石是个什麼東西出在何処求祖師下告明丈好去取来献上僕仙下說你听我告訴人說与你知道

僕仙下 坐上合眷商言道 叫一声
龔中的神你是听 你把這 五色神石休輕看
万是无價宝貴珍 乖非此処山石等 走去携来至易容
這宗石 色分青黄赤白黑


金木水火土五行
西北方
山内有坐古洞门 其中奥妙人难曉 石名称為五色神
院藏着取貴京神 此去約有百十里 紅山峪
取来之時等大功 獅子洞 此石出在這里面
既有地方至易容 你若有 本領格你三天限
僕仙下 龔中說 真人在上中人来
小人回旨去今去 祖師立管放寬心
說道如此回快去 不可違候少暫停
叩頭起轉身形 龔中 迈步出中軍帳

未到自己帳房中 取了鳥銃扛肩上
高丁大苍往前行 竟奔西北山路走
飢渴渴飲不消停 此書萬斯休煩叙
未到山下往上打 但見未往人烟头
逕直的 多見樹木密層层
盖无再見一个人 雖然時間多半晌
大不得 又則見 山路崎嶇难行走
一時前 日内降渴起滴水無

那里边 慌忙張忙跑来一群人
龔中要尋泂水解渴立見来了一群人慌忙張的乱跑着見姓卞一齐大
喊好大服的人你还不快跑方姓卞說你的為何事這般京慌乱跑
承人說那有天无事你周諱一边說有大家乱跑姓卞見事不妙
一齐乱跑姓卞边走赶上了一个用小手掀住說什麼事這麼張那人
不能脫月急的大叫說快松手姓命要緊呀你若不松手我用刀姓卞
說你若不說无故我是不放你的那人說我今倒運回去見你这般
死的人如今我告訴你有老虎来了你还不快走的赶早尔逃命要緊

我說給你知道了快此松手姓卞龔中說无来是山猫這才松手那人急
跑去不表且說姓卞見那人跑去將鳥銃架上火繩走山路却要小心早
已下上鉛子姓卞說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也是难以畧定

這姓卞 鳥銃得已子備妥 防備着
山見野獸打大虫 独自一人胆内語 生死二字人不明
故教难以測料定 听命由天周有个 細想人生世界上
凡有一个不貪心 我龔中 現在屯中為头下
当一个 銃手小軍作兵丁 不过是

月亮升起很多大 在了穿来费用工 不能奏脸妻共子
也不过 暗说 哥哥呢岁月过光阴 哥哥呢有出频日
这也是 急闹一啃碰何竹 倘若是
逢对面七死的怨 寿强如 活着也受饥寒气
若是我的命运好 得了那 五色神石有贵封
年人方才说有虎 ㄚㄒ无陀魂啼哀 听见有人说利害
撞着之时丧残生 我今日 寿命既然未到此
想要回老礼不通 我也无曾见过虎 到晴见

画上画的那形容 那不过 帝上谈兵空几提影
今日个 见ㄒ世间方信真 麋中正自来思想
以听一阵响几声 引的那 山林树木乱摇恍
播起沉沙迷二睛 古语常言話不假 果然是
几至从虎云从龙 不多时 心见跑出一支虎
以肉叼着一个人 着来尤如牛大小 这姓卜
观听那放心上存
姓卜着见牛大的支猫虎口内叼为了人跑来心中竟不以为然

暗说我心当是猫虎利害元来是大猫这有何怕不免也我给
他一轮想罢迎上前去将鸟铳端平心见那大虫见迎面又有人来故
久总是畜类贪心不足放为叼的人不吃放下及到扑到姓卜而来
这姓卜 只见那
猫虎摆下叼着的人 蹿到跟前扑麋中
前爪抓在平川地 咻一声 姓卜忙蹿一番步 跳到旁边躲的灵
麋中得便一转身 才要放铳抽后打
那虎扑空蹿出去 大程身形色在发 张牙舞爪声发吼
那支虎

鸣的一声又扑人 则见他
躲在旁边石后存 那虎回身付前走
山石背后暗的真 端着鸟铳当头狂
且听哇的一声响 哭ㄒ山王猛大虫
咻通的 倒在坐埃不动身
心中洋意乘先劳 才代妥
暗一暗 虎回之人死与生
山傍跳出一恶物 咻一声 到晴见

麋中明把猛虎打死要上前暗叼的那人的死活吃急见从山后跳
出一物好生利害 人献见了皆京吃食不管好多堂素齐都齐
悦似人形一样 着来乃是一支大熊张牙舞爪扑上前来姓卜连忙上前鸟铳下上了药
对着人熊心常思是一下哇一声恶物拿了人粮急奈野兽落皮顺着
铳烟一直扑来姓卜见放出铳去恶物退步倒
姓卜身体晃便连蹿代通躲在大石背后
这姓卜 连忙躲向大石后 一伸手

装上定子等山熊 子倘着
照定再打野畜生 那恶物
疾痛难当爪挠胸 姓卜倘晴着神着
一句儿子着烘着 哇一声
姓卜着见恶物复动 知道死了往前行
长里足有一丈零 不言姓卜心暗想
且喜並不伤着命 酥醒半晌付还魂
元来却在地埃坐 扒时起来心内闷

那熊顺着山路跳
性眼元睁四下里找
一见慌忙架火起
一道火光重前心
观晴野兽凶又恶
再正虎叼那个人
咬的不重睁着眼
暗说道

被虎咬住記得明
明人正有心時想
手執鳥銃向言道
与我救你命残生
獅子洞在那边存
除了我知者向别人不曉向

打諒准兒獅身丧
猛看見
那人說

但不知何人所救命殘生
未了可見心的人
你的造化真不小
可知那
思人若向獅子洞

游龍傳卅五

那一个被虎叼着的人趕醒还魂正然自己納向只見未
子見不滿四尺手執鳥銃前来說那人你活了嗎大造
那人向听說你是說那里的話矮下說你方才被虎叼未是我
特来打死救了你一條性命教打量着你未必能活今既得了
性命不杜我救你一场那人向听还似信不信只叫矮下說你若
不性你着亡死虎死熊現在眼前你就知道是真是假那人向
听走上前观看果有牛大的一隻老虎之見大石边有一大猿死
在那里方信是真連忙上前作謝說小人乃是此山土民百
姓燒炭度日今日偷着小人班有不心被虎叼去准死無抑多
亏思人救教一条性命真是重生父母再表答娘此是难以答
非說着跪倒磕頭矮下問子起起那人說不必燒頭想子說是人
独自一人到此山中有何貴幹此山毒虫猛獸最多非人敢在此
山中行走矮下聽中說不知此山叫什麼山可有一獅子洞在於何处
是人着向此山叫社山峪矮下說此山可有一獅子洞在於何处
想子說乞上是人着向獅子洞我小人知道那年小人逹在山中多
亏洞内祖師指引方能出山所以小人認得過了此嶺石過五

六旦便是但不知是人向獅子洞有何異幹矮下說是我告訴
于你　這矮下
似哎含春把話云　聽的
現為鎗手当英兵　連忙的
亜一位　我本帶將標下管
前到獅子古洞中　大明天子万支古
今日丁　祖師東令差派我
幸見這見老兄你　不知此洞何処存
也算有緣今三生
既是此人奉差遣　前来特到此山中
得了神石
救活小人這条命
不用ㄈ我有去
度誠叩拜謝神明
不勞卦念回去罢
言罢仗吳一抓手
告別這矮即消停
不言樵子得命归家且說矮下爬中一直下嶺而走此書剪断為
妙矮下一边走有一边回中思想我一个英兵鳥鉈手今能得
見当今万岁皇下面神仙祖師差遣者是取得五色神石到手
我的功劳不小多然扒山過嶺受此辛苦也不覺乏如容易来
到大蘋菓樹下歇息ㄈ再去找尋獅子洞但見此山峯沖霄
汗峻嵐接雲真是观不尽奇花異草山中景致歇息了半晌
吃了些干粮往四下里观看只見那壁厢有一座小ㄈ石橋ㄈ
又則见　那边有一小石洞
着見心中樂無窮　連忙站起不似慢　這矮下
大似走過小桥去　不多時　轉身迎英往前行
細看且喜無閑閑　洞口不大一掙ㄈ　未到小ㄈ石洞门
硬石迈步往里行　進了洞内仔細看　矮下不啻好向多
竟下趕前趕後喜　直走另是一乾坤　裡面不宽甚寬落
下有樹木山雨林　又見那　上有青天雲雨日
拴柏苍松色ㄈ新　大器神仙来往住　奇花異草般ㄈ秀
当中一条小石径　寬里約有二尺零　凡人难到此间存
兩边磚沿砌壁平　再往前走离不遠
小石牌楼竪居中　又見那
寫的是　洞天福地四字真
只見那　对面来了一个人
恍里恍蕩似离神　青臉紅髮黃胡子
光着脊梁吼顏露　渾身黑肉疊暴筋
典乾禮　赤着双足兩腿精
手執着　石子鍊成魚鱗錦
有一座
上面悬掛一石匾
矮下正着洞中景
一条大汗高一丈
巨齿獠牙唇外生
席皮裙在肚中計
闻山大斧鋒利刃　則見他
猛听得　口中大嚷一声喊
霹雷响亮吼嘶死人
只听那恶人口中喊叫吵什麼人私放到此若不快走吃我一
斧矮下闻听口中暗想量来不是神仙定是肚怪我今到了
他的一欵三分地不可講硬待我软点犹求他合他要五色神
石総然不給再作道理我想我奉当今正德万岁像仙下降今
果然万岁不管我的死活难道說神仙也吠我不成断無此理

再者他設然不依我也要拉一个墊背的沒有什麽說的我就拿
鳥銃打他娃子主意一定連忙上前跪倒說神聖老子休得動
怒待我告禀那大汗尚听說你快說实話我放你回去你若不
說实話休想活命娃子說神仙老子容禀

這娃子

小人家在陳州住　我的名字叫龔中　現当兵馬鈐手
奈特標下一小卒　今奉那　大明正德万岁旨
如今真人法令行　差遣小人特到此　来取那

五色神石進忠中　心因為　出了妖人供一伙
元朝棟　假粧万岁爺是　費賽花
柱敢娘ㄈ元皇后　喬雲路　老道軍師自己称
他三个　倚仗妖術会邪法　却去陷坊罪犯人
高大用兩高鳴凤　妓女銀周子芒人　官兵捕捉拿不住
號周他　妖術利害捉不住　夜晚偷芭来却塞
君王陰丧命残生　却是万岁洪福大
如意真人降凡尘

君臣等受困多亏了如意僕真人救解出妖人大战誰知妖人
法力無边神通廣大難以拎拿不知是什麽元故如意真人說
要拎拿妖人須得五色神石打降小人前来到此這就是
一往從前实話只求神仙老子將五色神石賜出小人立此功
勞惡人聞听哈ㄈ大吠說好狂徒瞞口胡說此是什麽地方洞
中之宝豈是輕易拎得你下速不早走若要不走吃我一斧娃子

听罢大汗一夕話　不由的

心中不悅動無明　暗ㄈ說　這厮宽然真可恶
不容我取礼不通　我通好意来下氣　作小伏低說讀书
却知他到這樣豆　大器为　被再央求用不中
他既如此多出恶　說不得　我便一死也干心

暗ㄈ的　常言道

恣肯向他誇要强　到要向他拼一拼
丈人莫過先下手　倘若不奏反議論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箭無常死未明

几子之上夫火魂

特鈴端手不管好　望定大汗下施情
但只見　一道火光亮又明　只听噎的一声响
不知去向何处存　這娃子　惡人一恍無踪影
那大汗　四下里奔日尚神若　又見那
前面相离十数步　無形跡那里尋　銅数面
却有一座珠玑門　怡好似
上行金丁排的勻　週圍群擁松土妹　原何有
皇宫内院一般同　心中暗想這洞去
這樣地方宽滿容　又想方才斗大汗
身高一丈还有零

被我一斧打沒影　不知去向真罕闻　就便打死有尸首
却原何　竟連尸骨都不存
越想越怕說不好　這一番惡的不利轻　冲撞神仙不大等
早恐怕取不成神石今日性命残並活不成

矮子觉中凡那大汗被一鳥铳打了个無影無踪連尸首都不見
越想越怕起来了說不好只怕我取不成神石我这条性命还
要送在这洞内伏又怕会子也当不了什麽生死由
命富貴在天又道是胆大天下去了胆小寸步难行既要立
功劳管他好歹死活待我进去再說且我並不是私自而来
我乃奉的是当今万岁又有現世僧真人我还怕什麽想罢
走到大紅门的跟前用手一推只听吱嗄一声响门扇两扇
矮子往里一看景致

這矮子 只听得
吱嗄一的响一声 用手推前门两扇
但見那 迎头竟为往里走
清一净一無人影 院内地面甚宽大
却是那 大胆任意往里行
五色粧修彩画新 殊知隔扇血点红
巧匠能工修理成 竟初皇宫一般样
也只得 又不知
歇息一下再找寻 坐在了

由玉石的台堦上 只听的
忙取出 代来干粮吊其子
焦渴四下把水寻 猛吓得
啦啦一不絶声 正起为
栝杆上掛一根絶 慌忙走去提溜起
從肚中 肚中飢餓甚难禁
上拴硃紅小吊桶 吃了此
用桶汲水那消停 但見碧青真好水
取下柳斟手一仲 品了斟
矮子欲要吃此水 白玉石桥下流响
没有傢伙不能品 不知里面浅吊深
矮子观瞧喜又欣 睛見那
不是凡人院在此 異為你

放在唇上唱一口 其甜如蜜甘露同
滿口生津精神爽 唱完了
矮子把水唱了个足兴連忙將絶子吊桶掛
下桥只洞得香氣扑鼻矮子四处观看元来是從大殿亮堂
里昌出来的香烟矮子下桥走上台堦往里观看只見大殿
里甚是明亮上面阁子三间外面掛为黄綾帳慢前面說摆
为大条案一張上面有宝鸭金炉元来是從炉内昌出来的
香烟矮子魆中不管好歹將隔扇推开走到案前尔为胆子把
黄綾帳慢掀开只見里面是一張南炕八宝床上面衣为黄綾色
袱不知里面包的是何物件矮子一見心中暗想莫不是里面
包的是五色神石也未可定不免待我扒到上面打开着一看
便知分晓才要往上扒只听脚步声响
有人行走脚步响
魆中听見童兒話
一定是

矮子后 只听得
奔日面神仔細着 有人居在此间存
面如敷粉一般赤 留清目秀眼扒伶
挽为双髻計五绺 年紀不過十四五
綠綠一根肢肉計 水襪云鞋足下登
着黑不好明言語 腹内晴亡自咕嚕
却元来 有人居在此间存
口叫童兒你是听 罢为你
一定是 得通神仙洞府中

盖非贼人想偷盗
正德万岁今者
时地前来把五色石
小人见
鲁人居住却是真
还望乞
五色神石何处存
矮子说求仙童指教
师早以知道我恨我来前去叫见祖师童儿前行矮子尚听只
得大胆跟随他在后不多一时来到后面另是一番世界前面有
五间高楼粧修的精巧叫人间所有之地童儿先上楼通禀
回身下楼说祖师叫你进楼叫见矮子尚听连忙整理衣巾
上楼一看一个老道坐在蒲墩上面
见一个
得道神仙飛非凡
老道坐上蒲墩上
生成的
真是那
面如敷月明又亮
忽闻童言耳垂肩
鹤发童颜精神满
身躯体壮似少年
年纪约有七旬外
须髯皆白似雪般
金冠一顶頭上戴
身穿
他却是
黄绒绦縧腰中計
香色道袍却新鲜
赤脚双足鞋未穿
上前跪倒地平川
往上叩頭连声响
连化的
望祖師
叩拜祖師在座前
只听的
戒弟子
福共海天郑远隔
道人說
垂寿無疆山岳永
魔中自神你听言
皆因為
上而问言往下叫
有未造化石非凡
你的運轉時未到
你今到此不用諱
已知未意脚腹剖
說罢隨把童兒喚
快上前去休得慢
听我分付莫遲延
黄棱色祇取到此
好打磳
帳慢之内床上边
魔中急下轉芒鞋
去通說罢童兒答应不多一時取到祖師跟前只見祖師說魔
下你過来前七只說是五色神石乃先天之宝今有真命帝主
又是如意真人所用只得付与你拿去一来
叫功劳矮子尚听上前現着只見霞光闪七五色毫光甚是
驚人只听祖師說魔中你可点明快起是矮子答应連忙數了
一数一塊不多一塊不少正七五採顏色
听道人向言說魔中你今来取五色神石你与你拿去
貧道再賜你一件東西你也好建功立業
矮子尚听往上磕頭說祖師天是但不知什麼東西
童兒取我那花瓶内東西前来哦童兒答应一声去不多時取来過
与老道人接過向魔中說道你将貧道此物代去可以見功立
業魔矮子接到手中看内不内黑不黑瓶裏不是不頭又不是
花草
手擎着
仙家之宝名神着
雅以識認却是真
北物未知怎麼用
再一声
祖師下七在上听
是何名色宝貴珍
但不知
怎生使用分付明
道人說
其中奥妙果通神
乃是無價真至宝
告訴你
其宝名為隐身草
魔矮下
不是木頭又新鮮
想里多時水半支
弟子愚蒙不能曉
有何好处求指教
休要小着来輕視
速城兒模难戒尋
又名為
你今到此不用諱
轉時未到

保命仙丹如無穷
就是那
你若有人明心見
通人說罢一夕話
好叫他
祖師分付弟子尊
矮下伏又時頻叩
仙童立去往外行
你若將他仙在身上
神仙他也有見你
別人要
往下南言叫小童
急七回轉大老中
叫声魔中跟我走
拜罢起轉身形
展眼之间看見洞
翠他是誰有不能
住你施為恁樣行
著你不知何处存
将他引領送去洞
童兒答言說知道
送你好当洞府门
跟随右
冷不防
童兒一推吃一驚
往前一栽倒在塵
急伦放在地下存
手拿隐身草望洞叩
這矮下
又見那
五色神石在洞内
元来就是被帛吹的那人聚集了此打柴的斧伴
見矮下前来所遇認得軍言矮下听見軍人要邀免吃酒也
就滿腹伏吠說罢了七我有要緊的差事不敢討擾就拥出
听被帛吹的那人說是人的差事都出当了左矮下說道了那人
說是人的差事要緊既然如此我等也不敢強留待小人的将屡皮
迴掌送到世中以明壮士打迷席的見証矮下尚听說既然如此
領情我在营中等候說罢推手相别急七前行
這矮下
告别軍人不似慢
急忙七
两脚慌張那敢停
天色已晚日归宫
攀籐扶葛慢七行
影七掉七看不見
一定是公家住在此
想罢多時急趕步
晴了晴
大展五向在居中
此乃正逢九月尽
山路崎嶇實难走
心忙那得五刻到
忧急疑是一座村
我不見
脇近奉日細面神
山门半闭未闩门
進了大展看不見
不多時
天不得
雲時之间黑又昏
矮下說
前去借宿明早行
原来却是一古商
矮下辺头往里走
不知供奉是何神
双夕跪倒流平地
不变南北与西東
天明我路好登程
供桌以前伏下月
两眼朦胧暗昏沉
虚頭口把神聖尊
弟子今晚失迷路
待等那
就在那
登時间

天意至非偶然但是此人素日敬重吾神今若不忍悲于他焉能
立功勇荣贵显随令难衙神将速将魔中提醒仗他前来見我
吾神不可有違護違神時差左令法旨走下屬来用手將魔
矮下推醒說五火下令你前去相見矮下亭中間听不敢仗是得
跟上屬来只見上面坐有神聖有讀為証但見
一位秀来一位癩 一位罗锅高又叠 一位独眼嘴唇破
一位耳朵大半截 五位聖相多等異 而分五色形各别
頭代扎中光燥煽 休卦金甲脚穿靴 俱各手擎神火器

專打佞党每奸邪 祭礼香烟永不缺
且說那 不住的
磕頭口把上聖尊 無处歌宿可安貝
暫借庙中存一夜 我弟子
皆因無奈才冲撞
也不過
呀吃吃咽連声
有語喃言叫魔中 深感聖恩無可报
休推睡里与夢里 我等非妖鬼怪精

吾神力 顯应英明忠烈神
福國佑民显王位 火炮鳥銃用火攻
所仗神器保帝主 今念你
魔中数日存安寿 又因你
累建其功立業典 但你的
無非凡器有何能

上帝勅封威灵感 專管一切
正直無私五火神 仁義敬重五等尊
運轉時来該享荣 今有得了隐月草
月量矮小力氣的 吾神今賜有来火
急仁傳他妙法灵 運用一仁指教明
魔矮下 五火下 往后你
神將苍左說謹尊 魔中吹吗喊一声
一身汗冬你永 奔日睁睛面神着

神將你 任性施為随意用 但不可
此把那 真个是
福至心灵話不假 立刻熟記在心中
神將上前文法告 吗声魔中你听云
運轉時来該享荣 烈仁裏仁享大名
分付將他送出去 登時京醒魂吗胃
領出大厦推一把 出了那

無故伤令害生灵
但見這位神圣說罢随向那四位下前言說列位夫弟遇兄今
見魔中有務意欲將有来火神飞賜雨他不知你等意下何
那四位火王下齐說任憑兄長慈悲說罢令神將將魔中鳥
飞取上来喊神將苍左走去將鳥飞取来呈上五火下接到手
中只見每位下各在魔中鳥飞上各用神功以畢只听上面頭
一位南言說魔中你听吾神分付

頭一位 神聖上面南言道 叫一声
魔中南神你是听 你的這 鳥飞吾把神功用
休考凡器睛着輕 今称神飞賜与你 几句言詞紫記在
皆因你 運轉時来造化到 立業建功自此與
為的是 扶同保雅剪除逐 且不可
妄伤良民害好人 倘若是 連扯不听吾神誘
作下罪 一定要把五雷裏 魔中夢魂將頭叩
神聖之言弟子尊 又則見 那位神聖往下叫

却原来
矮子鬼中京醒睁眼观看天已大亮日子却瞎在供桌前方知是作梦思想陵山之事好生奇怪明白记得五火子传授我神铃说我时来运转想要指点前往上晴只见大厦上坐有五位神圣分明是梦中五火子模矮子一见连忙往上磕头心中暗想我记得五火子说我时来运转命中主贵恐我离在绿荫营帝当一名步兵鸟铃手但我不是平常人家
帝听见 我的父母尚言讲 也等是

天已大亮显光明
大哥为 我们兵将难取胜 只有输来不能也
先景又是愁闷闷闷 这件功劳必得成 想要趁美急又快
打为鸟能往里冲 才要商近相帮助 这矮子
偶然之间想起一事不由的腹内为此说了成

大明国中有根行 号曰丁
我家出了位贵人 人皆知丁能晓
皆因遇难集雨冥 大哥为
一定大小有个前程 我只得
尊依顺往顺里行 速天造化端命中
倘能停,侥来可定 五色神石文武明
我且急忙回营去 两腿慌忙那营停
想要之时不似是 疲陈连劳受苦辛
山路崎岖厄趣岭 相离大营尽尺中
免不了 剑戟刀轮似麻林
又与妖人才伏征
果不然
许多妖人逞威风
兵刃交加叮当响
黑霧昊天眼难睁
妖邪太重人怎禁

矮子鬼中见大兵被妖人围厮杀才要冲进阵中帮助次又
自己说不好且住我乃是奉令公幹之人无令私自去阵有但
无功者到有罪须等交战军政官禀报俊
令且说妖人元朝栋夜晚却营堪已得秀被俊仙下的混元珠打
败而逃其心不死从新聚集妖人伏又苦门要战军政官禀报俊
仙下出营却指挥胡黑老下跟随在后单言如意真人眼望元
朝栋诡话说通妖人既被贫通的小已法术打败就该改悔才
是元何又未要战罢了出家人不忍伤害生灵趁早回去把尔

此書前刃斷不多叙
只見那 堪已的
矮子一見心内想 旌旗招展速而日
思想之间走的快 必定是
两下里过敌垂交战 雲時附近晌着真
圍角一个大圈子 大只見
杀声振耳响人魂 呐喊旌旗不絕声
烟雲滾滾迷宇宙 黑霧昊已眼难睁
心中暗已說不好 妖邪太重人怎禁
矮子

等聚集的苑民叫他们散去改邪归正饒免不死再若痴迷
不悟好了討饭吃俊子晓得什麽公然胡口胡說乱道还不快走
休惹苦恼俊仙下前听妖人之言說善哉善哉是中生
好度人难度穿度申生不度人
又說道 妖人不听贫通的話
难而尔等細詳論 他们的 罪孽以深要貫滿
休怨我 缺了善念心 自有斧掌乐等策

這也是
元朝棟
好化子
照定真人把刀掄
妖人兵刃奔真人
口中大罵好撒野
言畢盖頂搂頭打
只听咯喳一声响

却数声临脫不脫
不由心中動無明
拉散無礼乱胡云
都指揮
黑卩后面心大怒
着老卩
元朝棟
振的那

傻仙言詞还未尽
我怒念嗔一声喊
說为手奔赶刷刀
胡黑老卩早着見
手奔刷鞭往上迎
明鞭前来碎頂门
慌忙敢扎那消停
妖人手脫痛难禁

隙把利刃磕在地
元朝棟
口内不住碎咕噥
霎時来了奉玉神
手使鉄杵奔乱打
刷鞭左右架又封
黑卩哦叫不絕声
喝声退

只得招架苦相征
敵扎黑卩怎得脫
念亡有詞刀一指
從空降下無其数
竟奔胡老下絶情
怎奈妖法宽利害
傻仙卩

戦了不过两三盪
又要施展妖術法
喝声急
金刚大汗猛又出
都指揮不敢伐慢施英
急的那
忙用棕刷只一指

果然仙法真妖灵

那知道

都指揮胡黑老卩用鞭左右招架怎奈邪法利害大汗竟不
怕打趄打趄往前赴来黑卩急的喊叫如雷只見傻仰用
棕刷一指喝一声退真是仙法真妖那此事大汗奔往後退
不敢上前妖人元朝棟一見妖邪不能去勝連忙用刀一指大喝
卩神兵若不上前立時听題軍妖邪大汗不敢伐慢又往真趄
兵刃奉奔傻仙卩見冷亡大哭口中念亡有詞用口望奉
妖人小的一声此乃三昧真火急的一声扑了妖邪大汗登時燒
成烈灰元朝棟一見心中大怒

元朝棟
無明火起犯神亡
我那是
大明将故周運敗
偏遇見
拉自敢
京動了
喬云路軍師自己称

着見傻仙破妖法
大鴻化子好無礼
奉天承運红帝旨
時来羽滅整江洪
你這妖人胡逞去
破我陆術罪难容
逃叛妖人一大群
沒牙角称号高鸣
凤

他的那

妖女銀冠子往上甩
他们都
叫他们大家往上冲
許多荒民奔乱攻
圍果傻仙下絶情
無知妖人服色月
說为話
一道紅光兢眼明

那知道
着見妖人摆兵刃
大丁妖还領为啃
名奔刀轮两棍棒
如意真人哈亡哭
倚伏強梁会邪術
手中棕刷只一帋

養汗老婆也作精
就知是
後面的
一齐的
罵一声

傻仙卩用手中的棕刷望着東妖人兵器上一刷只見棕刷上起
了一道紅光登時震光万道瑞氣千条籠罩着妖人的身体
天門前透出一股白氣直冲雪汗慢說妖人的兵刃妖法不
能伤为就是当日昊通天五雪四帥也無伤为真人的仙体傻
仙卩的白氣紅光只冲的妖人奔往後退不敢上前俱为就京
晴堤到不知这为一个傻老通他到有此
到是大患元朝棟向軍人們言說你我名
待孤家以便於擊

列位卿家仔細听
若不勇除大患生
困住他吃這貧人
待孤家

眼望中人開言道　叫一声

這傻道　委果妖術真利害
你们等　大家一齐施法力
畧有他　祝有邪法难逃躲

斉声答应連說是
施展妖法那怖俜
祝詞灵文碎咕噥

親自動手把他拎
主公之言我等尊　大家時尚不似慢
一个ㄈ　手内掐訣忙叠印
雲时乾坤都更变　頓開了

猛然見　正德皇卩帳内坐

且說那　寺了到有多半晌
如意真人出陣中　說道是
聖駕眼望中医誇　不知秀政而輸赢
哨ㄈ真人怎麼樣　走至营门奉旨着
皇卩迈步往外行　一个ㄈ
妖人一党似云屯　万支一見怎心怒
刀鉞乱斉奉真人　黑風滾ㄈ黄砂起

猛然見　卩听得　鬼哭神嚎悲声悚
大陽真光霧沈ㄈ　妖兵妖将齐怎勇　黑氣黄砂眼难睜
喊杀連天振耳鳴　妖水妖火太無情　那些了
毒虫猛獸扑又咬　圍困如意得道真　傻仙卩
那物東西全来到　心中那惧半毫分　又有紅光罩身体
一見只是做冬哄　那等蓉畜好大胆
大向天门氣沖竪　出家之人怎得怖
要伤我
那些个妖将妖兵水火毒虫猛獸一齐扑向前来真是那不能

侵正都被傻仙的白氣紅光冲的捲餅而回虽然如此傻仙卩不肯
拘拿申公這些妖人若是傻仙卩扑拿易如反掌但這一起逐叛
盘非也是人不过所伏邪術难以扑拿並不是精灵妖怪如今
這一破了他的邪術他是仕什麼本勢全無焉能是護国公張
老卩都指揮胡黑老卩侯浦付総兵國卩秦将江彬洪云龙
等這些申保駕的大臣的对手傻仙卩者是拿住妖人申将
兵丁如何立功呢还有時来的矮英左怎樣成名傻仙卩不
过是鎮壓住妖人不能逃脫南言不表

且說那　正德皇卩帳内坐
如意真人出陣中　寺了到有多半晌
聖駕眼望中医誇　說道是
哨ㄈ真人怎麼樣　不知秀政而輸赢
皇卩迈步往外行　走至营门奉旨着
妖人一党似云屯　万支一見怎心怒
刀鉞乱斉奉真人　黑風滾ㄈ黄砂起
猛然見　眼着怕

傻仙圍困正居中　不知存ㄈ生共死
叫声申将快前来　帮助好把逆叛扑
一齐答应說尊旨　大家上撞战妖人
申将才要往前走　黑氣中
竟把那　黄砂黑霧昏沖散
天氣清朗日色明　申妖人
旁見了　如意真人四里打
滿面之上代春風　皇卩一見怎心喜

我朕如意大真人　修的道高德隆重
神仙二字称的起　委果神通奥妙深
欢ㄈ喜ㄈ進帳内　皇卩怎体坐居中
仍然持坐在傍首　献茶已畢接去盅
心見那　軍政官員报一声
現在营门外面存　傻仙闻听怎欢喜
皇卩大喜了合該那一起逆叛妖人眼下杵　魔中四来特交令
刚要商設軍情事　說道是
君臣ㄈ　傻仙卩

皇卩才要向僧仙卩於妖之事只見軍政官上前跪倒气上方
步皇卩真人祖师在上今有魏中取得五色神石前来不敢私入
現在屯外矣今乞上皇卩定奪皇卩面听准不甚喜速准降旨速
令进見哦畢政官荅应跪卩荅应迈向矩腿进了中軍宝帳望上叩頭說气
上方步祖師老卩在上小的魏中今将五色神石取到在祖師卩台
前交令僧仙卩說迈方取得到手魏中忽中暗想祖師卩向我迈来
取得到手我要說了叵測月草梦中五次卩傳授神斧若說了实話方一

特叵月草要手我豈不白費了工夫我可拿什麽立功想罢速此回荅
祖師卩在上我小人们到了獅子洞中果有五色神石小的即使取来
因為天晚小的回在洞里存了一夜今早急匕小的前来交令說罢從
背后解下黄绫包袱打開但見霞光万道紅光瑞氣按石青黄
赤白黑大如鵝卵正德皇卩見說真人這可是真正五色石多後
仙說皇爷在上這個是真五色神石皇卩点頭叫真人向魏中請話

僧仙卩 坐上含荅把仗呔 叫上声
你忘方 到洞忽能把神石取

可曾見有什麽人 一往從实告訴我 别的東西不曾云
云家人 見你仆了一下好梦 如何瞒我忽得能
快匕实說休瞒說 好在那 功勞薄上号你名
几句話 向的姓卩荅了呀 石由胆战心内京
暗匕說 祖師如今亲眼見 果是神仙降凡在
事匕俱各先知通 要想叵瞒万不能 只得跪扒好几发
說通只 祖師老卩在上听 果然未卜先知暁
不敢叵瞒把实云 此一号

方才得到古洞中 獅子洞 又得了
迈見一席面一燃 托赖万岁陕福大 分付童尔延寺洞
忽悲保佑我小人 那熊席 眾僧尽是 总要风调雨顺
还救一人命残生 他等是 雲开日现宫
恰好此 两世為人一般同 眼明手快
那人被席叼去小人把席打死了那人才醒过来 眼见那熊
小的獅子洞的去路小的进洞迈見一个恶人 被小的轮打
的不知去向小的往洞里走元来里面地方甚大竟是一所堂屋 金 相离数里不甚远

丁珠户扣章尔是丰撸丰南瓶小的硬往里走虽無一个人影只
有大屋七间小的进去見间子内放有黄绫包袱小的进見那佐祖师就
走出一个童尔来說祖师卩叫你进去呢小的不
知是祖師卩五色神石勦除妖人 元来未卜旧知暁
寺取神石破妖人 他将那
文明小的加小心 那位真人又赐有
說小的 功名富贵接于世
小的得了叵月草 又得了
那祖師 分付童尔延寺洞
山路崎曲难禁受 雲时天晚日归宫
连奈兀处把身存 眼看昏黑暗不見
欲息一夜在庙中 崇瞧瞧为我梦見
傳授小的妖法灵 如意神轮有来火
小人立業建奇功 主付丁宁存善念
有從孝会不敢式 灵丙不灵未暁闪
小的受了多少亲昌昌 五色神石那消停
总1此去奔连程
又兀村庄少镇店
少不得
五火卩
色喰我
这叫是

小的一往真实話 不敢瞞哄老師尊
听見魔中話不假 僕仆下
仗是实情兄說云 不由大悅心欢喜
連仁誇奨不絕声 說道是 此次幸蒙雅為你
功勞簿 上你壽功第一名
僕仆下又向正德万岁說 圣主可封魔中大小官職正德皇下
向听僕下之言 龙心甚喜 南金口說魔中听朕封官令斬封你
守備之職有功再加升賞 魔中見万岁封他守備之職滿心欢喜連
忙磕頭謝恩 幸隨向僕仆說真人如今神石取来自然要平妖人僕
仆下說依我当初人主意先石魔中前去探他一陣仗出家人在你安排
陳式拿妖人皇下向听說真人扒脫观来這起妖人須要拿活的好
献宪窗向余究方能尽絶僕仆說圣主只管万安出家人自有道术
出上合春腮代呀 叫一声
僕仆下
魔中面神你是听 速接我 貧道今番急速去
探者賊巢加小心 观他虛实而動静 休下死手要残生
此去若要拒賊战 只拿活的才算能 必須要
把他们誆入我的陣 出家人 自有才能把他拎

你的功勞可不小 如若是 這我的事今有罪名
魔中答应說領命 一边走自心暗喜
不枉辛苦走這程 在了那
今受皇恩封守備 幸兵偶然得守備 双刀砍倒地埃差
祖師之言運亨通 双刀砍倒 陕老下
想罢先来見祭時 一来是
旺謝提拔奉見心 一来是
靠我下官有何能 二来是
時周壯士你有功 且說那

仗下叫罢色特起 口尊老下在上听小的今奉祖師令
叫我前来助賊爭 特来回禀老下晓 我心的
為敢越礼自主行 幸公洪老下今見魔中自受皇是不敢輕受那些馬英兵子見
魔中平地生三一丁步兵鳥鈴手公然就得守備之職
拟奇武官作到守備就是朝廷家的時官了大有功奉祖師老下說我能拿一丁活的妖人前来
奉時洪云龙听見魔中奉令助賊人交戰不敢私去時来回禀来
下如這連忙伐呀回答說不敢 守備乃奉 魔守備 一边走为有沉吾
品官請行是魔中奉左边英往外面走罢思想我今頭一次你了守備出陣 今日下 頭一次
交牟祖師老下說我能拿一丁活的妖人前来算我奇功一件
這件事情費精神 這意思 还是伏賴老老劳 合該我 烈上炊、享大名 他又說 大器打免必不容 万一要 祖師先宗受荣華 到要謝上天不灵 不用伐須人合馬 只用单身一个人 不跨坐騎步皇下施思典 叫我 既然左令須得去 再見个造化底的確查 伐為我 今日个 也不必 别者兵刃使不慣 社有神能往下行 這姓下

主意已定不代是
扛在肩頭迈脚步慌
魔中矬卩胆不小
急忙
霎時来至峻嶺峰
一个人

連忙的
忙走仙几
好一个
一心独自将功立
竟奔屏牙峪山中
真可誇
要离山口拎拿一伙手妖人

取了鸟铳那消停
也等大明一英云
竟奔屏牙峪山中
真可誇
英云不怕生合死

矬卩魔中独自关行往妖人巢穴屏牙峪而来单言大明芭中那些
馬关兵丁見矬卩公然左領而去活拿妖人免不了你言我語的议论内
中有一人說魔中是那世修来的造化取几塊石頭来万岁旧听了後仙
卩的一夕話平白的旧封了他岩備之職豈不是胡闹宵罢不公想亮芭中
他不过是一名关兵鸟铳手又生的月量矮他公然左领而去活拿妖
人我看魔中活拿不成妖人心怕还把矬合送了呢想妖人神通廣
大法力无边你们忘心前妖人交战那位寿过妖人一陣旧是傻子混沖
神仙真人叫人都称呼他祖師老卩連他又多响寿过一陣拿过一
个妖人只管今日矬子前去拿活妖人了又有一人說你们不可胡言乱
語僕仙卩可是現世的活神仙显应过多少旧是前方夜晚芭
却塞妖術邪法也旧利害吸呼被杀一个尽絶連万岁禮仁难保若
不与後仙卩前来救了一切大难咱们性合休矣别說别的旧是魔中
守备应今而言旧有这个本領取了神石来立了功劳静口个守備之職
你们别胡言乱語魔中守備今日又应今出芭去拿妖人若是果然再立
这件功劳想来还要大叫咒爭人闻听咻吃唉吧那丁胎色古子将
这左个守備旧是万幸还想立功迎得性合回来旧是他的造化不言軍兵

丁等伙都小听矬卩且說妖人元朝棟被後仙卩双了妖法收回了巢穴
元朝棟
四归屏牙峪山中
列位卿宗仔細听
眼下堪仁功成旧
那里来的叫化子
後子竟有奇妙法
列位面神加小心

他被真人破了那法
眼望申妖闻言通
想来大明福不小
寡人尤位作朝是
俗不俗来僧不僧
破了咱们法術难
神術难以伤他合
後子咱倒方才妥
兒得他

细想於之是对根
强兵勇将万仁人
我主忠肯放宽心
量一个
不是我
如家有已誇講能
又受是
今日个
交与我主才算功

面石他
那怕那
伐咲闹言犯主卩叫
長他人志气丁不成
不是我
既蒙圣主未报爱
至今寸功也未立
拿住後子回山寨

其余之人何足惧
艮困子
元何有把咸風滅
後子又有何本領
艮困子
傳受法術如神通
竟看前去拒一拼
大家回去得欢喜

不枉如家走一程
这件子精不唯们
元朝棟听見艮困子要出战連忙說通夫人
要除的人千万不可身临险地倘有好歹如何是好再者我们
何格的仰景险冲军艮困子說主公不防如家眼随主公前来
夜演習深明法術與如无穷今日伐如家出山見他一陣杖成主的
洪福齐天得便将仁拿来大家快活也不枉如家走一程
人擁将不住艮困子奇上花驹鸟手抢双刀奏出山口

且不言
计倫姓卩名亮中
手中也无别兵刃
正往前走面神着
内里果有一丁物
艮囡子
忽听得
仔細面神験分明
艮囡子蹲鳥把山下
並不似頂人只為
他只把
見迺而
离远瞄的不很真
竟敢前来受你精
咧的一声落在崖
元来是
身体胖大晴着明
左右双排雉尾翎
坐騎为
捆住去路刀一指
姓卩正然观着女子艮
不仁依来西北到此处
拿傻子若不听我的良
言刀上可无眼睛着伤
向听方知是妖人艮囡子
則見他
頭代金冠帽一頂
身穿宮衣分五彩
五色鈿毛大花鳥
只听他
娇音嫩語把話云
独自一人下山来
鳥銃在定進山岸
空中一塊墨黑云
姓卩為知是妓女一
霎時之間来切近
到把姓卩嗾一跳
美魄先双一女子
走卩無处去拿今日迂见老卩不用說有得老卩進山去拿这也是
我亮中晴来運轉旧迂見你了仗我拿你前去报功
这守備
說着ㄈㄈ不仗是
斉为那
艮囡子
鳥銃一根双手掄
斜肩仗背往下打
姓卩虽然身量小
力大身体利便伶
俐用双刀招架封
姓卩虽然身量小
力大身体利便伶
大战回合五六盟
妓女难以招架临
妖妇暗ㄈ說不好
要賭真来实不能
今朝若要取他等
必須得
施使哇術奥妙灵
想要之時不仗是
虚砍一刀转身形
姓卩前神早看見
斉他本式多不清
我若是
罗了暫且留活命
留活口
五火卩
总来施使諸験过
仲手刚把葫芦取
想要卯時未害人
先下手為強相古云
給他丫
一轮將他若打死
只恐皇卩方步慕
卞三路上才趕成
賜我神銃何来火
我把你伙試ㄈ新
姓卩主意安排定
把梦中
两手擎着銃一根
所孝灵文口内云
中暗ㄈ心念咒
姓卩两手擎銃暗ㄈ念咒鸣一声着銃艮囡子把葫芦向无刀除
起才要往下落忽听喧一声姑娘倒在地这葫芦向的无刀被
銃的无影无宗姓卩一見滿心歡喜說有意思此時艮囡子騎上
赶上前去将艮囡子騎上說我着你那里跑此時艮囡子被神銃
打落在地姓卩說奇为他作什方何不将他捆上想要跑路起身未
艮囡子
疼痛难当跌在崖
亮姓卩
提将起来背在月
雲時来到里面也
摔的那
晴了晴
被銃打在大腿上
令速不着不知
並无伙来人合為
咲嘻ㄈ
忍听得
賤人哎的哼一声
摔在芭门外面存
大腿疼痛甚难禁
想要动身忍酥向
忍奈也
由为姓卩都現成
将妓女
连忙迈步往前走
冰落摆在地上面
酥醒过来睁开眼
却被那

一陣仿心流痛泪
奪采標
忽忘一時我旧錯
备他势力又有良
诸系吃苦俱忧心
后来拿赵云四市
贵宾花形香走道

这才为忙京又京
后悔皆用错念中
落在正德皇手帘
指望着
若要早知是皇上
眼下着刀项易红
救我们三人入山中

不由的
嫌贫爱富不答礼
偏亡的
愿意跟随强棋去
永远长久无穷乐
就死不入贼舍中
元朝棟
傅受許多奥妙法

又把我封正夫人
被能打申腿与脚
准定食刀赴击宾
眼望傻仙南言通
代吴南言寻我主

倚仗法術超逞勇
於拿細却此处存
不言妖女悲又痛
真人何時於妖人
出家人有時力把他於

忍於我要出战爭
这一拿逞花内去
且說正德主明君
傻仙了

游龍傳 卅六

不言妖女良囲子逞於具說虎雄了將妖女捉在地下說道生着急到中軍面話言罢迈步進芭去射敢交战扛了个美貌妇女前来今人看守不知何故但見那妇人分俊俏穿代的古怪不相尋常之人内有一人說伴东仙如心看为别叫他跑了这必是虎并偷拿了来的妖人重人說君是活的妖人那还了得那人說不必多言看守要紧不言申軍明放且說虎雄了进了柴敬芭的中軍帳上前跪倒磕頭說万岁皇下圣驾祖師老下的寿台弟子今扎万岁下的洪福祖師老下的慈悲弟子拿住了一个妇

女妖人現在老外弟子尚未交令正德皇下尚听魔中拿住了一个
妖人前来龙心欢喜附内就通联有魔中些的臭娃娃小力是一个
贵兵鸟轮手有什么本式不晓如意真人叫他前去拿妖人果然就
陪拿妖人尚未成功全凭口尚言说真人不想魔中陪拿妖人成功气
向真人等处做仙下說全去在上魔中陪拿妖人功劳不小我去
家人日好用法分付伐进妖妇喊下面若在不多時兒数人把妖者推将进来

风流俊俏实时君　　忽听得
才代往下要向話　　佛叫何名快ㄈ云
如意真人把話云　　快快实言莫消停
左右接声斋断唱　　备来活命恕进生
吩ㄈ
到此田地身无主　　雖人不怕赴法冥
妻奴尚且贪性命　　他如何
只听尚他名合姓　　腿脚打软站不起
艮囲子　　妖妇
这正是
艮囲子
迈故阮瞒不实云
旧势扒在地流平
未曾說話先流闲

娇音嫩語似悲声　　那知道
御駕亲征滅妖人　　只說作
他口内
艮囲子名出外人称
元朝棟
連把帅位老了等
囲為犯下逆天罪
救了我们人三个
皆因也是无奈中
苦有饶了賊人命
妖者艮囲子他才是不知死的鬼尔奈三有余他还要求生当要

是陪伴了正德万岁就是妖妃贵人了為有一死之丸忽是扒墩
进单表傻仙下尚听艮囲子說元朝棟打是元朝的后代該有天
子之命朝廷之分到处人ㄈ信伏軍师乔道人乃叫乔云路有献水
火真人扶保新君以成大功

还有那　　贵氏賽花刀皇后
神通廣大法術能　　又有那黄粮在頭含晓高大用那个不知闻
又听左右以唱一声喊　　妖妇胡說快实云
艮囲子　　吩ㄈ　　佛的連忙改口云
着此光景真不善　　他三人

說通承相高大用　　外号称為夜叉神　高鸣風神号没牙佛
元朝棟封他是将軍　連如一共人六个　等是頭領管事人
其余都算手下　　皆是招聚荒乱民
今以被打伤大腿　　被卸拚進大营中　我賤人
不敢重詞撒謊云　　說罢连忙将頭叩　這是一往真实話
望求放了如实罢　　仍回衙院接客人　又把帅位老了事
坐上付又往下问　　傻仙下
佛等招聚妖民等　　那妖妇　　佛们共是六个人
如今現在多少人　　秘实言未暫免死

你若是　　考也之手尚典刑　　艮囲子
叩頭口把了ㄈ叫　　賤人從实俱言明　　申民共是一千整
連就们　　共总一千零六名
被炮打死正一半　　如今剩下五百有零
傻仙听罢艮囲子之言大罢不假分付全人将他装在囚車监禁等拿住
元朝棟等之時任平圣主登落正德皇帝說真人倘被他施展法術
脫进如何是好傻仙說我主只管放心有当家人在此先効傻仙
了随妖妇上画了一道符令人收来入囚車内等拿住等皇帝說真人何

時得能拿申妖人早埋地而才好僕仙卩說我主不必慮今日出宗
人就此安排陣式傳令戶周公听令有張勇苍左一声上前僕仙
卩說听我出宗人分付有
坐上的
扇公面神你是听
正北离苑五里地
領了這塊青石去
見一股
僕仙未語腮合咲 叫一声
接我出宗人令箭 急上前去領謹奉
有一坐 三又古有阮員形
暗上埋伏在其中 明日午过午时庆
黑氣而来是妖人 你将這
青色石頭高上奉 不動手乐再他爭 自有左驗人拎救
解進苑中都有功 說为將石往下通 分付去罢加小心
戶周公 口中苍左說得令 于拿有
僕仙卩 又取黄石拿在手
青色神石出大苑 胡杰上前把員子
往下南言吟一声 急速前去莫誤停
僕仙卩 晴有埋伏阮員体
离苑五里正南上 便是妖人到来
等候明日午時辰 急将这
黄色神石高上奉 不用動手再他爭
回苑大家都有功 說为神石往下通
恍忙接去手中擎 僕仙卩
胡黑卩 苍左得令說謹奉
且說那 如意真人又把話云
坐上分付說去罢
自去埋伏不必表
切黑卩領令而去不表
在有國周彬苍左上前
衆去五里之遠有一座破窑明日午時有股黑氣要進破窑
你可讓他進去你將神石垮住窑
周彬苍左得令接过神石自去埋
且說那 僕仙卩坐上不必表
白色神石手中擎 叫一声
洪云龙 恍忙上前把員子
有坐木桥盖居中 你可就
明日午時見分明 僕仙卩
付又收回把話云 貧道想起一件事
你可讓他進去你將神石垮住窑
周彬苍左得令接过神石自去埋
且說那 僕仙卩坐上不必表
白色神石高上奉 自有左驗不必爭
休叫过桥去逃生 說为神石往下通
連忙接在手中擎 僕仙卩
自去料礼去苑外 早去離
取过黑石拿在手 往下闻言叫一声
江彬上前把員子 僕仙卩
西北五里一山岸 山口等候午時分
便是妖人到来临 將石只管高上奉
自有左驗拿的住 千万务須拥抱住
都指揮 洪云龙
坐上分付說去罢 僕仙卩
自去埋伏不必表 拿此黑石須等令
切黑卩領令而去不表 見黑氣
在有國周彬苍左上前 自有左驗把賊拎

江彬答应接石士　又往下面叫魏中　佛急步
代领兵丁五十个　引妖人他到五行颠倒阵营保一阵把妖拆

奏时江彬领了黑色神若而去理伏不表且说仙丁又往下叫
魏中何在有哩丁答应上前写身站立真人说将军接我灵符
五十道代领支兵五十名每人头戴灵符一道明日午时以前到山口要
战大雾妖人一定动起山保可引他到五行反伏阵中若见黑氣
即用神鉴打落在地别管死活卿未见我出家人有通天雄丁
答应接令下帐而去正德丁见仙子分派的井仁有条理加敬更说妖
人如此猖狂若不与真人降妖无人可敌不但万民受害连我朕受
害不浅仙丁说贤侄何功之有全仗我主洪福苍天重兵将的英
勇方可成功君臣议论不表且说次日早旦清辰雄丁魏中代领五
十名强壮兵丁人仁头上灵符一道各执魄旗一杆出营真乖出营
而未不多时到了山口但见还是黑氣笼罩着不见进山的路径
姓丁说保们在此等候我进山口看仁动静事兵若在雄丁保有
祖师丁的灵符又有神鉴硬往黑氣里一冲毫无方碍睁睛四下
里观看竟看出明仁山路雄丁满心欢喜只见搭盖有尽是草
房矮丁暗想我若出明仁进去只怕有此费事

魏守保　　丑类进了山口内　腑中暗仁自沈音

如今若要明进去　只恐不便在其中
重未试脸灵不灵　我何不　想要多时不代更
暗入妖贼屯穴中　施展仁仙家宝　连忙的
锦囊之中把手伸　取出灵符现月草　代头上
肩扛神鉴进大门　果然的
重先捕捉往其行　姓丁暗喜往里走　有门妖民看不见
只见那　草房盖造真不少　奉月观睛细留神
一层与与往里走　屋内居住甲妖人　出入妖人乱民等

男女混杂乱炊仁　门户大闹无必异　何曾是人
尤如畜类一般同　姓丁一见四好恼　男女二人相接配
贪眠不起未备精　太阳高照都日上　暗哭声
无耻无羞又畜生　这弟睡法令人真
不用说　一定行房死羞事　必是生了瞒帝咒
我先预要一预要　试与神鉴灵不灵　这弟睡法令人真
咕仁两下打二人　男女改物齐乱嚷　想要对准大胆上
姓守保　神鉴击甲男共如　灰的吓若不绝声
好色之人打昌了魂　男女大腿上甲了保就只疼的十颠打滚哀声不止还不知是那
里有腿亦动了甲妖人吹闹喊不提且说姓丁进了二门只见有一处
大草房里面有人说话明日艮夫人临阵跟去的人回报通说被擒
不知用什方法活拾而去伤我今日临敌若迁见那妖贼也活
仁将他拿来碎剐其尸而艮夫人报仇雪恨方我心头之恨
只听得　又有一人闻言道　今日丁
拿住妖贼把恨伸　务必要
来他们一个魂胆烈

先甲木存氣才手
大家俗勇施法術
拆舍令他走一陣
為能得把大事成
洒殺老盡全寺尽
扶保我主登龙位
共享富貴無窮勞

說通是

魔娃了

心中大怒動無名

又有一人大声嚷
圍住他莫一齐攏
給他了

此話言未礼上通
若要不
喇給他

鴉犬一个不留存
全伏軍師与皇后
又听一人哈ㄈ吠
外面暗中俱听見
暗罵逆賊真可恶

背地罵我礼不通
滿嘴里胡說信諸
狠該立刻要残生
不滅滅絕西村根
讓他多活几時辰

尊奉祖師傳的令

如拎拿

情礼雅当恨死人
這来言詞真該死
怕只怕
估且留奈几大性
把他激恕下山岸
畧有逃脫也不能

還敢猖狂你們若是
你們這起妖人真有
狂諒你們也难免一
商良要大圭一场恐
得了有了好抽了快

手妖人

言罢大家出房看

罗处晴遍无宗影

外面妖人往里跑

果有真实本領敢
陆老卩賭闹三合丹盜等
法力若是畏刀避劍的畜生只好在背地里磨
死說罢抽身就走且說元朝棟正与手妖人
拿住言罢一齐出房观看

一个ㄈ

人ㄈ抽闹不知

慌ㄈ張ㄈ跑似風

忽然見

报說前面不好了
京死人未哺死人
元本是
大腿之上代伤痕
小人特来报我主
听罢妖民一夕話
軍師可听見怪事情
必須得

则見那

這人未的真利害
施展法力早ㄈ拎
只見那

假皇后費賽花闹言說我主不可性急如想我伯的法術到是
了那个傻子有些个异术破了我们的法術到是小心傻子要紧
正然說为只見妖民报到ㄈ上我主外面有一个矬子在山外口七声ㄈ
大罢要战他說若不出去他回来進来了連一个妖精猪児也

水火真人回言諕
未先發時去先定
元朝棟

費氏闹言把話云

我主言詞礼上通
到得前神加仔細
才要分村大家走

不然受害不非輕

气棄我主得晓闹
方才听見鈴声响
王成文夫妻一处睡
疼的拾頭滿炕滾
首意定夺思量行

眼望妖道闹言通
硬拿鳥轮打切人

死去活来陳把命抗

元朝棟

真实不假非常真可怪
吗ㄈ两下振耳鳴

每人每

不留元朝棟闹听只氣的大罢好小辈拈敢
兵刃傳齐大小兵丁一齐来上前去哦左右答应一声一齐預备有
又神高大用上前說我主在上奈鸡鳥用牛力強一个矬子矬子
頭来他家别的将官都被响来怕不敢出陣今日这个矬子不知好
了前来送死我们前去将他拿住往平我主将他千刀万剐以解其恨

元朝棟

ㄖ中叫道高丞相

答应一声不代是

听罢恶人一夕話

既然如此你請行

手提刚刀猛又出

由了山口抬頭着

但只見
却為那
賊長賊短不決声
你们若
高大用
大哥小輩好先礼
照定矬下頭掄
跳在一傍刀剁空
迎面果有一个人
烏轮一根肩上横
妖人真若有法力
畏刀避剑藏巢内
聞听不由心大恐
着我刀剁你命抗
魔守備
夜叉神
吸吁我倒地挨坐
更又心中動了氣
只招马架躲闪封
不能伶便笨又村
吁亡拳喘汗渾身
今日为必拿住你
屋如一轮往前抱
不多時
大哥矬賊了不成
魔矬下
手内掐訣忙念咒
要時引進五行陣
魔守備手提神轮照定
利刃双掄把命拚
只用那
战马回合五六遍
扎掙还是心不愿
解送山寨擒你的心
恶人不捨那肯停
妖人架上板凳云
好刑害
忽然矬子不見形
手擎白石在戌巳中
果然見
站立桥上細面神
洪云龙
不敢伐是那廂停
元朝棟
还有妖通水火真人
刚然未至才要过
朝棟聿响不見高大用回山才要今才听
追赶矬子不知去向如今矬子又在山口喝陣
闻听心中大起叫声手位快跟孤家出山去拿矬子
手提刮刃跟随元朝棟耀武扬威出了山口見迎面果然站着
一个矬子一齐奔上前来大哥又好矮賊跟
我一刀望着錄下由是一刀矬下忙用鳥轮抵
下恐怕敵人走脫連忙下敗往陣中而引
魔守備
扬掄下敗陣中引
生来身量矮又小
口中喊叫数落哥
前来每我比輸老
褚頭藏頭是畜生
赶上前来不容情
說着双手掄刮刃
一見時身忙躲闪
使的往前身一探
再往前走多利害
迈步一齐扑正東
破宮之处现身形
黑氣并未立身形
由如刀劍刮刃斧
賊皇爺
白氣冲空把路横
只得轉身回里走
尊奉如意真人令
有九股
冲回一起恶妖人
手公妖人元朝棟等見正東刀劍刮害不能过
去路妖人一見一齐奉兵刃竟奉矬下乱砍恐奉魔中身小行便
范后躲闪奈了半日单妖人急急各奔宝貝元朝棟祭妖火不

通人禁水費賽花先劍高鳴風奈毒物黑云妊卫见徹吟咲将
神鈴一奉只听咕吟一陣响亮打的妖物一个不見重妖人一見說声
不好保我快快躲避軍心一乱各個性命四散奔逃妖人費賽花正是
之間見前面有坐破害妊人暗想何不進害少歇片時再来不遲探看
妊云黑氣而来城崑崙看見往傍边一周那黑気归入害门英左
連忙上前将门堵住将扯色神名放在门外暗說假我進害看是什麽東西
且說假皇后費賽花進害正要歇息忽見一股扣氣冲入害门
刚然才把害门进 真刀是

假皇后 心想有 歇息下 再交我
仙家異妖果通神 只見那 一股扣氣往里冲 其热难以挡如火炭
存站不住似蒸笼 只烧的 哀声不止蹲在地
不能動轉先处存 城崑崙 走進破害内目着
元来却是一妇人 晴他的 穿打仗扮娘亡装
蹲在一堆只哼吟 英左着見旧識認 說元来
你這妖妇在此存 城老下 曹把你的舌吃过
今日碰到我手中 把一个 妖妇而膀受痲痲
造定活該恶貫滿 取了神石梯在怀中 前去报功石必表
說罢上前旧動手 神鈴打京事妖人 高鳴风
迈步拉出害门外 猫着見 一座孤庙在眼前存
且說那 何不進去佔躲避 歇片時
逊将下来牵正北 妖人想
再会会事人破敌人 高鳴风主意已定架妖云才要進庙一股青氣通的站立不住
不敢前進只得退回正南矮下来把神鈴往上一奉只听咕吟声

從半空中吊下一个来挠句手一奉上前把妖人掷起碰下分付先
解進大老事人荅应而去碰下付又我尋妖人且說妖人荅云路躲
妖云心中暗想如今事人失散似我暫且回山再作商议想罢真非
正西而去碰下我妖人忽見一股黑气扑了正西連忙手端
神鈴追赶下来单言荅将江彬在山口埋伏

且說那 江彬埋伏在山口 忽然見
一股黑氣扑面门 荅将观晴不似黑 忙取那
黑色神石掌上擎 往上高与只一奉 登時间

冷氣冲空甚难禁 冲的那 妖道不能往前走
只得退回荅正東 正面碰下魔守備 四下里找尋事妖人
見股黑氣着四转 心中暗想有此音 定是妖人不必說
恰他一鈴再议論 想罢神鈴只一奉 咕咕吟
似空跃落地挨坐 一荅上前用绳绑
又到四方去找尋 暗想到 不見了事人心内急
拚在正德万岁君 且說妖人元朝棟 施法力
何不暗進大老去 荅應如 别者之人兵将等

敗中取荅保骨能 主意一定不成曼 脚架妖云起在空
東西北 三面埋伏过不去 心中想
竟奉南方火丙丁 且說那 胡黑老下正等候
忽見那 一股黑氣到来临
且說胡黑下正在南方埋伏見一股黑氣扑来忙将黄色神石
一奉一股黄氣指住妖人尤如刀劍一般不能前進只得退回
且說碰下魔中正有处查見正南上一股黑氣旧知是妖人忙
将神鈴一奉喝声咕吟声响亮元朝棟正面尋路回去吟

不防申了神銃架不住妖云仰而朝天跌将下来魔中走上前来现着
元来他旧实代曾弄美意是了王子的才扮姓卜分付快收柳上楼
勾手上前动手雲時胡郎停必知卜分付解送大老魔中圣
尋找只見一人手执仝旂引将回苑难通不拿妖人不成只得尊令回苑
苑处卜暗說来仝手将陸續俱到各自進帳交令英方识是否当先上帳我祖
師老卜在上弟子奉令被宝埋伏活捉妖妇一名带宴花前来交令傻
仙卜分付代过一边哦我昆等退随后回公張老卜都指揮胡老卜奉
将江彬陈老卜上帳交令一傍站立然若魔中上帳交令口尊祖
師老卜在上弟子奉令擒拿妖人四名一名高大
用一名假朝廷元朝棟一名假軍師乔云路又称水火真人一名
假将軍高喝风现在元门以外候令定夺
魔守備
闻听此言長欢客 說罢一杜從前話 傻仙卜
魔中答在出苑外 满面含春闻言诗 說道是暫且委妖女
傻仙眼望皇卜薄 令人着守不必云 且說那
我主在上請听闻 這如今

妖人俱各拎擎住 出家人 不便審向任施行
皇卜闻听心中悦 說道是 多謝真人把功成
傻仙說 帶伏我主洪福大 帶位将軍英勇能
出家人 不过替天来行道 何功之有主过称
皇卜坐上忙分付 快代那帶妖人我朕亲自審向明

語表傻仙派帶将在暗地里埋伏将妖人到底是
仍帶妖人並无一人滿湖俱各拿住帶将前来交令傻
喜急忙奏明皇上正德卜闻听甚实大悦降旨一道令帶将先代
妖人高大用高鳴风代到帳内二人一齐跪倒皇卜尚尤日往下观
睛二人的相貌俱各是面屈眼滿臉的横肉无一点善相形景
皇卜一見不由的大怒說道好妖人拒敌官军擒获妖言惑乱军機乱紊民聖
胡行真正罪該万死本該向斬被妖人於去既漏相就該改邪为正
各将本分才是正礼竟不怕死反到仝妖通前来作乱实在令人
可恨皇卜就依二人报名上来下面斉說快下报名高大用高鳴风二兄
可奈何惟有等死二人低頭不語皇卜動怒降旨将二人上大刑下面斉名
斉往上犯喊的高大用高鳴风滩身才战连忙大叫小人名叫高大用他
是小人的住兄名叫高鳴风皇卜闻听二人之言不由的更有動怒闻
言大罵

正德卜 闻听二人将名报 宝生之上怒生嗔
手指下面闻言罵 罵一声 胆大的囚徒可恨人
左該向斬未曾死 反到胡行挽乱纪民 两个賊

真正都是負包胆 誰想你两胆包身 万恶多端不用誅
坎押良善帶都来 事犯情真負受鄉 快把一往实情奏朕听
高大用 連忙下面尊万岁 貴耳面神請听真
小人居住涿州郡 現而今 芦村庄内有家门
先与皇庄為事業 每年進業不等負
一生不做凶恶事 安分守已度光阴 就是前者在雄亡庙
因為酒后醉沉沉 得罪皇卜該万死 皆因不知万岁临
這如今 小人们 小人又造孤天罪 只求一死无怨心

东剧皆是君所赐

前者卿赴陈坊内 束手伏死不敢怨君

三个妖人未荅赦 黑风果去院山林

小人死奈只得從 這是一往实情事 幸句盛言不敢云

正德下 宝坐上面闻此話 尤心不悦面含嗔

可恨囚徒不怕死 伪竟敢 嘴巧舌能胡对赐云

正德下闻听高大用所言不由的尤心大怒尤面含嗔真徵乙矣咲說

好一个不知死的囚賊死在眼前还誇嘴巧舌能真正死之不足闻

之有余又往下面瞅着高鳴凤叫一声高鳴凤乙乙乙扒伏在地不敢仰視

申時在下面闻听皇下叫高鳴凤快抬起頭

来皇下向你話呢你快乙的把你的情由具实奏明不可謊言妄奏

免的動刑拷向高鳴凤闻听咕咚乙响頭碰地口等万岁小人名叫高

鳴凤乃是泗州那朗良村之人久居多年從来佈耕勤儉持家为

農為業詩書教子買主賈卿生有祖上已到如今多行善事從

不作亏心之事家業不貧堪可度日並无盈余伏下人皆有寬仗從

无人非怨現今之事实係妖人惹乱並非小人之心仍說高鳴凤話未

說完正德下直氣的尤面焦黃也不往下再向叫即此降旨派奈將洪云

尤押令三个男女賊到泗州北門外即刻行刑凌遲处死重將荅連

北把高大用高鳴凤代下從囚車內把妓女良周子提出来一令二賊两

背上綁這才往北闻而来不言男女三个賊在北闻瞧目等死且

說那晴着的軍民百姓

軍民 闻听今日要出斬 个乙止步不前行

登時聚的人不少 軍等为 晴着眾人叫何为

不多一令仝来到 男女三个人入囚棚 自着后

背又把狀而神着 俱是实遵罪不輕

這系軍罪人不明 向中就有人識認

這个說 那人想是高大用

今日犯了弥天罪 這也是

四頭又見高鳴凤 軍人吐罵不絕声

高宗权佞真可恨 作恶多端先人敢哼

难逃神目着的明 就有向他怕不怕

俗言說 恶要不报時未到 不知所犯什麽罪

三人皆因叛逆情

皇根本頭誰不尊

天網恢恢恶貫滿盈

那个說

誰知也有今日

刀割血肉别想生

王法无私律例公

此時后悔也不中用 也只好

前者卿应就該斬 偏被風刮無影宗

改恶向恶当荅好 又在帛牙峪棟妖兵

再想逃脫万不能 人乙見了人乙恨

軍軍民 保言我語私談論

又晴年輕一个妇女 退情由

軍軍民晴見犯人是高大用高鳴凤获住

愿丁該乙狠該向乙他硒还坝通不坝通了侍

奴良不有直肆的

如卿县官府書吏相好不是於奪人家的妇女田產打

死人從不償命日頭丁該常有的午呀敢則也有

欺負軟弱百姓呢不敢若把這可等程見硬对

軽的好妇人忍方面他获住一系的罪过呢真令

一党仝謀也在反逆之内那可是自戒其对

真可咲 男子造反從来有

如今仝犯弥天罪 一令尔

可惜花容与月貌 又在年少正青春

他在誰家作媳如
他是良囘子女欵裙
這是非
列位若不闻耳熟
妓女本来是四丫
一名蘭香一名月素
人心有分死論軍民
說起来

怎企高姓村陌負 軍軍民四有識認为
素日有名好妓女 軍住過来来看真
本是囘為化起見 今朝落的妃尸分
說七 那三个 那王事元囘
良囘子為色独占尊 那日妻下奪標来
那一名妓丹貌超群 那日妻下奪標来
岳標上面分明寫 三門甲与令元寫的真
咱们到底元造化 接伯偏是圣明君

皇卩独得四丫来
偏向恶人高喝风
事情起闹起不小
来了欵妻奉旨
不多時
皇卩正叫仵妖犯
七尊我主医交旨
吐分付

与令頭 商量定叫送上东门

交把良囘子拴去囘成亲 囘如此
闹到如今辞别月 話未說完駕帖到
官兵口内嚷闯七 立刻爭街拍閘人
男女三丫归地府 監斬官交旨去面君
洪云龙 进帳双夕跪在坐
監斬完必奏卩上闻 正德卩闻听說知道了
快仗那逆叛男女两丫人

話表監斬官洪云龙把高大用高喝风良囘子男女三丫犯人眼看
剑子手刷完了进吐进帳面君交旨正德卩闻听說知道了又降旨速
把三妖人仗进帳来朕寔
男二人仗进帳来分男左女右一齐朝上跪倒扒伏在地不敢抬頭
仰視皇卩說抬起頭来申時赶着接言說抬起頭来二妖人這
才挺身抬頭面向着皇卩直瑞七的跪着皇卩内龙目先往后进观
着男子但見他年纪有四十岁満腮胡須两支吊角眼两道立眉
一脸横囘頭仗冲天冤自穿黄袍龙胚横玉仗是登宝殿文往后边

皇卩正叫仵妖犯
七尊我主医交旨
吐分付

監斬完必奏卩上闻 正德卩闻听說知道了
快仗那逆叛男女两丫人

皇卩独得四丫来
偏向恶人高喝风
事情起闹起不小
来了欵妻奉旨
不多時

跪在下面尊圣主 元朝栋
罪人非敢自造反 有丫元故在其间
本囘流賊混放於 罪人逃在毛山去修練 妖術那時皆圣会
遣将拘神件七全 一心要想起仙界 誰知白受苦熬煎
只囘上了他的当 来了一丫乔老道 神通法力果无边
你本元朝元朱后 将来一定要面南 俞中大事不非凡
說罪人 那時候
說的罪人心活動 他还恐怕又不坚 連忙拿出一面鏡

叫罪人一照甚罕然 镜内一人皇帝相
旧從此 跟前妖道又孝義
豈然无有兵合将 倚仗着
怎奈罪人俞逆乔主 那比圣主洪福齐天
罪人犯了欺天罪 只求皇卩早降宣
只愿那老道頼頭无 对囘恶積話不假
正德卩 宝坐上闻听朝栋的話
且把此賊仗下去 等我厌

他說都是我的貴客乡 满心总要生全義
撒豆成兵不費难 这如今
我杀我剐死的怨 不在死后在生前
眼望西边重将官 向七妖奴看何言

正德下岡听元朝棟這些言詞也不長也不短叫中將衣下去也不知他
帶的降落有才要听元朝棟所言果然都是实話未免有点直
率不伏之義聪明不过于帝主正德下其有听不出来之礼此時
刘雅動刑故此叫代下薛向了妖如之話再將犯二人一齐降旨行刑
未晚不可閑言叙且說正德下向完元朝棟又向妖如你把造反
情由奏来不可隐瞞一字

費賽花

口内連ㄴ尊圣主　向听皇下將他向　叩頭碰地向連声
請听真　　如犯奏明一程情

犯妇本是良家女　想当初　因為失散各逃生
流賊放差軍民乱　父子夫妻全不雇
東奔西逃躲賊兵　日夜思心担怕京
犯如逃在毛山内　可旧时見元朱危根
他的那　神通法力果然精
屬鼠先師他原情　他教給
併ㄴ左ㄴ都煤成　他又拿出一面鏡
犯如朝棟李邦法　他說那是犯妇形
妇如一照喜又京　皇下内目面神着　打量妖邪狗道人
皇面居然一皇后　男女乱躲任其行　身体肥胖好似押油墩
不知那个逗拎戶　一頭黄髮如金線
犯如逃在毛山内　兩耳直立可不小
他的那　見穿为
屬鼠先師他原情　足登云鞋未着真
併ㄴ左ㄴ都煤成　明施暗騙軍軍民
胡芦一个成丹药　因為何子要造反
叫声妖道你听真　狀把实情对朕云

元朝棟是天子命　你的福分不非輕
你二人　正好匹配把婚成
他又說　這也是
我今作了月下老　罪魁可是乔老道
犯如一時貪富貴　許下愿
科福無门有已成　出家人以慈悲為本
貳乱人心先始先叛　才做大用鳴鼓擊
圣主啊　話未奏完皇下惱
此時只怨連ㄴ死　立喝的妖道更可惡
正德皇下听妖妇求　把妖道
早ㄴ降旨行刑正对勁　下面不住將頭叩
下面苍左把犯如代下去　口内忙把圣上尊
降旨一道仍為苍將洪云龙監斬立刻押令妖如与元朝棟在派
州娘ㄴ南山門外分男左女右將二妖人渾身
麻繩捏具去一对人抬大蚰欽此洪云龙向听連忙分派本把才作
子為朱湘好麻奉旨忽用回具白押解男女二妖人往派州娘ㄴ南
而来行刑不表

且說那　皇下坐上忙分付
年將苍左那代曼　連代妖道朕向元用
不多時　代連帳内號在堂

帳房一里多远尊首行刑又听皇甲降旨有江彬代兵搜山将申妖人的家眷拿来解往边远充军其余妖人除炮打死的不等有不死的尽皆杀戮俄忽甲在一傍观看知道明白见皇甲将伟牙岭的申妖人俱各治罪也旧辞别飘然而去皇甲见诸事已毕方要降旨起驾回宫只见下面有一人跪倒口称说京城内有本前来呈上御览蘇陳二位太府連忙上前拆开色封呈上皇甲阅毕大喜旨意封江彬为总兵官钺出相左将侯補材將城崑崙補授此職是否有当伏乞圣旨等承使拉尚为此具奏皇甲看罢心大悦说宣城崑崙見稿

皇甲一見龙心悦

兵部奏称宣化鎮

封你補授宣化鎮

赴部尊旨去領憑

上任后

上官赤三人為守備

間听上前北跪倒

叫一声

現今缺次一总兵

总兵之職别当輕

馳馹回来去上任

你可急上寿阳與

全都在

叩見皇甲主圣明

城崑崙你要仔細听

旨今日

你可急速把京進

接的明白要查清

奉旨完婚把事成

你的標下管兵丁

勝賞四人白良一千兩

叩頭謝恩看身起

指揮之職把你封

朕封你

為此取旨那一宗

皇甲降旨叫龔中

矮子叩頭将是謝

总兵之職可是付

每人每

皇甲急忙赶進程

迎看似此賞罚為子

又賞店家良五百

城崑崙

你平賊有功应封你

又封条将洪言龙

有缺即補莫此停

各賞五丹雪花良

牯七羔羊迭月素

黄壮士

勝瑞周心里乐无穷

人和店

皇甲这一把添仙進

大雅陪身想脫不能

頃命改為與隆店 請事以忽起偏往前方

張皇商

遇恶棋眼然向

申將保戶随在后边仍然是香一坊賊作污吏函徒恶根外化为灰向

風土人情又特人和店改為與隆店這才前行申大月暗中催驾

暫且不表且說麥庭棟杜鹃与妓女夜菊香牡丹花四人不知是圣

駕后来見剛丁良用子高鳴凤高大用等又将申妖人余剛在哪

卅又賞店家良两這才知道是正德万岁皇甲前来私訪哪的四人陣

渾身乱战说幸而无得罪万岁若是滑罪他老人家死无葬身之地

越想越怕旧把兩丁妓女也后悔起来是我二人先有造化杜鹃麥

迟玉見皇甲起駕后把兩丁妓女仍旧送回烟花作賤為媽二人回

家不表正德皇甲迁雅捉拿恶棋再表

西　祖承淡飯足矣村居陋巷何妨謹言慎行私從
江　常友愛人心雅量驕奢起而敗訒勤儉守而榮
月　昌胥因貧者莫相忘都在自己心上

此書的殘歌罢念昨朝話表屏牙峪正德万歩御駕親征妖人
夜晚却告君臣遵国多亏優仙下解圍救駕還龍中求取五
迭神石摆五行反伏顛倒陣吟住東妖人滄州城凌遲立剮処死大
封功臣不必細表且言正德皇下降旨中傷駕大臣在后慢ㄷ而行
万歩乘騾先出店中往前所走馬上观玩滄州景致果是繁

華之地走馬出城約行了十里之遙乃是張元店皇下观看原
未是八角井的古跡張昌王的故里堪　到了庙前見有許多
年老之人皆代的齐ㄷ整ㄷ在庙前站立只見庙内大殿重老
者茶ㄷ敬ㄷ上前施礼接說不敢劳圣駕降臨皇下見他心說
異暗說這些人元何識得我朕想罢說道你们不必如此為
單的万遇路之人卑人說圣主不必哄小民等ㄧㄧ乃張昌王
的後代子孫昨夜托夢庙小民等在此伺候

正德下　吟罢事人一夕話　不由的
龙心大悦在腹中　口内暗ㄷ頻誇奨　顕王張下有，感灵
怪不得　汗末三分曽結拜　桃園三又賈古今
忠心耿ㄷ成神圣　英名万載令人欽
申百姓　一人上前接過韁行
慢款龙类往里行　在見庙宇残破坏　皇下手提馬鞭子
大明主　走進殿内西神看　墙垣不整人痛心
聖像金容甚悽情　破煽歪叙多不正　只見那　点頭咲嘆三声五

皇下着罢走出庙　眼望申民把話云　都只為
你们祖先未托夢　尔等只管放寛心　為單的
此去自然有道理　後来尔等方晓得　說自話
皇下接韁上坐騏　加鞭縱馬走似風　申老者
下ㄷ观晴齐聲喊　半晌间聿把話云　昨夜晚
顕王下ㄷ托夢請　明ㄷ說　今万歩未臨
叫你我　小心伺候須茶飯　若要是
神撞見把了不成

申老者說叫你们在此伺候了一五更元未等了這方一位当兵
的單官前来晴他老人家的實状平常架子到不小今人聲
毛石由害怕又說只有一番道理也不知是不是一番道理今
人疑或不明议論紛ㄷ把你们那知後来皇下降旨差工部官員
把張昌王庙宇重盖聖像全容御筆親賜了一匾上寫為英
勇万古四个大字那時申民才知来是圣駕到此间言不表此
時保駕申臣也都来到聞听申民言講說有一位單官進庙
出来騎為馬往南去了申大臣石放心一齐随後赶来

且不言　保駕申臣随後赶
正德皇下大明君　有從离了張元店　單表那
不多時　聖駕来至松林店　跨定馬行那清停
吸ㄷ乱叫不絶声　原来是　下的龙駒
馬渴了　真个水桶走如風　菊見井上入打水
那匹馬　竟奔桶前把嘴伸　皇下無從收接住
騎跨却是一当單　他連忙　那人回頭留神看
皇下一見乐無穷　暗說這人多仁義　放下水桶讓馬飲
点頭咲嘆三声五　真乃是

世向之中君子行
那人姓甚叫何名
挑水的
單官太下在上听
姓夏名字叫仁龙
现今在
我小人
才要向

想罢龙面腮似吠
家住何处何生理
那人見向臉似吠
我小人
只因為
宝王爺内苦庸工
所受苦楚不必云
只見来了一个人

說通是
快ㄈ言誦告訴禍單
回言通
乃是山東兖州府
投親不遂流落此
皇下听罢心怜悯
將就暫且捱度日

皇下才要向話只見
養的你放洵水不挑
迎兵飲馬他是个什
的命說为上前就打
便自己方便單老的
怎麼就破口大罵主
已之父母王天才向
打家吃我的飯挑水

来了一人口中大罵向為夏仁龙說好狗娘
在此面人講論的是什嗎你拿為我的水面
麼東西把我的水桶賊污我拿要了你
夏仁龙說主人家何必如此面人方
的馬渴了飲他飲何妨喝了待我再挑一担
人之父母
還罵我使不得
說主人你才
說好惡人奴人家的銀子不給反到打人王法何在伏

又打皇下一見龙心不悅說啊那人休要無礼欺人為單的馬
喝了你家的水桶代我賠你為何隋口胡言賴我為單的是
迎兵是何道理那人闻听心中大怒說你是那里来的迎兵敢
来冲撞于我

王天才
爺明火起動冲上
胆大右敢冲撞我
不給你个利宝你也不
說的

闻听正德皇下話
說通是
你竟是
今日了

不由的
那里迎兵到此来
太岁頭上惹灾星
叫你知通ㄈ才信真

你丁快給我去罢走遠一步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夏仁龙說
主人既然破我將我的良子給我ㄎ就走路
你有什麼良子敢向我要夏仁龙說我三十兩良子明ㄈ交到
主人手里收存如何說无有宝王如何肯
怒不由分說拳扁担上前乱打夏仁龙不敢还手只說主人莫
打皇下說好惡人奴人家的銀子不給反到打人王法何在伏
又叫声夏仁龙你為何不打他只管打ㄈ死了有為單的甩
你作主

正德下

夏仁龙
容我把

不必害怕動手打
此把單官太下叫
手拿馬鞭那容情

王天才
罵我是惡个不成
真正希奇怪事情
說不出話来發愣怔

龙面含嗔腮似怒
打死惡人有為單
小人不敢打主人
照惡人

更加氣恼怒填胆
這宝王
則見他

大叫单的好無礼
才待張口闻言罵
干有張為一个嘴
双支手

游龍傳 卷之卅七

知衙斷不肯去恐見家下人回喜兒來報說不好偺家下
今被北京來的一个軍兵打倒在地堪々至死三人商听齐吃
驚說啊世上竟有這等胆大之人這迺可得二子王江三子王
湖說道偺们快些前去打那当兵的大兒子霹靂鬼王海說
不可我想這个当兵的一定是外路来的不知短偺父子的
利害才敢行兇你我若是明々前去将他打死人命干連到衙
有些費事不如用軟局子将他誑到家中或是害死要不然就
把他送到官上叫他抵償二来也不显形跡王江
說此計甚妙你我快些前去

三个人　急忙ㄈ

一齐迈步出大门　走　商量一定不找慢

父親端到在埃塵　果見他　来至街前大家看

手中拿着馬鞭一根　有一位

但見他　眼望着

三路長鬚墨染成　生来相貌不全真

威震令人心怕驚　雖然打扮軍官相

三个賊　当軍的模样一匹馬

夏仁龙二人未說話　面如滿月一般黑

他的那　見了不由氣上撞

登時恼起全消滅　連忙的

皇卩見三个恶人猜父陪罪登時怒氣全消連忙說道既
然你们知道姓名為軍的也不与你们一般見識也不与他較
量但你家的夏仁龙的銀子三十兩可交还給他為軍的便
就完事了公此時這三个恶人若将夏仁龙的良子为还天大
的事一概全無合当賊人恶貫滿盈难逃誅戮一面皇卩之
言正中了歹徒局之計暗々欢喜連忙荅言說是
刻我们即便交还但求軍官太卩到舍下稍坐片時当面交他服

西

正德卩　听見恶人往家撺　連忙的

龙腹之中有沉吾　暗想道　也就回嗔把話云

第一着　到底是个什麽人

良善之家到罢了　我朕一定加賞是

為軍跟你到家中　想罢用言既如此　不由的

霹靂鬼　混海蛟　我朕到要親自

皇卩龙目細留神　王海引路頭皇行　去迎

但只見　雲時未至大内　

賊宅盖造实在好

孤如龙客一般同　進了大门走不远　来到書房往里行

暗屋内　至無古董玩器　也無有

字画对联書与琴　有半个　破桌煽椅堆在地

狠相是　就未打扫滿屋塵　只听得

霹靂鬼王海開言道　叫一声　三个磬父陪罪名

復又眼望仁龙指　跟我前去取你銀　全有那

連忙荅应小人曉　宽洪大量圣德君　离远書房到密避

不多時　說話間面似春風　来到書房往里行

假意喘臉腮似笑　正氣通住忍在心

元何如此生怒氣　齐上前　一个个

一時冲撞来賊仗　想来是　毛发悚

霹靂鬼王海開言道　还望乞　皇卩乃是英明主

說有一荅忙施礼　我小人　恶人和容与悦色

伏受一罪着果是真　卩毛肤悚打躬

見三个　皇卩乃是英明主　一个个

恶人和容与悦色　跪了大门走不远

至無古董与玩器　有半个

軍官太卩量宽洪　三个磬父陪罪名

三个磬父陪罪名　有古道人受一口氣

有古道人受一口氣　宽洪大量圣德君

說話間面似春風　离远書房到密避

孝才脚踢夏仁龙
夏仁龙放三个恶人不由分說孝才脚踢痛打了一頓口中大骂好
囚攮的你竟胆大包引外人把当家的都打了這还了得今日
不進了狗命你也不知道我伯的利害夏仁龙满口哀求說小
人焉敢勾引外人三个恶人如何肯听只管打骂单說宝王回
到家中看見把夏仁龙打的頭破臉腫吩咐且不必打他着他跪
了将他高七吊在梁棚里再追他的性命不遲但原何把当兵
的恶人反到請到家中是何主意靡雀鬼說因為在大
街上恶好伤他的性命故此把他誆到家中或是害死或是送
到官上叫他抵煤宝王闻听方才欢喜說我見此計大妙吓人
前去将房门暫且関鎖等至夜晚行事

王天才　四个人
一齐会進上房中　坐下吩咐快燙酒
不多時　酒菜拿来摆桌上
恶奴挨次把酒斟　王天才　手下的
僧吃完　就去杀死那当軍　眼望狗子南言道
不然着他脫逃走

遺留後患是禍根　說道父亲呀心放
当軍的　把令既入僧宅内
恰好似　父亲闻听且飲酒
這件事　不必細向莫留停
你一盏未我一巡　說罢擎杯大家飲
且不言　单等夜靜好害人
把話横更另整人　這書中
且說王天才有个侄女兒名叫爱云年方一十岁是个望门
寡在家中苦守贞節今日听見他叔与合他三个哥与商量
要杀死一个当兵的女子心中說異暗与思想說当兵的有何大
罪未至我家趁他父子喝酒我何不前去救当者与有何不可今該
正德了洪福齐天鬼使神差的爱云女子来至書房跟前只
見房内一片紅光唏哈佳人粉面焦黄芳心乱跳半晌定神
又着紅光全無隔窓偷眼往里观瞧果然是一个当兵的才
扮生的方面大耳三楷長髯氣概不俗惟不得昨夜梦中現
音菩薩警教說今日有一位大貴人到家叫奴故去眼前就有好
処着起来這位軍官一定是大貴人是不是且想天地人間方便
第一不免待奴把他放去但房门関貞如何是好此音未响說
有了必須将门端下

好一个　心价惟巧美女子
有語喃言把話云　軍官大丁可在此
說为話　連忙就把门端下
皇人被人鎖房内　明知遇見恶賊人
尼心暗恨咬牙根　忽听得
吓了声　軍官在门外
忙数尼关走出房中　口内叫道小娘子
前来救我放为軍　佳人說
不必細向莫留停　如乃是
乳諱名字叫爱云　因昨夜
說是今日貴人脇　故此特来相搭救
皇丁闻听女子話　才知道
尼心不由心大怒　恶賊誆哄要害生
恣意牙爪忍人存　皇丁貴体只一闪
軍官太丁端下门　你是何人
軍官太丁快亡走　宝王他的親侄女
菩薩夢中警教我　軍官快亡出火坑
恶賊誆哄要害生　又想逍

女子尚且知大義
着来也到有造化 我
你今救我的禍侵
豈肯干休把你容

他竟解 於貝相救我寡人
我朕一定要施恩 想黑伏又叫娘子
你的那 叔ㄈ哥ㄈ若知道
女子說 軍官不容我
我奴家 聽見宝王這言不遜
傍边里噗扒了暗訪私逃主圣明
滿破一死心願情 女子說罢一ㄌ話

皇卩听見女子說情願一死搭救軍官不由的尼心暗嘆說好世
尚大有這樣婦女又听那女子說通軍官了快ㄈ走罢夫時若
被他們看見兩个反到不美皇卩尚听女子之言連忙也
不顧即出後门去了爰云見一天大事全完各有暗ㄈ回房只听
他叔ㄈ王天才向三丫狗子說道我想這考兵的到放他不得必
須害死才好三个人齐說父亲言之有礼須等夜至三更連夜
仁尼一並害死以絕後患王天才說事不宜遲快ㄈ吃了飯先去
看ㄈ别叫他跑了話無說完只見長工鄭大頭慌ㄈ忙ㄈ前来

說不好了那考兵的跑了把门端开不知去向父子四人大亰齐去
大房来到書房現看果見書房门大开鴈棚里白馬还在齐
為忙說這考兵的可往那里跑了快此查尚宝王說你们只
问夏仁尼他若不說就打三个狗子一齐苍去来到鴈棚吊打夏
仁尼指向考兵的下落王天才正在院内吹噓只見有四五个考
兵的齐進门来王天才一見神ㄈ大怒說吸你们是那里来的
好敢来我家内快ㄈ給我出去不然叫你们死無葬身之地眾
這些人元来是保駕的重大臣庭聖駕来到村内尚听村中

快此請出把你容 王天才
你等無礼实逞能 於自尚近我家内
白昼前来打叔人 什麽軍官我不曉
竟是要把兜未尋 我的人未
送到州衙要残生 宝王言詞还未尽
隔面含嗔喊一声 好恶賊
莫非不是大明人 快ㄈ說
請將宝未無話云 但若挨遲故支候

叫你領生活不成
恶人王天才那肯實說还是破口大罵張老丁照臉就是一巴
掌打的恶人大嚷啊你们是那里来的軍兵也不知我的利害
我的人呢快ㄈ出来将他们拿住護国公尚為重大臣說你
们只管近里而去我尋我在此处看守恶賊申位功臣苍老齐
往里走到了上房蘇陳二位老府硬近上房只見那张如女暗的
東躲西藏並無皇卩的圣駕单言明黑老丁尚秦将江彬来

又只見
不由心中動無明
但見那
齊用鳥鞭抽又楞
正打听見門声响
是兩丁
周近院内為何情
你們是
双门陈闭牢周定
照为门上噔一脚
院中高吊人一丁
那人哭啼苦哀告
一齐的
当兵之人把门打下
着署三个齐動起
何处来的好大胆
胡黑甲
把门踢倒两下分
三个人
狗子不理半毛分
奉目拍頭看分明
不知他
楞下仁龙喽連声
拉款前来近宅中

王海先就動了手
江丁此把身形闪
王湖奉了胡丁去
黑老丁
只听哎哟哉倒地
没蝉蜂
拉款進院行為礼
王江說为上前竟奉胡老丁
也就動手打恶人
指揮使
摸住恶人手腕子
元来把
莫非是
照为那
奉時江树用拳楞
混海蛟
一見不由大動疯
用力一撅咯吱一声
手腕撅折鸣在塵
口中大叫好軍兵
你今打坏我伯人

前来誰知王江力大二人交手拳脚齐施打在一处有数个回合
被胡黑老丁上脚踢在王江小便之上胡黑老丁方大鼻牙手脚
沉重踢的恶人哎哟一声仰面朝天鸣在地下但見他面白唇
青登時瘫倒王海正与江老丁動手一見王江被人踢死賊
心一慌被江丁劈面一拳打倒在地又踢了两脚连打動手捆起
胡老丁把王湖也用楔楔起放倒了更在龙喽说列位太丁们若我那位軍官周為小人去打水被那位軍
官太丁的馬唱了誰知就被我每主人宝王爷見時定人痛打

他敢打死你不成
打死还是小事情
他叫你
除死方休了這生
莫非是
果把圣駕送到宝上
眼望奉将把話云
大家商量我聖駕
夏仁龙
若不然
把煤永世在宝中
胡老丁
皇丁被害樂壞冥
要叫把煤丁不成
且将二賊捧了去
到是要案事一宗
江丁答应說正是

那位軍官太丁如解宝王不依正然吵鬧宝王的三丁見子出
来特那位軍官請到家中連馬都牽来現在后院拴来不
知怎樣就把小人吊在馬棚苦馬鞭乱打若不亏二位軍官丁
前来小人准死無挪
夏仁龙
磕頭叩謝在塵
說道是
此事常情就打人
說罢一往從前話
胡老丁
甚简少有這恶人
讓他塊道胆斗大
他伏又
甫听此起一声喊
就便用桶飲七馬
难道說

口叫軍官丁不晓
把你送到宝上去
不得出頌露丫面
甫听暗七說不好
如不然
趙想不由心趙怕
見丁公丁再议論
江丁答应說正是

急七去
如若挨過莫帶停
說为話二位老丁一丁人捧肩一丁如不走就动二賊設奈何只得
跟随也叫夏仁龙跟定前去此書易断不多時来至内院見丁
張大人把話說了一遍護國公大起把王天才噎一拳打倒也
都将起来進内皇丁的下落不表且說二位太府在上房各处搜
尋並無皇丁的聖駕心中着急進内如女们你们可知那位軍
官的下落单如女大家說你们是那里来的這样大胆去進内
房什麼軍官兵官还不快七出去时我们当的進来你们

的性命不保二位太府商听大罵好無知賤人休要滿口吶言你
们若不實說將你们全家碎剮也难尽其罪車妇女不知好歹
一齐混罵說你们不知好歹娼妇奢的捞毛的賊忘的二位太
府大恕起上前就力敲車上頭上口中大嚷快說
有事不祥心中暗想這事一定有了原故果然若是尋常的
兵丁斷然不敢扭入我家這樣力南豈有我哥ㄈ不来
動手之理我叔ㄈ往常来人如同見戎豈容外進内將妇女
们乱力之理想罢上前向二位大府說話

這佳人　想罢多時不代慢　連忙的

輕移蓮步向前行　眼望着　二位太府腮代呔
滿面春風把話云　說通是　里官二位尸在上
不必動恕莫生嗔　車妇女　他们元本不知曉
休要吶怪望宽容　若要向　那位里官太尸信
听我如家細禀明　蘇陳二位听言詠　晴見却是一欽裙
女子生的多美貌　婦莊稳重不狂輕　听見他說智通差駕
尸ㄈ欢喜在心中　連忙答言快ㄈ詠

現在何处那里存　女子說　我们家
將他閑貢書房中　是我引從後门走
二太府　說通果然是実話
女子說　如家再不敢撒謊
太府又向何名字　女子說
二位太府出房去　我尋車日叙事情
公尸不見当今主　進向宮主不肯実言动黑尸手本时艱要、
才思人　你们跟我一仝行
要造謠言我不容
匆造非言尸罪名
奴家初女时愛云
說道是

設国公張老尸尋不着圣駕進向王天才又不肯実說总的
原日元帥大罵恶賊若不實招将你们万剮千刀也得実仝的招
承胡老尸說向他们好說不中用还得打呀說黑從朕中摘下
原尾刖鞭大罵車賊你们再不实招老尸上頭鞭打一丁稀爛
还得招承說黑奔起刖鞭放在王天才頭上口中大嚷快說
ㄈ有古道蝼蚁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恶賊到此時心中
害怕見鞭搁在頭上腹内忙着暗想這是那里来的軍兵竟
敢動兵器伤我可惜我不能前去报官我若不說他恐真将鞭

往下一落我的性命难保又見兩丁見子被卸說老尸听我說
来原本有一位里官是我家讓在書房不辞而行不知去向
黑尸聞听大恕說好恶賊滿口胡說焉有不辞而行之礼今日
若不見那位里官定将你這逆賊咭ㄈ打死正然拷向只見
蘇陳二位太府前来說且不必追向我们方才听得那位軍
官被害王詎到家中要害性命多亏害王的任女愛云從
書房放出后门去了如今只将恶賊父子着守起来急ㄈ尋我軍
官要紧动黑老尸說若是如此到便宜了他们設国公張老尸

忙差奔将江彬叫兵丁前来着守話休絮煩一面着兵丁把恶
賊全家捉住爱云令稳婆好ㄈ着守車日代領夏仁旭樺着
御馬我尋聖駕不表且說正德万岁出了王天才家後门信步而行
且言那　正德皇尸出賊仝　急忙ㄈ
信步而行不消停　幸喜入烟甚稀少　不由的
腹内暗恨有吼音　世间上　竟有這樣恶強娘
我寡人　吸呼命丧賊手中　多亏老天重護佑
迸見尸　女子相救未傾生　待等那

少時甲旦商未到 一定拎住恶強人 万剔千刀方解恨
兔留村害惯伤人 正德下 正有思想往前走
猫見一丫小娃童 娘亡蹟亡嗜亡吠 手拿書包
未至皇下面前存 拳亡散亡身站立 拾万岁
上前作揖打一躬 皇下内目留神着 但見他
居然墜抹一般樣 着罢心中十分爱 大哥他
牙如碎玉白似銀 小娃亡 口内叫道老長者 那孩童
多大岁数告訴我听 若向我娃叫何名 听我李生細亡禀 你老人家請听周
就住此处這店上 西頭路南有家門 從李房
郁保兒就是我的名 才此在過過尊前 皇下見
念書回轉去吃飯 心中喜爱樂無穷 忙向道
孩子說話多伶俐 禀我知道快請明 郁保兒說
你家都有何人等 我的家中有父母 兩丁姐亡家内存
郁保兒吠嗜亡的說告訴老長者說我的父母俱全我还有兩
丁姐亡我大姐亡名叫月姑我二姐亡名叫云姑我大姐亡在太
令菴出了家了我二姐亡現在家内皇下又向你大姐亡多大年
紀為何出家郁保兒說我也不知我大姐亡多大岁数也不知
他為什麽元故一心要去出家皇下聞听暗想小亡的女子情忍
出家一定必有原故想罢向郁保兒講話
正德下 想罢多時胆战吠 眼望着
孩童商言把話云 你念的 却是何書告訴我
郁保兒說 我念四書还未終 万剔千刀方解恨
念書何用快講明 正有思想往前走
向我念書有大用 為的是 手拿書包
皇下又向何官好 姓童說 拾万岁
万岁商听小孩子話 龙心猛異暗沉音 但見他
口氣甚大志不小 着將来 大哥他
想罢伏又向言通 為旱的 全口商言把話云
皇下說為旱的出一付对你若对的上為旱的岳你一丫官作郁 你今年
保兒說老長者請出我对一对皇下說听了将相本無種郁保
兒对道男兒当有強皇下說龙樓凤阁一君家郁保兒說
調和步弱三公府皇下商听龙心大喜說我為旱的封你一丫
官作叫你作孩童說老長者你是何人就封我官皇下說我封
你官你就作官郁保兒听說要封他官小心里不由的欢喜說
你老人要封我官可要大亡的封我皇下說我就封你一丫天官
何如郁保兒商听心中欢喜鬼使神差連忙磕頭謝恩到後来
郁保兒長大成人一本成名真作到吏部天官
從今后 此处人亡郁称赞 管宿那
郁保兒郁叫小神童 旦說那 孩童疏頭忙爬起
随向那 皇下商言把話云 真难為
你老人家来封我 請到我家献茶爰 表心謝一謝
不知道 此子果然甚聪明 皇下商听心暗想
父母福分重而輕 着来造化真不小 未知他
想罢随向孩童講 德幸如何深而浅 見亡却是怎樣人
小孩童 你請為旱到家中

未知你可作得主
柳保兒說 豈不怕
我父母 不怕 不嗔怪 老人家必管跟我行
為有不曾待茶理 不要嫌 何況你老是貴人
皇下說 不多時 就是吃飯也是情
小孩童 既然如此前邊引 我跟你去到你力
皇下跟隨在後面 連忙茶飯知曉 在前引領不消停
皇下跟隨柳保兒門前孩童說你老人家在此暑等一等 未至孩童力外存

我先進去言語一声好來相請說罷將進去大叫爹乜快出來迎接貴人爹且說柳保兒的父母俞天定夫妻為人慈善仁义三輩手行星吉濟困扶危因此才生了這聰明伶俐之子夫妻二人正在房中商所柳保兒之言摸不為頭緒忽見柳保兒進房來說爹乜媽乜孩兒作了官了好不好俞天定說滿口言這樣大驚小怪保兒說孩兒並非胡言孩兒迓見一个当兵的生的大長的頂子他出了兩付对子我就对上他封了我一个天官我請他家來了爹乜媽乜也謝他一謝俞天定乃是村百姓如何知道其中的深奥今听兒子之言信以為真連忙出外一看元来是一个当兵的相貌威嚴就如見了神聖一般不由的發毛害怕也不敢輕曼不由的滿面伏吠鄉貝上前說請軍官下到舍下一坐皇下見俞天定生的慈善忠厚是个温良仁義之人隨迈龙步往里所走見房屋当小收什的甚实潔淨皇下龙躯归坐俞天定向言說軍官太下貴姓高名今從何処而来何方而去皇下見向龙面含春講話見向龙面腮含吠說通是

為軍從的姓朱父名崇明長
如今要上山而大同 路過宝庄貴地面
為軍的向保何姓理 今即念的村書文
伐吠口把太下叫 貴人在上听我云
世伐庄農為事業 種地為生度光阴
一心只要將書念 故此把他送学中
切免失孝不識字 小兒他 我從那
他每日 只說要把大官作 北京城中来到此

官從何来胡乱云 今日来家告訴我 他說是
貴人今日把官封 軍官太下何戚分 就能使
小兒為官整言明 皇下尚听老兒向 日後自然你知闻
說話茶畢又擺酒 提起大女一往情 起初因病許南内
飲来方才知通吃人設計謀騙佳人

都天定听見皇下之言亦喜不定連忙至房中商议 他說是
吃飯厨房中先人都老小為急他二女忙 都天定
請来一位貴人他早日前去偷着見皇 小老兒
不由的先亡的乱跳連忙進里边去今見他父有急姑娘說 我兒
父母不必為难伐女小去收拾便了真是 小老兒
叫他父亲安放盃箸用托盤將羹肴等都放里面都 我小兒
天定請皇下上坐皇下說為軍的到要揆你乜也坐下 小老兒
都天定在下首相陪保小把壺斟酒来往上菜皇下是真

餓了又向云姑娘收拾的合了尸的口味不由龙心甚喜
便向這些賊饉佳肴是何人所造作郁天定說是
小女云姑整理荒村野蔬不堪貴口皇上連七
誇誇說好的狠又向令愛年岁多大了回伴這
某調治何不請来一見
郁天定 小女今年十六岁 乳名云姑在閨门 听見皇尸要相見 滿面含春再拜 卿村之人多粗魯

面相七我姐七該出家不該出家者是相的出来我的見
他一見郁天定回主房中对正德尸說了一遍皇尸回向
大女尔未何云家郁天定見向不由的兩眼落泪
郁天定 听見皇尸将他向二日之中落泪痕
口中說 單宦太尸听我稟 說来真正可惜人
大女尔 名叫月姑十八岁 太灵前内把香焚
只從那 降香回来月得病 請医調治病到沉
那一日 菴主普祥地来着 說是女尔是苦人

女尔病好急容易 皇尸回荅說無碍 說是修道進佞门
他的残生定难保 郁天定 不久一定命归阴
中人今要实先奏 吽他前来見七貴人 去宗
来見女尔哭語云 他要見七我尔自 次后来
他却並沒給落髮 你可肯去見七貴人 拙荊去說好几次
菴主接去作徒弟 男女有古不相亲 則是
普祥出意他不肯 切女不肯見外人
因為他

若要是 皇尸回荅說無碍 少調失教神壇貴人
如不然 郁天定 他肯計教女尔見
因此上 吽他前来見七貴人 我中人
主厨房 那單宦 未見女尔哭語云 主厨房
他要見七我尔自 你可肯去見七貴人 那單宦
男女有古不相亲 切女不肯見外人 調合五味作的好
菴主接去作徒弟 次后来 參七吽
普祥出意他不肯 拙荊去說好几次 你旧說
因為他 則是

旧將普祥為師父 女尔病好急容易 去宗
果然病愈好是真 他的残生定难保 說是修道進佞门
菴内住為一恶人 中人今要实先奏 不久一定命归阴
菴主接去作徒弟 次后来 將女許給入空门
普祥出意他不肯 他却並沒給落髮 拙荊去說好几次
因為他 則是 散則是

硬要招去作亲貝 著上小女長得好 說罢走出厨房去
單宦尸小人打听明白尼姑要將小女給他作 口中連將單尸吽
做亲女尔之病不知是他们用的什麽方法 他說是
他们的对手因此合家頻向皇尸說你不必有急等我到菴中 男女授受不相亲
將你女要回郁老尔說單宦尸若能如此小人合家感恩不 皇尸之言連七点首說謝得有礼為單的深
浅皇尸又向說你们這里有了室王他的為人忠孝郁老尔 明相陪我是見一見旧知道他的寿矢等通荅謝他之
說這个人是王家四房此处的一根兄人敢惹 者辛苦之情郁老尔說我再吽他一踢又至後边两女兒
有一起單宦將他父子拿去送宦尸小人不知他们所為 說知云姑向听娥眉案破計上心怀說參七他若相

何事

正德下　听见老宋一句话　旧知大汪拿恶人
我宋下　饭必向明菴内路　饮茶已必出了门
手提鸣鞭不代受　霎时来至菴院内　但见他
庙门闭放兄曾闭　全主进内相回神　看那屋宇多齐正
里边供的观士音　皇下亚支往里走　只听见
一个尼僧把话云　此庙乃是右僧庙　男子未何不回神

状此出去是正礼　菴主闻知定动嗔
皇下不里往内走　若要是　菴主若知责甲人
一齐大嚷说往里走　迎面宋　那时将你拿来往
送官治罪到衙门　出来尼僧好此人
正德下闻听女僧之言，尤心不悦使满口乱道既是庙宇未
何不许人来烧香说的硬往后走恶尼僧善祥在禅堂正
南思摸商量两月姑成亲之事，或在庙内或是菴到宋
中去忽听外边乱嚷有人硬往里走拥挤不住尼僧

听他快送回家去　若不然　喝叫徒弟快上前
恶尼闻言心中恼　喝叫徒弟快上前　动了此人把地方叫
送官治罪莫放宽　申尼闻听齐动手　乱推乱搡喊声喧
正德下　见此光景也动手　只听见
吧七连声打五通　恶尼连忙把到来　只听见
今有恶人打主持　闪电神　快此来
连忙的　跑出房来招定皇下说我叫你的舍残

听见连忙出来一着见是一个军官不由的心中大怒说
你这人胡闹这是女僧庙快七出去别讨兄趣皇下闻
听此神观看这人有四旬以外怎见得僧尼的打扮
这尼僧　大恶额　虽出家　太无端　心最险
意更奸　眉宋皱　计方报　善杀人　只考顽
你若是　慈眉尼僧舍宋难全
皇下着罢闹言通　我却是　特寻月姑到此间

闪电神躲出房来召定皇下掄拳旧只嗖的一声他到哎牙
跌倒在地申公这是何故常言真天子百灵相救大将军
八面威风正德下若被恶人打为那法了得这是暗中神
灵显圣将恶人手脱打伤疼痛难当跌倒在地皇下看见
这人有三旬未往长的面恶心牙的到也华丽是他用拳动
未忽然哎哟姑哎跌倒在地

正德下　旁边看为咎了怔　又见恶尼喊连声
口中说　你这男子真无礼　撒也之徒了不成

硬闯庙宇脐人打　咱两个朝把帐清
说用他旧补上去　要打皇下主圣明　这恶尼
姑冬的　跌在尘埃心不明　只看一阵踪斧掌
恶提爬起补上去　按住恶尼用拳愣　恰与为
普程哎哟不绝声　申尼僧　连踢代打十分力
竟打观主为何情　闪电神　大叫刽子下的勤手
恶尼嘴脖脸也青　连忙的　听见拳手面神看
用手抓起说奇怪

這件事情了不成　惡人羞惱變成怒　連忙叫
拿条大棍牽在堂　召伯皇卩接頭打　只听得
口内哎哟响咕咚
惡人手牽大棍召伯皇卩未早有神圣用手一指惡人一軍
見形跌倒頭芦辦在地皆之上只辦的脑漿迸咧流鮮血
滿地登時氣絶身亡要樣明然酥醒才然爬起晴見刘刚
見死他連連喊叫
惡尼僧　口中大嚷說不好　当兵的

赤了人咧了不成　你是何人真胆大　竟敢伤人罪不輕
徒弟们　快此擎住將他綁　送往衙中治罪名
正德卩　听見僧言徵圣吠　休得猖狂你听明
慢說是　为梗是　为单赤了人一丁
皇也說都赤了也没要紧你把月姑交还万事皆休如若
不肯我叫你们一丁也不留全都赤死惡尼如何听的实
口中还是动言扎諕这一陣南月姑早旧听見暗說

這是何人前来要我且去看仁恐要离了净室来至禅堂
以外留神一看却不認得不由的心中疑
這佳人　暗仁說
着罢皇卩心疑惑
他要妆帘為何情　晴他不相猜架華一章仁要成好不明
佳人心中料不定　呆仁話立登呀怔　皇卩正与惡尼講
這佳人　屋内走出一花容　貌似仙姑乡量彩
惡尼僧　月庆嫦娥降九重　皇卩一看旧知道
模樣乐　却与僧尔一般差

所以皇卩心内咽　刚要用口将他问
惡尼喊叫了不成　大罵贱人好大胆
来曾呼唤将人見　了頭今日活不成
話为奉去誇動手　那先景
正德皇卩龙心恼　惡尼死礼火称能
贱人留神你是听　你与那
咱们全去到街中　說为仁咕咚响
惡尼說咱们打这场人命官司你与单的是通仝一氣正說
为咕咚跌倒口眼歪邪他只說不敢咧仁　是我的錯不該
謊哄人家的女尔給内壷神為妾化将素日作的过惡仗仁
說出来咧壷尼僧見刘明自死大家害怕忽見来了無数之人乘
跌倒通說已往之事人仁忽异忽見来了無数之人乘
尼認得是地方保甲前来大盖是為人命之事
壷尼僧　着見進来人不少
惡尼僧　地方们
卿約保甲都到临　来至庙中留神着

白皓下
作惡之事細仁去　倘为一人血淋仁　地方伯
卿約伯　有了軍官上前出
頭芦以敢自驅挺　一仝進前出神着
卿約說到事不小　耶人已死命归阴
眼横四海月无人　人命观天要出神　壷尼僧
不知何事信口云　你着那　老尼却在皓上倘
刘老卩　天然大過架子此　
　　着主又相壷邪業
　　大盖是他来打死

卷內並无别者人
諸他何話对响云
皇下跟前把話云
未什麽
你们若向这件事
不知你们何人等 前
地方保甲放了心
此地鄉約保甲们

地方說 你我且有向一向
申人向听說有礼 未至了
当軍的 你有何事未主此
死元死放打死人 皇下說
打死他 当軍禹能頼别人
前未向我未何音 申人向听皇下話
齐說通 若向那等告訴你
你知通 奈人僧命有国法

見那个紅臉軍合這位軍情ㄈ的不知說ㄦ什麽事公
交代皇下叫我同公我地方作叫他将宝王宗杉查明實
格夏仁龙将他任女愛ㄋ格夏仁龙施
告人左斬朕南一線之是交刑部発边
公下領旨朱ㄋ皇下望尼姑說話
正德下 龙面含春肥代恕
尼僧道神仔細听 快ㄈ的

不肯責你完事情 你若執意說不肯
悔若脇見悔不能 恶尼僧 方才醒醒心中趣
附肉為性怕又京 刚才我要将他打 一陣昏迷心不明
到相是 好个神鬼拷打我 所作之事叫招成
說我見犯弥天罪 皆因神撞紫微星 此事旧当時見喪
皆因阳寿尚未終 此時節 他又要将月姑着
火不得叫他着介明 拗我瞞 此人肥子真不小
人命之事竟着輕 並不害怕相元事 瞞着女子主何情

施軍的 少不得
方能非告到衙中 叫他出来着一着
恶尼主意安排下 将他拿主定尚斬
走王屋中間言通 連此粘起不消停
当軍之人未奄内 月姑面神你听明
这如今 打死了
老月此時元主意 叫你出去着一着 东人僧命陪雅容
若他見我有何事情 合你商量恶毒行 躲住他
内電到下端見形 達祖之時了不成 轉見形
月姑闪听闻言通 有一个

月姑闻听菩提之言心中暗想说我有从入南以来恶尼每ㄈ
劝我侍奉肉电神能享无穷的富贵明知自甲奸计将来
无非一死今日偏有寺里的尊长定要见我恶人已死大盖还
不知又有何等之事我且当寺见他看他有何言语想罢
向菩提说现主如家少不得今他一面看祥说猴好
月姑他 正德下
当房来主寺院内 见他如此心中悦
口中说 郁月姑
这里下 想为也旧南言通
观主跌倒胡言讲 为里着你無别故
作恶多端将人害 着你可是空门的备
今日回家里常的话 为里的
郁天定 你本是
要想你寺却不能 今日着你知前定
有然他必办里清 夫人之俞非小可
这里下 白ㄈ打死无事情 我方才
为父的 慢ㄈ向他有然明
父女二人回家去 且说皇下主圣明
想为菩提真可恨 恶尼必当这事行
正德下见郁天定父女去后眼役尸同公
知ㄈ这般告訴吓他连ㄈ的办理不得为
吉而去暗中交代皇下叫发同公傳有
祥本左甲ㄈ治罪朕念他年老为
还说大时到家下
为说这
在卷内
不許在入空门恶人刘用天报自己跌死为地将尸着掩
埋不准讹詐别人为中女僧还是烟旧焚修可不許
行乱作出告示告訴甲人知道是这件旨意张老
下卷左而去
正德下 傳必旨意将贞起
恶尼旁边听了悄 並不捕捉也不吟
旁边急的着观主 見他不言却不明
他将刘用左打死 全无惧怕也不京
他骂那 一往之事細言明
寺甲当五落吠声 对父女
过後观主不依從 出了卷
还怕是 里官来必旧撒手
口中卷左說不怕 难道他
大料为

游龍傳卅八

正德下出了太灵宫心想着見了云姑看他有何
走着只見路北有一人家门上貼定一付对联看
性左边是二三四五右边是六七八九恰皮是乘道讀書
又是地墙塌不整着外边日知是穷苦之人皇下說定是
一个高明的寒士正着为是过来一人口說皇下你看他
這付对聯你老必然知道他這是个什麽意思有從他
貼上我们合村中並無人知道你老何不講解七七我
们听七皇下說這有何难他家必是寒苦甲人說不
錯皇下說他這隐語暗七說他却也衣食甲人說何
以見得皇下說二三四五上頭短个一字六七八九下面
短个十这兩个字是音全字不全明七是缺衣少
食為何难懂甲人問听这明白对联之事

甲百姓
細想来

登時明白心欢喜　奇誇單下果然能
必然多讀之廣覓一見旧知内中情
皇帝又南言通　你等何知他的姓名

这家人

姓甚名誰何生理
齊單車太下称
告訴你老伯然明
一个十七一个十五
帷恐不能相帮助
今早晌
自雇不暇难淘卿兄
每日挨饑將書念
還是買賣還是务農
你老向他多索苦
他家姓趙弟兄及
父亲下世早喪生
弟兄寒苦了不成
若能吃飯晚晌只能
可惜年輕二書生
昼夜苦用功
百姓聞听里下向
听我們
却是秀才哥白丁
單官下
房樑地土全無有
我村中
难為他
真是卻

讀書之人知孝道
弟喚連科兄喚連登
正德皇下心内明
車人說單下不知他弟兄二急其孝母有猶食之物千的
是他母亲吃亡必弟兄將希的一喝虽劳的年連卿試
都不能去他可永不求人借代旧是苦亡的用工單下若
能帮助這才好呢又怕你老人家不能也無非空替念
寡母跟前皆順從
車百姓
單下若向他丹丁
孔亡卻亡齐言真

腸於我伯說到可不必
正德下
這弟兄
我何不
皇下他
可曾定下妻子月
這句話語是呀云
还能定下妻子員
听單車人前後話
似此讀書苦憤志
旧此將他見一見
想單之時商言道
單車人聞听叶呸呀
他們連飯却沒有
远近村庄誰無耳
尤肘暗亡有沉音
守貧寿母是妻人
試亡孝向真不真
他二人
單官下
却如何
誰皆罢

女尔許嫁於人
尤心不悦暗含嗔
世井之中一小人
齐說算你是大人
車人說你是大人可能调済亡吧他们不挨饑我们旧
信服你皇下不皆面百姓見过徹亡呀通我不但调済
还要叫他们立時富貴車人說我们到要瞎亡吧
只見傍边走过个人說列位御亲人不可執相求
正德下
說你等
单百姓
听見此言徹奈呀
全杰死知貪官單貴
闻听此話心中悦

不可斗量這位單既然能說此是一位丈夫君子果能如
此也是趙家兄弟之福皇下闻此人之言留神观着
正德下
生的面黄多几瘦
長的恶善是好人
作何生理官面民
小人姓刘名玉貴
南闵以内南粮店
面神观睛說話者 元来也是一平民
穿为破衣褊为穷 年紀无非三旬外
那人見问闻言道 皇下說
旧是本处一民人 单下在上請听真
命蓬不通旺人 生理折本不能作

家内闹有到如今
我与你
皇下闻听腮仗呀
搭个伙計都是真
心中愿意不愿意 好与不好只管云
听單皇下一个話 脚内展轉自沉音
刘玉貴听皇下之言心中暗想不知你过買貴无有
伙我问他一向趣單說單下合我搭伙計你老可合
你買貴店皇下說你合闹粮店呢玉貴說小人
買貴折本何方得
你只說
刘玉貴

先本不皇卜說本分容易你的旧甫子明王貴說
一言难尽

刘王貴　向听皇卜將他向　連七嘆氣罢話云
口中連把單卜叫　這件事　你老听之氣死人
小人向設雜粮店　買賣等才得了民　忽然向
来了一人对我講　說我是他家下人　明了他
家中財物作買賣　新近才知罢你尋　現如今
身契文都全都有　全我一定進衙门　小人是

素日軟弱无能奈　怕打官司却是真　又因為
小人寔在闹不起　真正不敢惹此人　也心好
愚氣吞声免灾祥　買賣奉告不敢云　今日早
小人元要尋有尽　又把角
事在两难恕无限　誰知道
我宗卜　闹听此言心好悩　家中妻子尽安们
金肥代怒面含嗔　口中說　迂見單卜这得亏
平空的　胆大欺心作恶人　竟有這等土豪棋　不田得

刘王貴

不必為急交南哉　為單的　給你要回去把氣伸

正德皇卜闹听刘遇貴說恶人硬奪去粮食店的買賣还有假
文約脖是家人拐騙了財物逃出在外吸吁逼死人命只氣的
皇卜龙面含嗔心中大怒說道刘遇貴你不必為急只管放心
為單的只有道理這如今為單的先要賠。這两个書生你快
上前去叫门單言刘遇貴闹听皇卜叫他前去叫门不田的答
应一声前去单公也是刘子貴時未運轉今日迂見紫微星
真命帝主他全不把皇卜当作單兵看伐也是鬼使神差他
是孔秘議荅的教重万岁所以皇卜龙心一喜后来闹他大报

宽貴他本不封他為御伙計天下揚名大举才源此是后話
不表且說刘迂貴上前叫门吧七七拍的連声所响大叫起相
公快闹门来七七七單言起連登起連科兄弟二人正在家
中嘆鬼命運不通

且說那　起姓兄弟哥兄五　他二人
嘆息命苗運不通　起連登　眼望同胞長嘆气
口尊去弟你是听　响的這　時乘運塞運不敗
愁只愁　几時方能大運享　可惜今科迂廊試

只因為　家貧无力却是真　不能上京去赴考
錯过机会无奈中　也又好　再登下科遇造化
恩兄超名无响分　料自功　杜讀些詩書在肚
兄長只管放寬心　不必把怨耳恶耐　落空坊
可知道廿罗十二為苦莉　梁願八十状元和
菊花九月名不闹　正是菴花三月发　能考不能定不成
堅志時刻休退悔　起連科　熟習程文須用工
豈不就孝向加　听單口單哥七叫　再请說
更太通　帝言由命不由人　又经多讀三年而五載
自然不能亏負人　但能句一字成　名显光容
倘若上天垂怜憫

也不負你我弟兄苦情志
阮陋巷凍餓而所生
兄弟

不枉讀書費辛勤　忽然是命下不該未舉貴
前因造定当恐受　不可抱怨得罪於
正在家中嘆息命　忽听得

外面吧卜手拍门
赵連科請令比古劝他的哥ㄈ不可抱怨上天赵連登說兄弟
說的虽然有理為兄的想就只一件人生在世光阴易过机会
难逢兄弟二人正然言論忽听外面敲门而了人心中犯想
說我弟兄二人苦守貧窮閉户讀書這此年未從先人上門

上戶並無人来今日元何有人敲门打戶赵連登說且不必是他
想来无有什麽人到我的门前正是闲门推出窓前月以住梅花
自主張但听赵科敲的击了赵連科說呵這是什麽人前来吼
故的叩门赵連登說你我出去看来言罢一齐出房将街门开
放只見外面站為許多老少人民心中不解其意但見刘遇

貴上前說話
刘遇貴　滿面含春腮似吠　說道是
二位相公在上听非是小人敢斗胆　拉有京動貴弟兄

只因為　今有一位長官駕　他本是
京中来到此处存　暑見相公门戶上　貼的对联语
畢官下　奈透里面其中意　特為我
小下上前叫叩门　請見二位貴昆仲　面見商议大事情
望求二位休嗔怪　忽听人　月犯前来叩戶门
且說那　赵姓弟兄闻此話　了ㄈ納闷在心中
相想我的哥乐而　真正是　貧居闹世少人钦
有從貼上这个对　從来无人尚分明　今日了

这位雪兵的竟条破　解透阮謎里面情　又要見我弟兄面
不晓其中有何因　有古帝言說的好　果然不錯真又真
人特孔梁為先者　树将花果元是真　既来要見何妨碍
来而不往礼不通　赵連登　忽想里滿腹腮化吠
說通是　卿親在上請听闻　这位軍官才不識
但不知　有何言詞分付明
赵連登說卿亲這一位軍官本不識認既然要見我们有何話
說只管請来相見何妨刘旺貴闻听連忙回頭向有皇下說軍
官太了二位相公有請皇下闻听龙目早已看見二人虽然生的相
貌端莊但叫的破烟二人都是頭戴儒巾身叫政衣甚是貧寒
連忙迎龙步上前赵連登赵連科只見考兵上前但見他頭戴
搭沿帽身叫青夹袖胚計玉線似脚登烏靴面如滿月三绺長
髯生的相貌貴重京人一見不由的令人心中钦敬不敢轻慢連忙
唉腔相迎口称長官太下生員们来不相識今日駕臨寒舍不知
有何見教

正德下　听罢赵姓一夕話　龙面含春伐唉云

為單的　无事不肯来到此　有了无故在其中
只因為　你们门上对联語　寫的异性阮机諷
我料着　大概此方无人懂　所以特来叩门叩
奈解其意心内明　赵連登　实為見ㄈ你二人
只得說　弟兄二人闻此話　就知並非是俗人
三生有幸大降临　如不棄嫌草舍处　也是我
献盏清泉表寸意　望求長官指教明　有污貴体進寒门
皇下曰言說很好

正要一叙到你们帝中说为万步数龙步 贵体当先往里行
门外的 拾何
七言八语乱朝云
相公请进那当军 列位卿亲戚请
重多百姓无知者 这一未
这个说 只怕他两有造化 这一来
还要提拔把官叫 卿亲押言我劝你
罢的何必贻苦金 那个说 兵头又有甚权衡
不着吃的晌川的 自己难为硕人
老哥说的话有礼 那个说
何玉落得受负穷

二人口称是生员自然是两个秀才了
奏闻皇上说你二人既是秀才今年大比之年何不去卿试呢
中得两个举人再选寿图果然文才出众申何愁进士中了进
士何愁出仕为官而同家出力何怕功名不立胜横金玉元
何苦守家中暗伙怨望之心起登科兄弟二人闻皇上之言
一齐眼中落泪
他二人 听罢皇上一夕话
一齐存心闲直硕 赵连登 口中只把军官叫

太上在上请听闻 我生员 那位替他把话云
兄弟两 但是志清苦用工 有什么道礼定成
实因为 家内贫寒力不能 为军的
你二人果有实文章 为军的
二人闻听心思想 附内奉乎有此音 一个奉人
这位军官好大话 必须得
口气未的却不小 军官下
想罢二人齐言请

怕恭敬侍立皇上说你二人口称是生员自然是丑个秀才了
但不知 如何使我二人中
军官太上指教恩带我们好明
望求乞

赵连登赵连科弟兄二人口尊军省太卩若果能使我二人真得了
本人感德不浅但不知长官卩如何旧能叫我二人得中奉人空
气指教明白皇卩说你二人要中本不难只要文章好时我为单
的为师我回使你二人中奉我想太公个遇文王你二人年纪
上轻何须着急赵连登说虽然如此我兄弟二人只愿甘罗
十二为宰相正德皇卩既然你等心高志大也罢代为单
的出几道题目你二人做几篇文章与我看ㄈ二人闻听满心
欢喜说罢官太卩若肯提拔我二人情愿当面现丑书要勇

断皇卩就出题目一道是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一道是君子用
穷但见二人接书笔未停宗登时编完送到皇卩观看龙
目观睛真是字ㄈ珠几篇ㄈ锦秀只喜的皇卩着丁又着说道
你二人果然才高八斗可惜屈于此地待为单收你二人作为
门生保你二人是今科的本人便了兄弟二人下拜谢为老师
也是二人命大福洪时来运转便说请教夫师日今京中
业已考完代好放榜老师如何使我们生得中今科本人皇
卩说你二人别着只用将卿贵年貌说与我知道你二人只管

在家净候报喜的便了二人依言隔了卿贵年貌皇卩连二人
做的文章俱各收起向二人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去料理赵连
登赵连科齐向说夫师贵姓芳名皇卩说为单的姓朱字
表常明你们过后自然明白说罢往外卩是二人送皇卩出门
而去回到房中思想

赵连登　回到房中心疑惑　眼望着
兄弟闻言把话云　说道是　细想方才这件事
真如作梦一般全　夫兵的　如何能句保中奉

靠他为有大权衡　况且考试今已过
这是谎言信不真　赵连科　大哥他
不用思想但放心　想天下　口叫哥ㄈ休疑虑
难免那　料猜不到奔罕间　奇ㄈ怪ㄈ事常有
与响不过与说话　至无要付后分共　况且他
一时拜他为师付　旧便是　不过是
看他的　生成品貌非凡相　说话高教重又说
想他不是俗人等　定有来历人不明　赵连登

说道兄弟言实有丸　怎奈我　雅兒不由動疑心
卿贵文章他拿去　猜不着　他可是个什么人
也只好　听天由命听造化　史不得
耐等归期方晓尚　且不言　弟兄二人闲议论
单把那　正德皇卩明一切

且说正德万岁收了两个御门生卩的心中欢喜终久记念着
郁天定二女见云姑不知是怎么某个女子就如此介倒我朕
一定要见一见方能放心正往前走但见保驾大臣护国公张

勇都指挥胡杰二太府苏进陈敬各府江彬前来迎接圣驾
皇卩晴降旨意赵连登赵连科的文章一併封发交廷礼卩
今科多添二名奉人是朕的御门生列在头等护国公张老
卩领旨发往北京这话不表且说皇卩又说有个刘卫贵被
人抗害伤等代他前去将他贾卖要回大臣若领旨而去
不表单言皇卩降旨已必往郁天定家中而来

正德卩　晴降圣旨诸事毕　款龙步
竟奔郁天定家内行　走不多会刚至门首　看见年幼小姓童

言講郁天定說單官了在上小人的二女兒云姑小人也曾叫他出
来哪見他說与單官了非親非故男女有別受授不亲不
使相見不肯出来
正德下
郁天定你去对他云 听罢民人一夕話 為單的 叫一声
男女授受不相亲 虽然与他非親故
不过偶尔戏語云 但他有言在先講 強見他的花容貌
叫為單 把他姐亡相一相 元出自已親口中
談当在家或入宮內

如若果然和的準 他便出来見為單今日了相他
在当亭 妻贵与荣 姐亡不是出家人 已竟在許見我面 却元何
人向夫 他只得
又不出来言无信行 郁天定 听罢皇下一夕話 姐屋中
站起 那男来往内行 向角女兒云姑講
叫声 他如今是听 為何這樣太牛心
我的兒 快亡出去見一見 乃是哨家大是人
為父的心中不安寧 免叫你

云姑說爹亡千万别听他的話他若亡的要見我一見一定安心
不端其中定有元故豈有正人君子只管要瞄人家的女子
是何道礼爹亡你去向他說如是女孩人家不見使人郁天定
說我的兒听為父的說拠我看那位單官魚是当兵的有些古怪如
今時你姐亡救出庙来也等是咱们的是人我兒便出去見一見
又有何妨云姑見父親說的話有礼必得出去相見佳人眉頭
皱計上心怀說爹亡既然如此奴家不便明見郁天定說我
的吧您去是不便明見云姑說孩兒如今女扮男左出去見

他看他見奴是什么元故有何話說爹亡只管出去向他說只
說父亲有了外生要合單官了一合还有話說那時你奴在
扮了見他有有話講郁天定向听女兒之言連忙出外見了皇
了就將云姑之言說了一遍正德万岁向听說通你还有一了
外生只管叫他出来合我一合郁天定答应一声伏退進内只見
女兒云姑洗去臉上脂粉打扮作儒流秀士一般列公云姑穿的是
那里来的男衣听罢下面禀云姑元有一了哥亡見入贅门中了
秀士旧見得劳病而亡所以有這衣服就帽現成尚言史敘

旦說那 云姑打扮男子相 出屋内
大摆大摆假斯文 這佳人 看見万岁了圣駕
元来却是一官軍 頭伐一頂搽沿帽 青服头袖穿在身
胜中計策来權代 皂靴一双足下登 但見他
面如滿月生光彩 三督長舞墨樂成 龙眉凤目君王相
禹背湯肩帝主容 一表人物非凡品 却与那
平常之人大不同 魚是單兵穿皂 石由的
合人咨嗟心内京 云姑看罢正底主 眼望他

父亲向言把話云 這位單官従何至 可与哨家何奉亲
郁天定 只得荅言来說話 假意的
口把外甥叫安心要瞄哄万岁主真龙

云姑女子女扮男在安心要瞒哄正德万岁但见他向他
說旧日这位畢侍郎是何亲眷
得苔言說通不瞒外生說你表妹月姑被人設計誆去到太監庵
中又吁落在奸人之手幸亏迳见这位畢侍郎太义氣豪杰不惧豺
害才把你姐亡救出了火坑云姑說无耒就是这位畢官郎救出我
姐亡仗义有仁如今还是此要宁謝礼还是要怎麽样的古言
說的好君子施是不望报郁天定接言說这位畢官郎並不
要謝礼只要见了你表妹云姑一面說还有宁大亡喜事咒

云姑向罢住人这才上前向皇郎见礼便說我家表姐既承
畢官郎救出庵来今又要见我的表妹云姑不知是什麽元
故正德皇郎向听把云姑一看但见鱼是一个儒流秀士但生的
面如擘甫粉唇杠齿白眉清目秀左耳上带有一个金钳子右耳垂
上贴有一块小膏药畢公这是云姑的志界两个耳朵眼难以
人故此右耳上贴上一張膏药盖住隆眼周言此叙畢表正德
皇郎听那秀士說話的声音娇嫩甚是爱人秀似美貌女子皇
郎甚疑說世间竟有如此美男子不亚如書上所言宋玉

清安未知他才孝如何仗我胰见了云姑之面再試他才孝不遲
恕罢說你们大家坐下了好講云姑向父親郁天定也不告坐方
要坐下只见一陣頭暈眼前发黑

郁天定　父女二人才要坐下　只竟的
一陣发昏两眼花　方才平安无事情
坐不安稳忙站起　父女两个一般用　一連数次皆如此
父女二人心害怕　两个人　郁天定
先奈待五一傍荐
暗亡說　真正奇怪甚罕闻

今日个　不知这是何元故　为何坐下不安寧
且說那　正德皇郎见着　暗见他
二人先景付内明　满面含春腮代咲　說通是
为何不坐主甚因　云姑承及苔言誄
刀是老实一良民　連忙的　郁天定
不知是　什麽元故向死人　口把畢官太郎吓
要坐下　眼黑颜量暗不真　我们話有才才好
既如此　吓出毛云姑我着明　皇郎闻听徹下咲

皇郎說你的把云姑吓出来为畢的必要着他一着云姑說畢官郎
在上自古說的好男女受授不親我家表妹乃是闺内切女畢
官郎是必要见他似乎有些不尽通元乞畢官郎上我皇郎說
月姑呢是我见过未知云姑是何等人物又闻听他善会灶厨
事亡甚宗所以要见他一见有一门好亲事与他姐妹二人提
一提成就百年好事畢公云姑虽然扮作男子模样听见說
亲之事終久是女孩人家不免含羞难以苔言佳人天生的伶
俐連忙逃眼色与父亲好吓他父親与畢官苔話向是什麽

人家郁天定是了实实人见女兒逃眼色与他不知是什麽元
故他反到望着女兒說外生我是何元故

郁天定　皆因老实人忠厚
女兒云姑肺腑情　這佳人　不晓他
听見皇郎誇好姻　女孩人家羞又臊　如何苔言把話云
羞口难开急采向　女婿是　什麽人家是何人
故此才生一巧志　偷逃眼色与父亲　為的是

叫他父亲好答話
偏ㄈ的　向一向　可是軍未还是民
挤眉弄眼為何因　天定老实不懂眼　反怪他
一陣粉面赤通和　只急的　云姑芳心无ㄈ驰
這佳人　把怨天倫全不懂　叫人為难在心中
含羞忍耻把話云　自己既吟時多会　无奈何
云姑為难半晌暗想通為自己終身大事无及奈何只得含羞
忍耻向言向為皇卩請話說軍官卩若向家表姐表妹說亲
不知是什麽人家請軍官卩說明大家也好商量ㄈ皇卩說人家
是无比的好人家旧是我為軍的新収的兩丫鬟眼前就指昌高
叫但不知云姑生的人物如何配的上我的门生配不上ㄈ姑向听
含羞代愧粉面微紅說通若論含表妹的人物不敢称天下无
双也等生的一表人才十分的相貌但不知軍官卩要ㄗ什麽樣
呆的人才方能配的上乞軍官卩也把尊駕的门生也說向
我们知道ㄈ
這佳人　未從向言紅粉面　含羞羞

口把軍官尊又称　擇配要看人家女　但不知
男家是ㄗ甚麽人　堂乞軍官卩尊駕　請把那
貴门生对我们明一明　大家听ㄈ好商议　婚姻事
非同兒戏莫当輕　正德卩　若向我
口叫書生你是听　這ㄗ模樣好门配婚　向听尤面腮似咲
就像你　云姑听見皇卩話　女子要何人相貌
石由的　伏又一陣臊的臉紅　云姑听見皇卩話
你去向你表妹請　為軍的　向他匹配我门生

提起来　就是此处兄合弟　一妊同肥兩丫人
大概你们也知晓　赵連科向赵連登　云姑听罢皇卩話
附内暗ㄈ白叹音　素日听見父言請　說他们
第兄二人家内貧　苦志讀書到罢了　就只是
要前止進力不能　今逢那　大比之年不能考
缺少盘费赴京城　拠奴若看這光景　料有难以取功名
若要在外這親事　到只怕　恨我恣男姐妹二人
這佳人　想罢多時說有了　這件事

必須如此這樣云　云姑想罢多時說有了伐奴家也难他一难随向說這軍官卩
云姑想罢多時說有了伐奴家也难他一难随向說這軍官卩
要見舍表妹云姑到迅不难但是方才軍官卩說赵家兄弟
二人家下貧寒我向听他二人今年不能上京赵考只怕将来功
名无分軍官卩何曾是成全人向的好事豈不姐恨我表姐表
妹的恣男恣正德皇卩向听向舍ㄗ說你去叫云姑出来見我
為軍的一見為軍的眼前就叫赵家兄弟二人旧是兩丫新
科的举人已管云得路舟赴高攀云姑說既然軍官卩說

的这等如此容易也罢赵家兄弟果然中了举人不但云姑喜
向軍官卩見面連婚姻都肯依允皇卩向听心内暗喜說這丽
不起这孩童有此伶俐生的模樣後美朕想云姑必肯見面
正德卩　想罢多面腮似咲　你兩丫
都天定向言把話云　女兒為軍都了主　你兩丫
親許向　就是那　女子要何人相貌
赵姓他们弟兄兩　匹配兩丫新举人　云姑听見皇卩話
你在家中庆喜音　同肥連科向連登　為軍暫且要别过
這皇卩　說有处起身一轉

是教尼姑往外行
送至门外入家中
出了郁家大门外
为罕的
刘迁贵
答应多谢大贵人
亲却礼下大街门
一同大主考那消停

郁天定　跟随万岁爷后面
不言良氏回房内　再表正德主考今
望为那　刘迁贵南言胞话言
叫人夺回假贾贵　拎拳恶棍不法人
南听半疑而不信　他只得
不言皇下刘迁贵　且说那
接了正德皇下书　连化的
商量主意这件事　万岁下

赵连登
也不用
我已说成这件事
回是本处良百姓
把我看来甚合式
色管他
附内侍转有沉音
到是老实良善人

赵连科乃是弟兄俩
此係奉旨点取更　连化将
上卷呈进主考看　标批考中二本人
二人文章膽寫清　十年受尽寒窗苦
这正是　迁角了
大明天子眼下春雷起卧龙

说道是
定親礼物而花红
他那里
郁天定
堪可匹配你弟兄
不嫌你们二人穷
暗亡说
未知他

赵家弟兄把話云
你们二人休憂慮
为罕的
十分意你言明
親至女叙裙
不管尚怀将心放
弟兄两丁尚此話
尚听郁家那老者
两丁女兒恋亲事

奉旨之事焉敢代
上卷大主考标批考中本人二名係河州松林店的人氏有报
喜的人得了這个底細兒行前来报喜這話不表且說正德
皇下御公館回站在松林店内住宿次日早膳用毕一心成全
人间的好事未到起身赵连登赵连科连忙迎接進書房
中坐下見礼已毕皇下尚言說你二人听為罕的告訴你二人
知道与你弟兄說了一门親事你二人說好也不好弟兄二人
商听皇下說与他二人提了一门親事尚他好也不好不知这位

军官是个什麽人收我兄弟二人作了徒弟与我们提親不知
是什麽人家女兒這位軍兵是京里下来回行事有些古怪二
人只是思想不言且說皇下見他弟兄丰晌不言又向說你二
人到底愿意不愿依你们你们可言未起連登兄弟二人見
軍官又尚只得尚言說老师在上休提親事我弟兄苦到十
分連吃穿俱无那里又去得起陌人進门别講别的就是說成
了親事連一毛主礼也是无有如何是好皇下尚听代呎講話
正德下　龙而含春腮似桃呎　眼望角

可有品貌与姿容　但我们
如何还敢取妻身　正有思想四不定
正德皇下代呎云　你二人
為罕的　管你们眼下敢功名
还要去往上叶　自古說
豈可人无得運辰　赵連登
他们的　心中到底信不真
這位老師多异性　乃是那

家通貧劳雅度日
又听見
不必為雅訊音想
富貴既然指日到
黄河尚有澄清日
弟兄二人尚此話
暗想通
都督府内一軍兵

相親京人貴又重　打事古性測不清　話語說的狠大通
不似尋常平等人　口上声上說我兩　眼前功名富貴臨
赵家弟兄二人見皇下說的令人難懂想来是戏要之言不可
當信想到此处不由的嗟声嘆氣正然愁思忽听外面人声吵鬧喊
破而代憂容不由的千愁万感起想起愁一時之间双眉紧
鎖連天赵家兄弟二人闻听京报不止不晓得是什麽人吵鬧
只得出外观瞧门前放元未是一群报录的人只听扎嚷赵
大老下高升了阵中奉人我们特来討賞快拿出銀子来好贴

报喜的听見赵連登闻听滿心欢喜伏又心中一想說且住那有此事想罢
說你们錯报了不是我家我们家並无人上京赵試赶考
赵連登　我家无人去赵考　你重位
想必我錯不是此门　报喜之人闻此信　快往别处另找此
重多的　我们在　一齐大嚷不絕声
不錯ㄷㄜ真不錯　却元何　北京城中才听明
跑到此处非容易　反說我们錯上门
怕給喜不想不認　豈有此礼万不能　告訴你

一百五六十里地　吸呼无有此奉心　也認的
賭賴公然說不是　大器我们誰肯從　快進去
回稟二位老下去　先賞飯吃又領賞艮　赵連登
周听重人這步話　不覓時间帶恨怔　讀書之人多扭性
重报喜的听見赵連登　要扎空於另我别人　那里有飯給你们吞
我家还无下鍋米　我们家　无人上京取功名
这事胡賴到說我们匡騙是何通礼若說我们是假报現有
京里报在此這也是假的不成說要從背后取下黄布包伏
打向取出报报一本連与赵連登現看只見上寫为
順天府御試提督李院大主考焦　為這
旨考試事今礼下又闻奉
旨令岁朕添中奉人二名特等赵連登赵連科該礼下知之轉行
大主考知悉将赵連登赵連科二人列于頭名榜示天下知悉
钦哉特諭

赵連登　看罢报录登了怔　心中想
這件事情向无人　我弟兄　元何又說是御考
並未進场赵京中　令人胡望好不明　昼夜讀書却是真
我二人　苦守寒居惟愦志　就便是
如何得見当今主　怎能万岁親考文
作梦也没這篇巧　迂見万岁主真尤
新元不去進科场　平生的　为得李人
还是他们錯上门　家中生　細想那天下之
为报廣　多报喜的　人看見這光景

一定地方是忘記　不在松林鎮店中　這書生正直心中胡思想
混猜胡疑出了神　报喜的　主人看見這光景
低頭不語為何因　一齐闻言来講話　看真了不是假报哄扁
重报喜的人說你可看真了不是假报哄扁　不知他
老下出去早已尔打发我们走路赵連登說我是赵連登兄弟
赵連科但我实告訴你们知道我弟兄二人並說是兩个秀才
实用家下貧无力赵考並未上京赵試這个中奉的並不是
我家你们赶早尔往别处打听去罢别喉了你们的正事說罢

才往里走只見又來了一起到了門前大嚷我們二叔討喜爺來了求
趙大老爺快打發我們走路纍墨貼上了報答向頭報說你們
老弟兄們還沒走哈頭報人說走往那來走這里不認賬說不
是他家中奉二報人說什麽不是他家中奉這個私林店有第
二家子嗎趙老爺不成快請出趙老爺來我們說正經的罢我們
不是容易來的趙連登又見二報到來說的話硬只得回身進
內說與兄弟知道書中先說的是頭報向為二報說伙計們听
為這一連報喜有些不妥當 你們看方才出來的那個是趙老

爺的舅呂崇正還苦呢忽然是他申了奉料想也沒什麽大事
息正是不看吃的看戲他穿的与我們窮的也不差什麽单報
喜的人向听好似涼水澆頭不言報喜的沒有什麽指望且
說趙連登回到房中向為兄弟講話

趙連登

今逢希奇怪事情
辜為他們不肯走

說通是

眼望兄弟長嘆氣 說是咱家中奉人
门外来了一群人報喜 說是咱家中奉人
說此硬話就賴同 想你我
得中二字雖信真 豈不是

瞪着眼睛未撒謊
趙連科

告訴實話不肯走
同名同姓人元有
為兄的也是這個想

却与咱
万岁圣旨御考成
連科說

誰咱們 豈是眼瞎耳实聲
口中叫把哥叫 莫要里他這些人
何必与他枉劳神 小弟想
一定报錯是真情 赵連登說
但只見 底报上面寫的明
弟兄名姓很相对 又是奉
新中奉人谢礼部 年甲鄉貫尽皆合
哥仁你我弟兄兩 那里有

這系造化心見与今 爲雅宗坐就中奉 那是說言休信真
二人尤疑心不定 旁边里咳切了正德天子假扮私巡暗訪的尤

正德皇帝看見趙連登趙連科兄弟二人言講犹疑不定甚是為
难光景不由的尤心暗咲皇帝舍春向金口說道你二人不必犯疑
為單早已許下你們是今科的奉人今已得中何必疑心想来
連喜亦也是無有待為單叫你支人都天定宗中出这宗喜本
如何赵家弟兄二人聞听只是厅聲嘅单公 他們极还不曉得舅
已進貴大堤享通与兵的就是当今万岁所以不信自己中
了奉人聞言央叙单表赵家弟兄二人只見当單的長官下
手提馬鞭出门向报喜的人說你們前来报喜奉人是赵

家弟兄二人中了但他家甚是穷若那有喜尔打发你們為單
的說与你們一下去处管叫你們大仁的得此賞尔也好回京单
报喜的人聞听心中暗喜若得如此可是天大造化看起来这
位赵老爺比我們还穷莫說給賞尔就是吃頓飯也是不能今
听皇帝之言有个地方去要喜尔单人欢喜連忙就向說單官大爺
不知指与小人們何处討喜尔討实望求說明我們也好前去皇帝
說你們不用速去就是此处都天定宗中你們去到他家报喜
赵家弟兄是都天定的女婿你們去报喜待為單的叫他

多給你們些賞錢不枉喜的人商听工齐若庄說多謝單官太下
指教之恩言罢王刻又寫报条我到郁家报喜不提也不
言皇卩教旭芙竟奉郁宁而来且說郁天定他听寺兵的好
他兩个女兒說与赵家兄弟二人若許妻子李氏知道只趣
女兒不願意叫妻子試探女兒的心事李氏知道赵家穷
苦的不堪心中甚不愿意

这李氏　知頂赵家多穷苦　他心中
先不愿意有十分　世向上　嫌貧之人多栝廣

只以富足便為荣　不論人品面丑俊　那管貶候女終身
周言少门歧　归正傳　且說李氏那消停　丈夫听他試二女
探口氣肺腑中　忙口的　来到女兒房中内
向為他　丑个女兒听亲生　不知是
那里来的个当妄者　教了月姑轉家门　心想着
一层好意庄感仰　大家淮謝教命是　誰知他
硬作主意把你份　說給了　兩个穷鬼配婚姻
你老子　没有主又不言語　為娘的

不愿嫌他家内穷　故身大事非兒戏　叫我来
向你姐妹兩个人　如不愿意对娘講
並未接他聘定礼
不知我兒你份
李氏說罢一夕言詞但見那月姑低頭不語惟有与姑祝通母
親這件事虽然赵家穷苦乃是他志讀書之人有志上進所以
狭鬼向那当妄的說赵家弟兄二人若果能中奉不但婚姻有
成單官要看与姑也甚是容易母亲何用心中不安母女正然言

誨只見郁天定慌忙張忙跑將進来說适真奇怪赵家弟兄二
人今日果然中了奉人現有报喜的人將报条貼上了如今吹嘆
要喜不呢这如何是好
郁天定　說罢报喜一夕話　赵家弟兄哥兒俩
云姑闻听有沈音　暗忙說　虽然他志讀書史
听見說　昼夜勤劳苦用工　大比之年缺盤费
家内貧寒甚是穷　今乃是　從何而来真奇怪
他心中　这奉人　美佳人

合人納向在心中　若說是假無此礼　此乃天化日中
那有报敢假报喜　豈不怕　官府闻知有罪名
这女子　正然沈音心犯想　只見那
家童進来兒跑進门　口中大嚷把当家叫　那位單官到来臨
他叫当家的去說話　只要見　云姑娘的親自容
郁天定　闻听随向女兒講　口叫我兒你是听
單官来了要着你　見面不見快忙云　云姑說
孩兒无本先言过　已对單官俱誨明　若要見我如当面

必須得　赵家弟兄中奉人　云姑說赵家弟兄二人果然真中了奉人我就見他一見郁天
定向听云姑之言忙出外把皇卩迎請進房中坐下献茶已畢
正德卩說你兩个女婿今已中了奉人叫云姑出来見我為單的
一見好成全你们的姻春郁天定闻听皇卩之言說我女兒云
姑說了赵家弟兄二人若果中了奉人情愿出来兩單官卩
相見皇卩闻听尤心暗想說氏向女兒郁
弟既到如此地位他还是不信須得如此方好見這女子

見一見想罢随向郁天定說你女兒既然不信你可到赵家村
听ㄷ便知分晓郁天定向听皇卩之言心中也是疑惑暗想通
必得到外面打听ㄷ方知是真是假
郁天定 想罢告辞往外走 只見那
报喜之人闹烘ㄷ 一齐大嚷恭卩叫 今婿二位中奉人
討賞喜尔打发我等 我们早ㄷ好回京 已经表过好几次
郁天定 本是老实良善民 有却從未今番撒謊
說道是 你们别闹且停停 赵家中奉不中奉

与我们無干何必云 婚姻尚且要没有定 向我家
想要喜不怠得脉 申多的 报喜人听罢奉大嚷
並非我们我卩门 方才是 那位畢官他言論
告訴我们方晓闹 郁太卩 却是赵老卩的亲亥
故此小人们特来 臨
申报喜人說起夫卩是府上贵婿是府上姑老卩所以我们到
此又叫我们到誰家去报呢郁天定說你们别嚷别闹等我
去打听ㄷ回来再講說罢到起家而未来到门前只見挑事

是实秀才富孝人赵家二人穷儒登時富贵陡然而来郁天
定心中甚是欢喜暗想赵家弟兄三人如今是新親孝人怕没有
豪门贵族的小姐為妻他未必肯要我這小民百姓家的女兒
我不免急ㄷ回家說与兩个女兒知通早拿主意才好
郁天定 想罢多時不代曼 急忙ㄷ
迈步番身回里行 本来相离不甚远 雲時到了有已门
进房見了正德主 滿腹喜春代吠云 他口中
連把畢官太卩叫 小人前去打听明 特来回稟太卩駕

果不然 赵家弟兄中了孝人
可知為畢的話不假 打發却
收什碗飯休代慢 並未哄你却是真 却
吃完時 大ㄷ多把喜不格
回轉京中替你揚名 快進去
早ㄷ当来見為畢 好把他们婚姻定
為畢还有别的懇 郁天定
轉身迈步進屋中 不言良民郁天定

皇卩說
急ㄷ的
报喜他们申人吞
叫他们
說与你女兒云姑晓
成全了
闻听連忙答应是
且說却

心灵性巧的小佳人 云姑回房正思想
猛見他 父亲走進大声嚷
弟兄果然中奉人 我的兒
他說道見ㄷ你完全婚姻迈去料理别的了惜

游龍傳卅九

這佳人　云姑听罢父亲話
粉面一陣赤通紅　看腮代愧芳心跳
那一位　軍官行事真古怪
如家不免見一見　看他却有何話云
說通是　我免先书去見
見女左先书去見　满心欢喜乐无穷
礼該如此却方通　說罢书先出屋内
後面跟随往外行　未到前边見万岁
娇音嫩語甫言通　民女前来見貴人
軍官要見如一見　但不知
且說那　正得皇下龙目着
面似桃花白透紅　解启点就英机口
路出玉牙却似良丁　含春二双杏子眼
鼻如玄胆一般黑　耳上代
又見他　巧挽乌云黑又亮
雅淡机妆簪环少　当顶一支一丈晴

云姑伯從女扮男妆見過正德万岁之後回到房中暗想這位
軍官下生的相貌端秀品格出申令人观睛脊湊不相丁当兵
之人平空說親要特如家姐妹配与赵宅二人又听赵家弟兄
二人是新科举人恕想他弟兄二人若果然中举便嫁他也到
於自有靠但他並無上京赴考这丁举人是從而何得想這
位軍官之言令以难以遇信佳人正然思想忽听父亲大喊說
赵家弟兄二人果然中举我的兒你们快上书言見一見那位
軍官他說还有别事而言云姑周听說父亲此話是何說起

郁天定說我的兒听我告訴你你今有那喜人在咱的门前报
喜是為父的不信前去打听誰知趙家弟兄二人果然中了
本人今日本咱太卩亲有来榊匾旨意竪立桁杆為父的和亡打听明白
特来告訴你知道我兒快拿主意那位当兵的軍官是必
要見你一見好定你们的終身大事我想你姐妹二人生的這等美貌听為父的說
丑了本人也不枉你姐妹二人生的這等美貌听為父的說
何况有言在先須得出去見他一見才好云姑闻听父亲之言
不由的粉面通紅香腮低愧

毛盖細布大袄衣　下計一条素布裙　裙長盖住全蓮小
微亡显露三寸赤　却有一宗菊不見　不知他
中衣頭色录与赤
付又端祥魏与容　不由的龙附疑心動
郁天定外甥一般全　正德卩　若要住人家与代
正德万岁听見那云姑說話的声音又端詳他的模樣兒話說
扣郁天定的外甥分毫不差龙附内甚是疑心暗想道莫上
同魏的却有不似這丁女子与那丁孩童莫非一点也不錯真

正奇怪有了必須如此便知真假虛实想罢叫声郁天定把你
外甥叫来那孩童生的伶利為軍的还要提挨于他昨日元是他
与為軍說来起来兄弟二人果然若能中举便将表妹云姑許
婚此乃是終身大事必須把他叫来大家商议报明父女听見皇
卩的言詞一个亡心内吃一大京概不由已父女一齐跪倒磕頭郁天
定軍官貴人原係小女假扮男粧瞒哄貴人求貴人饒恕小
民父女欺哄之罪皇卩闻听哈亡大笑說道為軍的到被丫
小亡的女子哄過去了好难為他竟有這樣灵机你父女起来

為軍不計較你等父女闻听一齐站起皇卩說云姑听為軍
的对你言講　正德卩　尤而合春腮我哭　叫声云姑你是听
只因為　為軍的有事此路過　迂見你
兄弟保兒讓进家中　他与為軍的有緣分　已許他
作一个天官貴显荣　又用你　姐亡有难要人騙
心怀不平闷奄中　我把恶根活打死　救出了
月姑女子轉家门　見父你　為人老实多良善

為軍的　改此方才作主行　赴家的
兄弟讀書苦惯志　無力上京考功名　附说珠机孝文廣
所以我　為軍收你二门生　果然地
二人很名有造化　情愿意　归我為軍作師尊
我今已　提挨他们中了举　新科乃是奉明文
為軍的　見你不為别的事　就為你
姐妹二人大事情
皇卩說為軍的為媒将你姐妹二人已許与赴連登赴連科為

妻拌吉日完要你的伶利生的美貌為軍今日見了堪可与赴
家匹配為軍到也十分愿意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只管当面言明佳人云姑闻听皇卩之言而赶过耳闭
口無言轉身進内而去这正是要知窈窕心附事尽在低頭
不語中

正德卩　着見云姑無言退　尤附内
便曉佳人肺附情　大易心中是愿意　就只是
女孩人家难以云　未免害羞說不出　不言語

回身進內合人明
郁天定南言把話云
郁天定
小人情愿先亲事
過全好事实感恩
慌忙走進一長工
赵老丁
朱大令內外笑音
皇卩不由尤心喜
這件事情单向你
叶他二人快進门
皇卩听見長工話新科孝人未晓老師就知是赵連登赵連
科兄弟二人坐上分付叶他二人進来申公作活的長工姓宋名
叫宋四青他乃卿下的人见向听皇卩說叫他二人進来他連荅
在也兄荅在暗ㄈ的荅咲附内說這位軍官好大口氣也不怕
用吊丁下巴一丁孝人老卩也是你叫的連丁請字史也是兄
有一張口都是你叫他進来吹管他我就照来史說着二老
卩那位軍官卩說丁叫你们兩丁進去呢軍言赵連登赵連科
向旬那
意下如何這黑行
听見皇卩特他向
口把軍官太卩尊
多承貴人相成就
從外而
正然言詩話未了
東报說
今有新科孝人到
弟兄二位特来陌
說是特望老師尊
皇卩向听長工話
忙分付
二人先前見报喜的不信今見本州太卩文书官亲身到来
门前掛匾竪立旂杆又赐送良二百四十兩又有上司牌文与他
二人着方信是真果然中了孝人心中暗想老師說話行事
古怪其中定有元故所以前来特望今听見傳話的叫他二人
進去心中越發疑惑暗想這位老師大有元故莫不是当今万
岁不成申公他二人却到猜旬了有営不是当今的圣駕
且說那
眼望兄弟把話云
你我進去把軍官見
第兄想要時多会
赵連登
必須要
当神仔細加小心
言罢哥ㄈ当先走
長工暗氣也不通报
第兄倆
端然穩坐在上面
迎步向工東正走
八拜四叩师生礼
軍官端坐直然受
連科荅应說知道
兄弟后面紧随跟
進门右走不必云
一齐走入書房中
他二人
恭ㄈ敬ㄈ站定身
站起退内一傍存
也不哈未也不哼
二人附内暗思想
老師異怪兩甲不合
申公想
天然生就人叩拜
第兄二人正思想
门生行礼不站起
貴為天子当今主
那有為君反拜臣
忽听那正德皇卩尚金口把話云
公然直受甚罕尚
还礼不慣架子沉
且說那
兄長分付无違爭
那一丁
此書雨断多頻数
不敢代慢那清停
見老師
们罢了
則見那
赵連登赵

時族郁天定的妻子李氏也不嫌赵連登弟兄二人是從何
鬼哨只樂了丁事不有余闹言史敘這一日郁天定設席相待皇
下兩个女婿連报喜的俱賞兩個报喜的人吃了个酒醉飯
飽闹聲丁喜不而去且說赵連登兄弟二人虽然大登科罵腑
内終久疑心不知這奉人是從何而得闰見皇下虽是單官
打扮但行事說話内中大有元故一定不是当兵的莫不是私
訪的什麼大官大先下前来假扮暗处想是酒席筵前二人商
坐侍立一傍赵連登赵連科探打一躬口称老師在上门生

有一事不明望乞指教

赵連登

我门生

愚下门生弟兄俩

家中穷坐取功名

明仁白仁礼部文

我弟兄

门生们

探打一躬腰代呎

今有一件不明事

並未赴考上京城

门生们

刀係万岁亲御考

那有這等大造化

原闰迳見老師長

口尊老師在上听

科胆請教老師尊

单生无故就中奉

又見报上面寫

令人栩望在心中

高胜遇見主考今

光降寒舍却是真

多蒙怜才並青眼

在此居住年不大

昨日丁

俱各不信這事情

父母官亲身到寒门

礼部来文驗假真

门生们

情由望求告訴明

恻隐提拔施大恩

並未見

报喜多人到门首

后来有

门生伯

怜惜斯文一丁人

门生伯

本处州尊太卩鹰

又給着

才知果然中奉人

得中的

赵連登說门生赫久不明這奉人是從何而得望乞老師言講
明白使我二人也得知道感謝万步圣恩皇下闻听赵連登之
言喜上眉稍說你二人原来為此不明但此時也不用言時迳后
你二人自然知道你二人且去打点要亲乘報迎有一件小事
去作說罢教尤皇下出门而去書中不言赵家弟兄打点要亲
也不言郁天定夫妻打点女兒出嫁且說正得皇下記念为到遇
貴族人訊去報食店一座皇下手提馬鞭回到與隆店内那此
保駕大卩護闰公張勇都指揮胡傑太府蘇進陳敬爺将江

栩見了皇下全駕一齐迎接正德皇下說到遇貴今在何处只見
從傍边跪過一人跪倒說小人到遇貴在此伺候
正德卩 着見那人双夕跪 你如今
叫声到迳貴你是听 闹金口
要你的 只管先到粮食店 為單的
料為随后也就到 甫而買卖南北貨 為單的
叫見叫他先進甫 埃遊不過半刻工 到遇貴
運官貴人卩在上 不由心内怕又京 說這是
小人不敢到甫中 他的利害惹不起

小恐怕

小人等戾一仝行

為單的

良民还是口哀告

叫声那人糊塗好不明

难道誰望你撒謊

闹听為奈此詰起

單官太卩語特大

不容分說打小人

皇下闻听微含呎

叫你先去随后到

小人不敢独自行

叫你先去只管去

又不要你不离良

心中暗轉有此音

他色音

太卩有事只管吩

說道真是老实民

与你作主放宽心

胡栩单一傍闹听腮含笑

單官太卩随后臨

到迳貴

想這位

奉回買卖甫而门

他竟敢
去惹此处恶强根　孫尚王

速近傅粉那个不尚
刘迁贵放胡黑丁咸唱的一声兔也不敢言語死奈何站起身形
附内有話說這位軍官太尸的話大他竟敢去惹孫尚王叫我
前去我如何敢惹他但軍官方才說了有他作主吹捨角咧角
走他一道可是這位黑臉的軍官說的叫又不要我的民子不
难道还叫我不成万一能勾将我的買賣奪將回来未可定若
要是奪得回来方出這一口氣主意已定不為胆子往前所走

此書勞斬刘遇貴不多時来到粮食店前
刘遇貴　来到粮食店门首　但則见
買賣成城更與隆　正在非上忙又乱
幹買粮食不消停　张罗收不报数目　几若几斗喊高声
這良民　素敢恶人打怕了　惹不起索根却是真
今日个　見了不由心害怕　恰似那
俗话飞秋飞　傍边闪　不敢進店往里行
我愚下　告京爭位明公知道　孫尚王

他乃卻州本地人　是一个秀才因不第　為人意狠太毒心
已攬詞訟調呈状　等頭之上損阴功　折受的
日月消条实难過　家道贫寒才受穷　走了个
路净人稀角人理　他向這　刘遇貴却是丹嫁来
民人尚座粮食店　買賣作的甚兴隆　恶人安下不良意
假意虚情要映人　刘遇貴的粮食店内吃劳金
重公恶人孫尚王假意情愿投在刘遇貴的粮食店内吃劳金
做買賣刘遇貴乃是老实敖厚人而且又是亲戚就将這

粮食店買賣一心托实交与孫尚王掌管那知恶人行事狠毒刘遇
貴為人忠厚将買賣托他一就安心不善到了這一年之敖刘
遇貴要用分使算二账孫尚這恶人竟向了一篇子花眼刘遇貴
一時心中大怒說道孫尸我好意收尚你做買賣将粮食店金銀
托靠你掌管這如今反到把本利都等在我的身上我何曾支
使過這許多的分孫尚王坤二大怒說您应的你把買賣做两
了欠下店粮不是我将買賣整理要靠你早已把甫子就捧
上吵前者与你說明把買賣等与我的名下您应的你速到

我的甫子里来要不使用那有許多的分钱与你使吹刘遇貴聞
听只氣的大罵好没良心的人我的粮食店買賣這如今您
应等是你的了你竟敢說我的買賣不成孫尚王說我向你
買賣是你向不起倒赊我向現有合仝文的為証你敢公然
来此撒賴賽計门過来把他捉出去重人向听人二皆知是孫尚
王坏心坑害刘遇貴買賣而且刘迁貴原是才東如何肯去
喂他假各避疑面二相見不肯動手孫尚王一見事人如此他就
自上前将刘遇貴打将出去刘遇貴宽恨无处伸冤

怎奈孫尚王花費良分上下打点及到輸与孫尚王哨弄的了
刘遇貴有宽无处伸訴
真可噗　良民員屈无处訴　只得忍耐在心中
幸亏了　赴京门前遇万岁　他在那
正稳駕前訴宽情　一往尽情实言訴　皇上聞听大動嗔
无应訴　与他奪回粮食店　買賣依就本处人
皆因為　提拔起家兄合弟　又与婚姻大事情
故此就误這几日　今日个　尤心記念定要行

所以才
被領保駕車星等
勇悉除強安民善
报应循环真对针

皇甫打聽到遇貴先到粮食店去良民滿附的疑心自己害怕不是孫尚王的对手連告狀都不准欲伐不去又捨不得的鉄甬相似的買賣又想那位軍官行事古怪說的話大只得作洎胆子前来但見粮食店買卖興旺又見孫尚王坐在柜內猶如一支惡虎大由的害怕不敢上前只是佇遲疑不語旺見了旧日的伙計孫計安上前說東家有何事到此原何落定到如此田地刘迓貴見向兩眼落淚說起那一往從前之事說了遍孫計安聞听只氣的大罵好万惡的孫尚王杀人可起情理

雅容東家你元何不去到州裡告他你要是告他我作干證刘遇貴說我到州裡告過州裡太甲只要洎那張倒買卖的假令同的反到批准買卖屬他不許我上粮食店勒索孫計安聞听只氣的大嚷上天哪！原何无仃报应明白是自己的買卖世業被他奪去這还了得依我的主意何不上京告他刘遇貴說我那里有這个力量上京告他刘孫計安說既聞他不過東家今日到此何幹刘迓貴說如今有北京城下来一位当兵的軍官仃他叫我来要這粮食店的買卖

刘迓貴　眼望那人向言通
伙計留神你是听　皆因為
才被人　奪去買卖每経官
通官通吏找有民　如今有
他叫我　先来粮食店前门
随後他来帮助我　奪回買卖归本人
听罢迓貴一夕話　叫声東家听我云
這又算是竟胡闹　要奪買卖每不能

北京城里当兵者　不知通
說此大話也是有　東家如何你信真
回言說道你不曉　那一位
行事有此多古怪　着光景
听見說
送進衙门俱向罪　被了長工夏仁龙
打死惡人向電神　殺害了都天定的女婿
親眼見　提扳赵家哥兄倆

孫尚王的利害名　叫一声
刘迓貴　生来无胜多软弱
軍官再三不相全　意欲告他无处告
来派不中有硬根　北京下来一官長
柳了父子两个人　当軍的
大南泥姑卷在内　和計安
月姑小姐轉家中　教我想
二人現今中牟久　他万是

刘遇貴說赵連登赵連科哄他為師他老人家又作媒将都天定的大女兒二女兒俱仃配与赵家兩位新中牟人这都是我亲眼見的大事又許下替我奪這座粮食店今日叫我先来把東家作仃証見刘迓貴聞听雖然心中害怕但捨不的買卖今听孫計安之言只得上前才然往前所走但見那位軍官同着四五个当兵的也来在粮食店内買卖

領角中保駕的大臣一齊走到朴食店前圣駕內日現着
正德下
甫子開設在街東
里边的
上夫豈盈滿亡成
三丫大字寫的真
的有五六千兩良
柜里边坐着一个人
龙月品神好細看
门面三间多齐正
未周班探真不少
门止横掛一塊匾
龙附說
皇下思想付又着
年紀約有三旬外
但則見
晴未到底共五層
俱各是
豈敢店
想未本下也不小
滿腮横周相貌古
大眼重眉頗一撮
蓝細麼衣穿在身
鞋襪青蓝足下登
嗔牲他
卻似奸目不良形
坐在柜內着不見
又着見
青緞罗帽頭上戴
不知他
揚眉吐氣胡吹嘆
那此伙計的不上心
皇下着里那光景
拿着買賣不相作
估量着
雞雞粮食不留神
此人一定是恶人
皇下着見柜內坐着的
尤附明白就知是恶人孫周王一扭項分付上前答話內中有
那指揮的黑老下先就一声大喝吹你们有个孫周王无有
快亡出来見我一見恶人正在柜中吹胜闻听胡老下此言心
中不由的大恐說尔等那里来的野人到此有何話講恶人言
还未尽又有護周公張老下連忙跑特里面一把手揪住恶人
才要動手講才皇下一見連忙降旨說不必打他快把他拏
到后边再講公下答应登時就把恶人拉到右面摔倒在地他
君臣一齐進內
且言那
太府蘇進忙走去
拿了張
椅子放在地埃走
恶人闻言伏恕云
答柯无故使欺心
人家買卖有柱芭
立刻右死要残生
向下他
闻听答应小人稟
托他照应硬訛去
皇下尤体归了里
說通是
睛却天良起不善
快叫說实話饒你命
又叫声
誰的買卖講分明
粮食店
以致落迫身分受
現有伙計作証明
單官太下在上听
本是那
皆用放人訛了去
方才甫外未遇見
伙計一切无可报
暗誇奨
孫計安
小人是他旧伙計
刘遇貴的角本五
我小人
許講從前一往情
特地前来作証明
這人可喜义氣人
皇下闻听孫計安之言尤心大悦可見這粮食店真是刘遇貴
的了復又眼望恶人說拉証皆明你还有甚麼分辦单公恶人
一見如此光景心內明白元来这几个是北京城的当兵的都
是伙同刘迈貴来爭奪買卖的人上回書表過恶人姓孫名
叫孫坝是從小兒们卖作恶所以本地之人背地都叫他周王近
来又訛去刘迈貴的粮食店的買卖到手有凡以後長不充足
又在本处衙门内上下情熟故比这恶人越发那眼
中那里还有别人此刀闻言不表書中单言恶人孫周王時
才闻听皇下之言他那里还容得口中也說大嚷你们这几个人
眼望旁
請平世界乾坤朗
訛頼号
如不然
刘迈貴上前将他証
刘遇貴
原是我的血本艮
太下如若不平信

原来是刘迁贵频出素的充棍前来讹诈我的贾责怎得能勾
这恶人 满脸含嗔口大嚷 着你们
不是我这本地人 不知你 孙大太尸多大分
也该当神相才听 公然信他一面话 想讹甫子怎得能
你向他 啃用贾责他做祸 是我整理役向成
要靠他 早把板子就摔上 前者与他俱说明
只不使了先其数 骂了账 倒契与我手中存
晒见贾责多畏旺 眼煞科起不良心 上次前来讹逼我
也曾一合到衙门 现有合同还混赖 孙向王
却也不是省油灯 这件事 两下里难结不能了
尔等须得跟我们 仝太尸 前到州衙见官存
方能料理办得清 骂一声 这件事情王容易
恶万贼徒该丧生 你说要去把官见 再使讹诈杜用心
眼下立刻就能归 器着你 护送国公尸到衙门
说罢皇尸暗降旨 就着那 恶棍孙损邪清俐
传与地方官兵等 押解着

皇尸暗亡降旨令护同公张勇前去叫了地方官兵立刻押解着
恶棍孙损到州衙传与州官且说海州新任的州官名叫苗
云路听见奉旨的事情十分紧急不由的心中害怕焉敢代是
立刻屡刑拷向明白恶人孙向王的口供果然是昧却天良妄
心讹诈刘迁贵的贾责是实州官苗云路回奏皇尸龙心大怒
立时就把恶人孙损发去边外充军皇尸又向刘迁贵说你
速亡把粮食店的贾责收明就仓你这旧伙计孙计安把账
目等明白从今以后就叫他在此甫内料理掌总再有这黑还

此书劳断不多叙
且说那 新任州官苗云路
正德皇旨害怕着忙啼着魏 霎时间 入衙交点监禁中
接了这

有两张一把急亡拏到保定府守道衙门暂且支兵一万两添
甫本不好作贾责依着军将皇旨三个字改为天息号来
铺要紧亡皇尸说罢这才收领着重保驾为大吕忙亡起驾而
去这且不表单言刘迁贵心中到底糊涂后来到保定府守
道衙门投进那一把马鞭得良一万两守道老尸说明内中
的元由刘迁贵才知是正德才步也是他运转时来贾责比
先更兴隆本地人都知道刘迁贵乃是万岁亲封的御伙计仝
钦尊到后来天下驰名大发财源一时烘动赵连登赵连科等

婿三人闻知喜之不尽向北叩头谢是下部书北河报挈水怪
再表

詩　六月炉边铁匠　滕月江上渔翁

曰　非他不知寒暑　生意落在其中

昨朝話表正德皇卩私
客大商尼姑庵搭救月姑女子考文才提拔赵連登赵連科兄
第二人中牵作媒人将柳天定小女兒匹配姻婚良民刘
迂贵奪回粮店俱已表明单言正德万岁同事保駕大日
有從在松林店起駕一路行走堤ㄈ旁北河不遠但听站上
行人大家說ㄈ傳說前面

河水大長堤ㄈ就要跺過河岸　北河日下兩岸聚的
行人不少大家难以走路故此急的知县老爺無法可治現
在河岸上掛为一道榜文若有高明異士揭榜有求治的河水
平安能渡来往行人情愿将千金小姐相謝話雖如此說梁不
知多偕才有高人前来揭榜呢不言事百姓松ㄈ言論且說正
德万岁同听事人之言不由龙心暗ㄈ的說異眼望事保駕
大臣說事卿家都听见了這件事大畧河中当了什麽妖物
不成不然如何水長搅住来往的行人不能過河這到要

前去观看事大臣向听一齐回奏都說主公言之有礼說罢
他君臣一齐往前所走

君臣白　言罢一齐往前走　凝雪加鞭那消停
晴了晴　但見河中水勢凶
又見那
不多一時到河岸
湧浪翻波滔天漾　令人观明心内京
兩岸之上人不少　排ㄈ搭ㄈ不能行　伏又内目留神看
离不远　一座大庙在街東　相离切近一條馬
捌上排为一道榜文　都老的
看見了

正德下

一陣人声闹吵ㄈ　君臣言論还未尽　忽听得
但不知　皇卩一見這光景　龙心納闷暗沈音
出入不断乱紛ㄈ　是一座什麽庙　相的人
薛国公張勇把話云　万岁明罢一担項　眼望为
是何元故国有乃　說道你去向一向　這此人
雲時间　張大人
元来是座龙王庙　尚明回来奏当今　這此人
都是燒香里共民

為的是
也好過渡秉性行
故此吹噓不絕声
却是充神礼不通
不显靈左性為神
享受軍民祀香焚
燄化封領這座廟
皇卩越說越恼大声說

永岳龙神显威灵　保佑河水平安等
只因為　人多擁擠难出入
皇卩闻奏龙心恕　失声通
既帝江湖与河海　却原何
縱容水性胡作耗　竟逐敢
其情可恼难容恕　孔方該

人進去燒香皇卩只雇說出此話不致葉要登時闹滿廟甲人
全都慌亡張亡犯将出来但听丁丁口内乱嘆說不好了也不
知是什麼元故忽見大屋傍边有一位泥塑的夜叉走将下来
手拿一柄明又只挫的又环啦啷亡亡的响嘆把這些燒香的
人全都赶散出来把山门関闭今日這件事有此奇怪甲人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又見那边有一騎馬的将軍穿袍角全
盔全甲順角河岸跑来一時犯的南正德皇卩未速方才不
見踪跡這一来把甲人赤齐吝納罕不丁列位明公听愚下細表

方才皇卩見怪将他的山门封貢不准進廟燒香所以先差夜
又神祂燒香的甲人全都赶出又把廟门封貢然後這才親身
前来奈見聖駕為的是請罪討饒

這些丁　甲人一見嘆奇怪　齐說是
真正異事甚罕闻慢說迸人猜不透　就是那
万岁君已也疑心　一時向　茶悟不透柯元故
恐惟知　龙王前来請罪名　估量角
河宽水大难過去　史不得　我丁下处暫安身

且說那　他乃山西太原府人
今此县　失声通
不畏恐然出怪事　却原何
他也曾　竟逐敢
許多祭礼呈供献　竟秉慶誠把香焚
廣祭慈悲显威灵　只求河水早落下
秉性過渡車軍民

按下君臣先不表
姓刘名字叫建訓　他乃山西太原府人
兩榜進士是出身　今此县
疫癘百姓為祭民　不畏恐然出怪事
只恐神怀車百姓　他也曾
設摆下　許多祭礼呈供献
叩拜祷告龙神圣　廣祭慈悲显威灵
可怜這　秉性過渡車軍民

千公　這位刘老主周編人北河的水長親到河岸驗着斋戒
沐浴真是意秉虔誠預備三牲祭礼拈香叩拜再三的祷告只
求河水下落好摆渡那此秉往的過客行人我官情愿答謝龙
天那知祷告以後河水越加凶勢波浪滾亡忧仙滿天刘知县
無奈這才掛榜招妻他想一天下什麼樣人無有不有無人前
秉揭榜除却此害情愿以千金小姐相謝那知这位刘知县
老卩今日亲自掛榜事必回到县开内正在书房中坐定於煩
此事但見從外面走進一丁内丁前来通报說县衙外有一个和
尚有称混元長老他能除却這宗惡水

刘县主　听罢内丁一夕話　不由的
心中大悦面含春　代咲吩咐說快請　說本县
書房伺候台駕临　下人答应連說是　迈步奔見往外行
不多時　我進一丁恶和尚　知县吕神細着明
但見他　动扮却是脫頭標　一派山恶令人京
頭發披散遮耳项　金箍一道扣頂门　年紀約有三十岁
生卩丁　体胖胚元六尺零　面貌漆黑眉毛甲

二月就如兩盞灯 鼻子高聳耳朵小 大嘴一張似血盆
番唇見他黃牙露 滿色迫視覺領神
烏靴一双足下登 則須查尔似刚針 走進書房去问訊
說話声音振耳鳴 則見他 我貧僧
特来參見老大人 口尊舅主老丁在上
那和尚 刘舅令 一見連忙就讓坐
舅主向言把話云 告坐一傍椅上存 献茶已畢接去盞
望求指教吩咐明 我請向 圣僧到此用何事
只見那 和尚回言尊舅主

小僧前来有事情 無事不敢来驚動 只因為
河神夜向警救我 缺少一位正夫人 听你有千金女
乳諱名鬼四月英 就把那
小姐送在河下存 把一丁
舅主刘廷訓向听時向吓昏了魂

和尚說我貧僧就是這龙王廟的住持人称混元長老便是無
事也不敢亲動貴舅只因昨夜晚有北河之神托夢警救于我說
日今旦為缺少一位夫人向听舅主老丁有一位千金小姐名叫
月英生的四德三從十分卖惠但求老丁在先這段婚姻只用
把小姐送下河去河神就有花燈彩轎前来迎娶立時消
保河下水落合舅中百姓俱保平安和尚一夕話說的舅主刘
老丁毛髮悚然心中害怕說聖僧這却如何是好本舅只有
此女若要成許只怕性命难保和尚說如若不允河神一定動

怒只用河水一長土時你我大家性命难
得先許和尚說既然舅主老丁在許不可違恨我貧僧就在
龙王廟等候便了說罢揚帝而去這一去傳的滿舅上下人等
尽皆知道真是人亡悲伤丁亡落泪大家都說哨家舅主老丁
一心要搭救申百姓的性命就只可惜好一位卖惠的小姐若
要送下河去為有性命申人正然言語只听舅主刘老丁向
言說尔等不必悲伤這是上天选定非同小可言罢吩咐
快预備飯菜彩轎送小姐前去

刘舅主 吩咐手下休伐慢
执事彩轎莫消停 該備人等齐在后
俱以停妥此回話 舅老丁
刘廷訓 听罢伏又向言道
申人苔应小的晓 照言而行不必言
催促請命老夫人 快把小姐搀入轎
夫人時向刀别胆 剑刺肝腸針钉心
泪如雨下嗓哨動 大放悲声叫親生

奴兒你比世人苦 真可嘆
实指望 择選佳婿成配偶
半子之劳好送故 怎知道
只因為 你父忠心苦為民
抛撇千金宝贵珍 可怜你
情性溫柔又点乖 女工针指件件通
分明要我嫁鬼命 可怜你
奢你剛交十六春 也得了
手天降下這场禍 要救此处申百姓
空生美貌多姣媚 可怜你
深晚四德与三從 送与河神配婚姻
还說是

竟是謠言將人哄 那話只好哄孩童 常見那
活者受罪到是有 沒見過 死去之人念成神
哥且要我母女命 還說是 送回今日若一死
料想我也活不能 夫人哭的如酒醉 這小姐
接北娘亲不放松 女孩家 有急無有別話講
不过是 大放悲声雨淋淋
母女接北哭的难捨难南 申公這比不得娶嫁真是眼下要命
爲不動心闻言少叙且說刘舅主忍不住也是代洞含悲說夫
人好没分曉你只惜女児一条性命全不想要救数万生灵倘
然違哏河神施威連你我的性命也难保夫人乃
是夫德之人叫声我兒哏為娘的劝你、父為国尽忠你今為
父全孝通去哭說為救入轎中哭回房内而去不表
且不言 夫人哭回房中去 单表那
舅主吩咐起轎行 但則見 执事引路頭里走
敲樂笙箭振耳鳴 四人轎
抬定小姐女亭金 而对花燈轎前摆
急走如飞快又稳 刘廷訓
騎馬役跟等送亲 單民百姓隨在后
人仁讚慕不絕声 這个說 可惜這亲好官府
斷事清廉最公平 那个說 無元無故出怪事
河内水長猫限雨 這个說 未往行人难摆渡
舅主有急甚憂心 那个說 也曾親身叩神祭
三牲福礼献河神 這个說 待告以後趕回轉
老卩無奈掛榜文 那个說 指望降人来降怪
愿将小姐配婚姻 這个說 河神托夢有和尚

未說千金作夫人 那个說 舅主為民疾苦姓
棄捨親女救生灵 不言單民闻议論 单表那
正德皇卩君世臣
且說正德皇卩君臣六位我尋下处万步歇息片時整記有
水勢甚大放心不下皇卩降旨吩付役仗領大臣步行而走不表此
書单言知舅騎馬跟随小姐轎後登時来到河岸不述就有
那混元長老上前迎接說道来的甚好趣此良辰快請小姐下轎

但見那此平百姓　正催逼　叫把小姐送下河存

都指揮胡老爪聞听此言乱叫把小姐早ㄈ送下河去不由的
心中大怒口中断喝　呔尔等庶人逆敢满口胡言你们也不
想ㄈ世上那有此理你们大家只顧你们的性命要紧也不
管别人的死活左還不捨我退后再要如此眼下叫尔等性
命不保胡老爪這一ㄆ话把庶人說的ㄆㄈ吃京也不知那黑煞
的眼大家牽月迫神观看元来是北京城一ㄎ当兵的又見
汗仗高大黑面月相貌威乘马人一齐往後倒退不敢言語

旦說那　胡老　他這才　叫把小姐送下河存
眼望如贝伐怒云　着見卩着見庶人退　难為你
杜讀詩書圣矣文　我者貴昌糊塗的狠　听信此等邪言語
不支清潭胡乱行　怎麼就　害他性命送水中
這件事　軽ㄈ把你親生女　你全然
竟不思忖在心中　实在令人真可唉　你快把
令爱指回轉家门　若依我說休遲慢　我管保
眼下叫你休前程　你若不听良言語
罢戟去官难后悔　後人言說落朽名

那此ㄎ　百姓接言乱抢ㄈ　齐說道
這位長老許習礼　僧们都　不可挨逼大足停
快送小姐入河内　好救大家总丧生　年人擁塞搭過桥
真可嘆美貌佳人眼下入河傾生要作鬼魂

自古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年百姓若要攙啦肩上把那个小姐
要脫下桥来往河内一推佳人就作了員外的鬼魂咧這此年軍民
叫動手把一ㄎ刘迁訓也沒了主意了不知誰的話說的是咧只
听那和尚說快搭過桥来請小姐早ㄈ回河神配婚你說得的那
胡黑老卩那里恐得住只氣的喊叫如雷說以好凶恶的和尚敢
這等無礼說着扑了凶僧揪拳就打混元長老見黑卩扑了他
来不由的徹ㄈ拳头說ㄈ大你是当兵的要ㄈ你長老行粗
砰也不知你伏卩有多大通行說罢用手一指說黑賊还不站住

要往那里去真好奇怪果然出得的活方高強就把一位壮
嘍黑卩治住了只見那黑卩張口瞪眼干有使勁兩腿連半
步也抽移不動直挺ㄈ的就站在那里這才罢了黑卩的英勇
口内才然要叫人来帮助ㄈ忽然想起他君旦为是在外面
私訪不敢說破来歷只是大喫一驚就这一声喊叫那边就京動了正德万岁ㄦ年大ㄖ几位正
然現晴黑卩ㄦ那和尚動手只見那和尚用手一指黑卩就不
能動了

都指揮朝傑孫楞怔
尤腿有些吃一京
車御你等可着真
不然如何站那里
張勇一傍些答話
若依徽臣愚拙想
施展什麼邪術法

看見和尚手一指
光景相是不能動
連忙向
胡傑大罵是箭重
口中大嘆他動不得
說道是
這和尚
才把那

只見那
皇下的
保駕大臣開言道
受了妖跨定不成
護同公
主公在上請听開
大概一定是妖人
胡傑治住雅動見

相想此事非小可
說為公了才要走
着見了
尤心大悅而舍春
保等着
妖術邪法惡僧人
一齊奉旨着分明
一个

待旦去
正德下
如意真人傻似到
些ㄷ降音叫張勇
手大臣
果然是

現着其中是何用
猛一抬頭細留神
不由的
又必前去且隨停
怕什麼
听見皇下說的話
傻似前来大家喜

展放憂愁長松容

保駕的車大臣大家奉旨觀看果然是傻似俩来了細看他老人
家鱼是疯ㄷ顛ㄷ步下行走只見比刖人走的更快車臣看罢
些ㄷ也顧不的奏見圣駕先挤入人羣内来至朝黑下的跟前
先望黑下臉上吓的一声吹了一口似氣只見黑下忽然打了一
个呑战立刻身体活動心下方明白這来无来是真人前
来解了此难只要的嚇些下大叫說我的祖師下你老人
家令頑兔要是早来这会一类兄弟子為能出五說罢回

方便為门闹大是
你若是
不管慈悲惻隐心
千年道行水流東
傻似下

保你皮囊不損坏
另去修煉改正行
出家人
可惜你
那時後悔用不中

一味痴迷不醒悟
日下叫你命难保
再想重生不能勾
說罢一派良言語
驚動了

妖術邪法的惡僧人
且說山僧正然伏為邪法把黑下治住才成上前動手忽見從
人群之中又跑出了一个傻道人来了把黑下救去但見他鱼是

见圣駕去了

都指揮
回見天子不必云
口中說
胡逞妖術戕愚人
出家人
當為重人都在此
快ㄷ速現你元形

胡傑說罢楊劲去
且說那
元来是你這畜生
大罵你
法力無边真妖孽
不必埃違莫靖神
我負道

傻似眼望那和尚
胆大在此竟作耗
知曉負道有本領
依我劝
既然作孽难逃躲
慈悲為本降善念

疯ㄷ顛ㄷ說了半大話這混元長老他那里認得是一位真人
妖僧着罢哈ㄷ大吠連忙一声大喝吹你這个野道是從那里跑了
来的着你這等破ㄷ懶ㄷ疯ㄷ顛ㄷ也竟令請這些大話劝你休戕我
說你竟善ㄷ退去还是天大的造化我負僧念你我僧通皆是
伏教之下又有着你生来的這樣歹傻似所以負僧不由你計較
話未說完到把一位真人闹听不由的一陣哈ㄷ的傻吠不

止

山和尚

傻仙闻听果真无穷

咲为说

你只好

出家之人不能勾

我负道

大哥你

我却明白 识得你

一派妖言还未尽 把一个

不由的 一阵哈 只傻咲

你这妖僧胆包月 敢称负僧两个字

咲骗愚人方信真 要瞒我

你的那 跟本初月我尽明

这桶善言相劝你 不肯返 现元形

不晓负道有来历 只当傻痴一颠疯

不过是 养风吸氣运炼工

倚仗邪法胡作耗 多年修炼落坊空

绝不该 野性发作起不善

绝不该 假说河神来托梦

绝不该 诓咲晴肃贤和尚

罪孽已深难逃脱 硬要伤害女子命

留你活命等超生 幸亏迂见负道人

负道无德害生灵 再若不听我的话

可惜你 忘知通

得道真人认不能 竟敢在

用手中 说你

仙家真妖果然灵 说不得

想要落下万不能 说道是

好傻子 还敢动手与我征

今日个 我的根前由逞能

錦囊之内取宝珍 好意不肯伤害你

孽贵满盈难逃 一定要把死来寻

则见他 这就难怨贫僧了

棕倒一禅语高声 这妖僧

但见那 里面取出刃剑锋

把一个 非上前

倚仗法力欺负人 一见不由哈 咲

試 誰的本领精 眼然之间命难保

他口中 妖僧只当别人等

咕 喂 相念咒 迂见了

傻仙说为伏又咲 妖法元来也通灵

说声鉢住真奇性 哪宝傻 超在空

妖僧宝剑手内拿 元来是一口大鐘

和尚氣的声喊叫 从空而堕正扣傻子

你也会来我也会 他的顶门往下沉

你这个 又吟他

傻子时也不知好歹 重多的

大声嚷叫不能声 晴着眼民扮頭着

游龍傳四十

妖僧見傻仙尸用手中的棕刷一撣他的宝劍氣的妖僧一声喊叫說呀好傻子你不過倚仗你也會此法我今到要試ㄧ你有多大的本領收去錦囊之中取出一口鐘來此鐘教為混元鐘口內唱ㄧ嚨ㄧ不知念的是什麼言詞却也奇怪的緊一霎時就把那口鐘登在空中只听妖僧說動勅則見那口鐘味滴ㄧ竟奔傻仙尸的頂門扣將下来那此尸四面八方瞄着的東人奇嘆說不好了今日這个傻通人也不知是從那里来的他只雇惹惱了這位長老他的性命有些难保不言東人替傻仙尸害怕就京且說如意真人見妖僧又登起鐘来收用仙臍在頭頂上轻ㄧ拍了一下見一股白氣衝空直冲那口鐘在半空中旋轉再也落不下来東方前已表過白氣乃仙尸的元阳煉就非妖非仙不能看見那此晴着的東人以致皇尸君臣都着不見傻仙尸頭上的白氣冲空也不過只見傻仙尸用手在頂门子上拍了一下子那口鐘就是在半空下不来了閒言少叙且說如意真人和尚妖眼观着傻仙尸頂上一股白氣冲空那口鐘不能下落不由的心內着此暗說不好

心內着此說不好

如意真人和尚

他的法力果然精　　我面他

趣早逃命别处行　　才好要走回身轉

真人腹內早知道　　已將那

一百零八个宝貴珍　　暗ㄧ登在空中起

用手一指喝一声　　說声勅

只听唰的一声响　　那珍宝

立刻的

素珠子尔隨風長

這傻子

器想难以相敌尚

那知通

脖項素珠摘将下

傻真人

伏家與妖果無穷

下落在妖項存

好一个

大如柳斗一般同由如太山沉又重只壓的
妖僧跳立也不能只听咕咚一声响手身滴倒地埃塵
真人迈步往前走未至根前那妖停在妖僧
身上画了符一道一伸手取下素珠宝贵珍
仗在右巳脖项上望妖僧身上一指叫畜生
迷亡快把原形现好叫那厚多軍民眼看明
但見那如意真人用手往妖僧现原形叫大家观看等待何時只見那混元長老口内吼叫了
一声将身一缕现了原形是一條大鱷鼍有二丈多長登時间
把那些眼看的军人一見人亡吃驚了亡害怕齐說道我仍只当是
一位長老无来是條善魚精成器变化来的似這等着来到
多多了這位僧道下前来将他治住不然往若还不知受他什
麼大害不言军人后怕且說僧仙下見妖孽現了原形這才条
見圣駕皇下一見不由的龙心大悅說今日此事多亏真人到
来不然叹呼被妖僧把军人哄信坑却一女子的性命皇下說
罢只听僧仙下口尊圣駕圣駕容稟

僧仙下未從南言脆伐呔卜尊圣駕請听周
此怪乃是天造定数該当脫不能
陳共児恕我貧道来遲了
真人多礼不必云万岁间听也陪呔
細想难以留在此無叫圣主駕受京
如若不然怕不好但只月下这怪物
僧真人严須得只恐他
小人自然有道理

相离那妖魚不速跪住身
往前怪物一伸手只听得
掌心雷把了妖魚未擊死
尸骨無存化灰塵皇下一見龙心悅
才要降旨吩咐話忽听得
不好了又有希奇怪事情
那里跑来一匹馬則然到此河岸存
偶然見蹿出一怪喊死人
不晓是个什物件

見他的脏袋肛粗猫又凶
把馬咬住拉下水晴晴为
軍民一片声的喊叫只嚷水中有一怪物把馬咬住拉下水
里去了皇下听見這話心向真人說你可听見了這一定是水
军又有什麼妖怪作耗依朕想来还得真人施展妙法才可
平安皇下說罢僧仙下还未回答就有得駕的太府蘇老下
一傍回奏說主公圣意不必躭京此事多亏也不用劳動真人的
仙術待奴婢下河施展水中的本領

蘇太府上前躬身启奏
聖駕不必躭京怕龙意只管放宽心
也不用劳動真人仙長尊
待奴婢下河施展本領倆
面見考个主聖明且說那
龙心暗亡有吼音暗亡說
大暑水中必精通我朕欲待不准去
准其下水捉拿物
喜不就只恐他

难以敌捕野精灵

傻仙下

奈遭了圣意腐情

依贤通

此去一定把功成

傻仙下说到主公有救心这名苏内相可矣去得保管能拚水怪再者圣上岂不记得雷日到国老奇景公溜河也是河中水怪作耗奇景公驾下有一宗好汗名唤治子情愿捉

果然立刻就斩除水怪这内中还有汗朝一人姓周名唤周处这家好汗切小原不成器暂要不吃酒不务正事不料那日周处闲逛偶然看见有几家老者都在一处谈话一个愁眉不展周处连忙向前就向说如今响这个地方年景丰收家家都不少吃少穿不知到底为何都面代愁烦年老者见向大家都说响这个地方虽说年丰岁熟恰好遇但又内中现有三宗大害你叫我们焉得不愁周处又向说响这里现有那三宗大害年老者见向说道现　南山白额虎还有先桥洞下蛟也你这岂不是三宗大害周处闻听不由的暗说我这样汗子岂落在三害之内成个何不除却这三宗大害好叫本处申人安乐好汗一怒先上南山打死白额虎回转又下蛟随后急忙前去投军营到大将军之职后来近忠死由同难所以到后来留下周王有要又那就是这段古迹再古

傻仙说出这此话　遵疑半晌忽不云

说通是　一傍观看心明亮　早已就

伏又担项叫苏近　连忙南言尊我主　圣驾只管请放心

也必须　依贤通　细看这名苏内相　捉妖怪

我主吩咐如斟谨通　既然真人如此讲　正德下龙面含春欣笑云

又把那　卿家留神仔细听　我朕焉有不放心

傻仙说　为意之中加小心　准你下水捉妖怪

真人怀中一伸手　说为话　太府答应说通是

上下小衣扎掷停　脱去外面长衣服

站住有话你是听　手擎宝剑就要走　则见那

取出了　一粒金丹掌上擎

又说道　你把此丹吞在腹　色官妖毒不能侵

言罢时　太府接过忙吞了　辞王别驾下阶将

转身迈步急又快　霎时来至河岸存　手执为

祀刚宝剑多英勇　咕咚一声跳入河内要拎拿水怪是一是非

话说太府某进手持宝剑咕通跳下河去内月观明好利害元来是下蛟罗大的怪物你说此物是那里来的元来是东海内一个极顶元洞年深日久成了气候又迁见这一年六月雨水连绵不料他用借水遁之法众会那善鱼精作要所以这一日正水中养性忽见一人跳在河中那里还此正前咬住那马往下水去正在水中吞吃又见一人依呢他用四足登水迎上前来望为苏老下张血口喷出一股毒气来公但几面见精怪皆因年深日久炼一口毒气最为利害幸喜他吃了傻仙下的仙丹能避百邪之毒总然如此用怪物生成的出蛰茶

山人帮助无失错　圣驾休虑免愁心

老下也四不肯而他在前面動手連忙施展水中的本領相隨在他
背后那恶物瞧見前面无人旧立身形忙一轉身形伏又一扑来這蘇下
面他来往也甚怜便竟不離下手步不得回与他来往中間那物見機
下面他蹿跳他一連几次不得吞吃到口好怪物要施展威风見他口
中汲水四足登汲好生的利害

那怪物　見人来与他向前　又次三番尽扑空
不由的　一陣為急施威武　則見他
口中汲水四足登　只听得　一片水响声振耳

雲時间　波浪番汲喘死人　正德皇下心害怕
北向那　傻仙闻言呼真人　請着蘇下近水去
手晌不見影其踪　祕不上来必不好　一定逢恶水中
為何河中水又長　望真人　快上言来我胜听
傻仙下　口尊圣下時心放　不必害怕与就離远迳丁
此乃水怪將威作　我負道　取出了　說罢菩時不見了
說罢即忙一种手　登時向　河水下落浪淨平
仙家陆宝真奥妙

皇下着罢　不由尤意且安寧　單表那
仙家陆宝這光景　恩見水硬难逞凶　四下里
老元正然使威武　不能勾　動轉施展本領能
金光乱悦撓眼亮
蘇近見那个怪物不能作威不由心中欢喜得便打右而一伸手就
把那怪物一条右腿抓住手起劍落只听哓人一声斬下元頭用
手提定上岸来見圣駕不表單言那此晒着的百姓居民等時
就圍擁上前大家观着元未是一个元頭真有柳斗大人見了
害怕丫亡京支乎人齐說河中元未此物作怪幸亏這位單

官太下去除却這恶物不然你我大家怎得平安說罢只見河中平波
淨浪大家擇渡過河不必細言且說正德万岁今見蘇進果然成功
下的旭心大喜眼望蘇進說卿你今成功多亏如意真人相助之功皇
下言罢只見太府蘇進上前与傻仙下致謝

蘇太府　听罢万岁一夕話　連忙的
向着傻仙見打躬　口称多謝老仙長　帮助弟子把功成
言罢退内一旁立　穿上長衣不必言　傻仙下
着見水怪已誅却　料他手安無事情　想罢口内尊圣主

听信妖言共邪語　我朕与　念他初往作官清
此事非該向他罪　險此兒　害他女子命残生
虽然他　作事有此太朦混　可喜他
原拾有已女亲生　為救黎民衆百姓
朕今赦免不見罪　你叫他　也等為国秉忠心
皇下論知罢刑廷訓我朕不見他之罪还叫他在此為官往後作
事須要小心不可太恣浪了再者逆有他女兒刘月英受此性命之
兢賞良二百兩以補此番凶險此銀就在本県衙门領取年款报有也

不必斗他見朕再不可声張此事只今他也預備船隻送朕過河要緊
当今的
戶国公下只管在
旦說知県刘廷訓
多亏几位軍官
榜文却是亲筆寫
治平水浪妾稳定
先就捉住善魚性

正德万岁降旨必
在旁連忙說尊旨
正在那里發愣忙
又有傻仙相帮助
上面言語甚分明
元将小女配婚姻
掌中雷

只听得
轉身亟步向前行
忽想今日這性事
斬性除邪永勢手
若有人
傻通人
擊碎尸骨化灰生

此後来
元性脑袋手内擎
常言說
豈有丁

那位軍官下河去
諸事平安能過渡
君子一言白染皂
罢手暑南這件事
方是丈夫有始終
再表奉旨戶周公
叫声県官你是听
我今有

斬了那
通人一去不必云
何況我是知県尊
以後怎管黎民
且不言
走至了
快把你
要紧的言語向你云

跟随手下全退去

知県刘廷訓正然思想前去合軍位当兵的商议婚姻之事猛見
这位軍官前来看的相貌好生威严但見他
頭伐搭沿帽
馬卞手中提
汗丈多威武
身穿哥袖衣
面如紅敷粉
体態厖步移

快執登足下
頦下五留須

知県看罢心中暗想說此人生的有些異樣先說打扮的乃是一位軍兵
細听說話的来歷必有緣故刘知県趕罢忙罢手下人全都喝退張大人見左
右無人這才上前低声俯語將正德万岁的旨意暗七的傳說了一遍

護国公
上前低声俯語云
皇下圣旨細再明
知県聽的吊了魂
腹内疾轉又沉吟
私訪恶棍暗出京
知県並未未知晓
惧信妖言特罢黜

請見左右俱退去
此書勇斷休重叙
公下說罢一夕話
刘廷訓
京的是
駕行路過北河店
無曾迎接聖主公
險些罢我親生女

送入水中一命傾
却料本県怎就京
竟舜君王龙腹内
實給女兒銀二百
聖駕恐怕人知向
私訪恶棍就难行
竟無主意甚憂心
心内明白八九分

万岁爺
喜的是
該不見責我的過
等面孩兒作押京
走漏風声不稳便
虽然如此怎樣好
護国公
茶遠他不得主意

倘然見罪如何好
皇下真乃仁德君
反到格外又施恩
又不叫我去奏見
再往後
我本県
着見知県這光景
連忙荅言把話云

說通是
仍叫你
你的造化不非輕
急亡預備船隻等
刘廷訓
君日才要時船上

圣主已竟施恩典
在此為官整奏廳
以后小心要仔細
皇下過河好行呈
立刻叫般頭備亭
急未了一人全無
金甲眼下陷

何必為难在心中
這就是
須要留神要小心
說罢公下回聖旨
正德下

話說護國公張下將下步至青傅畢轉身而走不表單言知里刘定訓
聞听公主言他心中稍覺明白復又抬頭往那邊觀看果見有五六位都是當兵
的打扮才知是駕在內不因反通州將起來了等時忙令手下人預備船隻向侯
皇下過河忽見李一人全盔全甲奇坐一匹大馬順着河沿兒來提防近
忽又不見踪影皇下見旭只吃京復又想起才才噴性那旭神不是容留
惡物害人我朕將他右內封領不許人進右燒香一定是旭神暗中前來
討餓卢廷我朕皇下想罢向金吾說到朕今日起程卿不必護送散卿
前過說言兒好生奇性登時那裤一悅右內大南申人出入不斷這且不表

爭言皇下君臣六位這才打兒上船又見從远ㄷ的来了一人君臣大家观看見
那只中大叫說船上的里官太下們我小人只代行个方便我小人感是不浅說着見他
眼中落泪令人凄悽皇下見此人来的有此又異听他說話又十分可怜右的旭心動
了差念傳旨叱令船家急ㄷ下去將那人的車推上船来好代他過河

正德下

大家動手不消停
放在後边捌稳平
口說多謝太下恩

傅占太监答应知道

但只見
就把那
又則見
就推小車把船上
那人上前將頭叩
向通你是那里人

姓什名誰今何在
尊一声
小人乃是北处人
只因我有兩个女
今因為
当初已曾做奈將
上司奈革回家轉
他伏右

這等悅張為何因
太下在上請听明
做ㄷ之中作買賣
金遇右
定與要内有恶根
因為他
那知他
北京城内根子硬

那人見向忙答話
不瞞爭在軍官說
宴潮硬是小人名
這点生意度光阴
此人姓黄名黄中
為官不端把事生
只性不改又动行
公侯王下作主行

作恶行凶欺良善 害人之处难細云
宴潮兇說長官太下此人的万恶难以細講因此爭
黄恶帛不知他恶者上安生的有此容貌他硬叫我合家搬到他家中居住
我小人不肯誰想他就安下說頼之心他說小人是他的家人現有買貝的文
約在他手中小人因不能搬他所以才不敢在那里居住合家逃走在外小人的大女
兇名叫滿元妓現今在此还有一个小女名叫滿堂春我小人今我得河西里村僕一
内有一位周足棟周大下家住故此我小人求他在ㄷ我们倘有不肯之時必不得
連小人女支行出来还走高飞爭言怕的是黄恶帛美人赶将下来無奈

何小人才来告爭位爭官太下的急ㄷ代我小人過河才好

宴潮兇

武宗皇下乱爭下心
累ㄷ出此万恶人
必定早ㄷ来除却

但見那

面無說話未開口
蛾眉丹鳳凤牙月

說罢一往從前話
龙爭合恕心内想
皇甫容留害甘姓
方保此处得安寧
女子生的美十分

看不見

杏眼秋波一汪水

把一位
世界上

鼻似玄胆一般同
金蓮刖ㄷ三寸正
桃紅布裤秀色新
西施王女超出群
令人見了走了神
皇下看把喜在心
為單的

髮似烏雲黑墨染就
身穿毛兰細布群
上罩一件青背翠
妓比鱼美十不如
月屏蟬娥臨世界

却原来
真是那
怨恩那
叫一声
有件事情与你云

此人是他个外号兇叫他
你意向是肯不肯

皇下見了此安而的龙心喜愛叫一声宴潮你去向你母亲说你母亲
下要叫你去侍奉不知你肯也不肯滿元妓因他上船時就留着建几位当軍
的与重不同一定有此来路必是貴人所以把就在了宴潮你向前听心中暗喜欢
向皇下說小人的女采情愿侍奉長官大下哭駕皇下向听龙心大喜

正德下　听見女子原随待　不由的

龙心大悦而舍春　全賴伐呀說甚好　只管跟随我為軍
一同前去我敢保　為軍与你们作主　那怕勢力由硬風
万岁說罢收降旨　大家過河再議論　此書剪斷休煩絮

大月等　晓諭水手把船撑　不多時
船已抗岸換坐季　君臣六位琴能行　宴潮兒
推為小車女归後　睒下銀定不消停　要時来至田村堡
他君臣　我了座大店歇走龙　皇下走進上房内

龙体归坐正居中　宴潮兒一同他的女　不大工夫也来临
皇下在店内住下就把滿元妓叫到上房侍奉至駕果然此段唱歌舞京巧
龙心甚喜忙向戶間公降快去向店家他们這里有个周足棟他家住着在女
子名叫滿堂春急忙叫来就說為軍的要晴他一晴公爺曰得尊古忙叫店

他待我前去走他一趟着他怎么　想罢逕步往外走　此書剪断才奏神
店主人　不多时来至周宅大门首　但只見　几个家丁閑哄ㄈ
内中就有周足棟　指把為　家人忽花非和
皆用他　兒子新近中秀士　預備為
賀喜的柳条到来臨　猛然看見店家到　悦色和容而伐春
他說是　柳条到此有何事　我知你
軽易不到我家门　店家向听回言通　回太下

有点不大小事情　今有那　北京下来好几位
当兵的　住有我的小店中　他们說
听見說有名妓女子　住在太下貴宅中　意欲接去看一看
故此方　打發小人特来陪　不知太下肯不肯
望乞分咐我小人　这有何妨我依從　伐呀回答說很好
就請来到我家中　店家向听不息慢　你急去
君臣搬到周家内　刚坐下　告禀茶下他听向

店家田仁義見了周足棟言語北京城里下来了几位当兵的
家中住為一位妓女名叫滿堂春我们要接他前来大家晴一晴店
棟向听伐呀回答說使得ㄈ即店中右大方便莫若請到家中住何好店家向
听心中大喜不敢怠慢回到店中見了公爺将周足棟之言告訴公爺了一遍公
了我将周姓之言啟奏了万岁万岁連忙傳旨就搬到周家後花园裏去住
的了皇下等有要着滿堂春之面只見家童大叫說單官太下了不得
了如今黄恶伟差無数的家人我到田仁義家店中他只說單官被
了他的人来了把宴潮兒拿去捉ㄈ打死這如今大打進着们的门来了皇下

闻听龙心大怒才要传旨叫那人又有一起人来说黄恶虎家的人把大门都关了说若不送出令他们一家人来官府治正说着只见周是栋走来说你等快些出去叫中军们预备下棍棒别叫他们走了等我出他见了高俅他们为何平空讹言和五文书欺人言罢正要出门皇下见这人生的白面无须银盆笑脸年纪不过三十余岁一团的福气皇下着罢恕罪事说表主人你不必出去为单的有有道理

正德下

不必出去休动恕 暂且无明且消停 为单的

既然留下那女子 黄恶虎
他的人多势不单 伪若是
周是栋 伪为主人不便宜
我小人 单官贵人在上听
这起恶徒欺辱咳 岂肯叫
袖手旁观现不通 岂不是
皇下说 周是栋 闻听口罢太下叫
有人叫他定不饶 既请你那到家内
就能料理这事情 他说道 我到也他们未混闹
不怕利害讨事情 皇爷在内想拥挤 满口只叫且消停
单与恶人拼一拼 单把那 驾护大日明一明
不言君臣房中事 他的人未你们这里 皇爷驾护同公张了勃恕说竟有此等恶人响的大家须得大门
且说保驾大日叫见外面恶人黄恶虎的家人打上门来口七声5说进兵務 关闭前去侍奉单官满堂春闻听是叫去陪奉寿兵的
他们的人未你们这里 皇爷在内想拥挤 满口只叫且消停
不言君臣房中事 单把那 驾护大日明一明
且说保驾大日叫见外面恶人黄恶虎的家人打上门来口七声5说进兵務
前者守莫叫恶奴猖狂正说为只见单恶人好似癞狗一拳到了门前就往里
闻太府苏了说你们往那里走单恶奴说你们拐了我们的人来了我们的

人来迎敌拉好人快七送出来跟我们去见黄恶虎家的人把大门都关了
你和也未可定说为七又往里走

单恶人 一边说为往里走
一见大哭不绝声 你们这
不要命来那里们 内有个偏神英勇
你们难拦我们我人 蘇太府
叫上前 照为恶人下绝情
我出数步倒在尘 手人趋陆神七恕 一齐大嚷喊连声

反了七真野事 这边兵
快七将他先拿主 真起他来再议论
竟奔太府想拿人 某老了
把那此 恶奴打的乱哼七
也有那 打破鼻子血流红
这一阵 真把恶奴打昌魂
单公这此恶奴依仗主人的势力手素尚惯好欺负
从没吃过亏今日遇见这位蘇了打的个个鼻青脸肿这也算是当小

竟敢硬打我们人
说为大家齐动手
左右尚无掏拳打
也有打得脸须肿
唧哇咕咚喘地疼

报应不且说单位恶奴全都被打估量为事不祥一个个抱头鼠脑的好把周家的
人又是喊喊又是害怕回进家中告诉主人说那黄家的人都被那位设朝子的
单官了打跑了周是栋闻听心中热闷但不知是什为单兵这事利害行事
大道天王不怕说话软中成硬也只好再着后来的热果恐方速忙催促着喘空
春前去侍奉单官满堂春闻听是叫去陪奉寿兵的心中也甚疑惑但是周
大一叫去不敢不去速忙打扮正齐到花园好见单官

满堂春 打扮齐正欺速步

预备奉陪那寿单 不多時

未到花园上房内 到花园

一進门　　他的那　　一見不由心害怕
四起八蚌穩又輕　　正德下　　但見他
杏眼桃腮微带哎　　嫩娜肢支可愛人
着見正面坐一人　打扮却是当兵家
氣益軒昂与衆尚　　這女子
双夕跪到地流平　朝上磕頭行大礼
蚌罢手見他站起　一傍侍立哎盖匕
這才仔細留神着　观睛女子貌与容
乌云巧挽如墨染　娥眉淡扫趙珠唇
鼻如玄胆牙似艮　天生俊俏風流体
嫩娜肢支可愛人　耳墜金环嵌宝珍
頭代雅素花一朵　

上穿石留紅棉袄　　妓女不准下穿紅群
湍着紬库玫瑰紫　行動恰似風摆柳
三寸金蓮秀色新　
秋波一轉引人魂　香風陣匕鑽鼻内　不枉人称滿堂春
皇下有罢暗誇奨　此女美貌果超群　着他的
品格生的到罢了　但不知　心内如何明不明
皇下想罢随尚全口說俗且起去与俗姐匕相会俗六人商议那个陪伴
為軍的商議定了回付為軍的話好生道理滿堂春奈左也与滿元妓見
了面訴匕离别的苦处滿元妓又将黄悉席周為軍官下将奴留哪日黄宗

将我父皇拿去打了一頓今日与了一位軍官下毫無介意将這一宗事竟着
平常為姐的也看不出他是是
姐匕商议誰屋意去陪侍他们的小妹着他罢是了与兵川代平常但是有說
生的甚实奇异見了她令人害怕

滿堂春

這位軍官可疑他　口内連把姐匕叫　小妹着
相貌威风令人京　打扮岂是与共様　他的那
大概非俗有硬根　細想他　一定不是平人等
不如哨　姐妹同心去侍奉

為姐的客也不少　弹唱歌舞嘔尚人　昨夜晚
陪奉軍官多奇怪　上床時　心亦同跳不安寧
到相是　初次被人採花蕊　那一宗
不得主意到万分　一句話兜也没了　他的那
正氣逼人怕难云　由着他　
我还是　睡梦之中似失魂　任其有栗云雨散
听罢忙把姐匕叫　不必害怕与貌京　滿堂春
同待這位軍官好　一定是故出火坑作烟花柳巷人

滿元妓滿堂春商諒已定一齐前来見皇下奴久靴倒着軍官下都如
妹却愿侍奉你老人家皇下說你二人可是真心接下我為軍的我有道理你二人坐下講話姐妹二人磕頭謝恩坐下皇下向
悔天閒听明知是拿話丁他連忙答应說奴实在是真心軍官爺若是
大發慈悲将我们救拔出来原品千年万苦就死也感下的天是二人說着伤
心不由一齐落淚皇下見如此光景知是真心尤心怜善說道既是二人愿意
待奉為軍的我有道理你二人坐下講話姐妹二人磕頭謝恩坐下皇下向
道你二人却多大岁数了还是滿堂春答道
家姐匕今年二十岁了舍妹九岁了奴家姐兒皆因爹媽亡後奴納

責在烟柳巷实四太尸說我們現今已是本買主家中还有媽已就是微賤中人
他有了岁数今年到五十三岁年初的時得下了此良子買了我姐妹所以才李
彈唱歌舞都是我媽已教会賞賜了他回太尸說我姐妹為人老实他作這宗
生意有點子宫膜呢不想我如今想既作了這等無耻的下賤什麼是羞
耻不過是誰哄人的良子說有姐妹投效殿下說罢官太了若能救我姐妹出火
坑堂来太了照应我们這現在的下媽如今威是不踐皇尸尚听尼心大悦說道
你二人号唱校心為国的有商通理不言皇尸与份了女子商講单言周廷棟前
皇尸預備飲食款成

周廷棟　眼望公尸應伐呎　口尊單官在上听
我意思　預備不堪飲饌等　恭奉貴容可依從
設国公　旧言東家到不必　只把那
吃食一概全不用　周廷棟　史時尚
厨房給我到可在　悦仙荅応說是了
有有人送到宅中　果然来的東西不史
恭敬不如把命從　万岁在他家中住
大抓扣扭運送脑　外边吃食不合口
不肯撓揆百姓们

不過是　偶尔之尚承呎云　早以暗已降圣旨
御厨房　人役伺候那靖停
那几个運東西的人抓送厨房里面御厨房人役伺候未善皇尸御賜
飯必与周廷棟在一处用飯周廷棟虽然吃有心中顛奪暗說這田村僅
也就只我就頭一个富人家也吃過北上様的東西海鮮菜品元何這田
官尸吃的東西我竟有多一半子不認得真是令人不知不有周廷棟呻吃
罢飯站起身来貴人在上听人有字告禀
周廷棟　滿面含春腮伐呎　口尊貴人在上听

天一亮二位佳人起来梳洗已畢扶侍皇尸淨面更衣天子暗降旨着保
駕帥目前去后周廷棟賀喜席前不必論君目之礼只管坐席東大目巷去
領旨单等少時赴席不表帥公這村中的風俗赴席都是盐席当鋪這兩条
人坐与席以次打了五间大棚上面亚摆六席当中独坐是首席下剩下五席
都是上席這日晚间周廷棟到五圣庙燒香才到庙门只听里面有人說話
周廷棟奈走脚步細听仔旁人說話說列位青五通当也王馬王等尊神明日乃
是周善人家請客不至紫要内有紫微星君与大貴人等坐席你於我只
得好生看守不可叫小人坐了上席只听又有一人說列位尊神你我是五個

文內設著六張桌上席坐六位如何是好又听人說這也不難將帥們的鬼使
挑選在前去為守豈不是好事聖齊說使得周是棟听罢不由心中納悶
　　庙中的　　周是棟
　　勾七全然尽听真　　申聖說罢一此話
　　這件事情尚死人　　不由腹內暗思想　　暗說道
　　紫微星君是何人　　我一个　　庶民百姓就不起
　　京動聖神遣使鬼　　戶守坐位加小心　　但不知
　　何处貴人到未臨　　才罢盖高讓首坐　　又說首席右地坐
　　趕罢多時說别昏　　我且燒点轉家門　　伐等肖

明日自然便知晓　　一定是　　坐首席的是貴人
　　我不過　　礼貌讓恭好伺候　　留神存細加小心
　　周是棟　　趕想恍忙罢香燒　　叩頭站起回家中
　　紫記心中不敢語　　次日早　　伺候賀喜的申親朋
等王已時一后那些賀喜的客人来到都到账房交礼先盖店商的
五吊七當鋪里是四吊申卿某人都納罕說好大分資本了我也為元
吊及王坐席讓坐請酢說令道的某安席讓坐有一个人是村中有名的鐲
外号叫胡搗鬼他見盖商的分資大又是远客自然讓坐首席先讓盖商

刘大頭坐居中的頭席其餘的上席是当鋪里王致富才主高士賓李進禄
都大方在有礼等六人被讓齐說大家依实了皇未也無人好價我要大家
就坐下罢胡搗鬼說這才是正理六位刚在坐位一坐只見有屁股在下又如升九的一
般的疼的他厥列的一声就站起来了刘大頭陳脑脾往前一栽个狗吃屎跌倒桌边
手上把牙都磕破了爬起来復又讓坐七下疼的更覺利害不止一次一連就是
好几次申趕席的人也不知是甚么元故只說是奇怪六人說刚一坐屁股眼子
就疼个頭脾眼黑嘴的連忙見各站起申人齐都納罕
　　有見六人這光景　　个七納闷發愣怔

連忙上前問言通　　說你们
申人接頭說不坐　　坐下屁股就生疼
說通這事真奇怪　　真是少有未曾聞
　　本下们　　疼疙疸了也是真
不必理会是正経　　申人听罢復又坐
疼的利害跳起身　　申多人　　照旧的
但只見從外面進来了当兵的六个人　　这七混七暗下南

盖高刘大頭当鋪裡的王致富財主高士賓李進禄都大方在内等六个人也不敢坐下了他们上席人不告坐刚的胡搗鬼說申位太下们来个俗見罢東家的地方見狭窄太下们
告坐才好呢既然賞脸賜光只求包涵東家無人太下们告坐
罢七七天氣也不早咧那六个人說我们敢坐下了坐下
屁股就疼讓刚的下们坐罢胡搗鬼說我们東位強了
頭恕个罪我替申位說了罢再改說是奇怪六人說前席上太下们不告坐
次席的申位下们怎席坐呢依我愚下想必是太下们的疼

瘡發了也是有的到不必理會他來客聞听胡揚鬼之言俱各低又
归坐才然一坐這番更加疼的利害一齐跳將起來一打七罵的
嘴眼歪斜連說不好胡揚鬼說這是什麼原故呢今日這番
席竟無人坐吗正說着只見棚外進來了六位当兵的人七頭八
搀沿帽自穿哥袖一打七相貌各別也有白面長須的也有粉
紅臉的也有黑面目的内有兩位無有胡須的一齐向周廷棟道喜
說我们特来吃喜酒来吗周廷棟說利位貴人光降寒门
实為万幸正陪了親着棚内的光景把些生席的不由的
倡都走席来讓坐坐位胡揚鬼將周廷棟拉至棚外向道說
這六位是府上甚麼亲友給了多少分資周廷棟說非亲非
故乃是薛水相逢並無有給分資胡揚鬼說既然如此咋我
告禀

胡揚鬼

愚下今有一拙見
分資欠的把着席坐
遠近見景再生情

眼望周姓南言道 口尊太下請听尚
未知可行不可行 旧規矩
財主上席才是恭 其餘次席亲友
這如今 尚他一打倒搬請

沒加的
大了想着通不通
暗七光景再议論

到往上讓坐席尊 着是如何您看樣
周廷棟說 既然如此就很好
胡揚鬼 急轉身形忙迈步
走至了 常言道
賣藝的在行話不假 必須和彦悅色容
則見他 眼望着
万岁君臣把話云 無笑強吠假和氣
圣駕根前把話云
作支客

没什麼說的單官下们乃是京裡下来的請往上坐單官下们頭一席申大旦俱各坐了
嘴好又就坐在了頭一席申大旦俱各坐了上席君臣六位坐的安
七稳七說七吠七竟有無事胡揚鬼向申客說你们看這几
位当兵的既来赴席連三五次見子的分資都拿不出来公然
就坐上席令人心中不平等我前去叫他们去了醜兒村辱他们
一番申公周廷棟今日賀喜高親貴友来的不少俱都来
曾坐席皇下前五次大旦全都坐了上席垂不論讓胡揚鬼
乃世井中的小人心中不悅暗說放着盐店当前許多財主
分資又大不坐上席他们一打穷兵頭子公然敢坐首席其情
可恼

胡揚鬼

這一番
心中有氣少吠容
單官下们在上听
可曾交了分資良

想罢迎步往上走 未主君臣面前存
不似先前那光景 皆因他
仗恕含嗔高聲道 叫一声
有件事情我請尚 才進来
只恐怕
不知我们此处礼
我们這

常言說
离京百里各鄉風

緣逢遇有喜情事
就便是
記上家鄉帖往处
改日你们家若有事
少時间

無有分資何妨碍 必須到
大号尊諱姓字名 為的是
周大下
仗恕含嗔把話云 一時不便却是真
随後就到此处陪 也好迫往照样行
賬房交代後入棚 為單的
只管寫上說内收存

皇下正然說着只見周家的人慌七张七兒進来向周廷棟說
皇下闻听心不悅 你等包涵畧候七
到有半頂薄仪礼

外面有許多人拍着礼物說是朱單官下叫送来的周廷棟向
听連忙進了棚来主人多多的跟前說單官太下在上外边有許
多人說是找貴人的送什麼東西来了皇下聞听說矣主人只管
叫他們拍進来那是為單的要用的東西周廷棟吩咐家人領
進来不多一時拍進棚来单人現着好齐整東西一盤ㄈ尽
都是大錠元宝金花彩緞程了一棚单人一齐暗自賀柔說好
大礼物只見当兵的向周廷棟說這是我們六个人共須的一
点薄礼望矣主人笑納周廷棟連忙說通不敢多謝貴人

賞賜小人謹領

周廷棟

呀單退内一傍站
睛這單官多異樣
是而不是也別管
想單眼望胡揚鬼
就把這
遠近鄉菜都知道

說通是　　怨不得單官架子沉
单人齐說這位單官下出一千兩銀子的分賞
单公誰还敢小着一齐都来奉承当兵的太下長太下短不住口的
讓周廷棟樂了个事不有余連忙將礼物收将進去棚内止菜擺
村中人的風格坐上菜来都是手於要吃一个風捲殘云落花流
水以致盤碗盞尽还不放筷子今日那知有真龙天子在坐更大
以為常礼刚然端上菜来不等皇下先用就想要於單的人ㄈ的
嘴都張不開干瞪着眼着急吃不到口内這单人生的不妥

說這礼單忙遞過

上寫着
五單的
單兵名叫朱長明
彩緞百端礼物輕
彩緞十端一百兩銀
每人礼銀一百兩
ㄎㄧ納悍等新尚
一齐的

胡揚鬼

北京城中皇城内
都督府内当差使
奉送薄礼銀一千兩

都督府

胡傑蘇進南陳敬
作為分資遊差容

接来展開語高声
祖居那里是家门

頭一名
金花一对
單兵一名叫張勇
江湖上共四个人
手人听單官齐下着
嘖ㄈ叹ㄈ体言論

正德下

有見单人這光景
尼腹有語在心中
為的是
单人不能安席坐
元来是
說你們
只管吃喝頑咲樂

周廷棟

置办酒席非容易
今日个
想單多時心内明
豈不枉費一番心
寡人在此单人不寧
不要如此拘束礼
為單的

不由的

邀請賀喜親友朋
隨尚金口来說話
大家坐下樂欢欣
並無計較任意行

天子的

俱各安然ㄎㄧ宇
也得吃喝說又咲
小曲早已打扮上
打扮活脫相女子
穿着彩衣可爱人
喜慶曲見教客賞
扭ㄈ捏ㄈ走架式

全口說單一夕話
這才大家齐归坐
真是欢声振耳鳴
安席一定不消停
上坊滿廊代咲容
琵琶三弦撵過板
童音嘹喨美人耳
字韻清楚似鸟云
单多人

单百姓

程酒上菜欢並处
預備的
小ㄈ子

歹数不過十一二
先唱那

眉目代着白引人

游龍傳 四十一

正有吃喝听禅唱
只見那　周宅的家人都近栅
口中連把大尸叫　　外面来了許多人
不好了
說是黃宅家丁等　代領官兵特来脑
要拿那拐騙婦女的重犯人　　專奉官府走尸令

栅児上的小妖児們刚把喜慶曲児唱完拿過由児单才要
們点曲児只見周宅的家人把進栅中大嚷太尸不好了黃
的人代領許多官人在大门外說我家窩藏着拐騙婦女的強人如
今是奉官府的差意只叫大尸出去見他們若是去遲了可就
要打進门来了就改了好意了周延棟听說很好待我出去見
他們皇尸說実主人你不必出去為單的有有道礼言要望着
栅指揮說你出去瞄一他們若不依只管打死几个也使得胡
老尸遵旨出外見果有許多人把门都捕嚴老尸見心中不悦

一声大喝說哟你們這起土豪手向說詐坑害良民棋佔婦女
不知罪該万死还敢尋上门来真是無法無天還不快快回去
等人尚听一个上神七大忽說這还了得你們這起強盜連王法不
怕昨日那一个考兵的打伤了我們許多人今日你又出来撒野
改有什麽說的先把他貢起来再進去拿别人便了

申要如　說角一齐不代慢
上前動手要拿人　　一个七

胡老尸　一見不由冲七怒

大罵狗奴才不成　善劝你们不肯走　竟是要未把死尋
說甚動手拘拳打　不管死活下絕情　拳打脚踢這一陣
打伤了　黄宗許多爭宗丁　連那代
待役兵丁都打跑　四散奔逃回里村　胡黑卩
者見恶奴们都逃　门前却無一个人　這才轉身迈屌步
進棚交旨見当今　敢奏皇卩木細表　重把那
恶人素现明一明
且說黄恶屌見当兵的打了他的人私下也推以了事到保定府

巡撫待门内通了一状告的是強盜拐伐家人男女三名还敢
打伤几名家人堪ㄈ致死強盜現在田村堡先根周廷棟家窩
藏巡撫見地方上竟有這恶人私下拐伐事主查出竟敢拒捕
伤人致死真是無法無天又有怀王的王子論說拐伐了幼女数口
竟都窩藏在周廷棟家巡撫知道了一时未敢发兵丁一同黄恶屌前去才妥主意已
強人反為不美必須差兵丁一同黄恶屌前去才妥主意已
定ㄐㄧㄢ前营守備李志尤伐領馬步兵丁前去務必将先
棍强犯拿来不可放走一人守備奉令一同黄恶屌来到门前

廷棟才要出门只見從外面又進来了一个家人說小人方才出去打听了
才听原来是黄恶虎到保定府巡撫大老卩衙内告下来了告
的是強盜打劫伤人拐伐王府家人男女三口又打伤許多家人
衙役堪ㄈ致死所以他指名說現今躲藏在我们家内又有王爺
巡撫大老卩立刻差了守府李老伐領馬步兵丁一百多名同
着黄恶屌前来真拿大卩与卑位單官丁来了若提這位李老
卩大卩也不認得就是当日的花兒薄頭李志尤被来院丁手
在十三里大陳救過正德皇卩的聖駕万岁卩平空就賜了他

一个守備之職李老卩知道大卩是位豪傑不肯就進来拿大
請大卩出去向一向情由若真窩藏着強盜好伐人進来拉
拿周廷棟說不妨這场官司等我和黄恶屌才說着就往外
走正德皇卩一見說卖主人你回来好伐事情甭到這步田地你看
拿人周廷棟闻听暗想您老
這位大卩全不介意只得回来使人前去請李老卩進来家人
苔应而去单言坐席的客人闻听這此原故一齐着忙害怕

申親朋　不由沉心內驚　口叫列位申爺來　原來是　乃是巡撫大衙门　少時向　又有一人回言道　趁定是　一夥大盜不必云　一个ㄐ　一人巧語低言講　這件事情可不好　強盜拐代三个人　失主黃姓告了狀　遣派守備代兵等　前来拿獲申強人　別把偺们也代累　等你賊犯了不成　一起当兵的就眼饧　怪不得

問听光景狠不好　內中有　我瞄着　你是當主有罪名　拾你留臉却不明　也不出来接見我　只見那　出分資都是一千兩　一个穷兵　不如早些跑出门　你要想跑万不能　揮翅安翎也难騰　合該偺们要遭盘　席也不赴战兢ㄐ　前後门上都有兵　整錠元宝兵餉銀　那里有這許多良　又有一人開言道　到处都是官兵把　拾拿那起申強人　代呌回答礼上通　李老下　跟我進去就拿人　不是打刼是盜庫　這事当真不大好　卿親们　就便是　似此說来如何好　申人開此言點起　怎奈那　說道是

越想心中越有氣　遠近皆知有声名　露有眼空目無人　尊泰有　巡撫差遣不非輕　念旧好　傳進信去這半日　周宅宗人走出门　暗ㄐ非怨有此音　今日丁　我乃是

李志尤　細想周姓為人好　着起光景祂就錯　守備前程戝不小　前来拾拿大強盜　不当輕易就進去　並不見你有回音　才要令人都進去　心中說　裡边講話献茶奠　說道是　叫一声　拾拿那起申強人　代呌回答礼上通　李老下　跟我進去就拿人　我家主人道有請　李志尤　还有什么話可云　黃大下你我莫逗停　如今大家全進去　闻听不由心欢喜　全伏老下虎威力　分兵一半外边看守　說里面人当先走　滿心氣恼肥念怨　扭項眼望黃恶虎　請老下　如今大家全進去　闻听不由心欢喜　暑他揮翅也难飛　那一半　申爷兵丁随後跟

你们休怕且欽盃　皇下着見申人乱ㄐ烘ㄐ　放心欽酒而我為軍的在此万事無妨申人也有不信的就有多嘴的　說里面你各有作的事各有心里明白莫要代累了好人只管說ㄐ　大話這件事不是当要的皇下見申人無知在心中不悦吩咐過　曲兒的揮唱起来皇下且有欽酒且說李志尤等了半晌不見　周廷棟出来心中動怒暗說我们念你是个光棍要傑從　前曾有相遇不肯進去拿人他竟小看于我

大家一齐往里走　並無人理任所行　見一个家人高窩　我们大下　但見那　守備進了二门内　申兵丁大家留神有強人出来即便拎拿上榔槌

又往里走　一全寘客在棚中　北吩咐

不言寺倘李志龙领事兵丁在二门外把守且說棚内的事客丁
卜害怕彼此言講這个說這件事鬧的不小咧我们还是早些
解開才好呢别弄的大家都随了勾可不是頑鬼的那个說大
時李寺倘伐兵進来拿人只怕一概不饒都要伐果上打一场省
司一句乍語把事人唏的東躲西藏乱成一处都說官兵進来
拿人這还了得周廷棟見事人忙乱心中也無了主意不由的甚
是着慌欲待挺身出去被皇下再三的攔挡不叫出去今見這
几位畢官还是稳盤大坐說吠如故只叫唱曲児那挡児上的
人闻听此事又見事客忙乱唏的連琵琶也弹不上来叫唱曲児
的孩子们不消提起降害怕如何还唱的上来皇下正听的高兴
忽然不弹不唱又見人慌乜乱乜的聲毛不由的尤心不悦向周
廷棟說這些人如此胆小你去向事客說叫他们只管放心前
来吃酒量這等什麽大事說然有事还有我為事的你主不必
叫他们害怕吩咐挡児上的还照旧弹唱周廷棟聞听心中暗想
說他们不過是五畢都衙府的畢兵原何如此性傲

周廷棟　听見皇下一夕話　不由的
腹内為此驚又驚　暗乜說　他们不過当兵者
如此性傲可怕人　如何是好却怎行
一定是　大時官兵一擁入　不晓外面這風景
想罢上前此荅話　口尊畢官在上听　如今有那黄恶帛
告状在此拦大衙门　差遣守府老下至　伐領兵丁百十名
說道是　要拿畢官大下等　現今已竟進了二門等的
一起兰兵真无礼　拐伐王府男女人　我有畢官不介意

心内棚堂好不明
周廷棟說小人心中甚是棚堂如何了結此事望乞言明小人也好
拿主意皇下闻听說你不必為急害怕也不必向我步時你有然明
白不言皇下裡边設論且說黄恶帛見李老下不退棚内拿人恐
怕逃走了連忙向李玉龙說李老下如今強盗在里面望乞
速乜拆拿守倘說道黄大下你就先進去看看有无畢的強人
没有我在外面堵门那怕他先上天去黄恶帛深恨与兵的
恨不得立時拿住方好

黄恶帛　听說叫他先進去　不由心中桌無穷
本来他　深恨当兵痛入骨　恨不得
立時拿住方趕心　再不想　有已所行多方恶
硬棋人口等家人　無法無天反說許　到頼当兵殃人丁
這也是　天棚恢乜疎而不漏　今日今
恶贯滿盈报应臨　就遇見　正德皇下私巡訪
只怕眼下身被擒　按下闲言且不表　单說那
恶人仗勢闯進棚　迎面迂有周廷棟　伪然要
拐伐王府男女人　我有畢官不介意　实在的

大叫姓周的好大胆
事犯考官雅照内
周足棟
大叫一声黄恶屏
我周某
岂肯作出非礼事
平空诬赖信口讲
事也其向讲不起
竟敢窝藏盗犯
你不可
堂上男子侠义汗
窝藏盗犯阮梅林
无故竟枉屈好人
单与俗
周足棟說姓黄的我周某也不是一个好惹的这场官司去合你打定了俗们两人就試一試罢黄恶屏尚听一声大褒說好的料你也不照不了还敢強亦我早已訪明了那一起逃皇将我家的喘同妓杨代前来现在你家窝藏我使来拿他们之把我的家人都打伤如今你這意思是不叫進捆拿人強盜現在捆内快来拿人強盜現在捆内
黄恶屏
守備老爷莫动停
这起逃兵都在此
站在棚中大声嚷
叫一声
正是杨代事強人
竟敢窝藏事強人
有何分别
你可知
此乃盜案与杨代
向不肯你我事家丁
两个住人女钗裙
且說滿園妓滿堂春在書房中坐定
想考單也不知叫我们侍奉几日也不知就買了俗们姐妹
今日
又有一人向言道
傍边的
家奴有罪向主人
宽主当頭有承認
京動了
休要放走逃生
快二令兵全拿住
哪怀捆内事客人
大夥兒
捆外的
于忙脚乱語祘二
内中一人向言道
放有有在有有在
圣帝足不来識說
这分家業要花空
有何分别
你可知
此乃盜案与杨代
向不肯你我事家丁
两个住人女钗裙
且說滿園妓滿堂春在書房中坐定
想考單也不知叫我们侍奉几日也不知就買了俗们姐妹
去於月侍奉果然若叫俗们從良於月侍奉当單的好就度日也勝似為娼作賤滿堂春說正是正然說話忽听得院中的人乱二於二的言論說黄恶屏在此撫大老了衙门出示当兵的来了如今言進官兵前来硬闖進捆拿当兵的当事人来了嚇的佳人粉面焦黄芳心乱跳滿園妓嚇的喘吁吁的滿堂春向听心下有些說姐二快不要如此且听了我要有尽了滿堂春商量不言姐妹二人抱頭大哭書中单表守備李至龙不肯先進捆拿人有个元故
李守備
却元何
李志龙
福至心灵受前程
知道皇下私处訪
田报早已先知晓
出分資
李守備
尊奉处撫大人令
先叫恶人進捆内
廣有机謀多見識
自從大旗救了駕
不時的
周足棟
整錠元宝一千兩
心中全異就疑惑
前来於救事應人
有个元故在其中
是张妥人相功听
家中居住一起当單
彩緞百端礼不輕
必是正德主当今

再不是
這黑胆大不怕人
罪犯逆天活不成
分然化
常言說
不為介意反打家
有亡光景使分明
迎頭看見周廷棟

什麼林真強盜　如何有
王法全無身包胆　益不知
听見官兵圍困住　要来拿往上棚綁
还在棚内並不解　只管吃喝飲孟处
賊人胆虛話不假　看他们
故此才　打発惡人進棚内
今听惡人大声喊　只得仗兵往里行
听他說　李老下棚内坐了奏孟廻

見讓只得往里走　只見那
俱各東藏西躲　一个亡
迎面上　首席坐有人一个

李守備

赴席客人乱哄亡
战亡兢亡顏色更
却是正德当今主到把个守備時尚嚇昌了魂

守備李志龙听見黃惡屏大叫李老下快来拿人守備只得仗兵進来但見周廷棟上前說請李老下棚内坐亡李王龙見讓往里走来至棚内抬頭观看只見赴席的人不少一个亡東藏西躲迎面上首坐有六个却是軍兵才扮李老下仔細一看首席上坐有正是万岁的聖駕不由的吃了一京保駕的大臣在那里欽酒李王龙一見連忙急行几步来至聖駕跟前双膝跪倒朝上叩頭說守備李王龙奉聖駕皇下一見說李王龙你今日何事前来見我不必行礼且有手身有話明白奏李王龙

遵旨站将起来退在一傍侍立且說黃惡屏一进棚来就听家人告訴說四老下就是這几个当兵的惡人背罢十分临恨今見李老下进来惡人指望他拿住当兵的好与他反到与当軍行礼磕頭当兵的竟有挽盤大坐說話大道心中不服暗說想必当軍的是李老下的長来就是有亲令旨要不拿我来必背依正然犯想必見守備李王龙走上前来一把将惡人抓住吩咐兵丁快亡責起来立刻解送处撾大老下衙门不可軽放

守備李志龙听罢一步話　听罢守備一步話
大家動手拽者倒　把惡人　齐声答应那消停
黃惡屏　心中大怒無明起　綁縛二背上鉄繩
說道是　守備你好太無礼　一声喊叫振耳鳴
不拿当兵的是何用　現放着　却怎么
反到鎖我野事情　嗽是了　盜鬼強人你不鎖
必是当軍合你有親　既便是　黃某心内明白你
犯了官私难恕容　酩然是　你的上風子得講礼
親戚也該全上貢

你只管　私下照应方可行　他们的
罪過犯的如天大　难道你的心不明　公然拆放来縱放
狗私賣站罪不軽　莫說是我不依允　就是那
处撾大人未必肯容　老下你
准備着　如了考程站罪名
若火燒身自己尋　李守備
走罢了　惡人跟前把話云
守備李志龙走至惡人的根前說黃老下你這禍惹的不小也

是你有作有受到了衙门你有然明白申公黃忠厚行了一辈子的
要今日要黃瞞盈被人拿去可見天公报应無差恶人終是心
中不忽還要分本申兵說没有什麽說的快上走路罢一直
扯为就走若不走就拿棍打不言申兵丁拥出恶人着守备等
守備好解送保定府衙门且說正德皇下見李三龙前来不
便吩瞞連忙降諭旨一道上寫有朕諭巡撫郭桂今用黃忠厚
倚仗勢力欺壓良善私立文契損佔人口反賴朕朝汝他家
人口一百般行无大王法紀既在尔衙内控告尔处撫不查屋实

肖昧官擒拿幸而是朕若是平等之人豈不冤屋受害尔
巡撫即枉即時黃忠厚平日行善名款要加審明從重治罪倘
有狗情疎縱定時該处撫向罪尔其欽哉今有田村堡又民周
廷棟為人豪侠仗義忠孝矣良今特加恩封伊為守備之職有
缺出立即補授再有晏潮兒夫妻二人尔可仿令本地官員撥給
房屋即給養瞻守備李忠龙遇有遊擊缺出即行陞用欽此

正德下

寫畢皇宣告一通

巳集停畢即上封

連忙的

又分付

連忙的

下面部在須謹遵

李三龙

手内捧定皇下旨

仗義豪傑周廷棟

股内汎音胡猜想

次后来

到底是个甚麽人

方才明白就里用

你就押解恶人犯

口中答应連說是

且說那

急速去罢不必停

退步轉身往外行

起初時

只才量

着見光景動疑心

皇下是守備長亲

猜不着

守備出来向一向

先就溜出棚门口

站立一傍眼留神

急忙

跪上前来伏吠云

周廷棟着見守備李三龙双手捧着那位老

仁故仁牵了丁過頂刑一出棚口急忙仁跪跟

滿臉伏吠口尊李老下跪停貴步我小人有

位为軍的到底是你老人家的行么人這

样的茶故李三龙見

问情語低声說周兄你还不知道呢那为軍

的乃是正德万岁

的聖駕前来周兄你的造化不小快仁時

聖駕如弟有告坫在身不敢久停說罢上馬而去

李守備

周廷棟時尚晚景魂

田英慌忙迎棚内

暫請回家容備東

大家說

分资金小是人情

忠厚为

上馬而去先不表

面目焦黃急色变

口尊列位乡親

事容商斟心不悅

今日鄉亲礼不錯

原告業已拿了去

反到把我们硬行拉攏

且說那

心中乱跳战京仁

多有受屋特我恐

一齐伏恐把話云

我们的

正好快拿欲盖迎

周大下

你想可行不可行

深才一别叫鄉亲

有个下情回禀明

官司未結事不輕

周廷棟

列位抛的狠是礼

黃忠厚

必須得

商量仁方稳成

容日登门面拜謝

磕頭陪罪叩鄉亲

一齐都

周听滿臉愧伏吠

容小弟

雖被守備拿了去

要背鄉亲几句話

暫恕我

申公復来周廷棟果真挨门道謝申人才知道是万岁下

念佚齐說句了七辛秀沒有沖撞他老人家閑言少敘且說正
德皇下看見周廷棟西宁客說話君臣六位站起出棚都往
花園中去了周廷棟見宁御亲散去連忙来參見聖駕心中
反到十分惧怕不表且說滿囯姣听見黃惡虎在外撫待门营下
当兵的来了守備伐領兵丁要拿当兵的宁人啼的滿囯姣心要
自尽幸亏滿堂春再三劝解姐妹二人只是把頭相哭又听得人
說好奇怪坐席的宁客俱各東藏西躲当軍的也不知是宁
什麽人全然不怕还是吃唱叫曲兒只管还唱

二位人　听見家人這般話　不由腹内起疑心
又听有人来告訴　說通是　真正希奇怪事情
当軍的　勢力特大可不小　晚未一定有硬根
皆因那　黃姓保府告了狀　郭处摇
遣派守備伐官兵　說他们　一夥強盜扮人口
全要領拿進衙门　先是那　黃惡虎闖進棚内宁
大叫守備快拿人　那几位　当兵之人不害怕
只管听曲兒飲盃处　次后来　守備伐兵也進去

想着他　那知道
守備老宁真奇怪　必是動手要拿人
反把那　不但不拿跪在坐
向听不由心胡闹　黃惡虎魂掛九霄
但只見　往看当軍將頭叩
你姐妹　二位人
告禀從前一往情　軍官進来伐吠容
皇下說　莫言這点此小事　天大事情不理論

正有言詩抬頭着　只見那
說通万岁皇下在上　我小民
一边說着頭碰地　咕咚七响連声
朕已有旨把你封　守備之職有缺補
二位人　這才知通是万岁
次日早　君臣登程往前走
万恩赦心胆大人　又遇見

周廷棟進来跪在塵
罪該万死主闻是
皇下說通恕卿家
晓諭郭楚謹遵行
害怕跪叩不細云

幕綠垂青花辦天
吹時莺語舞尊前

詩　千條細雨万條烟
曰　喜得春風还識路
殘歌墨念昨朝話表正德万岁伐領兵保駕大日和尚北河水
長阻路窮為精作怪变人形害人多万岁
捉住寺心雷擊死蘇太府水中剑斬老元田村堡駕收二妓女
拿来祭黃惡虎治罪封良民周廷棟守備之職俱已表明且說
正德皇下離了田村堡夜住行宫次日傳旨起身君臣前行刚
到了安肅县忽然天降大雨君臣一見所高门大房要想避雨

他往里走只見一家丁一群人个七竪月横眉指頭晃脑上前攔住說
吔你们是什麽人敢往里走也不打听七个護国公張老下
連忙下馬上前說你们休要如此我们是行路之人不過借你
的房屋避一避雨就走你们原何如此無知亲横乎人闻听俱各
心中動怒說你滿嘴胡言你们是什麽人就敢在我们家避雨
莫說是你们一群当軍的就是本地的官員也不好意思惹
我们你到你们說你们快此走路是正经再要多說叫你等
無趣

乘大日 听罢一群小人話 不由的
了ㄈ面上依怨容 前見光景怕不好
連忙门言把話云 不必合他们未生氣 休動粗暴納無明
此乃是 無知之輩免計較 只可用
好言安置再議論 大日听見皇下話
不使動怒遵旨行 連忙上前向言道
說你们 我们不過因下雨
暫借房屋把身存 兩人方便有已方便
可行可止但任從 就便是 王公大臣府
也無說 前日就要請才人 爭位想ㄈ這了礼
通向不通慢ㄈ許 劝你们 不必動氣必暴性
只管去 你就說
有一起軍兵貴存 向你主人細稟明
天晴即便就登程 本住京中從此行 意思暫借避ㄈ雨
一了ㄈ 爭要如 不容太府往下許
這一群中恶如不容太府蘇老把話說完他们都把賊眼横
瞪起来吵俱各冷哄說阿你们趁早見走罢省挨打
在我们家避雨别說你们這等高貴想要
此刻醒又有一人說向他们較量什麼只可用
論不過將他们攆向就完了好不好打了他们不等等下旧
来將他们拿住了方收什他们呢正然尚急只見有一群
人都是騎騾壓馬来三内前只听爭人說好ㄈㄈ是三下
了来了叫你们走路只要动醒这是你们有招其福要想
三言向高向只怕不得 匆但見那一群人騎騾馬直到门前向
有人吵嚷心中不悦向有一人向言就向什麼人在我门前吵
还不攆向家人们上前回話說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這一起
当兵的公然要在偕家避雨小的们攆着 只可用
要打向他们正遇下旧府只听騎騾子的那人說這还了得一概
給我快ㄈ攆向不走就打爭家人答应那人說罢就進门去了
正德皇下見這人生的凶恶向言就诧打罢 长相見
露着不是正经人 向听那人一夕話 說出話来多横豪 塊适極矣不堪听
尤心不悦腹内想 这个人 令人可恨在心中
但不知他名合姓 須得訪查好本明 才待接馬回里走
只見那 爭多恶如把話云 說你们
还不快走降什麼榜 必定等打才肯行 護国公
伙恐合嗔向言通 你们是
这樣說話不許礼 凶恶利害威吓人
一旁回答說你要向 什麼人家
等着你 告訴的咱吊你的魂
打听ㄈ明白了 回来告訴你知向
劝你们 趁早見走罢省挨打 再若是
嘴ㄈ叨ㄈ可就不容
爭恶如說你们走你们的通見是正経再要多說我们可就要
打了皇下降旨說暫且不必向小人们較量說罢君旦易向只
得又往前行恁奈趕下趕大只見一家雖是小门小户的到也整
齐君旦未到门前張老下上前叫门不多一時見裡面出来了一
个婦人向這是誰叫门張老下說我们是行路的用為過雨暫
店甚远欲要借你家暫且避一避天晴便行望乞方便那婦人回

言說道太下仍要避雨只管請進來罢我家房屋仍有張夫下
閒听滿心歡喜連忙奏明万岁正德皇下下了馬君臣一齐進门
只見上房三向裡边是一暗兩明甚实潔淨皇下龙心欢喜中
臣将馬拴在空房之内皇下在里向安駕東大日在兩明向欹
息只見房中金漆桌椅牆上貼為字画桃山正当中供有当
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炉降明香皇下一見不由的龙
腹納闷心中犯想

正德下　龙腹沉音心犯想　暗ㄈ說

这个人家可向人　如人竟肯容留住　着来造化不非輕
連忙向　太府蘇陳二位講　你二人
前去向ㄈ就里情　他是个　什么人家名何姓
却元何　二内日
答应領旨出房外　陪侍的龙牌主甚用　只見那
来至後边房内存　供ㄈ乱ㄈ不消停　幸鸡宰鸭又烙饼
妇人元来收什飯　跟狗男女二姓童　着来不過都十数岁
傍边里　二太府　連忙伐唉闻言向
生的画向前唇红

向你们　娘兒们貴姓尚尊名　当家人
不如現在作何生理　还是買賣是務農　竟肯容留我们避雨
实在的　我们感念善人恳　那妇人
回答連ㄈ說不敢　太下们　不棄嫌我家就理
提起来話長暫從容　善人二字等何恳　若向我家名尚姓
吃完了　待奴家　收什麼飯老下们用
那妇人說为話眼闲扑　慢ㄈ的我再告禀明

得前边彼此言談世向有這樣好人留下避雨又收什飯食方
才提他的当家的人他便落下泪来其中必有元故且奏明皇
下知道二人来到上房奏說那妇人在後边收拾一見一女东
有亲鷄宰鸭上灶作菜飯如婢们向他当家人作何生理那
妇人便喘眼落泪說道提起来話長等請用完了飯慢ㄈ
再告訴单言皇下听罢龙腑暗想

正德下　听罢二位太府的話　不由的
龙心暗想有此音　膜内說　似此奏德妇人为

竟比男子強万分　容留生人来避雨
预備飯食款待人　朕当心中实不忍
其中一定有隐情　真正是
比为那　方才那宗大不同
他善迎　口出不避可悔人
寡人在　九重宫内焉晓闻
只見那妇走进门　伐领女兒端有飯菜
妇人說　村居中兽甚好用物
他还要　不但不肯容避雨
向ㄈ他　世向人物不一樣
細想奏恳却不等　皇下正为龙心想
前来教在桌上存　偷此粗飯表度心

軍官太下奏启用　将就一二望海容
容留避雨就是了　怎好又擾飯食東
常常趁飯求就伐　軍官何必甚謙云
要時间　君日用畢献茶奏
你们到底是什麼人　妇人說
告訴太下說真正是　旦古鲁尚的畢事情　皇下說
妇人說　比書爲断休重叙
皇下伐唉此追问　軍官若向容奴禀

皇下用畢飯食撤去申匠也都吃完那妇人献上茶来一傍侍立
皇下說為里的向你了你是什麽人家原何不見男子在一丁妇人
坤道原何竟肯容留我们避雨又這樣盛情留我们吃飯宋
中原何供奉当今皇帝的旨麽是何原故妇人說單官爷若
向这此原故小妇人乃是坤道原本不該留面生男子到家只
因有个元故亦妇人的丈夫姓安名叫安惠祥今年四十岁小
妇人三十八岁只有一児一女小子今年九岁名叫玉貴女児
十六岁名叫福姐我丈夫在本県充当兵房書办廣行善
事救困扶危今年七月里忽然有个年老的道人来到门前
病的堪亡王死正遇我丈夫出门听得他說他是从南山玉
葉洞修真雲遊至此偶得重病須得潔淨房屋靜養方
得陪命不然难免性命之憂我丈夫念他年老又是个出家人
心中存了善念将他搀到書房用心侍奉那道人飯也不吃每
日只是吃睡我丈夫晝夜看守伏侍過了半月那道人忽然
爬起大叫三番我亡負道試探過許多人都不過独难得你這
樣好人誠心故奉伏侍我出家人我今送你一件東西就給了我丈
夫一个誠包児說你目下有一场大禍臨見無有解救可將這誠包
児好亡収看内有一宗宝貝有一个字東照依上面行事臨時有
有大貴人前来解救說罢飄然而去我夫妻俱疑是神仙点
化我丈夫打闹献包児観看元来是一个金不和線拴定也不
知作何使用又将字帖打闹観看

上写着

云遊天下救苦难
試探果然甚心誠

我乃於南山玉葉洞　玉華真仙下凡座
專治有緣結善根　用見你家為人好
不怕我死你家内　尽一夜殷勤有始終

雖得你
金不一个今賜你
成全人间好事情
入水中
三个時
且不可
有有那
大难臨身难逃解

致誠敬奉無暴怠　不改初心真又真
乃是無價宝貴珍　后来还有大用畧
此金錢　名為焦石有試驗
一个時辰然难禁　兩个時辰水就淡
色雖不于無半分　下在海内干的了
軽易施展乱胡行　急亡逃上万岁主
無边富貴享無穷　眼前有
前因造定不非軽　若迂省

自然的
着罢不由心下沉

千万的
轉禍為祥有好处

不可怠慢加小心
我丈夫

有大貴人前来解救可將這誠包
又試驗而他着了誰知他在官府根前
宝貝不献而左官私進朝廷知県大怒立刻時我丈夫叫去逼
要金不我丈夫要進上朝廷不肯向亡送官死不肯認官府動
怒将我丈夫捆在監中要向一个妖言惑衆之罪

誰知道
吹噓滿城尽知晓

福無双至話不假　禍不单行却是真
来了卿
一群盜鬼申強人

硬把金不搜了去
即至丈夫受逼拷
已被盜去影無踪
聞听不由動無明
丈夫不肯獻宝珍
說金不
如今若是無此物
妇人想

却到好　無拿别的物一宗
万分無奈得庄承　許了献官回家取
回去告禀官府晓　知罢主
不但不肯拿賊还　反說我
照旧下在监禁内　近来风尚有人云
現在剝皮陳三手　要想得時常不能
我丈夫　性命难保准丧生
金不原是要進上　反落别人的手中

求福未得生禍　人亡家散一坊空　難道說
当今万岁福还小　不如陳三百姓民
小妇人心中不捨只得供奉当今万岁的龙牌早晚焚香叩拜只求上
天有眼忽得感動万岁皇下知道向恶人要出金不方得故我丈夫的
性命皇下听罢才得明白說你也不必为急为軍的即到你家故
你丈夫甚是容易但你不說金不被強人搜去无何到陳三
手中這刻皮陳三是个甚麽人家在何处居住作何生理
妇人說这陳三住在大街路北他從前原是賣豬肉為生

因為手段平常往七退務就將毛盪走退不下来心得剝皮
賣肉人送了个綽号叫作剝皮陳三後来用為不贖錢跟
随一起人出外走了一遭回来就発了大財買了大街这所房
子時常家中擺酒唱戏往来的都是大官大宦他就欺壓百
姓坑害良民壞化子逮本县官府不敢惹他遭過几
宗大事他連朝廷的案皆都会搬下来原来他家中窩藏
贓物
妇人說

还有一宗可恶处　提起令人氣不心

有人要　娶親要找他门前過　他叫人
將花轎抬進他家中　晴一晴　若是人物平常等
擇将吉来完事情　若生的　美就夜宿有妾色
硬強留下把婚成　奈何百姓不敢惹　只落得
忍氣吞声在心中　皇下听罢前後話　不由的
尤心大怒腾伐嗔　說這是　這樣恶人真可恨
無法無天了不成　真是人向一大害　必須要
早々剪除此处害

皇下說那妇人你只管放心等我為軍的救出你丈夫但我们
在此居住你家中又無男子到夜不便妇人說無妨我母子仍在夜边甚是方
中房屋不少軍官下们只管住有我母子伏侍皇下說你夫妻這样好人如此恭敬我為軍的心叫你丈
便皇下說你夫妻這样好人如此恭敬我為軍的心叫你丈
夫作个官罢以補你们之情妇人說軍官下休要取笑若得
故出我丈夫合家感恩不浅如何还敢妄想作官皇下說大
官一時不便叫他作就叫他作這本县的知县嗣後有功再陞
大官妇人滿心疑惑含糊答应而去正德皇下寫了一通告意

美太府蘇老下立刻上保定府把撫部经歷门傳宣太府通
省无馬去了正德皇下龙心暗想此处的知县胡大年好生可恶
正德下　龙心思想明知
縱容強盜將民害　反逼欺壓手下人　強奪進貢我朕物
你這樣　贓官国法礼難容　如何為得民父母
怎作皇家七品日　皇下正然龙膜想　忽听外面吵嚷声
万岁坐上降圣旨　叫一声　張勇出去着分明
護国公　答应退出不敢慢　連忙的

走出门外细细留神
街役三班一大群一般
一見便晓是奚尊
上前捆住語高声
道理不明急办事情
他家的
兒女妻子三口人
单言那

只見那　轿馬粉飞摆执事
知县剛然方下轿　張老下
不知前来因何事　護国公
上前捆住語高声　难通說
道理不明急办事情　你既為民之父母　扡入人家礼不通
他家的　男子被你拿了去　只剩下
兒女妻子三口人　你还到此有何事　快ㄈ言講与我听
单言那　下轿之人是知县　安肅县

朗大年就是此人
不信故此親自脑
說通是
快ㄈ的上前先把這單兵拿住上鎖繩

安恵祥　皇抓拿全办被盜去
代領衙役来搜宝　着見人捆大動嗔
那里的迎兵敢拿我　吩咐人

知县朗大年見一个粉粧臉考兵的迎兵敢拿我老爷的官事我的人呢有衙役答应知县說鎖起他来休叫他兇了護国公張老爺ㄈ的吩咐ㄈ的为官仗官仗势你如何还敢叫人責我有那些無知的衙役一見護国公張老爺相貌威嚴說的話来的硬又見官府不催只得着風使船不敢動手拿人知县朗大年見衙役不敢動手拿人心中不悅那里把公爺放在心上仗怒說道老爷以把安恵祥害向拷打追逼全办宝物你是那坐的迎兵敢拿老爷的官事我的人呢有衙役答应知县說鎖起他来休叫他兇了護国公張老爺ㄈ的吩咐ㄈ的为官仗官仗势你如何还敢叫人責我有那些無知的衙役一見護国公張老爺相貌威嚴說的話来的硬又見官府不催只得着風使船不敢動手拿人知县朗大年見衙役不敢動手拿人心中不悅那里把公爺放在心上仗怒說道

兵拉敢拿老爷的官事該当何罪張老爺說你若向我是那里的單兵我是五單都督府的因為天降大雨难行借住他家避雨正好這此事故就是安恵祥所得全办宝物原是要進上朝廷你原何公然胆大私下要昧起来現被強盜明ㄈ扡去非通你的衙门你不能拿賊反通倾害良民是何道理安恵祥要將全不進上朝廷乃是正理你罰把安恵祥拿问又来扡他家這豈不非礼你作的是甚么官听我之言快快回去把安恵祥放将出来或者你还得個程也未可定不

安恵祥娘子是范氏　丗子女三口在房中
知县代領申衙役　前来要
只嚇得　母子三人魂不在
北頭相哭跪在地　望旬那
口中奇把單官叫　不好了
知县前来扡家口　拿我母子三个人
左許把我丈夫放　还未放出轉家中
這事怎好請言明　皇下闻听闻全口

听見說
扡拿家口向罪名
惮身打战面如全
正德白手吐悪声
太早快放命残生

不妨你的休怕京　只管放心自有我
皇下說你们不必害怕為單的保管他不敢扡拿丈夫不但出監為單的保管还叫他在此為官安恵祥的妻子范氏為人心地明白闻听皇下之言心中暗忖只見單官下說不妨这如今現在如县老下前来扡拿家口丈夫明ㄈ現在监中听單官下說ㄈ管知县不敢扡拿丈夫在本地為官这些話难以碧信但單官說的話大行事異樣单說是考兵的操單人品相貌驚人若說不信难通說那位通人也

也哄人不成俱听皇上之言只得口中答应不由的心中害怕这不言范氏就骂单言外面的知县

且说那 知县门外不能进 登恐生嗔动无明
猛然见 一人手持一封书字 上前向言把话云
老卜在上小的禀 我乃是
口中说 无人特把老卜见
陈三老卜家下人 言罢双手往上递 胡大年
有书呈上请着明 但见他 才向着勾时多会
接温书字折书封

眼望那 下书之人把话云 说通是
那人你就回去罢 原书仗回文后注去 你就说
本县不暇写书启 所托之事我谨尊 必替那
陈三老卜素效力 叫他只管放宽心 未人听罢知县话
口中答应着转身 回禀主人不细云
单公说话不明如虎 皆镜通字不真似纸剑杀人知县胡大年
着了陈三的书字到底是 什么元故听思下细表元未是剥
皮陈三打听得安惠祥之妻福祖生的人品美貌要想娶到

起陈三又受过他的贿赂知县所以不敢不依随向护国公张老卜商言讲话

胡知县 眼望公卜商言通 如今你
当兵的留神你是听 安惠祥
有件事情本县云 陈老卜
听说美貌亚青春 安惠祥
要娶女子做妾身 宽免饶放妻子二人
我本县 才向着勾时多会

本县已准都现成 又不将他们扶拿去
两全其美好事情 护国公
不由的 咬牙切齿恨在心
主宝金钱无影踪 听说现在陈三手
脱然将 恶人拿住追究要
咬定牙根免不过 大费周折劳心力
莫若将机来就计 将金钱
护国公 思想多时忍耐气

口内连忙尊贵县 原来迟令做媒人
真算是 两全其美我敢应
你须对他要言明 要娶那
我要那 金不为定色皆成
一面交钱 一面就抬女佳人
饶放安惠祥 三全其美转离门
怎知道诓出珍宝好拿恶人治罪名

游龍傳 四十二

護国公張老卩向脏官闻言說貴里陳家既要安恵祥之女為妾不要别的聘定但安恵祥因為不見全本現在要拿事如今只要全錢為聘就在許婚姻一面交卩一面就抬人得了全錢然後再取卩貴里安恵祥也好去監夫妻父子团圆豈不是三全其美知里闻听公卩之言說的柔軟心中暗想說好啊這件事真乃順利而行想来陳三老卩必定愿意我本里又白得全本等把女子抬去之後本里再責拿這起逆兵不逞再去安恵祥原本無罪放他礼之当然朝大年想里闻言說那当兵的雖然如此說的却好但安家之事你如何作得主意張老卩說我们如今只要安恵祥去盜何惜一个女児知里胡大年說既然如此本里才發人前去向陳三老卩家中就說我的話卩本宻言声待役張得用你去到陳三老卩家中就說明要安家之女為妾不要他别的定礼只要全本不為聘就許婚姻一面交卩一面抬人如愿意作者急將全錢代来此事完成手下人張得用答应而去此書勇斷公差見了劉皮陳三就將朝奕年的話对他恶人說了一遍劉皮陳三闻听喘心歹毒暗說莫說全錢為聘任憑他要什麼值錢的東西我也情愿

陳三听罢未人話　不由欢喜在心中暗說道　莫說是

安家既然先親事　要我全錢我愿情　只把他

慈他要何值錢物　这件事情敢不成

女兒詎到我家内　了却我的心足愿　又想道

夜晚之内把婚成　再才發

人去奪回王宮易　此事不可就時日　遲則只恐有变更

眼旁来人把話云　想罢連忙回言論　說道是

田去对你们县主讲
待等我的喜事完后
一面交钱一面拍人
照依着
田见知县照实云
有了金钱
叫他们
明大年说如今本县暂且回转待门待等将金钱呈献与本县
就说我
就说我的喜事完后一定亲去面谢恩
张得用
陈三老下话回明
胡大年
多谢胡老下保感情
就是今晚将亲要
连忙苍左小人晓
言罢迁身急忙转
又向公下说一遍
交与本县好向县
释放安惠祥回家
奏圣圆免罪名
之时好放安惠祥回家言罢执事前行唱道而去胡知县去了
公下心中暗恨好脏官如何作得民之父母安惠祥之妻范氏
呈报到官金钱被强盗打劫原未全钱是陈三打劫而去赃证
俱明你不能与民除害反通替强盗为媒硬要强要人家闺女
为妾世间竟有这样该死之人公下想罢进内将胡大年所行
之事一一启奏皇下遍正德万岁闻听龙心动怒护送国公
张老下奏说日乞我主为目的想这点金钱甚小岂易藏
隐说然将恶贼拿住倘或不得金钱到费周折趁今日要贼
要安惠祥之女为妾将机就计莫若如此二岂不是好然
后再拿问恶贼不迟皇下闻听龙心甚喜说依卿所奏事
言范氏母女听见君旨之言只喜得魂无魄散

这妇人
做妾去把金钱换
过体水京帅标战
家咽痛哭大放声
实指望

只喜得
范氏听罢君旨话
要将女儿送与恶人
魄散魂无上九重
母女抱头相悲痛
范氏暗亡恨军兵
难割难舍腹内怨
救出丈夫团圆聚
谁知道

夫妻依旧不能逢
这妇人
拾了丁
却是招灾惹祸根
到晚来
妇人坤道幹何事
越哭越痛越伤感
只缘为把金钱要
害我一家残生命

反将我女要坑害
口中又把道下叫
金钱说是享富贵
这如今
要要我的女娇生
如何擒住恶贼人
暗恨军官在心中
那肯我
致使母女两离分
被你杀了我一家人
那知通
靠我个
这范氏
腹内说
女儿活亡入火坑

分明是
一起军官竟不是好人
范氏母女痛哭腹内只把怨军官不是好人话语说的天花
乱坠还要叫我丈夫为官这如今连监生不能得出性命都
不能保如何待能作官妇人正自着急只见一位军官走将过
来说道安娘子你母女不用啼哭此乃好事范氏说什么好
事分明害我一家性命我的丈夫军官下说许下救出监史不
能救出来反到把我母女先许与恶贼为妾我母女的等可死了
原来这
也不肯与人为妾何况与强盗作妾太府陈老下见妇人如此那
如正德万岁已经降旨与保定府巡抚郭将立刻将安肃县
知县拿问所遗知县之缺即将安肃县县
补授为知县眼看为巡抚官就到

那妇人
正德万岁施此恩
皆因为
皇下假扮恣能明
单表皇下抱话云

范氏那里能知晓
怨不得
范氏那知通
妇人为急心害怕
闻言如风归正传
安家娘子休急燥

当今的

你想ㄈ
那時叫你何然明
娘子方才信是真
我们要用莫隋停
如入物望性愚蒙
望兀告訴小妇人
叫声娘子你是听
要你的

祕然何急用何中　只等事情完結後
你丈夫　果然出監把官作
快去把　你女兒的衫裙拿到
范氏闻听心納闷　連忙說
軍官下　要女兒衫裙怎樣用
陳太府　一榜接言先告話
皆用見你今被难　我们心軟不忍闻
女兒的東西無別故　為的是

青布帘神先計裙
怎奈那　原係胖壯把衣撑
招的那　皇下大哭不絕声
胡黑老下闻言通　眼望太府把話云
陪妹的東西却要緊　千万的
陳下回言何物件　告訴我们听一听
就是隨手所使物　刑鞭一把預備停
那也等是應用物　必須暗藏在胁中

替黑下　被在衣服里面存　又把那
仝到那　范氏他女住房中　紅根赫衣穷月上
入賊宅　等着要親人未至　反把赫衣也撑破
你好前去把事行　黑下回答說狠好　吕听得
事不宜遲莫隋停　二大臣　還有我
刚進女子住房内到把了范氏妇人呢昌魂　別要忘下是正經
太府陳老下又說僧们走　黑下說
太府說

急忙ㄈ
那妇人
迈步出了上房中
避阬藏形不細云
眼望为
指揮老下改別話
月名頂替救欽裙
们頻現成主易客
要兀俊俏美佳人

衣裙交与陳太府　送入別房去藏躲
把女兒　太府陳故不代慢
单言說　准備发時惡人要
胡黑老下面含春　忙說通
快步才扮換衣衿　既有這
黑下闻听說狠好　今夜晚
待我乔粧来才扮　脫去了
言罢忙解胁中袋

太府陳故一仝都指揮胡黑老下来到後面范氏女兒的住房伏
又喝咐黑下时要親的人来要亲千万的别說話要紧单
表范氏将女兒藏在别屋内到有已房中思咐這一起单官下
說另有一位替我女兒叫陳家要去未知是誰家的女子还不知
陳家依也不依正在胡思乱想忽見一位单官下同为一位黑臉
的单官下穿为女兒的綾衣長裙那里还相新人分明是叫
神恶煞妖魔鬼怪一般只嗬的范氏渾身打战体似筛糠只听
太府陳老下說安娘子我们這位新娘子你看ㄈ如何可也配

的過陳三左你瞞為該当怎麼樣再打扮ㄈ好等為陳家未娶
范氏聞听說通我的丁仍別鬧了陳家要娶的是我的女兒若
娶了這位太多前去陳家如何肯依豈不是惹火燒身白招其
禍如何是好太府陳老丁說你只管放心他若不依我们还更
不依他呢你只管依我们行事便了范氏說這位畢官丁見体
胖壯相貌凶惡如何行得此事那剋皮陳五不是好惹的只
怕有些不妥我只才量怎麼替我女兒元素是這樣行事那
陳三利害無比勢力通天非同等閒未而他明作他答衙门內情
熟定要大ㄈ吃亏你五他暗作他杀了你白白無人敢惹

婦人說
有此不便在其中
自尋其死一般同
另設別計方可行
实ㄈ惧怕惡強人
太府丁
說媳子

畢官今日將他惹
就犹如
若依奴家愚拙見
再者我的胆子小
說句ㄈ嗦嘴痛
倘見如人這光景
劝你只管將心放

虎頭之上去捋痒
蚊蚋若
小如人
深脚趟胆大放声
做ㄈ冷咲把話云

只恐怕

立刻雅討真女子
為把金錢詐到手
若有什麼天大禍
此書前斷休煩叙
大不得
單等要人来娶亲
此一時
快請那

占他娶去替钦裙
好救你
我们去
雲時天晚東工灯
免強依從再議論
這如人
愁腸万分不相云
新人上轎莫情停

卑公書文残礼必得分要清这未娶親的比不得你我娶兒媳如
那是明媒正娶必須擇選良辰黃道吉日邀請親朋娶送親
的都要齐全人命中不可占女子冲犯刑克忌三相生人鼓樂喧
天為的是叫人知道再者惡人年素倘菊見誰家的女子美貌
或者有些姿色的年輕的如人硬去抢夺今来娶親他算是
強娶要女子作妾並非大娶大嫁比為抢親不過些微的強点
兒家中有現成的轎子就是賊宅的家丁四个人一抬也没有鼓
手娶亲的太ㄈ也不用送亲的如ㄈ忽有說咒這是偷娶閒言亦登

說范氏听見外边大嚷快請新人上轎不由得心中乱跳

這如人
害怕有此心乱跳
欵勤蓮步至门首
一頂花轎街前放
招轎之人家丁等
那一位
然後叫
慌忙走過立傍边

無奈何
但只見

聘礼現我拿定
却是了
果然有
腈黑收好把話云
閒人退闪远ㄈ存
范氏着了金錢照旧進入匣內盖上匣盖才眼望車人詩話
說通你们把轎搭過好叫新人上轎哦車公答应一声抬過花
轎抽去了兩根老杆將轎吊轉轎门子冲裡范氏伏又大嚷叫

取了快ㄈ請新人
紅漆匣兒顏色新
一个金錢裡面成
你们快把轎搭過

言罢逕自如人手

他們閑人退后哦半
房中將私匣收過一边悄語低声說單
閒听也不敢答言說話迈弔类往外所走太府陳老下令為范氏
后面跟随未至了轎前指揮為黑下坐在轎内把盖頭与黑下盖
这頂小轎明白的黑下生下岗上轎门和好放下拎簾這才招呼搭
轉哦軍人答应走過四个人来刚已的搭起下已腹内暗說这位
姑娘的分量不小搭至当街把老杆安上抬起但見把轎杆勒
捏湾了轎夫和轎軍人保護而去不表且說范氏自然才發

去去敢久不能放心把担為一把汗兒太府陳老下說安娘子全
不今在何处范氏連忙将小已匣取将過来說全钱在此匣
内拿去請看
那妇人
接過打開看分明
一个金尔
人令千連不非輕
事情迈等未完成

把匣遞与太府手
說道是
称為宝貝罕奇珍
好容易
陳太府

陳老下
原来就是這物件
為他到費許多事
設計鋪謀誆到手
伏又叫声安娘子

呈与貴人瞄着明
范氏回言說道是
且說這
未里駕前此呈上
是一个金钱和茶
但只是

單官下
太府陳下出後戶
正德下
茶鐘口来一般全
令人观瞄動疑心

我拿去
夫妻完聚轉家中
只管拿去何必云
辞到前面見与今
接過打開細留神
上面有符又有字
符不相符字不相字
吗声爷卿你等听
教我厌

隔已糊已着不真
教我厌

皇下着罢向金口
着此金钱這式様

却是假的未必真
范氏可知就里情
皇下說陳敬你去到後房中向一向范氏去
不是錯与不錯他可能知道陳敬答应是領
後面見了范氏說道單官貴人吐向已你今
說与妇人如何認得去真假我見与日金钱
陳老下說我们要誆哄陳三不料恶人更有
誆哄人口罪恶陷天范氏聞听全不是假

陳老下

後面房中向一向

淋說道好恶賊把一位單官下被他白已指去陳太府夫下說
他白已指去只怕我们那位單官不肯白已的罪来你也不用為急
但這金钱是假又要費事說罢四王爺面啟奏皇下說范氏
說与日金尔就是這样正德皇下說他乃是妇人家那里認得
与真假護国公先就向言說教日等着来也不知此宝是真
是假皇下說爷卿如若不信可取一碗水来試験已便知是
真是假護国公答应領旨

護国公
答应一声說領旨

這也的

取水一碗不消停
親把金钱入水中
皇下說
落在水中立刻滾
竟被恶賊拆損下
卿家張勇安排計
如不然
其情可恨真可恨

拿到皇下面前放
半晌不見有動静
金钱乃是奇珍宝
教朕看
特假金钱誆哄人
打発那
到被賊人騙幼女
世向上

大家一齐発愣怔
煮海能干方是真
此钱是假莫疑心
幸与得

万岁下

胡傑假冲女子身
想教他父却不能
实有這様万恶人

拿住走過推解恨 十惡之外法恐容 不言皇下類發帳

且說要親事家丁 花轎內 抬為黑卩往前走

四人只覺重又沉 一路上 轎杆壓膀齐抱怨

抬轎的 吐呀咧嘴語高声 這位姑娘身量重

幸亏不遠教喬零 這要是 道路遙遠您老好

只怕还要壓死吕子人 不多时 来到門前落下轎

人稟报從轎內探出了一位猛英左

申忌奴擁護將花轎抬至门首內有一家子先進去稟报单言

剎皮陳三家中等候正南几丁話林好汗仝欣喜酒水見一分

丁回話說稟下小人们要了親来了花轎已到门外陳三說抬

到大庭上来哦家丁答应不多一时抬進大庭以下落轎陳三又吩

咐家內女们快些攙新人到新房內去哦一声答应一声出来

了此老少妇人齐說真是三老卩的福氣大好一位新人快頭子

不少你着把轎杆子都壓湾有一丁年老的妇人說你们别說閒

話子倘內餐頭端過来别叫新人蛮口下轎進房哦有一人答

模糊小口殊居点 則見他

劳一件 缸般赫疾宻又瘦

月体胖壮把衣撑 百极裙在下面計

仝蓮大小几寸零 承知是男还是女

着黑不竟發愣怔 猛听佳人吐燕語

喊叫一声嗬人魂 吸

把老卩 原何抬到此间存

竟欲要 作甚句话对我云

初元来 不是欽裙是男人

說道是 你是那里悪棍左

胆大色負敢胡行 抬進我的宅舍内

大叫中子们快拿住 拉出去

剎皮陳三叫一声小子们把這野人拉出去先打一頓然后把他

送到县裡去只听半悪奴齐声答应是卩烘一声把一盘子

七長八短汗三山五岳人未的是 席頭根王六根王鞭黄三 中罗成童

打遍街刘大有 死棉羊钱大 活長虫張三 等来了一群上前就

要動手胡黑卜一見要
伸屌爪兒把陳三揪住大罵好惡賊你強要人家良女做妾王法
何在天理何存還敢行兇許打呂唐康卜卑恶人一見黑汗將
陳三揪住一齐動手卑公這一群人都是什麽人
听恩卜相表乃是陳五招聚下賣命的忘命之徒不顧死活
的人比說有屋意賣命的咧与陳三說明立卜洪誓矣愿
陳三給艮五十兩用時住在陳三的家中住意吃喝預備有事
狗马大盈有事他們情屋頂名充当官或埃夫棍或者埃刀

肩頭不皱尚刀之時更不惧怕分毫不以為然向言吏叙卑表卑
提徒今見黑汗把陳三揪住一丁卜那里肯依
這一群 忘舍之徒心不恁 一丁卜
单言那
齐奔黑卜把拳掄 指揮动供心暗想
腹内說 為誰金錢猜敘裙 齐莊假扮入重地
故此方 揪住陳三做押賬
身在賊宅巢穴中 好生賊舍三易容 放兇恶人不大紧
為的是 难免費力与劳神 想罢多时主意定
要吉吉

揪住陳三不放松 抽出刖鞭藏在手
心里想 出来刖鞭 卑棍徒 从胚中
着見黑卜有兵器 一齐的 击死几丁也無事情
一齐的 不放動手退見形 跟内相离数步远
才敢向言把話云

卑忘舍徒着見胡黑老卜从胚内時刖鞭抽出来那里还敢動
手咧一齐照的远卜的远才屋張声势壮嚷怪叫說罗好揪
野的野人你还敢揪為陳五老卜喝快卜的松放是你的造化
如不然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世间上也有這樣胆大色勇之人

假扮女子前来送命齐說快卜松放卜卜卜趕卑人說話之间
内中有几丁人跑了去卜取棍棒不表且說黑老卜向听卑兒
人之言环睛及瞪一声大喝說咱好一起向那里来的敢来作死
言还不知誰来送命陳三說野人你是那里来的敢向言道
陳剝皮 伐恕合嗔向言道 叫一声
野人胆大了不成 我向你
原何破我好事情 假扮充作安家女
你想卜 你今作的這件事 按理該当何罪名

你还敢 把你老卜来揪住
不在外面細打听 三老卜 难通說
到不知 你是一丁楞頭青
着你是 陣法愚人放你生
眷叫你 眼下一命活不成
单言胡黑老卜向听剝皮陳三之言滿面合嗔現咱好恶賊夫
卜知通你是強盗恶坏特来拿你但見陳三只是做卜恕說
量你焉能敢惹我三老卜别說是你要他是誰要想拿我三老

卜只怕不得能勾你今胆大若敢动我未真是太岁頭上動土有来
寻死恶賊正然說話只見几丁人取了一大屯棍棒前来呪嘱咐
在地卜剝皮陳三一見大叫我们的人呢快卜過来先把這丁賊
与我拿住动一丁死然後将他送到曼裡去卑公这屯人都是
家横惯了的听見恶坏之恶一丁卜名掀棍棒齐奔黑煞大发打
来黑老卜見棍来的切近就把陳三往前一推只听噗一棍打
在陳三脊背之上疼的陳三大叫一声說哎呀好打卑人齐說
别动丁卜卜动丁三老卜丁大发方才住手齐嚷那野人你

还不松了三老爷吗黑老爷那里肯听一只手掀着陈五一只手本拉着刚鞭迈开步想往外走那先丁忘命徒急忙肯容黑爷步步不管好歹一心只要救下陈三仗又动手往着黑老爷乱打要夺陈三急得雄句黑煞天帅特陈三作了藤牌迎挡拿刚鞭施展本领乱打

忘命之徒齐根棒 一齐的

那先丁

竟奔黑爷下部情 那知道 指挥巧设连环计

那位恶人不放松 拿贼当做藤牌嘻 又把那

刚鞭擎在右手中 近前的

恰似色犬与后征 把一丁

口中大叫不部声 性唉性喊说别打

竟是打了我一丁人 聋且大家停住手

更人闻听恶贼请 一丁丫

只听那 陈三往着胡黑汗

我与你 往日无怨近无恨

拔为不放为何因 到此大展施本领

俱各有份难解内 陈三打的哀声痛

你们都 听我几句话言明

这才住手退身形 叫声那人你是听

何苦的 请道其详就里情

闻听伏恐闹言通 叫声恶人听我言

乱旦贼子人亡恨 得而诛之礼才通

无非是 勇恶除奸救良民

拔定刹皮说走丫 快跟我

切黑爷

常言说

那论有仇无仇话

说为话

全到安家然后再把你送进衙门治罪名

都指挥胡黑老爷望为恶人诈话叫声恶坝你向老爷

不放是什么原故无非是勇恶除奸与良民除害

端何必又细问你若向老爷是那里来的告诉你老爷是北京

城裡来的如今老爷也不来你也不打你丫只跟我前去陈三

说你叫我跟了你那里去黑老爷说你只跟我走就是了陈三

说就便跟了你去你到底松了手也好诈话黑老爷说松闻

手不脉你只跟我到安惠祥家中后把你送进男衙内向你

强坝闻女做妾之罪陈三闻听到安惠祥家中去心内暗想

原来是安家胆大已身捨不得女儿与我为妾烦出这样恶人假

充女兄闻我不兑跟了他去到安家看他是恶样行事想黑叫

声家丁呢有只见答应走过一人上前陈三说得喜兄你去快

到男中报与知男就说原是知男替我说的媒就把此事说明

去黑家丁答应而去不表单言黑老爷把陈三要拔到安家这

一闻就把街束道西南北走路之人看见黑爷手执刚鞭拔为

陈三人亡不知是什么原故你言我语齐丫的言诈

重罪民 大家看见一黑汗 拔住陈三不放松

这一丁 有话闻言叫列位 但不知

陈三老爷何事情 被这丁 黑汗拔为棠障棣

意恶要 何处而去人不明 陈老爷

此处独坝谁敢惹 向日官府他通 人亡恨怕势力大

这黑汗 胆大竟敢惹此人 那一丁

闻言说通知弟晓 黑汗是 京裡下来一起军兵

如今在 书去安家居住下 陈三爷

昨晚安家把亲娶 无从娶去女钦裙 把这位

黑臉軍兵轎抬去
揪住陳卩死不放
　　晌起來
此人的本領就不
想来胆子有巴斗大
　　有名的
　走的高
那丫說

　　听見說
打伤家丁許多人
一定京中有硬根
　一丫人
　竟敢惹
本处財主有勢力
相与京中大官宦
听見王卩与他好

　　動不動
毛軍民你言我語說論内有一人說鄉親卩每小弟討丫教這
丫黑大汗石如是那里来的男穿綾花紅袄裤計五彩花裙一
一男人可穿的又是女人的衣裙這是什麼原故呢有那知道
說這黑大汗是丫当兵的如今住在兵房安師付家中昨日
陳三老卩托本県的知県說媒要娶安惠祥的女兒為妾
安師付又在監中有一丫当兵的与知県言明要全不為聘礼
許親事即日我亲眼見県三合一丫当兵的講話甚神秘听当兵

　　他連万岁皇卩音容ヒ領下嘚死人
的硬作了主意把人家許丫作妾未免范氏娘子皆因丈夫不在
家不肯依允大暑当兵的必是腋土下不来咧伏
有了听頭兒安心要娶再陳三老卩大闹一回才叫這位黑腋当兵的
假扯姑娘意思是要白扯白散这件事依在下的細想那起当兵
的未必惹的起陳三老卩県这丫禍惹的可就不小

　　伪言我語闹談論　忽然見
　一丫ヒ　手抓棍棒如飞至
那边来了人一群
赶上前　圍住黑卩打又楞　内有一人月失鬼

　　照着那　黑卩手腕下把情　拾元木根十分力
只听吧的响一声　实在痛疼实难忍　冷不防
一時之向把手松　得便毛棍就抡人　有几丫
圍為黑汗瞎逃闹　毛棍徒　着見陳三已去遠
慢ヒ四散退月形　说吱哟　好一起闪徒氣死人
抡去要拽了不成　越說越恼心大恕　手在怕

　　明恍ヒ的刪鞭混打人
毛公黑老卩見穿女子綾袄彩裙手执角明恍的刪鞭犹如
疯魔的痴帛酒醉的蛟龙凶神惡煞一般滿街上走人无打至
然搠鞭混打不肯輕伤人命也不过咸嘚而已闹的路起人
稀丫ヒ害怕況且又是与剝皮陳三家中打闹事情重大只
嘚的人ヒ闹门家ヒ闹戶黑老卩嘆罵了半晌見無人来答
的只得回安惠祥家而来到家見了正德万岁爷大闹陳三
家中毒惡棍動手把陳三揪住到了大街被一群惡棍洽不防

　　惡棍打申手腕疼痛松手才被毛人抡去惡棍之事奏說了一
遍
　　正德卩　听罢胡傑一夕話　說道是
可惜惡賊去逃生　但則他　鬼計多端真可恨
安心不善哄良民　假金尔　誆騙切女要作妾
　幸与那　張勇巧設計牢笼　安排预先防備下
叫你假扮作歌裙　商去要尔若得便　拿住惡人向罪务
但不知　金錢為落在何处　必須把

陳三拿住追问明
口内連七尊圣明 我主万安时心放
若拿恶人在早晚 眼下定把恶贼拎
蘇近四来另有道礼
差官前来拿凶犯 解進衙门向罪名
听罢陳敬一夕話 一傍茶言忙啟奏
不言君日言講且說范氏自從才發胡老下去后母女担有一
把汗放心不下只恐陳家見了假新人定然不依若把黑腌單
兵才犯一定还不肯饒放我家越恐越慌越慌越恐母子提心吊
胆且說剥皮陳三只為要損人家的周女無從到手反通
吃了一场亏再得渾身伤损吸乎被黑下撇去幸得手下帶
总爺之徒於回家中又氣又惱(恼)說我陳某有来無從叱逼这
標大手誓不饒放他等吩咐我的人来我想這件事原是知県
胡老下替我說的媒才有安家使黑汗假扮新人到我家才
向行出才伤了我的多人你快七前去好此事告訴胡知県知
道叫他快拿黑大汗夫才向罪剥皮陳三說罢家人陳能荅应
知県胡大年 听罢陳宅家丁話 不由的
無明火起怒冲七 滿面含嗔向言道 大嚷反丁野事情
考兵的 竟敢假扮充女子 破人婚姻礼不通
行出才伤人無数 胆大包天罪难容 但不知
他们一起何人等 況且来路又不明 本県想
他等现在安家住 一定是 安姓窩藏匪類人
勾引前来為強盜 才家叔舍騙全不 不免将
安惠祥提出監牢内 夫才追究審向明 将強良
恶棍尽情鎖拿到 県衙考堂向罪名 不由的
吩咐立刻升堂坐 衙役三班那旁停 下西荅应連說是
伺候整肅声吶喊 吆喝快七代犯人 知県刚然要審向
代上了 安惠祥双兒倒在 安姓窩藏匪類人
猛然見 报子来报事老下奉旨差官眼下临 不多时
而去不多一時来到県衙门首且說知県胡大年回到衙门坐中
暗想說那考兵的曾說得了金钱送与本県我好饒放安惠
祥出盜原何还不送金钱前来考兵的若是誆哄本県我一恕定
不輕饒正然胡疑忽見家人上前回稟說陳三老下家丁前来
稟老下知道知県胡大年往下問言說安惠祥你胆大包
天竟敢假扮充女子破人婚姻礼不通道理你若不献将出来本県定将你活七打死安惠祥望上
磕頭說老下在上書吏金钱實係被強盜明火执杖打劫而去
書吏家中為敢此瞞知県胡大年問听安惠祥之言駭官心中
知県胡大年才要審问安惠祥的口供只見报子来报說乞老
下在上小人探得今有奉旨的差官眼下就到特来稟报老下
知道胡大年說知道了再去打听臨近稟我知道喊报子荅
应出衙而去不表单言安惠祥枷鎖滿身代到大堂望跪倒
知県胡大年往下問言說安惠祥你胆大包天竟敢假扮充女子
道理你若不献将出来本県定将你活七打死安惠祥望上
磕頭說老下在上書吏金钱實係被強盜明火执杖打劫而去
書吏家中為敢此瞞知県胡大年問听安惠祥之言駭官心中
然假扮女子破人的好事

暗想那陳三老下扎本縣為媒娶安惠祥之女為妾他家有一个粉紅臉当兵的說要金錢為聘礼就允亲事金錢就送与本縣好饒放安惠祥出嫁随向陳三老下說知陳三老下应允就将金錢做為聘礼拠此看来这金子果不在安惠祥家中窩藏又不知被誰拐去原构到剥皮陳三下家中又有金个莫非是陳三下家中也有金个賄官明知剥皮陳三是強盜响馬的窩主竟不敢去要又恐受過陳三賄賂為敢去惹惹恐損故此今将安惠祥夫才追拷因

言未叙且說知縣胡大年想罢多時往下問言叫一声安惠祥你若不把金錢献出只怕你的性命难保

滿面含春眼代愁　　公位上

叫一声　　安惠祥奴才好大胆

胡大年　　昨日了

往下問言把話云

你竟敢

本縣親把媒人作

定言金錢為聘礼

原何不献与本縣

扯敢行凶竟混闹　　本縣前到你家去

搜我金錢不放進门　　夥同軍兵通一氣

安下誰哄一片心　　金錢為聘是你女

万恶滔天不法行　　原何又

打發軍兵假銃扮　　要到陳宅就撒野

打傷了　　似此棋通凶徒輩

老下為首把他容　　窩藏的

一起軍兵是什麼人　　王法全無罪不赦

若不实招难饒恕　　喝叫你

安惠祥听罢知縣胡大年的這些話心内糊塗竟模不着頭脑也不知這是那里的話無奈南言說通老下說的這些話書办一点不懂卑公安惠祥只從被下在監中何曾到家有然不懂知縣胡大年南听反到中七大怒一声断喝說哎好奴才你家現窩藏光棍強盜行兇胡作非為打傷陳三是強盜如今告到我老下的主下这还了得安惠祥你只实七快招你家中窩藏的是什麼人是那里来的响馬強盜如何有大馬数匹胡大年說為把驚堂木拍的連声响

脏知縣　　驚堂木拍連声响

两傍边　　衙役三班齐呐喊

安惠祥　　快說七老下恼

良民無奈将須叩　　咕咚砰地响連声

只求乞　　南是饒放小人生

只從老下拿進縣　　昼夜監禁在監中何时回轉家中去

等是内外不通風　　外面的

實七不知却是真　　眼望衙役三班等

口尊卑位大是公　　望乞替我小人請

小人無可将是报　　也只是

手衙役　　閒听一齐声断喝

你休強口混胡哄　　此乃老下公堂上

何况是　　你今現犯通天罪

快七实招是正理　　你若是

手衙役說為齐声断喝大嚷快說七

在你家中起凶恶　　王法全無罪不赦

怒了你快七实招是你的造化不然只怕你皮肉受苦申公安
惠祥做梦也不知通家中往下丁坐做星真命帝主当今正祧
万岁皇下的堅駕他心中害怕暗七叫苦或我安惠祥真正
該死我不知家中妻子女兒如何敢窩藏光棍強盜之理吗
我從那里招起安惠祥摸不着頭脑正然低頭思想胡精乱
疑只听知县冲七怒今有陳三老下的家人在此只怕你难以推赖

公生上 吗一声

胡惟知县冲七怒 今日丁

指望推赖在不曉 大明国律森嚴案 你既然

要情择想脫不能 充军書吏定知尚 罪坐他的主人公

何況是你妻女子 家下奴僕若祸惹 现在有拠有憑証

大料你 窩藏強盜在家中 陳三下

打發家丁来呈报 不見真实不死心 必須拾你一对証

只怕难以不招承 說你家内隐強人 代怒向言往下吗

陳宅的 說句話 家丁上前快七云 只听下面答应有

年紀約有三十岁 走過一人往上行 則見他

教理說 鬼頭蛇眼肉横生 一臉麻子須兩撇

青布通袍穿在身 主手万要奴定主 頭代一頂布罗帽

捏頭悅脑把人輕 脚穿布鞋土布襪 又見他

安惠祥你今賴不能 上前眼望書吏講 吗一声

陳三的家丁陳能走上大堂吗一声安惠祥你还講賴你要
想脫罪怎得能走我们昨日娶你家的姑娘去至非私你劳

胡大年 黄三小罗成董七打遍街到有大 你家窩藏大強盜

倶都打伤把我们三老下拠有就走幸亏我们的人多赶了去拾 拒哄那

了他了措手不及好容易才把我们三老下抢回来了你还不 你家中

实招响喝安惠祥听罢說道我身在監中实然不知我家中

之事望乞見諒況我身充兵房書吏豈有不知王法之理望

乞申位可怜小听上面知县胡大年冲七的大怒說安惠祥你

还巧赤辰你家中現在窩藏有响馬強盜假充北京城的提

兵他们竟敢捆拘我本县的分事其情可恨

但只見 走過一人往上行 則見他

年紀約有三十岁 鬼頭蛇眼肉横生 一臉麻子須兩撇

教理說 主手万要奴定主 頭代一頂布罗帽

青布通袍穿在身 脚穿布鞋土布襪 又見他

捏頭悅脑把人輕 上前眼望書吏講 吗一声

安惠祥你今賴不能

陳三的家丁陳能走上大堂吗一声安惠祥你还講賴你要
想脫罪怎得能走我们昨日娶你家的姑娘去至非私你劳

胡大年 黄三小罗成董七打遍街到有大 你家窩藏大強盜

倶都打伤把我们三老下拠有就走幸亏我们的人多赶了去拾 拒哄那

了他了措手不及好容易才把我们三老下抢回来了你还不 你家中

实招响喝安惠祥听罢說道我身在監中实然不知我家中

之事望乞見諒況我身充兵房書吏豈有不知王法之理望

乞申位可怜小听上面知县胡大年冲七的大怒說安惠祥你

还巧赤辰你家中現在窩藏有响馬強盜假充北京城的提

兵他们竟敢捆拘我本县的分事其情可恨

其實糊塗心不明　　我本人　　深知同志威利害
爲甚麼受刑不實言　說着不住時頭叩　知縣坐上大動慎
喝叫左右看夫棍　夫起無徒胆大人　兩边答左方要動手
只見從外面飛报前来口尊老爺二位欽差進了衙門

大堂上　　文武二位高声語
快二前来休代慢　跪听皇宣圣旨文
听見圣旨兩个字　只喘得
不知爲的什麽事　祸福吉凶难晓向
向爲那　欽差面前跪倒塵
才闻高声宣讀念　土焉爲
奉旨查得安南縣　胡大年
不能料理同政事　一味的

縱容恶棍坑百姓　強摸切女作妾見
国法無私不徇情　胡大年
杜作皇家七品日　急行拿回休遲滞
員缺之職另補人　爲本縣
安恵祥　任事安南爲縣尊
不必見駕朝圣明　胡大年
即爲此　新任知縣審向清
欽此欽遵謹尊行　胡大年

只喘得　　頂门之上走真魂
知縣胡大年听罢皇宣圣旨只喘得容倒在地有那此衙方衙
役也不敢上前只听那位官長向言哈啦說不言胡大年進内請
知恵今日奉旨將知縣胡大年革職此員缺不言胡大年進内請
安恵祥補授　欽差大人已進了衙门胡大年方要向是什麽欽差到此
陽縣代呌說胡年兄快去好印請来交代　何事本縣好去迎接只見打外面進来了兩位官員一位是頭戴
即單言衙役三班向听把本官胡老爷拿向奉旨把安恵祥　沈帽身穿大紅元領胸金代生的相貌豈端面如古月刀是
爲本地的知縣不由的心中害怕　保定府衙方正印方老爷那一位頭戴将巾身穿翡翠袍
計来代足登皂靴生的面如酸枣粉眉清目秀黑白唇紅暗隐

申衙役
叫为此处知县尊
一丁ㄷ
幸亏方才无得罪
只見那
報馬所
才向揭起印匣盖
照旧盖好此吩咐
前来上印按印投
一齐都
安惠祥相离不甚远
且說那
叫為如县理民情
走到根前跪在堂
申衙役書吏入等跪到安惠祥
去下快請下了刑具
倒在地一齐口尊老爷快請下了刑具嗬的他及到为此不知
是什麽原故違此說完師列位班長這是怎麽說為何我
要于我申吏役向听齐說小人们不敢ㄷㄷ老爷叫了本县知县
了快請下了刑具前去接印安惠祥如何肯信說列位休得
取笑我安惠祥為書吏如何能作知县之礼如今死且有罪
在身列位还未取笑我安惠祥為這场冤屈官司实ㄷ
不明便死死有何妨列位何用又来戏耍豈不闻冤死猶悲
物伤其类列位你我都是同衙门之人為何这等欺我

此乃奉旨休考轻
永樂皇爺作朝廷
兵爺侍即為上卿
出身高於贱而貧
安惠祥相想却不能
生死还在两可中
暗为带脫爱里存
安惠祥正然胡思乱想只見又有人来催请說方太爷打発我
们来催快叫請安老爷前去接印还要去事況申吏役向听齐
說不好了欽差大人嗔怪下来了請老爷把刑具下了快去接
印才好安惠祥說此事未必真不可拘泥且代为鎖紮前去說罢一仝書吏衙役来到了大堂且說粮馬
所方老爷在大堂上見安惠祥迸頭垢面枷鎖滿身方太爷說這
是什麽人申人稟道這是安老爷是被胡老爷貢的方太爷說
這还了得快ㄷ下了刑具就把這鎖紮卓
在登時時銷紮前官胡大年代上

叫說吏役時把快
心中不信作畏尊
公堂处
官府一定治罪名
現有那
安惠祥
特遣我等来相請
大暑這
只說吏役時把快
心尊老爷在上听
豈不怕
手人正有吩咐到
立等要見面乘容
不必胡疑快ㄷ行
如同作亲一般同
叫听吏役一夕話
永樂皇爺作朝廷
兵爺侍即為上卿
出身高於贱而貧
安惠祥相想却不能
生死还在两可中
暗为带脫爱里存
安惠祥正然胡思乱想只見又有人来催请說方太爷打発我
们来催快叫請安老爷前去接印还要去事況申吏役向听齐
說不好了欽差大人嗔怪下来了請老爷把刑具下了快去接
印才好安惠祥說此事未必真不可拘泥且代为鎖紮前去說罢一仝書吏衙役来到了大堂且說粮馬
所方老爷在大堂上見安惠祥迸頭垢面枷鎖滿身方太爷說
是什麽人申人稟道這是安老爷是被胡老爷貢的方太爷說
這还了得快ㄷ下了刑具就把這鎖紮卓
在登時時銷紮前官胡大年代上

雲時向

王法無私不順情　其罪反作果利害　代過務守不必云　快ㄈ請

口把欽差太ㄗ此　崇太ㄗ

爲敢承当知罪任　昨罪安惠祥的話

沖爲此処作罪尊　說罪在下叫左右　申人吝左說是ㄈ

安惠祥

接過打尚和合神　北行三說九叫礼　請事已畢把話云　聲且敢坐公館中

還有那

安惠祥

原未爲

立刻商量不代慢

現今圣旨却在此　快將那　忙將那

一見五膝忙跪倒　從頭至尾睛一遍　謝是已畢站起身　口中說　方太ㄗ

処拂家論你看明　說角通出去今手　亲自斫角和合神　仔細一看方知曉　煮海金刀宝貴珍　三位ㄗ

領兵丁前去捉拿剝皮陳三方思人

看，現方曉是真情　圣旨請過他看明　旨意手捧不消停　伸双手

這才明白信是真　伏又接印未拜授　敢請方李二位駕　滿面含春說不必

真正是　令左右　坐上代咲向吉通　安惠祥

現爲書吏有罪名　就等造化不非輕　方夫ㄗ

原未你还不悪信

游龍傳　四十三

知县安惠祥接过巡捕去了安询一张打闻现有原
为巡抓郭经差官会同知县安惠祥五即前去将
拿问为如县疾速查海会不未另行向罪时刻莫候安会
祥着县向为都司李志龙说李志龙如今原未是奉旨叫我前
去拜拿剥皮陈三不可有候李志龙闻听回言说本司事庆
贵县同行事公俗语说的好官愿即信私遇文的安惠祥一接
了印就有了摧柄了那些六房书吏三班衙役都跟到公馆轿
马执事伺候六房书办送上冠伐安会祥冠伐已毕顺伐次

帽贝穷元领胜计会代脚穿定就在公馆叩谢圣恩又与方太
下李老下从新见礼已毕只见书吏衙役人等上前禀见磕头
安会祥吩付暂且免参候坐大堂听点快七预备马匹三班衙
役伺候本县出门安惠祥乃是兵房书吏也自向来并无
家宁内司方太下与李老下说太老下暂且在公馆少候我即同
通谢已毕随向方太下说李老下前去责拿陈三说罢安会祥随将素日知通的捕快
都頭触身事的罗忠王玉吉曰王喜周有刚等俸进公馆之中

都頭一齐进公馆　上前伺候两边分
往下分付闲言通　说通是
衣服乃奉旨今旨　掌皇见
今日了　剥皮陈三为拿向
亦著留神仔细听　本县深知你们等
钦赐安肃此县尊　亦著安恤本式能
旨意紧急马放俸　此去务把贼拎住
特俸本等前来至　圣谕皇宣休当赶
不可纵放加小心　我本是
恕不到

真令人　终久不信这事情
也只好　昼夜长忧秉忠心
拿不住陈三贼忘恩　我本县
据了考提和是小　那方等
大器为　剥皮陈三所作事
俗言说　奸狡贼子人心恨
万恶极矣不必诉　是要你们莫担心
我本县　自然提拔奏朝廷

安会祥说罢只听罗忠王玉吉等一齐说老下分付我等焉敢
不尊但这此兵丰陈三所做的恶事连累都不能管他今日
老下要与他做对只恐未必治的住他安太下说本等只管放
心如今本县官威重小胆子却不小况且如今又有都司李老下代丰的官兵本等只管用力拿拿
的丰又有都司李老下代丰的官兵本等只管用力拿拿
人只得各处出丰一齐仗言我语说竟提不到兵房书吏安
先生平空的会坐本县如知县令人实在难解方才分付叫拿
提陈三下伤我只得前去且不表李老下会同知县去拘拿陈

三直言安惠祥的妻子夫人范氏　真令人　终久不信这事情
且说那　夫人范氏劝良如　也只好　昼夜长忧秉忠心
自从那　里兵假扮充女子　据了考提和是小　那方等
投丰听见胡下转　回丰说　大器为　剥皮陈三所作事
拔住恶人免不放　冷不防　俗言说　奸狡贼子人心恨
母子女　三人正自心害怕　万恶极矣不必诉　是要你们莫担心
书吏待役手扣门　大声喊叫快闻户　我本县　自然提拔奏朝廷
老下手下应役人　奉令丰　相趋而露深难非　若要是
接取夫人公子小姐　忽听得　我们是　如何回去见当今
　　　　　　　　　　　　　　幸亏皇下圣主见
　　　　　　　　　　　　　　素日行为不等明
　　　　　　　　　　　　　　得不诛之理才通

前去上任進衙门
不敢私自往里行
說通是
范氏间听魂不在
只当是
一定陳姓告了狀
這妇人
三口合該赴陰冥

一个
太爷陳下往后轉
你们母女休代慢
只哦得
單官扮女陳宅前
前来要
大叫單官不好了

都在外面未伺候
未見范氏将原因
快些收什好進衙门
扮而焦黄似淡金
才伤多人事非生
貢拿家口向罪名
我们這

范氏不知其故哦的大叫單官下可不好了我說陳家不是好惹的如今得罪了他叫知県前来拿我们来了這一拿去我三口性命难保說罢放声大哭太爷陳老下說誰敢拿你们这是你丈夫作了本県的知県才発人前来接你母子前去上任范氏那里肯信躲在暗說我丈夫安意祥現在監中如何又能作本県的知県之理就是做夢可也不能想我丈夫現在牢中我去送飯都不容進去如何能作知県一定是知県胡老下見有吾兵的在我家居住未詳哦我们前去貢拿向罪

這妇人
賊官前来詳哦人
皆用為
夫折妻散若西東
偏又有
小心伏侍当態勤
誰知通
這起吾兵到県了

不信丈夫作本県
暗ㄈ說
一个全乃起禍根
致令父子不能進
一起單兵到来陷
心想為
吾上添霜擯一層
進门時

只疑是
都是逼人抗我等
害的我
被拘代鎖遭罗网
留住家中是好意
轉禍為福夫罪免
我晴咱
大話說了許多云

还說叫
拠我想
既然能救我夫主
今日个
吾家之人作県承
定是知県作牢光
闖祸一家俞残生
闖一闖天罗地網门

我的丈夫把官作
竟是一派陰天話
却元何
這位單官又哦我
衙役前来按母子
詳哦前去好旧罪
事已至此誇不起
我们這

范氏腹内暗想說通如今也說得了憑他是福是福必須去闖他一闖不免依我前去向ㄈ我丈夫的消息是怎樣想県向陳老下說單官下虽然如此說如来不敢憑信待我去見一見那位單官下去正然說有只見進来了一群妇女穿的細緻景体打扮的甚是齐整見了范氏一齐跪倒是那里来的賬目妇ㄈ们是那里来的到此何幹說罢也就跪倒在地磕頭还礼哦的申妇女们齐說太ㄈ請起小妇们是来伺候太ㄈ公子小姐上任的仆妇了现前来迎接太ㄈ公子小姐上任況

氏說你们錯了我家那里来的家人你看妇ㄈ们比奴穿的还体面多角児原何如此戏要快些請起只哦的申妇女们連說太ㄈ快請尊坐容小妇女们稟明小妇女们是粮禹所方太下与都司李老下因老下新到知県家中無有人使用特将小妇女们才発前来伺候老下太ㄈ如今老下上了任了奉旨意去拿刘皮陳三先为害小衙役我等妇女前来迎請太ㄈ公子小姐上任一夕話稟罢范氏立起身来心中暗想

听罢那些妇女的話不由的

心中犯想何況音
真正希奇甚罕聞
他們說
那一起
故我丈夫轉家中
如兵馬
今日了
夫妻固元父子送
不过誰哋我如人
您奈如
見一見
夫德住人往外行

暗說道
這事今人解不透
当兵曾对我言論
还要叫他把官作
一派謊言是大話
果然就能做如此
不免如到前边去
想罢范氏不代慢
要見大明主当今
出了卧房往前走

安氏祥的妻子来到上房之中見了万岁不由的跪倒在地口
尊皇爺貴人你老人家到底是什麽人如何能使我丈夫作官
望求說明小妇人也好放心正德万岁闻听龙面代哭說你且
去收什ㄈ只管去上任我為軍的再也不肯哋你、夫妻父
子見女受享榮華也不必追向我為軍的是什麽人过后
你自然明白范氏闻听站起身来說道若果是我丈夫作
了官真是千古奇文定是皇爺了有什麽来歷如家若不在
家無人侍奉伺候皇爺万岁爺果然我丈夫作了如此也不了有

龙面含泰腮代哭
盖不由已跪在地口把皇爺太卩叫
曾許搭救我夫君
今日奉告作知道
还望求
正德卩
龙面含泰叫声范氏听我為軍的对你云

說道是
只有那
奈因如
貴人明白指教我
一見如人類追向
眼望着

亘古無闻罕事情
為人忠厚是好人
被知道
今日了
叫了本处知道尊
不表車人闻議論
却然欢喜又疑心

安先生
因得了
苦拷追要入益中
但然圣旨到来臨
反把此处訓知道
單言秀士范哄仁
急忙的

果然真实那消停
立刻宣拿向罪名
听見百姓這等話
辺黃走到衙门口

安惠祥的兵丈范洪仁听見街市上人的閒言議論說女婿作了本处的知县心中不信亲自到衙门前打听了ㄧ方才知道女婿会仝都司李老爷前去拘拿剝皮陳三去了打听明白急北回家同妻子前来着望女兒未到门前才要進去只見從里面走出了一位粉紅臉当兵的上前捆住說你是什麽人休往里走進去不得范洪仁說这是我女兒女婿家你是何原故回為避而到了我家当下疑代君住范洪仁說我兒你不該收留他们在家才是你丈夫不在家若敢留外人居住豈不非礼麽范氏說女兒正大光明就便留人避而又有何妨況且还有神仙指引預先就知有一起官兵借房避而果然就应其言内中有一位軍官中还有好大的奇处

夫人說

一起軍兵到家门

軍官一位等為尊

原說過

今日仃

打發人等来接我

果然有

内中有

神仙說的話不假

孩兒留住来救代

着他品貌兒了喽

故我丈夫出益禁

果然应了他的話

前去上任共享荣

華是以軍官說

話大道咧不明

还要叫他把官叫

作了本县知县是

你孩兒不慈信

妻子一同往里仃

范洪仁一同妻子迈步往里所走只見有四五位軍兵的都在院内站立一仃ㄷ天威神武令人不由的害怕到后来見了女兒說你家是那里来的一起軍兵原何在你家居住是何道礼范氏說若向這一起軍官仃们同何在我家居住有仃原故因為避而到了我家当下疑代君住范洪仁說我兒你不該收留他们在家才是你丈夫不在家若敢留外人居住豈不非礼麽范氏說女兒正大光明就便留人避而又有何妨況

莫說你是一秀士

你若向

說有迈步往里走

洪仁站立门外等

着見仃中相貌好

必有来歷在其中

叫声范姓你是听

范洪仁

就便是

我们是誰從何至

去見万岁不必云

他本是

咸要与申大不同

不多時

替你们回明准進

連忙答应說知道

秀人進士進去也不解

過后之時自然明

單表那

讀書之人心内明

就如不是俗人物

公仃出来问言道

不可高声須小心

代領旨

到前边

在我家中多遭扰

心中有些不過意

荣耀仁先去上任

暑不到

胡知県来到家门首

被一位

后来陳三提亲事

去見軍官向分明

這兩日

又許奴

為仝亦

粉紅臉面当軍者

要叫小女作妾夏

因我伏侍甚殷勤

八人大轎迓進衙门

這些奇处令人罕

前日仃

要進搜我宝貴珍

硬有擁住不叫里仃

那里官

在了金不為暗私一面交錢一面交人
有一位
大南才伤了許多人
這件事
范氏說孩兒相想陳三爷不是好惹的才了他的人如何肯依誰
知道兩三天並無音信范洪仁說我的兒你丈夫奉旨作了本
県的知県如今会合都司李老爷前去拿陳三如此說这
一起考兵的甚是古怪方才連我為父的都捆拷不叫進来一定
是有此元故但不知是一起什麽軍兵他如今要叫你生八人大轎
這可是他胡言混語乱話你一个知県的孺人如何作得八人轎
之礼要是作八人轎除非一品詰命夫人范氏聞听說我想这件事
必然是哄我頑呢范洪仁說我也是不信我去向一向那
考兵的話無說完只見新来的仆婦丁跌上前稟說太
外面来了八人大轎还有些攜大老爷書送了兩面金字
大牌說辽請欽賜一品夫人上任还有好些執事伞旗若是
語命或是丈夫之荣或受子之詰封这欽賜一品夫人不是偹
丈夫兒子的詰封这是自己夫癒掙的一品夫人闻言实叙县說
范洪仁才要去向考兵的闻听此言只是發怔
范洪仁
暗想道
听罢仆婦一夕話　時尚發闷在心中
軍官曾許我的女　莫不成
大有元故却難明　勇坐八轎進衙门
細想沒有这件事情　正然思想人又报
口尊太亡請上轎　吉時上任莫情停
連忙的
跪至面前見去今
見了万岁忙跪倒　口尊軍官八轎臨
叫奴為難在心中　皇卩闻听闻全口
已曾許你却是真　只管坐了去上任
夫人闻听忙站起　回后宅我不消停
一番光荣不同尋　按下大人先不表
安意祥一仝都司伐頒兵丁硬闯進陳三恶狠的门　如今这可怎麽好
為軍的
此事奉旨休当輕
謝恩上轎去赴任
且說那
夫人范氏听見八人大轎果真到了门首心中不得主意才躲到
前边見正徳万岁听見皇卩說為軍的許你作八轎上任再無
厘言你只管坐了上任回為你為人卖徳正大光明已封你為
一品夫人從此风光荣耀此乃奉旨之事就是那天下文武官
員闻你之名無不欽敬这也是你為人卖徳之报方能如此范
氏闻听又是欢喜又是疑惑心中暗想奴為民间如女並非官
宦家小姐如何得能荣万岁皇卩如此隔思封我為一品夫人
但我有何功劳实在令人难信正徳万岁見范氏你頻思想
皇卩全口闻言說范夫人你不必思想只管去上任過后你自
然明白范氏說如恩若去上任家中無人待奉軍官卩上任事
小慢代軍官卩事大皇卩闻听范氏之言尤心甚喜說為軍的
还要在你家住几日你只管上任過夜你才明白我為軍的言語
范氏退出見了父亲范洪仁把軍官卩的話言語一遍范洪仁
奎旻宁秀才今見女兒受封一品夫人又驚又喜且也想不到当
兵的是当今万岁圣駕私訪到此只得劝女兒且去上任看
后来是怎麽樣便知明白

范夫人　听罢父亲一夕话　也只得
先去上任在议论　吩咐仆妇看穿衣
一齐苔应那消停　连忙的　奉妇女
夫人笼带换衣衫　脱去随身就衣服　捧过凤冠与霞佩
胜中计上白玉带　真个是　上穿红蟒不计裙
注一打扮越貌美　范夫人　人要衣装佛要金
仆妇们大声喊　只听见　此言剪断方为妙
方显人间富贵容　谢了皇宫走出门　真个是
搭过轿来莫消停　男人一齐苔应是

北搭通　仆妇们
伏侍夫人上了轿　前面执事摆列定
轿夫抬肩稳又平　一面是
外有那　一吕夫人写的明
两面大牌金字真　一面是
奉旨钦赐四个字　安娘子
一面是　都说奇怪事一宗
惊动了　原何作了一品夫人
军民百姓男共女　仆妇们的话
七言八语齐讷罕　奔监生员跟一群
满城士宦卿绅董　一个个
老七少七闹哄七　安娘子
八人大轿门前存　听见家丁回报的话
轿夫抬肩稳又平　走须无路太为常
两面大牌金字真　自己奔呀八九分
一面是　一吕夫人写的明
一面是　旦古无闻等新文
奉旨钦赐四个字　到把那
惊动了　前任吴仝上销矜
军民百姓男共女　奔监生员跟一群
七言八语齐讷罕　回为仝入盗中
老七少七闹哄七　一个个
都说奇怪事一宗　安娘子
原何作了一品夫人　本是他家乌皆容
仆妇们的话　陈剑皮
人七情语依言讲　陈剑皮

私论此事等新闻　正然害怕胡思想
四人小轿后面跟　一个名字叫三住
一朝荣耀上九重　口中大喊不好了
夫德夫人上安庸　如今有
何尝只听德轿内的夫人吩咐说有劳车位老爷的大驾光临　家下人等捆不住
妾身禁当不起列位老爷们请罢　这陈三
退去不表且说范夫人进了衙门不见丈夫安惠祥夫人甚么　扑通闻言把话云
放心连忙向仆妇们说为何你老爷不在衙中仆妇们说完　三老爷

又只见　夫人八轿前边走
坐的公子与小姐　真个是

上任后即奉旨会同都司李老爷前去钦拿剑皮陈三去
了范氏闻听不由的心中疑惑打发父亲去打听丈夫的消息
范洪仁前去打听不表且说安惠祥同都司李老爷领得役
兵丁到了陈家一拥而入书中又言剑皮陈三自从打发家人
到京禀报安惠祥家中常藏家人假扮女子将家中人口打伤
了好些剑皮陈三他在家中听信后未曾见家丁陈贼回报说
奉旨特知县胡大年拿向把安惠祥叫了本县的知县只听的
恶人胶内有北不由的心中害怕

这陈三　听见家丁回报的话　哽得他
心下有北京又京　走须无路太为常　坐卧不安心不宁
胶内寻思暗七想　自己奔呀八九分　说道是
想真正是性事　旦古无闻等新文　安惠祥
忽然忽然作知县　到把那
如今既然把官作　他乃兵房一书吏
必然怀报来设法　他与我　前任吴仝上销矜
特我治倒气才平　回为仝入盗中　陈剑皮
本是他家乌皆容

正然害怕胡思想　但只见　两个家奴跪进门
一个名字叫三住　那一个　名叫四狗喊连声
口中大喊不好了　员外下　祸事从天到来临
如今有　许多官兵与衙役　硬闯宅门往里行
家下人等捆不住　三老爷　必须早拿主意是正经
这陈三　闻报不由心害怕　他还是
扑通闻言把话云　叫一声　不等休怕有我
三老爷　已经捆住那北人

剝皮陳三見三位兒四狗兒未報許多的衙役兵丁硬闖進門
來了吃這一京非小雅為他兒獨說不等不必害怕有你三
老爺兒說有話連忙走出上房觀看只見院內果有許多兵
丁衙役陳三大怒一声喊叫呔你等是什麼人敢闖進三老
爺的家中難道說不曉得五老爺的利害嗎你等快說到此何
是單言都司李老爺見惡人生的凶惡穿的齊正說話伴
氣就知是剝皮陳三李老爺代怒含嗔大罵好賊待俺得
端口胡言今日爺特來拿你

李都司　不由的　見犯人朝把你拎　赶上前　剝皮陳三未揪住　本是此处坐地虎　也有些須小本領　連忙的　那知道

都司　無名火起罵賊人　說有話　一仲伸手形探　這惡坝　強盜頭兒梁林人　冷不防　施展本領使拿住　看見惡人心大怒　休得滿口胡言誑　一个喬裝窩脑近　特惡人　他与別人大不同　他乃上　今被拿住焉得脫　要想解托好逃生

都司非民別人等　要用破法枉費心　一支手　手銬一磕疼难忍　李老爺　恐被解脫怕不好　惡賊動動怀中代　都司爺　就式往前只一走

見此光景心内明　李老爺　照着陳三下絕情　只听得　知道陳三方氣大　得便之時不肯容　那陳三　口中大罵好賊寇　一拳手揪住賊惡坝　特賊的　惡人艾药把手松　也等衙家有些帮　揪住了　往后一挣仰身形　只听得

李老爺見剝皮陳三跌倒在地赶上前用脚踢住吩咐我的
呢有將賊綁了哦只听得手下答应上来了一群官兵大家動手
惡賊剝皮陳三說我三老爺不知自犯何罪無故的前来拿我
真正豈有此理我的人呢快来動手那惡人千喊但無一人上
前单言申官兵一齐動手將剝皮陳三綁上安意往見拿
住惡人陳三不由的將心欢喜腹内暗想　安意祥　看見拿住惡惡坝　自转　忙上綁繩

不由的　滿心欢喜十分悅　自己說　腹内暗忙自沉吉　不但是　相想陳三真万惡　專意欺担本地人　軍民百姓不敢惹　就是那　保定大撈敢如神　皆因賊　坐地分贓廣全民　越闹越力起发大　我如今　奉旨將他拘拿往　知県面他拜一拜　到底要　为民除害此处实　想要多時他分付　審明回奏当今主　手下的

宋等一齐莫隋停　把惡人　別管他　男女老切尽綁縄　本県審明奏朝廷　不可縱放人一个　惡那　帶人間听吾旨　忽見那　房上往下抛瓦片　才要動手鎖拿人　手下有此一吾喊　不好了房上有了强賊人　乱打衙役兵丁　合宅大小全拿住

有人existing出墻兒外

此書的残敘單念昨朝招表正德万岁祝領申伴駕的大臣和訪至安肅縣胡大年苦拷良民思誤陳三伏勢力硬娶切女為妾劉趕諫胡大年苦拷良民思誤陳三伏勢力硬娶切女為妾劉黑下假扮新妇人大南陳宅阵望旨安惠祥補授知縣領拿胡大年李都司全新知縣拾獲剝皮陳三俱已表明县說李都司安知縣二位下北陳三合家男妇等俱各鎖拿已畢在

申飭役兵丁才要動手拿人只見屋上飛片往下乱打犹如下雨一般手下的齐声乱喊不好了屋上有了人了飛片往下乱打登時打伤了几个已人四散奔死俱往屋内藏躲申公当是什麽元故这就是剥皮陳三家中奉活的責命的一起恶总命徒見官兵衙役们動手拿人陳三拿住了这一起囚徒那管死活一个个上屋揭瓦往下乱打要想救奪陳三单言都司李老爷見申賊人在屋上揭瓦乱打官兵衙役心中大怒一縱身形嗖窜在墻頭也就上了屋一声大喝叫好賊休得撒野賊人一見吃一大京一齐動手李老爷見势頭不好想到跟前拳打脚踢登時跌下几个賊人恶賊徒見势頭不好想起怎得能勾被李老爷連墻代逐尽都打下屋去都司随后端下房去向知县說安老爷賊人可曾拿完安惠祥說男女俱各拿住奉明天子明日再表

大所上坐下安老爷分付把陳三伙通喊手到根前但見他横立目說不知我所何罪公然將我家抄安知县說好恶賊还說無罪你所作無法無天招散响馬坑害平害欺壓官長把护良妇幼女拐了本里金钱非与帶閨陳三间听徵召吟咲說你尚我拿小一概不知都司李老爷見恶人目無官長实系横不由的心中大怒滿面含嗔說通妄老爷似此恶人者不動刑法他如何肯招

李都司　現着陳三多系横　他的那

眼中窺法把官軽　老爷不由心大起

知县用言把話云　說通是　向着那

你若是　不動大刑不招承　似此恶人真可恨

衆日兵丁当書更　咪知道　安惠祥

今朝事犯拘拿住　不敢軽易就動形　恶人利害勢方由

左右快些着夫根　只得分付下手人　周听都司李老話

一齐迈步往上行　夫起陳三再向明　叫一声

才伏上前要動手　听得　手人向听荅云是

制皮陳三喊一声　夫不得下保動手　你等退后且消停

我家中　現有当今皇上旨　護身密旨聖旨文

誰若是　拆开動刑将我治　違者皇宣有罪名

二位下　听見密旨两下字　一齐的

慌忙站起把話云

李都司安知县听見家有密旨一齐站起說道既有密旨快下取来只得令人跟去進内不多一时陳三将密旨請出来二位官先叩拜已畢然后打南观着只見上写為奉天承運皇帝

詔曰賞善罰惡周家之聖王恩勇佞陰奸朝廷之大典茲朕安
肅民人善行素著仁義高風旌陳三橫行今卿民公本此方官
員等咨禮部奏請旌表恐有貶官污吏欺害良民特賜密旨欽
此欽遵二位老下前來知道先就問言說陳三這個家旨原何
到得你家密旨乃是旌表良善人民你為非作歹惡陷天如
何能得密旨這明白是你用賄賂哄官吏上下弘通縱容你
如此行凶坑害良民百姓本道家中全不明白的是你扮去不
肯承認本道如今且不動刑由文詳報上司再作定奪陳三說

原是城前日我托胡員尊要說你家姑娘作妾是你家爺的
要金錢為聘禮方許此婚姻到晚向往你家娶你的姑娘就
將金錢交與你家了

這陳三　前日了　知道胡下新上門　金錢為聘許婚姻　到晚向

怒曰橫眉向言通　說你姑娘要作妾　爺的　你家的

叫道石是安　那員尊　乃是那　你的主　爺之人作的主　一兩文錢一兩娶人　交與夫人于內存

家丁回去告訴我　要親伙了金錢去

我家中有什麼爺兵的你滿嘴胡言陳三說誰人不知爺兵的
在你家中住了這几天了你明白窩藏與他方纔向我難為你在此到你了知道安惠祥與
和就要拿爺兵之人都司李老下見逮此說安老下必動怒
陳三既有密旨不便動刑審向如今將他解到聖駕跟前請旨
定奪安知道衙听李老下說而見万歲陛下萬萬要說你家姑娘作妾是你家爺兵的
說李老下你我如何輕易上京而見聖駕況李老說安老下
你爺府上住的是一群單兵彼听我告訴與你

李都司　眼望知道腮代笑　情語低声話把云　却是那　為的是

安老下　大旦保護主爺今　和協去高悉損此　至今已有几个月　因為避兩住在你家中　今天人侍奉甚殷勤

多爺了　和向是單还是民　方知道

你放知道拿進行刀

爺兵中　爺兵的　大爺打許多人　反道我　誰是誰非誰的錯　只向那

把我聘礼誰到手　假扮姑娘先新如　我陳三

暗有設下計策危　到我家　算是明媒与正要　你想亡

欺負良民行事凶　恩爺都司一夕話　陳三合和亡許一許　爺兵之人便曉得

要向金錢這件事　爺兵之人便曉得

爺爺之子早向爺兵的安知道听竟全
然不懂便向陳三說你說的是那里的話我本道全然不懂

這是那　保定巡撫部大人　一切大非把官性　安惠祥

好已似　多謝李老爺教明　快見爺今主聖明

如爺方醒一般全　既然如此休似慢

当今正德万岁连忙回答说大家急见圣驾要紧此事萬斬
令人将陳三的家口一併鎖去二位老爷一个来到安息祥的
门首单言安知县有從坐監里如今作了知县出有半个月
無從到家今日来到自己门首回心中欢喜二人進门到上房参
見正德皇爷将陳三有家首謀反大怒說阿這惡賊元何有家首謀反
万岁前奏不由的龙心大怒說阿這惡賊元何有家首謀反
這通客皆是何人請拾查明一概交部向罪再陳三还未的
全分是假的不等回去只管動刑要審務必追出真正金钱

回復我
陳正德爷

二文武

全口傳旨皇王旨
領旨急忙出门外
如此今見皇爷駕
前者賜宝那通旨
得通真仙降私生
如何知
未卜先知眼見明
山中仇吉还得好
元来是

竟奔安南县衙门
不由腹内有此音
相想至不是凡人
如不然
遇見考兵的難星
今日景在他的話
方才得受皇恩重

雅中成祥作揖拿
用避雨
感動万岁施聖恩
馬能平地把官陞
作惡終久惡报臨
都司季爷把話云
方才皇爷傳圣旨
必須動刑要究審

多亏了
留下皇爷住家中
不是妻子行卖惠
着起来
知县正然心暗想
眼望知县腮含哭
這件事
迫出全钱奏与今

夫人范氏眼力好
殷勤侍奉多恭敬
安息祥
到底行好方得好
忽听的
口尊安老爷是听
休當兒戏等閑全
知县回答說正是

早戴心提這样打
到了安南县衙门
速把陳三拽到案
哦一声
陳三你

二文武

立刻叫壹化生下
本县深追細向明
伐上陳三大壹存
快把全钱献出免得六向三推動大刑

安知县坐上大叫陳三你安心不端前日在誰
钱今日别事瞥且不向你快把全分献将出
献将出来兒不了三推六向只怕你皮肉
说

那惡说
他今向我全分事
咬定牙根不招認
況且又有搜贠者

陳三听罢知县話
到要留神加小心
料他了
如不然
实說皇宣在家中
主意已定闻言這

口尊二位請听云
刚然說到這句話
扒手向賊爲首在
大明律例你不懂
我又無犯什麽罪
要想我的全共銀
慢說你
就說是

要向全钱那件事
分付左右看关根
王法不通礼不通
現有实告證其身
一定是你貪贓賄
者拷良民爲何情
知道陳某家富當
七品官兒你知县
保定知府也兩通
靴帶光揣老大人

还須你去向当兵

他也不敢拈無礼
如是听罢要人話
打諒我等私有行
方才你說当兵者
奏明万岁領聖旨
分付左右快動刑
上前拉去難合機
夫上要人怀子骨

要動刑
徽ㄧ拳吠两三声
今日不說你不晓
那是正德主当今
前来追向你口供
手下听罢不代慢
拿上了

須得啟奏主当今
原来你还作春夢
告訴ㄧㄏ你知聞
我二人
言罢往下一扭頃
一齐動手那消停
有何留下的大五刑

連北奏住拐頭繩 一背一拋十分喘

一点東西全無有
面目黃顏色更
只見那
胆大欺心敢撒謊
全錢收在何處存
陳三叫要一夕話
尊声二位听我講
不知怎樣影無踪

那有全錢影兰踪
唬的渾身料不战
如是安下先動恐
不肯实說出实情
快ㄧ实言免刑具
則見他
小人敢不教实云
千真万真藏此处
就是神仙不晓阆

活ㄧ要我命残生
一齐的
ㄅㄧ為难無語云
這件事情真奇怪
敢奏皇卩莫着侍
出了賊宅不依慢
此書号斷不多云
從前ㄧㄏ敢奏明

登時唏坏陳三横
裏去七魄走真魂
大叫恶人了不成
你說在此現不見
饒放你的命残生
磕頭好地响連声
元本取在此匣内
就是神仙不晓阆

今日這件異性事
着見恶人那光景
听他言詞不相假
叫声李老卩請听阆
你我就此快回去
站起着身往外行
似哥如无来的快
就把那

二位卩商听分付卸刑又把恶人疼ㄅㄧ聲容立刻令人把定
陳三到他家中去取金钱此書号斷雲時到了陳三家中你
宝床下一看果是方磚隄地定二位卩就在椅子上坐定安
如是令人用銳鏃到阆方磚下面便是泱土又把泱土刨阆
又是一層石盖揭阆元来是一ㄅ石匣見将石匣取
将出来当为二位老卩至申人打阆観看
取出石匣放在地 時盖揭阆那消停
二位老卩仔細看 匣内元来宝打宝

二位卩奏明正徳皇卩降旨就为陳三我尋限他一ㄅ月的限
期有了金钱饒他的性命若無金ㄖ将他全家向罪把他男
女下在監中安恵祥接了旨意向陳三說這限在一ㄅ月
限期有了金钱饒你一家人性命恶人連北ㄖ九頭去我尋
金钱安知是立刻差了两名捕役一名叫刘順一名叫進
孝押为陳三前去就有素日与恶人相好的人知道对頭又是
正徳万岁說有銀钱勢力难以搭救又見審吉不中用申人急
的無計可施今見給限一月各处我尋大家双喜邀請解差

吃酒吃飯又送兩個銀子求乞一路上照看本人又
替惡人打听金錢的下落不表本公這金錢如藏的這樣的秘
密如何會不見之理內中有一段偶遇婚姻之事這金錢元一
未落在山東登州府蓬萊縣孝義村中方一位秀士在寺中
讀書這人姓聂尚人名杰就在府城居住家中父母双全廣
有田園堆金積玉尚人杰天生的聰明讀書過目成誦考中
了一个案首秀士今年十六岁尚未娶妻一心要攀名門之女在
這東海寺中祖房讀書這一日寺內的和尚法名一本眼望秀
士尚人杰忽然哎尚言誦話說尚人相加公既到此处何不到海边看
一看海市如何尚人杰尚听也就忙哎回答小生正要观看ㄧㄧ言
罢尚人杰一人出了寺门未至海边未舉目观者

尚人杰　但只見　買賣人　肴热鬧之人孔於ㄧ人烟市景甚罕尚　樓台一座冲碧空　樓窓尚放珠簾捲　書生一見心中喜　女子生得娇又嫩　蛾眉淡ㄧ配朱唇　月庆婦娥勝几分　果然的　岸边又無船隻渡　画棟习欄琉璃尤　有一位　隔水留神細定睛　天姿国色令人欽　九天仙女难比賽　庆才有罢魂离体　此处却有多娇女　如何能過岸边存　尤楼风阁五彩新　美貌佳人显露形　只見那　青春不過十五六岁　他比那　腹内诗奨不絕声　原何家住海雪中　着地有意留伶我

大概佳人未有情　虽然見了娇娥面　頻誰前去作媒人
隔海大海难通信　知通他　又母姓甚叫何名
兄且居住尤楼内　定然是　公庆王位不非輕
書生想到為难处　恓恨ㄧ　站立海边似哑人
且不言尚人杰站立海边劈楞单表海楼上的佳人乃五湖
四海九江八河尤三之女敲鮪公主年方十五岁天生的眼明
伶俐模样兒美貌無双君妻二人爱如珍宝犹如掌上
明珠今日宫主有已思想如今年已十五岁婚姻尚未一定

不知将来嫁得何人現在尤宫海藏四海之内也無有出手
其類拔乎其萃的才子　這佳人　思想之间長嘆氣　哈声不止泪花芳
暗ㄴ說　自古長言真不錯　和顏薄命是真情
方才坐在岸上岸　还有几分妄想心　這如今
現在尤宫海藏内　那討随心可意人　都是此
寺秋異性妖魔相　可惜我　美貌多娇伴精灵
天公造定前生尊　合該要　恨我敖身大事情

這公主　想到此处难又常　不由的
苦心撩乱伐憂容　傍边的　蝦婆蝶女見光景
不晓何故啓又哼　連忙上前尊公主　有什尤
憂愁頻难对我们云

蝦婆螺女看見鮫綃宮主只是嗟嘆氣不知是何元故一齊的上前問言口尊宮主為何愁容滿面而心中不悅奴婢們想宮主娘七生在龍宮海藏吃穿用度盡是奇珍異宝龍君娘七愛如珍宝吃的是天廚美味居的是瓊樓銀闕將來招一丁可意的駙馬效勞快樂有何愁腸之處宮主何所聞二人之言說道如的心事非你二人可知有有知蝦婆說宮主你的心事我雖知曉宮主若肯依我的主意包管宮主你的意滿心足鮫綃宮主聞听蝦婆之言微七的仰唉說奴家依你有什麼主意只管對我說來蝦婆說今日天氣晴明宮主何不到海市上樓逍遣七我想人身易得中國難投花七世界中有許多的人物万一逢為奇遇了却終身心足意滿奏似這深閨愁煩枉有仿損了花容月貌宮主聞听蝦婆之言就知他条透自己的心事連忙的說道言之有理奴便依你而行言罢伐領蝦婆螺女二人出离了龍宮来到居樓之上恃樓忘闹七手扶欄杆向古用眼兰看塵市之中紅男綠女却也龍宮大不同都是些

景其然　易是一般世界景
但見那　海边来往人行走
軍民百姓闹烘七　摩肩擦踵爭競晴海市
鮫綃士　觀看風景多奚日
蕊者見　一个儒流小秀士
則見他　儒巾一頂頭上戴
忙何七的身話立　呆七獃七似失魂
观晴正是眼对眼　他二人
見他的　面如敷粉一般樣
貌若潘安重出世　恰似衛介美十分
一見不由芳心乱　暗七思忖有沉音
如家生在龍宮内　居住海藏水中存
如此人物真少有　暗光景
俊眼頻望樓上看　莫非是喜爱奴容
百年大事非小可　況且奴
想這婚姻実系分　如何能勾把親成
皆因那　月老註定不公平
就应該　相離切近咫尺中
恁如想　方遂渠光臣孟私
鮫綃宮主着見闻人杰生的十分俊美不由的動了愛貌之心
想通奴乃龍君之女生長海内這段姻緣暑有無分再者又
是闹中却女此言难以出口宮主越想越恕腹中実难然過叠
時闹粉面变色紫皱蛾眉思想恕身之事号急的啼声嘆氣
蝦婆見宮主這樣的光景不由的吃一大驚
那蝦婆　菊見宮主蛾眉皱
不由的　腹内角忙喊人
連忙伐咲闹言道　口尊宮主御貴人
人世之闹多熱闹　塵俗氣派正好闹恋
順着婆子手指为　岸上二人在年輕
晴来不過十五六　風流俊俏可爱人
不但人物生的美　美佳人
有心人遇有心人耳
原似塗硃血点紅　這女子
恨只恨　你看他
你有闹恋我奴心　但則是

一定有
閑ㄈ嚷ㄈ胡攪搀
都只為
大暑全然着不見
站立海岸多一会
到如今
剩下他
現時似有留恋意

姻緣之分在其中　那此人
来ㄈ往ㄈ乱烘ㄈ　單民百姓人不少
觀着海市初景風　一丁ㄈ
宮主花顏月貌容　小秀才
我見他　心望楼上二日丁
海市已消潮露散　世人俱各歸家中
独自一人却不定　還是欸ㄈ啓楊怔
此乃是　天緣奇迂不非蛙

況如是　閨中初女雅閑口
輕易胡言混語云　為生說通婚姻事
為伴有已作主張　於我說
蝦婆閒听回言通　代咲口把宮主尊
蝦婆想　事而事比不相同
只恐虻候美青春　俗的這
九江八河和我尋　那有丁
要比王　眼前秀士万不能

若不是　閨中初女雅閑口
九人雅見宮主容　為生說通婚姻事
蝦婆說宮主那小秀才必是着見宮主的御容俊美故此欸
的發怔細想他乃是塵世俗人既然晴的見宮主一定有姻緣
之分你着他留表不捨不忍就去有然是多情之人教我請這
位青春的秀士生的俊俏甚可人心我蝦婆别說嫁得這樣
的人物就是与他說句話只怕也不得能句宮主遇見這樣
的人物不生歡喜原何反道恐煩不知是何通理

註定該有婚姻分　他是丁

龙君龙女夫妻兩　替宮主
也不過　不過　不族之中未擇配
反道虻捆御貴人　扭得駙馬婿亲龙
蝦婆說宮主今着這位秀士等是人中之人若能猛然得這
丁駙馬也不枉生了這等花容月貌宮主不必憂慮常言說　怕只怕
的好当中無人事不成我蝦婆情願作丁說合媒人待我前去
見一見秀才着他的心事如何我就随机应变完全這段姻事
蝦婆的這片言語說的丁蚊有宮主芳心繚乱粉面含羞

況如是　閨中初女雅閑口　如何的
輕易胡言混語云　為生說通婚姻事百年將身有双亲
為伴有已作主張　竟是枉然不能行
蝦婆閒听回言通　代咲口把宮主尊　此話不是這樣講
蝦婆想　事而事比不相同
只恐虻候美青春　為人將身最要紧
九江八河和我尋　五湖四海類挑逶
要比王　俗的這　俊俏書生容而貌
眼前秀士万不能　那有丁　忌諫那

滿面堆欢枕咲容　則見他
今日丁　早知宮主心腹事
還見這樣有緣人　口内連ㄈ尊宮主　貴人在上請听前
面代憂客人不明　不是蝦婆請至此　為能勾
喀声嘆氣不絶声　正該向恰添喜悦　却因何
姐ㄈ你　蚊鮪女
龙君之女不同尋　半晌方把朱唇啟　听罢蝦婆一夕話
燕語鶯啼把話云　我乃是
不可只管胡言講　我今日
既ㄈ居海藏是宮主　非比塵俗以下人

蚊鮪女　听罢蝦婆一夕話　說的他
苦心憂乱不安寧　虽然情願难向口　一陣ㄈ
粉面含羞赤通紅　正是要知寵愛事　低頭不語申
蝦婆着見這光景　已晓佳人肺腑情　又見那
秀才还在岸上站　歡ㄈ怔未動月　他必是
貪着宮生花容貌　有情人还有情人　蝦婆不好明言語
腹内牽呼有次音　才子佳人巧愚逢　作个永人与月老
成全這　必須下楼将岸上

面目秀士美青春
站立海边不動身
這蝦婆
現出蝦形令人京
見了大蝦骨冒魂
但有殊屢了不成
変幻方好議婚姻
這事活ㄈ急死人

向ㄈ他
定過亲事或無有
伏又思想說不好
侍仗水勢奔早岸
倘然要
原形見他反不美
但則我
我既然

到底用何有斧斫
務要真的方可行
我要是
那秀士
嗬坏俊美年幼子
須得我
如何能勾到岸上
要宮主將媳作

一心要
無計可施登海岸
就候時刻書生走
万分着急渾身汗

成全美男配佳人
可惜我
這蝦婆

到如今
劳而無功白用心

游龍傳

四十四

這蝦婆安心要成全一双俊美的夫妻想有已見
水勢如何能到岸上若不面見秀士怎能議論
展本領那就得現出原形秀士要見了大蝦一定心中害怕倘
或哀嗬為書生反為不美万分的着急無法可处蝦婆正然為
難只見那北蝦兵蝦將鱉元帥經將軍元太宰一齐前来說通
請宮主回宮我等好護送宮主蝦婆說列位宮主也就回
宮今番我上岸有事去幹列位着一位送我上岸其餘一緊不
用護送元太宰說如此待我送
老媽ㄈ上岸說罢叫蝦婆站

在肴背之上老元四足登高水勞只听得悠ㄟㄟ一尼水声响亮不
多時来到海边老元将頭子一伸頭頂海岸作了一座桥梁
蝦婆脚跖老元的頷項上岸的話不表单言向人杰观看棱
上的女子十分的可爱

向人杰

一位佳人可爱人　站立海岸望樓上着　晴不見
天緣奇迂不非輕　相隔数里却逕迂　此乃是
月屄嫦娥一般美　好似就在面前站　再無那美真又真
見女子　月体律壯滿精神　款步堪ㄟ陪切近
滿面含春腮代呔　連忙緊走往上迎
小生有礼敢請向　口中說

不表且說向人杰正然無処尋消向信今見這位老媽ㄟ
從海中而来有些奇怪

但則見　婆子年有六旬外　他的那
腰而黑瘦有皱故　面翼如良一般樣
身穿一件紫袖衣　胚中計定白福裙
滿有那　月体律壯滿精神　款步堪ㄟ陪切近
向人杰　連忙緊走往上迎
向为婆子降打躬　口中說

老媽ㄟ　何処而来請言明　他的那
有何貴幹告訴我听　只見那　白髮盈頭似雪同
抬頭看月細面神　原来就是小秀士　滿面含春腮代呔
果然他　生的五官多端正　款步堪ㄟ陪切近
眉青月秀面如粉　甚向居私可愛人　連忙緊走往上迎
儒巾一頂頭上代　月穿为　小生有礼敢請向
年紀不過十五六　天然风流不狂輕　款步堪ㄟ陪切近
模樣兒　活脫一个小欽裙　小生今年十六岁　果姓向人杰是为

侬想ㄟ　他乃名门千金女　豈有配你一書生
必擇通　宦门公子家富富　戶对门当方可成
細思想　這段姻緣無我分　料今生

這尼痴心似夢难
向人杰思想婚姻無公料难成就美事正然千思万慮忽見海
中来了一位夫妈ㄟ坐的又不是蝦又不是魚子到了海边活
相一尼白汝雖老妈ㄟ下了汝雖上岸而来年位這夫妻乃是
成了氣候之物的大蓋恰似粉白所以到相是白汝雖一般向言

蝦婆看見書生模樣兒俊美实在的令人可愛听見旁言向
過老妈ㄟ從何処而来有何貴幹連忙的藏而来
藏而来你向我有何元故向人杰說老妈ㄟ既從海藏而来
有一事相向請向那樓上的美人是什麼人家的宝眷蝦婆說
相公你向他有何話說向人杰說老妈ㄟ在上容小生細禀

向人杰　听見婆子將他向　則見他
未曾說話面含春　滿面秋咲向言道　叫一声
妈ㄟ在上請听云　小生今年十六岁　果姓向人杰是为

七岁读書学師訓
我不才
李富五連清腹经論
筆走龙蛇傾刻成
論功名
也是妄想与痴心
絶色出類要超群
今見這

十三岁　侥倖進李入泰门
中了一个小秀士　不敢言
大概那　三篇文章五篇論
詩詞歌賦不必論　談吐之间管精通
却到不在我心上　登誓愿
要娶了　美貌佳人相配伴
特意的　尋訪多日靣未遇
楼上女子美十分　若是中生未見者
可称絶色第一人

偶然奇遇見面後
方能足我欲見願
但恐這
焉肯許配寒儒辈

心内　思想欲求作妻員
然後才　求取功名事共業
美人不是平常女　生在海内是名门
料起来　婚姻大事定無成

想這美人性的是画阁雕樑非等闲之人
间人杰說老媽ㄟ我想
料未婚姻是新邑我今
之念正迫老媽ㄟ前去
小生感是不浅情厚侍奉你老人家的終身蝦婆间听小秀才之言

老身從中說合使你二人成就百年好事如何间人杰间
媽ㄟ之言就如那死人復活穷人拾金一般登時欢喜連忙的跪
倒旺謝蝦婆說相公不必如此等事成了再謝你既然誠心
求親可有什麽聘礼待老身拿了去对宫主說明换一件表記
為証择吉日成亲间人杰听半晌無言忽然想到說小生一時
之间偷倖忙乱忘記竟無有值万的東西我有一个碧玉环可将
此物作為聘定礼不知使得使不得蝦婆說碧玉連环甚好
又吉庆快去取出来间人杰间听連忙從胸前解将下来遞与

了蝦婆手
间人杰
遞与蝦婆手内存
口中說
姻转周全得成就
也不過
相公你
老婆子

解下玉环不代慢
伏又滿臉腮含咲
小生這件物貝事
全仗媽ㄟ费辛勤
料想难以相答报
朝夕侍奉奉於貝
此言甚重折死老貝
一定撮合好事成

连忙的
托地毛肤打一厉
全仗媽ㄟ费辛勤
料想难以相答报
蝦婆间听四言道
只管放心休要虑

這婚姻

乃是天意早註定　並非人力可能行
海岸之上牢等候　我去見
少時老身便回轉　相公你
间人杰　间听伐咲回言道
不必喝咐我知道　烦劳贵步早回程
转身迈步奔海岸　急忙ㄟ
叫一声　太宰驾我转回宫
老奄倒退数拾步　慢ㄟ回身把水登

仙就在
宫主貴人女叙裙
听报佳音喜信临
媽ㄟ只管快請行
蝦婆答应說道是
辜岸上了老无指
只見那
似看如无急又快

不多時
喈咐老魔且休去
水向等候不必云
見丁宮主呈上玉环
到了廣樓面前打　蝦婆女
等我回信你再打　太宰回答說知道
見丁宮主呈上玉环　蝦婆立於樓上
宴時向難切丁佳人美欽福

蝦婆子上了后樓面見鮫綃宮主就把到了海岸之上見了秀
士向人傑言論婚姻之事甚实情願今將碧玉連环一件作為聘
定言畢將玉送呈与宮主觀看說道貴人也取一件東西
交与婆子拿去也好回付与他宮主聞听心中暗喜不由的
粉面含羞反到為難半公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性羞怎
有此含羞故為常　臉若是提到婚姻二字未免不動心既然他
的心動必是代于形也那可比不得害想思病怎有說先那
等心腹事誰知道死不過是有影無形即至作真了反到有
許多的為難之处為什麼往下的瞄見些姑娘每出嫁的時節
臨上轎之時他每必是哭啼的那是什麼元故呢那並非
是真心捨不得父母必是哭啼的那是什麼元故呢那並非
捨不得那个心里却是恨不能先到婆家方好呢真乃一言
難尽且說鮫綃宮主瞄見了碧玉連环的私定不由的心內暗
自欢喜又听見蝦婆合他要一件回礼好与秀才送去宮主
心中反到為了難則故此一陣粉面羞不語低頭代
愧那一錢姣羞全人观瞄实在難以下筆描画蝦婆一見如此的

他却是不住搖頭說不云　蝦婆一見臉代吠
忙說道　宮主心事我知闻　你必是
听見蝦婆要回礼　貴人的　東西不肯与外人
有些含羞故為常　沉音不語在心中　依我說
婚姻大事人向礼　古三今　許多才子爱佳人
好容易　設計鋪謀到海岸　才見年輕小書生
說了到有好些話　聘礼方能到手中　宮主心顧挨時候
怕只怕　秀才等煩轉家门

先景就知道宮主必是害臊
他瞄見　宮主含羞不言語　老蝦婆
心中害臊話难云　口尊宮主御貴人　反到面上代愁容
連忙的　却為何　必因為　瞄見私定多淺淺
這樣先景人不明　悄嫌秀士老貧寒　如不願意請分付
拿回礼定退还主人　鮫鮹女

蝦婆說宮主快取一件東西与我〔好急〕去到海岸回付与他
蝦婆連催了数次宮主說是含羞不語蝦婆偏生一計腹内
說有了必須如此這般不怕他不拿出回礼想里口尊宮主既然不拿
回礼想是不願作這件大事等我还把這件東西給那秀才退回去罢者
得叫人家在那里痴心忘想的等有說罢伸手將玉連环拿將走来
故意回身往外就走宮主一見心下為忙急無奈何南言叫声蝦
婆别走等我給你一件東西把這玉連环与我撩下了罢蝦
听說心中暗〔欢喜〕这才〔英回身叫声〕宮主快〔取来佳人答应

連忙將隨身代的陰陽水火宝珠取將出來遞與蝦婆動手內把玉連环接過來收好

鮫綃女　則見他　說道是　玉非女子無盖壯　權將宝珠為回定　前来求親見父母　此事全在奴婢身　快把私定堅收存　僅為他　說罢轉身忙迈步　勇斷絕說才舉神　晌見了　滿面之上代春風　說道媽ㄈ多辛苦　又喝付　回付年輕小相公　也完奴婢一片心　此書速快不多叙　到了海边将岸上　有見蝦婆心双喜　迎為婆子打一躬　大事有成都無成　婆子就此我好去　急速料理未迎娶　下楼上了老龜身　不多時　秀士正有服望宝　担背躬身禮合咲　不知道　取出二珠海藏宝　遞在婆子手中存　慢敢珠居吐燕話　未曾開言腹先私　你今拿此二物去　而見秀士細言明　皆因你　可叫他　再三逼勒無奈中　早ㄈ設法遣媒人　蝦婆答应說知道　迈步回身才要走

相公留神仔細听　休把回礼未輕視　時常在　宮主貴体身迈佩　若不是　相公該有姻緣分　外人要見万不能　此珠俱各有名色　先亮的　而見秀士細言明　属阴與奴果無岁　按為上天月一樣　如若不信試驗看　婆子之言不說亏　今乃九月初三日　晒着月光便分明　露光不過只一線　往后看　月圓之日晴光明　等至半月交十五　直至那　漸ㄈ收光日ㄈ退　三十日晚亮不能　仍旧黑暗有奇処　此乃是　龙宮之宝藏海内　專避邪火世罕有　龙君宝　交皆宮主紧收存　相公這仇真不小　如何就能娃与人　這番恰念是深重　得配龙君女钦裙　休辜負　宝珠光亮日漸增　后半月　美貌佳人仇你情　你速去　早ㄈ預備休遲滞　玉美人見把亲成　好再那

秀士向人杰晒見蝦婆那一派礼貌謙恭就不必細說了但見他滿臉仇咲先打一躬說道老媽ㄈ多有辛苦了但不知那件事情有成無成呢蝦婆見向叫声相公你可大喜咧我回去見了公主将相公的聘礼呈上那知貴人含盖不語还是老貝說之再三他迈才依允言罢回手將宝珠遞過向人杰双手接将過来只見是兩顆珍珠一顆光明可愛一顆却是黑暗不明向人杰着罢連忙的就向說媽ㄈ不知此二珠有何用处蝦婆說相公你可別要輕視了此宝

眼望文人徹ㄈ咲　口中說

向人杰听罢蝦婆之言心內明白連忙的把兩丁宝珠收起說媽ㄈ多然有了回礼小生迟未見其宝故不放心未不知还是哋我親身在龙宮海藏必須我亲見面見宮主还得好ㄈ龙君龙母才好商议完婚之事蝦婆說你要見宮主之面却到不难此乃係二人終身大事也須要当面訂一訂方妥到还是互礼你若要見龙君龙母那却不敢從命向人杰說媽ㄈ此話差矣我孝生既

然而他的女兒作親恋有不肯見岳父岳母的通礼

向人云 口中連把媽ㄈ叫 却元来

你老人家心不明 不見龙君龙母而

北話言未礼不通 那有了

蝦見岳母而岳翁 必須要

女婿不去拜丈人 自古婚姻納聘定

十有八九定不成 小生要娶多姣女

竹篮打水一场空 何况还是龙君女

蝦婆听說肥找唉 若不言明這件事

我那糊塗小相公 此非明媒而正娶

二人受親私訂婚 元是你

焉肯說明叫人商 这件事

輕将宮主許外人 倘若是

欲要成就不能勾 那時反到為不美

深暁四德而三從 龙君之女御貴体

活ㄈ就候美佳人 退婚罢

你想ㄈ 岂肯重婚另改嫁

退婚罢 还要瞄着君妻俩

龙君之女御貴体 言詳明向說不肯

要了宮主命残生 退退兩难無計行

何况他 這不是

這不是 相公不必詳通礼

相公暫且回家去 我若是

海市設前到来脇 早到等我方才好

自有妙計巧牢宠 告訴你

宵叫你 彼此想思一片心

了却那 一件事情告訴你

我若是 必須要

告訴你 酥便相公時楼上

宮主御体貴重 見了面

非比輕薄世俗女 我家的

龙君小姐女千金 深知四德三從礼

敗柳残花無耻人 千万不可性急炮

動手動脚乱胡行 貴人柔性我知暁

天生貞烈而要全 典雅温柔不在蛙

昊俐聪明难尽許 是代下人量竟淺

我老身 自有周全此事情 如今等我回海去

見了宮主商议行 設法而你見ㄈ面

二人私訂盟誓身 到还是

那時節生老作成飯 相公呀

他老夫妻足然后悔恕退也不能行

礼貌谦恭多谨慎
已曾婚姻事有成
甚实喜爱文墨人
怕只怕
婚姻散了休怨我
说在心中隙七记
今日暂且转家中
二人欢会接上连

仔细留神加小心　打动他的心一喜
手素向　你若是　叙说闲话常言语
切女含羞反动嗔　有碍于礼不得　那时节
等是相公有救寻　佳人想到为难处
休要忘了莫粗心　话已说明你去罢
明日早来别耽候　暂叫你

蝦婆說相公你就回家去罢明日早来等我好叫你接上去会美
貌的佳人伏又嘱咐說相公記着我說的話明闻人杰闻听回
答說走媽七出曾放心小生知道了言罢闻人杰如仝作梦的
一般回庙而去不表且說蝦婆化七上了老龟脊背回转后楼
老龟自去不表單言蝦婆上楼見了宮主從頭至尾把那些話
說了一遍宮主听訖低垂粉颈不由的心中暗想

這宮主　听罢蝦婆一夕話　不由的
依垂粉颈自顛奪　暗七說　這事作的到不好

其间只怕有風波
遭人宮主女姣娥
未曾回明父母晓
闺门私与外人合
枕如想
只怕反到惹啰唆
要与如
叫如家

如乃是　龙君之女非别者
生在龙宮体尊重　岂定婚姻有真确
細話礼上有根据　那有丁
何况如　玉体如仝值的多
他乃是　见了時
多情未免心狠荡
要作人间喜乐事
却忘生

与他妃头仝戏舞　鱼水欢会饱配合　若是不先又不好
岂不就　喜贡才郎是情薄　如的心中又不思
依了他　有碍于礼枕不得　父母闻知這件事
一定氣的似疯魔　佳人想到为难处
杏眼秋波着蝦婆
蚊蚋宮主為难了半晌向蝦婆說媽七這件事依如家的細
想还是告訴了父母知道明七的叫他来要才是正礼要依這
樣私作只怕经久不妥蚊婆闻听說宮主此事乃是天赐奇遇若

妥禀明了龙君龙母再也不肯把宮主嫁到旱地塵世之中那其向
龙君一怒不但好事难成只怕还要從中受累宮主說若依媽七的主
意不去告禀明白豈不是私奔了original那才令人恍兀蝦婆說我如今不
是叫宮主那樣行事也不可違却了天命錯過机緣真正的可惜那時
后悔可就遲了何况你今婚姻已定急七的設法把那小秀才請上楼
来你二人相見一面商設停妥你二人成就了百年的好事就便龙君知
晓生米已成熟飯也就無可奈何了豈不是宗美事宮主闻听
蝦婆之言有礼說媽七但只一件急难的句叫那秀才上楼来由如

家相会蝦婆說這却不难宮主快七前去到龙母宮中那亲上取
为一軸五湖四海九江八河的乾坤岳何不情七的拿来明旦早
特此备礼现一坐長桥到岸接等那小秀才到了叫他渡上長
桥走到楼上与宮主相会豈不為美宮主听說不由的滿心欢喜

宮主女　听罢蝦婆一夕話　不由的
十分欢喜在心中　他說通　媽七之言实有礼
伐我去　面見龙母老娘亲　言罢款步把楼下
又分付　蝦婆螺女不必跟　此書前断休多叙

不多時 素到龙毋宫内存 向安已毕一傍坐
这佳人 画备摔在大瓶中
迎面一張大條案 向放杏眼細留神 看見那
站起走三案前立 到相是 画备摔在大瓶中
果然是 打闻仔細留神看
計上心怀吐莺声 異味清香是又馨
摔的画备叫何名 瑞氣千條射二晴
說与女兒我知向 乾坤备画甚分明 看罢娥眉以一皱
龙母見向屈伏呀 那瓶内
說道是

我兒莫疑仔細听 元江八河五湖四海
其名叫 若着才闻奇处現
可依如意备随心 任你遨游江湖海
这画备 通達快樂只管行
乃是禹王治洪水 当下這件宝貴珍
你父管理在東海 等此居長為首尊
休当那 世俗塵物一概全
故此水在我宫内 不在我宫内
龙母說我的兒此乃是 件宝物你不要輕視于他宫三闻听說如
母亲但不知此宝是 何方樣的施展就能如此的玄妙龙母說如

要上岸之時只用将此物打闻一抖立刻变化一座長桥要到那里
就能到那里宫主說如此玄妙但不知上面画的是什麽景致孩
兒如今拿了去等我把心的眸仁等着完了再給母亲送来龙母說
我的兒你既要兒着只管拿了去眸罢千万你可莫要輕視了此宝
必須敖心观着言罢伸手取将過来過面了宫主敖青女接到了手
中辞别了龙母回到自己宫内見了蝦婆仁一見心中說好了只
用得了此备明日何愁大事不成宫主闻听粉面无加不多時
天色已晚大家在灯下打闻备画做此面神观着

登一時闻 天色已晚時燈点
大家打闻着分明 果然是
那一宗 異味清香是又馨
霞光万道绕人眼 瑞氣千條射二晴
字神定性細仁着 方才明出里边情
上边画着五湖四海 九江八河地里分
按三光 日月星辰真又真
暗阨阴阳与五行 宫主着罢時多会
眼望蝦婆闻言叶 如何就
如何就 仗現長桥将人渡
蝦婆說 宫主休要来小着
明日試驗方能晓 准備着玉体妓娆陪伴才郎把亲成

此書勇斬敖鮪宫主与蝦婆言論乾坤备天有三古時分往人这
才归寢帳安眠一夜無词不表東方大亮主仆起来
侍宫主梳洗打扮已毕预備着好迎接新郎成亲不表且說闻人
杰回到南中将阴阳宝珠拿在手内看了又着腹内說今日所遇之
事真乃天緣巧定明日若得会龙女之面說上几句知心的好話面
訂了婚姻不枉我生于人世之间趁趁喜喜难以成寢只想到了
天明忙梳髮包巾取出了奁新衣新帽更换已毕拿過面銅
鏡照了一照腹内又想了一篇温存的好話見了宫主好說想罢

北迈步出了南天到了海岸之上誰知天的太早月一看但見一片汪洋大海

尚人杰　海市未設在水中　那知道

並無有　只見那　一片汪洋無边岸

不由心中暗焦燥　殿閣樓台影也無　小秀士

媽ㄟ对我曾言這　到此海岸這半晌　千思万想有沉音　叫日丁

必是那　元說是　今日一早叫到臨

媽ㄟ有意将我要　先只有　海水滔ㄟ不見人

又說樓上令美女　誰料想　誰哄俄說許婚姻

着存細　他的那　欲代說他此事假

得配佳人万不能　那里有　大概是我無造化

伏又有思說不假　安想痴心胡生念

尚人杰　正有為怠疑心处　中秀士

一股白氣海内生　呆ㄟ的　观者多時真奇哉

那白氣　聚成一处在宮中　不多時

樓台殿阁全然現　但見那　宮戶尚放露美人

只見那股白氣中現宮樓台殿阁尚人杰不由的滿心欢喜說好了ㄟ又見樓门尚放那位佳人与老媽ㄟ俱在樓上站立尚人杰望为楼上這ㄟ的脑見小秀才如此的光景蝦婆說宮主你瞎ㄟ那小秀才多情不多情他在那里作揖央求实ㄟ的另人可怜宮主你要躲過了良辰美景宮主說他乃是少男奴却是切如羞人答ㄟ的为何是好蝦婆

說天緣奇迂兩相配合以訂百年之好有古方子得配佳人也是千古的美事不必挨遲快ㄟ接地上委早ㄟ成就百岁良緣也免的兩下里想思牽卦宮主尚听万分無奈只得取出乾坤帶打尚望有岸上科只听見吹响的一声向吹登時间果然化成一座長桥兩边是珠欄杆甚实精巧居委真接到岸上尚人杰正然思想只恨隔海不能相会忽的喜声嘆氣忽听得一声响哦元未是海中長出一座桥来的秀才一見心中納罕拉奇伏又仔細观看此桥非石非木只見那老媽ㄟ滿嘴代呀从桥上走到面前說相公大喜了眼前好事甚成快ㄟ跟我上新间人杰

听說深打一躬說多承老媽ㄟ的高情蝦婆相公不必多礼快ㄟ跟我上到楼中与宮主相会尚人杰听說尚荅应說小生尊命

他兩丁　右跟为

多情秀士小書生　言罢蝦婆当先走　桥上走句時多会

蝦婆先把楼门進　秀才不敢往里行　未到屋要上面存

又見那　蝦子点手要嘴唇　小書生

这才轻ㄟ迈脚步　担ㄟ裡ㄟ入婆门　進屋内

但見糊裱多干净　陆脫一座廣寒宮　里边陳設無心看

单ㄟ的　却元来

宮主害臊背身立　右影兒　俯眼观瞄玉美人

石榴紅的榜花袄　又見那　施藏为

耳望丁香嵌異宝　明是清系如墨染　下計为

刚ㄟ三寸何用云　黃登ㄟ的却是金　金蓮常小站不稳

要看她　芙蓉粉面看不真　不知模樣丑与俊

銀紅八付錦湘裙　乌云巧挽黑英ㄟ　后影奴態可人爱

大料是　上穿为　还現那有近分明

难为這

切小書生耐性等
尚人杰見佳人背身而立不敢上前只在遠ㄈ的站立耐性等
心呆ㄈ的等候婆說宮主如婢把小秀才請到妾上來
了乞宮主当面見礼交肯如尚听無言可对不由的芳心乱跳蝦婆
說好容易千方百計的把秀才請到了樓上宮主无何一語不發呢說
為話走向前来一伸手把宮主一拉說請轉過臉来罢此刀是大
喜之事何必如此呢句古常言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二人快快相見
好定終身的大事这才是当中無人事不成呢犹比說敲鮪女花面

尚人杰忽然彼此相愛这内中若無这方丁蝦婆作引子兩下里怎能
勾定下婚姻之事就讓定了終身隔着大海焉能又凑到了一处来
相見古来才子佳人的故典也頗多难以尽訴比西廂張生
莺ㄈ那内中若是無有那个紅娘焉能作成那凡流佳話月今
此書中的尚人杰与敲鮪女若無这个蝦婆在内撮合只怕两个人
对站一天也不能說話肉言实叙且說尚人杰見蝦婆把宮主
一拉轉過了身形他这里留神相着

尚人杰　眇見蝦婆未湊趣

心中欢喜臉十分
在行的媽ㄈ年老人
這才眇見貌与容
扮而之上内透紅
一双右眼真可爱
鼻似玄胆多端正
唇染胭脂血点紅

面風流　　俊俏
貌似清安如来玉　　好一个
体格豊盈福不輕　　美人一拉吊過臉
两耳垂肩輪多厚　　双腮恰似桃花面
鼻子端正額角平　　两道眉湾如新月
露出良牙糯米仝　　形似月牙正初升
活脫一位美敛裙　　令人一見暗消魂
身穿石　　模桃小口話不假
　　糯米良牙含碎玉
　　大紅衫袖笼玉臂

皂靴一双登足下　　指似春葱　　說什麽
說什麽　　雅見十指似春葱　　說什麽
秋上談兵誰見真　　恰好似　　月展蛾眉一般仝
会人可爱难細云　　秀才看罢多妖女　　恨不能
扮而桃腮越显紅　　尚人杰眇見宮主的妖容心中十分喜爱恰似失魂的一樣恨不能
書生未語而含春　　立刻就亲方好就有傍边有蝦婆螺女何虔他又想有頭一天蝦
呼唤小生到来臨　　婆嘱咐的那些話只可暗存不可蜂吐所以他作出了一派的謊奏之
小生想　　態連忙上前深才一躬說宮主貴人在上小生這方礼了敛鮪女听說

滿面含羞粉臉通紅無奈何方福回拜内有眼偷眇秀士
宮主女　　慢内秋波留神着　　則見他
秀才文人貌而容　　天庭飽滿多福相
地格豊盈福不輕　　面如敷粉白似良
两耳垂肩輪多厚　　唇似塗硃口却小
要有簪纓来相配　　真若是
頭代儒巾飘綉帶　　又見他
身穿石　　綉花道袍是銀紅

怎似宫主贵如金　天上奇絶仙根童　十五万
人间草芥一般众　
宫主见
慢教珠唇闹羞口　
如乃是
分付蝦婆与螺女　
小妇茶左下妾去

宫主分付预備酒筵等我与相公饮几盃好訂終身大事蝦婆螺女齐声答应回身往楼下而去且說崗人杰晴見他二人一齐下楼去不由的心中暗忙称喜腹内說何不趁此楼上無人上前去与她成就了百年之好想罢才要上前動手去拉女子只听宫主崗言口呼君子你乃是人间的栋樑之材如本是水府中的幼女今蒙君子垂不棄嫌貌陋微賤屈結百年恰見大事实是如家的万幸秀士說不敢忙小生与宫主高攀造化不小更男美女二人正然彼此謙恭只見蝦婆螺女走上妻来口尊宫主酒筵俱皆齐備

宫主崗听啟崗崗言分付快把小女二人茶应登時調桌放椅立刻設擺停妥崗人杰奉目观晴都是些水府的珍果奇奇的異品琥珀盤中盛定水晶盌内放玉液而个人对面坐下彼此相讓宫主伸手先端起酒盃說相公請酒崗人杰說宫主請言罢二人会飲了一氣螺女伏又斟壺斟上酒過三巡只見郭宫主崗言口孝君子多蒙不棄已結了百年的婚姻但不知相公是何处人氏家中还有何人到此前来何事請過其詳

酒過三巡過茶照

故此才

代笑合奉把宫主尊　崗人杰
孝義村内土居民　
田園尽有廣全民　
孝生有幼攻書史　
僥倖考中一案首　
有切生来多異怪　
一心要　
得了便的害生拉住了住人要把親成　
仙此是情根不斷　
人物清秀又年輕　
何必這樣過謙恭　
得配君子靠終身　
我与相公飲杯巡　
頻饋酒　
水底却女崇不棄　
提過几家不願意　
假言說　
元宵有訪美教据　
他叫我　
遊到本处東海寺　
本意不為喬上進　
和尚法名叫一本　
小生崗听高了幸　
果有接台屋崗現　
忽見楼上現美女　
意欲要　
恰过見　
无意之中得佳配　
想不到　
真正是　
今与宫主定姻盟　
崗人杰滿腹代咲說宫主请回小生痴心妄想之后欲求為妻以遂平生之願但思美人住在画崗雕樑必非等崗之人所見大料婚姻無成到此陰欲要投海而死者得妄想代要有遮美人之人所見大料婚姻無成到此陰欲要投海而死者得妄想痴貪偏迂一位老媽ㄈ前来向故小生只得實言陪附多亏了這位老媽ㄈ周全与我往来辛苦將孝生的玉連环呈与宫主又蒙宫主見賜了一对宝珠今又蒙不棄把小生召上楼来相見

昨日午
親自回聘宝貴孫
須要小心加存細
宮主玉体身貴重
非比尋常世俗女
相公暫且回家去
必須早到方才好
欢喜得
媽亡对我曾言論
又說道
礼貌議奉莫着輕
本是那
一夜無眠盼早辰
說宮主
吁吳小生到樓上
告訴我
尤君小姐女千金
寫附說
海市設前到来臨
小生尊命回南内
天色微明收拾洗
梳頭未完忙出南
見海市
着不見
千愁万慮胡思想
再不然
正在着急為难处
不多時
偶想去
迈步急奔海边打
一派汪洋水面津
貴人宮主何処存
只打諒
大料是我無造化
猛着見
楼台屋宇方才見
一座長橋接岸上
只見那
未到楼中見貴人
媽亡下橋服伏吠
叫小生
间人杰說細想我小生的這一段造化不小今蒙宮主的深恩不棄寒
儒結就了此婚実為万幸也宮主间听粉面伏吠說不敢亡君
子乃蘭馨之体海女得配只恐辱沒于你秀士連忙回答說豈
敢亡宮主此話太謙了宮主休又伏吠說君子相想這段婚姻真
乃天緣奇遇我奴家生在海内鱼是尤君之女今年方交一
十五岁不敢称言知書達礼深晓闺门之訓今日与君子相
見未免有敗坏家风门第
皆因為
宮居尤宮海藏内
丑陋無知就罢了
如奴不敢言貌美
君在這
出類拔萃一書生
难見我無水底人
天相果相与性形
只恐怕
却被那
他叫我
花亡世界塵俗景
了却憂愁足願心
損伤花容主何用
上盖楼
你叫我
就候說良錯配婚
宴子現時腹内明
上楼道造歉问心
中国人物貌与容
秀似深闺添愁闷
因此上
楼台屋宇方才見
一座長桥接岸上
奴家听了媽亡話
奴乃女多遥蓬
未晓将来与何人
任從父母配終身
也不過
四海之中頻挑選
君子你乃早晚宮
将来有然叫你見
偏生忘想面廝心
方才若
今生我
站在对面相个人
並無有
一時间
都是幸
宮主說奴家到了楼上將妻宮放但見
一般景况又見海边上時有海市的人民不
偶然着見一个小亡儒流秀士長的十分的俊
挫亡摆亡在海边上站立望楼上是目不轉睛
向奴家暗亡的思忖尤宮海藏之中那有如此人物又見仆望着
楼上呆亡就亡的观着奴想你必是喜愛奴
的故身大事非全小可這婚姻如何能自
闺门的弱女就然心中爱慕叫奴家如何
向口

我奴家　這件事情不能成　越想越常眉頭皺　如恩之
夫妈ㄟ　不由的　口內嗐声長嘆氣
宮主今遇這人物　一傍蒼言把話云　他就道
堪可与你配駙馬　筆是有緣正南心　此乃天緣巧奇逅
無那在　想龙君　龙母將未揉住婦
人中之人貌超群　水中捌逕难比人　現晌這位小秀士
宮主這樣美芳容　若能招得作府尚　也不枉
莫要憂愁將心放　婆子悵處作永人

好事多魔障俗語却是真　施展法宝將桥化　海岸接渡什麽人
会飲兩个人飲談閒話一向一答元就是一对美貌夫妻秀才見佳　這件事　令人心中好不明
人說話真是燕語莺声已有八分醉意恰似海棠眉兩越晌越愛　說角粗項叫龙女
把魂灵都勾去与見懂局的蝦婆着見這等光景依頌螺女退去　取出乾坤角一軸
躲避不表单言閒人悉見仆如出去不由的胆大就要拉公主成室　龙女在左說道是
猛听得螺女一声喊叫說公主不好了方才听見蝦兵蟹將言称上天　此書前斷休煩叙
降下玉旨角龙君晋陛秋雨回宮不知何事大動兵名請公主快ㄟ　口吾龙君了在上
回宮去罢秀才閒听只嗔的魂兀魄散說吱呀公主这便怎了住　而見主母问分明

我並兀　施展法宝將桥化　海岸接渡什麽人
真正希奇多古怪　這件事　令人心中好不明
必須角人向一向　方晓其中就里情　說角粗項叫龙女
你快去　龙女宮中莫消停　取出乾坤角一軸
有兀回稟我知閒　只听那　龙女答应說道是
急忙ㄟ　迈步出了水晶宮　此書前斷休煩叙
不多時　龙女回来跳倒塵　口吾龙君了在上
奴姐先稟我主听　方方奉令近宮內　而見主母问分明

龙母对奴来言語　乾坤角　来曾失落現在存
昨夜晚　交与公主近宮內　借去現角却是真
並兀别的什麽兀故　這是一往教实云　北海的
龙君听罢微吟吱　只是指頭口內哼　
吱呀不好了　這事晴来氣死人　伏恕令嗔叫兄長
你的家教不要謹　故此才　一定是
北海龙君說兄長這事教小弟細想有些不好了一定是你的家　生出這等角事情
教不要必然生出什麽角事了你想住女乃是个家中的幼女要

這乾坤角何用咒內中大有兀故小弟明ㄟ着見乾坤角支化仙桥
快ㄟ把蝦兵蟹將叫来細ㄟ拷问明白才好東海的龙君闻听不白的恕
氣坎心立刻分付隨将来卒傳齐值日的蝦兵蟹將下提着里魚
鮻老兀即齐到来齐至水晶宮望上叩着口等龙君不知呼唤我等
有何分付叫听而来海龙君端面令嗔說啊ㄟ尔等听我言誇
東海的　龙君坐上一声喊　伏恕令嗔把話云
你等们　每日处理該值日　五湖四海在水滨
都該斬着向罪名　不知這事情是何事　一个ㄟ

海中現在出何事

（樓上）

公主所幹何事情 快
一字說為伏又一声喊

（東水卒）

害怕為此京又京
督息雷是靖听明

（何人报自前来到）

（公然处死不饒放）

（听罢龙君一夕話）

（一齐的）

（这几日）

（遊頑景在妻中）

（水内藏形不曉间）

（何屡公主的女奴入）

（望乞闻是赦罪名）

（鴉啼碎来一般全）

（東水神說罢一齐的只是叩頭東海龙君听見交肯公主連日）

（在屋楼上玩要心中甚实疑惑幸的闻言分付說与等起去）

（快把蝦婆螺女叫来兩个人在下面跪倒咕咬亡的是蓋頭龙）

（小神等）

（龙主若向楼上事）

（小神等）

（說罢一齐時頭叩）

（只得下面来尸衛）

（只向那）

（其实不知不敢撒謊）

（恰似那）

（君坐上神亡大怒一声斷喝說啊你们作的好事元何引誘公主所）

（幹何幹何事快亡实說但若是有一字屋言立刻处死只不的坂婆）

（螺女等嗾員料去而战螺女不敢答言蝦婆說龙君了不必動怒容奴婢細禀）

（元蝦婆）

（来從說話先叩着）

（口中說）

（龙君在上請听明）

（昨日丁）

（只用公主心向佞）

（上座楼）

（观看城市景界新）

（偶然看見一秀士）

（則見他）

（独有站立海岸上）

（年方青春正妙令）

（眼望海）

（楼上观晴似失魂）

（呆獃亡的只叠楞）

（替說成了這段婚姻与要公主為妻随即丁碧玉連忙為聘奴婢想此）

（乃天元寺内那秀才人物俊美更又多情公主又生得十分美貌堪可）

（匹配成全這件好事）

（蝦婆說）

（少年一双俊美人）

（作為回聘秘相公）

（一心要）

（他还要）

（奴婢細想堪可配）

（向公主）

（恋奉那）

（面見公主令花容）

（好見奏母与奏翁）

（要出門珠二粒）

（秀才赴大不遇信）

（訂下百年婚姻好）

（元用那）

（成全了）

（滕胧我孤不曉明）

（与你家）

（但若有）

（俗言說）

（后悔是也用不中）

（尔等快亡对我云）

（只哺的）

（連忙口内尊龙主）

（交肯公主在妻上）

（到海岸）

（他必是）

（若能救活人一命）

（急忙亡）

（年青切小一男子）

（且言后生石撒謊）

（他說他）

（呆獃亡的只叠楞）

（成全了）

（要出門珠二粒）

（秀才赴大不遇信）

（訂下百年婚姻好）

（元用那）

乾坤當典把桥化
五典有
望龙主
龙君听罢蝦婆的話
北海龙君叫兄長
勾古通
私配婚姻礼不通
男女授受不相亲

接引秀才到李中 私訂終身却不假
别的无故真又真 這是一往实情話
饒放奴婢命残生 東海的
尤疑不定在心中 只听的
方才這 婆子之言可听明
男婚女配由父母 似這等
常听見 書上現有一句話
豈有了 却女拒見外人而

兄羞赧
阳阳宝珠作回聘
总皆因
周中女子敗家风
你我英才赴水中
北海的
怒髮神鬼喊一声
蝦婆螺女无耻的交
方才這

唤口說話尚不足 況且又
兄長想 這事可行不可行
素日曾教不要过 致今那
若要傳出這件事 可惜了
龙君之女全玉体 私合婚姻臊死人
龙君赳說赳動氣 只氣得
大叫蝦兵与蝦將 快把那

北海龙君坐上一声喊叫說吸尔等快将蝦兵蝦將听我分
蝦婆螺女卿上又听東海龙君說尔等快将交方公主
青申水神周听只唬的人口呆怕丁亡魂京一齐跪倒
殖地口中大叫龙主請息怒又听北海龙君說兄長你想這小
賤人竟作出這等不堪之事竟豈不玷辱水府之名我想五湖四海九
江八河殖通說遍不出一个好女婿来不如東海龙君說矣弟替想雷是我想
這件事論礼該將交方斬首皆因周他閨中幼女不曉事体都是蝦婆所
作念我秀他一場貶在冷宫受罪吉罢申公東海龙君回下公主的話

游龍傳 四十五

陪角另有一请頭里听見蝦婆說小秀方生的人物俊美品格出衆況且生未已成熟做意欲要賄賂向人求人物若好就將宮主許配与他以成人間兒女大事商言少教單表北海龙君听見東海龙君之言不由的做色的苦哎股在冷宮就等使宜這賤人似此敗切门足之女还疼愛与他不成東海龙君說教勇是怎樣出法北海龙君說女子是你的女兒元何向我

二龙王　生上分爭正言論　見一丁

水卒慌忙跑近宮　双夕跪在阢平地　口中說

龙主在上請听尚未到宮外特禀明

水卒站起退轉身　一齐离坐往外行　出宮

各分左右齐坐足　西南海　西南海

我等奉　玉帝金旨善降雨　四轉前来看望兄

說旨話　猛然抬頭内龙目　見御前

蝦婆螺女兩个人　二位下　海面含春腮似咲

今有那　南海西海二龙主

東海的　龙君生上一摆手

且說那　二位龙君听見报

龙君近内入宮中　二位龙君把話云

望角那　東海龙君舅兄長等

二人身犯什麽罪　望乞說明我等听

龙君一傍就搭話　他把那

南海西海二位龙主　半晌開言把話云

北海龙君尊卖弟　但不知

北海說　元要將交肯未斬者

貶他受罪在冷宮　我兩个

人未报　正在此向未爭論

二位兄長到未晚

這北海龙君說二位想把交有小賤人下在冷宮那到便宜与他依我的主意将他發在我的北海山上叫他放羊如果放三陈生事端再作通礼倘若羊瘦踹兰的若文二罪俱罰将他活七处死東龙君知道北海龙君性教只得依允東海龙君立刻分付龙女将公主叫来剥去了随身衣服换上了罪衣南海西海二位龙君說通卖弟這交肯公主發在山上受罪力是礼之当然但則他乃是未出閨门的女子独自一人前去只恐有些不测豈不可惜若依我二人的主意望乞将蝦婆螺女饒放陪命主仆全去受罪又能

弟等公主以免嫌疑不知說的是与不是北海龙君向听半晌開言說罢了之以是便宜他等不死

北海的　龙君听罢二人話

說道是　既然二位把請請

以是便宜他们等　若不然　有向思刑

分付蝦兵蟹將　立刻斬　松放那

拿承神　一齐答应忙動手

蝦婆螺女將頭叩　口中說

叩罢也把罪衣換　押解而去不細云

也不言　主仆三人受罪苦

痴心多情小秀士　閒人杰

身從在　驀楼之上私会面

下楼过桥到海岸　小書生

暗七說　細想今朝多侥倖

說話情懷十分喜　趁我孝生一片心

偏七的　偶然出了多事情

龙君台有回宮去　且說那

巧逢絶色女佳人　欢飲訂盟定終身

一边走台有说音　得会公主女欽裙

正成就百年好　螺女报

龙君阵雨回宫转
到把李生唬一京
明日早
蜃楼之上欲还
不由有此不放心
又不知
秀才闻人杰一边里走为一边里心中暗想冥时未至庙内近了
自己的房中越想越烦脚内说唬今日扫典极矣好端端的一件美
大哥雷走动兄务 催为美人回宫去
交肯女 令我今日暂回去
仍至海岸等信音 美人未接迎于我
话虽如此这条路 但则见
好亡的 龙君兄我就动怒
到底所因何事情
永性福花果是真
情恩意
一夜兄眠变了卦

冲破还把我吓了一跳那美人说叫我明日一早还在海岸等候有
有人未接我上妻去欢饮罢了他未朝若逢机会定要请他成
就了百年之好然后再设法要到家中总做句叫他朝夕斯守然
月口愿足矣此书前代已必总亡出庙到了海岸上呆亡的
天色才亮忙忙洗漱穿衣不丰日垂不见公主之面
观者及至现出楼来
闻人杰
晦岸之上立月形
蜃楼现出时多会
直至天晚亚无信
又未此处这半日
薄情他把心更改
隔河淹水难过去
俗语常言话不假
曾计得
桔就百年靠故贝
可见那
女子心活不稳成
方才转近庙中存
只见楼台不见人
另续知心在海中
怕有此婚至易容
妇女约
楼上说的那此话
为什么
也不见
等至那
眼望角
丧胆游魂奔庙中
一夜兄眠到早辰
问人杰
暗亡说
元说下
妈亡前来迓信音
日出楼台影共宗
日色堪亡往西沉
此书前新休烦敛
次日又来到海岸
二次不能见宫主
交肯已骂婚姻许
即日早来岸山等
至兄长桥来接引
急的秀才来回转
秀才还是心不死
死奈只得回里走
总而言
还是不见美佳人
不由胆内动疑心
而定欲负大事情

接我蜃楼饮孟光
今日丁
一定要
明亡我
怪不得
永性福花果是真
情恩意
一夜兄眠变了卦
秀才闻人杰想到此间不由的心中发恨说唬如女的到底心性
不稳这件事皆因我有寻烦恼在家中父母与我择婚姻果守
田园何等快果一心要有连超色佳人匹配名门之女谁知到了
此间果然机福巧遇美貌的女子
有从在
真凑巧
诓我去
雨丁珠子就宝珍
海岸着见那美女
打发老妈将我请
碧玉连环为聘礼
又把我
见了女子貌花容
娶子螺女退出门
忽然间
这是我
这书生
又说道
女子虽然抛下我
到石如
设摆筵宴众欢饮
时间我的胆子大
人报龙君勤了怒
有已我寻该倒运
趄想不由趄角常
这条美人兄我分
叫我割舍总得能
早此一死到甘心
雪时就要把亲成
催逼美人去回宫
一场欢喜变成空
一阵伤心大放声
总然再我不起心
憂思太过命难保
大叫双亲父共母
我见那

算你空来见奴生　再想见面不能勾　除非是
古打三更梦里逢　说为横心奔海口　则见他
撩衣掩面要跳水　向赴击冥

秀才闻人杰二次不能见宫主之面只疑是佳人失信一定为情
支心如今隔海无处去向信想到王急为难不由的一阵伤心大放
悲声越哭越痛又好事不能成只恐思想佳人性命难保越想
越无路走了把心一横迈步来走几步只海岛附近用衣服掩面要
投水而死只听海中哎哟一声响亮泛水中出来了一个园敦大的老元
形容原相闻人杰一见魂先晚散唏的跌倒在地只听老元说文
相公你休要害怕我不是害你的我来为你送信的说文宫公
主元何不见吸呼性命不保只为为你订下百年婚姻设下仙桥请

你上楼被北海龙君看见说公主为人私会敢坏门风如今剩下了宫
衣带在北海山上收拾
故出公主你夫妻方得完聚但若埃违公主性命休矣闻人杰听
罢这几言词才知宫主有难不由的心如刀挽肺肉煎熬趋琴痛哭
起来老元说相公不要啼哭快去寻人来救公主闻人杰闻听半晌闲言
说此话可真否老元说岂有戏言之礼因公主素日仗人义中如我
等有罪之时就被公主救此知是寻医拾相公送信

闻人杰　听罢老元一夕话　连忙苍皇把话云

多感前来给送信　我西那　实未成婚却定亲
私订婚盟曾会面　我若是　倘若是
再无说是不尽心　
实指百年了终身　
我也就　一死苍报公主恩
大叫相公不起声　千万莫要寻死路
早寻明人救钦裸　我不敢
则已他　说罢转身入水中

看为呆亡只磐楞　猛听得　公主亚那别者人
元未是　老元探头水面喝　已有夫妻名由分
快去罢　我为高人会法术　救出公主那才好
北海龙君才稳成　但能救出公主去　不能苍救脱灾难
夫妻团圆而相送　未元说罢镜入水　老元听说这句话
秀才这方不成慢　急亡回南到房中　急亡去
良两收入锦囊内　一心要
忙出南　奔为热闹镇店走　有人连亡叫相公
猛抬头　只见前面人围绕　连忙的
止步观睛细留神　
闻人杰见前面有许多人围绕不知何事连忙挤入人群之中停
细观睛元未是一个相面招牌上写为表清祖相法善知人的疑
难心事元未是永乐年间表拱的后代当年燕王扮作当兵的在酒肆之中试探表拱挪
当年燕王扮作当兵的在酒肆之中试探表拱挪
见燕王下连忙跪倒口称主公燕王下做信不信果然相法如神后
来表拱在上山西省山寺见一和尚姚广孝便
说竟是一位宰相大

人元何先了和尚找明鑑上表柳庄相法如神認定相府唐小姐
真主子長安回家 一定他
尚人杰 有然也是高数筭 善現气色断吉凶
祖傳后代本式精 以他与我相一相 我尋高人可能逢
我不免 相一相 眼下定难大事情
想罢兩手分人空 說通是
列位内上讓在下 往里一挤語高声
車人尚听回頭看 睛了睛 元未是了小書生
年紀不过十五六 長了了 眉清月秀可愛人
古来之人不那派 要到了 如今色嗜混猜云
必說是 唱戏小旦好模樣 再不然
就說人家是外孙 是下這等多言論 也不过
嗽呀諸公一奚神 南言史欽归正傳
一群惶続重多人 着見這 单言那
不知所有何事情 大家丹边上一内 年幼之人要相面
都說是 到要听他因何事 讓出一空秀才行
必是一件奇奇人望南
不言車人車等省听怪事且說尚人杰見車人讓出一条通路連
北辽英近内說通老先生孝生有一件疑难的心事特来求老先生
相一相而但見那表清先生把尚人杰看了一看說通此我着来乃
是妃央分元比月非敢之相文人杰尚听尤如雪振的一般半晌方
才回言說哎呀老先生还有救先救先生說再报一了時辰未尚
人杰随口报了了子時先生說好此去西北三十里有一村庄叫会元
鎮便有高人尚人杰听罢谢了卦礼良一兩拜别了上了大路雇了
一頭驴子竟奔会元鎮而去不表单言那此悼號的車人听了一
会子不知什麽事這了說卿京你听出来了改有那位年軽的人到底
為什麽事那了答言說你改听見唐先生說元呀元的必是李了
什麽忘爱的在鳥叫不言大家胡猜這又用古人詞上的一句話一張
非說而家話只為一了煮海金女生出了許多故事单說這旨
玉華仙真脚架祥雲只見迎面来了一位天仙
玉華仙 脚架祥云往前走 忽被那
一庄霞元把路捕 遠忙的 迎上仔細面神看
却是那 如意真人来到的 玉華仙真打稽首
說通是 天仙由往何処行 傻仙下
尚听遠忙也回礼 口音真人在上听 出家人
今来到此元别故 有段因果在其中 只用為
山東由阜一秀士 尚人杰 小書生
交肖公主逢大难 眼下就到会元鎮 出家人
故出交有那女子 好叫那 夫妻完結配婚姻
所以特把真人我 要借你 煮海金女把功成
傻仙下說借真人的煮海金子用已好成全一件好事玉華真人
說要借金女庄我負通已竟給了善人安会祥了皆因他与我
有緣故此方叫他拿去近上正德万岁得一了一官半职傻仙說你还
不知安会祥現在監牢多亏皇下住在他家把安会祥救出時
他就為安甫 知罢上向起金女才知到底陳三暗已從安会祥家打我而去
因此上 正德皇下降圣旨 交与那
安高知罢審问明 将陳三
追尚金女宝贵珍 六向三推要刑拷
陳三恢实供言詩 話語石假是真情

此不沈在他家内
立刻就 他說通
匣子却在才间着 竹床下面坑内存
急令那 陳 伐頭人疫去搜我 剖開坑中看分明
我为那 把他的 全不不見影共宗
家口男女十数丁 尽都現在逼禁中 得回此宝全銃放
已往不究主间見 若先全不难免罪 回奏万岁付降旨
限滿若家尚典刑 故此才 負通心中实不忍 給他限期一个月
我尋前来问真人 大宗何不行方便 又把那
好事成就又整生灵 如今全不不見影 可惜了
陳宅家口一命抗 君想那 龙君交肯祖敘女
他本是 玉体妓娆在海中 斧在山上去受罪
妓生慣养不堪禁 就恨日期迟不好 怖只怕
切子性命保不成 就是那 秀才不能救公主
也是一死赴泉臭 真可笑 数条性命服前死
出家人 马忍观瞒不慈心
早与全不仙家宝 保全数条性命成就了央年夫妻好事情
如竟像真人說眼下故交有公主与向人杰成就夫妻完你我一件
切德也要紧就剖皮陳三合与男女十数条性命也是要紧须得
用全不仙宝大好我想此物埋藏要密之处等闲人与他知晓这一
定是有本领的妖邪等在暗中私盗而去必要当心記法取回此宝
方好玉華仙說正是我只知此宝给了妖全祥那知其中有這件
元故你我何不去揀一潔淨之处埋了一陆坛把那此妖党拘唤前来追
出此宝方好不然你我取罪不便像仙下說此不知真人從何处
得来玉華仙說此乃是女娃娘七煉石補天從火炉中結出此宝不
知何年落在秣南山被我看見方得此物言罢二位真人不肯
伐曼立時就在潔淨之处去下方向埋了一座法坛按九宫八卦乾
坎艮震巽离坤兄休生傷杜景死驚离向当中立一高杆上挂黄旗一
手上面画了符二位仙长俱各披髮赤脚仗剑逼用修煉的神功異妙
頭三遍插決叠印口奉真言咒語用鈕連指三指斉說我奉太上老君
元勅令拘遣尔等有名无名妖邪等速至如違令者按名听殺急急如
律令果然是神仙的舆妙登时之间好生利害有讚一首為証
赤嘆七天地变无影無形黄砂旋穿林折嶺倒松梅南土揚尘崩
海岸黄河浪聲撼底渾湘江水涌者波浪望天振動斗牛宫险些刮
倒森罗殿五百罗汉南声喧八大金刚齐忙乱文殊走了青毛獅普
贤白象寻不見真武龟蛇失了群梓童骤子亂起跖柱南喊叫苦苍
天稍公胖許猪羊虎烟波性命水中流名利残生随水变仙山洞府
黑悠七海島蓬来昏暗七老君难尋雁煉丹炉寿星收了龙頂扇王母
正去赴蟠桃一风吹断裙肤棉二郎失珠莲州城哪吒手按三皇剑天
王不見塔黄金鲁班吊了金刚鑽雷音宝剎倒三層赵州石桥崩
两断一輪紅日竟无光满天妖氣聚不散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雁往

西湖漫步左失对不相连母子分离难呼唤十庆宫罗我判官地府
牛头追马面龙王遍海觅夜叉雷公到处寻闪电这风刮倒善
宅山吹起观音经一奉从古至今也见风不似这风真不善乾坤
太祖洽清七万里江山只打颤
二位真人但见老鼠已是显露许多奇精异怪一齐跪倒叩头
口呼法师真人存哄我等有何使用二位真人闻言说道只因安
肃县今失落煮海金龙被刘皮陈三盗去深藏密处全上降旨宝要
此宝命人去我公然宣刘金龙等那了担当急速取出宝人庆等恕

悲想不依尔等之罪如果瞒昧休怨我等快了恶非善念之心中妖
邪闻听一齐叩头说我等实不知情从不施法盗取人之才物望乞法师无
语二位真人闻听申妖之言心中不悦说与等言词难以恶信如今俱各从
前下山转放尔等前去如有盗取者便见分明毋妖不放逞令俱从
前下山统走了一遍安然无事名有散去不表单言二位真人说完来
不是这起妖怪盗去须得拘逞远处的群妖前来追向便了

二真人

指诀叠印那时停

一齐的

口内咕喂念咒语

寒嗽吴文把法水喷

用剑指了连三指

远处妖邪速来到

随令而行无罪名

不多时其内喧哗响

震出许多怪事情

说道是

如要逞悭要听取名

二位真人明说罢

尤如雷吼似中鸣

善七恶七非一类

相貌穿衣名不全

吾奉太上老君令来行

哥在山后把寒水顶

仙家奥妙果无穷

怪几刮过连三阵

丹丁骑角立顶门

鼻子恰似套裤衫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也有那

好色贪淫年切人

申精灵的穿代打扮名别有贝穿甲靠头盔甲的有代鱼冠碧
霞冠七星冠贝穿素色道袍有院头打扮仙姬打扮的孩童打扮
的申妖一齐跪倒磕头呼法师真人唤我等有何使令二位真人说
无事不拘尔等前来只因当今正德万岁失去煮海金龙内中谁人盗
去快快现将出来尔等切课不小如若现瞒不现叫尔等立现元
形五雷烘顶申妖精听见二位真人之言一齐磕头哭诉法师在
上我等就有伏邪法盗取人家别物者也可岂敢盗取天子之宝

二真人闻听不由的一齐的动怒满面含嗔说吱好一群无知的野獸
恶怪恶非是天子宫内失去之宝何怪从他宫内坑下内盗去尔等敢说无有

二真人

叫一声

尚你们

出家人

代怒令嗔真南言道

一群无知申妖怪

那了盗去全不宝

廣發慈悲多善念

有令本后

往下高声把话云

痴迷不醒可恼人

只管现出无事情

定然不究尔罪名

不可暗亡起亏心

你等想 陳三寫藏院案处 暑伯卿

愚人焉能時晓 非你们 这些邪物通灵性

遍处惑乱混作精 或者調戏良善女 再不然

勾引男子少年人 盗取元阳与阴氣 為的是

六龙变化而人形 巧得法宝真实信 偷去不过想害人

我二人 方方言过不見怪 現出之時免累名

二真人說東妖性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门岂肯輕易就

傷你们的性命我们不說你等也不晓主因在安肅县云遊時此

金不暘了大善人安合祥叫他近上正德皇下得了一官半职以

显行善的报应誰知被陳三叔去藏起皇旨降旨榜向实招我遍寻

給限一月若我不肯全不就要將他宗男女全家问斬吊等想你们盖寺全不敢

要緊可惜了千数条性命丧在尔等之手难免天公震怒要被五雷烘顶

二真人 叫一声

九知野性東妖精 眼望東好微笑吠

怕尔等 非是我

不是一朝一日工 通行千年火化水

可惜了 可惜了

方能变化作人形 二人多說这些話

白日阮避洞里存 好容易 奈何那

行動只怕五雷烘 好容易 二人岂肯輕易就

才会弄为出实云 好容易 傷你们的性命

口吐人言說話清 好容易 我们不說你等也不晓

倚仗法力任踪横 只落得 主因在安肅县云遊時此

千里程途俯刻中 罢了七天数定 杜黄慈悲一片心

后悔遲也用不中 真說狠好七呐二人前去方不悞事說罢二位真人上金元鎮等

身在深山藏旷野 侯闻人杰煮海金不要救交肖公主明日再表

皮毛在身难脫却

日滿丹成通灵性

柔弱胸膛心明鏡

随机应便通大通

解通山河掬不住

修煉一场无結果

話說秀才向人杰訪為巧色美住人蝦婆撮合為媒碧連环主為妻門四宝珠回聘乾坤葡九仙桥接引屋楼上殺欲討君識破贻初女赴海山放羊受難回报母老元送信向人杰過訪高人真杰群妖將金錢騙宝俱已在表单言俊仙玉蓼真人安心要成全向人杰的婚姻不敢代慢二位真仙登時来到合元鎮上变化了兩个窮苦道人倘在地下搓三死卒人民里有姓观者不知那里来的兩个寄宿道人倘在地下又表與人胡言乱語卑說向人杰只為得了這支肯宿主的回信元陸荅救幸逢相士柳庄的后代去孙表隨見便知指引叫到合元鎮上自有高相与向人杰解以只要早合高人救妻子回元但不知真假雇了二个脚驴三十里倾刻就到合元鎮上下了驴二夫妇去不表且說向人杰見一群人圍住不知何事連忙上前观看

向人杰　　揀入人群仔細看　　元来是

兩个道人　一齐倒在阮手地　　睛光景

秀才一時發善心　動了恕悲惻隐心

堪亡代死命有抗　　辛声列位請听向

軍民百姓向言通　　苦治好

向为那　　請了夫与二位着脉

這須得　　申人向听齐吠

豈不是了大阴功　　誰拾陈不花费

這話說的不圣明　　替他請

医生治病怎得痊　　在此非親又非友

向人杰　　病不認得再了道人

伐吠付又向言通　　我愚下

望祈指教討示音　　我孝生　　本来不在此处住

未晓那里有医生　　請示時　　馬不安不有我

情愿花費給兩民　　申人說　　若救我们要为見

相公你　　算是多管闲是情

兩个穷人伐救死　　吸吁之间就残生　　还要把他治好病

只怕劳而又无功　　也罢了

誰当摘胆一片好心　　若請医生却容易　　想公未必請的起

太医院告夫在家中　　怕的是　　馬不定要五兩良

不知大夫架子阮　　方近有人請治病　　馬不是要五兩良

向人杰　　向听白人一夕話　　說通是

只要管把病治好　　又何惜　　花費礼物加与良

秀才說重位有官医更好有古道有医有刻骨之心列位方才說的这位

太医院想来必是好手名医故此才架子大為公貴只要治好病多花幾礼

有我一方給他只兩白人向听吶罕說這相公也是胡闹兩个討饭的道人

救他作什么說為一齐乱嚷太医院来了一向人杰一看只見来了一

位白髮盈頭的老者身穿的甚体統向人杰滿心欢喜連忙上前說

老先生請着这二位道人的病症如何

向人杰　　一心只要救道士　　則見他

滿面含春伐吠容　　叫一声

二位的病症重与輕　　但触救活煩貴手　　若治好

只見那　　医官向听徵之吠　　有語向言相公听　　替他請

想来你　　必是不在此处住　　也該方近相打听

我非别者庸医等　　李承菴　　太医先人不知向

輕易不合人治病　　有了元故在其中　　皆因我的名甚大

只恐怕　　負若之人謝礼輕　　不是于下我性傲

豈有那班往日名　　別听那　　俗語陈言胡乱講

捨手傳名話不真　　若要如此向治病　　那个

大夫单等喝東風　　相公你　　今日叫我治人病

弟脉向方可不惭　　听見說　　捨粥捨飯捨棉衣

你听见
周听医生这些话
和夕说在吼平地
天有那
今若治好通人病
何与贵贱贫与富
速施妙手救一救
李承菴

说大夫的有几人
不由角急有十分
口内速七叫先生
好生之德却是真
岂不是
人命却是一第仝
我情愿
请见秀方吉哀告

向人杰
速忙的
有古常言話不假
老先生
第一德行大门功
老先生
谢礼相赠不敢轻
则见他

洽咲南言把話云
医官李承菴南言說到你既杰如此要我救他不难却到容易你先拿手
两良子来我捨与你两粒仙丹救他二人向人杰向听心内欢喜速忙的占
起身形一伸手从脐中取去一定良子說道只求老先生急救二人的性命方
好先生伸手去接良子只见那二位道者跳起身形上前哈七大咲說
道元来你在这里哺的了先生方要后退也不敢去接良子向听向人杰
說二位道長身無貴宅只听二位道人向向人杰向言講話
二位道人哈七咲
只听却
眼望着

秀方向言把話云
也不过
他等恩速無道化
马能識認我二人
却為何
假粧試探本人心
言中奥妙总得向
可惜你
偏信庸医胡乱云
仝伏侍
狂妄大道仝人憎
無非医道脉里精

我二人
他等恩速無道化
马能識認我二人
却為何
習慣一派吼言語
拉弄骂子將你謗
說的病症毫無是

本来身体無有病
那知道
打量我们是乞丐
一定好心廣行善
你们是
望向向且探人心
要听他
那見他的運氣好

胡乱用药即見功
不过是
别听他
甚处治好是何人
一味的
吳人的病症害残生
可見得
二位道人說着又哈七大咲說道你相公你今素此
你这一番好意与我二人治病实是真心且今我二
員仆廣行阴功善念向人杰向听内暗七說道
四事他二人知道不知是真假
向人杰
暗說道
莫非那
若能救出交南女
男实都是破衣巾

帝言称我十年壮
假为虚語惱人吠
滿口尽是謠言語
雖為他们不害臊
常吠良不將人吠
相公你
年少青春是好人
谢礼相赠不敢轻
则見他

听見二位道者話
二人知道我心事
相面先生話灵应
不由他
快快跟我二人行
叫我跟随何处去

不由付内多疑心
未晓实言是說云
曾說此处于高人
教我者在道者多賢
向已身体却难信

也只好
两个道人把話云
此地不是說話处
口把二位道長尊
二仙家听見秀才說
我二人前言成仝好事情

听俗向天斟死生
口内速把相公叫
快快跟我二人行
叫一声
秀方正然心納闷
你且不必動疑心
大人向向听心田通
望祈說明就里情
却相公与晉向上眼

旬人杰望为二位通長說言明了我也好放心二仙家說元来你先放心頭里言
过我二人原本先病摆你之心难為你一尼好心我二人要一件好事成全你夫妻
团园之是你是这个心事不是旬人杰旬听心中欢喜暗說到两个穷
苦人如何能知我的心事相是高人罢了旬言說二位通長方才叫我閉
上眼我了地方文孝生真命就是了言罢則見他隊旬二月且說傻
仙下用赭地法送到東海岸此赭地法万里能赭為一里要到何如随
心登時旬人杰送到東海岸边二位真人說相公快把眼爭開你看这
是何处旬人杰旬听二月爭開着一半晌回言說通长把我着此处好
相東海岸二真人說正是旬人杰旬听罢不見楼台屋阁惟有一尼汪洋
大海不由的放声大哭二人說通此处為何反到大哭是何元故旬
人杰旬听口尊二位通長容孝生細稟
相与初 因為遊訪絕色女 未到這
東海寺内暫存月 观睛海市多疲心 楼台屋阁沖碧空 他的那
猛然旬 妻上現出一女子 孝生今把实話云
笑貌俊俏有十分 畧坎难瞄二通人 見了佳人心一動 竟占央媒把亲成
元本是

有一个 老媽ㄈ前来过海濱
打量着 向了消息好提婚
向了他的名与姓 媽ㄈ說
生長水内藏海底 文肯宫主是他名
哀求媽ㄈ愿作伐 從中說合当媒人
望玉連环為定礼 他回定
议定次日楼上会 果其然
現出了 一坐長桥接至岸

如此天緣真湊巧
我孝生一見心中喜
婆子过来之時我好向
東海龙君女教禒

彼時我
給了他
阴阳二珠宝貴珍
並不失信真又真

接我后楼会天真 我二人
那知出了這事情 元說下
迎請仝你叙谈心 誰知通
我孝生 意欲救海喪残生
他說是北海龙君矣动嗔 旬着見
查向那 赶初根由不容情
二人吸吁喪残生 文肯女
挨上罪永押解行 帶在北海山后面

私定姻盟各逐意
叫我次日照旧等
連日二次不能見
专有了特給表送信
仙桥現出接至岸
蝦婆蝉女与宫主
立刻脫却龙凡衣
牧放群羊受艰屋

旬人杰望为二位通長說言明了我也好放心二仙家說元来你先放心頭里言
过我二人原本先病摆你之心难為你一尼好心我二人要一件好事成全你夫妻
团园之是你是这个心事不是旬人杰旬听心中欢喜暗說到两个穷
苦人如何能知我的心事相是高人罢了旬言說二位通長方才叫我閉
上眼我了地方文孝生真命就是了言罢則見他隊旬二月且說傻
仙下用赭地法送到東海岸此赭地法万里能赭為一里要到何如随
心登時旬人杰送到東海岸边二位真人說相公快把眼爭開你看这
是何处旬人杰旬听二月爭開着一半晌回言說通长把我着此处好
相東海岸二真人說正是旬人杰旬听罢不見楼台屋阁惟有一尼汪洋
大海不由的放声大哭二人說通此处為何反到大哭是何元故旬
人杰旬听口尊二位通長容孝生細稟
相与初 因為遊訪絕色女 未到這
東海寺内暫存月 观睛海市多疲心 楼台屋阁沖碧空 他的那
猛然旬 妻上現出一女子 孝生今把实話云
笑貌俊俏有十分 畧坎难瞄二通人 見了佳人心一動 竟占央媒把亲成
元本是

有一个 老媽ㄈ前来过海濱
打量着 向了消息好提婚
向了他的名与姓 媽ㄈ說
生長水内藏海底 文肯宫主是他名
哀求媽ㄈ愿作伐 從中說合当媒人
望玉連环為定礼 他回定
议定次日楼上会 果其然
現出了 一坐長桥接至岸

如此天緣真湊巧
我孝生一見心中喜
婆子过来之時我好向
東海龙君女教裙

彼時我
給了他
阴阳二珠宝貴珍
並不失信真又真

接我后楼会天真 我二人
那知出了這事情 元說下
迎請仝你叙谈心 誰知通
我孝生 意欲救海喪残生
他說是北海龙君矣动嗔 旬着見
查向那 赶初根由不容情
二人吸吁喪残生 文肯女
挨上罪永押解行 帶在北海山后面

私定姻盟各逐意
叫我次日照旧等
連日二次不能見
专有了特給表送信
仙桥現出接至岸
蝦婆蝉女与宫主
立刻脫却龙凡衣
牧放群羊受艰屋

听見公主这个主信
只要救海把死尋 老元告ㄈ相劝我
快訪高人救钦裙
旬人杰說二位通長我听見文肯宫主受了磨难我心中十分旬急这是一
尼汪洋大海相隔又無力是救户只要尋女那老元說相公快ㄈ的不要尋
步拙見你要尋死只怕宫主的姓命难保急ㄈ的去訪高人救文肯公
主要紧若能主住北海龙君救得宫主出去一来保貴人性命二来你
夫妻也好团园完聚不是丹仝其美孝生旬听此言急ㄈ代上盛貴

疼的我
類主付

也不得捕风捉影而走忽一位相面的先生那知他一見便知我的心了
真凑巧 迂見先生来相面 他說的
指引你 一見便知我心事 是為妻子是义情
話說仝人吃一京 媽ㄈ說 果然就
急ㄈ快到会元鎮 包管一定遇高人
使你夫妻能再会 破竟重礼把婚成 果然
路上迂見二位通真 却将我 代到岸上此处存
只見一尼汪洋海 不見我 意重情深妻丁踪
如何能句相搭救 故此旬急痛伤心

二真人

前此无景实不思　叫一声　相公暫且止悲声
出家人　早知情节这一段　前来化現試你心
誰知你　為人天生多行善　打動出家我二人
成全你　夫妻團圆得婚配　还有件
天大的功德叫你行　交肯是東海龙王妥
决不得　向前去　向前听道者一句話　閒人杰
向前道者一句話　向前他要女叙錦　喜上眉稍長呉容
二位真人說相公你不必哭了只管放心既說是交肯女乃是東海龙王
不由的　東海的

宮主代我们向東海要人便了閒人杰那里知道这兩个老道是二位真仙
現閒人杰父親不說二道長如何能向東海要人只听二位道長說你也不必細
向或者我二人向東海要出人来也未可定且看我二人行事便了
且說那　眼望白　玉華真人把話云
玉華真人把話云　如意儅仙向言道　出家之人廣善念
善惡為本方便為門　你肯我　伤害性命重生灵
必須要　不背你要行惡事　看七他
光景如何再討論　他若是　順情順理无話講

君逆降不得有候不多一時只見雲為迷漫祥光繞
特来相而面長抗右而擁一位君頭代九环魁月穿蓝袍肤圍玉帐足登
云鞋青面長鬚手执玉珪上前口称法官君吾神那边使用儅仙卫說
无事不敢驚法尊神只因閒人杰与令愛宮主重有婚姻之分前无已定
只係相約私合未行苟且之事无何尊神公然断絕人向女兒之事
君依我　出家人的良言劝　暗說我　玉華仙
君依我　出家人的良言劝　閒碍甸　永藏海内住龙宮
交肯宮主女叙裙　以成他　況且那　永見其人貌与容
了却前言礼上通　東海的　在君那　儅仙向听龙君話
脚内展轉有況音　心中到有疾女意　忽呈相隔多不便
兒女婚姻也忽從　北海龙君多性方　欲想宮主為妻子
只恐未必肯衣從　女采現今在北海　心把尊神叫一声
山上受尽眾无穷　不能料理却当去　不是明媒正聘行
想勾半晌向言通　這件事体难作主　东斗星辰临九世
教某不将女兒送　法师連忙尊又却　這句言詞却是真
成全容用好多情　口称法师在上听　閒人杰
拠礼详情甚不通　但不是　現在此间尊神着

我小神　前程陷大不非輕
況且又　這件多情不能应
你的言詞說錯了　現有蝦婆作媒保
這件多情不能应　忽通私下配婚姻
你的言詞說錯了　他乃是
現有蝦婆作媒保
忽通私下配婚姻
他乃是

见一见　　龙意不意再议论　　说白话

招呼相公过来见　龙君内口相问神　瞎见秀士十分俊

不由心中喜爱恩将交南宫主借朱陈

东海龙君见南人未生得眉清目秀黄白后红福气不小堪可南交肯作对端美夫妻但只他乃是路的秀才怎配龙宫女子礼不合龙君想罢心中为难连忙说法师仙驾暂停片刻仙不圣与舍弟面商议定了在来回禀俊仙下说你既如此不可迟悞休错了主意才好倘若迟迟不悟莫怨出家人失了善念龙君听罢说谨尊法旨急入海中不多时三海龙君齐到说礼长召吾等前来有何谨事东海救下说不为别事只因交南宠家北海龙君不容说完使一声怪叫说兄长你莫非心疼那小贱人妄想镜他不成教下

东海若如于父母　却有丁　　申位卖弟仔细听

碧玉速环为聘定　交南女　　换口搭话教谈心

私定婚姻借百老　眼见秀士十分俊　　生来已把仪作成

也等是　　再无有　　再无有

已将中男托秀士　可以行来即便行　　可以行来即便行

莫若将错来回错　岁数大小可相左　　岁数大小可相左

那人品貌好不好　五湖四海申宾朋　　五湖四海申宾朋

怎对响

叫一声　申位卖弟仔细听　　方才愚兄已见过

闻人杰　眉清目秀甚頭文　　相貌俊美多贵重

看来福分不非轻　年龄不过十五六　　年龄不过十五六

世俗孩童大不仝　　

方才俊仙说他是东斗星临凡五无一点般撑用志兄不得主意方请卖弟商议西海南海二位龙君一齐说道既是如此旧时交情送出生与闻念成亲也等是一段奇文只听北海龙君一声大喊说岂有此理把你们如此主意把我们龙君瑞气欺尽

北海的　龙君大怒一声喊　　说通是

你们言词礼不通　那有丁　　龙宫公主亲生女

却与那　九天俗子配婚姻　　况且又

明媒五非是正娶　小贱人　　竟与外人私合连

暗定夫妻无羞耻　　本该处死方是礼

便宜他　　

四海女不许配婚　砧辱门庭坏家风　　岂有听信老道话

世间那有如此礼　北山放羊饶放生　　也不思忖是亡详

他把我们瞒着轻　　三位兄长今容让

雲叫我　　饒放他的万不能
北海龙君趕說趕快尊三位兄長那去通共情可恨理以容讓三海
龙君齐說实是不可批担那老道神通廣大法力高強他既能相逼我
等他的通行可旧不小　　細想他
再者他　　既然法力无边大
帝言俗語一句話　　既能相逼我等　　一定與妖廣神通
未者不善須仔細　　善者不来加小心
已无那　　煉旧希奇宝珍
道高德重鬼神京　　何況他

替天行道行善念　　今若与他講抗礼
大暑未必肯相容　　順者為高是正経
三位龙君話未尽　　依為我等思拡見
哦声大叫重兄長　　北海龙君大動嗔
豈不滅却已威仗　　元何要去他人志氣
使令為　　便是神仙能拘遣
上帝天廷王皇旨　　下雨放火事一宗　　我等奉
掌着為　　龙神果位事非軽　　总里五湖轄四海
九江八河水東神　　量他们

好通忘有此法力　　伤為哨们有罪名　　你们依九我不九
叫我輸伏万不能　　者亡他　　有甚法力来施展
定西他
見丁高低西雌左

北海龙君說罢揚场而去　　大家忙乱在一处
伏仙真而海南海二位龙君說我们大庆片時者是如何不言東龙君在
内且說二位真人丰晌不見龙君回信拍指一等早知其竟俊仙說善我亡
我们本不肯施展陆力好現秋竟敢不尊法令也要只得要施展陆宝運收
向玉華真人說快收金水取出来交与秀士玉華真人說言之有礼急忙時

金不取出說向人来应来　　你時這金不拿过去提為紅線故在海内有左
臉向人来若友将金不接过只見有叁中大小上面有篆文符咒依一号旺
走到海边将金不去在海内单言处海的夜人平正在海内处罗急見一尺
金无其燕如火要往前走者亡是何元故
夜人神　　海内荒忙往前走
者亡金光是何用　　猛然見　　一心要
一丁亡　　荒亡張亡往里拿　　魚鱉蝦蟹忙乱
真正希奇性子情　　夜人神　　大家乱嚷說好燕
一見光景向言问

你等何故這等形　　大家齐向夜人神說道　　不好了
海内有了奇事情　　我们与那北个兵将　　正然处罗如中心
恐有移物墜落水　　我等得罪了不成　　往前正走只見燕
盟的我等走难禁　　不信真神试一試　　不好了
言罢時　　便晓其中假共真　　正然处罗如中心
指望要　　水卒兵将向散去　　我等奉
又盟的　　前近者丁真实信　　总里五湖轄四海
這等到了水晶宫　　一陣水燕不能行　　量他们
急忙亡
三海龙君往外跑　　只見那

龙子龙孫闹烘亡　　大家忙乱在一处　　三龙君
欢喜闹言向分明　　什么元故水中燕　　实訴情由快棄明
夜人說　　只見全无一大片　　不如那
水燕元故在其中　　說話间
三位龙君忽醒明　　說不好
施展陆力显神通　　真性不送交肯女　　你们依九我不九
快亡去時他見　　故此琴怒動无名　　有甚法力来施展
再逢片刻只怕我等的性命残生活不成

東西南三位龍君一齊現身在海面之上大叫說二位真人恕恕容小龍等
細稟元故快收了陰力二位真人見三位龍君如此言詞連忙叫尚人杰
且將金刀取出海內且說尚人杰頭里奉二位真人之命叫他把金
刀放入海內忽見黑云密佈海水翻波不多時從海內現出三位
龍神一位身穿紅袍紅而是南海龍君一位身穿黃袍黃而是西海龍君一位身穿青袍青而是
東海龍君不知是何元故今聽二位真人叫他取出金刀不敢代慢連忙
將刀提出只聽三位龍君齊說我等本欲將交肯女送出奈孔
海龍君執意不允他說龍宮之女不可與凡夫匹配

小龍等 化說是 爲與那
尚人杰 父肯本是宮龍女 亞非明媒而正聘
孔夫俗子結婚姻 況且又 晴空夫妻今合而
皆因他 无如恐與外人逢 叫一声
站辱門庭敗家風 本該處死才是礼 代我們
便宜他 北海山上將羊放 西下活命等尚是
今與 只恐怕 叫他受罪礼上通
早岸結夫妇 歡了龍君四海名

尊奉法旨請北海 尚他商議過事情
生來最是性子傲 說之再三不肯從
一心要 咸合人间好事情
龍不肯放小女 我們等
動怒施展大法力 忽然旧
望乞二位 真人恕恕垂怜憫
百万之数遣屋死 想我們
若向交肯不撤號 現今实无在此存

叫我們 二人相合在妻中
公主生的真美貌 好似那
住人占我情義重 合欲刻伶定婚姻
那知平地几波生 棒打鸳鸯分两丁
吸吁喪了命残生 旁在此处未受罪
相面先生說合元鎮 占見二位道人公
見了交肯他父亲 拽我者
只吃亏 北海性傲不准行

尚人杰 山上放羊受罪名 歎哄法師二真人
這是一往实言語 实乃敢
小龍等不敢撤號小女現在此海山上乞二位真人定奪如意俊仙
尚玉華真人聞听此言微、笑哄說既然如此出家人只得前去惹
他一惹看他有何本領抗拒法令你等三位暂且退回我们往
北海鳥龍去要人便了三位龍君說謹尊法旨言畢退入海內不
表兵說二位真人眼望秀才說尚人杰保着你的婚姻如此遲
滯步不得我等北海使了

二真人 說罢之時不代要 又分付
秀才照旧閉双睛 仍然作起瘸地法
不多一時到北海 叫一声
已到北海岸以上 代我們
你且站在一傍等 着我二人把事行
尚听吾左說道是 站立一旁有此音
細想交肯公主女 生長海內住龍宮
也是天緣合当配 巧与蝦婆作媒人
從中周旋細聘礼

又去北海未要人
不知几時才得成
美貌妻子罢难禁
竹篮打水一场空
設摆於杭一坐芭
間人志見海边摆着招展不由心中害怕甲公這是
什麽元故皆因北海龙君乃是乌龙天生的性劣刚暴如勇有謀
今日听見東海龙君說兩个道人叫把交肯送出与淘金成其夫妇
的這 我的這 啥同命苑鴛鴦
不如几時才得成 此子猖蹬五大罪 可怜我
美貌妻子罢难禁 就捆只怕命难保 那時節
竹篮打水一场空 旁方思想奔回者 靠海边
設摆於杭一坐芭
間人志見海边摆着招展不由心中害怕甲公這是
什麽元故皆因北海龙君乃是乌龙天生的性劣刚暴如勇有謀
今日听見東海龙君說兩个道人叫把交肯送出与淘金成其夫妇

氣四素署为而了道人必来找寻故此故下芭盤单等打仗且說二位
真人大叫小校快叫你家龙君送出公主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把使法
力了北海龙君尘在中里帳望乌龙四太子正諸話
北海的 龙君当正現代咲 眼望为
太子南言北話云 叫一声 我兒你听为父云
今日了 這件子情可恼人 你伯父
請我前去無别子 猫然间 来了兩个妖道人
硬叫那 交肯晓人送出去 与那个

凡夫俗子配姻姻 为父听見心大怒 不由的
無明火起气冲心 我說是 龙女配了羊岸业
有古来淘军子情 况且又 並非明媒与正取
叫那步 四海闻知落丑为 是我贿氣才回轉
大署为 兩个道人不歇心 一定前来必寻我
要当了支肯小贱人 我的这 主意与他分上下
想叫我 送出女子万不能 此時未到我出去
必頂与他摆一场 龙君正然未講話 見一个

永幸前来报事情
北海龙君正然講話忽見一个水幸荒张现近中里跪倒說气上龙
君今有兩个道人口声口声叫把交肯公主送出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他
川要施展法力了北海龙君闻听只氣的髮竖冠說知道了我有
有道元水幸荅应說是連忙站起北海龙君說道 吾实听者
今日了 道人前来要女子 想叫我
送将出去忍得触 你着他 善者不来口不善
必頂与他見龙君 我不前去分奈欧 豈不旧

有往英左四海名 說为口冲口怒 站起负形喊一声
說不得 出去会口那妖道 一见相将定不容
傍边的 太子未語肥伙咲 口尊父王免動慎
何必劳 天倫我父出芭去 大署为
兩个道人有何能 伐孩尔 伐頂煉的龙兵等
一定要 前去与他見輸盈 忍讓他
有此妖術与邪法 却也不怕半毫分
必頂面神加仔細 四太子 龙君向言准你去
說到父王将心放

为鬼的這一出芭去定把那兩个道人拎近大芭

游龍傳四十六

烏龍四太子教英上前說父王不必動怒既然老道前來
見代領手下煉旧兵將出去到海岸上布他見了高降
吧若敗施展ㄈ本領当年那八洞神仙過海之時也不
他过去今日何況孩兒非比寻日無能今又煉旧的神兵量他怎
有此妖術那怯吾何懼我北海龍君聞听心中欢喜說孤兒既有
如此大志量不弱北海的銳氣不可停面急ㄈ去協挡孤則一件也不
可輕敵須要小心仔細四太子回言孩儿知道不要父王主付此
去定把那两个道人拿住在父王跟前現功言罢披掛正齐領

所煉的神兵到北海岸上边一齐排阵对伍不表单言闻人杰一見旗
旗招展对伍交雜一ㄎㄈ都是些奇巧异形手执刀轮剑戟各兵
兵器把陣伍排阵只听的面似沒金陣鼓擂响战

闻人杰　暗見光景要打仗　不由的

魄散魂飛上九重　只听的　面目惟黃秀色变

陣鼓擂响战似猛铃　二真人　一見不由做冷吠

叫一声　闻人杰不要你怕京　有我出家人在此

只管闻你且放心　天暑那　為龙性傲多不怨

倚仗強良想欺人　摆設龙兵来振唱　要与我
出家之人比雌雄　大暑他等不知曉　我们的利害法力通
也罢既然他如此　須得要　将他治服好要人
傻仙下　代負道　眼望玉華真人請
前去会ㄈ那為龙　說為頭步至海岸　我想会嘆叫一声
什麼東西敢作耗　代領这些甲妖兵　莫非是
敢比貧道比一比　見个高低输与芭　快些出来試一試
着ㄈ誰能誰不能　且說那　太子正然往外走

听見有人語高声
破綱一件穿男上
旧袜褪一根計朕中
面如古月一般全
仙風道骨非凡
倭仙勅封如意真
对伍之中出来一人
到也凛凛有威風

年月面神観仔細
光頭却無代冠巾
年紀約有三旬外
穿代平常相貌好
不言太子来観看
正然对面来講話
只見他
則見他

元来打扮是道人
水襪云鞋川又烟
他的那
真正是
単表那
只見那
好相屋斗在外撞
面如鍋底一般黒

怪眼元睜嘴死人
年紀約有二旬外
一声喊叫似雷鳴
壮敢胡言乱語云

紫金冠一頂頭上代
手提戟杆鉞一根
大隅邪道従何至

烏油凱甲亮如明
来至江坡横走歩
好大胆

四太子来至当切一声大嚷叫何処的老道壮敢撒野信口胡言
此乃北海龙君禁地速々躲開到是正礼再若在此擾攘者叫
你残生難保倭仙下凡聞听満心歓喜說先知的小輩満口胡言你竟
敢叫我是妖道野人我受皇是正礼下的金口勅封如意真人位列

天仙班内你敢無知粉壮我出家人先非瞽天行道救援人間的
菩薩只為東斗星君問人家的一段婚姻大事

啥困他

東海寺内把書改
灯画屏楼設海内
秀才動了愛慕心

有一个
秀才是

問聘二珠作証明
接引秀才到妻中
名随心意情最深
生来已把飯作成

那秀才
多多夫元酔送信

因着見
起河根由不容情

乾坤希現花仙橋接玉岸
真正是
訂盟私約金飲酒
偏迂北海為永府
連日二次不離見
他說是
仙桥現出接玉岸
蝦婆蝦女両公主

可川是
佳人才子俱会面
眼然向
冲散処央両下分
吸呼一命喪永中
北海龙君大怒嗔
責向那
険些兒

血染明年喪斎宴

那間人杰間听見老元告訴他北海龙君大動兄名令交青女立刻
将龙凤衣脫去換上罪衣水卒押解路在北海山后牧羊受罪
秀才听罢又是要投海見死老元相劝急亡寻我高人好救公主
那間人杰而見我出家人訴請其情負道付提出家人慈悲為
本方便為門心中実然不忍要成全人間好事到了海岸見了東海龙君
話語却到順情說他的婚姻不是明媒正聘似乎于礼不合原者那
間人杰承旱相隔並未会面他如何想要吾神的公主為妻

我听那
你的話語旧說錯
不係明媒与正聘
碧玉連环為定礼
君想人力不能更

他本是
俗子凡夫一般全
付貴荣華栄無窮

東海龙君言此話
拠礼詳情猥不通

現有个
仙桥接引不非軽
若請先見人杰面
東斗星君臨凡世
右来前程並不小

我又說

連忙回荅叫尊神
実然是
蝦婆撮合是水人
此乃天緣早注定
這見事情至易容

休要那
亭受那
現在此間仔着七

人品和貌便分明
先景心中狠愿情
小神前
去勾半天死音信
我叫那
三海龙君到来临
傻仙下說秀才前人杰施法力請出三位龙君他說我们元帅
海龙君前故含弟报意不允小神等無奈何出家人故此前来

立刻叫他过相見　那龙神
他說是　法師仙架暫停止
舍弟商议有四周　那知他
云家人　不由大怒動無明
秀才快ㄈ施法力　才才把

中三路

鈴取兩腿令脉騰
傻仙暗ㄈ沉音想
歌伐用宝伤他命
若不将他来治住
必須如此這般某
則見那
京動許多神兵

只取兩肋由前胸
使的那
說道是
又恐怖
多咱才
方才治住小龙龙
太子刖鈴往后伸
一丁ㄈ

下三路

仙長嶂見然汗流
小龙勇战力无穷
上天降罪恐受禁
完全秀才好事情
傻仙才好施法力
付又一摆傳暗令
耀武揚威齐上攏

我王北海龙君若依我出家人全石良言快ㄈ将交南女送出海来
使间人杰施法力請出三位龙君他說我们元帅
時叫你们悔之晚矣乌龙四太子间听如意傻真人之言一声喊叫快拘
好妖通林說大話海藏龙宫的公主豈有私自凡夫為妻之礼体要
胡言着我取你說罢一催拿斗手使長鈴望右傻仙下旧是一鈴傻
仙下用宗刷架住回手又取金剑架往
四太子　切小年青心左性
"中大渴好野通　欺視我仙得通真
欺負龙君礼不通　我若不

是不為人本字更
傻仙下
兩个人
傻仙下
只是如意真人勇
到后来
上三路

趙說趙恼捧我打
他用宝刷来招架
一个步下一个步上
左五右六抖精神
宝剑舞動快似风
四太子
傻仙提ㄈ难招架
直奔咽喉后梗嗉

特你拿住千刀剮
滾ㄈ黎花非面门
随心如意妖无穷
您勇爭南名量能
来回周至十几遍

招架騰挪后力叫
乌龙太子長精神

如意傻仙下才要施展法力拚擊四太子只見小龙神把鈴往后一摆那
此煉旧的神兵見他太子摆鈴一齐爾来登時把傻仙下圍在居中心多
為春只見
元的元来扁的扁　古性习鑽兵南将
几个頭上長犄角　几个花衣兩花袄
却是蝦兵蟹類　万要無論逞英豪
一个ㄈ奔兵刃齐奔傻仙下孔欢如意真人一見傻仙下才要施展法力拚擊四太子只見小龙神把鈴往后一摆那
此煉旧的神兵見他太子摆鈴一齐爾来登時把傻仙下圍在居中心多
為春只見
元的元来扁的扁　古性习鑽兵南将
几个頭上長犄角　横眉立目把頭摇
却是蝦兵蟹類　几个花衣兩花袄
一个ㄈ奔兵刃齐奔傻仙下孔欢如意真人一見傻仙下才要施展法力拚擊四太子只見小龙神把鈴往后一摆那
此煉旧的神兵見他太子摆鈴一齐爾来登時把傻仙下圍在居中心多
為春只見
元的元来扁的扁　古性习鑽兵南将
几个頭上長犄角　横眉立目把頭摇
却是蝦兵蟹類　万要無論逞英豪

的搽餅而回烏龍四太子一見神兵俱退吃大京連忙才要上前動
手只見一道紅光罩將下來元來傻仙早暗把掛素珠爾除起要趕
躲內怎得脫身只聽哪吒在四太子頭頂三上且說烏龍四太子一見
說這素珠乃烏龍用的住我伸手要取將下來忽然見素珠子突
如柳斗把丁四太子押的站立不住咕呀跌倒在地哀声不止叹吁視出
元形口中大叫上仙饒命「傻仙下說善哉「

小龍神　說道是　仙宝治住倒在地　口中哀告不絕声　叩求上仙饒性命　有何分付我依從

傻仙說　善哉「奴等當　衬福無门自己尋　量你有　多大本領敢施勇　欺敵必敗古人云　欲伐一剑刑兩段　皆因我　出家之人不忍心　又恐怕　有缺急悲希善念　好生之德反落空　罢了我倒向「你　若是心服放你行　速「送出交肯女　好叫那　秀才夫妻匹配婚　小龍心服我情願　連忙口内尊仙長　法師之言敢不尊　望气上仙饒性命　再不敢　改悔前言違令行

回海一定歹我交云　必将那　交肯公主送至岸　叫他们　傻仙下　夫妇團圓早合進　既然心服把你松　商听不住傻「吠　說到是　出家人　总有变動不里論　男有你　連忙的　有有陆力治你们　男有陆力治你们　取下素珠拿手中　四太子　說有上前不伐曼　傻仙下　付又伐吠把話云　傻仙下說我出家人放你回去快「将交肯公主送出来免你這

一海受苦快去是四太子答应伐頭龍兵回海而去不表且說傻
仙下向玉華真人說不想為這金不到生出許多爭攻說話之间回
頭看見商人杰哺的肥在地下傻仙下說商人杰不必害怕有我出家人在
此但此处乃是北海即是元烟之地只有神仙往来是極冷之处你身边幸
有煮海金方不然陆「的時你凍死也是你的造化不小矣是宣告的奇闻
但恐还有許多的招商你起来将这頭上的寒簪用舌頭一陆仍有好处

商人杰　商听傻仙一句話　連忙的　站起附内有沉音　拠我看　二人来利真有小

得到神仙陆力深　不可時他来遠扭　到得除他話語行
想要之時不伐是　走至傻仙而前存　他在那
頭頂寒簪用舌陆　只竟的　美味情香甜又蘇
只考是　疮結里面濃血　竟是那
熟悩的安危爭几分　付又向昌下果着　精神百輩氣又爽
身体輕情健傻笑云　若非跟他二仙長　尽是山水却無人
暗「說　肯讀礼記書上載　為能得到此处佈
我也曾　詳礼究情却是真

冯的是　神仙朝遊在北海　本宿花悟奔是真
果然人跡雁到此　果想我　大男造化不非輕
若不迂見二仙長　要想見　妻子之面怎得能
元来這　世间上希奇事有廣　实在的
合人一時測不清　想我居在世间上　経了這
一番奇迂千年间　恁生的　苍根神仙二位真人
商人杰附内沉音有說我夫妻但要團圓俱合只是這二位真人的

大是实难报答不言间人家仙神胡思乱想且说乌龙太子得命
回至水晶宫见了北海龙君说父王在上刑害"孩尔到了海岸上
令龙兵摆阵对伍豺尔后他动手那知他竟是得道仙真先前孩
尔施展英方只见他难以招架孩儿"招呼神兵一拥齐上指望要拿
逼人只见那道人顶上冲出一股白氣将神兵冲的往后倒退
那道人 白氣一般神兵退 一个"
不敢上前去拿人 孩儿才待要动手 但只见
一片红光映眼睛 把孩儿 冲倒尘埃爬在地

犹如太山重又沉 睛来不是别物件 却是那
素珠一排如光芳 起初時 素珠儿相扭子大
次后来 大如柳斗一般同 孩尔吸呼命不保
幸亏他 出家之人发善心 慈悲不忍把生灵害
饒放孩儿转回宫 叫我悔改 好叫那
妹子交肯送出水宫 交与秀士仙领去
夫妻团圆完旧婚 四太子 刚才说到这句話
坐上的 北海龙君大動嗔 伐怒说道快住口

好蠢子 滿口胡言了不成 我的這
海中之人非凡比 豈肯再 早岸俗子配成婚
我若是 豈不旧
驱尽龙君四海名 送出交肯不大紧
北海龙君坐上听怒大叫好一个無知的蠢子氣死孤家了去時你說
的大話滿天今又如此無能折尽銳气你若不出去量他总是神仙
也無可奈何于我不能下海向我要人你這一敗反到叫他看出我的虛实
一夕話說的四太子喏口無言正是敗兵之将不敢言勇正在為难

忽見下面水族来报乞上龙主今有金沙湖戶海大仙前来
北海龙君闻听建忙降音相迎戶海大仙近宫龙手相让里所
走近水晶宫生下水来現茶已必北海龙君說仙長降临不知有何見諭
戶海仙 闻听龙君将他尚 口尊上圣請听云
贸适無事不来此 有个元故在其中 我方才
正在洞中将丹煉 忽然间 心血来潮不安寧
摇指算故只一算 說通不錯半毫分 元来是
太子今朝有了难 他是我 徒弟焉有不排心

时到此间尚一向 是一个 仗桥從楼接王岸 把秀才
敢把太子来治倒 這等万恶可恼人 二人訂盟百年好 以呼闹出别的情
尚何人 北海龙君大動嗔 引誘蝦婆作媒人 着見仙桥向其情
口尊大仙在上听 只因為 偷去海藏宝贵珍 孙家彼時心大恕
他在那 東海龍妻闹散心 什麽東西胆色見 交肯处死不留存 迎請楼上私会逢
在海边 闹人杰 請问所因何事起 東帝听罢心烦恼 于我降雨回里轉
交肯女 玩要偏被旱岸上 北海闹听回言道 众将听令不敢違 把他拴
元来是个小秀士 交肯公主舍姪女 领兵将在海边等 孤意把
硬拿聘礼定公主 元来是个小秀士 乾坤着 忽然来了二妖道 啓在山上受罪名
量那二妖道有何本領我前去把他拴 忽然还是要钦裙 小兄当去拘他爭
一掛数珠川至倒 饒放还是要钦裙 插听得
戶海大仙哈仁吠 量那二妖道有何本領我前去把他拴

北海龙君向卢海大仙说那丹丫妖道实然利害我想此事忌
因家卢短疾他女尔之时不管败坏家几若依我的主意将交
南来了那有今日这场事非是他们苦亡哀求孤将女子发在
北海山上牧羊受罪忽然来了两丫道人一丫自称奉正德天子金口玉言封如意真人不知用什么妖法
将海水弄热还要交青家兄孤家商量要把交青送出去匹配
儿人是孤勉怒不依翌乃海而来有小尔闻听心中不服伏赖仙师的大法
代领神兵屯扎海岸不料妖道今日又赶至北海后小尔大战堪亡得青不料妖道
用一排素珠将小兜当倒吸呼性命不保幸考妖道未曾伤害小兜放回
海来已声亡只叫送出交青公主孤家正然心中不悦要去捕捉老道不
期仙师驾至孤家万幸也卢海大仙闻听哈亡大仙说到那妖道他虽有
什么法行也不敢伤我的主已有轻易恕几人
那妖道此来真是兜蛾投火自寻其死龙君不必动怒量这此须
的小事何用龙君御驾亲弟我们想宫海藏的公主已有轻易恕几人
不做行他既治我的徒弟我负通也把他治住

卢海仙　　说罢朗言一大話　　北海的

龙君闻听是哄容　　满面春风向言道　　说道是
有劳仙家费辛勤　　我孤暂且谢一谢　　拎着那
妖道回来在庆功　　说着站起将茶打　　卢海仙
茶礼相还不请停　　仙长架
北海龙君又向道　　仙哄说道此小事　　何劳致谢甚谦恭
或用水平用大将　　只消我　　出海可代多少兵
回言复道全不从　　一人走去把妖道拎　　卢海仙
不言卢海往外走　　只管分付预备行　　玉華仙
且说二位得道真

眼望後仙闻言道　　口尊真人你是听　　说那丹丫妖道实然利害我想此事忌
水龙去了多半晌　　不见回来有变更　　心服口服不敢更
说教我观晴无好碍　　玉華仙　　他已竟　　到要面神加小心
正欲说着辛日着　　恐有不测须防範　　海水毒波响连声
黑云滚亡各起罩　　只有那　　则见他
全冠一顶頭上戴　　但见现出一道人　　水火蔡條妖中計
水褐云鞋足下登　　八卦仙衣穿在身

鼻真口淌精神满　　他的那　　身强体壮相貌凶
手使斤重一声喊　　是何人　　前来送命快亡云
卢海大仙不多时出了海水来至早岸上声喊叫以是何人前来
送命玉華真人一见卢海大仙连忙上前对了个稽首说道以是何名
山洞府到此有何见谕大仙说你问我你祖师是金沙睢金乘洞修
真养性自称卢海大仙只因你们欺我的徒弟你仙师特来取你二
人的性命玉華真人闻听大怒说呔好孽怨我负通因你也在通
门放此以礼相代恶你公然自称仙师欺谁的性命

越說越惱心大怒　　叫一声
孽畜真正可恨人　　我負通
反道满口胡乱云　　自称仙师不害臊　　以礼相代你不懂
出家人　　如你早亡快回去　　可敬谁性命未必能
一心苦炼無邪念　　退去皮毛化人形　　倘然痴迷不醒悟
怕只怕　　悔之晚矣用不中　　对转古洞你修行
闻听玉華真人話　　不由的发竹怒冲亡　　大骂妖道好無礼
满口胡言可恨人　　說为证步非上去　　手奉錄

照定真人项上楞　　忙取那
会剑相通不放松　　手拿长锤照顶上
那丁　　剑取顿项刺眼睛　　一个是
替天行道成好事　　一个是　　两条健弟气不平
好一个　　斗得了十几回
来往闹了十几遍　　难以招架那道人
二人战了十几丁回合玉华仙有些招架不住才要施法宝拎擎老
道只见戶海大仙把血口张开上前要咬玉华真人一见化一道光

而走戶海大仙哈哈大笑说便宜这妖道逃了性命伏又一声大吼
说吗那一个妖道也前来试仁你祖师的利害单言傻仙丁着见
從海内出来的那丁道人一团的黑氣四知五非正道之見把玉
華仙真战败张开巨口把如缸大甚是凶恶听他不避之言不由
的也回动了無明之火

傻仙下　　不由的
無明火起往上冲　　两面合嗔胆伐恕　　大叫一声好畜生
如此行来真胆大　　取誰性命乱胡云　　休要发伐我取你

间听道人言大話
手执金鐘奔妖人　　照空頭砍又掄
大垂逐捌交架精　　二人比五分上下
两下交战無劳败　　且說那
見他的

連忙晴用随后跟　　師付戶海去战
見傻仙下　　架为云为主空怙
化道红光影無宗　　先前已败一走道
逃走主响总未見

一丁道人动了嗔　　手舞金剛掄又跌
身穿破烟人品好　　旧是那　　忙取那
着他痴傻就候事　　真人從未不現形
一边思想一边着　　观晴海岸二人爭　　傻通不及谋仁败
他师付　　越来越勇有精神
只着的丁四太子在云为中称奇不表且說傻仙下見戶海大仙的舞
申使的绝熬暗想要拎这妖人必須如此这般仁仁方能取奏想
罢主意已定往后倒退单言戶海大仙来了主响不解取奏又見

見傻仙退走恐其脫逃连忙大张血口赶上傻下旧是一口吓咯
嘣一声戶海大仙只是摇頭摆尾申公元来是傻仙下旧知道他要
动口来咬丁一块大顽石被戶海大仙一口使的劲大把石頭咬破
連牙齿崩吊丁九丁只疼的大仙摆尾摇頭連話也說不出来

戶海仙　　他把顽石咬两半　　却把那
牙齿崩吊十几丁零　　疼的他　　瞪眼張口摇脚伐
滿口是血淌鮮红　　乱跳寻人時仇报
上前用言叫喜生　　出家人

越早四去是正京　　藏形避跡苦修炼　　脫去皮毛化作人
痴迷不悟胡作耗　　怕只怕　　人客神天不肯容
难免五雷要烘顶　　后悔往然用不中　　玉華真人話未尽
戶海大仙动无名　　伐恕含嗔一声喊　　好妖道
胆大胡說氣死人　　用為我　　仙師欺敵未防備
候中吊等计牢鬼　　你乃是　　敗阜之時方才犯
有何疙面又来爭　　今日丁　　若不拎住二妖通
示不為人本字更　　說为仁补上去　　手拿大锤下絶情

照为那

玉華仙

二人付又交年战
棋逢对手难藏兴
不見誰输那个卷
似此多啲把功成
想必之時不似是

玉華真人頂上去　使尽十分力無穷
連忙側身躲閃　宝劒揣動不容情
重磕宝劒响連声　這正是
匠遇良材丁用工　大战多時無奏效
戶海大仙心焦皂　暗ㄒ說
必須如此這般弄　方能拿住這通人
治不防上前咐典口一張要咬玉華真人

戶海大仙与玉華仙兩个人大战多時不分奏效獨芒戶海大
焦燥暗說我与老通战到多啲方能成功有了必須如此這般心中
想罢把典口一张扑上前要咬玉華真人猛見一通紅光往下一落
把一个戶海大仙打倒在地幸公　这是什么元故乃是儀仙下在暗
中祭起普提子数珠将大仙打倒在地登時数珠手見变如
柳斗只押的大仙哀声不止要想逃走怎得脫身只見儀仙下說
尊高还不快現元形他如何肯善現元形只見儀仙下手掐着
訣口念真言咒語用手一指說尊高不現元形等到何時只見

登時照旧付元形　忽然变作一道青
飞奔入海不見宗　且說那
玉華仙　心把真人口内尊
元何放他去逃生　這件事情我不曉
儀仙下　商听滿面腮似笑
你与我　此来元为全好事
无不过　叫他心服口是了
早与秀士完婚配　好把金刀送朝廷

放出他一家命残生　了結咱们功与課
玉華仙　商听儀仙一夕話　归吼古洞各修行
且不說　二位真人商言講　点頭回言礼上通
戶海大仙明一明　儀仙饒放入海水　再把那
今日丁　現了元形与人看　不由暗ㄒ有吼音
無奈去見那龙王　出不得　幸亦得免未喪生
皆因我　大話說破無退步　避躲藏形在洞中
想罢主意安排定　急心ㄒ　有时烦恼怨何人
　　有古苦修不必云

戶海大仙有去修煉不表且說乌龙四太子見他師父敗現元形无是
一条大蚌黑魚敗回水府哼的兩目更色連忙收云攫券回归水府
将戶海大仙敗陣之事說了一遍北海大恕說啊什么妖道敢如此逞
強分付傳齐水府蝦兵蝤将保戶水晶宮孤不出海着他急来救驾
便用北海的威震将他们拿住陛下甦饒不言尤君策寻此海县說
儀仙下与玉華真人商言講話　服望玉華真人講
北海龙君可恼人　半日不見音合信　說通是
　　其中一定有别情

大暑是
出家人
好生之德非無有
僕仙說為一扭項
這件事情用着你
急將那
叫你收時便尊行
給他拉出海水中
不肯送出交有女
李已至此話不起
皆因他
叫一声
快亡的
煮沸金不放入海
若是不見我的話
你的郭
性徹成意惹村根
有缺悉非善念
有招其村怨何人
相公过来你是听
施展仙家宝贵珍
出家人
万不可
婚姻另在此一奉
不怕他
闻听真人一夕話
恨不能
亚类慌忙那清停
取出金刀入海中
海水煮热似蒸笼
闻人杰来至海边站住
乃火之真精北海乃是
不送出交有女
正中机闌八九分
立刻救出才起心
来至了
此宝实数非小可
闻人杰
想起妻子受苦难
連忙荅应說尊翁
海边陪近一仲手
登時闻
海夜叉亜那此魚鱉蝦蠣巡海夜叉慌忙入水晶宮来見旭昌說乞
上龙主忽然海水尽热滾的水幸存話不住不知是何元故特来稟报
龙主定奪北海龙君正然生氣听报心中大怒說那有此事日今九月
秋尽之時无何水中发热这也旧奇怪了正然說為連水晶宮都热得
起来那些龙子龙孙如何禁受得起
登時闻
水晶宮内皆热起
旧是那
炎天時暑有避处
眼下之热无一来
無处存站躲身形
比有那
可嘆那
走頭無路乱奏亡
都要陽世死走出冥
不必害怕莫忙京
言罢扭項忙分付
晴一晴
夜叉荅应不代是
北海龙君忙調遣
龙子龙孙难禁受
齐声大嚷好古怪
北海的
狐家何然有通礼
到底是宗何元故
着身出去那阵停
五百条
一仟亡
到底怕
龙君說道林慌乱
這又算是古怪情
夜叉再去探着真
回来稟报我知闻
且說那
冷龙前来戶海中
单表那
一张金光榄眼明
才代要
一陣清凉甚奇神
阳氣逼住热氣爭
闪目而神細着明
夜叉来至海面一看元来是一仟標致秀士在海边上站立眼望
前海中手提红絲線震先内一方要施展本上前用手中大斧剁
那几人忽然水府大热存站不住連忙退英回来只見海中那些鱉蝦蚌用亡烘亡四十里乱奔再往前走覺的存站不住北海龙君在水晶宮中是甚难当心中大怒說那有此事日今九月前去探着是何幼元何不見回报又是何通礼
奉命夜叉探消息
往前走時水更热
施展海威行几浪
元来是
冷龙五百施威武
海夜叉
但則見
北海的
龙君热的实难受
不見夜叉回来报
亲身前去着一着
只見那
盪的身体实难禁
猶然向
一仟亡
到底怕
龙君說道林慌乱
這又算是古怪情
夜叉再去探着真
回来稟报我知闻
且說那
冷龙前来戶海中
龙子龙孙难禁受
齐声大嚷好古怪
北海的
狐家何然有通礼
到底是宗何元故
着身出去那阵停
五百条
心中大怒動無名
我狐
亲身前去着一着
說罢着生才要走
不由的
未晓其中是何音
是甚奇怪事情
处海夜叉到来临

慌ㄈ張ㄈ往里跑　双歹猪倒地挨座　張口結舌呀ㄈ啼
半晌口中叫龙君　气上龙君不好了　令有希奇令人亦
何該大家要丧命　怕只怕　性命残生活不成
這是上天灾殃降　着赴赤　拐数画臨不非軽
乞禀龙君可不好　必頃早拿主意行　北海的
龙君闻听四中恕　滿面含嗔喊一声　好一个
無知夜又真可恶　你尽知　叫ㄈ劳ㄈ說不明
口中只嚷有怪事　又叫我　张家早拿主意行

話語糊塗人难曉　到底是　什麽事情快ㄈ云
夜又闻听連叩首　說到是　气禀龙君在上听
奉命擒着是何故　但見海边一个人　才扮儒流乃剪士
二月着为海水中　手内提为一根紅線　瑞氣毫光說眼睛
大暑必是用那物　小神一見那肯容　又欲上前爷辟死
那知通　其热难当喫呼丧生　因此不能将他治
時来报南龙主听　北海的　龙君听見夜又話
只氣的大叫一声　虾兵将快跟孤家救妖人

北海龙君闻听夜又禀报奉命探着怪事乃是一个儒流秀士
手提一根紅線用那法使海水滾热龙君闻听不由的心頭火起一声
大叫哎呀氣死孤家了是何処妖人這等胆大無礼申虾兵蟹将
快ㄈ跟我前去伐孤家亲自拿住那妖人方消心頭之恨正說之
间甚热难当一齐大嚷不好了快拿主意才好只見龜大将軍
上前說不用乱嚷气龙主这一定是為交肯公主的元故龙君着
不即早送出他去那道家乃是真仙法力無边再要違拗大家难免
無挪申公北海龙王性如烈火到此向他也無可奈何只得命龜提指鯉

名兵介領魚兵魚將龙女等前去迎接交肯公主北海龙君只得領命
太宰鰲元帥蝦兵蟹将佛务行云現出了海而大叫列位上仙千万
慈悲快收此宝有話好說俊仙了玉華仙了齐說到無話講只把交肯
女子好ㄈ送往東海好与東斗星迎娶團圓便饒一海之难龙君說
上仙息怒小龙已経使人前去迎接交肯女前去只未上仙收了此宝
正然說为只見鯉提指鯉宫兵迎請交肯公主前来龙王說上
仙交肯女接娶到了　龙王說道交肯至　俊仙下
北海的

玉華真人各自神　闻人杰　夫妻團圓聚
蓮頭垢面破衣衿　形容憔悴黑又瘦　玉宗人利害廣神通
一陣傷心大放声　口中說道疼死我　那敢旁门根不真
梗氣到噎無話云　交肯女　又被过
洞似珍珠往下淋　兩下里　皆因為
傍边里　俊仙付又語高声　单靠為
出家人　几句良言要听明　但若一時不容講
交肯住人公主女　送入東海莫消停　旧說你

再若違背定不容　暑你如今也知道
我若不說你不曉　只打諒
我負通　修煉多年成大道
正德万岁的菜口封　位列天仙成正果
普結善緣地事行　不肯撲通起杜意
宝貝輕易不肯行　出家人
早迟旧　奏如玉帝主圣尚
以強填佔人妻子　上帝降罪悔不斛

傻仙下向北海龙王說我若奏知玉帝你的罪旧該死龙君連忙說不敢違信「「情愿送交肖女前到東海傻仙下說你既然归伏出家人已往不究快快送去云家人在東海等候便了北海龙君連忙答应傻仙下仍用蹓地法傾刻之间把间人杰送到東海岸边单言北海龙君連忙將交肖公主代到水晶宮從新梳洗打扮送至東海「龙君見了交肖公主心中十分欢喜单言傻仙下玉華真人將间人杰用蹓地法送至東海岸上正然等候只見東海北海二位龙君現出海面北海龙君口尊上仙龙奉旨已將交肖送至東海气法全定奪傻仙說二位龙君听我吩咐间人杰与交肖公主有姻緣之分又有蝦蟆为媒碧玉連环聘定秀才三日后到海岸迎娶二位龙君急「預备便了言畢入海而去不表

旦說那秀才人杰把話云迎娶交肖完必婚事請貴駕到寺中住居等候事完畢

傻仙答应

傻仙下

间人杰

眼望肖三日后

口尊二位仙師長我小子

夫妻双「叩謝恩我们还有别事情想你们

傻仙下

且不可

内里闵手不非輕你可要上京大路去我寻剃皮本是他外号

几句言詞主付你夫妻今得团圆聚燕尔新婚永貪恋

十数条

作這一件好事情積你阴德急「去此人住在安肅县姓陳名陆在城中

人命生死在其内

忽不过

方才所言告訴我

常言說

神仙

还得神仙作

伙咲回言說罢了必須牢「記在心

全乎全不空費珍

这金尔

多謝長老大恩情

和尚說道当如此

定然酬劳尽其心

貧僧有

间人杰

和尚說

拠我们

慈悲為本便為门

救龙女

仙咲連忙將朗打

周全相公完婚姻

如不弃嫌才敢云

孝望求指教明

貧僧賤臉渾貪客

僧通兩门是一机

相公你

乃是成仙二通真

啃用奉　皇闩圣旨向罪名　你可將

全乃交付南陳姓　好救他

緊記「「須緊記　就候日期了不成

二位真人云遊去　间人杰

间人杰急「回到東海寺中見了和尚「「說相公但不知有何事去了这些日子才回轉人杰旧將观海在层楼布住人彩訂姻盟交肖公主受难遇高人搭救二位真人使法降伏龙君今定三日后完要細言了一遍和尚答說恭喜「「秀才快咲說小生求長

凡人爲能作神仙 話說果然這兼誦
通高德重可成神 二真人 元是道德苦修煉
皆因受過圣主恩 僧家亦能成佚祖 也只着
名人修果真不真 我貧僧 細想今日这件事
真乃是 旦古希奇罕事情

和尚說相公貧僧趣想越性二位真人是道家和尚是僧家為
釋教相公你是儒家細想儒釋道三教归一爲有不成之礼有趣
此書竟斷和尚立刻叫了老道来会人来商议料理到了第三天

秀才打扮的齐正刘夫道共烦了几位位卿亲的女眷晚间预備彩
轎灯笼火把闻人杰马兒引路至海岸車女眷並要交肯公主闻人
杰在海岸等候单言東海龙君這一日才点全珠宝贝仍用乾
坤葫现一坐長桥有座楼接至海岸

這書中 勇斯說方為妙 話語劳叨令人憎
只听得 男女粉と喧声吵 真正热闹不全尋
龙君闻听不伐是 海内連忙作樂音 忙打躬
交肯公主特楼上 龙母龙女陪伴欽裙 只見那

仙桥上来了人不少 却是女眷人一群 彩轎跟随在后面
灯笼火把亮又明 不多時 到了楼门忙落轎
手如女 齐說道
快請貴人上来轎 大家近身把話云
招的那 休要候了好時辰
交肯公主大放声 龙母拉着女儿手
如来妓乐十五步 此一去 仙凡隔断难見面
一旦相抛两下分 今日了
要想相逢万不能 傍边里 婆女哭的难分解

龙君挽扶交肯公主上轎蝦婆螺女跟为妃为一个色果里面尽是奇
珍異宝送至闻人杰家中大轎抬入门内落轎挽扶住人下轎入内
刚见天地已畢只听市人齐声喊嚷元来是敲手轎上的人要喜
分故此吹闹老道引廣跨連忙出去了理闻人杰款待要亲人酒
飯至晚大家散去蝦婆螺女回海内而去不提单言闻人杰与交
肯公主成叫了百年之好次日拜謝和尚施布中者民二十两給老
道艮五两收什行囊雇了两乘小轎告辞了和尚夫妻回家此書
前断這一日到了家中小夫妻全拜了父母闻人杰叫將廖楼与交肯

公主已往從前之事告禀父母一遍老夫妻欢喜不尽闻人杰尊奉
二位真人之言不敢就代日期总七取了全艮与肯許多盘费两
付了老家人告辞父母离了家门北北京大路而走不知非是陈三剃
行暮望不知不覺离家多日這一日到了一个地方不料有一路喧
強鬼瞎透闻人杰主仆二人行囊就车四壁時
店中強鬼四住在一丁店中夜晚好下手且闻
店中方才此腌吃茶只見從外而走近三个人来
但只見 從外近来人三个

元来是

兩丁解差一丁犯人　到了屋內坐在炕　二差人
口中抱怨不絕声　　齊說道　　這宗差使真切用
無影無踪那里尋　　今日丁　　尋的盜賣也缺少
　　还不知　　何日才能事有成　　只听那
犯人一旁長吁氣　　也只是　　我的心中急万分
若想目下缺盜賣　　求天可怜早得了　　大家完事可放心
包准盜賣主易容　　那件算是小事情　　但能而見我的朋友
　　周人杰　　那边房中正然坐

三人說話尽听真　心中一時動怜憫　迈步走出自己房中
近了三人那屋内　　隔面舍春伐吴云　　向着那
犯人尚言未畢話　　三位休處放寬心　　盜賣缺少無妨碍
　在下我　　伐有盈余堪寿呈　　請向不如犯何罪
如今要去找何人　　只听得　　那人接言回說道
　我的事　　一時尚又說不清　　在下素向不識認
真难得　　相公這樣一片心　　若肯週濟那盜賊
有一日　　我定然答报另補情

那犯人見相公這一番好心說我在下再不肯忘恩周人杰回房取良
五兩說這些須良兩暫且足用這人一見暗說世尚难得這家好又
只得收下說話之間天色已晚房中点上灯烛這人請周人杰一处宿
歇老家人見小主人揮金似土白送人良五兩又要在一房内安歇只
得暗记而周人杰說小主人出外走远路的人此不得在家不可軽
漏白良又是素不相識的人在一处安歇只恐有些不便周人杰
說不妨记记阿用你這等小心
　周人杰　　不听家人良言劝　　口中說

此事無妨太多心　　立刻用　　飯罢大家搭甫睡
全席吃飯飲盃巡　　飯罢大家搭甫睡
　恩听得　　端甫房门一声响　　只听那
梦中京醒仔細現　　但只見　　只听那
明火执杖喊連声　　尔等们　　尔等们
　老下们　　暫借资才且过活　　分付搬在一处住
一刀三若治活命　　老下们甫是过活　　勝尤睡到夜三更
　只哦的　　渾身打战在被中　　周人杰

哦的話語不能請　　心中乱跳面如金　　脚内暗记怨小生
不听我言惹村侵　　接下老奴心内恨　　再表那
罪犯公差三个人　　也都京醒齐内日　　看見隔屋灯火明
几条大汗出又猛　　一个记　　手执刚刀周近门
　田知他　　前来打劫財令物　　那罪犯
盜不害怕自就京　　見他只是哈记哭　　叫一声
好汗今朝錯上门　　
那犯人說道尊位老下们今日錯上了门我乃是犯罪本官逃处

我是赃物盜賣缺少竟有好汗前来打劫可見陳三的時運不濟
尊人才要動手听見那人口称是陳三尊驾說你是那个陳三只听犯
人說我仝那在小相公乃是店中过見盜在一处却不認識在下旧是
安書是陳剥皮陳三只听尊人說元来是陳三太下的大駕我们
山中一伙胡土龙以已周名三老下辣才伏义捧仝似土向日根照
左面尊驾的朋友但不知陳三老下所犯何罪因甚方来到此处說
話陳三連忙穿衣起来大家坐定
　尊強盜　　大家一齐都坐下
　只听那

陳三聞言把話云
說起大概都曉聞
　　吳的我　　張產傾家險喪生
京都正德万歲主　　定要金不宝貴珍
収在寨宝木匣内　　竟不知
万歲皇卩大動怒　　將我的
叫我出外来尋我　　有了金不怨罪名
不但將我要向斬　　还把我

卩尊列位中好吓　　我在下
以因為　　一丁金不招出事
　　這如今
　　我元本
　　怎麼失落影無宗
　　据家大小入監中
　　我不有
　　金家一概頂身抵

如今給了我一月限　　以得出来名処尋
堪ㄈ已有半月限　　不想在此市中位
未曉好吓们可幫　　告訴我
陳三好去細訪尋　　我們等
不知金不何処存

事強盜說我等不知金不的下落但打听得老大身边見有長子
我等跟将下来往在此店方要下手不料迁見三老卩趕此情他三
人害了謀取才帛三老卩拿去作了盤費以便外去尋我金不陳

三說列位不可ㄈㄈ這二位是好人難得那二位相公跡財仗義初
次相逢旧肯周済我们既下在一处市伤若伤了他二人的性命于心也
过不去上天也不容事人所
害命謀才之礼

事強盜
我們等
跟将下来往一处
方才所向老市卩話

間听剝皮陳三話　一齐開言把話云
打听他的们事市　身边代有許多良
　　為的是
　　害了姓命好謀良
元来是个义氣胆　我等不能来相逢

望乞尚是恕我们　　眼下代好次五古
眼下不便忽登程　　快些告辞我等散
保重貴体再会面客　　吉星大家齐散去
　　且說那　　人杰老如主仆伊
近房右拐哼昌魂　　前見那
有已通說有已名　　他說家住安肅县
敢則那　　東多強盜竟同識認
　　多亏那　　陳三救了二人命

兩丁人　　連忙穿衣身跨起
陳三跟前說在坐　　說道是
險被強盜要残生　　方才我
尊駕不必去我尋　　我有个
快ㄈ去　　拿回交县衙内中
金家脫离牢獄中　　陳剝皮
不曉其中旧里音　　他連忙
相公你把那金不的元故告訴我听明

剝皮陳三尚听罢才說他有个金个情愿奉送未知此話真假
連忙的追向說相公此話果然是真方向人杰說為市機謀就
但不知金不是何処来的請道其詳向人杰說这金不元是妖精
盜去小生為妻子遭难尋訪高人搭救迁見正德皇卩金口亲
封加意優待真人施法力用煮海金不成金了我夫妻二人团团向我我
即代了金不往上京大路我尋尊駕救你一家人的性命正尋尊駕
無処可我不想此处奇迁也先我一场心愿說着
出了陳三ㄈ拜謝尚人杰天亮告别代領老家人回家后来中了進

天一亮
三老卩
出店有去不必云
見市人
犯人望角強盜請
剝皮陳三人曉尚
意思打扮主仆二人
又見市人告辞行

士交肯公主苦劝上进向人未不息出任为官乘守田园夫妻
寿活七旬全日而已此是后话不表单言陈三得了金公急七金两名
解差回家近安肃望主安全祥元有圣旨陈三说吃监才扮良
民理当贻罪念其家中有尸身奉旨免其一死得了金不居家全
救知县尊昔将陈三垂他家口尽皆责枚剥皮陈三受了这一京
改恶向善后来总不作为非作歹之事单言知县安会祥急
上前去赶上正德万岁交上金刀下回书双顺案巧断奇冤明
再表

游龍傳四十七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
德馨苔展上堦绿草色入帘青谈吠有鸿儒往来无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乱情之劳形南阳
诸葛庐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此书的残文念罢即朝话表闻人杰赫高人救敝舸宫主遇
二真人打劳道点试其心周治病感动玉華如意仙施法力
煮海金钱降伏龙君夫妻大团圆完结百年秀才仗义赠盘费
连高化吉付金刀两陈三救合家性命俱已表明单言正德万

岁代领保驾的申大臣那一日来到保定府西门不远君臣正往
前走忽见一支白狗口中叫为一丁人头来至圣驾跟下
头如死而去皇上龙心思忖其中定有元故此人定是被人害
死冤魂不散前来喊告他报仇我陈既迁此事必须查明
想罢连忙吩咐砌杰前去着七星男是女黑老下连忙下了生骡
走至根前伸开爪将头发提起仔细观看
而貌虽死恰如先　微七二目眼还睛　鼻直口小面如纸
发长三尺有余零　只有一耳代金墜　颈项之下尚鲜红

分明是个妇人首　不知何人把命倾
胡老爪前说起上我主这人头是个卖妇人头
领项下现是刀伤左耳上代金珠坠子一个
胡黑卜　奏黑人头一件事　正德主
想来未必是俗人　说通是　既然代为金珠坠
皇卜向听把话云　此乃是　名门小姐与千金
领有巡抚郭老爷　访查明白寄向清　君臣正有来言讲

只见那　黑民百姓往上拥　烘一声
上前围住齐观看　内有一人把话云　口叫卿亲爷列位
这宗事情可疑心　你看这　黑脸青皂性
却为何　也不知
是被谁人杀死者　将头扔在此处存
他们若把人害死　再没说
明白拿省来现露　如何敢
割下脑袋手中擎
岂不怕　作府领拿治罪名
惊动了　本处地方巧逞

本处的地方名叫王禄尔此人因为贪酒人送了个醉号叫他王醉
猫这一日正在酒铺吃酒听知有人言讲此事就如买卖上门一
般连忙出铺赶上那说话的人一把揪住说道什么人敢在我面
前乱说话的人一把揪住说道什么人敢在我面
前乱说话的人一把揪住说道什么人敢在我面
闻外来人人俞闻天非仝小可你只恐我这个先手那人说我
也是听见街上人言讲你原何两我要先手是何道理俗语
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当出王醉猫揪住那人
死不肯放只要他一个仝前去只听过路的人说有一个当兵的手
提血淋卜的一颗人头说是白狗叫了来的那当兵的直往公

义店去了这人说为伴常而去不表
只见那　说话之人伴常去
岗听那敢大点停　揪定那人不松手
公义店前细细神　果然有
揪揣观看等新丈　王醉猫
连忙的　揪进人群喊一声
胆大因使身已胆　在我这
未敢亲人仵不法　也该方近细才听
王醉猫

此处无人敢惹我　现当地方在者城
哨着军民百姓等　着电醉猫混胡燻
亮出通路让他们　王醉猫
见黑卜　一颗人头手中擎
上前揪住那容情　口中大叫好可把
我着你　胆子真有巴斗大
拿为人头不动身　快卜眼我见官府
扭定黑卜就要仵

地方王醉猫揪着现老卜说快卜跟我去见官府进衙门说着
扭定要走胡黑老卜心中大怒一扬爪巴一声打的一沟歪
斜跌出了数步黑卜上前奉拳要打却被观看的市人拥住说
军官何必打他你只管仝他前去着官府是他标批断就是了
人俞闻天这人头和下如何了结黑卜说若说这人头原是方
才一支白狗叫来的我正要见一见你们这里官府市人说你
既肯去见官这就好说了连忙叫地方起来寻人鸣了呈状

且不言
单表那
走入上房下归坐
为令陈敬快前去
追宗狗叼人頭事
訪查究徒拿獲住
保定府城内閑遊玩
太府領旨忙出店
地方仝定黑丁走
正德万岁君旨等
連忙的
下面处扮叫郎楚
連忙办理莫遲停
常明回奏朕聞
見一見
上馬如飛不必云
竟奔清苑県衙门
齐進公義旅店中
御筆親寫旨意文
今其時
迎要去
此处凡俗怎樣行
且說那
黑丁跟为醉猫走
地方府
不多時
来至清苑県衙中
接去回稟知県尊
但則是
門上人
呈狀慌忙投進去
書要勇斬才為妙
果然說
清苑県
本是清官黄金印
話語含糊人不明
万岁思叫簽院
照常兵備文武臣
皆用私訪旺当今
清苑新叫齐知県
進来乃是他的名
此一时
也等糊塗不大明
着見了
為人性傲行事左
乃是件
地方呈报一紙狀

人命関天的大事情
門上人將地方王醉猫的报呈接去進内呈明知県齐進来現着
是件人命重情暗想通本県地方上竟有這樣光事幸而拿住
兇手如不然那就得大覚週折想罢吩咐立刻叫堂此事剪斷
不多時衙役三班人等伺候整齐施威喊堂已畢知県叫公
位坐下吩咐傅兇手進見喊下役答応大叫地方我兇手進見
是地方答应将朋呆下传至当堂知県坐上观看是一个黑
脸当軍之人手提着一顆人頭氣昂昂站在当堂

公堂上
而目漆黑代表容
則見他
滿臉含嗔開言道
你的这
狗叼人頭露其情
地方把我传到此
責県所喑地而上
才县你官之道理
你若是
有的寃言告訴你
齐進来
跪立不批怒氣冲
知県腹内细暗想
見本県
那黑汗
也不枉
不能兇出这件事
只怕你
閒听黑丁一夕話
說話口气又不小
这个吉兴可惱人
不批由可还乱云
何処人氏甚姓名
食君俸祿受皇恩
拿不住兇手案难明
知県也就作不成
又見他
架子況重有威风
如此胆大太無礼
想罢往下開言道
未到此处有何幹
知県听罢往下看
打扮却是軍兵様
未至堂上身跪定
叫一声
地方有此人命事
我们公幹是路过
正要見你交付明
就把這
血淋ヒ人頭手中擎
未從說話語高声
責県留神你是听
幸而是
迎見不办理不通
既然是
何元無故拐们出 把人杀死頭割下
一ヒ把来話寃說 本県好定你罪名
者也之手混言強 不肯輕饒動大刑
無名又起一声大嚷喝叫知県丁不成 快把情由細訴明
黑丁聞听这句話 你若是

知県斉進去見黒下站立不覚心中就有氣往下痛言刚通你是
那里人叫什麽名字到此何幹原何杜有来人快ㄈ說来胡黒
老下說你问我麽我乃是北京城五軍都督府的軍兵有公務
至此老下的名姓不犯告訴你知県說你便是都督府的軍
兵也該知道王法既到本県境内就属本県轄管有古通王子
犯法庶民同罪你只把这人頭的来立快ㄈ免招免得本県動
刑胡夫下聞听做ㄈ冷咲說如県你好糊塗这个人頭是我看
見白狗叫来的今日特与貴県要这个免手正犯有了凶犯才
完事不然你這知県还来必保的穏成一夕話說的斉進去心中
大怒把京壹木柏的連声所响說你便是軍兵本県打不得
你雅說詳不得你喝吩咐衙役時把要ㄈ的看守起来等作文
申詳左右答应上前就要上鎖黒老下一声大吃說吩好瞎眼的
如才们休得無知你们敢貞誰重人不敢動手知県吩咐些劣
人命申条県県等只要領了有本県作主胡老下暗想此時也不
便說破着他怎来作事想要說斉知県你為官曲直不分
你地方上出了这来大事你还不急拿兇手反要貞我鎖便
答你貞我只着你怎来放我申差役一斉上前不容分說将
胡老下鎖起斉知県又吩咐人看守人頭令人才斬上府大衙门
書要剪断不多時来到知府衙门稟進去說有案事而稟
登時裡里傳唤知県来至書房行礼已畢知府刘可敬說尽
到此何事斉進来說太老下在上容畢戚細稟

斉知県　口中說道畢戚稟　太老下在上請听聞
如今竟　　在本処
　　出了一宗奇異事
光京城
　　下来一名号軍者

而月黒漆黒又刮　年紀二才有餘岁
地方拿住来报我　押解送至県衙门
立刻升堂将他審　他說是
口ㄈ声ㄈ还撒野　無法無天混胡云
令令人　　拴貞着守在衙中
太老下知道这事情　　終不知　是
　畢戚討　　太老下示下怎様们
如何办理我謹遵　　刘可敬
　　听知県一夕話

不由的　腹内肉呱呱魂
知府刘可敬听知県斉進来的一尼言詞心内吃驚說吹牙
这件事你作的太孤浪了北京城来的軍兵領不得的再者五
軍都督府乃是護駕的親君総然犯法必須行文到都督
府办理貴県你不該領拿还有一說他既来了人如何敢将人
頭拿在街上之理如今又是号令万岁出京私訪閑的各処
都不放心近来見报拿向了許多貪官汚吏恶棍土豪都是
皇上亲自訪出之事

刘可敬　眼望知県南言通　这件事
你今作的太粗心　雖通說　万戈私訪你不暁
皇下假扮是号軍　偽駕大旦好几位　終日閑遊庄処行
来光這　人頭神差方鬼使　報応循环豈肯容
故此巧遇万岁駕　一定色嘗定不成　真若是
皇上知通可不好　大家留神加小心
說的知県心害怕　連忙接言把話云
其向事体不甚通　若依我

一夕話

如何是好却恁作
这件事 班
早哦已将寺里者 知县说
人头既在他手 念人真起在衙门 恩想近
如不然 就向他 迫向尸首礼上通
今拿来 又向何处去查访 我寻先手拿犯人
人头公案这事情 太老爷作主未指示 就放办
知县斋进来禀白中只说求太老爷作主早哦就放办这一件

刘可教 冲听苍应叫贵县

人头之事知府闻听说通这件事头要三思而行不可猛浪你叫
本府作主本府不放贼这件事知县尚听刘老爷推托不肯反
说了些刑害言语心中暗想原来府尊胆大担不起大事如何
是好正自思想忽见有一人前来向刘老爷说话说敢上天
老爷巡捕大人谕帖到了言罢呈上知府刘可教速收接来
只见上摔鸡翎四根就知是紧急大事速忙展开观看上
写着真缉巡捕事示谕保定府知府今奉上谕朕知诸王
保定府西南忽见白胸白脚人头一颗摆在我朕面前朕令人

腹内有话沉思想 真正是
眼角 知县尚言未讲话
贵县无有别话云 快此急忙就回去
刘大人放回公馆中 这件是
到要你 有已有主意好行
真的是 指挥老爷保驾的
遍体簪缨归月钱 面目焦黄受过更
这祸惹的不非轻 不得主意心忙乱

刘可教 冲听苍应叫贵县
知县说 拿主意本府作
迫向尸首礼上通 又向何处去查访 我寻先手拿犯人
就向他 太老爷作主未指示 就放办
这件是 有已有主意好行
指挥老爷保驾的
面目焦黄受过更
不得主意心忙乱

说通是 真正是
知府说 眼角
请罪讨饶再议论 腹内有话沉思想
刘可教说你如今事已作错了也无可说惟有请罪讨饶共求
刘大人暂回公馆再这头之案必须上紧查拿凶犯速办理才
贵县快此回去才好 知县尚听此言方晓
继保的性大家的前程如今事不宜迟贵 只哪的
斋进来心忙意乱速忙爬起辞别知府出门上轿不多时来至
衙前连忙就问衙役真的那位军爷在于何处申投说现有

这件事 班
早哦已将寺里者 知县说
人头既在他手 念人真起在衙门 恩想近
如不然 就向他 迫向尸首礼上通
今拿来 又向何处去查访 我寻先手拿犯人
人头公案这事情 太老爷作主未指示 就放办
知县斋进来禀白中只说求太老爷作主早哦就放办这一件

刘可教 冲听苍应叫贵县
知县说 拿主意本府作
迫向尸首礼上通 又向何处去查访 我寻先手拿犯人
就向他 太老爷作主未指示 就放办
这件是 有已有主意好行
指挥老爷保驾的
面目焦黄受过更
不得主意心忙乱

说通是 真正是
知府说 眼角
请罪讨饶再议论 腹内有话沉思想
刘可教说你如今事已作错了也无可说惟有请罪讨饶共求
刘大人暂回公馆再这头之案必须上紧查拿凶犯速办理才
贵县快此回去才好 知县尚听此言方晓
继保的性大家的前程如今事不宜迟贵 只哪的
斋进来心忙意乱速忙爬起辞别知府出门上轿不多时来至
衙前连忙就问衙役真的那位军爷在于何处申投说现有

这妇女被人杀死即令都指挥动手提人头持
赴清苑县衙尔界内有此不法之事皆由合属官员不肯实
心办事今特谕之即经立即饬令清苑县将凶犯速拿究
将人头留在县衙令其速拿究手办理明白即行奏处
有违定将尔即经一并问罪尔其钦哉特谕
衙门今清苑县作速办理仍令禁延事关重大须要慎重
刘可教 知府念罢圣谕毕 只唬得
魄散魂飞鸳又京 方知果是皇上驾 圣主来至此间存

在庭柱上着守知县闻听此言不好
且不言 知县下轿往里走
胡黑虎下把驾臣 皆因为
吉凶验着掌手中 地方拿住杀死犯
知县拗望难割断 上详知府讨是实
分付手下衙役等 贡上着守加小心
无从使钱未打点 被衙役
刘卜一见这光景 腹内呵出八九分

这意思

闻听府把罪官叫
头时间

两句言词可听真
刚然说道这句话
说你们

知县火刻转衙中
一说包管就现成

要合老卩想要同　　中衙役
既然明白不必云　你今所犯人命事
上堂堵词要动刑　我们须得四面你
管山的烧柴你可晓　管河的吃水把鱼吞
刻老卩　我老卩怎合算把话云
望我恶仆即容易　茅柏那
老卩见过你们官府　要多少
中衙役　闻听不由着动怒

叫一声
南卿在外头来
当喧差
正往黑卩府不要

黑汗你好不通情　皆因你
到有怜惜一片心　你还敢来讲硬话
难道我们净骗你　中衙役
猛然见知县走进　高胡跪倒把衙役
卑衙役要往胡老卩的口气硬
一提要多少有多少
通情我们明为你是
本意要照应你我们
不成俗古说的好
丫安眉似眼的金
们见一见也使得
走迎庭来望为胡

罪大人望乞开恩镜怒磕头哀起上前亲手开
言语齐知县又深打一躬请大人转到衙内一坐
禀单言胡黑老卩明知是圣旨传命怎
方如此但公事重大且看他怎样办理也不言
在后面跟随而去且说方才要不的心
事吹须黄瘸子等只哪得屎屎直流魂飞魄散
的不小可端在南墙上了这可怎好有跟随
可见说你们这个孔子墓的不小

李可见　眼望中役闻言通
想我真正要想疯　动不动　说你们
今日你们可骗了　打量你　猛打人家就胡闹
他乃是　保驾出京重大任　考兵那是何人等
正德万岁亲眼见　狗吗人须面前存　在西南
这位老卩前来至　见县主　打降了
你们把　这位老卩竟冲撞　特要行凶正犯人
不依之时了不成　中役闻听门子话　他若是
一个

旧上加怕恐更增　不言中人就惊怕　说那
看进卖清苑知县尊　把胡卩　请到内衙归了坐
从新跪倒在尘埃　叩首陪罪闻言通　求大人
觉恕罪我甚恩容　胡老卩　免然天生多性暴
为人大量却宽洪　从来不说人不过　连忙的
吊把衙役起把话云　说通是　贵县不必心害怕
此乃是　朝廷王法我当行
胡老卩见知县嗑头陪罪及到心中未忍用吊搀扶起说贵县

不必害怕此乃朝廷家的王法理該如此我從不記懷貴舅但以后凡事不可猛省衙役人等休仗貴陈抗人貴舅既如聖駕在此這人頭之事須要急已办明才是皇上甚实聖怒本該就此回去交旨知舅說我早哦器備一杯水酒以表微意胡黑夫卫說不必聖駕在舅爲敢久停知舅說既然如此畢哦遵命言罢亲送到大堂胡老卫握手知舅这才回去胡老卫回府見駕不表且說知舅齐進夫送胡老卫去後連忙分付人看守了人頭立刻發票出簽傳齐捕快都頭限了三天限務必要拿住本人的出犯疏而言之為宗人命事三天已畢把甲捕快打的都望影而逃知舅見了手毫無影向無計可施親寫告示一張令人貼在要路卷口墻上曩明招聚未往之人大家現着上寫俏時疫猜苑舅正堂加三极祀録五次齐為晓諭出首示照得保定府西南向有白狗叫到婦人頭一顆至無尸身下落但事関命案內隐蝶未等情為此晓諭合舅人等知悉如有知晓尸身下落者即赴舅衙报呈报官給賞銀二百兩如阮瞒不着一桩查出必按律從重究治决不姑貸右仰知悉

正德　年　月　日　　寔貼卷口

且不言　　軍民人等晴告示

捕快頭兒高其林　　单表那

大家邀請到酒甫　　一齐坐下左右分

先烫兩壺莫消停　　酒保答应不代慢

取来放在棹上存　　不多時

高其林　　斟上一盅敬頭目

这酒寔然吃不下　　說道多承列位晴

心中好似烈火焚　　申人商议再他咳嗽

吩咐堂官快篩酒　　但則是

这件差

連訪几天無消息　　極不知

細想大概我該死　　腦袋有些保不成

得閑尸身一点信　　我在下

猛听得　　傍边一人開言道

且有吃酒休尤慮　　不必愁煩但放心

一人对我来言講　　有一家

不知腦袋何処存　　現今未葬却是真

快七的　　跟我去把此人尋

来人先犯何処存

但能白

破產相謝也是情

叫声高頭你是听

我听見

女子尸身家内存

大暑就是這一条

申人向听那人之言反到吃了一京观着其人頭代黏帽身穿极袄是个年初之人乃是小官裴順哥高其林一見滿心欢喜連忙說道小兄弟有話到内閣里来講言罢来到内閣里面裴順哥說高頭兒你打量是誰就是西街上作过知府唐老爷的陳咬金他向我說的又听見人說為送人頭官府出了大張的告示若有呈报尸身者官賞良一百兩不知是真是假我見高頭兒受了刑法官府追逼的太緊你老人家又說若有人知道情愿破家產相謝故告訴你老人家知道高其林說若果如此官府賞良一百兩現成既然如此前去見他此事勇斷不多時我和陳咬金向明此事高其林說你只用遞一張首呈賞良一百兩現成陳咬金說只要有賞事情是千真万真言罢立刻寻我代書寫了一張首状高其林代領陳咬金到舅投遞知舅观畢上寫有县呈人陳咬金為出首人命事今有主人原住襄阳府知府唐順昌于十月初四日去死女子一名用棺盛殮假言病故小弟恐事犯干連為此首报是實伏乞大老爺案下查办施行

齐知县
立刻传唤陈咬金
知县作上把话云
陈咬金
小弟乌敢望报呈
该当莫死礼才通
柰死年轻女教裙
事若是真候领赏

接了呈状明一遍　吩咐人
高其林　代王二堂此跪倒
你今县状未呈报　未知此事果然真
跪禀口北太卩叫　事不真
知县说　唐顺昌既是你的主
为何反逼柰出首　他因何
状上言辞从宜禀　女子县宁甚方人
照数拘你二百两民　陈咬金

高其林　暂且叫他在外面　等候老卩有话云
事若真　再行释放他去
代去看守不细云　那时节

问听逮北接言通
陈咬金说回老卩小人并非是他的家人原是雇工长随这女
子本姓苗名唤秋雲年方十七岁乃是唐知府家的丫环他父
苟天才也是在唐知府家当长随唐知府因见女了有点
子姿色要收房作妾女子不从知府动怒才将女子将死今领
不见只说病死小弟是女子的舅卜心中痛恨怕他的势力才
不敢争执幸而听见一起当单的鬼白狗口叫人头被老卩查
拿小的才敢出首

口中说　太卩在上听禀明
又说通
冤魂不散却是真
只得拔树要寻根
柔碧甥女把冤明
荒报老卩撒谎云
鱼入棺材未埋葬
听罢前後一夕話
细想这人所回禀

皆因女子是为死　他的那
事犯王连非兜戏　今日卩
才被老卩查拿住　故此我
小弟就有天大胆　也不敢
太卩如若不憑信　尸身现在他家存
只管向验变分明　齐进去
腹内暗卜有吹音　说通是
大概無谎是实情　想罢粗项叱分付

故尚言说回禀二位大老卩前有奉节交派人头案件今数
里齐进去呈报查出影向特来回禀二位大老卩得知请示如
何边理必拠郭梭他就向说里今你被何处查出人头的消息
齐知里上前说通大老卩在上毕戚奉谕差派能幹衙役细心
查访拠捕快高其林禀报查访得原任湖广襄阳知府唐顺
昌柒死使女敛雲现今用棺盛殓高未埋葬现有秋雲的舅
陈咬金的首呈请大人阅看但事尚重大唐顺昌又係原任知府
毕戚請明大人示下好去験看

郭巡撫

如今現有一出首前去南棺細查驗 領 听罢知县一步話 坐上南言叫县尊又是奉旨交派事情 体要 何事重情体当輕 内中不宜若有假 出首之人治罪名 驗出事真不必講 就将那 大人在上請听云 届加審问好定案 回奏方当今 領拿知府進衙门 不可遲悞大師斬 齐進来 你就急七快前去 連忙答应說謹遵 得了主意不代是 連忙出衙门去 叫有巳县衙去 立刻就

傳齐三班手下人 代領書吏衙役等 竟奔知府住宅门 代領 衙役三班許多人 说話间 大叫唐老爷 唐順昌 说罢知县青信 高敬舍糊悞事情 須得南棺来相驗 好要其中弹出清 唐順昌 说罢知县青信 高敬舍糊悞事情 須得南棺来相驗 好要其中弹出清

代領書吏衙役等 竟奔知府住宅门 不多一時到门首 且說那 知府正在家中坐 口中大嚷小人棄 晴苑县主親身到 不知所因是何事 知县已経到院内 傳齐三班手下人 此書勇斷休頌敘 一併而入往里行 有一个 家人跑進喊一声 报与老爷在上听 代領为 硬有闖入進宅中 只听那 世不通报 知府正在家中坐 口中大嚷小人棄 晴苑县主親身到 不知所因是何事 知县已経到院内 代領書吏衙役等 竟奔知府住宅门 不多一時到门首 且說那 一併而入往里行 有一个 家人跑進喊一声 报与老爷在上听 今有那 衙役三班許多人 說話间 大叫唐老爷唐順昌 此書勇斷休頌敘 一併而入往里行 有一个 家人跑進喊一声 报与老爷在上听 今有那 衙役三班許多人 說話间 大叫唐老爷唐順昌

知县奔進来代領事衙役三班到了院内知县一声大叫唐老爷 在那里快来請来本县有話面講 单言唐順昌闻听就知不好 老爷要躲避一時躲避不及 連忙出房見了知县說老父母大人 有何見諭知县說無事也不敢驚動今有一事時来領教 听說先生宗中未死一名使女名叫秋雲時来請叫唐知府一 闻此言登時之间由如雷轰炮振暗說这件事我已安排已 定原何知县知道了此事連忙出房说老父母取吴了人命 豈是輕易赤的知县闻听徽ㄷ的荅吠

唐順昌 說罢知县点青信 徽ㄷ荅吠两三声 说先生 你若是 奉也之乎难吠人 闻听口内尊父母 大人在上請听云 家下原有一使女 你日了 見死枉殁入棺木 尚未理葬却是真 望求父母照衷盖 並無未死这件事 事関重大莫当清 此乃人命非兒戏 巡撫大人論差派 不由的

唐順昌 說罢知县点青信 徽ㄷ荅吠两三声 说先生 你若是 奉也之乎难吠人 闻听口内尊父母 大人在上請听云 家下原有一使女 你日了 見死枉殁入棺木 尚未理葬却是真 望求父母照衷盖 並無未死这件事 事関重大莫当清 此乃人命非兒戏 巡撫大人論差派 不由的 休要饒舌快宴請 唐順昌 我下官

高敬舍糊悞事情 須得南棺来相驗 好要其中弹出清 一全本县前去看 見了尸首便分明 口内遵尊老父母 恕下官 原何無故驗尸灭 豈不知 周陈無私不肯容 闹土見棺是流罪 病死之人無犯陈 豈有了 唐順昌說老大人神明高見今無故闹棺 棺尸倒骨不通情 使死者不安豈是

為民父母之道还求三思而行再思可矣知县闻听徽ㄷ的荅吠 先生休要執迷此事乃是奉荅言的逼查無頭尸首又有人首是 你未死你若執意不叫闹棺乃是違背聖旨本县前去立刻稟明巡 撫任憑大人定奪一句話說的唐知府半晌無言渾身是汗面目更色 遲疑多全說通祖請闹棺相驗还求老父母 寬原老父母公庆万代齐知县闻听就向說老先生你有何宽狂 但請言明唐順昌見才一肠說老父母大人容稟

唐順昌　朗望知縣將打　口尊父母老大人
下官的　宅中原有一使女　了孤名字喚秋雲
今年方交十七岁　周病亡故是真情　令人將
尸首停放空房內　等侯治　今日午　天明買棺殮殓中
指望入土就完事　那知遇　那知出了怪事情
不知　何人把腦袋割去　剩下尸身擱上存
下官不由心害怕　万分无奈無奈中　也只得
暫買棺材入在內　停放空房在议論　正有愁思这件事

到不想　驚動父母老大人　代領手下人役等
駕主敬宅要驗明　為求父母神明鑒
高懸秦鏡照衆衙　下官　我下官　口內連叫老先生
人頭事　知縣聞听喃言遍　万是奉旨派查訪
本縣無故到此臨　口內連叫老先生　並非我
周話如今且莫講　既然是　先生家有無頭女
知縣文進去說老先生你家中死了一个使女如今不見了又
頻且打開棺木驗着要緊唐順昌聞听知縣口气声气只說

奉旨不由的心中害怕暗說但不知万岁如何知道此事無奈何只得
引領知縣代了衙役人等来至宅內齐進去見果有一棺
木放在屋內連忙吩咐衙役過来掀去材蓋中役答应上前動手
薄皮材不用費力登時尚將棺材軽軽揭起齐知縣一見棺材已
開此今忤作人等把尸首抬出放在芦蓆之上上前一看果然腦漿
明白是刀伤貝穿四寸長布袄白裙兩隻半大金蓮知縣看罢說
道這女子既被杀死竟魂不散致有白狗叫人頭在堅駕訴冤
告状

齐知縣　着見使女死尸看　果無腦袋剩尸身
又係刀伤坑姓命　皆因居死把冤明　知縣眼往左右掃
不必檢验今已查明　休令那　如子是奉旨露赤身親
照旧入在棺木中　等役答应說遵命　裝殓蓋好仍安停
知縣叫声唐知府　老先生　須得跟隨本縣行
前到衙門見巡撫　而見自己如冤情　吩咐手下上了鎖
差人答应那請停　只听哦哪一声响　領項上
套上無情鉄鍊繩　頁起拖舀往外走　唐順昌

驚魂失色面如金　嗬的那　一家大小哭又喊
好似送殯一般全　喧家暗已送了礼　書吏忙作重人民
花情也有数百兩　再三托付照应情　事完之後再申謝
一仃七　况七喜七不必云　具說那
知縣得了人頭案　心中大悅案十分　代領人役不代慢
直扑巡撫大衙門　不多時　到了內前回進話
裡面傳出叫縣尊　齐進来　跟隨来人忙入內
上大庭　見了巡撫把礼行　郭紘向道事怎末

尸身可曾驗着明　首告人　呈报是真还是假
快七說来与我听　知縣見向回言道　口遵巡撫老大人
里戚奉命不此慢　去到那　唐順昌驗着了真
果然無頭不見　時知府代来請巡撫大人立刻升堂審犯人

如蜍斉進夾說乞上巡撫老大人得知早賜奉命前到唐順昌
家果有無頭女子的尸身據唐順昌隣口称寃他現原係病死
夜向不知被何人將頭割去早賜驗明不敢作主將唐順昌一
並代到請示大人鈞諭巡撫衙听隣心欢喜說是合其功不小
既有了尸身須得向明他的口供方可奏事目今巡道趙大老
爺陞任江西布政這件事就委貴府同县今將唐順昌代去務和
審向務真實方好奏明万万刘可敬斉進賢苍在領命告辞出
衙上轎回至府衙下轎入內刘知府立刻升堂如县下首坐定令
人將唐順昌代至大堂跪倒知府刘可敬說你既作過朝廷家
的黄堂別事二十万石俸祿非不榮耀不思报苍皇是原何在
法来人今日事犯當官你还有何分办仁实招免得動刑凭
治唐順昌說太尸在上容稟小的有句話說

唐知府　連忙的

叩首把太尸尊　恨只恨

無門苍报主当今　周岳家內安本分　豈敢輕易招来人

我家中　原有一名小使女　一十七歲却是真

名唤秋雲因有病　亡故停放在家中　一夜工夫出了事
人頭不見影共踪　不知何人刀割去　次日早
家中人报才晓得　听得犯官心害怕　不敢声張怕走風
令人買材尸入殓　就要抬埋葬坑中　今日午

把縣員　仵至巡撫大街门

唬主親身供向驗　不敢虛言哄府尊　望求太尸恩奏鏡
这是一往真实話　說罢不住連叩首　磕頭碰地响咕咚
神明鉴查照察盖　坐上聞听徹夜咲　說道是

刘可敬

你竟是隔口乱胡云　既然女子是病死　又將那

將頭割去話不通　唐順昌　那件事言供咲人

刘可敬坐上叫一声唐順昌你那件謊言只好去哄别人要想
在本府的根前搪塞恐得能句教你女子是病死夜内把人頭
割去就是不見了人頭也該当呈报到官才是正理你為何隐
匿不报呢这就明隔有其中有弊分明是你見女子美貌要強
佔為妾女子節烈不從你一怒用刀杀死豈知道女子寃魂不
散在分旁駕前鳴寃你还敢在本府根前折办一夕話說的唐
順昌無言可对只是望上磕頭知府上面动怒說快与实招免
得我動刑拷向唐順昌說太尸在上容稟我犯官忘敢持刀杀
人使女秋雲实係病死失去人頭望太老爺伸明寃枉刘可敬
向听冲亡的大恶吟咐两边將他夹起来再
向哦左右答应答一声哦齐上前动刑

只听得　牢役答哦一声喊　連忙的

夹根棍在当堂上　答过肯何苗下刑　恨只恨

借為堂音唬死人　两边上前齐動手　把一丁
脫下他的靴合襪　一丁匕
一人站立刑堂住　把罪犯
两丁人　抓頭碰地齐背起　俗語說
知府哎哟越不哼　只听得
周伴干柴忽受禁　唐順昌
左右用水照臉喷　登時酥醒疼难忍
說道是　原是犯官見使女　人頭拿去主何用
人心似鉄非為鉄　退住知府攧倒塵
魂死魄散冷遥去　七手八脚不消停
口中大嚷我招承　兩腿高蹺个刑中
秋雲冥魄正青春

安心收他要為妾 那知女子不依從 我一怒
持刀就將他殺死 後來人頭不見踪 此乃实言不敢謊語
望乞大爺把刑松 犯官感甚無可報 願大人
準七為官清民 知府刘可放閒听唐順昌招認持刀杀人是实吩咐令人將刑
卸去叫唐順昌親有画了招供伏法且收監如府刘可放一
仝齐知縣未到巡撫衙门通报令入旧見了巡撫郭大人將招
稿呈上郭核着罗吩咐說貴府里暫出賞艮一百兩西宋首之
人等本軍门奏明万岁听音降落知府知縣命掉出門衙
齐知縣見人頭案情真連忙降出賞艮一百兩仝陳咬仝領
去陳咬仝得艮隨心欢喜伏領小官裝順哥嫖賭吃喝去了再
去郭大人連忙換了衣裳也扮了个軍兵的模樣暗七的出城
来至西関刘豹杏前見獲周公張老丁並在门前巡撫上前
躬身施礼說下官郭核特来見駕望求公爺伏奏張老爺開
听連忙答应轉身入内去不多時案說皇丁有旨即令進見郭
核跟着進見行三跪九叩礼畢皇丁說向那人頭案可曾獲住
先手郭核說容日細奏我主
郭巡撫 未曾說話先叩首
臣等尊奉我主旨 連忙的
今有那 遍处里
口真皇丁在上听 陳咬仝
查訪兵頭案一宗 陳咬仝
齐进去 唐順昌
訪得本处一民人 周見使女送秋雪
出首告道原任知府 女子不允他動氣
今年方交十七岁 好容易
一怒杀死丧命冥 陳咬仝
和買棺材城殓起 不見人頭影共踪
臣批委派府而里 南棺向驗見其真 即將人犯提到府
二人仝審這件事 奏刑部究俱招認
案口承認画了供 現今收入監禁内
不敢徇專奏主宠 特奏請旨皇丁諭
說旨話 此把原招双手捧 吩咐指示好遵行
正德丁 從頭至尾明一遍 呈上万岁看分明
郭核所奏話相同 皇丁看罢心大怒 即将那
唐順昌 既已為官当知晓 国法為有心不明
皇丁說原任知府唐順昌既已為官当晓国法如何杖伯杀人
其情可恨非比寻常之人尔等定擬從重拟罪不可輕從于他再
目今巡道缺员永為陞為江西布政使司所遺之缺即日赴任
黄金印罗理尚未到任卿可即去将一千人犯要加緊審究不可
屈了好人郭核領旨謝恩辞駕回到衙门仝人将唐順昌提到
亲審了一遍唐順昌怕受刑具滿口招認巡撫就将唐順昌按例
向成立斬作成案奏奏明請旨皇丁准心大怒即旨即行处
斬
皇丁在旨傳出了 巡撫郭核不敢停
急七就委清苑县 齐進去
又派本府一守備 代領官兵二十名
赶攆周人要留神 这个信
哄的那 大小男女痛悲声
小哭的 死去活来儿次昏
好容易 周見使女送秋雪
单言那 女子不见他動氣
連忙的 劝的夫人止哭声
預備前去監斬犯人 家下人等無主意
奏擦巷口加防範 仝家如
傳到唐家仝宅曉 治買棺材早預備
夫人黄氏不必講 成殓主人死尸灵

又治办

托付在差剑子手
碰頭再項全說妥
一桌酒宴人招定
要到時場陪登奠
但見那
尽是官兵前街役
手帶撒伙胜中拷

剑子手
先明奪目魂眼睛
闹人肉闹犯人脑
推擁着出衙门眼下入法場血染刑鋒喪志寞

錦被衣衾粧裹等 使費銀兩上下通
只求乞 領刑之時松快些
共說言明二百貝 預備了
黄夫人 伙領家人兒女们
以尽夫妻欠子情 出了家门往前走
街市之上闹烘ㄈ 吠ㄈㄈ
对子馬 一对ㄈㄈ甚威风
都伙胜刀刃刚鋒 巷口擦爽难出入

周家下安聚齐才是為官之道老了主意已定随即改换衣衫
俗常打扮伙了一名小内司名唤七九尔年方十六岁胆量過人力
量不小是一个雁颗离了清官常与人打闹老了伙出来骑了一頭
驢尔七九尔後面跟随主仆二人晓行夜住這一日行至保定府當
不远忽見面前陣旋風竟刮進破庙而去走了一見暗有吃亲說道
其中定有九故連忙下了驢伙領七九尔往里便走

黄清官 伙領内司往里走

只听得

大发里面有人云 清官下
侧耳向听細而神 屋内二人来奔話
一人說 那件事情恐有样
那一人 連忙回答接話旁

不必害怕但放心 我才听
他把那 原任知府伙進衙门
那老尔 尽情招認親口应
只因為 收妥尔动無明

欽住席英身站立
外面句ㄈ尽听真
未知你可才听明
說通是

唐順昌五花大綁推擁着出了衙门知府到此時明知有死無生
只哪的陣身瘫軟如何行走得動申人架着往外而行
夫人一見只哭的死去活来被那些衙役兵丁用鞭子乱打不容前
進可怜夫妻眼下要分离不能見面草芽ㄈ命旅一到就要施刑这
且不言單說大明府駐劄都察院兼都御史兵備道晴黄金四周
為奉旨要署保定府必通事務走了不敢怠慢令家人裝載
行李前站先行晴官下的心中時想如今皇上喬粧打扮在外私巡
本道ㄈ只得改粧而行寨訪光棍强梁也不负皇恩浩蕩上报

失落不見却是真
来審一堂無改更
口供不錯半毫分
老尔的
那人回答把話云
那就等
完了一天大事情
那一丁
算是平安無事情

次後来
他还是
听見說
性命残生活不成
果然要
那一丁
接言回答大事定

巡撫陞堂将他问
照着原招說一過
明日就要未处斬
這人說道这句話
将那老尔若杀了
領来的賞良不必錢

原內的兩个人只管私語再也想不到外面有人筋听单言黃老
下尚听心中甚是疑惑走上前推開扇說你二人是什麽
人在此說什麽也告訴我听七二人正向說為忽見南進一人不
由得心下吃京說我们說話与你何干告訴你作麽这不是扯
脸麽黃老下尚听心中動怒說通七九尔進来将他二人拿住内
司答应犯進原来兩个人見事不祥奔往外走老下吩咐七九尔
别叫他们跑了只見那人大怒說你们是那里来的竟敢擁住
我们是什麽原故

那一个 不由大怒動手
說你们 何处来的敢無礼
說甚話 擁我们不知為何情
照脸一拳力十分 被七九尔
趁勢要跑去逃生 那一个
只急的 用手揪住死不放
着你们 口中大罵囚徒等
七九尔 心内無病為怕罵
被老下 想要爬起也不能
听见内司擁持住 一時间
只見那 手下缺少鎖共棍
前跟隨衙役兵丁等 刚到南厢細留神
老下的駅尔拴南外 重承差
連忙一齐走進南 只見那
大家不知何元故 打量打架兩南爭
連忙的 吩咐尔等莫喧停
先把他 二人真起跟我们

欲将二人綁縛起
正在间急為难处
兵備道
着見那
認得騎来的為公行
七九尔按角一个人
老下着見来人到
来的正好快動手

黃清官着見重承差来到不由的心中大悅連忙說尔等先将
他二人貢起来喊重人答应齐動手将二个立刻俱各貢起清
官出南上駅重人跟随刚走到西廊一座看前只見数同公張
老下在门前站立老下就知圣駕在此連忙下了駅向前見礼已畢說乞
前接去拴過一边不表单言請官黃老下同
上公下替奏黃金印見駕張老下回答是不敢代是連忙進向
去不多時出来說万岁有旨命你進見黃老下跟旨迈步進
房見了正德万岁行三跪九叩礼奏請圣安已畢皇下龙心甚

喜向金口講話
正德下
清官聞言把話云
喊是了
但不知
黃清官
為日的
急速到任礼才通

龙面含春腮帋咲
朕想卿家早該至
原来你也為私訪
可曾訪有甚麽事
问听正德皇下向
崇圣聖是陛必通
第一件
眼望着
元何今日才到临
微服微扮一路行
有無奏子寡人听
口内連七尊主公
李名該
大明府任未定代

因此耽候数日工
假扮私必為黎民
故此才
来至西闵見一南
下駅刚然走進南
匣把脚步忙煞住
那一宗
你若知道对我云

第二件
為日的
效李我主照樣行
意欲歇息好進城
恩听得
側耳留神仔細听
事情你可打听明
那人回答無妨碍

我主尚然不辞劳苦
為敢坐轎免劳逸
今日丁
為日的
伏屎之中有人云
内有一人先言講
如今却是恶虎豕
劝你必肯放寬心

唐知府　壹上按了一夫棍　已招認

未死女子是真情

為旦的站在院中听見

使女人頭不見是实定成了斬罪明日处決那人又說明日果然

杀了唐知府我領的賞銀使有也放心了任相想杀唐知府而

他何干他又請領什麼賞良事有可疑臣就連忙進屋向他二人

口出不遜之言就想要犯臣代的家奴七九不邦助打倒二人正

遇日衙內承差赶到方将二人捉住听得奏駕在此特来奏

見聖駕

黃清官　我朕周　口叫人頭血淋ㄣ　臉明白　珍珠墜子是赤金　清苑县　唐順昌

奏罢一往從前話　万岁尚听把話云　私必未至此店外　就命胡傑上前着　却是一顆女首級　即命那　知县呈报有人出首　家中原有一使女　意欲収妾不依從　万岁一夕話　若拠為旦遇拉想　使女耳代金珠墜　望乞我主尚聖是　容日到衙察審明　唐順昌

周此持刀怒杀死　府县二人要加審　明日立斬就施刑　為何屋心拉把殊　連忙的

這事一定有隐情　实然令人可疑心　唐順昌

明显此案大不对　暫赦一時放回轉

究向拠实賠而証　再行啟奏好施行

依卿所奏礼上通　今日天晚起更古　办理不致悞事情　次日一早就進城　元来是准恰有眼下就要監斬犯

皇下尚听說狠好　明日早　尊者店内住一夜　滿城周吹人馬不大

游龍傳四十八

清官黃老爪遵旨就在店中住了一夜領了旨意次日清早出店背旨進城但見隔城南吹ㄈ人馬未四不央原來是預備殺斬犯人清官爪來至巡撫衙門以前下了馬內司七九尔接去不表單言清官爪向里面該領人說快ㄈ傳與郭大老爪旨意到了快ㄈ接旨門上人有認得黃老爪的不敢似曼死犯進去不多時巡撫郭經亲自迎出門外見是黃老爪不由打了个冷战暗說他来下旨意必有原故連忙跪倒接旨黃老爪展開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前拠巡撫郭經奏道唐順昌亲死使女一案脎已降旨将唐順昌即行処斬今拠巡道黃金印所奏查唐順昌亲人不实另有别情在内求脎暫宽免唐順昌須庶之死黃金印立拿亲人正犯以明其寃因此特諭郭經即将唐順昌審明具奏欽此欽遵郭經叩頭已畢請過聖旨供奏者亲之上立即請令箭一支令前营逮擊唐懷祖持赴陆坊将唐順昌解交巡通衙门收審唐懷祖領令飛馬前行且說監斬官齐進亲諸爭文武官員俱坐在芦棚東芽王命旅到未好令剑子手向刀斬犯地方手旅大棍赶攆閑人

亦处的　地方此時不代慢大棍一根打閑人　單言那　手拿着攆得他　不能進前退身形踩脚趄胆嗓喝痛　哭的他　恩見一人騎着馬晴苑贝　如飛似箭犯如ㄈ為特那　知县留神你是听　巡撫老爪令有令犯官解交巡通衙门　現有那　巡通还要将他要寄

齐知县　犯ㄈ接了大人令魂飛散上九重　連忙吩咐手下知府五花大柳綁　唐順昌只听他　吹哨一声把眼睁不知是　什麽原故好不明再不然　就是已死丧未寞

知府心中胡乱想令人押解犯官走

不表晴苑县知县令人押解唐順昌竟奔巡通衙门而走且說黃氏夫人見那人飛馬而来心中害怕后来听見說巡撫大老爪令下叫解到巡通衙门丧害不由得心中念佛家如也奔了巡通衙门好听一个下落且說晴官黃老爪降完旨意隨即走馬到任坪了花牌立刻發牌調取唐順昌的文案不多時巡撫知府知县寄过亲老各衙门書办呈送前来老爪在堂上親着了一遍做ㄈ冷吠說若如粗心仕意不知寛屋了多少百姓的性命

吳邊角　　刑法要究未審向　　批礼說
閔伴干柴高不屈人　　坐上居慎忙吩咐　　快傳那
保定知府進衙門　　下面答应不仗慢　立走到傳出先不必
請官下　　伏又問言把話云　　晴苑知是可重到
下面稟　　現在就门以外存　　老爷吩咐快伐進
本道有話向分明　　出听下面答应是　　轉身回来犯似風
一齐喊叫傳知县　　外面答应往里行　　又則見
当先走的刘可敬　　知县後面紧跟　二人齐把公堂上

双夕跪倒在埃塵　　眼望二人向吉通
叫一声　　唐順昌
這宗人命怎樣向　二人見向齐言訥
尊一声　　大老爷在上請听闻
告道那　　原係衙人未出前
動怒持刀故行凶　　因欲收妾不依先
失去了　　名唤秋雲丧残生
奉命已到唐宅内　　田明迎攙老大人
清官下　　向椅親自向驗明

齐進矣說里哦尊奉迎攙命令親到唐順昌家中向椅向驗
真实才特唐順昌提審刘可教說这一案本是我哦二人審明
报唐順昌原說他家中使女秋雲病死寄夜里失去人頭早哦
見万步聖駕遇白狗叫人頭奉告查拿先手唐順昌不該
特無頭使女用棺盛殓並不呈报到官被人首出明係杀死是
實还有抵賴只得用刑夹向一夹棍唐順昌便供出實情实是
杀死里哦回明迎攙大人奏明万岁旨降旨又令大人親審了
一堂还是照旧的口供奉旨向成斬罪

黄清官　　坐上听罢一夕話　　不由的
滿面含嗔代怒云　　說道是　　說通
這一案　　大有情弊在其中　必是奸人布阄賣
却不管　　暗害人的命残生　他見家中使女死
赶半夜　　無人看守起歹心　恶賊陡起光徒念
杀人才算不見杠　　割去人頭隐藏匿　賠福東吳可恨人
為貪白艮一百两　　出着好人坏良心　唐順昌
失出竟察多大意　　次日早　方知人頭無影踪

他腹中　　未免恨怕人命事　不敢报官也是真
入了奸人圈套内　　才有杀身福来临　被保等
拿至衙门当堂審　　使女人頭無处尋　正是有口难分訴
何況又　　要刑追究怎受禁　　焉有个
豈不屈心来招認　　免受刑法是真情　　合該他
五行之中当有救　　遇見李道算福星　今朝若不是我上
可惜把　　性命向七丧泉镇　　杜作屈魂無处訴
何人替他把冤鳴

清官黄老爷一夕話說的知府知县二人胆战心京暗說黄大老
爷如同眼見我们錯断人命如何是好唐順昌跪在下面如夢
方醒只听上面又說我黄金印為官不过秉政從公批理而言
有不到之处只管撇駁我黄金印最是眼善知府知县齐說
大人高明神断不錯七七里哦等才智短浅黄老爷說貴县向
驗得女子是病死的还是杀死的齐進去說那女子頸項是
齐七平七的身穿着旧布衫裙脚穿旧鞋老爷又向說那一日方
万步迳見白狗叫的人頭是如何形象齐進去說果哦也細七

着過是个婦人之頭髮長三尺並非醫救心有左耳代洵珍珠
金墜一个黃老卩商听不由的哈卜的大咲

黃晴官　听罢晴苑知県話　公坐上
哈ㄷ大咲不絶声　笑必代旭南言道　难爲即
必拠老卩郭大人　奉省怎様要審向　似此晴来太粗心
貴府県　你们二位好細想　女子人頭慢ㄷ評
髮長三尺还可矣　耳上代　金珠墜子可疑人
唐順昌　家中死的是使女　他如何

耳代金墜礼不通
另有兇手又一人
再行查拿救兇身　遇他是誰也不怕
如県商听心害怕　暗ㄷ着急有吭音
這件事情可不好　合該本県要遭瘟
去的無影又無踪　合我要人丁不成
領了賞銀一百兩
黃老卩
心听得

妇人頭　定罪平常人首級
待本道　先把此案審明了
定要捉住治罪名　腹内說
陳咬金　未知他往何処去
知県正然暗思想
叫一声

左右不等休代曼　將昨日　拿住二人快代臨
下面答応説是ㄷ　不多時　代上両丁跪在塵
晴官往下商言通　你们倆　可能識認老卩身
他両丁　一抬頭
商听上面来問話
斉内二日仔細観瞄両丁人一斉着此帰昌魂

晴官黃老卩坐上商言下問你二人可認得我応那二人商听斉
抬頭観着心帰得魂兒晚散連話都說不出来丁晴官就向
你二人叫什么名字内有一人說小人叫陳咬金那一个說小人叫
裴順哥晴官卩又問使女秋云的人頭是誰割去放在何処ㄷ
実說裴順哥先就商言說実因老卩家小人是一个小官跟随
着陳咬金那一天因見官府出告示懸着賞艮尋我無頭的
尸身他告訴我說他知道死尸的下落小的就說去捕快高其
林叫他出着陳咬金跟随到官出着領了賞艮一百兩我跟
随吃了些酒商又給小人買了一件青布通袍此乃実情求青
天鏡放小人的性命晴官又問陳咬金你也実說陳咬金見向
口尊青天太老卩容小人細稟那女子秋雲乃是我的甥女女
婿丈亡唐知府見他生的美貌要収為作妾女子不従他就
用刀杀死人頭不知去向小的気急不迫才告官出此乃実
情求太老卩公断晴官卩說唐知府杀死使女还有何人着
見陳咬金說只有小的一人着見晴官卩說彼時你為何不
喊嚷拒官呢陳咬金說小人惧他的勢力才不敢声張

陳咬金　叩首ㄷ把青天叫　太老爺在上請听聞
小人惧他勢力大　不敢声張却是真　後来官府出告示
知情不奉向罪名　我小人　恐怕事犯連連累
周此上　罵狀杀首到衙门　躲主老卩亲自去
到家中　商椎很ㄷ向験明　晴官卩
商听大怒声断喝　陆嘴劫言信口云
唐順昌　家中上下人不少　好恶人
非通很名不知商　単你一人未着見　拠理詳情就不通

再者那
被刀割去吝又平
一定是
你的那
本道根前胡抵赖
老爷令嗔住下叫
左右答应一声喊
恶人疼痛甚难禁
口中连把青天叫

知县用棺材向验　女子头
叫上是　先死後杀何必拷
你这贼人备贵银　不管主人生死
良心何在天理何存　还敢在
一派胡言假哄人　说谎话
两边的　夫起先徒胆大人
把人恶登时腿入柜　刚然把绳才一扰
太老爷令嗔住下　太老爷令教割

恶人陈文金心中有病估量为不说实话杜受刑法连忙的大叫太
老爷饶命上上待小人把实招来请官爷吩咐状说左右接
声一齐断喝说吗上上供说上陈文金说太老爷容禀原是小
人听见说万岁路遇白狗口叼人头今府县查拿免手各傅
示出首者官赏银五百两小人起意杀死客商贪银趁丰夜无人
埋在那屋东底地下次日前去出首领赏银是实求太老
爷超恰草命喜罢不住的只是磕头

陈文金
叫的那
齐进去的客色更
凉水洗头怀抱冰

说罢不住连叩首　只求太爷饶我生
府县二人魂不在　刘可敬
面目焦黄浑身战　恰似那
清官下　坐上伙如雨点通
贵府贵县你等听　方才恶人所招认
若不是　本道前来遇此事
今日已明昭枉事　但则一件莫迟停
贵府贵县务在心　急上查拿方才好

迟则只恐有变更　老爷说罢一夕话
知府知县连打躬　口中忙把大人叫
切责微浅短才能　还望求
清官闻听哈上咲　又说道
如今就要贵县令　伐人前去莫消停
秋雲头颅先起到　向验明白此案清
我寻别的人头案　有了尸身把凶手拎
也不过　方近之处细搜寻

人头心中暗上念伏说若不与黄老爷前来我命休矣不言唐
知府心中感激旦说黄老爷心暗想
黄清官　打发知县出衙去
坐上此音心暗想　赞叹好官真是
也不过　向食俸禄来共民
原在多少百姓民　清官下
只见那　左右上前把话云
外面有　黑脸当军到来临

只啼的
甲戟等
大展天才把此案全成
办理也到王易容
扶将那
然後再
想来离此不甚远

特来衙门商议事 面见老爷细诉明 晴官闻听心明亮
就知道 伺候皇爷保驾大臣 必是奉旨前来至
不知所为何事情 速忙吩咐叫手下 尔等去
就说本道大堂迎 待段茶去往外跑 不多时
胡黑老爷进衙门 彼此见礼奔归坐 左右慌忙献茶奠
胡老爷 吃茶已罢放下盏 伐笑闻言把话云
老大人 纵有尸身那一案 可是知府东的人
适如今 可曾访查真实了 快七的

向我当堂的细说明 晴官下面报 说道是
胡黑老爷说黄大人唐顺昌一案可访察真了东人者可是知 今有知县到来临 尸身已将唐顺昌
府石是呢晴官爷见问说大人在上你我既受朝廷家的爵 下段茶去往外外 尸身现在
禄当报君恩些须的小事若不能办明何以为官今日方才审 躬身待立把话云 唐家内
明这尸身亚非那个人头的尸身已将唐知府竟杜既明现今 先去进了唐家内 里找无处来搜寻
令知县齐进关伐领兵手陈咬金去起人头的尸身往兵手审明此案方是为 晴官爷
案完结再访查那个人 吩咐谢且退下去
官的道理胡黑老爷说皇爷圣心甚是动怒大人既已审明此事

可即当回旨黄老爷说胡大人暑坐片时庆奈知县回来再作 此处中官许多人 正然言讲下面报 说道是
定夺言罢吩咐人预备酒席谈今论古二位忠良欢饮 今有知县到来临 晴官爷
公堂上 下段茶去往外外 不多时
尚谈议论古与今 躬身待立把话云 气上大人早找禀
喘面含春把话云 前去进了唐家内 到府下
惟有这 里找无处来搜寻 特回禀
皇爷的 晴官爷 闻听知县一夕话
大人你 吩咐谢且退下去 本道有难审向明 这是那

二位忠良全欢饮 不过是 恶人思想为躲死 贪需多活几时辰 再不然
胡老爷 眼望晴官腮仗吹 怕受刑具软搪脱 所以才
口尊大人听我讲 别事可已再议论 这却不然 此处
狗叫人头一案事 最为要紧恼心 晴官爷 仗这奸人贵心神 不肯轻易吐真情
圣驾龙意甚不乐 但愿速快办理清 必须如此这般样
办明此事名大 迎救那 知县齐进关进见禀说早找押伐陈咬金前去到了知府唐顺昌
家中床下钻过五进无人顺的下落早找无法可处只得仗来回话晴
官黄老爷闻听坐上微与的答吹说本院知道了这明白是陈咬
金奔南躲死要想多活几日再不然是被关根关的闲说所以东
昔口吐实情这却不难本道想他奸心莫测不肯实是招若用关
根关起来他必明说本院自有道理下叫知县有早找伺候黄
老爷说你将唐顺昌一千人犯且收下去不必入监是留下陈
咬金本院再审是齐知县答应将东人犯伐过一边着守不

表哥指揮胡黑老丁也回店中而去不提且說黃老丁退堂回
后胜在書房思想此事甚是不悅乘公忠良黃老丁是
為国為民清官思想這兩宗人命重大非办一处有頭無尸一处
無頭有尸此等異性之事須得把陳咬金要加处治方好想
罢連忙分付內丁傳宋代陳咬金二堂听審哦內丁答应出劣
房立刻傳話老丁在，要二堂办事審陳咬金一案此書剪
断不多時伺候整齐清官升堂內出叶公位坐下左右伙上陳
咬金跪在了下面

黃清官　坐上合嘆恨代哎怨　叫一声
万惡奸賊陳咬金　奉命賣銀一百兩　割去人頭賠害人
事已敗露俱招認　却元何　隐匿頭顱不实云
胆大妄敢未支吾　說言搪塞焉得脫
夹拆你這兩陈狗腿　我本院　一定也要你招承
說為連拍京堂木　靖官了　吧ㄈㄈ
大叫賊人快实講　前叔藏在何处存　响声振耳吓人魂
令人一定動大刑　陳咬金　你今再不实招認
　　　

生下一兒才六岁 小名保东在家中 还有四岁一小女
名叫姐兒是亲生 小妇人 伯嫁丈夫整八载
从没有 言差語錯未把顺红 碧空阵下奔喜村
割断夫妻結髮情 只因為 五月初三這一日
我丈夫 佛市之向在河中 捞得那
数條鯉魚回家轉 他叫奴家做湯羹 小妇人
作得此与他送去 我丈夫 正在地里務庄農
吃了之後腹中痛 急忙ㄈ 同伯王姓不時停

我二人 抬到家中不多会 那知戚
丈夫一命赴阴冥 汪氏說四青天太尸戚丈夫在地里作庄稼不料家来小妇人
汪氏說四青天太尸戚丈夫在地里作庄稼不料丈夫吃了鱼湯之後就嘔酸
作得了鯉魚湯就与送了去不料丈夫吃了鱼湯之後就嘔酸
中疼痛連胰也直不起来叫小妇人一時為急幸有同丈夫伯
中疼痛連胰也直不起来叫小妇人一時為急幸有同丈夫伯
地的一个人地叫王有金前来帮助小妇人将丈夫抬回家去不
地的一个人地叫王有金前来帮助小妇人将丈夫抬回家去不
大的工夫鬼地就死了地方里長将小妇人告到当官說小妇人
大的工夫鬼地就死了地方里長将小妇人告到当官說小妇人
与王有金通姦害死了夫主
与王有金通姦害死了夫主

这汪氏 青天尸ㄈ叫几声 說为叩頭腮流泪 口把那
妇女有拿進衙门 地方里長当官長 立刻把
不容分說就里用 易州的 哪等太尸大動怒
從时招認快ㄈ云 通姦害死亲夫主 叫奴家
為肯輕易就应成 本来沒有這件事 小妇人
十指連心痛难禁 分付立刻上拶指 尸ㄈ呀
迺姦害夫無奈何 因為丈夫死的異 难以分辨這筑情
专刑不过屈招認 向成死罪已定案

以打註 难作無頭屈死魂 今日ㄚ
得上青天来实訴 望乞超伶救残生 陆官尸
坐上周听一夕話 容新观色亦假真 就知其中真冤枉
大畧一是有ㄈ情
情作黄老尸叫一声那妇人本院问ㄈ你那一天端为煞陽从何
处所过汪氏說四尸ㄈ小妇人手端着鱔鱼从何处荆柯林中
所过来伯陆官尸說元来如此分付伙王有金上来哦左右答
立立刻将王有金拷来跪在下面黄老尸坐上问你日观看民
人年有三旬相貌純良不似凶恶之人假意動怒下叫王有金
你这去徒如何与汪氏通姦毒死他的丈夫是谁的主意快
ㄈ的实招免動大刑痛苦皮肉受苦
陆官尸 坐上假意把令差怒 叫一声
凶徒快ㄈ从实云 恐某通姦無有此 毒死的
周大有主意是何人 若向虛言一字假 定動大刑不貸汝
王有金 見问連ㄈ将頭叩 四尊青天在上听
我小的 今年三十单一岁 妻子病故丧未满
家中現有父共母 一家三口度光阴 只因為
前者五月初三日 田中鋤地却是真 忽見那
周大有之妻声叫喊 說不好了
忽然說是腹疼痛 跌倒在地色都变 我丈夫ㄈ饭病染身
抬回家中再议論 小的闻听上前看 頓步大哥帮助我
迺有剩下半碗魚羹 果不然
何况他 老了呀 侧侧之心人皆有
全妇人 卤我小的是卿亲 一时不明想帮助
抬他丈夫转家门 彼時一人未看見

刘有孟　一傍着見却是真　偏ㄷ的
周大有到家他就死　干証看告到衙门　就說中的市汪氏
通姦害命是实情　州尊不容分解訴　夹起小的叫招成
万分無奈疼难忍　只得实招免受刑　清官ㄏ
听罢前後一夕話　公堂上怒恼了鉄面無私的黄大人

清官黄老ㄏ听罢王有全之言不由的心中大怒滿面含
証周言到有孟他若应有下面那人答孟小人伺候黄老ㄏ說係
怎麽知道他二人周姦謀害亲夫刘有孟往上磕頭口尊青天
老ㄏ在上小的周到田中割作活的鋤地見他男女二人在处
指人小的是怎过書的人見孟子上有云男女授受不亲
之語二人在一处指人定是姦情又听見周大有是自死的
凭心定是因姦有死亲夫以此小人故此作干証清官黄老
ㄏ問听ㄖ中大怒說住口好恶賊滿口胡說苗尚男女一处說

話难通便為姦情你又言是疑心见且疑心也算不得实ㄏ
这樣的口供也敢在本院的跟前胡言人未市我擰嘴哦下面
请衣荅应上前腕墜磕ㄏ只听吧ㄈㄈ一边腕上打了五ㄏ嘴
巴ㄖ打的刘有孟滿嘴流血七魂皆冒清官黄老ㄏ往下問言
說你怎麽看見他二人是姦情逕是你拿住过他们不然如
何执証他二人是姦情一句話向的ㄏ刘有孟心中着忙列往
明公細想刘有孟他本亲未知通乃是一國疑心又过为如
府知州也不及細問就把汪氏王有全天作為因姦毒死亲夫

立時出斬誰如巡道衙门付審赶黄老ㄏ把一ㄏ憧斬文的
干証列有孟向往只向的上下滿堂人等尽皆吃京害怕
那此ㄏ　堂上伺候吏役等　見清官
问住的干証吞吃京　一ㄏㄈ　口中不敢明言語
人ㄈ腹内自沉吾　晴說道　这场官司可不好
一審者案要如明　反招却通不大策　怕ㄖ怕
連累州官碍考程　人命重情非尔戏　居才脫招有罪名
案件不清怎理事　輕則革職重丧生　不言声諕暗思想

且說那　祝証半日把話云　心中連把老ㄏ叫
老ㄏ請天在上听　見他男女人两ㄏ
一全把　我ㄖ的　垂末拿住打姦事
說皆因　小的疑心却是真　清官问听肥含怒
說通是　世向大有这愚人　叫一声
該死却才真可恨　無竹作有是非生　若非我
本院今日未審向　吸呼向　兩條性命丧你手ㄖ
若不叫衙丁落　大畏你　不肯實伏心不平

分付暫且收下去
哦ㄖ役荅应收去列有孟一傍看守不表且說黄老ㄏ伏又分
付將汪氏王有全另收一边是公差荅应收下不表老ㄏ又向那
陳吱全可曾招認了人頭無有左右回稟說还是胡言支吾夹
ㄏ分付只管熬他不可教他庇時打眯闭眼就打是左右荅应
下去老ㄏ另書吏立刻寫脚建調易州知州星夜赴本院衙
门時刻勿候如違立即提奈又令原差王明前去催州官前
来老ㄏ又暗ㄈ分付随便併荆子花不論新旧取些来本院立用

分付已畢老卜退入書房独坐思想

黄清官　思想那

狗叫人頭案未原　知府使女因病死　幸夜里

楊逵性命遇凶頑　竟把女頭割了去　布商賞銀忙心回

陳咬金　虽然拍認事都真　人頭不知在那边

因為躲死不招認　如今設下奸机関　細思想

這通容易得下落　不怕他　挨延時日於兄克

但則是　皇卜所見如人首　白狗叫来聖駕前

尸身現今無下落　詳察這竟甚為难

這克手　本院　可知他

院藏何処避深山　定然懊悔已逃走　查訪能得来可然

頃得本院亲身去　思想之向心煩悩　不由一陣胸廝縄

清官卜　男女通同成一路　因這然如換却

勝於喬女婢娟　却是美貌女婢娟　身穿素服天然俏

隐匕悲恤連匕　則見他　懐中抱着一个斗

上面放　这个說　元来却是一螃蟹

加子腿児模斉全　妇女說　白狗叫頭仔細看

今日方能見青天　尸身眼下要离開　要知死恶名合姓

立志改過刀剃　老卜才要往下问　那妇女

但想懐抱门里三　清官卜　京畑刀是南村婁

忽然不見影無边　這事希奇真罕然

腹内說　老卜想這夢警甚厉害

这八句言詞明白說　尸身眼前要离開

須要言加查放也免

你言我語乱紛匕　這一个　眼望那人問言通

口叫鄉来你是听　这個老卜傳出話　今日个

審問因姦害夫君　里民只管進衙署　不知個人任着听

那个說　往常不叫人観着　这個人事今要審

街门重地非小戏　按察司一様有权衡　别要惹衬休当要

有投罗網悔不准　拈入衙门該何罪　問你个

盗听官事免典罪　这个說　不是前往郭这拘

这位老卜是新叫　敢則你们不知道　待愚下

告訴列位自然明

这人說列位鄉来听这位老卜可是位好老卜你们难道說都

不知道嗎他老人家姓黄錄金印为是真

民原是進士出身作清苑県的時候就行了古性連上司都

不怕那良鄉県小十三里村中的朱姑娘半夜不見被妖通摘

去驚動了德万岁降旨要這姑娘的下落申位老卜们都查不

清息来尽都麻了翅咧还亏這位黄老卜前去私訪遇見了德

万岁平空叫了都察院黄都御史并領這三成駐劄大明府内

為此道赴大老爺叫了江西布政使如今這位黃老爺叫到此處
今日審事客人現著不知又有何故不言軍民人等扮作的
議論且說知府到可救命知州段文和二人俱各未通了此
通的原門見了而正要請話只見里而南門又見大老爺叫
堂

黃清官　叫坐大堂居正位　只聽得
上面分付語高声　先傳知府到可救　迎有知州他二人
進來面見我本院　有話要問莫違停　左右的

清官黃老爺聞听知州段文和的一夕話不由的心中大怒叫一声貴
州拠你所言地方里長里根又有干証到有益北証夾棍二人親
口招承賍証昭昭就算問倩是实了若拠本院詳来只怕其中
有錯要大時叫你知晓老爺又向到可救說貴府你怎麼向
来呢知府說里有是拠知州的詳文寫向二人还嚷寃枉里
府要動刑夹棍二人方才認因姦毒死亲夫此里哦照
例批詳定了死罪倩官黃老爺說你我為官若不細心不如
覓屈了有多少百姓的性命若不細加詳来所文夫棍板拷斷

知州朱乾荅言諸
位里長他們每
動刑夹棍有拠承
段文和
气切了鉄而無商巡通大人

說四大人　汪氏岛夫地方报明
又有干証到有益
賍証皆有怎不倩
公位止

為此道赴大老爺叫了江西布政使如今這位黃老爺叫到此處
今日審事客人現著不知又有何故不言軍民人等扮作的
議論且說知府到可救命知州段文和二人俱各未通了此
通的原門見了而正要請話只見里而南門又見大老爺叫
堂

黃清官　叫坐大堂居正位　只聽得
上面分付語高声　先傳知府到可救　迎有知州他二人
進来面見我本院　有話要問莫違停　左右的

一齐荅应接声喊　老爺分付照着行　单言那
知州知府叫呼唤　他二人　丫仁拉背把肩膀
俱從那　東角門内往上走　到了大堂扉倒荅
叩首已畢听示下　不敢站起跪流平　倩官爺
坐上含嗔開言道　說哪日　丫仁聽到一半我问明
汪氏他与那王姓　因姦毒死亲夫　你二位
何以見得這件事　毒死亲是姦情　將二人
拟定死罪鎖与斬　詳文申报往上里　易州的

清官黃老爺聞听知州段文和的一夕話不由的心中大怒叫一声貴
州拠你所言地方里長里根又有干証到有益北証夾棍二人親
口招承賍証昭昭就算問倩是实了若拠本院詳来只怕其中
有錯要大時叫你知晓老爺又向到可救說貴府你怎麼向
来呢知府說里有是拠知州的詳文寫向二人还嚷寃枉里
府要動刑夹棍二人方才認因姦毒死亲夫此里哦照
例批詳定了死罪倩官黃老爺說你我為官若不細心不如
覓屈了有多少百姓的性命若不細加詳来所文夫棍板拷斷

拷向人非肢石焉能誣的起刑法拷打三水之下何所不招即
如小民王有金一時惹惹不知刑害都汪氏指周大有田家見
死有然难脫倩官如何就向到姦情呢拠本院細想這一案
竟是屋情覓杜再既然鴆陽内下毒可通審向下的是何毒
物申詳内並無向明何毒如何就等你毒死知府知州齐說
问大老爺這件子汪氏与王有金俱各招認是下毒七死想此
子也就等不得覓杜了处理而論有然是汪氏与王有金通
姦嫌夫眼毒死亲夫是真一定之理黃老爺又說拠你們說他二人

有好可有人有見王有金到他家中去過几次或黑夜或白日
豈無人見只憑干証到有益一店疑心之言定罪之理原你二位
且現着本院加剔出王有金汪氏二人的實覓杜再作通理

黃清官　坐上伏又南言道　眼望州官把話云
本院傳過一件事　荊子花　可曾找来不曾
段文和　連忙荅应說是有　尊命諭
伐来現在外面存　清官爺　分付取進休伐曼
本院親自驗看明　知州口内荅应是　連忙迈步一轉身

分付手下立刻去
放在月台丹墀下
清官伏又商言道
他可是
罪犯口說恕是真
煩二位
惟仑人做鱖魚羹
老卩說話声音大
百姓不曉其中故

不多時
知州上前问棗明
眼望府州二人云
吃了鱖魚湯命归阴
黃老卩
今日丁
叫那卩
犯人俱各把湯用
連忙的

公位之上又分付
清官卩
坐上的
汪氏的丈夫周大有
二人间听回答是
徵仑叫叫州府
本院吃吓試一試
那些丁
一齐吃過善魚羹

且說那
清官分付口荅应
又不敢
前去預備往外打
知府到可放知州段文和听見
只得令人前去預備清官
候無奈親自出外傳要
打犯人又要鱖魚湯
幸而是係定府衙諸事便当

知府知州他兩丁
不曉其中何何故
違扭令全說不作

听見那
难以細问就里情
也不得

順銘内取到用棒盒端至黃老卩面前清官卩分付叫汪氏晴
是這個魚湯不是汪氏說就是这个魚湯啊老卩清官說既
是如此待本院用吓看会死不会死說罢老卩先吃了些然
后拿下分付叫知府知州二人吃用

伸多人
向前那
吃吓魚湯味美馨
刻可敢

眼晴清官吃用过
知府知州向言道
二位官官誰敢担

分付拿下莫消停
孤二人
必通命全謹遵行
知州照依把湯吞

中有丁元汝

黃清官

汪氏克柱是真情
吃了即死内有因
半路听过荆樹林
落上荆花却是真
吞在腹内要残生
是迫丁元汝在其中

眼望府州二人請
他特那
鱖魚湯送与丈夫用
皆因他
湯里面
果利害
断以吃了他就死
汪氏害死親夫主

可知通

此一案

本院方才所分付
亲自做来垂涎鳜鱼美
俱各不觉肚腑疼
难将残生性命坑
尔等留神仔细听
不但多大随意行
黄老卜说尔等将荆子花不但多大放在鳜鱼汤内叫鸡狗去吃

皆係你们不細心　可知道

即速预备鳜鱼美　是你们
大家吃酒也是真　应该就
竟都平安无事情　皆因
黄清官　说为往下叫左右
将荆花　放在鳜鱼汤里面

哦左右答应走去抓了一把荆花放在鳜鱼汤内拿与鸡狗
去吃不多一时吃了下去净亡知府知州一见如此光景人
亡疑心暗说鱼汤之内放上荆花就能药人之理若果然荆
死鸡狗那汪氏与王有金因奸毒死亲夫之罗竟是宽枉
无疑了事人正然猜疑只见鸡狗一路乱跳滚死于磨台黄
向老卜向知府知州说如何贵州你看汪氏宽枉不宽枉等
公然把平人错断岂是为官的道理你二人暂退本院定行
提条只唏的知府知州跪倒央求

知州与官　听見題荅两丁字　只叫的
魂无魄散面如金　他二人　不抽而仝齐跪倒
磕頭碰地响連声　口中齐把大人叫　望乞开恩宽恕
早賜等　皆因荅跌后才浅　以致失錯恳民人
今蒙大人未教訓　以后諸事俱細心　望大人
宽恩暫恕这一次　再若是　决不錯恳領罪为
清官卜　見此光景微亡哭　坐上开言把話云
說通是　本院今有一主意　未知二位可依從

知府　二人商听文仔言諸
只嗜分付散不尊　清官說　是你们
二人的　性命攸呼丧未足　应该就
証言陷害乱胡行　也皆因
審断不明休与轻　若非本院今至此
拟本院　仔細詳荅这件事
此乃人命非小可　焉敢隐瞒不报呈
起祸皆因这丁人　係亡他

疑心恩　男妥授受不相亲　按律其罪应反你
皆因地　嫌元無故害人生　本院开恩仝恩免
重责以戒不散胡行　說为分付拟下去　二十大板莫咨情
左右荅应不找慢　摆倒要着按在塵　打了仃
死去活来又分付　拘将出去饒放生　黄清官
眼望州官开言道　說本院有件事与你们商量未知可行不可行

清官黄老卜令人将干証判有益拟下去重责了二十大板只打
仃仃死去活来拘将出去老卜伏眼望知府知州开言說本院有
一件事情与你二人商議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只見判可放陂
文和二人闻听連忙的回荅說大老卜只管分付卑職等尊吓
黄老卜說汪氏与王有金陰此丧命皆因你二人審断不明之
過受这场宽枉如今本院作媒你二人捐出銀一千两就为汪
氏与王有金成为夫妇时周大有埋葬使他二人扶养切免不
知你二人意下如何知府知州連忙荅应說情愿遵大老卜分

付黃老卩說既然如此不可遲悞快把東此書前去知府知州連忙將銀二十兩交上黃老卩又分付將王有金汪氏釋放說道你二人將此銀領去成就夫妻好生安分度日是二人說大老卩放命之恩我等實難答報言罷咕咚七叫頭磕地走卩說去罷是汪氏王有金叩頭站起領民而去只是念佚不必細表老卩才要退堂只見一人下面跪倒說因老卩吹金招丁說人頭他樣在隔壁义商的后院之內黃老卩說將他代上來哦公差答應立刻將陳咬金代上跪在丁下而黃老卩滿面含嗔說好惡賊因甚將人頭割去還要賠害于人快七的實情

黃清官　坐上含嗔而言道　叫一声

可惡賊人你是听割去人頭該死万　却元何

還要賠害于別人　快七實說饒不死

陳咬金　但有习詞動大刑

說是小人自作死　叩着口把青天叫

知府家中一使女　皆因貪面一百兩銀

越发夜淨人瞞定　病故而亡却是真

料起凶心就行凶　用利刀

割下人頭剌尸体　為的是

哎呼要了知府命　這也是

我小人　私語却被卩听見

受刑不過实招認　又怕小人混胡云

正应了　俗言踹腳脫不開

次日呈报好領銀　銷环报应天不容

拿進衙门動大刑　又想躲死為求生

再動刑　青天太卩多與妙

那知道　老卩的

特人頭　扔在当前后院存

陳咬金說因青天太老卩小人黑家白日不敢难受小人情愿招出人頭实係摺在義聚当前的后院又向当前中间你有何仇恨為什麽賠害于人陳咬金說因大老卩並無別的仇恨皆因小人当七的時节不肯多当分与小的故怀恨言罢伏又磕頭

陳咬金　言罢之時連叩首　坐上問听畧是真　老卩想罢往下叫

快去他到当前中　女子人頭速取至

唐順昌家案一宗　承差下面答应是

立刻代進当前门　且說那

向前那　掌柜的代禁犯話云

陳咬金先犯一脏物　女人頭

可曾見了快呈現　交与凶犯完事情

若被查出就不好　連你們

当前甲人問此話　卩七害怕尽此言

服内為此先答話　陳太卩

我又不曾得罪你　賠禍于人们不公

說通你們还向我　皆因你們有已尋

那日到甫我当七　不肯多当給不文

叫你們大家試一試　打一卩

犯人說罢一夕話　市中人

大家俱各有罪名　掌柜的

口內連七叫几声　陳咬金

可記得　今日卩

人頭官司要七心　才知报仇起禍根

掌柜的此時無其奈 事到臨耳怕不成 連忙說
這件事情無妨碍
掌柜的說不妨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你等只管進来現有
衙役前听到了后而但見是一片空院並無人頭的踪跡追向
当甫之人俱言不知衙役只得找有陳文金上堂回話黃老下
前听神仁的大怒說豈有此理教本院想陳文金此者再不敢
撒謊定是当甫內院瞞另有別情必須待本院親去观看下
而入回稟說乞上老下這当甫惹不得乃是当今万岁亲生的
万安宮主所尚黃老下前听說吱滿口胡說莫說宮主便是万
岁尚的也無有奈人的命案不問之理
黃清官 滿面含嗔脸帶怒 眼望着 王子犯法民同罪
左右之人把話云 有古通 鋪面雖是官前設
皆因国律不私狗 況且那 本院却不怕勢力
焉容恕 貴貴人等欺柔人 想要從容万不能
似此兩他拼一拼 就便此官我不作
尔等只管隨我去 有什麼 天大事情敢倒应

我本院 就是隨身衙役帶 兔了北事不用多人
就是你們這几个 跟我前去貢拿人 下面齐声答应是
老下分付小的尊 說罢清官下站起 歎動衙黃往外行
衙役後面紧跟行 出了那 巡通衙门走不遠
未至了 義聚当甫門外存 公差上前吐回話
黃老下 就是這座当甫中 清官下
分付上前将门叫 說本院 下半夜
当公当甫的依文宮主勢力又睛黃老下是隨行的衣服也不賀 親自前来查驗明

巡通老下假扮不以為意揚长不理只听衙役說你們休要你尊
巡通大老爺亲自前来查驗人頭有無快
人向听是巡通知道黃老下利害难惹連
黃老下令人引路直往后走到了后院之中只見猴墙有一洞
小爺就知通是打更上夜之人所居老下連
日這一夜上宿打更之人是誰当甫中人想了一想說初四以上
宿打更之人是陳得方 吳進祿 万有功 黃有亮四人老又尚誰是
上半夜誰是下半夜当甫內人回說商人們不知黃老下前听

做仁的爺吩分付說時四人傳来当甫內的人答应換班回家
尚未傳到老下才要發怒只見下面稟說上宿二人来了老
下分付叫他二个過来本院向話哦公差答应一齐吹喝以
那四个人過来跪下老下向話呢只見那二人走過一齐跪
倒在地
黃清官 看見一人跪在地 下面的
穿的都是短衣衿 年紀三十上共下 五短身粗体应壮
老下看罢向言通 元何就是你二人 你們倆 打更人

都叫何名快仁請 还有別話要向明 下面的
答应小人黃有亮 那一个 回說名叫万有功
老下伏又往下向 有件事情快言明
上半夜誰是下半夜 不許撒謊欺实云
个人们都是下半夜 下半夜
清官下 伏又向道那兩个
二人未及回言通 說有話
見西边 堆有石塊向磚砌

忙分付

不多一時全撅孕婦露肉一塊新土蹄
叫声左右快刨鐲刨白三尺有餘冬
有个男人死尸灵
女子頭尚且無踪影又我出一宗人命忽加明

令人挪南磚頭塊 卑人答应手不停
晴官下 手下答应不代慢
曲老下 腹内暗七說不好

卑人刨鐲王抗有三尺餘深只聞的卑人心京胆战口中說曲老下
刨出了一个男子死尸来了老下向听上前观看男子尸首頭項
係生前痛死腹内暗想這又是一條人命如何是好但女子人頭
現無踪跡真正奇怪思想多時腹内明白八九說是了七分
付說不等再往下刨看有何物卑人答应刨不多時現曲老下
現有一个人頭並無尸身晴官向听观看是女子之頭頓項
齐平明是病死之後割下人頭果然唐如府家使女首級
相对首里向黄有亮万有功二人說不甫你二人相干不必答

怕只向你二人這尸首却是何人不可吮嗎二人說青天太老下這
死的是吳進禄的尸首老下向明分付速把凶甫官事的人責起
来哦衙役上前追向那一个是官事人覓過来了一人生的体壮身
強上前說我就管事的你们休要惹罪我是宫主府的人你们
誰敢領我衙役们齐說你是宫主府内的就是母主府的也要
頁你說里那管好多硬上領這正是官府利害衙役就硬
証老下代領衙役出了凶甫府女子人頭以完唐順昌一案
下回書我是狗吗人頭尸身再表

游龍傳 四十九

人要忍人要忍闲事闲非休作準此須是事没舍窓事辨
要家貧身也損听我歌早自醒告状爭強没要紧花不惹
歌氣惧营生受忙躭驚睡不稳过后追思悔不来只為從
前早不忍
此書的残歌罢念的詞話表正德万歹私逃還与狗口时妇人
頭吉意心撫訪拿出手我是尸身陳咬金奄责銀剋去使女
人頭誣陷唐順昌改呼衷命多亏黄察院判逗遛巧洗奇
寃救了知府性命追出藏隐使女人頭以完唐順昌一案俱
各表明事言清官黄老了起得使女秋雪人頭找領衙役去了当
甫一个蝴蝶而老了的跟前飞舞清官一見心中詫異暗說十
月里無是小陽春焉得有蝴蝶之說此事大有原故正思之尚
只見迎面一对ㄈ騎馬的裡对面来口中吆喝躲闪ㄈ宫主
来了打的那些百姓往回里飞跑黄老了一見心中疑惑仔細
观看那蝴蝶飛在人群内盤旋清官一見就知必有无故不多
時堪ㄈ相离不远只見前面那些騎馬裡对之人赶跟闲人
是攆武杨威晴官下吩咐上前揪住不可叫他们过来衙役
答应上前大喊吆你们休想过去快ㄈ站住只听馬上人齐說这不
反了麼那里来的胆大之人身該万死宫主娘ㄈ的駕至你们拦
敢攔阻这还了得馬上的用馬鞭子乱抽軍衙役知道宫主娘
ㄈ是万岁所生的爱女保定府一代有許多庄子地土買賣凭
人不曉
这宫主
駙馬是
世袭公爵御乘龙
后未扶保万歲主
乃是万岁親生女 誰人敢惹御賣人
定国公徐達后 徐邦昌
徐妃超
我是这駙馬子亲生 原籍本是江南人氏 祖父在朝為大用
現今在 保定府内立了坟地 年ㄈ祭掃时祖塋
故把宫主伐至此 奏明万岁主知闻 今日了
这位晴官胆量大 不怕死 捆住私車不放行
衙役虽尊老了令 惧怕周時却是真 知道宫主貴人过
解避不及冒犯冲 連忙的 上前回禀老了晓
这私車 乃是宫主御駕亲 只恐攔挡惹出禍
求老了 斟酌着量然后行 清官了
吓罢徹ㄈ只冷哄 說尔等
只管攔挡休放过 如敢故違治罪名
打闹私車我瞄着 験明是就放你行 务必要
清官黄老了只叫把私車攔住打闹观看明白方許放行勒知
道是宫主娘ㄈ的御駕冲犯了貴人禍滅九族之罪那是頑的
嗎只急的手衙役暗ㄈ着忙内中有懂的事的人見黄老了惹
这樣大禍連忙分頭去罢禀报各衙门前来劝解此事軍人前
去不表且說黄老了只是催逼軍衙役将車攔住打闹观看再
說对子馬上人見軍衙役相攔不叫前行一个ㄈ在馬上冲ㄈ的
大怒
对子馬 乘騎之人叫大怒
喊叫吆喝語高声 吆呼等 大概都是要造反
不受阻着該喊闹门 攔挡貴人宫主駕 莫非野人天外生
說着ㄈ齐動手 用馬撅 咧ㄈ乱抽下绝情
一边打着往前走 手衙役 進退兩难怕又驚
怕的是 老了命令是現官 違悞立刻治罪名

驚的是

衙役正有心收孔
手奔馬鞭也孔才
狗撲的
這是皇下親生女
哥ㄈ兒
鞭子乱打往前走
馬上的人一路鞭子混抽衙衙倚役奔往后退黃老下一見亲有上前
沖犯宮主亲人駕 滅门九族尚典刑
您听得 跟随太監動怒嘆
还代为 口中大罵不絕声
你们竟是要作死 下ㄈ全該滅滿门
打該平人混胡凉 倚伏官威逞英勇
今朝錯認定盟皇 說有話
衙役役 趁勢退躲后面存
只听得

衙役 干相茶应不動刖
屋張声勢嚷穿柳 都不肯 也不是
見先皇 事情重大非兒戏 認真上前敢捌人
真假虛实如不清 国律誰不怕要命 馬背鸡卵尚石拼
感老下 素日相待恩深重 一丁ㄈ
心急有此先法行 又見那 腊着軍民圍不失
聚集如山一般同 一旌大街全查隘 擁ㄈ挤ㄈ不透风
只听得 两下里爭吵声虎嘆 怪叫吆喝叫卻人

小内監 唧咕吼啦来說話 說我们人
快ㄈ前来听我云
小内監說这事情我晴自私下也难了善說这官兒又不听我
们的人快到巡撫衙门去告此事軍言黃老下前听神ㄈ大怒
口中大罵好一起奴才元何不動手拿人光伯深怔只帶上前
拿住上柳打本院作主正然吩嘱 只見来了
見了黃老下說大老下不可这是宮主的車輛出入大老下元何勢
攔指巡撫大老下吩咐畢哦等前来追向情由誰大老下說明黃

丁宮主娘ㄈ吩咐了御起他来要奏明万岁将他杀剐
中太監 吩听得
帅然說罢一ㄆ話
手下人 一齐上前要動手
黃老下 帶目一瞪声断喝
好奴才 老下的
悠氣威風振响往 下要死礼乱动行
只嗜上前莫动停 平人退后把关停 清官付又大声喝
似若动我鎖将起 憑他是誰
黃晴官 虽是逆等来吩咐

老下見申官員前来口ㄈ声ㄈ搏巡撫大老下之令不叫捌指
清官下商听只是做ㄈ的奈咲說你们申报前来意欲怎樣
只听申官員一齐說依畢哦等求大老下息怒
申官員 口中齐把大老下叫 只求乞
息怒悟廷免動嗔 没有什麽别言語 速放宮主駕出城
畢哦等 大家前去求宮主 跪叩哀怜寬奎恩
就說是 原因奉旨要紧事 要查情弊不敢私徇
皇亲国戚往搜看 朝即駙馬許查明
大老下

不得已而不如此
娘心宽是未教兒
大家感謝兩露息
大老爷
向听車官一夕話
似此說
為国為民理宜柱
那怕暴雨雨粗風
擁擠宮主驗分明　求貴人
不必深究有此情　体恭当今万岁主
倘若是　宮主向是豈不好
仔細詳情通不通　清官爷
徹心夜哭不絕声　口内連心幷列位
不怕叱怙我不顧情　我黄某
豈肯枉貪傷素良　既然你官秉忠正
今日把我本院着　实在令人動疑心

紅車之内有奸細
驗明必當出城去
清官上前横擁住
車役荅应不動身
出听喊的一声响
清官不竟怎麼樣
一定要　打向現着方放心
別然趕走却不辦
說句話
吩咐衙役莫消停　上前打向我着着
老爷一見真動恐　親自動手不容情
車簾拉下扔在塵　这一向
把那此事官員瞒着軍民営内帰宮了魂

車跟車的内監見清官要打向紅車着一着方叫过去齐声大
嚷反了也不用說了我们与他去見一見必擁向一向这保
定府的官員為何这樣無礼車官一見連忙上前解劝說何
用老爷们動怒本是不知是宮主娘心的駕到暫且不用止
氣請出城去就是了小太監向听后擺对的人齐說既是如此我
们且出城去再向他算賬說罢一齐要走清官荅老爷見此光景
更覺疑心又見車衙役还是胆小不敢動老爷大怒也雇不得利
害親自跑到車前出見跟車的太監人等明見勢頭不好俱各后

退擺对子的人跪下馬来也有沏了的但見
官好五時車簾响的一声拉衙下来裡面还有裡圍子老爷也撤
向清官爷这一向本人都不為介意就把車官員軍民人等哪
爷魂兒嚇散都替老爷宮中大家擁擠往車裡現着五兄有宮
主娘心在車内也有一个欵色不知裏着何物黄老爷令人扔將
当来車官員衙役人等看見如此光景方信此通老爷神見一齐
大嚷說好清天老爷真是神明如鑑奏爷与民伸冤万民感恩
不浅車衙役这才着急四下里拿人幸而是大明時節穷代

好認其然如此把那此明然向的人唯的四散奔逃听嘛喊叫且
說車衙役们從車内指出邑裏赶打向人
車内邑裏擺在地　赶打那
晴着然向車向人　清官爷　吩咐打向那色裏
着一着　是何物件里面成　車役荅应齐動手
先解上面相綑綁　不多時　打向一齐奉日着
原来是　兄頭妇女一尸身　老爷一見心暗想
正面那　狗叫人頭相对同　但不知

何人杀死难以晓　必須要
覆往凶手完此案　敢奏皇爷向典刑
可曾擊住車賊人　下面荅应說是有
現在捉住四个人　清官爷
喊車役荅应不清停　把四人
跪下已老爷向明　四人一見无主意
蹲身打战休掐龄　一齐跪在塵埃地
你四人俱各叫何名　急已擊住方稳成
趕罢吩咐左右　吒老爷
吩咐我过来我向話　只哪的
找到跟前齐吆喝　老爷說

清官 黃老卩說你四个人都是什麽人叫什麽名字這卩首是
那里來的你等是奉誰的使令只听四人齊說老卩在上卩人
們名叫吳有好湯三都孫錢友龙我們是王老卩家侭了素與
小人們如此又論小人們將這紅車拉出城去小
人們也不知車裡裝的是什麽東西呀老卩清官又問說那
一个王老卩四人說這王老卩就住在這西大街路北黑大门
內听見說你过撫老卩已死現今家中只有太仁書爺
黃老卩听罢令人把四个人俱各看守傳請范昌將人

頭代来与卩身相对再作定奪单言黃老卩听見卩身是
王处撫家中不由心中犯想

清官卩 这卩身
王廷連 元何作出这樣事
夫人在家等守寡

莫非是

口中不言心犯想 附內奪吋间沉音
細想真正多異性 出门处撫宅舍中
他本籍过四川处撫 今已病故我知间
令人細向好不明 再者那
这如今 杀死的又是一个裙
語命你去来人事 頭吉請音再說論

想罢付又說有了 必須如此这般行
爷等们 急到处撫王宅中
代来本院審问明 大家前去那清停
不多時 手下齐答应是
小人们 帶領四来齐抵倒
尽前迎散无踪影 口尸有那
小的们 到了他家細追尚
特来回稟老卩駕 用他宅踪院子大
請討示下作主行 老卩聞听一摆手

街役退內一傍存 清官老卩一扭頂
帶多官员把話云
黃老卩向帶官员說到位可令人前去特王
爺宅見有出入之人即便貢擊再令人暗
大叫名字拎获帶官一齐答应派人前去不表黃老卩令派已定
出城到了陰裕方中茶見圣駕先見帶
人頭的下跪忽聞皇卩圣心不悅原要陛
来的甚好快見皇卩的圣駕二位太府連
說通皇卩有旨宣黃金印見駕是清官茶应迈步跟太府進
上房見駕朝茶已畢特已往之事一一奏明內中有関係王处
撫的命妇又奏万安宫主的書舖黃粮庄頭厄大叫若不請旨
臣如何办理

黃老卩 奏罢一往從前事
御既然 查出尸首速办理
办服朕想 万安宫主寡人女
皆是下人帶製主 孤似帝威胡妄行

周陆撫私豈肯容 王廷連
倘有情弊住哪们 办卿詳
厄大叫 着来死数却是真
就有一人来至此 說是姓厄把店主尋
皇粮庄頭非誰云 指称角
說店家 利勒借过一千良
指店借而却是真 手拿角
不能还良把店奪 幸迁我跟往在此

刘韵雅闻那个人
皇上说卿家你想店家刘韵他为雅闻的过那个姓庞的刘豹
的冤屈雅明急的只要杀死是朕相向他说五先借良之事叫
他去告他说怎他是什麽衙门很不敢惹他朕闻不悦卿可
一五查拿似此奸恶之贼依草附木假名托姓切宫主之类名
甚属可恶岂容留有害人此等事全交付与卿便宜行事依
办结之时一五再奏决不轻饶钦此钦遵到王处抚家中而去哦手下答应引路此

书剪断不多时到了王处抚的门前有着守的衙役见老下前
来一齐雁翅排立 中役排列两边站 清官下
着守的 吊等们 在此守护着守
下马吩咐把话云 有人出入休得 只管锁拿莫相容
不可拦离远处行 有一个 衙役上前双夕跪 口尊老下的禀明
有一个 小人们 先从放进入宅门
适才有人要进去 吊等为何不拿住 敢放回去礼不通
老下说

衙役说 他本是
皇庄庞姓家下人 因此上
名叫庞得小的晓 得
不敢拿都是真 我本院
情况且老下未吩咐 为敢拦有奎锁绳
这算吊等虚小心 先把王玉锁拿住
已曾说过只管责 着守之人不许慢
快离门 但只见
急此亡
一所大房宅不小 老下暗骂肉沉音

作官想来民不苦 置买这样房舍新 可笑就有无福享
皆因为 拿受不住闹事生 黄清官
思想之间迈伟步 走到了 大厅之上坐中
吩咐左右休得慢 快请那 请令夫人问氏商奉相晌

清官黄老下到了大厅之上居中坐下吩咐请夫人出来说话哦
左右答应走到仪门外大叫吹裡面人听着今有必通大老下
前来请夫人出来说话裡面有如人答应说我家太亡身
上欠安呢难以出外有话另日再讲衙役听罢只得回来照言
回禀老下一遍清官闻听不由的心中大怒说啊不管有病
无病须得相见他如今犯了奉人的大罪还敢拖腔作势希
图藏躲怎得饶句今日个本院念你是官宦夫人不肯势
相压欲要从容了事反到无知若是别的官府那里还肯如

此早将你锁拿来审着起来果非正人若是无罪的正经夫人
太亡还盼不能早亡见官办明冤枉吩咐去说本院亲自前来
而见夫人内有许大情由若还无知不见立刻锁拿到衙门听
审莫怨本院无德本院的为人想来他也知道一二莫说他是
什麽夫人便是小姐犯事本院也不相容叫他快亡出来衙役
答应照话转说进去闻氏闻听黄老下的话说的利害又向他
为官清正执意要见心内奔呼如是二品夫人见他一见着他把
我怎麽难道我还怕什麽不成随喊拖打拾顿伐风寇月

穿霞帔肩計玉佩叮鸣香風飄飄左右侍女丁玲搖扶婿
婿上来黃老下在大橋以上岳中正坐只听玉佩叮鸣就知是
夫人出来了忙良下眼帘目存細观看

黃請官　居中坐定内帘自　現着那
　　則見他　慢從屏風后轉过
　　那一派
　　丁玲搖梨颯行
光景妖嬈引人魂　粉面珠唇英眉点
身穿霞帔肩圍玉　下罩八幅星紅裙

這周氏　听見老下一夕話
腹内奪呼有此音　暗七說
相貌威嚴令人京　幸亏是我掌的住
别者如人哪昌魂　量他也
到要与他訂一訂　想罢仗恕南言通
若向車内尸身事　我是一些不晓南
紅車綠車也不懂　我方是
守寡於朝紫南戶　奔门不出守南南

這位官府真利害
方才要
不放把我怎麽樣
口尊上官你是听
說什麽
詰命夫人在家中
這才是

无端有了奉奇事　平空降下是非生
倚仗官勢竟胡南　欺押寡妇行不公
想来就許女妇人　我今不怕老下恫
老下不明錯認人　周氏一派胡言語
請官氣了个小猪啼

細想那
实意存德当体面
今見周氏真可恶

暗七說
節妇定喪他手中
着处撫
喜負我的一足心

老下你
莫非心生别的念
那就算
把一位
此妇明来真万恶
我本院
不肯傷損念文風
他既堅执賭嘴硬

啊那来的可是周氏方你把害死節妇的实情明白的供上
来且說周氏見老下真知就里　是个狠毒淫浪人
恕說道老下豈有此理我乃二品誥命夫人見如高坐无礼呼
我周氏又向害死节高坐口吁他的姓氏心中不悦則見他似
大恕說好恶相反說老院胡說我向你和車内尸身是何人
害死人頭在于何处和車是何人置办你若不說現有拏住
跟車人四名為証到此还不畏死竟敢抵賴如若不招自討死
趣周氏聞听不由四中犯嘟

不由的

这周氏　听見老下一夕話
腹内奪呼有此音　暗七說
相貌威嚴令人京　幸亏是我掌的住
别者如人哪昌魂　量他也
到要与他訂一訂　想罢仗恕南言通
若向車内尸身事　我是一些不晓南
紅車綠車也不懂　我方是
守寡於朝紫南戶　奔门不出守南南

这位官府真利害
方才要
不放把我怎麽樣
口尊上官你是听
說什麽
詰命夫人在家中
这才是

无端有了奉奇事　平空降下是非生
倚仗官勢竟胡南　欺押寡妇行不公
想来就許女妇人　我今不怕老下恫
老下不明錯認人　周氏一派胡言語
請官氣了个小猪啼

細想那
实意存德当体面
今見周氏真可恶

暗七說
節妇定喪他手中
着处撫
喜負我的一足心

老下你
莫非心生别的念
那就算
把一位
此妇明来真万恶
我本院
不肯傷損念文風
他既堅执賭嘴硬

我也就

不管斯文一脉情
黃老下听見周氏一派的习話越想越恼我恕說啊我到好言
相向那知你這妇人无知恨賴反到撒嬌你說你是誥命夫人
本院不便動刑拷向我有有道礼叫一声左右有尔等将他
使從侍女丁玲上所来本院向話哦衙役答左右答应
跟来的使女丁玲一齐上到所上喊叫跪下七甲妇女哦的齐
都跪下黃老下住下吩咐尔等既跟随你主母他所作之事你
等必然明白今日在本院的根前只管從实言来与你等却

到先罪如若既瞞不
拷向那時休要后悔
环磕頭口尊老爷在上容婢女細稟
这使女
晴天爷已尊又尊
跟随着
疼爱婢女似親生
兄妆的

慣哨夫人勢力大
正自兄落出頭去
今日老天循还到
親来着向这件事
詰命夫人是周氏
不應理倫敗伤風
貞節的
他与周氏下狠心

奴心得
与奴的
幸遇着
婢女合該把恨伸
拈着私通鬼大叫
啃周胡氏碍着眼
佳人不肯從歹事
伏勢力

忍耐屈心且權從
主母伸宽恨主恩
青天爷已進宅中
我家的
日夜荒淫难細表
屢次逼令那奏人
鬼大叫
硬把主母来奈死

人頭不知何向存
付又定計設牢笼
移出城外以滅形
这是婢女一往話
說着已流慟淚
使女是花兒說着滿眼泪泪口尊清天爷已替婢女主母公
断此冤莫言婢女感激老爷的洪恩就是死去的主母亞在
九泉之下亦感恩无尽矣惟愿老爷公侯万代百世俱昌言

尸身埋掩后院内
心想着
幸逢老爷神明鑑
求爷已
連叩首

裝在私車掩申月
捆車梗出死尸身
替我主母把冤伸
噗忉清官忠正日

清官黄老尸今审役名处搜寻特王巡抚合宅的仆妇子环全都上贡内中有一个老仆妇夫尸明知有老实吩咐不心上贡就命他拉着周氏还有王廷连的小公子名叫王芳乃是胡氏所生只为胡氏不先死大叫之声被害而死周氏将王芳抬日打骂不与好吃好穿今日事犯算这公子的难满灾消老尸想王它兄人照管再者恐被奸人所害必须仗至衙门方妥就交与了环思花兄领着跟随元案之时再款且说周氏被贡吩一个老仆妇拉着奔着衙门而走思如这才后悔暗已说想

当日杀死胡氏之时尸也曾向我说他的势力通天万事先恨忽然犯事一则为衙门里情熟二则有的是良尸才点天大的事可完今日把如事到这步田地他连个面兄也不见算起来总是如家心那上了他的当他抛交还了我的东西再不来往不然索幸叫他把如紧娶过门去这周氏一路真是胡思乱想不竟未到衙门进班房有人看守一路而来烦动了满城的里民百姓齐言说好一个乖生的由如同标兄缠的一般浑身乱动内有一人说自然哪不着他那样俏皮如何着迷呢又有一人说到底叫你叫他雄全赚王住的是高房大屋吃的是美味珍馐穿的是绫罗绸缎不叫他幹这件事叫他幹什么呢自古说的好饱煖生淫慾饥寒起盗心你叫我们未来去瞎着先未睛已有米无未灶下有柴兄柴慾还慾不来还有什么心肠思量那件事呢不言事人纷已议论且说清官了到了衙门立刻升大堂

黄清官　叫了大堂君中坐
先代周氏我向明　下面只听人答应

忙吩咐
不多时

手拉铁贡往上行
恶如到此见光景
见老尸
盖不由已腿脚软

老尸说
我本院
恶如蛙重不晓商
招由不招快已云

伐到书堂齐声嚷
不亚如
麻腰深黑乌须下
这周氏

你这恶如多恶曾
本意与你留体面
今在朝廷站堂上
恶如乌贡就实讲
嘴硬说道不知情

吩咐左右快着刑
着他招成不招成
时周氏

一人上前拿秒手
疼的那
这才后悔俏情错

两个人

恶如直着声喊叫
下面答应一声喊
戒指击吊扔在地

大声嚷

老尸心中大动怒
我本院
大家上前不容情
两手垂在一处存
时辰一收力十分
众溺长病走真魂
老尸饶命我招成

秒起踹那弓恶如
老尸吩咐卸下秒子又把恶如疼了

[丹]爺爺請說惡婦快上實招周氏說大老卜在上原是我家有地畝我娘連年缺欠有小人說皇粮在頭厄大叫勢力最大人一說厄在頭就滿口應承地租一粟全交感他之情把酒相謝吹呀老卜誰知周氏反生了討惠

[周氏說]

反到招出村客根

[眉末]眼青日暗訓情

[丹]把酒酬謝是好意

[那知道]

[周氏說]席前飲酒話奎話

[丹]句引的

[那知道]

[厄奴家]一時害卿寧不住

胡氏來死刀在何处周氏說老卜者向亲胡氏的住房那屋里墙上掛狗呢是我丈夫在日預備防身子的被鎗子一把腰刀老卜听罢話語相对俟擊住厄大叫老卜又吩咐把你如今环除恩花兒一並拏起来只听一齐大叫老卜救等俱愿实招原是实招原是我家夫人与厄大叫通姦杀死姑娘胡氏人頭不見是真只求老卜饒命清官面听与周氏口供相对

[黄清官]

[听見你如斉招認]

[却与那]

[丹]如亡夫

[那知道]

[周氏說]

[旁边画下一喷妄]

胡氏贞姐貌超群

[王等是丈夫起的名]

[所生一子年十岁]

[厄大叫]

[看见贞姐十分爱]

[向奴商量劝他從]

那知胡氏他不允

[他說道]

[是姐妾也要贞]

倒宋礼当再妇遵

[岂可作]

[豬狗畜生那事情]

汎且我

[断不肯]

詐辱老卜欺孤傷風

[九泉之下仗愧容]

[二品之妾非朋比]

再若威逼难屈耻

[恐他声張怕不好]

[死后如何見主]

我就前去把状鳴

[丹]把你好妾兩私通

[周氏]

[奴亡夫]

[身边留下一喷妄]

胡氏贞姐貌超群

[所生一子年十岁]

[王等是丈夫起的名]

厄大叫

[看见贞姐十分爱]

[向奴商量劝他從]

那知胡氏他不允

[他說道]

[是姐妾也要贞]

倒宋礼当再妇遵

[岂可作]

[豬狗畜生那事情]

汎且我

[断不肯]

詐辱老卜欺孤傷風

[九泉之下仗愧容]

[二品之妾非朋比]

再若威逼难屈耻

[恐他声張怕不好]

[死后如何見主]

我就前去把状鳴

[丹]嫡妇哼眼果是真

故此才

[特他来死赴幽冥]

[厄大叫]

[我商量要决断]

周氏說回老卜周旋胡氏贞姐哼眼如今厄大叫商量活亡特他来死不知怎样把人頭不見厄大叫随設計脖尸負移出城去不料今被老卜查出吵闹厄大叫随設計脖尸負移出城去不料今被老卜查出拿住若不信只问厄大叫便知端底老卜听罢氣的肝肺俱作怒髮冲冠大骂要妇有恶满天世间决有此等无耻之妇虽万剐凌遲难尽其罪老卜恨罢又往下问那恶妇用何刀将

[周氏說回老卜周旋胡氏贞姐哼眼如今厄大叫商量活亡特他来死不知怎样把人頭不見厄大叫随設計脖尸負移出城去不料今被老卜查出吵闹厄大叫随設計脖尸負在家不便又怕黑夜宽視拿住若不信只问厄大叫便知端底老卜听罢氣的肝肺俱作怒髮冲冠大骂要妇有恶满天世间决有此等无耻之妇虽万剐凌遲难尽其罪老卜恨罢又往下问那恶妇用何刀将

[丹]你把擎住上了前[代至衙门我向明]

[如若是]

[本院的]

[受他賄賂罪不輕]

[三木之下要残生]

[代只一件听我請]

[私下撇放脫逃走]

[申承差]

[一齐口内說不敢]

[小人们]

[天胆不敢把私狗]

申承差一齐叩頭口尊老卜小人们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要他的銀錢也不敢犯老卜的王法再者小人们都知道他是奈人的凶手又是奉旨拏的御犯问老卜在平仔后糊涂人难道說不怕要命麽老卜问听心内吹喜好这便才是吩咐内司

每人賞十兩良子是內司茶衣立刻取來賞兩車承差每人
賞良十兩車人一齊磕頭而去大家商議內中頭目趙有明
說這厮大斗山惡多端勢力甚大這件差事難以如何是好
只怕擊他事言罢就有伙伴們一齊鈍高奎立時咚咚張方和
兎來風周沽生草鴉天王刘敬亭等一齊開言講話
水野仲
叫一声
听罢頭目一夕話一齊開言把話云
長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趙頭兒這話你說錯
為什麼
才才老下在堂上吩咐言詞狠圣明
有甚事
自有未下去担承
泰他是誰只管前
你我幼
李勢此時不施展
難道說
裝在袖子里面成
就便是
天塌还有大汗子頂
廂出飢荒有大人
你我又害什麼怕
老下為人物不明
從来不怕勢力天
他的那
胆子真有巴斗大
要擊要人厮大斗
硬擁宮主紅車輛
何況这事值个燈
內有大把刘佐尊
不是我
草鴉大王說的大話
那此个
偷猫盗狗的鬼我京
吃細錢
晴光場
被我擊的月了魂
我已管
又得美差又想個
帝人商吓說有理
借大家快去硬進城宅捡擊惡人
在家中守寡
他听見
生的千嬌百媚
声名不淨動邪心
厮成了
厮天井
若大家業廣金良
專以賣俏把姦行
偏遇着
惡人打脚入宅中
就与尚氏勾搭上
後来見
胡氏更比尚氏美
恐奈那
貞姐兔然是處妄
有此个
借着万安宮主勢力
不知作此正経事
迎接家人作引線
私通日久情更深
一心謀幹也要發洩
謹遵如通不肯從

姦夫淫妇嫌碍眼
　　两个人
抓在循环针对针
叫見万岁把宽伸
　　将尸身
　　心想着
只竟坐臥不安寧

　　　　厄大升　　又恨胡氏他不從
高量把真嫂亲死　　怎知道
神鬼默佑化白狗　　将人頭
厄大卅　　装在缸里面存　　假冲宫主進事用
拉出城去完事情　　這日在正家中坐
　　此打聲　　办事的走狗進城内

合周為從小見奶多病是他姑娘姑娘老成人
　　他姑娘　　現在滿城里居住　　我小弟
与他姑父是内亲　　姓范有甚是名字　　素日向
我們相好来往行　　在下此去時他見
任憑什麽天大事　　狗有他
　　厄大卅　　商听有知此事大
賊人胆宽不必言　　听見有
　　連此的　　口内此把先生所

就煩大駕走一程　　将这周氏太亡事
真若能完時賊定　　我情愿
　　胡可立　　接言口把大了叫
　　到論那　　一千两与二千两
　　厄大卅　　叫道先生你不曉
人命関天非小可　　急去才好大遲停
四卷大卩說的是　　既如此
我今与他钱了去　　要打現錘立嚨不
　　如他打点去舒通
千两相謝恭報情
相謝二字且莫云
等我回来再议論
此事重大休看輕
　　胡可立
快将銀子預備停
　　他到今

書的先生胡可立前来說厄大卩不用着急若提黃处通他
是我们順德府河県人氏為人吉执只有他一个姑母与他想

　　見不限商到有准　　常言說
来公厄大卅有知有病那里还心疼銀不
两另外又拾銀一百两零星使用胡可立
言厄大卅打点先生去后心中思想这件事量来也無妨只用
我上京鎖拜门路把老黃弄吊也就不
然思想只見得用的家人馮順前来說
处道衙门内卅這事亦係為意只用多
上下打点仕要什麽事也不与大卩相干
厄大卅商听方才放

　　使財消災不虛云

心忙就叫馮順拿我的支銀子的折子到利順銀号內任你支取
使用如若不幻再到通順粮食店內支使馮順接了折騎上肥
騾而走馮順登時未到通衙內將書辦役打点清結時
銀子花費了不少這才放心替主人完了這件事列位明公這
位黃老爷就法如山衙內內書辦役為何敢要錢呢其中有
个原故

原来是

素日為官多忠正　清官老爺有思想　人名樹影人个向
不受民財受賄銀　黃金印

又因此事多重大　倘然怕　官戚利害另生心
厄大叫　黃
故此想定穩單計　若是脫逃無踪影　雖以於拿了不成
只有要不許打点　吩咐那　書吏衙役擬吹吃
打点官司大亡要　朱等使用我不嘆　厄庄頭　逃撫任從行賄銀
衙內之人無不喜　所有的
厄大叫　太平办　使用安穆又放心
只說是　銀子花的却不少　可嘆不敢去路名
向氏家人未打点　為替主母把單輕

忽說了要　要人只應這一向　花費到有数万銀
全不想　为我事情無益处　便宜了
走狐衙內撞木鐘　厄大叫的這宗良办　這宗錢
使用才等改口声　黃老爷審向周氏的口供也無得從了一句被那些把了空
要得向氏口供也不能　厄的想去吃喝樂　莫說了事不能自
厄大叫的再沒那麼可吠別說不能了事連
黃老爷審向周氏的口供也無得從了一句被那些把了空
窩的亲友們报知了厄大叫這恶賊還是瞧喜欢以為為衙

门使用如若不幻再到通順粮食店內支使馮順接了折騎上肥
騾而走馮順登時未到通衙內將書辦役打点清結時
銀子花費了不少這才放心替主人完了這件事列位明公這
位黃老爷就法如山衙內內書辦役為何敢要錢呢其中有
个原故

原来是

素日為官多忠正　清官老爺有思想　人名樹影人个向
不受民財受賄銀　黃金印

又因此事多重大　倘然怕　官戚利害另生心
厄大叫　黃
故此想定穩單計　若是脫逃無踪影　雖以於拿了不成
只有要不許打点　吩咐那　書吏衙役擬吹吃
打点官司大亡要　朱等使用我不嘆　厄庄頭　逃撫任從行賄銀
衙內之人無不喜　所有的
厄大叫　太平办　使用安穆又放心
只說是　銀子花的却不少　可嘆不敢去路名
向氏家人未打点　為替主母把單輕

屠大卅听罢家人的言词不由的心内也有些毛ㄈ的狠不能立刻就要逃走伏又有些说不出他既受了打点的银子无数焉有不与事之理想罢眼前难缠他如何放来拿我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万安宫主的左膊疼他就有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得罪宫主娘ㄈ况且我花了一地的银子都才点通了真说老黄连忙扯卓大老爷都不敢把我怎样况且有多大的横衅贼正与家双说话只见又有家人来报说田大爷外面有急ㄈ家的膝五爷前来要见大爷的信息叫他进来我哋家人答应去不多时时那人令到书房相见坐下只听滕进贵说屠大爷在上这件事情当日原是我们将你老人家请到我们家中与太ㄈ成了此事如今这个事情闹到这个田地必定要拿我们太ㄈ偿命环外妇们岂肯干休必定要拿而去今日中人前去打听老爷把他们捞了一捞子把游都抄出来了死活未太ㄈ尽知实把老黄还不依又把王姑娘腊盈手剁奶ㄈ女夜又黄三嫂俏皮李姨ㄈ风仙花三姑娘俱都捞了大爷想这件事怎么好还求大爷怎么救一救才好也是我家太ㄈ与大爷好了一场岂忍瞒着受罪屠大卅闻听说滕总管你元来不知道听我告诉与你

屠大卅　口问叫声滕总管　你元来

你们太ㄈ　既然与我屠某好

不知听我对你云　在暗中

再说说是不尽ㄐ　实言告诉你知晓

俱各料理办事情　银子花费数万两　各衙门内打点通

五不曼　大爷出名踊跃而　只说是

太ㄈ家中花费银　原何如此竟反获

岂有此理人不明　非通说

实在令人动疑心　我想这

保定府　罢为大概了不清

走通门路非大情　一定要

我才见得你们事人　我一怒

叫他回家抱娃童　那时方知我利害

后悔迟也用不中　滕总管

不必着急但放心　我不过

段日你　已嘱得信完事情

屠大卅说滕总管你就回家去罢等候有消听信是滕进贵恭ㄈ回家不表单言屠大卅想了一想暗说这事不好他既大胆竟把我拿去如何是好料想此处不是他对手须得如此才好想罢连忙收拾装了数千余两偷ㄐ家中的肥骡大马代领家童连夜投到赃马府中将他的所作所为尽都陈藏竟是一面之词谁肯说

连夜明日将京进

谁的不见苦不一ㄈ的就言把一仗付马说信留在府中商议替托情向回南六大部去说只要把这事免谢银一千两屠大卅是实心乐意这且不言且说秦命拿恶人的承差那敢怠慢

赵有刚　代领鄂计事人等　要拿恶人屠大卅

知道他在城外住　一齐的　都奔恶屠家内打

兆傅地方与里长　告诉其中就里情　特拿在头是屠姓

二人闻听吓胃魂　暗ㄈ说这道老丁真胡闹　竟是茬火自烧身

庞大尹如何拿得他呢
乃是那 這些年 遠近無人不知間
皇粮庙頭非等尋 当今万岁亲生女 万安宫主
别說他是一巡通 又有良不有勢力 此处官吏将他迎
既是上差姓由已 此处的 撫院大人敬如神
不敢多言引領们 丑丁人
要時间 到了恶贼居住的门
頭目先就闻言通 而見晴官黄大人
大尹在上請听清 小的等 奉命前到庞家内

傳齐鄉約牌頭等 撫人夫
務必日夜守着守 今万的
有人出来若要進 只管拿送衙门
处通尹吟咐的話 大家留神加小心
一定尹与有賞良 說罢有拉令奴走
只說那 康妻齐進衙门内
赵有刚 頭目先就闻言通
大尹在上請听清 小的等

去拿恶人庞大叫 那知恶人已逃走 現今並未在家中
小的等 即令地方保伐慢 撫人夫
尊賊宅前后门
趙有刚說四尹小人等傳齐地方撫夫将他前后门圍住不
可令人出入如有即责拿進衙小的们责了四丁家奴前来
名叫胡鬼刘超齐帶庞忠見尹而說 晴官闻听不由的吟七
大吠說本院早已料定恶賊絶不敢在家一定是逃上京
躲藏在宫主府内希图逃 死全不想家口遭殃本院量

到此之際也賭不得強梁又听地方郝天貴里長李万仁大嚷这
巡通衙门黄尹差来的上差尹们快七請出庞大尹来完事
要人齐說我家大尹早已出外不在家中中们不可往里混走
承差们如何肯依把男女追向俱說不在家中
中承差 追向庞宅男女等
恶人逃走未在家中 赵有刚 向伯地方闻言道
要你留神仔細听 庞大井 既然逃走無踪影
他乃是 要紧的欽犯休当輕 倣即去

尔等这件事恨能办得来可急七進衣上京拖他一个迟雷不
及掩耳说然你等不便進宫主府拿把想他倚仗宫主有
勢力絶不限防定是出外閒走可以於拿前日為责法拿的
王玉他与庞大井相認也叫他去時切賄罪随令書办写了一
張奉旨於拿庞大井的批文拘着文难拿即到提着衙门呈报
晴官下 此令書吏将批呵写 如若是 交与那
承差前去拿恶人 外面不准将贼救
即奉提着大衙门 投逓任他折封着 验明帮助於大井

倘若是
尔等要
拿不了人来我知晓
一齐向罪の监中
尸把批文往下递
快去取
立刻取来手内拏
急忙
附马得知府批着
受了飛賊他賄賂
查出状貌在公庭
承差答应中间们晓
承差接过拿手中
五十两与贵他们
承差磕頭接良两
收什行李不代曼
不可時独順理行
私下纵放去迎走
还拿尔等中间口
不敢胆大把私狗
走了又把内司叫
手下答应不代慢
迎关走出道街门
昼夜向

竟奔北京那清停
令人持
这書中
三百五十里路程
门上人
行李内有出个油纸包
且說那
飛宅家奴人监中
单言奉命审差人
逃了芦沟桥一座
捆住搜检要明着
清官才发承差手
走了出来
不敢就捆連夜走
迎关竟奔彰仪门
捆住搜检要明着
油纸包尔不放行

申承差昼夜並行三百五十里地两天一夜過了芦沟晓月城
来到了彰仪门上捆住搜检审承差說我们是差上的並
無私貨门上人那里肯信說你们休要胡說一定是奸細快
快实说不由分說动刑拷打承差說我们若担的住就动刑观着此为
要动刑观者那鞭起有刚說你们若担的住就动刑观着此为
是机密大事门上人闻听此言連忙說既無私貨放你们过
去罢起有刚等方才進城大家商量起有刚說闻听皇主府
在定府接居住我们如今直到紫国寺訪向审人回答言之

有礼說罢往前而走审公当年这个紫国寺到了我国大清改
为難国寺且說承差一直前行到了紫
定府在此闹大货铺内中認得承差双鞭起有刚的誰不奉
承迎通衙门的差人随借居住下打听宫主府里光景铺内人
說若向宫主府又是定国公府抵盛权利害誰敢在大门上站一站真
是多着一着剜眼睛用手指一指剜了的利害你们向他何幹承差
說你们都是衙亲說来罢也無妨听我告訴你们知晓

趙有刚　先就闹书呆講話　叫一声

审位卿亲你等听　此乃机密事重大
若是外人也不敢云
現有批文我在身　就是僭们保定府
倚仗宫主有势力　無有不幹尽知闹
犯了人命大罪案　差派我等把他拏
要帶去要拿救　已経逃上北京城
听見說　那知他　必須要
才听真实方可行　藏躲現在宫主府
令在宝甫亲借住　故此相问指教明

闹内人
掌柜人
这宗事情费精神
他与衙门官吏通
这如今
拆進府中去拿人
下手之处却难行

闹听一齐将眉皱　半响闹言把話云
口内連把上差叫　依我瞒
屁大卅　那人我是深知道
既然藏在駙马府　諸人敢
本来闹的真不好　誰人敢
我想真正是难事　竟無个
與法與天难相云

趙有刚闹听說通衙亲哪难道他不出门来不成铺内人說他

要出门或上前门或上崇国寺的南上来你们下们须得细心
打听正然说有只见进来了一人南内人说正好陈大下来了
向他便知事公这人就是陈得才因为陈咬金把使女救雪
的脑袋摆在当甫被院主内陈咬金要就当甫内东仗宫主的
势力皆因个命阎天赐了两个万更人五十两良子叫把人头掩
埋陈得才见财起意逐将吴进禄掐死一个全入瓶里在一处暗
上京来了不知今在何处我们意欲寻他情他走上京投在宫主府喂马今到大贵南喝酒一兜了处通
街门的承差心中就有些发毛才要讲兜双鞭赵有刚一把揪住

说借问一声何必就走陈得才到底心虚说列位打那里来有
何话相问
陈得才 心虚不由京又怕 此说通
承位何事到此临 请你们 到相府定当差役
一定是 有什么差使难诚中 不知何话要向我
如若我 知道必然告诉明 赵有刚
回言说通差使有 不等什么大事情 雅已瞒哄请坐下
你与我 都是一铣土上人 陈得才

说通既然如此搪
那宗人命怎么差
生来为人多灵透
当铺打更的吴进禄
连此接话稳其心
其罪都坐陈咬金
秋后处决斩犯人
陈得才闻听承差的话信以为真通放不在心上大家坐定赵
一事我先向分明
已拷来拷告诉我听 义聚当
见向明白八九分 赵有刚 就知道
是他掐死真又真 恐他害怕脱逃走
你今要问当甫事 人命等
已经定案等完了 也不通
陈得才闻听承差的话信以为真通放不在心上大家坐定赵
有刚说如今闻听说尊驾是个汗子如今有一件事情你若肯
帮助事成定然重重相谢先拿几两银子使用去陈得才贪了
双喜忘了然肠促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信了赵有刚之言连忙
向说且说向是什么事小人知道无有不说何况还拾我良子
双鞭赵有刚说就是什么要紧的厄大下闻听说他夫人家
上京来了不知今在何处我们意欲寻他情费用不
知往处陈得才说这件事若问别人不知若向小人方知这厄大
下昨日新到如今现在宫主府居住若要成寻明日是当面

寺大南必来上南就可以见面双鞭赵有刚向明原由连忙说
既如此陈弟二的你也不必速去
赵有刚 口中叫通陈弟二
不必去往速处行 陪我们一陪在南内 大家仝饮酒到仓
陈得才 接言说我不能句 还要喂马是苦生
不瞒下们实言讲 我回去 你也就
赵有刚 腹饥恕容说别走 你想喂牲也不能
且请你 代上素珠再言讲 说有叫声弟兄

陈得才
我又不仝念赵文
赵有刚
哥见们留神忽心
但则见
仓在得才脖项存
人命恐脱怎得能
后悔迟也用不中

心内糊涂说楞话
恰我素珠代何用
也不答言也不理
这是差事着他走
走过一人手提贡
告诉你
陈得才
且说那

申住下
望乞下们讲分明
叫一声
时他贡上才放心
说哪已
官司犯了正要拿你
这才心中害了怕
承差头目心欢喜

說伴兒們
双鞭趙有刚說哥兒們真是万也想不到巧得这一宗差使又得
庞大升的肉息等是巧中巧合該你我成功事人温茶正是言畢
大家吹毒飲这一天無事此書再断到了次日初七日申初差大
家吃了早飯急忙到定国公府门前动听了一遍留下認得
庞大升的人刀是王玉不多時只見他慌忙張忙前来說来了
也趙有刚說你認准了是他方王玉說不錯是他事人說
就迎上前去拿住趙有刚不可也 吊着欢說别在大街上动
合該你我把功成

手那一拿没了到不好等到庙里動手方才放心事人一齐
点頭往里所走但見那天已有掛午的時候庙上買賣俱已
齐整真是人千人万用心嚷也往后再有别詰别的只見庙上
那些頑意兒就不少事若人往庙内而走那認得庞大升的
王玉說那不是庞大升在估衣摊子上打架呢正好動手更大

悪人明然進庙内 猛然見
打的那 孩子乱往人空摘
一齐現睛
且說那
一个人赶忙一孩童

跑到了
說太下
向通述了告訴我
庞大升
有我劝他莫吃亏
赶上前来劝神
說通息怒且從容
那人回言說罢了

庞大升的怀内不放松 哭啼声喊叫
快救救我了不成 庞大升
我爹来我要残生
孩子說 你爹来
回答說通不用怕 氣哼
說有只見一人到 庞大升
揪住孩子还要打 庞大升
尊駕看着我薄面 饒他这次感大情
若不着

說罢手拉拌场去
要飯良子不見了 連忙向
估衣摊上人言詰 你良子
这个地方非别处 敢来說訴不得胜
那里肯依要詰打 申者人上前来相劝趋势动手要拿悪人

申公你通庞大升的良子怎麽丢了呢有个元故方才打孩子的
刀是瞧戏钱的二人設的巧志打的那小孩子故意往庞大升
的怀内一揆蹬身乱摸就把银子取去了闹言未叙且說大
升把那打孩子的劝开走了他来到估衣摊子上要取良子
之時方知不見連忙向說我的良子呢讀估衣的說你的錢
子在你胰内代为如何向我们这是什麽地方你敢来說訴
庞大升說休要隋口胡說誰来說訴說有就要上前动手
詰打单言王玉認得庞大升上前相劝申者也就上前动

說你就是庄頭庞大升麽我们時来請你說罢一把揪住拿貢
就拿庞大升如何肯容人鎖拿就要詰跑趙有刚如何肯依
說業障你的作司犯了你还詰跑庞大升暴跳如雷說啊好大胆
你们竟敢拿我这不反了麽内中就有宫主府的人不知庞大升
是犯重罪今見有人要貢他如何不恼一齐上前大罵撒野的旧
徒们这是宫主府的庞大爷要貢拿我们上前就动手詰打
申承差一見大嚷别动手我们叫的是差使那些人如何肯听
一齐上前混打申承差也不惧怕有上前動手的尽被承差打倒得

便時厄大升貢起內有人报宮主府去了廂中這一開撇挤的人山人海一般有本地的差人商听廂內有人將宮主府的人貢起不由的心內吃京

京內的

領拿宮主府內人 差人听見這个信 竟有人
大家連忙跑進廂 向前丁七語高声 叫道朋友貢錯了
快此放了是正經 合該你們要惹衬 如何的
赶貢宮主府內人 你們是 那里来的真胆大

也該方近細打听 我們都是保定府
必通衙門把役在 拿的就是厄大升
知道他在宮主府 身犯重罪時我拿
崇国寺內恰迎見 京內的
差人商听話来的硬 說道是
帶位上差話如此 見七我們上司尊
承差一齐回言道 有要熙見何必云 不言差人廂內話
且說那 宮主府內呈报的人

且說宮主府中人急忙回有叫內侍進內稟明說在頭厄大卅上廂被外来的人貢起来了駙馬宮主叙話商听此言心中不悦說我們的在頭是何人敢領吩咐內侍你快去立刻傳家將進来的城內侍答应走出急令車都將前去向他們是衙門里来的厄大卅貢起来了駙馬定国公正廂宮主叙話商听不表書中單言双鞭赵有刚虽然拿住了厄大卅也須稟报楮衙門連忙令夥伴草鸡大王拿黃走卩拾的批文到报楮衙門呈脸掛号好押犯人出京

代領廂 我們府內見貴人 这是差使上司派
我們也 並非私自敢貢人 那事人
回答我們全不管 到了那 宮主府中各分清
言罢当先頭里走 后跟廂 承差領拉厄大卅
出了崇国寺東口 竟奔那 定府楼的胡同行
厄大卅 見此光景心欢喜 暗七說
駙馬傳唤必有因 一定講情要救我 量為那
必通不敢不应承

厄大卅服內暗七說这个意思一定是駙馬要救我七料着這点兒官司駙馬講个情必通别說不敢只怕不好意思的不在罢他如何若得起付馬后宮主二位千我主意高早七进上京来正想之间来到府前稟将進去付馬說你等原何拦散净等教命一齐進見帘承走向上磕頭付馬把我府中的厄大卅貢拿是何道理京師大地豈容尔等胡闹双鞭赵有刚見向連忙叩頭口尊付馬卩在上容小人細稟

赵有刚 未習商言先叩首 口尊公卩在上听

小人等 奉保定巡道命 並非私自貢拿人
厄大卅 犯了奉人重罪案 因宗王陆不順情
又且他 保定一代人亡曉 倚仗有
宫主势力乱胡行 軍民百姓無不罵 所作事
肖氏夫人两私通 如今他 又占故去王巡撫
周為節烈不依從 後又愛上巡撫妾 胡氏女
屈死冤魂不能散 天卅肖氏合商议 持刀奔死欽祖
偶然出了性事情 有一隻

白狗叩叩如女音 在正德 万岁驾前把宪仰
皇下立刻降聖旨 万岁驾前把宪仰
欽限紧急拿先手 保定府中各衙门
署理巡道仇民情 幸得察院黄金印
假說是 满城查訪無处尋 和闔轿車人保護
他的胆子真不小 遇見了 黄金印
宫主娘亡要出城 上前掀下車簾子
硬自攔住不叫行 那里的
仔細留神驗假真 宫主娘亡賣人駕
都是那 大卅定就巧年冤

趙布刪說小人回公下那巡道黄金印的胆子真不小硬把車攔住親自動手把車簾子掀下一看不是宫主娘亡車内是一丁大色黑全人搭出才闻一看却是胡氏的尸首立刻領拿肖氏窩宪方知仇厄大卅私通時節妒杀死定計移尸負出城厄大卅見事不祥才迎走上京小人们今奉黄巡道差批領拿果然厄大卅現在京寓中被小人们拿住如今公下叫拿便拿不叫拿仇公下留下小人们即刻回去稟知本官知道再作道理公下再若不信請小人们也俱沿在此处只要公下就的住只管

欽奉万岁說巡道衙门拿了公下府内的左頭丁一夕話說的明明保印昌半晌無言 这胡馬 听罢承差一夕話
半晌無言不作声 腹内暗亡況音想
今人為难在心中 若說那
畧他们 如何拒有敢拿人
說的話 囫圇硬証氣壯左
又未見 鎖拿犯人推照批文 要說是真無碍
徐印昌

家人說罢不仞慢 心把批文往上呈
接在手中只一看 把一位
定国公下啼昌魂 徐印昌

游龍傳五十

財馬徐印昌接过保府必通的批文一看吃了一京
来是奉旨拿庵大升这还了得吸吁信了庵大卅的一派
謊言并出大事来想是連忙令家將取白艮一百兩向趙有刚
說原差奉爺不知庵大卅有如此的大罪特傳你等前来狗向
今既如此这是白艮一百兩你等拿去吃盃酒罢趙有刚大家
領謝此書三勇斷回把庵大卅領出府外回有提搶牙门的差人
那解跟隨先到大貝青領陳得才一仝押解到了保府必通牙
门禀近去黃老下商听回中欢喜忙分付書吏寫了帮解押到
的回批打發差人回去不表且說黃老下立刻升堂傳齐一干
人犯听審老了这一卅堂告庵大卅的状事回不少了一張ㄈ的有
二三十張老下瞧已着畢恨的咬牙切齒說好一个万恶的賊
人真是刮之有餘老下正然思想只見那些犯人俱已收到堂
前跪倒老下一見庵大卅不由動的心中大怒說恶賊你把從
前一往之事快ㄈ招来庵大卅着光景不善不敢隐瞞一点
部招承老下令書吏寫了口供拿下去叫他画招此書勇
断陳得才招承斋才宰命掏死收件打更之人請官下

向明犯人供各定了罪名仍交請苑具知县成去入监不表
具說黃老下立刻請旨

請官下　　各案審清不代慢

面見正德万岁駕　請旨發落事人犯

呈請刑部好行刑　担延日期恐有变

若要脫逃了不成　万一要

那時反遭受罚折　思想为

勇去行刻恶贼人

立刻要

一面里

庵大卅

擱下大情将他救

早ㄈ除却方才好

还是私行来打扮

竟奔到船旁门
從南来了性事情
老下不由動疑心
　　急忙回
到了跟前仔細看
穿的却是細緞裁
　　將这妇
黃老下分付左右將这妇人貢献衙门着守衙役答应一齐上
前把那妇人拉下驴来立刻上貢且說黃老下近了旅店見
了乘大日只見戶周公說皇下圣駕不在店中要到外边遊玩
ㄴㄴ不令人跟随暗ㄴ自人打听說皇下在孫長 守备井店
中請官下說話無如此皇下私行令人放心不下
　　請官下　　眼掌
列位大人在上听　皇下私行一人去　先人保駕不放心
　　倘若是　　再見凶惡中土坝　京師圣駕了不成
戶周公　　商听伐咲回言通　　尊一声
　　一来是　　伏賴主上洪福大　百灵相助戶佑神
　　二来是　　土豪要坝小人等　那不侵正古人云
　　況且离此不甚远　　角人打听仔細听　是然有甚凶惡事
　　你我易得信合音　　　　清官說
　　我旧在　　　　店中等候圣駕临　接下車日且不表
　　单把那　　　　正德皇下明一明
且說正德下在店中等候黃金印貢拿惡人好消節妇报仇
又听說到長井店中有个限表保子家中有个妓女名叫到
翠云魚是妓女总不接客打的死去活来
异故此才去着ㄴ不多時来至店中店家見皇下是个畢情
的力扮相貌威嚴連忙跪起身来說畢情真異差
說為畢的来晴一晴到翠云那妓女店家向听不住的推
頭摆手說不中用ㄴㄴ
　　將長守　　听罢正德一夕話
摆手摇頭把話云　畢官要着那女子　及至他
　　到翠云　　还是一个黃花女　　分付左右休代慢
　　並未接客把宾迎　　有一家　　但見他
　　南坝天　　是他棹号人尽闻　　才主員外名周凤
　　白艮正ㄴ三十两　　净角女子買花衫　川伐等項不在数　　拿为那
　　另外有　　梳左他的五两艮　女子还是着不上
不定依從不依從　　恕我愚出不会說話　得罪畢官休動嗔
依我观晴尊駕你　　未必能有这个艮　想来也是白着ㄴ
樂眼不能樂其心　　再为那　　張老保先為人物
　　棒大鞋　　晴不起人架子流　　專意迎接大財主
　　等閑人　　輕易难近他的门
　　这般光景不入眼　　依我說　　不去晴着是正经
　　着家說畢官你不去也到罢了倘然他不来那到有好他有許多的作主说皇下闻听着家之言心中討了无趣悔不能
不悅說他所伏有那是何人着家說大料你也不認得伐我
料提八位你听ㄴ一位是快手頭兒馬是一位是掌鎗的
武文章一位是淨街虎唐朝相总說了畢都是些有

听頭的人皇下說这几个人為單的都認得你只管領我前去
着亡若離見这刻翌云田是花几个你也是樂的在家既
然如此隨我前去
猪長寺
慢款尤步隨后跟
店家大叫語高声
有一位
請近房去献茶更
衣

正德下
說罢迈步先走
不多一時来的快
只听那
張媽亡
快亡出来休伐慢
近处之家到来临
特又明亡卡姐妹
尚元單官心一喜
倘若是

人亡的
那个人
一齐都向在四中
内尤日仔細現睛娟家妓女一大群
眼周全花脑伐疼
方才平安器定神
正德下

皇下尤休内丁坐
伞人不晓何元故
趁盖大坐在上高

仕田若干静全民
慌忙的
是个單官打扮原
俗語說

張老保尔
走去舟未着分明
他先田

责葬在何书迈族
只見那
作责作買来逛门
正尚姐们豆口唇
不由动

商听店家連声叫
見皇下
心中有点不受用
难論富貴尚貧穷
屋内現有几个人
迈步人
一團高兵正取樂
眼子斜扎一般素

心中不悦不敢云
迈此个
女婿
周员外
皇下說
姓周乱然倒句着
如今偏要睛定了

皇下走近房来見那个班力之人不少一个亡
响的外面坐着去買手人出去不表且說皇下見那此妓女一个
个全不相原張老保子把这此姐们都叫至跟前与單的
叩頭一旁侍立皇下付又向尤日仔細現睛皇下付又向尤日
仔細現睛皇下不有尤而好呔心向張老保子問言說那个
你家这此妓女連一个好的也无有你把那什麽列翌云叫来
我着亡張老保向听此言心中不悦
老婆子
听罢正德皇下話
不由的

这女子
老婆子
有古說
張老保
这位單官到有用
列翌去
不肯接客后迎宾
張婆子附内說我想周员外鱼然受上这女子他是伏有

你要多少艮共兩
听見皇下一夕話
保尤愛不話不假
心中不言心情想
他說若是着中了意
我想鱼然田打死
立刻替他田贖月
心中活動有几分
小娘俊俏却是真
要多少立刻田給艮
他也是

势力人不肯多出艮子我着这去军的到也罢了他若现扣
出艮子来我好拿主意他又是先要晴心中了意把才放艮
子我家迟些较女他又着不上眼单要着亡到翠云我想南
姆天周员外他还不肯接呢想来这去军的他更不肯接
吩到吓我心下好生的为难

这婆子 附内思想时多会 反觉为难在心中
寻思半晌间言道 吓声军官你是吓 我家中
花朵究一般年女子 你都着为不如心
到我家 五来接过一宁客人 他本是我新才买
我婆子 工夫下的也不少 竟没有
排出他来气死人 打了一宁元其数 总是牛心不依从
现在许多人息了爱 他是宁 女孩兜中着不顺心
闵暗为 员外周卫要抵挡 恐他是谁不敢去
员外不愿再议论 单官占且请回去 等为那
或是晴着或桌心 那时节 单官你来先妨碍
皇卫而听尤心想 大吓喷子乱胡云

分明是 晴不起我为单者 一尺说言来哄人
要他是谁全不管 为单的 偏要晴亡女钦裙
你若讲 势力大署他难比 恨一恼
不吓你在此为娟丑易客

张走保子闻听皇卫之言哪的动了宁冷战正然呈晴只见一宁
女子距特近来大吓宽在啊单公此乃是刘翠云喊吓这女
子闵父母双亡被他姑娘周氏拐出卖在烟花刘翠云是良
人之女听说卖在烟花卷中有知必死日夜祝告神灵梦

偏言说通不必苦裹煎只等一单官要得宽他报尤风令
亚山

这佳人 醒来仍细沉音想 晴说道
乃是神伏指教明 莫非如 按了单官侍奉守
方能报仇把宽伸 若不是 善萨恩恶警教我
吸吁一命赴击泉 在房中 亚然走保来折挫
打的通体痛难禁 听见外边吓接客 元来却是一单官
娟单姐们全不好 只要晴着刘翠云

走保子 拿话难托不吓见 佳人想起梦中言
神伏圣语写有假 考单的 必是双家旧为人
想罢之时往外跑 大吓宽在不逃声 这佳人
喊吓声音却不小 张婆子 一见不由氧满胸
大骂贱人好兄礼 谁许你 私有出来旧见人
说着迈步来上去 嘴巴奉颈一路打 女子颈沽不放松
正德下 一见不由尤心恕 佳人悲痛石跑声
叫一声

婆子兄礼了不成
皇卫前见张保子痛打那女子尤心大恕吓一声老婆子你好
生无礼他来见为单的诸话你为何打跑在若如此为单
的决不饶你张婆子被皇卫的神威通住不敢动手刘翠云
这才上前在皇卫的面前施倒只哭的悲声惨切皇卫观刘
翠云果然生的美魄尤心甚有怜意速忙闹言说那女子
你姓甚名谁只见那女子眼含悲泪说单官太卫在上奴家
姓刘名吓翠云父母双亡只有兄嫂在家不料被周氏姑娘

特奴誰出責在烟花之中奴是良人之女豈肯為娼妻保子
日夜拷打奴是執意不從望乞單情下將奴救出火坑
情願侍奉從一而終若拿住周氏死而无怨說罢哭的聖
情未正德下聞听此心大悲

正德下 听罢佳人一夕話 只气的
尤面焦黃似泥金 說道是 恩將仇報多万惡
世间女有这等人 若不將他拿尸住 万剐千刀氣不平
叫一声 女子只管將心放 為單的

但不知 貴的貝標良多少
女子說 奴是不能知詳細
貴貝又的可為憑 皇下回言說有礼
伐我出時取良子 交与娶子完了情
他也是 半信半疑在心中
現在拆住老奴人 占且不能受打罵
女子正然沉吟想 只听得
從外面近来男如丹个人

列翠去正然思想老保子被單情拆住占且不能挨打只听一陣
乱嚷說姑娘在那里ㄈ列翠云向听說單情太下这是奴家
的哥ㄈ声音想是我奴家来了皇下說不妨叫他们近来張
娶子向听吃一大京連忙先回跑出房来一看元来是一男一女
說你們是什方人在此哭嚷正然說着只見列翠云也回
跑出房前見是哥嫂我他不由的伤心落泪夫保子一見大
骂賊人誰叫你出来說为上前动手要打只听男女二人說媽
ㄈ你不必如此你们貴良為媽其有此礼这如今我们情愿

拿良子給他贖身使不得为一夕話还未說完張娶子反到
不悅說你们真是吃了灯草灰吗这等輕易贖了去你们是
告下天来我也不怕男女二人商听一夕話 老娶子
那男妇 二人商听一夕話 只气的
滿角嘴硬不准贖身 夫妻付内实难过 心中為难无計行
思想半晌向言通 說媽ㄈ 我二人有急无計行
我夫妻 今有几句拙言語 望乞包含請听闻

那也叫 憑他命定是前周 成事不說难相救
今怜巧 徵有一線还可行 望乞媽ㄈ存德念
可怜他 女子保安节烈貞 难為他
甘心受苦都情愿 富貴不准動其心 放了他

那一夫婦忿忿去 了我夫妻这段情 也者的
媽ㄈ終日你生氣 我妹ㄈ 免却悲怨在心中
此乃是 三全其美一件好事 望媽ㄈ
是难現有一百貝
夫妻二人說句話把貝取出說媽ㄈ这是故貝一百兩占且收
下單張保子說无周須用是一百六十两你别說給一百兩叫
是一千两也别想贖身只見那男子說媽ㄈ你休要如此这貝
良為媽律有明条我们以礼相求 你老反逼如此我要動手

只怕你禁当不起不言二人向老保子爭論且說正德尸在房中思想判罢云虽是女子保知闻门节烈不想被恶奴以德报怨拐骗良人女子为娼真正可恶勿必将周要子爭住方解心頭之恨正然思想只听判罢云的兄嫂来替妹亡赎身老保子不准在外由的大怒

正德尸　听見赎身不准的話　不由的

在心不悅大動嗔　房里面　全心高声往外叫

說那人　快近房来見為單　老婆子

那男子　口中忙把單官叫

小人名叫刘廷俊　今岁方交二十春

父母去世俱不存　祖上主居房山县

全憑耕種為生農　現如今

不料村從天降祸　小人的

收而下　落难一个女妇人

小人却以姑嫂称　未过几年双亲丧

太尸在上請听前

妻子王氏十九岁

田名氏

小人妻子与妹亡

父亲在日為行好

先父認為作义妹

这如人

現在媚门不奔礼　全人可恥氣不平　為單的

你主不給他良子　一定要贖女子身　劳他便又怨奈亲

誰敢不依大罢不能　且說是　男女听見房内話

不知是誰聲楞怔　刘翌云　口内連忙叫嫂亡

上房里　賣在烟花都巷中　好容易

等是如家田俞星　是位当單有德行人　太尸也是要救我

夫妻俩　只急的　刀劈肺腑一般全　只管去見先方稱

听見妹亡一夕話　两个人　忽然之间起恻心　却是正月初一日

小人妹子刘翌云　揚出离家无宗影　吸手把

小人急忙赶离寓　才知妹亡　賣在烟花都巷中　小人夫妻实不忍

只急的　刀劈肺腑一般全　听出单尸真实信

土產折便良一百　前来贖取共母人　兄奈何

張老保子更劝要　良女為妈不准行　不料那

刘廷俊說單官太尸張老保子不准贖身这便如何是好說

迈步慌忙走近门　單里洪流滿面皇尸問言說你不必為急有為單的再你作主

不言男女二人走近房未且說張老保子在此　喧保你妹亡速离刘廷俊說與太尸施恩小人打听得他

别眼判官馬是花實来江武文章淨街伟唐朝相这此戶别　别后有思报尸屈与他皇尸問听徵亡答呈說不妨你只管

花鬼他見皇尸硬要利剪云亡的兄嫂又未贖他亡心中无怨一　放心你若為單的办理这点小事刘廷俊夫妻二人听皇

人难以抵挡連忙去报前来再横不提且說男女二人　尸主言付中甚是疑心正然說為只听外面大嚷說限妈

迈了房見了皇尸不由的跪下哓頭說單官太尸救命皇尸　員外来了快接迎　外面有人声大嚷

問听你说你叫什麽名字前你这来门丈何不硬向他要人反　只听得　叫了半天无人礼

道央及于他那人问听口音單单唱太尸容小人細禀　說道是　不听明哈荅之声

刘翠云
这女子
这佳人
哪得弹弓连打我
杏眼钗股压下阴
刘翠云
单官太尸村事临
这人名字叫周凤
听见外面人声响
旧知事情不大妙
发时之间变色变
体似师婆冷如冰
素喝痛哭大放声
为何如此伽又京
可曾听见外边嚷
南坝天神劳尽知闻
员外素了吃一京
前来枫林会雨云
粉面焦黄似淡金
不由的
皇尸一见问言道
佳人面听说不好了
员外素了叫接迎
为人必要有势力

家中素富赀金良
哎一行强坝脱不能
这佳人
正德下
哪坏夫妻开尸此
他今日
前来定要枫林我
我今一死兒村根
拴在窓灵伸勃颈
亭边里

刘翠云听外面大嚷周员外来了只哪的佳人要寻们
说刘翠云休得如此哪的刘廷俊跪上前素拉住
氣的刘廷俊咬牙切齿说哎呦氣死人也竟有这等恶人
强逼良女为娼只听皇尸说刘翠云休得害怕有为单的在此
然说为又听外边大叫说员外来了快亡迎接只见从廊房内跑
出那些妓女上前说员外请到别房内坐为单上房内是一
尸当兵的周风心中大怒说刘翠云既是不接客元何又接一
尸当单的呢事妓女齐说不知什么无故周风闻听不由心

中大怒
周员外
女子们
苦口要把贞节守
假意拖情推又浪
到底不接也可以
不叫员外我枫林
元名火起心大怒
怪不的
水性杨花却是真
立志不肯接客人
混冲他是正经人
也还叫人怒氣平
他到爱上一书呈
骂一声
俗语常言话不假
他既然
元来是
才才要
却怎为
早知贱人是这等

想叫我
要退奴婢柱用工
我若不
周风趋说趋有氣
全不信他肯不肯
他既兄情谁有意
绑起他来交与我
然后在
周某枫林万不能
令人可惜又可恨
叫这贱人死在我手
叫一声
一齐动手莫情停
你们把他
我将他
赏了你们单人等
良子花丁无其数
世间出有真罕闻
事不为人本宇更
小子们大家近房中
小贱人
上下衣服色丁精
枫林九次才称心
流轮替换取乐心

有事员外自作主
听见员外一句话
单要奴闻听员外之言一齐奔后大家竟奔上房而来且说刘翠
云听见周风要将他色丁精光硬行好标只哪得面目更色此
走至皇尸驾前跪倒说单官太尸叫奴家怎么好哇皇尸闻
听刘翠云之言甚是可怜皇尸说那女子你只管放心有
有为单的与你作主
正德下
后宫奴
硬近房中要绑钦裙
说刘翠云休得害怕有为单的在此
说员外下请到别房内坐为单上房而来
丁当兵的周风心中大怒说刘翠云既是不接客元何又接一
丁当单的呢事妓女齐说不知什么无故周风闻听不由心
说自眼望刘廷俊
有语闻言把话云

不知你可有力量迎敵動手打來人
回言只把軍官叫太下在上請听前
小人力量却到有只是手脚太重況
周北上輕易不敢与人爭
說道是既然如此你是听
打的过人却才好別管是誰死里拐
打死十丁二十丁有為軍作主们
人急上房是俗語狗急跳墻話不假

刘廷俊 今見妹子身受辱
恨不得 要把恶人拎拏住
陷食其肉把恨伸 虽然是
当單之人話硬怔 利害一時全忘了
氣的他
冇了氣
刘廷俊左右观看並見
不表且說王氏与刘翠云暗說这一前出事来可怨方好

二位佳人心内也是担京又听外面的車恶奴一个亡如狼似
虎往上房而闖
車家奴
梗要闖近上房中
頭一个
右脚才要近门内
不管死活咕咚是一脚
正在那人小肚上
元来是

刘廷俊 一个亡
照依員外周风的話 赶快上佳人取樂心
名字叫作周大楞 撇闖篇子往里行
一溜頭
刘廷俊 有位凶神堵房门
只听哎咧咕咚一声
疼痛难当不能禁

刘廷俊 若向我 恐怕動手将人打死
皇卩闻听龙心喜 你若能 用便是
以公仔細詳情犯 总而言
全被打倒躲不能
刘廷俊不管好歹一路乱打只打的車人哎声不止丫亡挣命
正德卩見刘廷俊虽然年幼打的好快孝頭龙心甚喜闻
金口大嚷說只管打亡亡有為軍的呢刘廷俊听皇卩喝

我出门外台堦下 倘在地下心哼亡
近来一个也被打 姓李名叫李福友
咕咚哎咧倘鮮血 仰面跌倒座挨地
扎挣不起退引形 总而言
近房去

刘廷俊 今見妹子身受辱
要把恶人拎拏住
虽然是
利害一時全忘了
尋我兵器並无有
大嚷說什麽人胆大把南
翠云給我拉出来然后再与車的等账你们真正胆
声叫打把刘害忘了趕打趕有精神外面的周风見车軍
的把他的人尽都打伤在外面大嚷說
唄天員外的人打坏了小子们家内叫人去你们近房把刘
大实在令人可恨

周員外 隋破胆
車的 这周风
趙說不由心趙恨 快亡出来見亡我
何处来的真胆大 我若不
硬要唄与我的人 把你治死周姓更
要了我的脑袋也不怕 今日与你拼下拼
快心說出这句話 那知道
書中单言到是俊 惹亡禍良唄道人
皇卩一見心搁住 不要出房有為單
年軽力壮多英勇 急奈是
你看他那樹林 单薄不禁那樹林
不言皇卩劝刘是俊 少刻便叫見分明
方才外面声大嚷 員外周风在院中

不見那
大概听見我的名
想要付又一声喊
員外叫着不言語
甚麼你们不肯听
要跟
刘廷俊
来的那

勇内動静有人在
他们必是害了病
你们等
某不出来我不答
这周风
竟奔上房而来刚一近门只見刘廷俊一揚手照脸面是
一个嘴巴只打得恶人哎喲一声倒在
店家見周員外被許多人前来恐被抛刘翌云不多之時
又听見打起架来了把人都打伤了店家吃一大驚說周員外
也是刱闹為一个妓女何苦動氣打人快我前去着ㄈ連忙走
五后面一看嘚了了面目淋黄但見院中有伤的人不少一个ㄈ衆
声不止連員外也都打伤店家上前說員外下是誰打的周风說
店家了不得了我概抛的人被一个当軍的公然坝占奪了我的

心中一想說是了
不敢出来却是真
这起賊人太无情
必得亲自我動手
說罢出神一般来
刚然来至房门口
照脸面是一巴掌
这一大闹不大紧

美是我不依令人近房拿刘翌云当軍的把我的人都打伤了
連我都打了店家說他不如是員外下你毛人家既然如
此也欵不得了快我替員外把他拽将出来
邻長等 口内連ㄈ尊員外
难以寬恕把他容 代我去
任憑發落作主打 出求别把小人性
你老人家大闹起 說角店家大声嚷 当軍的

快此出来莫动停 你今得罪周员外
难道白算没了情 丑魂如
快ㄈ的 出来見ㄈ说事情
叫了半日无人礼 心中不悦代恕云
善說你们不肯听 說角迈步往上走
刘廷俊 本是氣的紅了眼
一拳頭 打伤店家邻長等
竟把那 眼睛之上哎喲一声
眼珠子打出流鮮血
咕咚的

栽出门外倒在坐
刘廷俊一拳把店家打伤只疼的死去活来只見又来了一群
人在院中大嚷說拉出把来ㄈㄈ这且不表单言黄走下在
刘翁店中候架請书好知斬审犯皇下的圣架在外又不放
心差人来回的打听ㄈ說邻長等店中有南坝天周风代顾
許多人住店中而去
清官下 周听人报知不好
要坝前来闹事情 連忙的

立刻前去莫消停

令有那　　李志龙立刻回要到
衙门之人也停至　再把我
兔跑通知先不云　若人答应不代慢
且說那　　张老保尔出了店
我为那　　唐朝相府马士龙　告訴店中当军者
要取回　　黄花女子到翠云　此書勇斷休烦叙
老婆子　　細說一便俱寿咽
马士龙唐朝相二人闻听张老保子說有人要坝占列翠云俱

傳刺司

名字叫作列翠云　生来模样十分美
老保子　　買来口子也不大
因為他　　不肯接客婆子恨
打的他　　死去活来好几便
员外周了爱上了　要机桃
艮玉花了旧不大　被一丁
不叫机桃才吹闹　所以要打那当军
列位治神听我云　北京城内当兵者

是个女孩未破身
在役那方太年心
欺朝打骂却不轻
总不舒口接客人
打着什为他作衣裤
当军坝占为首家
又有一人闻言逼
打不得的有硬根

矿心中大怒說好胆大之人竟来寻死叫声婆子你只管先
回去我们随后回到张婆子答应回去不表单言两个土豪
正占见寒宋江武文章三个人商议立刻叫了一群打将
蜂拥而来直往店后来那些军民百姓暗吃吃京說什
么人又惹为这一起凶神动了大干戈了

军民

这件事情又不好

内有一人闻言道　吾列位乡亲
到只怕　　私下想了来必怕

大模大样架子大　竟为别人大不仝
南坝天的周员外　不是什方好事情
打成一个血胡同　把一个
这一闹　　还有人命两三宗
想要出来万不能　连那妖女活不成
员外周了大动疼

想来是　　这个当军来至此　元是北京城内人
竟为别人大不仝　因為那
不是什方好事情　争夺妓女才大闹
打成一个血胡同　被伤大概四不久
把一个　　当军的堵在上房内
这一闹　　不是打死四是杀死
内有一人来再話　怨不得
小妓女　　人說今年才十五

子都打出来了张老保子吃这一京非小
老保子　　着见打伤人不少
口中大叫连声嚷　列翠云
这都是　　为你今日事闹大
员外打了胆包身　快亡去来等闲罪
难逃饶了你不成　老保子
房里面　　哪伤住人列翠云
扮面焦黄似没仝　室下一见这光景
龙付不忍在心中

全口闹言腿伐吠
打的好
亲丁他们至易容
不言皇下屋内话
迈步南贝往上走
才然迈步往里走
一见婆子张老保
用脚弼在胎堂上

婆子山嚷与怪叫
田式泥婆子鞋脱下
猛然见 从外面闹近许多的人一群

到廷俊把老保子打了
说把他掷起来到廷俊连忙用库腰伐起婆子掷起只见从
外面蚨近来一大群人内中有一人说那一个胆大之人在此大
闹媚门重公这旧是老保子三家作主恶棍说骂大家旧
要上前动手不言外边之事且说到翠云姑嫂二人见事
情闹的过大了又听外面是味老保子来的作主伐了许多
的人来一定要拿我们去打一了不算还要送官不
由的又恕又是恼恨

到廷俊 休要害怕莫担京
打的好 少刻向
亲丁他们至易容 那才知通我篇军
不言皇下屋内话 张老保子动无名
迈步南贝往上走
才然迈步往里走 一撇簧
一见婆子张老保 前见伐人眼通红
用脚弼在胎堂上 一拳打倒倘在坐
瑜奉乱打狠又动 打的一

二伐人 听见外面甲人嚷 只叫拿住那当军
罩官一 毫不为然兄惧色 他口中
只说无财没事情 到翠云 而如金帝潭员我
他嫂亡 体似推聆一般全 又听哥亡闹言语
事到其闹难怕京 我出去 奏的弼他们闹一闹
亲人候命我尼承 旧便是 见了官府有公论
雅道说 只许他们乱胡行 伐同一气伏势力

贤良为娟礼不通 旧死我也無的怨 休要连累弼别人
皇下闹听闹金口 到廷俊 休要出去弼要人争
只恐怕 双拳难敌四支手 万一要
被甲官伤了不成 正德下 捆住好吁言未尽
只听外面语高声 甲人一齐喊又嚷 房内的
快些出来是英方 现今把人掷打死 川让你
藏躲会子镜了不成 要你好汗出门外 你若是
屡在四夫别出门

到廷俊闹听外面甲人之言不由的兄名大起也雇不得死活
手中又無兵器了急将桌腿子拆了两根拿在手中
但见一了冒失鬼闹近房来被到廷俊不管好歹掄明
旧是一桌腿子只听吧哎狗了一声哉出门外甲人一见
说了不得又打了我们的人了你我大家上前才好说罢各
幸棍棒一齐往屋内而闹

甲恶棍 了了手中齐奉棒 一齐的
闹近上房仗猛力 到廷俊 一见甲人不伐是

左右手
淨身攢尽力无穷
打在了
連忙扒起跑出门
手拿木棍逞英雄
刘廷俊
一棍打空探身形
右手桌腿往下楞
吧哎哟打在脊背上
两根桌腿忽又掄
頭一个
左膀之上响一声
第二个
指望要把好汗打
將身一扭躲过去
往前一扑而朝地
吧哎哟打在脊背上
往外一路胡乱打
铜頭刘五先为重
哎哟咕咚倒在地
旧地保钱寸要神勇
盖顶接頭下楗情
那人的
刘廷俊
口中吐血月鮮紅

截倒差埃容过去
又把我们人打坏
勿必椅往上綁绳
英杰一见那容情
拳脚棍棒尽精通
今日用为真奚神
只因为
刘廷俊那嗜好又一路
東悉根
莫要鞋饶把他拎
烘一声
刘廷俊
为的是
这正是
氣满胞膛力无穷
大家喊叫了不成
一齐您勇頂努力
圍住好汗棍乱打
没小本来冬过武
着许家業防賊盜
一人将倘万夫难挡

等三个恶人見事人尽被那人打倒東悉根說这一个是那里来的
元說一个当單的棋古刘翌云如何又把出一个人来当單的
定在房中你我三人先拿那当單的迎拿刘翌云其村无用他起
單的迎拿刘翌云其村无用他起
三悉棍
当單的合刘翌云
陽羹听見暗沉音
倚伏豪強院内叫
說为竟奔上房去
真正古怪希奇事
此离京都不甚远
保定府
要拿住
武宗下
世向大有这悉凶
廣出強良棋逅人

買良為娼旧可恠
東悉棍
皇卩正有尤心趕
万岁一見尤心怒
誰放近前伤犯我
听見皇卩一夕話
刘廷俊
則見把
那有个
这一近房怕不好
只見那
說你们
尤感逼住弩楞恠
只管打死这此人
双掄桌腿左右楞
手指馬牛連誇好
三个悉人恠了半响
才要動手
三个悉人并圣驾才要動手只見打外面
吉哈力馬都司李志尤领馬步兵丁奉黄老卩的命令前
来前見圣駕也不敢奉見上前先時三个人拿住皇卩一
見李志尤前来掄人不由滿心欢喜手
拿往不許放走一人二将暗亡領旨登時之门
只管打死有為單
晴見動手那容情
從外而来了两个人
只這一个
且說那
一齐上前非圣架
尽尽情拿住上貢旧

是那伙伤之人也都跟随
先把那
伤了伤的也不容
御司听令分付行
皇卩說
有近衙门在向明
老婆子
張老保
三个悉谟都上貢
一齐看守在院内
单等为
房内还有張老保
手人答应齐動手
快把你的鞋穿上
忍着疼痛扎挣起
差人这方上了貢
解了褲袱喝一声
提上褲子好奎貢繩
穿鞋提褲不細云
一拐一瘸走出门
旧是那
盜听得

都司老卜商言道 低
找到巡通牙门去 都
特重犯 帅重
翠云王氏姑嫂两 且說那
两位老卜断要抓 兵等兵丁仔細听
付内犯疑在心中 好生看守和小心 帅重犯
到是俊跟前的單走 帅一声 都司老卜商言道 低
找到巡通牙门去 都
特重犯 帅重
翠云王氏姑嫂两 且說那
两位老卜断要抓 兵等兵丁仔細听
付内犯疑在心中 好生看守和小心 帅重犯
到是俊跟前的單走 帅一声

三人拿住上贡绳 在房中 只見近来人一群
皇卜付又暗降旨 不知其中甚元故
都司答应說再旨 万岁这才往外行 李志尤
到是俊跟前的單走 有話向你商議明 猫然見
三人拿住上贡绳 在房中 只見近来人一群
皇卜付又暗降旨 不知其中甚元故
都司答应說再旨 万岁这才往外行 李志尤
到是俊跟前的單走 有話向你商議明 猫然見

卜是誰住人說 如家不知到 好汗答应跟在后
岁出来私訪救了哨 先到到前旅店中 房内剩下姑嫂两
心中这才明白住人 二人正有兄主意 上前来
卜的威应指引賜了四句偈言 今奉正德皇卜旨
出等一單节 要得宽住报 间听哨的嗶剪我
住人說嫂亡尤风会亚山 必是拿我们去審向 佳人商听是奉旨說了不得了一定是趕官前来拿向王氏
哥亡見突皇恩真是從天而降 岂敢脫賊人之手姑嫂正然商話太府陳老卜手捧圣旨說 說姑娘不必害怕也只得前去說罢二位住人全出上房又
磨难我想世上包有知是不报之礼若不是万岁相救姑娘 旨意下列翠云列是俊王氏俱听宣讀旨意内說列翠 見房门外有兩乘小轎如人說請二位貴人上轎住人一見
云中亡女子节志贞节喜封為侯心仙子奏良节义贵人在 暗說都唯司也有坐轎之礼二位住人也只得坐在轎内
宣府行宫安居列是俊夫妻二人念兄妹之情甚篤被拐 不多時来到了一座府门如人攙扶下轎近了房中请屋
封為遊吉之戚王氏封為誥命賞良五百两四家祭祖欽 内甚是鮮明如人一榜侍立二位住人看光景不是不好之
哉亡三个人叩頭平身蘇太府令小内侍捧过冠袍带履与 事又听奉旨二字住人心疑我们如何京動了万岁龙
贵人抓在真是富贵陡然且說正德皇卜回店黄老卜上 正然思想只見哥亡前来說姑娘万千之喜你說單啻
前見駕将人頭案奏明拿了龙大虫与帅家啓往边远

着了一遍心中大怒阵旨龙大虫省即处斬很家啓往边远
元單付馬徐印昌到来不要罚俸半年王廷連之妻周
氏因好同好夫杀死加氏占大虫一个处斬胡氏賜与碑
岬坊同仆女趙花照应保戶為证為义姐义取考隐藏人
頭付又害死一人其罪应考斬其動手之人示申其余加责
原住知府唐順昌吃匪人命三年徒罪陳咬全其罪其实
為剛再有烟花寨中一手人犯兄論張老保子立斬周风
聲迎远元單其余拐伐良女列翠花责与媚门之周

氏勿必拿住立刻申公前已表过黄老尸在店门口见一个兄頭的尸首寺在驴上夫尸仔細一瞄是一个妇人心内生疑立刻责拿寺壹一審田是周氏立刻起奏万岁龙心甚喜阵吉立刻刷这恶妇将此事完结立刻将此撫部赶知府刻可放知县齐进奏交部议处清官黄金印有功加禄三次申赏店家刻豹圣驾又想往下巡訪誰知圣体欠安申大臣有不敢就延請驾回銮下回書大同蝶艷刻谨專权誰駕進香俱在千里駒文化

彭公案三河縣

詩江山一統萬年春君正臣良永太平
曰文官奉笔安天下武将提刀定安寧
四句詩詞道罢叫我在下開演一部彭公案這部书說的是当今万歲康熙佛爷爲登九五真乃是风調雨順国太民安只因保定府于按院私商汎地暗自进京捨性命擒拿張太監进朝与張丙寅重大人会合提都隊恩科为吏部張明阁礼部正堂彭公有兵部正印部委這四位助于老爷方能拿住張太監内中有奉事言官上了一道奏本所言這四位爺係进忠内有怀私不談外任私通留宅内掛律也談問罪刑老佛爷有心难奏归罪又奏這四位爺是幹国忠臣不归罪又怕往后留下例国法难容无奈准本掛戰方归罪提都隊孫爷兵部部爺吏部張爺俱伯罰俸二年補礼部彭老爺隆吉反悔他点用三河縣知縣速~起身到任彭老爺谢恩已畢西廂

朝個回到私宅再作
在家住了三天回有那同寅朋友前來送行
大听上
連飲数盃餞行酒
主付彭 内家丁
千万你要加小心
明日起程去上任
盜寇响馬更惡人
当日抚院于成龍
一来稍展我的志
預备你我好躲行 臨期 二来方显臣报君
預备下 小：包服与卦板
卦文神数吉凶帖 还要一本百中經
一路上
此去必須暗私访 訪李那
訪真臣梁在上任 捉拿凶徒好安民
要你急速去打点
好哄河東一代人
黄烏一支庄入籠
如此这般要齐备
还得到处要留神 茶館酒肆要眼力
听說牢計在心中 总要你
着看我的眼色作 調停
長隨彭與荅在是 迈步看身往外行
長隨彭與荅在立訓回身而去旧思、看衣臣言詞諸事办妥
这才回進房中將話回明彭老爷聞听汤心欢喜到次日一早彭老爷代領彭與拿着雀兒笼子老爷假辦經商客人並不騎馬坐轎还是歩行暗：代着文憑路引还有包服等物内中还有一本百中經ヒヒ内加着重来友拜帖名字重公事乃前旧長隨彭與自不小心並无留神边件事主仆不知並不理会早尔伺走出大門穿街过巷往茶所走登时来至斋化門外主仆二人刚然出城旧在平桥之下雇了兩个脚驴二人騎上元未講定在通州下驴彭老爷手拿着柳条东当作把鞭子打驴往茶所走 边也是
忠良彭公名頭盛 来自三河作县尊
扮作个 代去彭與人一个
算命先生往茶行 正逢五月初一日
夏日炎天似蒸龍 离了吊桥往東走
那时会有石頭道 盜着塵土汤空中
長隨彭與随后跟 茶行过万鴉市口
东岳庙 过去就士十八嶽
常言道 和尚在京官五外
来往軍民大不断 商客夾吏認不清
来往夾員无項代 布衣人
难分貴賤分高低 曰此上
东西来往人不少 坐手騎馬乱分：
打水洗绳糟：声 田地農夫高声唱
推手担：人不少 洋身独是汗淋：
暗替嘆 名利二字不离身
誰想脫离万不能 寻氣在爭你我
忠良催驴往前走 脑死回頭万事空
虽说略途没景故

也得表說大地明　过了拴茶朋一本　晴里了
慈云大庙古云禅　往东走勾多一会　忽听得
大王本上買卖声
主仆离斋化門走了有单回天热晒的洋身是汗未到大王
庄上忽見人用手把驴拉住但見陀面是咲開言招乎说二
位尸是大色子大面洋素金有帅料俱全
二位尸请下驴来里边茶爽ㄈㄒ歇息ㄈㄒ再走不遲乘公天

气炎熱日光東仆乘老尸飢渴二来叫此人赶的过又不去
老尸小驴赵與一見也用下驴上前伸手将驴拉將过来拴在
檀上主仆这才迈步進南棟子特避静桌兒坐定堂宴过来伐
手擦桌伐咲忙问二位尸吃茶吃酒用飯呢请吩咐好傳話老
尸說酒呢不用速把抄由贪鷄蛋粉湯的特餅兒不勾在添
哦走堂答应声喊到 我要了 双个炒肉双碟雜黃菜粉湯双
碗对高湯家常餅要四特烙焦有傳言未尽只听一陣杓响

堂宴走去不多時用方盤送小菜放在桌上此書速快主仆
用反已畢又飲清茶尸兒双刀飲盖茶忽見来了双匹馬
匹馬比屬車子还快馬上的人生了个卤眉思眼

忠良尸　用畢飯食將茶飲　悞心抬頭着分明
猛抬頭　逕東来了双匹馬　馬上騎定双个人
登門未到甫面外　一个ㄈ　收江眺小俊能行
將馬拴在椿子上　回身坐在桌橙前　一齐高声呼老ㄈ

快拿凉茶喝几中　喝了我双还要走
少时也旧要回转　買点東西不敢停
我家父太尸清朋友　都在那
我双要是去尽ㄈ　只恐父尸他動嗔
只荐二位尸是听　現放不等凉茶到
庄上忽見人用手把驴拉住但見陀面是咲開言招乎说二
位尸请下驴来里边茶爽ㄈㄒ歇息ㄈㄒ再走不遲乘公天

照着小甫我每財東　今日幹
发財人進发財門　堂宴言詞还未尽
唱完回身說慢在　一个ㄈ
老尸見那天逢忙喝了几碗凉茶欠起身行說声慢在解系江躥
上了坐季将馬一催只望西尔去且說彭老尸望外观着天气尚早又
見有内人稀少这才荅应ㄈ望而堂宴講語伐咲呼声
将才那二位如何等忙就自喝了几碗茶堂宴是尚走过来伐咲回荅渣

尸上不尚我ㄈ也不说你若听起那二位的主人在河車伐犹如諸庆
一般
堂宴未語腮伐咲　二位尸
若提起　这位父尸家不远
过了河　刘格空偏東十五里
墙外有濠转遭樹　南北有双坐大稍門
佃戶長工打成群　京通湾衛買卖廣

今日个
立刻还要上前門
里二洫庙里会事人
堂宴盒听忙荅应
这幕尸上賜光客
伐咲放在桌頭上
千万的

不淌耳叙請听前
武家元住在河東
家住一坐大堡城
良田現有几百頃
燕杭揚州大有名

乍州府里发放重
地京兆府天部通　家有万贯多豪富
他的那　　典当炫铜记不清　多揽瓷把宫怨打
文尸探到相是上逢　虏交响禹与大案　爱洁好汗绿林朋
赶武名叫又遠子　他是旅人恨有名　每事的
里二洲面内都会首　文太尸　那年不华几多银
今年尸　不比往年更热闹　京里宫的新戏文
路鼓中番全都有　妇女责解跑的转　河内还把龙舟闹
彩画的龙船色新　河沿上　何恩那堂宴国所建忙答应知道门不用太尸劫
冬操操要全要现　他乃武宅二家人　生来的懒怠口中说道这等我本人浪例言要探访不
若问方才人双尸　未甚宜　表单言彭老尸拿听堂宴过来言词有心还要探
一尸叫依眼中丁　肉中刺　了老尸点头心中犯想附内说何不如此这般前去走一忠良想
有尸元故在其中　广行坝通是混星　毕吃茶已完忙起身长随会钞主仆二人出甫彭兴扶侍彭公上
到安里　外搀着　了驴随后也上了毛驴主付催驴竟奔通州而来老尸见天气尚早
这人起过二名男　他会汤吠奉承敬　真乃是人间狠毒虫　妥心要探访理二洲太后再归本界三河县好上任担等那些恶坝向
倘家主多恶恶　方进军民人见怕
眼中了
展眼猩崩拐骗坑

实告诉　刚才见他我胆却　因此上
忙二献茶吠脸迎　我君恙后他叫双　爱保礼外禄尸主平
才东不住主付我　不叫恙恼武宅人　正是堂宴未魂底
猛听得　一人喊叫啼冒了魂
堂宴乙说到高兴之处忽听花上一人大骂说恃小山棚趁团儿的
难道吐吐不怕你污点堂尔旧混搭拉起来了今是理二洲的　面场有胡
咻吃的天我劝你拍手二买卖吃有我的溪的掌有我的乾的息

未至通州西正門，
老尸催驴往前走
个行市面全都有
今日開了浬二洇
咱每都道面上去
可見此面尽驰名
登時未到驴市口
忽見有人招呼声

賈贵人等来往走　盛子車招呼人上京
進了通州正西門　関庙内
茶房酒肆鬧烘々　都說道
更比每年大不仝　茶酒畢

彭公每長随催驴来至通州牛市里忽見跑过人来伸手把驴的嚼环
拉住伐咲说二位尸請下驴来罢此处該换牲口咧或上相郊夏店或
是時家湾浬二洇尸上話分咐好打發过站的驴老尸食咧並不下驴々
上也旧伐咲回答說当家的由你商议々这双頭驴狠好我每騎到庙上
去你要灵少不放脚的見洞回答說使得我也不敢相欺打京里騎
馬下来的是宗々二多倫里不該要太急奈一年才过玄三天面瘍托
太尸們的福灵剩半件小来子吃二位尸騎到庙西边那里有人牧驴

坐車人騎驴騾馬　三五行人用扇摘　忽听得
愚魯庄汗精着背　汗褂布衫抗在肩　千万不可漏机関
蠢婦村姑愛搽粉　唇抹胭脂血一盤　長随答应說知道
懈怠人充斯文客　拿糖作式更加酸　為氏来放里二洇
各行生意人不少　廟門直摆到河边　那里土豪与恶棋
慢荒野茶地湯滩　人則見　奉日当神規四野
筐吹细乐配十番　龙船上　也有那

唱的是　五谷豊灯太平年
現露云　中播冲空到也威嚴

忠良尸同有長随順有河沿竟林了庙来鱼說河内龙船早
地的大会这兼的热閙怎奈老尸全不中又心中只想要認
認那个武々達子还有多少绿林中的响馬盗寇土豪恶棋老尸
在前彭与在后主仆款步前行但是此庙离通州運粮河不
远河沿一代上庙的男女三教九流人烟不如同蝼蚁搬窩

贫富不等都来贪着热闹俱是河下的彩船上的佳人才子有紫穿斜靠有船窗齐揉彩扇还有那蠢妇村姑携代娃子也来观看忽良卫路观看竟扑廟来

彭知県　一心要訪里二泗　眼中留神用目观
又則是　庄汗桥阴同飲酒　滑拳行令野調声
还有那　各兼江湖顽褓要　長鎗短棒显其能
五彩箱子西湖景　眼完每位要一支同　总而一言抄百語

河沿两岸閙烘烘　進庙門
彭公懶观忙轉走　暗暗留神着分明
恭拜一畢付站起　不断男女把香焚
来至娘娘大屋中　聲声不住哨哨响
只听得
屋前廊下賣褓貨　撕撐鼓児琉璃鉼
掷子罗鼓响叮咚　鬼臉花棒全都有
灯草花兒共香草　川廣褓貨兼精
呆線代子顏色褓　忠良不着庙内景
迈步付又往前走　走云庙門扑正東

走不多远真可巧　一座摆設在樹陰
老尸又乏又焦渴　来到此处不消亭
老尸来至槐陲下有一座茶湯滩子幸喜人烟稀少這是為何如此无人因河内閉龍舟庙前香火会誰不去着着热閙況因此也无什麽人喝茶彭老尸焦渴来至此处拱手躬腰坐下長随也旧在下首陪坐堂官前来口呼二位爺还是吃茶呢还是吃茶湯呢彭兵兒問連忙說道給我每到两

碗茶罢哦　过賣應荅随手到茶以畢彭公忽心来訪民情但有人提三河县二字必要留神留听消息
里二泗　五方褓地人不少
河下又把龍舟閉　粮船盛走買賣兵
雖有吃茶人已個　紛紛言講把話云
暗暗观哨耳内听　有的說
粮来茂盛得順風　有的說

大小甫面尽兵隆　有的說
雨水調和滿收成　有一个
眼望着　年老之人叫尊翁
武又太尸花費銀　听說他无少時到
約定在此哨着会　要請三河李寨尊
管保庙上准太平　总有恶堪土豪等
又听得　那个年老者應是
少時又尸他必到　还那有
那老者　刚然言講說到此
远远观見人不少　元来是
話說彭公主朴二人一聞那二人言講武家達子又提河東的盜寇由不得滿心欢喜才要去荅話忽見前面吵嚷来了一群人生的不俗当先一人生的体胖身穿生紗大衫頭代兩翼葦连那个身穿下布衣服頭代一項草帽又見已尸跟随之人一个

ㄅ高矮不等年纪長幼不同一个个英英雅雅氣相軒昂說ㄑ笑ㄑ打面前过去刚杰来到庙前猛又見從庙内走出几个人来恭ㄑ敬ㄑ讓進庙内去了彭公一見心中细想纳悶忽听方才說話二人一齐說道这不是他二人一个ㄑ来了快ㄑ悄言别君实对猛又見那边坐上吃茶人高声議論老卜側耳细听但見一个鄉下人望着一个旗人講話說当家的你老休将才过去那群人你老未必認的又听那其人回答說不過今年麥秋云京来取租子閑来騰庙焉能知道呢

鄉下人笑臉說道你老不閑耳察听俺告訴你听ㄑ那个穿藍沙衫的那是俺每南庄夏店的王项子提起他来京里有名的康熙伏卩的哥ㄑ老裕亲太王卩的庄頭你老无有细着他臉上还有个記号呢未什麼可有个外号呢人ㄑ都叫他白臉狼又叫他左白臉

那也是

旧有多嘴人提起

魚杰凶徒恶貫滿　河東一代要太平

一語不發听仔细

那一傍

誰想作着彭県尊

好歹全平言語中

单听那人開言道

叫声当家的你是听

提起庄頭左白臉

又有銀錢多勢力

良田千頃是富翁

远進一代尽有名

院奴佃戶人不少

牛駝騾馬打成群

京通湾衙数的起

盖天撒地大有名

再問河边第二位

下店的

那位姓李更不全

河東一代作响馬

白馬七猴誰不奄

魚杰是个賊响馬

外号人称孟嘗君

三河県内交界净

從无盜案与賊情

煙条惡垻望影丸怕

听見个李字胆伐疼

内中只有一件事

他有個　令弟八猴行事凶　独垻此方誰敢惹

欺押良民似重孫　他的家奴叫孔亮　更比主人行事凶

硬訛硬要行垻道　他还是　色覧宮私開衙門

垻佔别人房産地　常使假契假保人　更有一宗可恶处

專意好色与貪淫　家中常ㄑ将人害　時常打死埋井中

加ㄨ加八放重利　叫人借去滾利銀　利上作利还不起

不是要地霸房騰　重軍民　捏着鼻子不敢哼

多説一句挖眼睛　明作暗為人ㄑ怕　三河県里算閙平

这些事情魚如此　ㄨ太卩一字兒不知奄

这个李八猴欺軍害民远進居民与他起了个外号兒叫虎旧是方才從庙内出来的那个人他可是其人旧是今年的会首却住武家園他的名字叫武ㄨ達子俺們河東一代等是一位老寿星无人敢惹旧是見真是閙王好見小鬼难纏主子是仗义的好汗誰想家丁俱是混章行子代累主人沒臉我們这三河県与杳河这两处搭界的地方东現有三厰九屯共六房十百戶外有烏东濯奉監生員去豪恶垻屯庄不少為有这两県的官难作的少环的多現今唵每三河県因為一宗人命生員窈告了环考程如今是四衙署着印呢耳聞新陞了一位個蕾其汗軍五喇的彭老卩官諱叫彭朋这如今三河的下役預倫接官又听見説知県彭老卩個梁貴恙說是月内上任这才是一宗胡塗官呢我想这位彭老卩总而言了任也不流

九日也旧拉倒

那人付又開言道
那是皇上欽点官
令月三河做知县
那时節
忽听得
听名声一派竟是楚
保任官誥难上难
想来他也深知道
也等号
可惜清明大化益
细想狗頭他不曉
穷酸们
夏庶在頭在白脑
玉丁号知底细元
假粧有病在家圍
能知進退躲静安
这边卿民来私語
說的言词到可圈
公同劾告坏了官
三河县内漏难便
奈主任下竟舜主
自保身家不管事
自己俱怕三河界
那边氣坏彭青天
前任县宰為人命
他又說
倚仗主子行下恶
号曉外任难上难
食君雨露当报効
必秉赤胆与忠肝
作臣不忠于不孝
皇下点我三河县
我彭朋
我要順礼办国政
奉監生员必憎嫌
辜負皇家父品官
哭、、
不可落朽在人间
忠臣安心怀赤胆
声先三你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你罢
講的当年有一家王下座落枣河县知县你
香河县的县官老下不接上司不送欽差县
架香河县总有那些刁民奉監生员知县老
家有些难作又是御路总口子别说的旧是
少良培垫出来上下打点預备垫道直总旗
拷良民
人、最怕三河县
奉監文人懼不情
别说穷酸人难惹
县主如若不隨手
才非新官这位朋
只怕坐官多清正
除了河东県道人
河東下店等握、
京通湾衙谁不尊
敢说下店踢、脚
左大太下的名頭大
河東地面膾、仂
何仗裕親王下架
刁是天潢一派宗
全祖佚下的大長兄
幸喜一宗还善好
長、作事要公平
耳聚不軟有主意
太王下不信那言这要是信有手下的这些人那不了得隔还知
怎么利害呢白脑服左大太下还可以着提起他侄兒左青龙来把

唏死现今在夏店集上闹着了天咧大汁个小汁子斯抑良民这所害的人实在不少在要闹几年只怕把集塌闹散了呢幸喜还有那一位白禹李公爷呢鱼是个绿林中的响马真算侠义的汗子现保三河县内无盗贼你说谁给他念佚呢这大奇怪咧一娘生九种七个别他老家那某善敬谁想他老令弟秀猴是个混章不堪的顽一个坏种哨每远近军民受他的大害却也不少

言不尚　乘人私语闲议论　且说忠良哼声彭县前者诸事听心内　善恶人七要访明　不好明言付内语
听起来　三河群恶了不成　圣祖点我作县尊
少不得　一乘忠心为军民　彭胭愿舍生灵肯
我把这　大品前程摆此城　我要不
拿尽贼寇土豪恶　事不居家哼彭胭　那怕此处丧却命
它在三河显清明　什么八猴左白脸　怕什么
左颐住兜左青龙　彭老尸　访真民情发不恨

眼着着　上任捉拿乘恶人　县主有事忙站起
吩咐那　彭县会钞快起身　长随答应将个令
跟随走了扑了正东　这位了　为民私访懒逛庙
並不贪会着戚文　长随他　手提雀籠眼在後
顺着大路往前行　安心要去访恶棍　打吟那
八候住在那村左　才刚往前走不远　迎面来了一伙人
闪中果定一妇女　真可恶　硬行抢掠那妇女　傍边氣了坏、为国忠良爱民庄

虫公天纲恢七速而不漏你说方才那些吃茶的人只故私语
通说那些作好作歹的话却是安心谁想这边彭公有意全听
在腹内记在心中又听那人说老三哪总而言之俗语说的好
是各扛门前雪休管他人无上霜他们幹他们的俗们喝伯们
的茶不用细讲了你睄眼前大会来咧你来顺着我的手睄那
不是中旛过去了四架後跟着就是高脚秧歌也过了俗们等
着睄一睄盂杠子的骂说是这当子是京里有名杠子马把他

那一把死人全都邀请来了那人回答说那才好咧彭公为国
心胜並不贪着热闹长随会钞一个起身顺着河沿才走不远
忽见迎面有无数的军民蜂拥而来忠良连忙走至跟前苗神
细着元来是一起泥腿混星半标土色等辈围着一个少妇人
仝伴携手而行的是个八九岁幼童你说也怨不得那些匪徒
跟随着他原来是他打扮的太也雁孤可就免不了招事
彭县宰观睄杀住步　苗神打谅少妇人　但见他

乌云巧挽仙人髻　　粉翠珠花鬓边横　　玉面桃腮天生俊
　　賣風流　　斜插一支半翅蜂　　柳叶眉尔如新月
秋波虎眼引人魂　　鼻倚瓊瑶丹硃口　　对丫艮牙口内含
腰如楊柳迎風舞　　耳墜龍頭白玉環　　身穿大紅生紗褂
五彩汗巾紮肢间　　並未穿裙奋走路　　水紅中衣甚新鮮
身子走動摇又摆　　显弄輕巧小金莲　　綉鞋不过刚三寸
梅花高底中间湾　　美人未到香風至　　行動輕狂哭声喧

少年青浪子弟哎言揚（吊箱坎兒说话匪
　　拿匪棍　　跟箱狂妇如蒼蝇見了血
人（彼此来吊坎　　合子兒苗神训我春
小局兒头兒　　躲吃何处乌下身
果是頭盖尖的美　　就便土了也愿情
尺子不大正年軽　　但能何他七（绊
又听一人说也字　　忙用肢膊搡那人
把哈箱　　果是頭山汝有亲丁

手扶小童八九歲　　在毛毡箱根鮮紅頭繩
　　穿箱件　　青假皂鞋足下登
扶箱小童涡玉腕　　后面並无人仝伴
秋波不住漂洒人　　無頼之徒荒了心
一个（　　信口开词往外噴
忠良時间心不悦　　少時此妇必有禍临
奸臣着怠心中暗（说　　暗（说
百家衣兒金寿字　　响觸明显手如葱
招惹圖绕人不少　　跟定少妇往前走

教全妾一点家教似这羔年紀就不可抛頭面着会瞧庙记
是西来上庙烧香也祯箱男子跟着才是也没说竟自由性这
还了得着起後面跟的这些个人个（皆是有不善良之意似
这光景必要生西醜事来忠良个正杰发恨只見那个少妇手
拉箱幼童竟北庙门而走彭公一見也顧不得私访一仝彭兴
也就跟箱那少妇往前走来且说那些混賬土色圍随箱少妇
並不見有人跟箱一个（也都更胆子大了这内中就有几个

那時抹丢难对人　　依我堂定跟着去
离却神奏子去凉公　　又听车徒一齐笑
且说忠良彭知县　　跟定狂妇往前行
方才车人说的话　　一闻此話自沉音
　　暗（说　　少時他
外国番语不同音　　这可是宗什麽话
莫非是　　他们番着骂此妇
车来此妇太无耻　　好哇车人把他軽
怎怪车人把他軽　　正是忠良犯思想

忽見那　　许多车人往上行
山高荒地遠又搭着康熙年间王法松散可就遍地是响馬堺
道土豪行凶死端之事且言彭老个忽見商山门不遠你说招
的闲人更不少扰如人山一般那一群恶棍約發没了王法了
他们見那个妇人又没有男人跟着竟代着个八九歲的小孩
子車要徒们一个（话：汕（就摊挤上去这妇人一見这羔
景匪也就着忙说道你们要往人身走嗎车要徒们食咐此话

一个：笑嘻：的说道小娘子何用乱嚷呢一个大庙头兜上人是多的地方兜是推：挤：有的是情可那兜就能给你挤上了呢这也直得你嚷说罢一齐哈：大笑

秉恶棍

一见秉徒行奸礼　不怕王法信口诮　一傍氣坏私訪的
不想怕事不雇身　冲冠髮作氣攻心　不雇自已是私訪
分明秉人挤上去　眼望恶徒把列位尊
清平世界乾坤朗：　無故的　擁挤年青少妇人

谁家没有妻合妾　那个不是父母生　王法全无竟胡闹
也不怕　損德报应在兜孫　既来上庙是行好
岂不懂　男女授受不相亲　秉位闪开谦此妇过
他也不可进山门　言罢扭项问少妇　叫了声
年少妇人你听真　我问你　既来着会跟伴
年轻行事过于昏　这兼就　敗坏家風无道理
还不快此：轉家门　且言秉徒逃棍等　一闹此话氣攻心

只当此妇亲人到　说的话　並不識祖又非荣
函徒了：都有氣　大家闹言把话云
秉恶徒一闻忠良之言不由得心中大怒一个：回身凑到跟
前口舌不逊之言这内中有个小汝生此人姓張名德外号又
叫坏張他乃是左青龍的二管家此人身矬矮小意恨心毒行
事最坏不过左青龙行此万恶之事皆是他兵的主意这小子
在内窝挑是非在外欺押良善这河秉一代远近居民无有不

背地裡纡骂他的因此大家又送了他一个绰号叫他狠德外总在他跟前有情有義他总应一转脸不但是六亲不认又还想着要狠你一下子且说这張德兜心中有氣用手一指彭公刚言说道你又冲什应有稜兜的火石呢又假冲正经人来吵多管闲事我且问你他是你什应亲戚你護着他是怎应着大庙头兜上捌的住谁不挨着谁擁：挤：的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可：兜的你就会瞒兵不好秉了你既知道上庙着会是不好你就该当捌住他别叫他兵门兜才是规矩呢俗语说的好女不準上庙烧香好妇不许着会逛春

真萬恶　信口胡言代怒色　手指彭公把话云
一个：　擄拳护袖往上跑　圍住私訪彭舅尊
長随彭兵竟呢冒　登時间　氣坏忠心為国臣
眼着省　三河県宰身迁难
秉人嚷的一仝音　快：躲闹闪：路　只听得
李七太爷大驾临

话说彭公氣不过为秉人講礼誰想狗奴坏張哨不趕凑
宜彭爺喝令秉人左抖：圍上前来便要動手抓住也好
作对头偺见四面着的人一齐喊叫道闪闪李七太爺来
了秉人往外边一闪讓兵一东路来又從庙内走出一伯人来至切
近老爺与長随观着那人身穿一件夏布衫生了伯黄左氣
派秉人见了：俱伯吓了：一跳奔往后退都不敢上前且說恶奴
張没来正喝令手下人要打彭公听没白李七爺前来也甘迷

了門子往后到退沒口叫七太爺有什么事到此兒且
說白馬李文虎在廟內正与武七達子還有左向臉年多
盜賊飲酒說有話手下的人說廟前有惡奴欺張狂搥少
婦在耳边低了說了一遍李文虎這才告辭了重人代了
手下的人跑出廟門果見一群人圍着一个少婦人連忙走
至根前不着別人单哨少婦
李文虎
一生俠义心直耿　最恼欺神本地人
时常派人去暗訪　不許欺神男共女
強買強卖行不公　叫他听見了不成
必要亲身找了去　不是個上打一頓棍
問明一定不容情　作恶不叫他知命
旧是罚跪在塵中　奔月前神观左右
旧是八虎他兄弟　顾右瞧子八九戟
且說文虎未到庙　站着恶奴与重棍
站着年青一婦人
這一边
果然生成貌超群　好汗他
李文虎
又望別处看不明　四面圍的人不少
望着少婦扎話云　前来着会也要跟伴
方才迸見什么人　等我与你报恨伸
不可含休俱实請　恶奴只恐少婦講
少婦見问仁脸　低頭不語旧价
不住丹眼瞄住人　彭知县
喜坏忠良一个人　走上前來报話講
彭公深恨恶奴張　对他口云不訓之言还要喝令叫人打此
时一見李文虎追问少婦的情由那知人不肯
說那些恶奴拴搥他说何說的出口呆只是低頭不語泪眼
旧忠良趋事上前望着李文虎口呼壮士大爺方才這一位小
奶子代着那个小相公来至此处誰想那一位言罢面手指定恶
奴張設不說道真乃无法无天硬拴硬拿重公此必並不重叙
彭公旧报一壮從前說了一遍英左拿听心頭火起一面頭哨見
了恶奴坏張还站在一傍文虎開言大罵　心中大怒開言罵
哨你年轻不算大　用手指定名坏性
說道是　誰知你是个坏種根
我旧有些不奈煩　火已要将你拿住
这也是　今朝凶徒恶貫满
拉住恶奴小坏性　等我打你一頓拳
拳的头頭打的凶　一脚兒
嘴吧拳頭打的出　打的他
口中只把文太个吽　休要動怒听我言
只当開笼放鳥还　在若不改行坏道
那时拿住别放寬　言罢哭的泪只滾
一个二　文太个
頃刻之间全散伙　在说的面来恶人
着見好去味一跳　登时發脚没命逃
東西南北一陌烟　且說忠良主仆
站在那　一傍观着自欢心
好个伏义白馬李　心内说
果然英左奇奇男

忠良观着这一顿把个恶奴坏情打了个旧地哀求又见那
些混星东奔西逃由不得心中暗喜又见文庆将手一撒越
身站起用手指着骂道猴儿宰子你既说改过前非我暂且
饶你这回囊的这次若再不改我把你的贼眼挖了张海儿
一见白马李松子手旧双夕跪倒口奔文太尸小人谢了不
打之恩下次一定改过言罢磕头碰地李文猴方才消了气
吐到临海儿有我如今饶你之记在心中听我使唤是这如
今回我手下双尸人快把这娘子並那小孩子好之送他回
去要你見了他家本人交代明白不可难為与他若要有銷
处吐我知道連你主人也是不饶是小人知道言罢站起一
傍伺候忽見白馬李文候開言講話
好一位 英左文候真侠义 扭项開言呼家丁
李英李杰你双尸 一同着 怙大相公走一遭
把这少妇送了去 问明住处送上门 見了他的亲人等
还是死未还是你生 少妇聞听休又喜 連忙答应谨等
又听文庆吩咐话 单妇人 快去送他转家门
李文庆一聞少妇之言不由得点頭说道还莫你的听
頭又吐怙隔兒你们急速快把这位小娘子送了去是怙得兒同
有李英李杰領了少妇去不表忠公今日忘奴捉了这顿打
不至紧要下回去彭公之命显禁兒被他抗了且说文庆一見
三人送了少妇去了才要往前忠良诲话忽見豌来一个人望
望前文庆口等文太尸我家的文尸为事位都在庙里等候你
老人家呢有要紧的话说李文候闻言连忙的跟定来人出了
人群竟奔庙中而去且说这些聒着之人一見如此个义论说
有百為李文太尸真是好汗專打人間不平之事敢說三河县
一代並無一件公事办有征令第八庆是那莫凶恶这边军民
都遭他的大害不淺
重牢民
言、語、吝散伙
单自剩下主仆俩 忠良心中暗況音 不好明言心内語
暗咚好个典义人的 文庆果杰是英左汗 又听說
他的兄弟行不仁 道要亲去訪一訪 家人吝应說知道
想把低声弁言吐 彭典快跟我行程 长随吝应跟在后
早到三河訪民情 雇驴双个都騎上了 三河县
河沿上 主仆二人一同行
脚不言定二多文 要訪八庆坝道 真不真
彭公安心要私訪 屎盆子扣在你头颈上

赶脚人　彭公懒观奎中景　农夫殷勤把田犁　岂肯逆闲犊了工　旦有那　头上又有手巾蒙　五月初一到时辰　今日天热别下雨　道熟扒有近物走　观不尽　来往锄刨把地耕　还有那　地内农夫汗淋漓　又听见　文武官员人不少　衙役官兵攀闲人　竟奔三河西枣林　五鼓田禾普利青　年丰应家长的好　来往行人都说热　村姑担饭去送饭　物上之人开言道　让过边　彭公他　听见一路又言讲　说三河一代民　逆访三河一代民　走了十几物途程　并无访有别的事　相离三河只尺中　倾刻间　里主老尹大村未临　主仆驴上抬头着　话说彭公主仆驴　这不就　反想暗说我这一　彭公他　到李八奄住处　这一要将八奄访　三天大面再降行

这旧俏事生端言八奄不好俗言道眼见是实耳奄是虚我到他那里私访一番方见真实彭公想罢在驴上不住的叫快赶不多时晌见了三河县接官亭子　彭知县　主仆催驴往前走　晌见迎面接官亭　但见高搭棚一坐　文武官员人不少　书吏三般闹烘烘　衙役官兵攀闲人　列位呀　猛抬头　愚花结绦挂红绫　撬马人夫灵热闹　面知今朝这件事　你我伺候接里哥　咱每下役们没见过　乔升老尹贵姓彭　不知信息何时到　知道那位是里主　下役每　并无日期胡塗事　谁敢慢了接里爷　接官人　书吏官兵在枣林　不知那位是里爷　依我想　假装病　其中必定有阮情　自知道　来往人言信不真　天二迎接不见人　每日伺候就事撬　打发我每个道上问　这位太尹必利害　老尹子　知道三河官难作　也李按院于放心　那可旧　若坏三河作恶人　行人回答访二好　官清民安享太平　只怕黎民死刘冲　想想彭公相按院　彭公他　驴上爷听将头点　彭公一爷行人之言心中说三河县奉盐生员土豪恶棋本里　全要访真我在把李八奄访真上任只愿如此全都除才是答　假扮私行来访事　又有那　在若无有满官到　除净恶棋重负人　不好照言朋内云

宴的庄公之事旧便死筏也見陽同繚忠良想罢崔驴縈走不及时到了三河县的西枣林但見撟馬人夫执事一左都在庄上伺候迓接可嘆那些下役人等旧似瞽目之人一羙知县彭公打他们面前过去都会不認得彭公心中暗笑肘内說好一起无用的奴才老卩到了你等不接我着去接谁催驴進了庄村来至一坐茶酒甫门首主仆一爺下驴彭央打发脚价天旧有平西的时候主仆撿了帐桌尔坐下小二过来问明了一單到了一壺茶要了些点心主仆二人一边吃一边眼中留神耳内听话

彭公主仆将茶飯眼内瞒人耳内听　但只見
洵坐之上人不少　也有軍来也有民　也有経商前買賣
卖愚不等乱扮　知已设心论事情
你言我语吞講话　有的说　有的说
有说庄稼好年程　有的说　有的说
那是妯娌長動嘴　有的说　有的说
国有卖臣の海寧　有的說　有的说
孝順才养孝順子　忤逆还生忤逆根
万恶之中淫為首　不可見色起淫心
人生在世当孝好　在刖为非約礼行
好賭之人会一羙　不雇家园不雇身
人生不作亏心事　坐也安来臥也寧　彭公主仆来私访
忽見小二来至此　知县開言把话说云
彭公代唉望眉小二開言祝借问一声贵县有一位白鳥孝文奏不知居
住那坐村庄小二見问回答祝奏问李文太卩所我每这一県莫
说别人连那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他家住处在此頭尔有庄叫作李
家庄为有他这村樹木最多進了村当中有坐大门之前还有四棵大槐
樹進了门却是一宅分双院虽是草房青灰蓋面可有颇或所房
未房客位俱全请问二位卩找李文太卩有什么事晚彭公回答
说我前他是旧日的朋友特来拜望小二祝根好李文太卩元爱交
朋友天下人也不知有多少前来拜望他的旧只見他兄弟不好行出
通敬富欺貧言罢回身提壺去了彭公听罢吃了几碗茶站起身来
外边而去给了茶公一回五门竟奔李家村尔来不多时来至村外彭公
站住の下一望並无人这才悄言彭央我尔荐军千日用在一时我今进庄打
探，革命探访恶人吉凶难定
忠良来话低声叫　彭央我尔你是你　本县私访来到此
那为不过秉忠心　我今有宗要緊事　须隔你前神看又听
我把这　你设挑照文方你　少时不必你随跟
在外躲避打听信　吉凶未卜难定停　今晚若回等有命
咱主仆依旧又相逢　万一今晚不能見　那怕是
我的命丧此庄中　不可挨遲休怠慢
你把文凭堂上現　一件從前要言明
四衙現今暑前印　投与他
连夜赶到搜我我　圍住八奏前后门
那怕恶填重绿林　我要不死重見面
但能容我上了任　四衙把与快代兵
拏不尽

土豪恶棋彭字更　你安牢记在心
有特有事思無事　你把崔籠交与我
还有那　包袱卦板百中径　彭奥等在全速过
但應爺　忠良也旧不急慢
恶人改作好人逢　收好回身五两风
回手取出文恶　且言在表彭奥爷
彭奥庄外暗听信　奥伸手来接过
彭奥庄外暗听信　回言在表彭奥爷
彭公見長随去了也旧迈步竟奔庄院而来当神观着倡
樹木甚多彭公要心要訪恶人无心观着村景迈步来至当
中走馬大门前果有槐樹下有一人坐在椅子上开傍边站有
许多家人彭公旧知此人不俗心内說何不奔里打板賣卜口
中高唱几句俗言打動此人会与面便知分晓彭公想罢拳
宁主又忙托崔公籠子拿在右手採着卦板打的吹哈与山向外
代高声唱迈步前引口内喊道
彭知里　安心私訪托庄进　那伯虎穴与孤彙
俗言几句高声料　說道是　逛李路过賣子評
仙年间　異人传授顾过教　李会了
江湖子評大六仕　設论天地我深晓　阴阳卦等京鬼神
我会等　吉凶祸福定时辰　日月東西多少星
多响生来多响死　天庚多高地多厚　失走逃亡多咱鬼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几　安心私訪故慢走
卦板拿在手中擎　一步三摇斯文客　彭公正廷唱高声
正迈八庚樹下坐　吹咐丁一声家丁快拿等命人
話說彭公走進庄来安心私訪打板等命高声唱有京動了八庚他
正在门前涼快又因他哥与李七庚有人請去上里二祠庙上相会绿
林中的朋友去了天晚会议耳闻重魁商议今夜去打劫香
河县的皇粮庄頭趙輝家故此在樹下乘涼等候哥与忽听
卦板响動又听他唱的語話猖狂心中不悅凶目看那来人
怎生打扮
李七庚　坐在椅上悄迎面　打量来人貌白容
則見他　頭代葦連红帽英　白次咧的乱淺松
長的一派斯文兼　衣裳悄省笑死人　兰沙袍兜襯纱褂
顏色全会不等新　内襯一件白下褂　腰计系條代一根
青段皂鞋登足下　買去不置办百文　白面微須天生净
根与見肉墨染成　目秀蝠清天廷满　鼻宅明显阴隲文
地闹方元趣海口　卦板挈在他手中　年计不过三十外
一步三摇款与行　又見他　口中不住的高声唱
那一宗　斯文秀气大不同　八庚伏又曲神看
見他又提黄雀籠　恶人看罢心不悅　叫声賣大那廝你听
李八庚看見彭公总态贫穷到也斯文一脉恶贼心中不悅在坐
上招呼说道那个賣卜的你往这里来给你八太爷等与命忠良闹听
心中一動連忙迈步曲神观看恶人真是另有一样打扮光有膘
然長了个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腮边才有胡子楂尔眼大眉

粗鼻梁高大的就万恶身穿着布褂青段褪子蹋拉着一双
鞋坐在树下罗圈椅子上杨眉吐氣忠良看罢才要上前恭
話忽見惡人貼趣身来高声分咐小子门将他領到東院的
外書房中好叫他伺候你八太了等命哦两边的苟奴应声
見惡人迈步走進稍门去了这些狗奴叫道先生走罢進去
给我们八太了等之命忠良闻听心中暗说这一進去吉凶难保
也罢我既秉忠心焉能怕事且進去探访一番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彭公迈步跟着狗奴们進了稍门

忠良一秉為民念　那怕賊它吉共凶　跟定伞人往里走
暗之留神看分明　進了稍门走甬路　狗奴引路往前行
進了二门串夾道　一溜遊廊彩画新　往后一望真有趣
草房配就十几间　正厕書房廂房配　一層之
修造颇式实在精　又進板壁门一座　石頭子墁地一般平
三间書房却清雅　不見日光搭着天　粉壁墙上花草鮮
又听哈吧狗尔叫　狗奴上前打簾子
彭公迈步往里行　里面摆设不相同
但只見　炉饼三式配造精
正面上卦名公画　詩詞對子字跡真
瘦有精神肥有云　古同三式桌上摆
花红大盤楠木架　系絃古板配簫笙
茉莉花前香味清　洋角沙灯卦几对
滕心花莉床一座　凉枕凉蓆一色新

靠桌一張醉翁椅　孛八戾　掣肩駕子坐当中
眼望忠良開言道　我有一事領吩明
彭公省署口中不言心内暗想好作宅子到也罢了卖臣正自思
想忽听惡人向话叫声等命的你过来八卜问你话方才我在
门外听見你說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日月星辰多少你都知道
你旧講之八卜听忠良闻听惡人口之声之自称八卜必定是丈戾的
兄弟八戾心内说好了万恶的囚徒望台本里自称太卜但旅
离却此地上了任那时在叫八卜認之我彭某就是了忠良想罢吕善
声太卜若问我說的话太卜听我言来鸿蒙混沌一氣两议四相分為八
卦阴阳相週须按天地人才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天下有四大部州
人有胳膊四肢天上有多少星辰人有多少頭髮天有昼夜阴
晴人有禍福吉凶天有廿四節分出三百六十五天為一年
人有三百六十五断骨節有生有死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
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東公彭公这一夕話胡塗宝淨
把他混住了你说把个惡堪点頭大笑說道有音尔講的好
一定算的好言罢一扭頭分咐你们掣个坐来叫他坐下好給我
算命家人恭立刻掣个座个来放在下首忠良一見也就
罢所有代来的東西放在一傍坐下代笑闻言請君子言尊造岂
在下好推算之八戾見问連忙說道我是丁卯年乙巳月己未
日亥时生的彭公闻听故意掐算
彭知县　假意掐算忙倍笑　安心用意要奉承

口尊君子命運好 生来耿直性聪明 济困扶危心腸热
能可亏已不亏心 乙丁卯年来是属兔 乙巳月内来逢生
乙未日干两層土 五行有水飞不旺
命中有土飞不生 丁卯年生兔父母
月作乙已弟兄二 乙亥时辰福寿通
就只一見心太傲 你是个 能折不彎桑木弓
我等你 我等你
我等你 我等你
不守祖業自己立 八字之中無弟兄

吃亏了 心内說 这卦等的真凶險 只怕难逃这哭声
此卦内 这个人 淡天谕地他全懂 等卦言談分的清
只怕有点不大利 偏又是 偏又是
病符神穿宫来拘逻 照命又是计都星 眼下見宫有大禍
口舌是非太不清 傷官敗气离不远 躲净求安是正经
官司水下旧要到 枷鎖臨身足下凡 九死一生会人救
不出月内有哭声 彭公言詞还未尽 到把忽人吃一京
五行木多金缺少 秉性刚直不讓人 千里有緣今日逢 彭公只雇直言語
正月四月还等好 就只五月不太平 尋环一到命消化 听話的家奴吃一京
年逢太步月喪门 偏又是 捨屁為民探吉凶 暗飞的
照命又是计都星 眼下見宫有大禍 貴造屬兔应兴相 他竟敢
傷官敗气离不远 躲净求安是正经 五月又犯计都命 前来私访我的主人
枷鎖臨身足下凡 九死一生会人救 依才仗势欺良善 重公
不出月内有哭声 彭公言詞还未尽 到把忽人吃一京 常言道 听信阴阳灯号路 两句俗言人平话探井平繩彭公自知為民心直口快要试
五行木多金缺少 秉性刚直不讓人 劝你善恶分的清 探飞飞李八庆的善恶谁想说的恶人必口会言只不作声
正月四月还等好 就只五月不太平 非是在下言此话 谁想傍边有个会通的家奴姓孔名亮
年逢太步月喪门 偏又是 我与你 有識文断字他又是八庆那恶奴的大旧子他有个妹飞名叫

春梅今年十八岁生的有些姿色八戾仰为偏房他所以沟脸他在傍边净把彭公的形藏识破也是忠良合该有难这个贼偶然来透把彭公的名字全都来破心下自忙说道好个胆大的狗官净敢假扮算命前来词访我家主人我如今也不说破我有主意只用如此要害狗官之命手到擒来

恶孔亮　时间安下狠毒志　下回書

这个贼　想把一边作眼色

吾死忠良為民人

眼望八戾暗递声　将眼一挤嘴一努　不住摆手把身弓

且说八戾贼恶坦　听见彭公话语京　正在来想心不定

猛抬头　看见孔亮这般形　腾内也旧反思想

暗说道　孔亮有话何不云　往我送目来挤眼

想来必定有元因　我且如此这般样　听一听

孔亮可有什么话云　想罢低头开言道　眼望里主叫先生

好卦、、真好卦　话语说错说的明　言罢吩咐伸手下

快向先生到茶姜　恕我失陪我旧到　老先生

在此署作有話云　老了闸听不知是计　里尊驾只管行

在下奉命候贵信　八戾回道说狠好　八太下

速忙起身往外行　立刻献茶与彭公　还少出了書房外

不表忠良書房坐　且说八戾可恶人　迈步出了書房外

孔亮随后慢、跟　登时来到后房内　八戾归坐把话云

你刚才　在我身后使暗令　未什么

叫我出来主何情　李八戾问恶奴孔亮来至后房中坐下叫声孔亮这个算命

的是个高人传受他等的透休水淙分毫不错孔亮边微、

冷笑说道罢呦我的八太下你老人家悠明一世懵懂一时

在要等上一个命只怕你命还保不住了呢恶坦闻听心中不解叫

声孔亮这是怎讲到要你细、的言来狗奴见问吕尊介我请

问你老人家那位先生他说他姓什么名什么个在告诉小人听

、八戾见问说道那个先生说他姓十名叫豆三外号双月狗奴

说八太下你老人家在细、想这个十豆三双月好叫人京

怕

好一个恶奴名孔亮　眼望八戾把个尊　若要说起这件事

千万隄防那先生　十豆三　双月名姓五个字

内中包藏恶机风　批问姓名是两个字　八个听我讲分明

十字兜底下加上　加三撒　却是姓彭的朋个彭

个豆

他又说道那双月　二月相逢是一个朋　如今三河新知县

乃是皇上钦点的　听说此人是旨下　廊黄五甲是汗军

现今三河人不少　每日迎接知县尊　一连三月不见到

只言县主病染身　应该廿日来上任　令已五月初一还未见宗

前面先生语高傲　品阁躺来可疑人　想必彭朋来私访

假扮算命那先生　私訪三河审恶坦　上任也好定罪名

八太下　可知保定的于抚院　改扮訪私馬三風

煤窑还有红门寺
八卩若不加防备
再者八太卩你老所作所行之事难道自己还不明白想来必是彭知县来从西京旧知道风信又怕有人与他言讲也是有的可就遇见彭公私访来曹上任假扮算命先生前来探访你老人家再者还有一件咱家父太卩旧是绿林中的响马鱼太说三河县内並云什麽恶名声在外也有些不明八太卩可知有位伏拙

来安县　私访掣过帐太公
到只怕　大祸淌天了不成

院访过李牛城三吊腰尔这个事也须得留神千万不可大意

好孔亮

八戾闻听前后话　代咲只把八卩叫　千万留神莫粗心
彭公现在前面坐　又是难喜又是京　喜的是
彭公净敢来私访　料想揮翅难西门　京的是
明了的暗叫我尊知　必是知道我為人　方才算的那些话
好个管家名孔亮　详解字又破的精

十三豆

可狠狗官彭知县　难為他想忝破了　想的狠是破的吠
也该在　竟敢前来上我村　来曾前来私访我
方近在右细打听　可恨狗反面我作　对　料你知县有多大
太卩不是省油灯　三河一代谁不晓
李八戾　越思越想心有氖
代恕闻言把话云　如今还是怎羔行
杀你只当抹臭虫　福福会门自己寻
掣肩李某当耶尔　不好明言自己吟
八太卩何尔也有名　本县一访旧知闻
叫声孔亮我问你　多差三班馬步快
狗奴见问呼家主　休肩急
恐听八戾眼望孔亮说道如今还是怎麽行事呢恶奴说八太卩可知道恨小非君子会毒不丈夫如今赴肩人太卩不在家你老人家立刻回到外書房中见了那个革命先生从新在问他的名姓那狗奴必杰对个言明的那时八太卩将他灯盾打破立刻当脸吩咐手下把狗奴拿住上御先叫人将他渾身搜寻一遍他若身代有文乎不用说咧知县老咧那时将他杀死把尸首料在后面井中谁能知道如若搜不出那件东西也旧任平八卩发落

恶孔亮　一路坏话才说必　跟我前来拿彭公
官肩狗奴把旧卩叫　言罢站起往外走
是不住在李家村　禹却書房后戶中
不说八戾安歹意　再说私访彭县尊
老卩时下不消停　一见八戾告辞去
收好色袱而命帖　这才归坐把茶夺

手托茶中观左右　糊表雪洞一般同
条案墙上悬古画　渔樵问荅在河南
大字横匾当中卦　对連字丶写分明
布边同肥会意难　墙壁上各色的
同肥　斗方而字画
彭公看罢心中想　不好明言自己吟
本县一访旧知闻　少时告辞旧要走
多差三班馬步快　立刻上任把堂升
拿到公所動大刑　按律究情向東罪

靠正面
百忍堂

一定处死我才平　彭公正自心發恨　見八賡

好似太岁闖進門

彭公正自心中發恨猛見八賡代領惡奴孔亮從外而走進來

哨光景比頭礼大不相同但見他面臉怒气賢臣一見少不得迎臉

陪咲口哥君子请坐言罢欠起身来八賡一見假意代咲说

先生请坐言罢一脊归坐那些惡奴見他如此光景俱都明

白八九左右站立观看動作不表且說八賡望着賢臣说先生

方才多承你等的好命你说五月內有些不好但不知今岁什麼星

押運貧臣見問还当是好意连忙回答说若駕是白鬲当頭

计都星押運我方才言过卦文上有四句言词说的好白鬲当頭作

不高最把计都把命指若遇实时难消退就是鉄汗也难逃在

者男子怕的是计都星故此才说隄防二字惡人间所做ㄟ冷咲

说好ㄟ一个隄防二字若是不隄防可怎麼分解

八賡眼望彭知县　代怒闹言吓先生　你言隄防两个字

万一錯差代怎住　一时之间想不到　再也难叅就里行

草木人　心性粗奈才季淺　难人解去这机風

除非求卜先知道　禍福吉亥早成功　若是知道先隄防

方能躲過五行中　先生既会先看破　快把方法传与人

我好隄防加千细　躲过非实大祸星　就只先生你能解

彭公闻听惡垠话　听着有些话頭生　等我如此将他来混

不会識破我形踪　不会識破机関名合姓

听ㄟ惡垠话怎云　清成想罢腮代咲　等駕此话不圣明

圣生号能会解禍　又非神仙下九重　万般总是前生定

感动扁中阴隲文　若要你　十分乘巧休用尽

留下三分与尔孫　十分用尽还嫌少　后辈永拆怎如人

话到口边留半句　却是人间頭一功　乘者还有几句话

听惡垠之言只恐識破来意故此言ㄟ刺骨句ㄟ刚暴老子说等駕

莫怪我直言相人生天地间必在好生之德不论穷富总是八字造

定命似舟運似水若行方便禍星自消人要行坑害人事利已

焉能上進再人有凌云之志非得不能通泰总而言之一命二運

三風水四積阴功五讀書若是獲罪于天无所祷矣八賡听了

彭公之言做ㄟ冷咲連說好話ㄟ我李某是个草木之人如今我有

不堪的五个字頌先生給我分解ㄟ

总是县主該有难　遇見孔亮惡家人　識破机関名合姓

八賡方晓这断情　代怒含嗔开言道　先生留神仔细听

似你言词来的稳　想来未必翰文通　我有五个不堪字

先生分解我听ㄟ　仞尔失李才疎淺　奈因心中鲁又渾

先生令逢我寒舍　也算机謀而明公　忠良间听咏一跳

暗说此事了不成　我定形藏必識破　莫非有人走了風

话说那派非正道　难免本县要受京　好似蛟龙淹鉄網

巧嘴八哥入打龙　全仗着当今伏尸主　伏尸洪福托代臣
万一闖云是非地　得命回衙把堂升　拿着恶棋除民害
不往我受这番京　若是恶人不该死　我命难逃今日中
总太我命此处丧　不愧先人与祖宗　忠良想罢急地处
立时抖起忠直心
忠良意秉忠心也怕不怕许多忙、问道口等君子不知是那五个
字遇下倒要详细令教、恶人们见问说道並非别字不是
等驾的名姓请问、一个十字尔底下加上一个豆字傍边还有三撇
尔是什麽字呢忠良说是一个姓彭的彭字不错还有两个月
字可是什麽字老了说道朋友之朋字恶人立刻之间就骂腾
一沉说字两字怎麽怎法老了说朋、字恶人说好一个彭
朋这也不枉你前来看望李某细想来为民伺前来私訪我
劝你犯来意说明直怕还有商量不然你也讨不出公道既打
破你的灯庵兜怎肯与你善罢干休老了闻听此言心下吃亦

你敢奉意来私訪　快说实话饒过你
叫人立刻退你命　只当杀鸡抹臭虫
也该远近去听打　河东一代誰不晓
一路諸麽差多少　要你之命反掌中
三河知县作不作　只用太尸哼一声
忠良暗、骂賊人了除了天地等你大
我今既然逢絕地　必与恶人拼一拼
外人聞听咲我会能　给他个
看、賊人明不明　想罢开言叫君子
错認我这賣卜人
老了想罢口称君子你休要胡言我本是賣卜之人岂是官身怎
奈世事相巧方能動我之心恶人聞听才要说話又是恶奴孔亮
走至老了根前叫一声员主老了你到不必如此想我主人如何
認得你全文着你的灯庵你方才知道彭朋二字我主人既認得

省忙口叫君子我又责卜之人休要錯認了人我並沒什麽知
县说罢回身就要往外跑
老了指望要脫套　孔亮上前把手横　八麽坐上徵、咲
叫声彭朋你是听　我的话語未说透　你先露出京怕形
你的来意我尽晓　私訪来到家村中　胆大巧扮算命的客
怎知我家有高人　我的管家叫孔亮　恭破字意恭姓名
知道你是彭知县　岂肯放你出门　一个知县有多大

平起平坐將朋友
还能保住命残生
只用令夜三更后
只用后院刨下坑
說了实话尚相遇
或是要死要残生
料你听去我的话

豈怕彭尸你私行　依我快把实情講
你若不说真情話　立刻把你工绑倒
用刀杀了命残生　大料会人知此事
将尸埋了谁知道　豈不一命白亡傾
從令来往作宾朋　兩条道尔由你走
这话你自想一想　你别比人大不同
輕重自己評一評　到是说了实话好

休要痴迷心情渾　忠良闻听恶奴话　立剌氣的剛如金
渾身乱抖不住战　那里管　現在賊宅重地中
用首一指開言罵　奴才少要乱胡云　我本是
江湖賣卜讀書客　挈我当作知县养　高挑主人行万恶
天理报彰报应真　有有一日恶貫滿　只怕难逃項上红
忠良下　不催性命破口罵　把个奴才氣作心
敢上前来旧動手　这不就罢了那位上任的知县叫彭朋

彭公一闻要恶奴之言心中大怒此時已把前程撩在九霄之
外破口大罵說奴才你竟敢滿口胡言在你主人跟前說些逺
言明行坏事苦害良民賴我是知县如何使得恶奴闻听立時
大怒要上前動手又見八矣一声大叫狱子們先把賊宼綁起
来預備下馬鞭子重打一頓在說哦乘奴吝在一声一吝就要
動手恶奴连忙攔住說太尸不必動气我有道礼恶斯闻听說
他既不肯说出实话这也使得如何到罵起人来了就该打何

必又費功夫与他講四書呢也罢你既有主意暫且饒他言罢
一摆手重恶奴退去且說孔亮望前忠良叫声黑土响你有此
不知好歹我到是一片好心与你善講誰想你合我咬文咂字
的反到连我你也罵起来了

恶孔亮　代怒眼望彭知县叫声狗賤你是听
好意劝你說实話　柰回為　恰爱狗賤命残生
料你怎知此宅内　八尸行事你不明　他若是

眉頭皃一皱動了气　你想活命万不能
說了实话是正宗　你与李宅面相遇
忠良闻言心不怒　早以就
明知今日逢絶地　大罵恶奴火逞能
到处总要把坏行　八矣如今代们好
倘有一点不如意　立剌搏臉扠别人
世上换罵第一人　要恶奴闻听心大怒

大料你　不見猴材不弔洞
恶奴言罢呼吹計　快把狗賤上了绳
苦了皇家之品人　上前一齐動了手
八矣往下又哆咐　快把賊宼送元中　是
若我差人要殘生　乘奴吝在齐動手　用
迈步出了土房内　個个齐扑為棚行　力
不言恶奴将清宼抬去且說八矣过来分付手下之人頂要看

守院门闲人不許出入稍门也隔面神若是文尸回来早ㇾ报知不可走漏风声是ㇾ
亮这如今是怎么尸办法也少不得由你闹去罢闹面乱来一條線拴着面蝎蚱也飛不了你也跑不了我悉奴闹吓口落人尸只管放心既将他拿住我自有主义尸先吽人到馬棚内将他身上搜ㇾ看他身上有何物件
好个万恶賊孔亮 眼望八尸把话云 先叫人去细搜我看ㇾ他的邦文凭
三河知县吽彭朋 若是搜出那宗物 一定是
将尸埋在菜园内 那时不必将他打 早ㇾ要了命残生
你我在宅計牢笼 有谁敢来哼一声 若是無有那路引
速忙久吩手下人 李八矣 闹吓此话将頭点
重要奴 齐声答应往外走 都道西边馬圈中
登時间 一齐進了馬棚内 卸下清官為民臣
頃刻放在塵埃地 浑身上下细苗神 搜便了
元有文凭与路引 恶奴等 立時之间那消停
照就还将爺御起 个個回去見主公 笛下了
一个恶奴紫着守 其餘来見他主人 一往逕前说一遍
恶奴闻听心下沉 此人既死那宗物 必不是
三河為官愛ㇾ禄人
李八矣一見益元默照心中不悦一扭項吽声孔亮这都是你
这个猴尔子ㇾ闲的人家本是个英命的你又展才破说他是
知县前来私访将人家吊起来这是何苦依我说不論怎麼樣
的早ㇾ放他去罢别等ㇾ太尸回来知道了此事那边惹大禍了
孔亮见奈只得点頭应允他也是心中不定忽然陶想起口来
八太尸还有一件事呢言罢一回手将老尸莫命的色袱打開
在万中往内一番ㇾ出一張拜帖晌了晌上而寫有同年恭慶
端陽彭老兄指日高陞再者三河县宰可喜可賀后面寫着年
弟等某ㇾ仝拜恶奴看罢滿喜欢连忙又叫八候看了一遍八
候吽声孔亮
候看罢红单帖 又京又怕把话云 吽声孔亮不必講
八那宅是彭公知县爺 既然有了真对正 何用嘮叨費嘴唇
常言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是丈夫行 捉弄容易难放虎
跟虎归山必傷人 你我速到馬棚内 趣此天晚夜昏沉
用人将他来杀死 早ㇾ的 埋了尸手無禍星
事完之後我有賞 每人都 賞你们十双细条艮
别吽ㄨ尸他知闻 若是有人傳云去 吽我知道空不容
立刻追命活打死 还把妻子攆除名 重奴闻听吝应
谁敢傳言走漏风 又听恶坻吽孔亮 跟我五去害彭朋
代上那把吹毛刃 墙上現有利鋼凤 恶奴吝应说等命
取下腰刀跟主人 八候代領人不少 如狼似虎一般仝
登时来到馬棚内 恶狠ㇾ 吞北心良為民臣

八矣一仝恶奴孔亮帥领重奴手擎一口腰刀凶如太岁昏
扑馬棚而来这话暫且不表且说清宦老尸在馬棚之内又被
恶奴等捞了一回又将老尸弔起重如往後边去了此处只
留下了一名馬夫看守老尸他見重人都走了他也回屋中
去了赵公一見馬棚之中並無一人看此光景有死無生逢
了絶地暗〻說道老天ㄦ我彭某忠心為民怎么反到遭此
大难莫非我的结过就该当如此

清宦尸　不由一陣心傷感　又是気恼又傷心
绳子杀的浑身痛　一陣〻　不覺吊的骨節疼
暗〻的等一声康熙主　老佛尸　吁着总不依声
彭公今日逢絶处　我的主　也算奴才進了忠
就止难报就恩重　佛尸点了我彭朋　只知道
三河县内将宦作　那晓奴才在此終　猛然间
想起方才恶奴等　将我浑身細搜尋　幸亏我有鉄主意

到相是　未卜先知見陽明　文鬼路引彭兵收起
由恐耶　临耳之时是禍根　也是前生来造定
佛大人　事到危急有救星
多亏了　赵龙蒙兵救佛倫　小〻画童調救兵
果然半点不由人　他在山未遛过难　拿住了
山未巡撫私过访　按察司内蒙人馬　現决断為首李春芳
恶舆凶徒元民案　煤窑之内有救星　浔水他

处〻尽是堪〻死　五行之中有救星
彭某在此逢大难　為什麼
别人私訪成名姓　可嘆彭朋往用工
長随彭兵在庄外　我等相逢万不能
忠良心内胡思想　猛然見　從外面涮進八矣孔亮賊一群
老尸正自傷心猛見從外面走進一羣人来当先乃是八矣領重奴来到
馬棚又見人端过一張椅子八矣坐下代怒分时狻子们先把狗宦放下

来等我問話哦恶奴吝尼一声上前不多时從棚内将老尸推至馬棚
外恶埧代怒吁声狗宦我们劝你說了实話罢你总不尼方才我吁人
從你那算命包袱内查出一仆帖尔来上面寫着你的名子还有给你賀
喜送行重宦的名姓料你也無可说的你如今快说罢不然我一定先
叫人打你一頓馬鞭子言罢立刻馬房内取西些鞭子把老尸
圍住老尸一見明知命在旦夕将心一横二目紧閉一語不西
恶人一見心中大怒吁一声狻子们将这狗宦先抽一頓哦重奴吝尼

一仆〻手持馬鞭子照着老尸無頭無臉只听劈〻乱打可怜把
仆為民的清宦只打得哀声不止
重奴乱把清宦打　鞭子掄元下狠心　今日仆
打的彭公发了昏　怎奈身上爱了绵　又想起
恶奴鞭子如雨点　立刻衣破皮肉紫　这正是
狗宦苗神听我云　唰〻耳内只聞听　只听唰〻声乱响
李某为你何仇恨　又听八矣開言罵　衣服又重怎兼禁
假扮前来到此村　順着身子淌鮮红

私訪太尸曰你故　料你不知我力害
八矣不是省油燈　五里三村尽知聞
白馬七侯坐响馬　靠你知県有多大
杀你只当抹臭虫　恶人越說越有气　雨边的
狗奴鞭子往下楞　破口大罵不絶声
恶賊焉敢打本県　老尸看急說时话
壹坏了　作恶多端堪道人

这东奴把老尸打即了这时也不指望看活了口罵我把你这
起子賊人既知我是本県还敢行凶松打官長其罪不小气:诶杀八
矣闻听大怒叫人止住鞭子只听得老尸还是大罵八矣怒气工心叫
声狄子们你并内中可有胆子大的么谁敢来杀了这狗奴八太尸賞
良百两只要動手若有乱子有你八太尸呢恶堪言还未尽内中有一
奴生的浑名叫周二楞固他生的壮人く都叫他浑虫二楞上前
口奉八太尸这姓彭的交给我了恶人闻听暗了暗是周二楞湏

心里欢壹口中說道这事非你不行
八矣一見是二楞　点頭代咲把话云　这件事情还得我
杀了狗官定賞良
如今一客不煩二主　杀了尸首落井中
口奉八尸将心放　武く小人能不能
然後用尸碎了身　大卸八塊入口袋
盖上井口誰知道　有誰敢问一声
傍边老尸下胃魂　附内暗く说不好
可怜临死不善终　只落得
难勉作了外喪魂　老尸想着将牙咬
我死在此無话講　那算恶人福寿增　万一若是我有命
放过八矣不是人　老尸只雇發下恨
掄拿八矣道衙门　七侯自投三河県
此是後话且不表　在把孔亮明一明
又見渾虫要行凶　暗く多呼心内想
偷看人間傳云去　谁勉食尸问点刑　何不如此返般作
两全其美無事情
人的生死那是乡定談当彭老尸乃是大清国名臣到後来爵位不
小这位老尸性傲抬着尸梭材奏事参倒多少官員焉能遭
此恶死尸的那福大逼的恶奴反到後怕起来急忙上前口奉八太尸
你老人家休要動怒我小人有一条妙計可以無事言罢对恶堪耳
边低く說了几句八矣点頭湏心欢喜立时叫人把尸抬到後边蚕室
之内将门鎖了派人看守車苛三更时候要害矣臣不表也不說矣
这边之事且說那彭典在那李家庄之外探听看主人進了賊宅之内
还不知吉凶之信
小彭典　坏揣文滾在庄外　暗く探訪信与音
来く往く心不定　堪く的　大阳西墜到黄昏
眼看外面天色晚　不見老尸影無宗　心中着急說不好
我主人　莫非在賊宅有难星　倘杰有些不側的事

那时叫我怎兼行　急的只是来回走　心中好似滚油熬
急的他　暗中报怨老尸错　不该独自访恶人
急的他　热地蝎蚁一样般　两眼不住看左村
急的他　长吁短叹眼窝浅　不由一阵好伤心
急的他　身似由魂忽不定　心似猫抓一样全
急的自已灵机动　自已叫着自已名　老尸临行分咐我
叫到三河去报文　急报文武快救援　为伤你

千急不動去進城　称此日落城未闭　早入城中请救兵
長随主义安排定　急ㄑ返步扑了城　不雇崎嶇路难走
跑的他　忙ㄖ结吉喘吁ㄑ　四支会力汗透体
堪ㄑ不远离城進　猛杰间　前面走着人一群
　此時这天有黄昏时候彭與看急只怕天气晚了城门
难進衙门中报文救主人他的那心中一急速颠代跑离城不
远忽达看見前面有几个人行走堪ㄑ走至一处又听見内中

有一个人說話道列位你我咱们進城回話去罢今日又没接
着彭太尸必不得明日再去伺候着罢这是一連四五天了可
到好連一个音信也直听不見了彭與一聞此言不由得洶心
欢喜
彭與听乘人話　就知是尽是在候人　也就连忙答工话
說到是　列位何必乱胡尋　若要通接新县主
乘人聞听長随话　一齐奔目细留神

又是京恐又劝喜　只当真是彭县尊　细看彭與行常相
行景不是作假人　衣服相貌全不对　人ㄑ不由怒生嗔
齐說此人真胆大　假充知县罪不轻　拠我看
你是老尸更纪　就是那　周急也万不得能
好ㄑ走罢休惹禍　在要是　多口多言嘴把楞
彭與聞听呼列位　不可小看我年轻　我毛太
不是那位彭知县　却道是　我老尸家下一内
　　了

跟随着家主来　进二洒　弘纺沿途乘恶人
如今老尸身有难　现在贼宅扃穴中　特至三河来送信
代兵求救特来报文　列位快ㄑ領我去　去見城兵武共文
乘人吾在說快走　一齐迈步向前行　登时一齐将城進
来見司所常万雄　还有署印鄭国玉　为的是
去救忠良彭县尊　穿街过巷往前走　拐湾抹角向前而行
　不灵時　来至衙所其止步　内有一人去回明

这一报文不大紧　常把总代領兵将要救那遇难的彭县尊

彭公案　四部

彭典只是含糊呼说理二洒私訪遇难並不說出李家村一字点
恐走露風声反為不美且說事后後听了長随之言心中有忙一齐說
道狠好趁有把忘長马(馬)鄭四老卩还在家听之内等候信音咱们就領有
这位二卩通稟ヒヒ言罢一齐眼望有彭典只等二卩既杰老卩有难二卩
即速随进城去回稟的老卩長随各各一齐迈步不多时进了城来至家
听但見所上明灯燦烛文武二位老卩在堂上坐定两边伺候的人不少内
有一名馬快頭目说二卩畧在此等候结我替你回统彭典各各那人进
了家听在二位老卩面前跪倒说二位老卩在上小人有事回稟今日彭
典主的爱家在所外投信
馬快跪在平川地　只等老卩在上听　我等奉命去接知县
領命有　轿馬扒事城外存　清辰等到日頭代落
不見新升彭县等　四下打听会音信　眼有天晚至黄昏
三河县　大家一齐都回转　走至了
関相以前遇一人　他望我们来講話　說道是
你等如何不接县等　老卩如今通大难　差我前来送信回
还有多少要緊話　要見老卩才說明　小人不放松作主
只得将他代進城　如今現在家听外　專等有
老卩示下候信音　公人说完忙進礼　文武二位吃一京
把忘長卩開言道　望有四衙吋年尺　怪不得
咱们县主接不到　誰知半路暗私行　想来这卩多古怪
未曾上任暗私行　不知落难在何处　吉凶难定竟不明
你我須当早商议　大家好去救彭公
說道是　先把長随叫進门
列公这位把忘乃是武李出身姓常名万在京营効力年满
打点了打点升了三河县守城把忘年有三十多歲生了个蚂蜂
腰长膀尔微有鬍鬚一黄白鏡子孤拐臉真乃刀馬純熟幼年
间孝过拳脚畧过快文真乃是个有本是的人身高五尺有餘
这位四衙他乃都察院中書吏出身年有四旬白臉微須為人正
直名吋鄭国玉二位老卩立刻分吋快吋彭典(縣)至的長随開话哦
馬快答应点起五了夜听把彭典尔領進清安一畢一边站立常老卩
说爱家令主人現在何处你来至此(回)汤将原故須得细々的言来
小彭典　在上面神仔细听
見问口把老卩吋　理況细
我吋老卩是欽点　旧点三河知县等　耳听汤东发难座
庸有恶把欺良民　私訪听見有人講
有个恶塻吋左(青龙)　还有一名大响馬　他的住处李家村
白馬李七是盗寇　他的兄弟大煜人　前任官宦全坏了
皆因他等坏了前程　我家老卩身欧扒　拌作算命一先生
一回小人来到此　旧是今日上汤东　吩上訪正事不少
天晚訪到李家村　主人吋我在外算　眼着家主進了村
我家老卩曾分付　吋我等有莫远行　天晚若不見家主
吋我到　三河县城内快投文　二位老卩若不信
观有那　黄家照(昭)与文凭　彭典说有一伸手

取五黄家印信文
一仝の语打開着
某年科甲貌与容
彭典接过揣怀内
把总常右右着把了文凭心内有牧速ㄑ说声不好望着郑老卩说了不
得了李文庆忘是响马在本地並无一件案底又无人告他在者
此人是卩好汗惟有他的兄弟八奏十分罢道常ㄑ欺押良民你我

双手高牵卩清着　把总長卩把手伸
仔细笛神着分明　果然旧是那度犹照
者完照旧通寸去　管家收好要小心
把总開言把话云

深知他的恶处这恶坝真要是客了里主连你我也禁当不起依我想
来要動武不善你也旧怕难收里主还得想傍妙計要紧若是彭老卩
有命呢少不得接发上了任也却你我仝瞭之情那时任他办法若要有什
么好友先拿住八奏一並止呈好保你我無事郑卩闻听口呼常老卩
我想那恶坝李八奏深宅大院怎么拿法你有什么妙計到要
前来領教ㄈ

郑老卩　口等司所我領教　我我好去救里等

把总見问微ㄑ哭　现有这　兵丁街役不便云
只恐有人透了气　此事重大不非轻　回老卩何必往下问
事到临期自太明　响只发　急速快把发兵派
桥馬人夫預備停　灯笼火把休短少　我有妙計救里等
云城半路我在将　色发吋你心不明　此时不可明说破
走漏风声了不成　走漏风声了不成　四街闻听将頭点
万一時　四街立刻将人派　把总常卩也派兵
他卩知道常卩能　三位老卩也不馬　長随彭典也上ㄈ　登时云了北门外
手下兵丁随後跟　一奇不往别处去　竟自扒了李家门
常老卩　馬上对着四街講　他却低言把话云
到了那里看光景　须得如此这般行　四街闻听心欢喜
瞎说此计果太精

边只有一对纱灯路前引道長随在三位老卩馬后跟着往前所走方
么低言望着郑老卩言语擒贼之事
万么眼郑国玉　低言巧語又把话云　此事先探详与細
听ㄑ里主死与共生　八奏总是不灿手　害免知里了不成
只怕你我有不是　这不旧　一事么成双事定
故此才设擒贼计　你我迎到李家村　撒开营兵圍住院
桥馬人夫别进村　老卩你在外等　代我一人进村中

油松虎子不必点　旧只是　用我发里大奴灯
就说我今来查画　虚哄合庄乡民　我与那
素往是在有交情　里主若在他家内　此时不可明说破
只恐ㄑ奏他不在　八奏一定下狠心　四街闻听将頭点
立刻如此齐下手　ㄑ奏在家难動手　八奏要里等
听见是我必迎見　八奏八奏論弟兄　只说我去将他绊
素往是在有交情　里主在他家内　那时节
只恐ㄑ奏他不在　八奏一定下狠心　若要是
立刻如此齐下手　拿住八奏要里等

有了知县的话
大家本安自保身
他的兄弟遭擒获
临期难定吉共凶
不是杀进县内
晌见八奏住宅门
重兵卷之不待慢

你我保着好进城　任他怎办咱别管
就只一件难心事　只怕又奏来必容
哥く也有不動心　又怕翠賊奔来闹
又奏横心眉一皱　只恐三汤不太平
空事行刺在夜中　说话之间来的快
把总马上忙分付　兵丁快闭恶堰门
登时团的不透风　老早时下不待慢

話说二位老尸言講拿賊之计細く对四衙言明又講兵役人
等低声嘱付一遍不多一时来至李家村長方右邪歇脩停之
立刻叫鄭老尸代領兵役将村圍了个風而不透真乃是弓上
絃刀出鞘四面巡查四衙一全彭與在外听信少时鴈進賊宅
捉拿恶人各救县主且说常方右代領着四名頭目俱是会武
之人真是久慣拿賊快手有一名兵丁在前打着灯籠引路一
备竟北八侯大门而求这且不表且说彭公私访八候被恶人

拿住苦打了一頓俏在室之内单等三更要害賢臣之命不表
且说恶堰八奏一奴恶奴孔亮在書房之内八候叫声孔亮你
有什么妙計害死狗官彭朋天气也不早剌眼看已交三鼓恶
奴孔亮听问口称八太尸你老人家聪明一世蒙懂一时自知
八奏说既然如此你怎么兼办法呢恶奴说若依小人此时不
过天有二古再等三更夜晚街上死人只用小人两个伙
计奇到空房之内有一条繩子将那彭朋勒死然後将他綁繩
鮮去在叫有两个人将他皆出硝门以外远く樹养之内将尸
首用繩子弟在樹上急速回来緊く团门只听消息总然日後

八侯闻听将頭点　说道是　这事如何难住人
暗想此事无主意　叫一声　孔亮这事任你行
八奏说既然如此你怎么兼办法呢恶奴说若依小人此时不
过天有二古再等三更夜晚街上死人只用小人两个伙
计奇到空房之内有一条繩子将那彭朋勒死然後将他綁繩
鮮去在叫有两个人将他皆出硝门以外远く樹养之内将尸
首用繩子弟在樹上急速回来緊く团门只听消息总然日後

綑内之奥跪不能　依尸用力明杀死　内有三件事难行
頭一件　那狗前夜来私访　岂不知道尸為人
必是早已先預備　家有眼随手下人　如若是
明く将他来杀死　只恐明日必有人
难勉非灾大祸生　若要听说杀知县
只用将尸送云去　那时節
杀夜斬吏罪不小　害人也有不小心
杀人难免血踪影　一时不能打扫清
七尸一世爱交朋　不与七尸有交情
这一个　既有此事必应元
亲代夜兵来找尋　万一找到血跡处
回此上　我才捆指别那作们
谁雇尸的死共生
啼三件
河东文武发員等
尸还不知他作事
一定事
尸且想く通不通
要害彭朋巧計行

又太尸代人来找若是看見彭朋弟在樹上只知道里主尋了自尽与咱们先千这岂不是移福与东吴之计

好一个 万恶滔天名孔亮 伏侍家主欺负人

彭公私访来箕命 识破行藏是里尋 恶奴一闻狗奴话

扭项眼望东仆人 咱们主仆全定计 单等今在古三更

把狗皮 早々勒死送去 远々无人树岑中

用绳弔在大樹上 死尸拴在套圈中 事完没

你等急々回家搏 千万休叫外人闻 到明日

早辰起来瞧乍看 就说樹上弔死人 鄉保地方若知道

他必忿 去稟署印回衙闻 回衙必定来相验

一定认正是彭朋 速寫行文上司报 一定要

申奏当今与朝廷 補缺另放新知里 到任那才死事情

还得那 嘱付嘴言不可漏 事完重賞十双艮

秉奴答应说知道 太尸只管放寬心 祝酒话

只听外面交三古 不免明是子时辰 恶埧扭项開言道

望着孔亮把话云 如今在内打三古 是不宜遲快々行

代领着 他们速往空房去 早々的

害死狗皮元事情

五月初旬天長在短说话之间已交三古恶埧说孔亮跟我去

到空房走々孔亮说八太尸不可莽撞还得你我暗々想他受

弔挨打命在急色岂有不言语的呢你我轻々前去听々所為

的是听他说出外面可有什么防備没有他一个准備的道礼八奏聞听此言说到底还是你言罢多付不用你每还些人前去只用孔亮一人再跟着四个人也明以勾了乎恶奴一齐总在内中攒出四个強壮家丁跟随恶人来八奏豪奴孔亮一齐迈步竟往空房馬棚而来向前所走

李八奏 迈步当先頭里走 后跟着家丁五个人

登时来到馬棚内 来至资室空房中 忽听見

那边来了人一个 却是着守馬圈人 那个人

才要開言问那个 孔亮上前悄语云 快着低言休前进

公尸素些要害彭朋 那一名 馬夫拿听这句话

心中害怕不敢哼 不说馬夫心胆怯 单言八奏恶贼人

我頭着 五个狗奴往前走 个々走着脚步轻

登时来至空房外 孔亮先明用手横 掏住恶奴人四个

不必多走少動身 李八奏 慢々迈步往前行

一会孔亮奔总灵 只回那 八奏恶人心耳软

听信了 狗奴孔亮起衬星 天網恢々踈不漏

恶贯将淹跑不能 总太又士诀归正 三河县内众眾清

天下响馬归一处 什么人 扛过江湖录林人

李八奏耳软心活是一个無主义的人其坏事全坏在这宗事

边吃狄的个王八崽子三孫身上孔亮以前坑害良民旧有人

告訴白馬李七太尸七奏打通孔亮叫副兄弟再者李义奏在

三河一代名頭远近大丈夫行為廣交賓朋天下响馬人人等
為上坐内三個人喜走関東審明船厰一代姓張名義隆外号
人称鳳凰張七第二个姓楊名忠武外号叫賽毛遂這个人前
在落亭县杀过于得水的少尸第三个旧是白馬李七麼子此
乃閑言不表書中单言的是彭公被人弔在馬棚空房之内渾
身疼痛

彭知县　弔在馬圈空房内　命在旦夕頃刻中
忠良尸　口中高声叫苍穷
报左脏章竟不真　我彭某
点我三河作县等　一秉丹心怀赤胆
未曾上任未私访　假私有美命访要人
並不代　家眷奴仆乘人等　只有跟随叫彭典
一路上　受了千般百義苦　访到三河
假扮那　美命先生未婁下　我把文浩给彭典

前思後想实难受
如何老天不睁眼　报
多蒙当今皇恩重
作官要清爱惜民

呀他只在左外等　打听我的言与这　焉想我今身受苦
等我相逢万不能　可恨八麼与孔亮　你把王法看的轻
我若渴命出此处　不剔恶堪不姓彭　老尸他
只是恨渴高声骂　外边的　恶堪豪奴听的真
李八麼　大叫一声彭知县　焉敢背地你骂人
恨怨你尸吐实情　我先叫你归阴路
狗发怀恨在心中　忙分咐
也免渴　碎剔八麼方称心

孔亮快要狗发害　乘家奴
一窩蜂　大家闹近室房内
三河县的七品琴堂邑宰彭朋

三河县　卷終

一齐答应動了身
喊坏了

李八麼在窓根外听的明白心中大怒立刻闹了空房之门犯
亮手内擎刀主仆闖進了门去用刀威喝素绳素快く勒死狗
发这且不表也不说彭公心中害怕且说三河县内把总常方
去四吾鄭国裕只回彭典去投文调兵二位老尸会同忘了私
役人等还有轎馬人夫一齐击了北门来至李家庄先把录旂
兵丁擺開藤牌一个く騎馬擎刀耀武揚威暗く的把一个庄
村圍了个風雨不透还有班快三班書吏人等俗下油松亮子

一全四吾彭典侯在庄外扎住等候信息且说把总常老尸领
定四名兵頭点上一盖大提灯笼く上寫有巡捕营司廳府孔
字進庄而来常老尸未從進庄先对四衙鄭老尸说寅、兄的千
万面神仔細夜

常老尸　眼望四衙開言道　寅、兄沟神仔細听
我的兵圍了庄院　叫这些　人夫三班别動身
寅兄也住庄外等　一全肖　男主家丁小彭典

千万听我呼哨子
头里只用一盏灯
贼宅之内重恶人
愚弟今在将他拜
贼若拿了我的什
向他定要知里等
知里进吾在交代

我先进庄去叩门　代领四名兵丁
我只说巡查路过此　瞒哄那
弟分八矣有素往　素日长到他家中
李八矣　亲身必定扣我迎
立刻令拿淡笑中　拿了八矣好追问
有了知里不必讲　咱扣彭朋送进城
任凭里主问口供　杀剐存流共杖绞

金不换
若叫那
就只怕的文矣在
还怕知里命不保　你
说不得

你我二人听下音　分中可有两件事
令人闻知担怕京　题一件
怎好动手两相争　第二件

常老卩说得事在人成事在天此出剪断束兵圍了在院常老
卩叫道馬玉林王威永刘成龍恁似豹有匕匕你等听我吩咐哦

你我前来扑空　那时难免吉凶事
七矣八矣一齐擒

尔等跟着进庄拜望李八卩看我眼色行事那一个如若之違
将令一定按軍法治你等之罪哦且说常老卩深知这四名馬
兵本領一个く有万夫不挡之勇真乃是百里挑一之人按排
其正这才叫那名兵丁手打纱灯向前引路率領四名兵丁一
催坐騎竟扑庄院而来

好一位　是智多谋常把总　要拿恶堪兄弟六
兵丁当先前引路　手提一盏大纱灯　灯笼上

珠纱旧写六个字　巡捕司听府鲜明
当先引路进庄村　司厮当中乘坐李
不显威武凶脸处　一派竟是依斯文
庄村之内慢く走　恐怕犯的犬吠声
馬上不言也不語　兵丁个不敢哼

常把总　馬上停细看分明
不見有人说笑声　常卩吩咐兵快叫

说说常某来拜望　回查夜
拜望八卩闲撩擾　说与里面传話人
急忙前去来叫门　只听犯连声响
鱼杰天晚还未睡　虎同天热似火笼
过间屋子闹臭虫　正杰着并难合眼
外边叱く人叫门
里面着门之人正杰睡不着忽听見有人叫门心中有气伐怨

问道是誰哦匕匕乍了尸的是半夜三更来献你奶门有什么事
在你妈死了报丧亲了外面兵丁一拿此言忙く回答骂声几
八角的混章行子快开门来現今三河里城上守营的常卩
今晚查夜至此心中焦渴故此来望候你每八太卩来了快く
告訴你每八太卩知道我们常老卩現在门外等候门内之人
一拿此言不敢代慢急忙起来旧後院飛跑

门上的　忙く扒起往后跑　竟扑正房見主人

登时来至書房内　旦則見　明灯燭烛亮如昼
家奴人二尽住内　那有八奏家主人　且说那
安奴一見門上伴　叫声帖哥何事情　半晌三更你進内
如何不去着大門　門上的　老帖開言呼列位
外面有人拜門上　就是那　守城犯忌常老卩罵
今日庶夜过此村　他叫我　急速过禀亲通报
他今要見主人公　豪奴奄听这句话　叫声老帖快出去　跟我走

狗奴領定芒帖走　竟奔馬圏室房中　不言二人引馬圏
且说八候方悪人　代領豪奴人四个　还有那
坏種乳亮愈家丁　窓根下　他把彭朋话听尽
心中有気眼无睁　一奴叫人将門放　李八奏
一仝悪奴走進門　馬大立刻将灯点　悪堪奄回看分明
且只見　忠良老卩尚在塵　不由大怒叫彭朋
你还要拿賊李某　碎剔零尸趁你心　我先叫你归阴路

首将你　怀恨記仇在心中　吩咐尔等快動手
用縄勒死莫消停　回卩豪奴叫荅应
随外晚進兩个人　八奏才要叫四个豪奴動手用縄勒死芙庄忽見打外面冒入
八奏才要叫四个豪奴　来到把个悪人啼了一跳一荅四頭观看
失く晚進了兩个人　元来是看門的老帖悪人一見罵了声局失鬼你每兩个半在
元来是看門的老帖悪　三更晚到此処有何话说老張说八太卩今有三河県城守常
三更晚到此処有何话

老卩今晚前来下夜路过此処仁说拜望把悪人啼了一
等要見八太卩李八奏奄听把总常老卩拜
跳立时之間把悪人彦色吓得了可旧帖
了大时要起
李八奏　生性本是搶頭草　听見民硬啼局魂
只当有人魂了灰　立刻旧把彦色更　心忙义乱元主义
扭項回頭把话云　叫声老帖快出去　告訴总卩常万雄

旧说我今身有病　堪々至炬命代終　老帖荅应才要走
狗奴乳亮说莫行　少要出去听我講　回頭用把八卩奄
方才这说大漏空　焉能捆住常万左　素常的
八卩与他号交往　人情分子倫弟兄　素性相契通家好
因此今在拜上門　患难知已好朋友　素向来往亲又亲
他听見　若従八卩身有病　还说病重命代終
越发旧頑当入内　既好如何肯起身　必得進来看个病

方是知已一拜朋　他若進来一細着　豈不叫人起疑心
八奏奄听連忙问　依你可是总兼行　孔亮回说卩别怕
奴才設保退发兵　常言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是丈夫行
等我出去着一看　便知虚実假共真　外边果之不測事
难免動手両相爭　说不蹔車毛ご　不過施展武又能
言罢迈歩往前走　要拆那把总常卩假　孔亮口等八卩常老卩与卩乃至好賓朋
孔亮口等八卩常老卩与卩乃至好賓朋　不分彼此今在前来

雄言有病咱主仆之事办的机密外人焉能知道太尸总别自
漏马蹄令人瞒天来你老人家先回书房去叫人将狗放口内
墨上宛棉照旧故在此人将房门上你老人家在书房坐着等
小人仝老妈出去看之常尸共代多少兵役他若是还向素日
下夜那几匹马步下那些人也旧不必多虑只管他猜进来
相见不过吃碗茶打发他走後在害狗发不迟八奏点頭立刻
旧叫人照孔亮之言办理妥当这才代锁狗奴回至外云房中

不表且说孔亮一仝老妈前往走不多时来至了大门以内这
这个贼奴他先隔着门缝儿往外面神观看常尸的来意如何

恶孔亮　　明

但见並元人多少　只弓巡夜大灿灯　台塔上
还弓一人迎面跑　不住吧之来叫门　那边却之一匹马
马上旧是常为太　素向常来拜家主　不过如此几丁人
並元一点恶险意　不过代锁手下兵　速发代率四五个

附内说

把总此来狠希松　拟我哨来这气狐
何用防偷瞎害怕　耶忽了
何必观看生疑虑　等我去根主人公
料想无事莫怕京　迎此早之去通报
把总吃茶快起身　去後再字狗发命
恶奴正自胡思想　忽听竭
马上犯总开言叫　尔等上前在叩门

还问里面怎么美　还弓开门不开门
必弓八尸安歇下　不必京动老人儿　咱
不杰弓弓要背人　外边常尸假卖狐
门内恶奴长咲答

常老尸一片言词听为的弓好叫开门侯他不防好成大事再
者常老尸又恐他等恭透了来又弓弓防备那时拿他可旧费
了大事丫说里边的孔亮全听外边的这些言词信以为真不

如不开

咱们早之回去罢
到把个

敢代慢一扭项对老妈耳边叽之咕之弓幾句话老妈点頭往
里去了这且不表且说孔亮才要往外荟应忽又听见门外叱
之打门口内说道我每老尸叫问你们这个门还是开吗还是
不开要是不开呢我们旧回去了恶奴荟应忙来了ㄷ慌忙用手

但见恶奴出门外　马前请安把话云
小人家主睡了觉　听见尸来付起身
不知今夜大驾临　常老尸
爱家何必套虚情　我为查夜过此过
恶奴回言说不敢　口等老尸在上听
我家之尸真弓事　並未在家不能迈
整衣不脊望宽容　常老尸

他说道
老尸千万恕家主
假义代免开言道
元故京动别生嗅
现而今
我家八尸候大驾
听说之奏地不在

不由为忙心内京
心矣不在了不成
又想到
暗：的
从日绝交拿恩人
常老尸此时心下一
又闻言说怎么你们
与令立人马元令在
未望侯令主人二则
京动你主仆了
常老尸
把一个
不说门外常把总
書房之内見恶堺
大门外
步下一人打提灯
跟役还马四名兵
孔亮他
脚心放厮语语请
听尸只爱请进所
心里有病担怕京
这就事
常老尸
除此外
叫我来票主人公
他那里
八候拿听将頭点
暗：脚内自已语
為人不依马心事
马上现在门外等
並元兵将另人等
请尸只爱西去見
并無及又真心拜
刘衣马
吉凶二字任苍穹
半在献门心不京
有心不見常老尸
衬福吉凶难定事
又听老妹把话云
如何没马豪气雄
李八矣正在由疑之间忽听見看门的妹黑了与条狗奴一斉
叫我迈接我胆怯
由疑不定死主义
今夜晚
李八矣
八尸向来马胆亮
间言口岑八太尸你老人家终朝每日最是胆壮之人死论什
么样大事都敢作敢当今日怎么处起敢来了俗言说的好是
福可用不是衬要是衬脫不过在者那个把忽常老尸来拜八
尸这是他赐咱们先到怕起来了宣不把素日的英名全杰丧
进请马全马个定数八矣叫这些奴仆你一言我一語话说的
又是气又是恼哼了一声急壮唤上了衣服云离了
怨我来迟慢宾朋
常老尸
假义的
言罢往前走几步
一見恶堺将他奔
一泓如容喜悦相
壮不台增向前行
迟壮着身不能行
口中不住叫仁兄
急速上前来拉手
不知却是計牢尤
实指望
常万云
安用主又要拿人
只当真心来拜門
第兄相会万外亲
跟进步去孤往恶堺不敢情
李八矣
走至跟前抻双手
二人临近各抻手

常万在一見八麼前来也不慌也不忙番身下了馬他都不
往前走丁字步尔站着大丶的駕子用计伸手拿人伸云伸腕
西八麼拉手尔油臉代咲高声说道令晚前来与故宗動体性
丶八麼只当是真又拉手尔习辺恶奴将灯球高奉照的如仝白
昼着的真切万在一見恶奴恶坦要拉手把总一見汤心欢
喜假又伸云左手急忙用右手接住恶人左手用力拉住将
身一轉又把八麼的胳肢背在他的肩上又将恶人的腰代一提
急忙用腿把恶人腿的一勾又用力往前一掀常老丫将頭一歪
上下刀把八麼如何能逃这旧是八旂丫们署交用的温圆
昏又名老牛背一名又叫阿吃腻把丫恶奴従背上正正的
扔過来只听咕咚一声只掉的恶坦八麼立刻昏将过去
好一个
幼年考式中武奉 总智多謀常把总 安下妙计拿恶人
每日叫训六营兵 旋刀过人有才智 故叫拎拿万恶人
得便進身忙抵住 他把恶人掉在流平 八麼虽太会武义
使人不防怎得营 身子一轉倘在地 阿吃拉
一交掉了一个昏 申多恶奴豈發撈 难保好歹吉凶云
万在上前用脚踹 分附兵丁快上绳 四名兵丁不代快
上前動手綁恶人 立刻蹓子拴二背 兵丁高丶奉灯花
孔亮他 見事不详说不好 連忙迈步旧抽身
故量上前难以救 他又怕 自己被拿也遭拎
得了便时旧撒腿 绕到后門扑樹林
官兵圍住在村外 因为恩主一个人
急忙暗丶云林外 要去前途請救兵
孔亮去把义麼找 单言把总常万在
又听八麼喊一声 自已受着绳共绑
又見孔亮云踪影 氣的咬牙罵高声
叫我前来接万在
恶坦说我如仝接云来你也跪了付又一想自已说是了孔
亮万是有某之人他見我被常万在拿住他必是将狗攻勒死
送云后门料在荒郊迈个主义恶坦想罢一声大叫把总你好不
懂文情我与你並不完咲如何把绑起来你道我家我是好义
你为何绑了我是何到礼我好义把你接云来你绑起我来
是什在主义还不松了我赐常老丫耸听故义做丶冷咲叫
常把总 代怒含嗔把八麼叫 坐罪因使你是听
老丫来 到此原为将你获 大禍自尋平素行
你若是 人正心正行好事 恩主来访怕你行
常把总 代怒来把恶人叫 你的罪犯真不軽
令有万岁当仝主 点了位 三河知县叫彭明
来曾上任先访你 扮作算命一先生 你把他
誆進了你家内中 他的家丁着的真 跑進城去报了我

拿云了　皇家路引西文平　因此代兵将庄围
特又前来把你寻　快丶说云彭县主　或生或死那里存
你若是　不说说前真实话　把你合家上绑了绝
一套文书送保府　六问三推动大刑　那时安法难招架
不怕你　不招实情动典刑　不如此时说实话
或生或死快言明　县主会仿若有命　也能保住你残生
你若是　害了钦点彭知县　代累我等怀前程

依我劝你说实话　劝你不如说了好
我必开脱老人兄　之乎者也谁肯容　八庚食听心犯想
若要是　只因听信贼孔亮　要害知县叫彭丶
不好明言暗丶云　岂肯会故绑彭朋　只得用话只把总
早知有人知此事　恶人想罢开言道　眼望角
仗我嘴巧舌尖能
三河把总常万贞
恶人仗着嘴巧舌能口呼常老了你竟是恨造非言俗语说

的好拿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旧听信彭长随之言他说县主在我
家就在我家不成这坐村庄人家多的很想是他记错了也是有的
常老了你须得思想丶丶休要恨赖了好人常了食听大怒叫声八庚你
这义思是要对証才死心呢这也不难言罢分咐兵头吹起暗号兵
丁各庄登时吹起这且不表且说在村庄以外圆困

郭国玉

细想万贞常把总　庄外代着兵合没　心中急皂腹内云
为何拿人不代兵　只有兵头人四个

又不多代录新兵　包不知
哥能来于旧被掳　倘若是
此事难保吉共凶　常了若有好共歹
莫不是　二人此时交上手
把总也该使暗号　吹起哨子调救兵
天交二古多一会　不见音信不成
四衙多呼心暗想　代领兵丁不消停

恶坦八庚会武义
若不能拿贼恶坦
县主一定救不成
恶坦强人武义精
这时候
正是那

岂无有　县主彭了影共宗　常了一听心大怒
闷言有语叫郭兄　你将恶人来看守　我进贼宅找县公
四衙叫人抬恶坦　立刻看守不放松　人丶手持吹毛刃
卑兵丁　奔起火把欲油松　把总代兵往里闯
函如倒帘进了门　万贞当先往里找　在后边
跟着一个小彭兵　就从前面往后找　不管绣户女房中
厨房茶房书房内　大所正所代客所　大小房屋全找遍

消院之中细搜寻　这阵势
亦动男女与小童
一个个
男人穿上女子庫
门坎伴倒地流平
把总代人细搜寻
会奈何
半夜三更人睡定
吓的不知什么事　儿哭女叫不绝声
手忙脚乱声喊叫　半夜之间闹烘烘
妇人精光炕上滑　男女浔便往前跪
一个个　吓的鬼哭声喊叫
不管男女便入内　着怀油頭粉面人
代愧忙往暗处躲　任他寻找誰敢哼
只因八虎人方恶　常万不见彭知县
心中急煌怕又亦
常万石
一脊迈步入屋中
一声喊
真有报充令日临　常万不见彭知县
长随他　立时找到馬棚内
代兵来至空房中　立刻叫人打開賞
常把总　抬頭看見彭知县
叫尔等这间房内有了县主老了身
話說把总常万石全長随彭兴領着兵丁沿賊院里、外、搜遍了並无見彭公的踪咏老万心中急煌下忆想莫非李八虎胆大会知当真的将彭县主害死不成果有此事万惜常某今夜的勤劳彭兴兒沿院中搜遍並不見主人的音信、唏的渾身乱抖面目更色放生大哭自恨投去迟了兵将来晚了因此才坑却老了的姓命我想就是老了命丧此处也該显出尸首血跡来为何全然不見言罢只急的放声大哭
常老万会奈代兵要往后院馬圈内搜找不多时闖進了后院
馬圈先在馬房中看了看里面馬夫所見風声不好早旧跑了
乘人付又抽身尔找万旧找到空房門首一脊观看无来兴门用肖
了常万叫兵丁立刻将鎖撑了将门推开当先進去兵丁高奉油
松火把常万会一同長随闖進屋内
申兵丁　高、奉起照亮火　登时照的一片血
把总当先将屋進　后跟着　寻找家主小彭兴
大家留神观仔细　啃見遭屈被害臣　但見他
渾身到剪倘在地　凶馬攒蹄上绑绳　捆的忠良不相美
白面京的紫又青　那知狗奴行事狠　嘴塞棉花氣不同
小彭兴　一見忠良如刀攪　疼的長随吐悲声
連忙跑至临切近　拔出小刀不消停　亲見用刀動手挑
赤、挑去背上绳　只把老万口中叫　悞事总恨我彭兴
想不到　恶人胆大会王法　硬把老万上绑绳
老万浔命早上任　好審八虎胆大人　将他拿進三河县
六問三推動大刑　抵敢昂打本县主欺　抑县主肥色身
審的不可軽饒放　按律定罪向典刑　長随連哭代着叫
不見彭公哼一声　彭兴他見唏一跳　付又留神看分明
但見老万面目改　只恐性命保不成　彭兴叫勾多时不見老万哼哈一声不由的吓了一跳連忙一个常
万会上前观看猪灯光细啃但見彭公的臉比蠟渣子还黄面如金化
鼻子兴微有些活動氣尔身子是脫、尔是死了一般東公諸事祥

礼恶人把忠良狀平西时候诓进贼宅等命盘问底细，怒叫家人绑了吊在马棚内那一顿马鞭子尽勾老T一受付又御工嘴里塞上棉花放在空房内头刀五月天氣暑热此时天有三更时候堪〻四方命在旦夕死到八九那能哼〻之声把总常T在一同彭兴看勾多时口当忠良身死只哺的彭兴一声大叫哎哟老T

小彭兴　心中一急将身探　双手抱住彭县等大放悲声流痛泪　恩公老T主人公只狀老T云京外　一心私访到房中　主仆两催驴两頭来上任　打尖在那大王庙　中里二洞庙有录林　老T一心要去访　怎知彭兴我恩心

通州城

听見一提三河县　八庆堪道远远育　老T一听心有氣访到此处要進村　不叫跟着将庄進叫我收好文平　老T临行说的话　句〻言词我记清

天黑不見云庄外　急進三河去投文　知会四衙常把总二位老T发大兵　本县有命全不怕　那时節立刻圍住李家村　拿住父庆兄弟两　方保三河交界清

老T的　話語言词由在耳　誰想老T一命坑

如今有这先人作　你死誰人把恨伸　彭兴越哭心越痛

慟坏左右垂兵丁　就是那　把总恃閒掌不住

不由一陣眼圈红　去奈上前来解劝　说道是

管家停悲你且听我云

常万云说管家少要啼哭天氣暑热将令主人搭西房去在有如何彭兴答应止住悲哀一同兵頭齐都動手立刻把老T搭出旁未放在院内但見彭老T心中呼噜〻的死不相死活不相活常老T叫人将县主抽延未又叫一名兵丁拢開方綁脑見口内有些綿花尽都掏出来又用小刀子轄〻将老T牙関去只听咕噜三陣晌亮老T立刻拳腿伸腰一声大叫哎所疼死我彭某了狗頭你们好打長随彭兴一見如此吓等老T惺来我彭兴在此

遇难的　忠良一旁彭兴在　慢〻睁眼看分明

猛然悄見長随面　不住的　只把恩公老T等忠良点頭心不解　只当相逢在梦中　悄了悄

仰面观看当天星　左右站立人不少　点油亮子与油松

这些人　不相豪奴与恩堪　有了兵双手中擎

如狼似虎一兼同　一个〻威風凛〻大不同

卖匪看罢心不解　附内牆〻自沉音　楞记得

将我绑在空房内　听勒说死把命追　要将本县背云去

还要吊在樹林中　昏沉〻　听見恩奴青動手

只在棉花命代终　一时間　人事不知全不晓

不分南北与西東　莫非本县自作兎　想必是
命尽去常赴幽冥　这些人　尽都是那東神将
领我去見五閻君　又纳闷　必何又有彭與在
主仆相会又重逢　这些是情我不懂　問一向
長随彭與我也明　了一遍彭公耳听如梦方醒由不的开咬连声彭與上前将老卩猿起来
老卩叫声彭與我与你莫非在梦中死后相逢亦長随说老卩何言不
与常把总拉手相見忠良說今日多蒙救命之恩实契的这番情义
幸恩公現在阳世如何不知彭與忙将投文調兵之事从頭至尾說
容日答报把总说救获未遲取罪不便何劳县主掛怀这如今将李八
庆拿住绳绑二背还望县主发放彭老卩一听常老卩說拿住恶坦
八庆了不由洶心欢喜說道好既去拿住李八庆你我何不回程立刻并
當好審問恶坦
清夜卩　代呋眼望常把总　口呼卖兄快起身

常了只把县主叫　有何事　必得留神要小心
虽說拿住賊恶坦　現在他宅重地中　李七庆
元是晌馬一賊寇　走漏只恐有变更　若依下将早ㄟ走
到任升堂審恶人　彭公点頭說狠是　连忙迈步往外行
彭公心息上了轎　文武一齐東能行　街後代领賊恶坦
录旂兵　两边圍随奔灯尼　登时离了賊宅院
竟奔三河县城門　眼望前　更古攒点東方亮

轎馬人夫齐進城　这一卅堂審恶坦　怎晓得
录林盜寇大闹三河县衙門

彭公案　六本

县主在賊宅内前听着見李八庆负受五花大绑由不得咬呀咯吱连
声所晌口中大罵我把你这个該死的囚徒作恶多端抗敢生心要害本
县我若軽饒了你誓不姓彭老卩要打恶坦双嘴巴忽見四衙一全把总
一傍相劝齐說县主何必動怒早离险地大家放心忠良点頭立刻搭过
轎来彭老卩上轎文武一同上馬前面街後打灯尼火把兵頭将李八庆
驼在馬上录旂兵圍随轎后也是亮子油松离了李家庄一齐保获
县主竟奔三河县北門不表
清夜卩　大轎人抬往前走　难比箕俞假扮行
立时威武誰不怕　耳聞着　一尼馬蹄响连声
灯尼火把如白昼　轎馬人夫一富蜂　忠良卩
轎内不由心欢喜　暗把总元吋几声　不在我表恶坦
受些吊打在馬棚　这一回到三河县　走馬升堂審恶人
立刻旧把恶人審　吋他認ㄟ我彭用
拜印后　在将他　重ㄟ定罪入监中
板拽夹棍全受到　更古攒点東方亮

所作之事我眼见
与民定案将仇报
河东一代闹的五
三河县
那怕命丧在此地
忠良越想心更爽
东方发晓天气亮
早以旧
马步三班进了城
登时看见三河县
一齐看见心害怕
马上御省人一个
一个
县主彭朋把总常万玄四衙郑国玉代领录旨兵丁衙役三班轿
马到外面着，是谁不多时那人回来领进一个人来大家一看元来是
李八廒的家奴孔亮，见了事人行礼已毕李七廒问道孔亮你
半夜三更到此何事孔亮见向将一往之事说了一遍李七廒一耸八
廒被拿了去由不的心中犯想我兄弟虽然招灾惹祸料想三河县
的文武官员欺人太过难到不知我李七廒为人并无得罪一个人之处
低头自己心内想
李七廒
时间怒恼重恩堪
他想不招万不能
除却恶堪交界清
若把盗寇全除净
彭某既未将汝作
真不负
不住催轿往前行
堪，纵日往工井
开放三河北正门
四衙一同常把总
京动了
不知何处动改兵
轿马人夫扑衙门
乱，烘，下能行
一齐闯过吊桥去
还有许多绿旗兵
起早上集乡民
又着见
脑首尽到县衙外
县主彭朋把总常万玄四衙郑国玉代领录旨兵丁衙役三班轿
我一定
还有七廒乘响马
然后在拿左首龙
怕不的许多要留
圣祖伏卩雨露恩
忽然闻
相离县城也不远
他既会情谁有义
先杀狗汝叫彭，
常言道
你我不救建心友
大家定去撒，野
马浅三河小县分
豈不就
你我立刻旧起身
太后斩吏却库偷
赴省耳朵腮必动
重义的豪杰心下
沉
齐说道
大家齐进三河县
救云八廒回有容
伤了一枝损百林
有站江湖录林名
依我说
重人说省齐动氣
到把，
李七廒心下有忙欠起身来叫声列位兄弟们不必动氣且听我
李某有拙言几句重盗寇一齐口等七哥只管明言七廒未从说话
微，冷咲口呼重位仁兄你我虽说身在录林作盗寇旧只一宗贼比贼
不同你我虽不能文修武备进忠报国可也懂得人事礼义刚常皇
上既点三河县的文武官员都是本堡的父母再者李七廒根生土蓼
旧是此地的娃，祖居三代咧位若要不忍风火之性伤了县主日后有人提
讲如子伤父一般岂不落了骂名那彭县既拏了舍弟自有我一个去救他列位休要动气
李七廒
几代三河吃水土
天子圣等莫过礼
有些过恶太欺人
大丈夫
李某不去见县主
列位弟兄与我李某后
眼望重寇呼列位
在不肯
不等王法本地中
我今上堂亲请罪
为人正道鬼神钦
能死陣前留名在
沾辱那
吉凶全平我一个
千万息怒别动嗔
畏刀避剑匹夫全
一世英名在河东
杀剐存留平县等
又听我弟人言讲
高声大骂知县等
那一个

若要回頭將里進 不是成全我弟兄 当真若与小弟好
只管在此别動身 李某若是英云汗 此去云是必回程
果若是 不能增光会車位 李某命在里衙坑
我立刻 拔劍摇环自刎身
立怔江湖車录林 一个、
誰能遣被美英云 又庆这才往外行
要到里衙巷救兄弟万恶的人

東公李之庆秉性剛直义氣非常方才这言詞說的車魁进
退两难見五七達之口等之弟来要行此渴志我等都在了
果去行此的今老弟自己前去我等尽在此听老弟的喜
信大暑彭知里也深知庆弟的名頭他也未必敢動、你、
若進一三何里平安无事放出你弟兄母個万事全休但有别
的事情那时在講你請罢李之爺听回各多謝車位暫且
失陪言罢之庆代着家奴乱亮一奔上馬心急性緊一催坐騅

来的匕馬走的飛意 一見之庆去后一甲二眼望五七達之口呼仁兄李之哥既然独
自進里你我少不得在后跟随他到里远一闻住一奔动手把
李家弟兄救將出来然后在講
車盜寇 登时中、麻好乱 只想东收宾朋
响每日此快、走 来進三何里西門 收西那
大家動手於庫良 那个若是身退后

正夫一般等不及人 車盜齐說收、走 大家出庙到里中
單等着 收出之庆弟兄从 預備大家好出城
你我齐心要努力 总要把 李某命在里衙坑
沒便於三何里 何惧守城的軍家兵 知里勤用一命抗
先旧手付車手下 把馬拉出庙的山门 手下答应才要走
車盜寇一个、之言八語都要东進三何里 王粮庄頭把話云 张金剛
恩听見 答救李家弟兄为个
立刻叫手下備馬旧要起身沟口里話那里已有王法呢听起
他每拏着东家軒吏於庫飽只当須尔的一般人、都要
進三何里恐听张金剛貴信大叫小厮们快去備馬拉出
庙门去哦 手下人答应才要動身又听庄頭龙白臉連忙攔住說
刻位少停半步休沒无礼叫小厮们前去你說这此手下的人中、
左右难走把又怕王面郎恒不去只恐車寇動怒進退两
难現着眼色行事恩覓庄頭对車盜寇言口呼刻位

王面郎 代咲眼望車盜寇 休要動怒仔细听
刻位既在江湖内 全收着 結交四海义氣深
重說八庆連拏问 李员素日行事不仁
常、功他、不醒 欺心塻道害良民 鬼死狐悲連心友
也要三思方可行 車寇拿听心急炮 口把庄頭左拳呼
今日中 若不救李家主 江湖之中弱尽名
七庆弟兄身有禍 我们要 袖手旁观怎見人

在者那　三河韵并知里主　他一心
私訪要拿秦桑林　起此时　若不治住彭知里
火夜也是被他拾　秉总言詞还未尽　左白脸
不由代怒把話云
玉面郎爺听秉总言心中不悦口呼刘位旧是在朋友的
跟前献尚恩荅救文虎弟兄想别的方法怎应旧講茶進三
河县去你每未公奉意也該思ㄟ想ㄟ要是茶進三河县一定要動手
茶官斬吏还没还前后想ㄟ才好那才是作好汗的行为秉总爺
听一奇說道左爺既有良謀妙計我们願教ㄟ玉面郎呼刘
位依言祝的好将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爺每自知茶
進县去救朋友豈不曉没内里还有天大的事情是左謀攢個
局我与刘位一拜之交在不肯袖手旁观的道理
玉面郎　代怒已把刘位吗　在上留神自意听
这内中　有此不便在其中
非是左位抽秉位
你等俱有怜友意　常言道
难道左某不是人　我今請问秉塞
事要三思免後悔　要救文虎他弟兄
旧便茶進三河县
一擁奔都北庫良　这件事情不比輕
連手下　茶官吏
刘位現在人不少　城中一奇去動手
有誰敢指你我弟兄　請问秉位一件事
救当心虎爺何处　屯扇京城不等远
在者那　左刘何时子手
还是上京真造反　等起来
在下領教你秉位　别等船漏補不迟
左某多秉多言講　事情秉大不扎輕
应律斬首項骨拉　並把左某我胆却
你每要　必定茶進三河县
总旅官兵全赦　州府县
皇上一怒派兵将　代領兵子来拿人　先把这
良善黎民拿了尚　拔樹搜根追底情　他每必說八虎了
彭公私訪通李家村　尚手圍住他庄院　必是前去用炮轟
那时節　刘位要把文虎救　不明当害在何東
可惜文虎薄本地　誰成望　到吗刘位害黎民
秉公任憑这此响馬怎应胆大設法一爺庄頭这此話有点子害怕这
庄頭左白脸这此話你常不是只說的秉总低頭不語忍見玉面郎呼
秉位我既然攔住秉位不吗茶進三河县去难道用敢了不成无有此礼方才
李虎弟弟之时武文奇道有句話但不知文虎主可有什应主义爺见
問代咲呼刘位方才爺他是一派的侠义你我不怎住他随后赶進三河县城去在吾门前打听文虎的音信
兄弟進县你我宣不動心这时令諫他去后你大家一奇出庙
玉天豹　有語闻言呼刘位　岩兄拙言仔细听
不必猴遲快此走　都進那　三河县内到城中

里吾左右将身影
有何变动不祥
救出李家二弟兄
来他
由中可有一件
你老只管也起身
或吉或凶必知
急忙进京求王駙
你我依旧探消门
来必接迟咱快走
齐将兵刀找腰中
庄頭左爺攔不住
山门以外齐
要回那

哨探七度二弟兄 如若是
哨每大家商进门 当堂赶散事吾役
吓退三班衣与吏 来拉神前拜弟兄
徙影不逃回里跑 大料七度死便吏
左爺千万莫動嚷 我们送一起身去
先回家 使人情探实信
事情商及死的讲 老哥你去跑人情

齐了知里吁彭朋 知里一环善死
事急依旧探消门 七哥此话说的通
来必接迟咱快走 手下快去预备马
将兵刀找腰中 一齐起身往外行
庄頭左爺攔不住 眼看重人出庙门 尽在那
山门以外齐上马 扪加鞭往走就 剪直来往别处去
三河城爷救那七度八度为了人

话说事响马辞别
器械马匹拉上竟奔
扑运判河摆渡伏
河里来商进城去
怎么差彭知里差
脸来你我也旧善
商进里吾退不可
商进吾迷没观
者七哥眼色行
晚回家情况差人
四吾郭国王代顾
棋李八度来至里
胸急忙迈步升堂
等齐来伺候来公
把坐位设下老爺

在庙一齐催马竟奔三河里来来不表也不说王面前天
晚回家情况差人打听祥细单言彭公一仝把总常爺
四吾郭国王代顾马步三般录旂兵丁马上横担恶
棋李八度来至里吾一齐下马下轎彭公怒气冲
胸急忙迈步升堂那度浑身疼痛吾役三班下吏人
等齐来伺候来公升堂叫彭典打开色伏换上下衣帽左右
把坐位设下老爺升堂 这位爺

来胆恶心苦害民 私訪阴命回下里
气怒攻心眼通红 吾役三班齐领偏
郑国王 早以领偏要文代
指望当堂全文代 怎禁度臣气满胸
心中痛眼要害人 以咐快代贼恶棋
八度代上向口供 只听左右人呐喊
一个 迈步撩衣往起

兵頭一见往下手 往下一推跌在塵
吾役下手恶客情 扪下人役拉到公堂摺在塵
四个人搭起奔前门 高声报到犯人进
齐声喊堂下人魂 一齐来至当堂上
只摔的 恶棋咬牙疼难忍
早知当初有今日 来役耳软害里等
难免少时必受刑 有心我

此一时 咕咚摔的叫声苦
彼一时 探背人：爺手
内外班 指到公堂摺在塵
此时役悔在心中
死在眼前无人收
当堂供实全招认

岂不有吉我哥若 恶埠想到把兄长 立刻用
抖起豪雄一片心 将牙一咬眼一瞪 揣在塵侠不動身
坐上的 忠良一見心好惱 真乃是
机人相見眼通红 且说把总常方去他在吾门外暗下主付度兵四面围随保獲
犯人 李公 表过常方去他乃亚白析汗軍的人其是武义精通有此
保暑在者他深知李八虞方恶李之虞又是大案响馬这件
事吹到之虞的朋友那个响馬的耳内未免找顺录林中的盜魁
前来胡闹还怕犯人有失生出别的事来因此上暗下派了录营兵严
加防備一見事吾役将李八虞捨进吾去这才将心放下暗说大全
完还不敢叫兵丁散去急忙回四吾进署上堂彭公連忙又起身
形容付着坐 清官爺 只身跪起叫着坐
领首公差不消停 連忙端过外張椅 恐听得
恩主彭爺忙笑语 二位兄台快请坐 好把山徒问口供
早：宁業收監内 然後门文往上升 把总四吾全帰坐
一同彭公安下身 恐听恩主常爺语 恩宰当神有义所
強盜说 当堂審问賊恶塊 嚴刑拷打宮口供
起有营兵来保獲 防備山徒重录林 審问恶人宁業
再叫兵丁回本营 拠我想 还没我去在吾外
防附本訊录营兵 八虞有位亲兄長 都是响馬賊录林
只恐又虞知风信 前来混闹了不成 刚这说到这句话
出上彭公叫年兄 此事不可如此作 旧是那
賊寇拿知耻笑云 你我作官休赤胆 扬在塵侠不動身
只顾打探官兵走 我彭某 真乃是
彭公在理二回把文虞功在心内深知他是个侠义的英雄故此
才劝他兄弟今日既然把李文虞拿到当堂審问还恐走
虞他来知道虞暴他知道必有一番调停必来用他兄弟这用着
他是怎么一宗说法且从这一件事彭老爺还要試探下李文虞来
人的话老爺此时为民除有多少的心事呢恩主彭老爺叫常把
总将兵撤去把总心中不悦一語不发且说八虞拿获犯
中不怕倚仗他青下是个响馬又为三河县的馬步兵丁六房书
吏相好少时必有情到心中反到有点恐听彭老爺吩咐彭
恶人松绑成不多时绑松了八虞一番身坐在当堂低頭不语
彭老爺见将牙咬的咯吱下連声大骂 因徒胆大天外人
送近黎民遭大害 旧是那 府县官员心内亰
前任县官害毋了 听说尽被恶人坑 这时令
本县多蒙皇恩宇 点我三河作县等 頂官末代食君禄
礼当秉正苦尽忠 未从上任先私访 先到理江洞庙中
知道你 拠我想 行为県道欺良善 因此才办一先生
好了八虞真胆大 你将我 叫人代进你家中
奉命自称太尸架 口下声下你自等 好一个

万恶奴才叫孔亮 识破打谜定彭朋 当面将问将我骂
恶语你敢竟伤人 喝下手令将我打 把我吊在马棚中
今日里 背捎乳食还不跪 如同欺(抽)父母等
叫衙役 快拿省何大五行
忠良越说越忙忙吩咐 将恶贼夫起来在问(哦)手下人答应速
忙将夹棍请来摆在当堂齐声细喊忽听老卩说恶贼依我说
早く招成免的皮肉受苦八矣一扭頭说彭知县把我说你休

要信意胡言你说我行这摸道可有何人在衙台下喊冤与我
对辞恶摸的言还未尽只听老卩吩咐先把恶摸重く的打他
二十嘴吧在谒
只听得 双边一阵人呐喊 迈步撩衣望上行
来至跟前吝動手 辦子一揪怎容情 只听吧く连声响
恶摸立刻口流红 八候虽受这顿打 口く声く叫彭朋
以发押孤欺良善 三河县内必遭瘟 恶摸言词还未尽

气坏县宰叫彭朋 才要吩咐動夹棍 忽见跪倒一差人
街外来了人一个 恶摸八矣亲長兄 自己通名来叩見
他说叫你李七矣 忠良卩 一伞七矣未到此
不好明言朦内云 好个七矣真胆大 扰敢自己見县尊
此人亲未見本县 必費一番精气神 看他上堂怎么兼
盗冠言词通不通 死礼重处有礼放 硬知好歹重与轻
忠良卩 想罢吩咐将他叫 公差答应往外行

李七矣 不爱好交往里走 见竟奔大堂知县等
劫公一伞街外有响马李七矣求見暗く说到这必是为你兄
弟前来我若不容他进街豈不令人耻笑如今叫他进来且有
他有何话说想罢吩咐先把恶摸拾在一傍把李七矣叫进来
我不役吝应立刻将恶摸拾去不表且说公差往外去不来时
来至白马李七矣跟前说到你老人家来的好八太卩现在堂
上受屈呢称老人家一到了堂上見了县尊一说明完了七矣

闹言叫声孔亮你在此看守马匹狗奴吝应速忙接过马来站
在街外且说公差代咲说道七老卩了你老人家不必逞狠跟
了我来李七矣一同公差来至角门顶马叫门这宗寸金说您
来瞒法只得高声报到响马一名李七候进内外接声好不威敬
报了声 河东响马李七进 到把好汗吃一京
暗く只把公差骂 好狗頭 险些入你圈套中
先给我一个热火鐮 低糊度才把我成 他说县主言请字

我当果杰话是真 少时見面别一羙 打量知县顺人情
見面不过三两语 包度无事无县中 细听他报门那句话
越思越想不受吩 响马一名李七候进 分明是

县主差他提犯人 一派恼怒嗔怪意 叫我进去怎羙行
明く给了我个王顺你 别者之人来必真 今叫狗頭闹く眼
知道李某素為人 英么有气往里走 跟定公差往上行
七矣付又心犯想 自己叫着自己名 今日来把县主見

白焉李

跋辱了江湖一世名　你若不能救兄弟
难对这些狗男女　笑坏天下弟兄
必要会会彭要恭　我今拾了这条命
且说合衙文共武　到了月台不消停
堂上堂下衆役人等　马步三般心不沉
焉李文庆人俱吃惊　文庆见问将头点
暗暗说道他这一前来吉凶难保祸
福不定县主难免就只是着要主老尸见了他怎兼光景
不言重人都替彭公捏冷把汗且言把总常尸心中亦的知道
李文庆满头又怕彭公使硬反为不美连忙欠身来至县主身
边付耳嘤嘤吹吹说了几句白边得是四恩相我才是不可使刑景但
能收了此人的保三问要无有忠良点头忽见白焉李文候这
上堂来双膝跪倒一言不发谁也参不透他的来意是单听
上头怎么问他好借话回答且说忠良明知胡闯不边跪着是

什么人前来所告何事要拟实言来李文庆见问速忙叩首口
称县主听禀
李文庆
来说说话先叩首　口把太尸要主等
我本是三河土居民　名叫文庆本姓李
三辈祖居李家村　八了响马录林中
小人父母早去世　一世存心几件事
人在江湖道在心　忠烈正臣清廉客
吾不赃

还有孝子与贞孙　红白二事在不去
又不赵　软弱无能孤行客
大闹门尸我不入　尚有仁德义气心
却与别人大不同　忠良奋言心不悦
你既在江湖为盗　说什么
见了财帛红了眼　不管他人是怎生
这些巧言哄谁听　文庆见问将头点

县公
你看李文庆与彭公双下里要闹个心机你统我统你看
是谁统的往谁李文庆他在江湖中却是个奇男子今日自投
来为的是不落人恶贬二则为自家洗清又为他兄弟尔来却
不明言等着彭公问他那一条见他才回头口得先将自已出身
问他那告何人这不是时知故问么文庆口得之故好日中服事拿
并那行之事彭公心想他必是说李八庆之故好日中服事拿
他歪盘子一个八庆问罪谁知他又不说由不得忠良心中有

气吁声文庆你既作贼盗你这是偷不偷呢要说实话
的一个　白焉文庆江湖客
一见县主将他问　正言立色不怕人
太尸在上请听明　若问偷盗那个字
偷的是脏发与吏　邑梁恶埠与反人
重利克剥不良人　又偷那
不孝父母将道根　还有一宗实情话

作贼总是远处去
身在录林有义气
俗语话
耳软心活莽又愚
现今耳爷一件事
方消心頭怨恨心
未伤贵体保安寧
敢保三河交界寧　我总杰
專打人间报不平　尚有一宗难独嘴
尧生九重く不同　脆弟入屡少教训
肠我惯作摸道事　欺押良善乘鄉民
听说家奴害县等　按律应该千刀剐
这也是　天公有眼尸有救
将他旧该活治死　才得消人气不平
小人爺知真害怕　拾死忘生進衙門　老尸呀
為民私访清汾水　心如皓月照乾坤　小人恐怕尸生气
正需投拿法不轻　自已投首每别故　情愿领罪在公所
李文奏　一派软弱硬抽屉话　生不忠良心不況
李文奏一派软弱的话说的是主彭公坐下低頭不语暗：说
通好个李文奏怪不得把总常方在对我说他是个难闻的英
才呀我以恩相代我想李文奏他既态独自投来当堂领罪必
有一番心胸我向不好违般素性式探ヒヒ看他又用何言荅
对与我　清发尸　安心话试用好汗　假意代笑把话云
大料放他不肯走　深知道　文奏此来意不同
故此代笑往下问　爱爵文奏把义士稱　常言道
昊天罔極人生世　忠孝節义要分明　一字成名光祖宗
你的兄弟他作恶　难以饶恕罪不赶
扛打县主难容恕　倒应斩首项昌紅　我总杰
一定要　正要爺爺把你拎
一概不宽免罪名　李文奏
但能保住三河县　我彭某
话已说完壮士请　不是你来見本县
自杰投首身无罪
死人捆阻快起身　言罢故意壮吵咐
忠良尸　坐上言词还未尽
难受彭公戳心话　急的他　左右快送云衙门
文奏登時怒生嗔
气怒攻心声喊叫祝气死人
彭公之话说的个英雄自了急乎公若提白马李七侯车河东算的起是一位侠义
的好汗言谈心胸仗义除财若提武艺十八般兵器先首不通使一柄单刀坐下的
一匹白马这马叫作良宗一图雪盖不能日行千里也能走六七百地此马长
的有一丈还长蚂蜂腰兒蚂蚱腿兒吃东西又个别了喂的是保豆小米子做
的是黄酒若不骑他，就连眼睛低着頭比羊还老实若是有了贵贵通
頭騎上他走不远他把头耳一支楞四蹄跑呀如飞一般风吹旗动
虽不能有等夫不挡三勇可当敢的追三五百人此时才二十八歲到没来报施

公还作了千把此乃成话不表且说文侯一闻彭公之言叫问受降他院来了尚未说表过短表了就要放他这一出去岂不快见绑休下那些英雄好汗

李文侯

放作敢当真好汗他今既投官府内

恩此一死到干净

口把马天太了尊

生来仗义多性紧　刚直敢气不使人

却是了　　解仗不离杀手

当首不明新起身　此一特

好见天下军官朋　英雄着急将头叩

李八侯　原是小人亲兄弟

作恶多端都是真　到老了改不掉此

时他必新法难容　当救不离孔雄容

好今将我官威罢　小人原是一响马

梁林盗贼有名人　小人至死怎忘恩

但有一件我难走　兄弟犯法囚牢内

李文侯　老了改不掉恼我

还求轻发问罪名　一来面　下上押往申人口

就便上司也不准　李文曰改好见人

文侯我说小人情愿认罪老了果然有冷小人之心到是实一了重罪那等老了改全了小

人申公彭公一见好汗上堂那样豪气又见他是一个世路上的人说此才用

软款之计假意要放他所为的是探他的心胆好何这善是别人一闻老了恕

他无罪放他正去必心中欢喜必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老了那就不放了申公

李文侯是什么人岂不明白忠良一闻好汗这一派言辞不由坚上暗喜说

好一个李文侯我何不用话这般打动他若改邪归正张通本县岂不是好某

海力之人忠良想要代关闻言叫道李文侯本县不肯降罪与你普中有个缘故

清官命　　却心要把好汗成

果然改邪归了正　　我何不

一来海力好膀臂　二来不往我私行

作官难求海力人　彭公得了白马李

忠良想把贼攻害　坚上闻言把话云

叫常大义要分明　忠良恳即四个字

不往人生天地中　想成三河作知县

岂不知　作子须当孝父母

文天臭事估量作　能知世故是英雄

人不犯法不受刑　李八侯

我要留他算不忠　住斗我归罪你

自投县衙来领罪　等你知法是正人

卖恩不等在其中　本县言明只管请

本县不肯归罪你　在要多说礼不通

说着往下看的汗　但见文侯不作声

把一个　　侠义英雄心下沉

真是孔伏君子法治小人李文侯被彭公等闹住了这一番话说得他进退

及难低头暗想说道我兄弟等死定了要想他一死可到罢了就是我

文侯怎对京东一代的朋友天下绿林那知道说我见过忠良有那不知道

的只說我文侯忘却手足會生的死這一去必衙叫我怎樣見人若說服死倘
遇着奏臣不肯歸罪這件事怎樣好呢英雄心中一急主刻意氣色的滿臉
通紅着恼变成怒一声喊叫

真乃是

登時着恼变成怒
聖主皇上點用你
清廉一女倫千古

英雄怕礼来服主　恰似墙倒不能扶
公堂上　高叫县主早上轎
萬恶奸良是公宗　你若是
凌煙閣上空標名　为國奸良食君禄

一東井心害道忠　此何一時心不亮　思代賊盜主何情
李八愚堪当自受　我及却是親弟兄　有父逆父教训子
父去世　發教不嚴罪归兄　放我出衙是何意
怎相为官受株人　細想来　当今等变一時踏
不該点用作业尊　外里清廉内里渾
悔恨李某来見你　狂貪豪杰一片心　外里清廉内里渾
今朝若不归罪我　可惜一跌去私行　县主早

早時我变罪名　老早若不归罪我　别人耻笑老早先旅
忠良想罢前后话　暗诱请不绝声　只用再加及句话
再看那　牵動行为使知聞

彭公真是愛李文侯又氣我只用軟数之計保管回心轉意眾我忠良正然心中忙
想忽見李文侯口尊老了小人有几句不相当的话回老爺老爺乃是
國家棟梁随我伴駕清廉县宰久后还要位列三台却为何故私放响
馬这就是不忠況李八侯帝打县主罪該一死所因年幼无知老当胞兄

忽見兒進一个人　上前跪倒尊县主
手執兵刃表威武　口說求救李寨尊
下面一听這句话　登時心間嘯骨硬
此事应当了不成　我兄弟二命俱丧
彭公一閃李文侯那片言词实然实服才要提李八侯上堂跪倒自己报名小人乃是三河县西門地方刘福与老尸磕頭今日有西
門外来了有三四十匹馬还有步行一摩人来意不善內中有一人乃是县

北武家元的响马头兒名叶武文達手率领甲数闯進西门現在十字路上
把住人馬口称先叫人到当中打听〻白出李文寨主他每弟兄怎樣
又叫着老卩的宿歸还西如手住搭救李八戾五衙小人一時袭手不及
不能抵挡故此前来稟报老卩得知言罢叩頭起在下面
那一名 报宴連忙尊坐 老卩忌安加小心
人、治壹代乃前 尽是刀鎗手内拏 来者不善有变動
尽在十字大街前 我小人 知事不祥先来报
老卩千等西神 忙将手摆语高声
忠良阎听啸一跳 心内暗、说不好
到把文戾吃一驚 自报官衙好容易
地方刘福快出去 用话搭住彭知県
话谈命丧此地中 必是来闯県衙中
我兄弟 你每不来到还好
昭容易 生、推我入火坑
費尽多少精気神 遍体長牙说不清
連心通気来朋友 好汗想罢心暴是
千等不一的胡乱行 甲〻尽都是渾虫
这一前来不大紫 不该全拿進県中
临時我是怎擺講 把恐响馬来弟兄
七戾河东有名声 英名今丧他等手
叫我怎对彭知県 難道说
站辱江湖忠义名 王粮在頭也该勤
你每心中全不懂 那里是来救李
武文達子也不透 越恩越想意如火
豈不知 生存活咽辛录林
分明断送我弟兄 列公想这兵响马闯進三河県不知内際吸呼把李文戾急死送前日报
跳到黄河洗不清 県衙当堂言明大义刚常一派正気心中並无惧怕之实心里想着别说
自己先拿巧了連兄弟八戾全混三寸不烂之舌管保把兄弟救的出来
誰想際洵之中辛人前来自知闯進三河県不
刚常丈夫的心胸化为灰塵怎不叫奸汗着急方时还怕那些匹夫前
来围住衙門胡闹口出不逊言词那时别说破兄弟只怕連目已难免
有衆官高賊闯衙劫犯之罪文戾仰天長嘆口呼蒼天相我李文戾辛
並英名尽被他人要丧尽不表好汗暗自着急且说忠良彭老爺一見此
心中犯想
清官卩 坐上低頭心犯想 暗、多呼目沉思
帅冠都進三河県 听起来 尽是文戾一伙人
不是進衙来抡犯 应是要拏本県辛 好个文戾假仁义
显吠中了计牢兒 趁此盗冠还未至 夫犯文戾上绑绳
拿住文戾就不怕 忠良才要叫左右
急听衙外马嘶声 一个〻
声音红晃似闹鐘 快送文戾二弟兄
你若半字言不肯 来散衙役拏住你
单〻来你命残生 杰后再退仲录林
忙站起 耳内只听人喊叫
王粮在頭也该勤 有说彭朋休代慢
那里是来救李 帅冠通門来的喊
越恩越想意如火 望着彭公呼县主
当堂誰把人犯要 杨律应该刀碎身
恨不能 小将在此休怕京
代我去

衙外与贼见一阵
到把七戾喘一京
且容我　　小人去把邑主见
　　把总问言心不悦
李七戾问听外面声音红亮言语不对心中有此京恐忽见常爹稚跑起
要出衙阻挡申冠不由喘了一跳连忙平身跑起上前捆住口尊常老尸罢
总雷霆之怒容我七戾去见邑主将话言明自有戎李某成当申公
把总常老尸岂知道李七戾又乱现有衙外那些不等王法的盗寇人在
着身上又是武贱骨的甚捕盗掌贱心中有此胆量相那四衙鄭国玉听
见衙外现有响马喊叫竟吓出他的原形来了什么鼻涕眼泪流赤麻乎
还代着浑身篩糠打战
　　鄭國玉
立刻吓的浑身软
腑内只说了不放
　　文宏之革胆量
面目黄似淡金
爹一阁进衙内
　　那里见过这事体
坐在一旁身乱抖
难受动手乱杀人
　　言罢迈步往外走
　　口呼常老尸莫动嗔
保管无事准太平
　　七戾你要死信行
　　也用代总把话云
常把总代总叫声白马李我问你在何来一伙贵
四方相京通缉衙谁不知晓现今你兄弟行凶拒
你今既来自投余剐存当用该狄自戕当什麽把那些无知的禹盗寇
约束在衙外胡闹岂不罪上加罪我且问你一是
特来闹事呢李七戾闻言心乎常老尸不必生氣暴览一線之思
容小人见了邑主自有退寇之計把总点頭见李七戾走上堂来及
　　夕跪倒　白馬李
小人送前也回过
我的兄弟身犯法
誰敢前来闯進城
朗乾坤真胆大
如今难说我小人
求邑主
　　連忙跪倒将頭叩
　　元本是
小人自投見邑尊
不該胡言信口講
大清国法竟不道
那是我的連心爻
暫且寬容一時罪
　　叫他早早都散去
坐上彭公氣沟胸
好了胆大寡恶人
着林之中贼一羣
　　决不该
分付左右快上绑
来了公差五六名
　　回来小人領罪名
　　手指着
来淺先来将邑進
罪弟行凶我不恠
调動羣贼来圍邑
先拿七戾为首人
　　好汗言罢頭磕地
白馬七戾開言曰
　　先祝下
　　好汗回他上了绑
　　自己仰面叫苍穹
　　松開官衙也不顧
犹如諸侯一般全
身边只听人呐喊

又庆命里该外此　　弟兄们个命部坑　　申衙役

立到卿住白马李　　京勤衙外来秦林　　听见又庆未受部

裘贼寇　　看下马手机兵并未闻之所以的衙门

申公豹公是一位能臣足智多谋的人正派一向李又庆实被自出衙去见

申寇由不得心中犯想他老出去只是游申的山必说得机见了星寇言

的大义星寇殷了还的等一下不敬了个一俱是野性似语说一不扭申百不通

一他五一看去操只怕不好在想等他恐怕费事不如先把又庆哼住在退

贼人名甲想把用手一指叫一声胆大又庆你兄弟行函报道欺害良民

私打官长你又假意求阎衙门贵寿仁义暗一句搭强寇大闹官衙

罪似山重难以饶放左右快将李又庆上绑申公差一看动手立到卿

了申公连是等于又庆逆守国法不出就是这五个名衙役将好汗上个

卿听个伯合衙门个及常把捉一看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登时间上了五花

大绑上下人等无不汉端忽见好汗双夕跪倒

李七侯　　身受御绝忙跪倒　　口中不住把太尸尊

总是小人短教训　　怎敢怨

忠良闻听微笑　　用手一指骂畜生

可见你是柔林寇　　真是无法天外人

听你之言算英雄　　可喜你能报本地

可敬你尚打不平　　可爱你刚直一片心

言不应口非男子　　勾通盗寇图罗门

拿首本县当何人　　信首兄弟行模道　　父母恩宜怨生嗔

李又庆

扯敢衙门见本县

人命盗案无一宗

可恼你

明施仁义内里假

竟典彭案的残生

你见你　　一宗假来承衙假

如今申贼围住当　　一个

口一声一要你仅　　难道不是一颗人

难道你还欢别人　　你既江湖称好汗

这拿响马既来了　　你不当话谁敢行

衙门外　　怎么能退这人

彭公李又庆有我知你是个能言的人本当容你细清现令衙门外贼

一件不真全不真

手持刀钺前马后

你今想一想是不是

刚常大义自然明

必令单问你一个

寇你是生擒是活孚叫他每善退若得一件本县就宽你一罪李又庆

一闻彭公一言由不得泪口夜永口等当主话未出口忽见泪西自门外闯

进贼个盗贼一个一手持刀钺凶恶一个恨口中喊道彭明还不快放出李

寨主面来

李又庆　　一句话尚未说当口　　泛外闯进申录林

一个一持刀与弓箭　　怒冲冲喊叫只要人　　育说道

放出又庆兄弟仅　　保住三河无事情　　三声不放连心支

马踊三河土变红　　又庆闻听叫一跳　　连忙站起往下跑

来多那　　月台并肩一声喊　　大叫无知申录林

异姓有情犯异姓　　相你我　　恰似全肥亲弟兄

列位今来错行事　　自知道

闯进三河救朋友　　活害了我弟兄

由着李某把礼分　　也该想一想没行　　的恼你

你叫我　　浑身是嘴理说礼　　跳在黄河洗不清

此時你弄將衙進　却是胆大拉行出　上面現有彭縣主
怡似宋室包相公　　迓住下　　情似水浒似镜
莫非此地父母等　　你等者是行先礼　恐怕苍天不容情
李七戾言还未尽忽見東冠一齐都在月台前站定奔月观看但見李七戾
身受绑绳元来七戾脏上並无绑绳单人一見就要上前動手忽听白馬
李这一句话俱不敢行山那武义達子上前叫一声义哥此言差矣大义天
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兄弟每此一前来早把性命豁在胆反之外矣弟出
管放心料想彭朋也不敢拉動我弟一根寒毛他善小将你放了仁义义
全若有半个不字只叫他三河县尸横遍野狗官立刻丧命李七
戾闻听心中大怒叫声武寨主休要胡言
李七戾　　眼望盗冠乱天骂
我的父母去世早　只有仝胞亲弟兄　　口等矣弟你是听
总比别人不相仝　几辈祖居三河县　　自幼虽然作响马
三河县主彭知县　却是此地父母等　　此地娃长本處民
爱民如子疼百姓
谁肯先知作逆倫　　你等虽然义气　　难道说
刑常大义总不分　　列位听　　不遵本地父母教
还在人间交怎么朋　　你今若听李某劝　　朋友却是五倫内
才等神前一拜朋　　那方显　　列位代我有思情
列位代我有思情　　列位呀　　生死别管我闲事
你今若听李某劝　　绝了仲前一拜朋　　你等若不听我劝
那方显　　不杰撞死在公所　　西害彭公先杀我
列位呀　　英雄说罢一夕话　　月台下
绝了仲前一拜朋
不杰撞死在公所

主怔江湖申录林
申人俱知李七戾素日刚强仗义疎财江湖
上下无有一个不点頭称讚真是一位好汗且说申冠
李俊快斧子黑熊泥金刚童信章地报胡县
七寨主不必生氣我每請討示不依你說必得我每大家散去不
管你弟兄死活有县主每散伙莫若不来既然拾死忘生闹進县衙也得明白
明白才是呢义尸只管放心叫我每散去往后叫我每怎么对的住录林中的朋友
申盖冠　　一齐口把义尸叫
拉此你安過此事　　当有不管就起身
既然闹進衙門内　　進退两难在身中
頓開毛塞好退身　　申冠说罢前后话
高叫声　　列位此话好不觉
吴臣彭公清好水　　勝似明朝一海公
吊打县主罪不轻　　礼若该
义戾自投到衙門　　拉闹官衙到县中
自知前来救朋友　　到底兒
你等先知短教訓　　既要前来见县主
只管禀明一往情　　丈夫作事不背人
細想来　　言明来义才义氣
安相你们作此事　　在没县主尸不准
何不跪叩求县等　　那有王法在国中
大家領罪是正礼

文虎儿问州常话　劝醒他每事最休　人高声齐说是
月台之上跪阅所　一齐磕頭好揚蔴　把一个
公座上彭老尸长了咲容
李七虎一派大义软欵硬话把那些先王法的盗寇尽都提醒一个一个把刀
揺鈴跪在下面只声只喊求县主太尸开恩恕我每先知之罪言罢磕
頭山响彭公一見好此不由的欢喜诱诮文虎是一个好汉今必得
好此过般先把申冤打爱早散杰没罪归一人也好作事是收文虎去
臣想罢坐上假意動怒望下叫道申响马孔当拘法治罪令恕你等先知
重义放文恕过不必多言只管散去言罢之刻叫人把李文虎
御牌与过好汗付文旋倒只说耐恩饒命之恩付又将李八虎代上堂来
審问谁人主使行凶八虎指出恶奴孔亮之过忠良闻言之刻叫人将
狗奴拏来先打了二十大板一枷锁恶奴受刑不过尽都拖招认一任作恶之
事忠良恐在文虎身上作情将孔亮问成边外充军罪八虎也难
饒放枷号三河县示申李文虎收为健丁滔事已毕个自散去西知学

左青龙左夏家店言罢

彭公案　第二回

话表彭公到任提拿恶棋李八虔审问口供谁想恶棋兄长李文虔竟是个伏
义的好汗自己投到三河县的衙门去内见了彭公情愿替兄弟领罪被忠
良严言明大义恩收了好汗在役在县衙内将李八虔枷号三个月将重
罪都做在家奴孔亮身上以免八虔三罪三河县居民全不知晓人人称扬
个个念佛都说咱们三河县有了这位老爷好多咧那恭先把恶棋都降
收监禁兴闲言休提且说彭公这日点当放告三日老爷升了堂要看
那些已办未办完的稿案仓库的亏空档册正叫书吏要稿观看忽听
外面有人喊叫冤枉冤枉我求太爷救我等章命声音振耳彭公在堂上
叫道左右喊你等快带门外喊冤的代进公堂公差答应不多时代进许多的
人来就有六个人一个老少不等部是左民的模样衙役代到公案前面一
齐跪倒为首的内中有一个年长的先就开口我们所告的是一件事隔前来叩求
太老爷恩准彭公问听是一件事你们所告何事了说来不许枉告
忠良坐上开言问

你等慢慢讲口供

所告何人实言讲

不许刁词细言吩
咐内中连把太爷尊
姓左名魁夏店住

但见那

年老之人将头叩

我等所告人一个

外号叫作左青龙

此人多恶了不成

家中豪富金良厂

三河一代大有名

夏店集上为他横

自己经纪铺一名

买卖债不由他作

小人姓王名有义

欺压良善

夫妻及个人

心想把贵好过冬

收存粮食公五石

谁知左魁他却暗

他家留下已钱铜

有个街坊他姓宋

不知何人走了风

代领手下到我家内

到把小人打一顿

还要打死命残生

不敢去惹左青龙

故此前未喊冤枉

彭公问听往下问

你每几个告何情

又有一个呼唤主

小人也告左青龙

说赖我欠他的银

一人说

我见棋去作仆人

一人说

假契一张主利胜

一人说

拉进家去配了妻室

看见我家田苗好

庄家是他要收成

内中又有一人说小人我得了弟兄二人兄弟今年十五岁因上夏店挑粮食
多重未回来等到次日听见街坊说左魁把我兄弟的粮食抢不把我兄弟
也抽下了小人忙上集上打听人都说没见小人叩求太爷作主忠良听罢往
下问言说你等申人来告左魁可有状词没有申上来旺坐上一张一张现看与
看取出状词双手高擎下役接过放在公案之上
口供一句不错不由心中暗暗发恨

吴旺坐上心暗恨　腹中说

本县未过未上任　假扮经商出了京

夏店有个左青龙　广行恶道欺良善

个县想有要去访　事若真实岂肯容

叔父名叫左白脸　豫亲王

好个恶棋道人

路上听见人言讲

把银抢去不放松

可怜小人无能尽

叩见太尸救残生

但见

硬棋我妻作了妾

强奸我女才十五

看见我家房子好

将银抢去不放松

可怜小人无能尽

叩见太尸救残生

但见

硬棋我妻作了妾

强奸我女才十五

看见我家房子好

我母打他门前过

硬割了

府内衙头第一名

倚仗王府是作主
彭某岂肯把你容
我彭某
因为茂亭于清水
为他掛候在京中
听说三河民习野
早以闻听这恶棋
既杰有人时你告
就是李家用不中
恃愿为民学勝農
恶人处上京中去
佛尸旨意教不差
一点井心与主尽忠
既有人来时他告
倘若被他逃走了
脏证俱無难動刑
不枉身作琴堂任
将状折起逃与知
本處脚驲要一丁
与民元案犯冤仲
何用老卜去私访
此人棋道贯行凶
虽说事人将他告
見了真实在拿人
老卜安心要私访
你快預備莫俏停
访有恶棋除强报
一候開言把老卜
全都是
奉承棋道逞豪雄
别说王卜時你仗
本不愿意作知県
捉拿太監张公公
侍郎降级为知県
也不过
外号人称左来龙
全都是
往受皇王爵禄封
老卜恶想受一会
三日内
你等事人且回去
彭老卜说尔等暫且回与各接生理不
三日没后听信好与左魁对词无案是事人一齐跪起往外去了各自回家
不表单说彭公分付退堂下役散去分议论都说県主老卜胜状之事只
怕有点难办这左青龙谁不知道他是南庄左庄頭的侄兒在夏店集
十恶不赦重罪名
老卜恶想一会
三日内
我若不拏这恶棍
往下開言把话云
听候批到衙门
既生有人告了状
左魁他敢不招成
污腌含嗔動无名
老卜差遣手下人
拉拿恶棋将词对
可以完此小事情
再要胡言我不容
狗合亲種灵官事
此人棋道好奴才谁要你調拌与我快预備左長随彭兵見老卜動氣不敢
再言只得往外走心中报恶又要私访去前首私话吓人家好住还不死
心打了个少发无毛的好容易救生賊宅大緊身上鞭子傷还小好呢又
要私访去这不是有福不会想吗不言彭兵报恶我自衙役領导且说彭
上自称独斗行咱每老卜说了事人状子再没说不办之理你我且听下回
分解说罢大家散去不表且说彭卜退堂手拏事人状子进了书房坐下
彭県主回到书房
手拏状词看分明
抡奪妇女讹良民
硬抢粮食不算賬
这样棍徒怎么容
全都是
内中性发这件事
將人拉在书房中
善者衙役拏恶棋
公在房中改换了衣裳於微服下庄民的模樣领代一顶馬连坡草帽自穿
蓝布大衫腰繫一条青布裙色双支青布双腿裤自白布的袜子腰裡
代上戴伯寒干老卜收拾完畢但見彭兵进房口奏老卜外边毛驴准要
彭兵进内来回话
如颂護印左衙中
我不过
好者是真好安治
老卜闻听喜气生
眼望家丁開言道
可以就能转回程
本院出来赶天晚
夏店打听左恶棋
与民除害把冤伸
老卜说着往外走
不负皇卜而露恩
将状折起逃与知
一点井心与主尽忠
既有人来時他告
就是李家用不中
恃愿为民学勝農
恶人处上京中去
佛尸旨意教不差
与民元案犯冤仲
何用老卜去私访
茶畢反到貴稟神
必得本県亲自訪
不負皇卜而露恩
眼望彭兵開言道
我到夏店走一程
彭兵開听主人話
胃險就心不放心

叶彭典

彭典闻听口内在
洋内送出没门口
且表忠良亦胆壮
老下免奔夏寨边
天文月在伏中
此尘前断未多敌

将驴拉过要没门　看得拉摇人知晓
全要剪灭方为妙　彭典将驴拉过门
老下猫驴上就行　不言长随回衙内
骗驴离了三河县　改扮形状好瞄人
顺着大路往前行　心内有事不观景
路上行人未往走　名利二字是人争
忠良未至夏寨村　离镇也有半里地

迎面站立许多人　观看二人未打架
但见二人身高大　身上衣服隔夏穿
膀内紧有丰根绳　学子破鞋指顶露
年纪未过三十岁　口中喊叫不绝声
污腰油泥怒气生　忠良又看那一个
望着那人抡拳打　一口的南音禁说声
那人侧身掌打空　平空比划着拳打
面貌约有四十零　身上衣服多干净
身上衣服多干净　一口说那人不讲理
黄了天的好事情　倒把了

奏龙共宝要欧生　那一个　口中又把妻子叫
不必多说给我铜　说着抡拳又实打
暗访的忠良气闷了胸
彭公见那汗子抡拳不住打那个南边人怎禁那个江南人将身
子一闪他就打了空自己使的往前一栽连打几次也没打着又见暗看
的人一齐说到你们所为何事争竞那人你也擎手一个又打不着人旁自
己性累的荒的这是何手呢但见那江南人先就说道列位大爷每评这

了孔不我在下就在这夏寨镇上开一座成衣铺子
兄弟在三河县衙门当差(差)(役)今日早起有人前来送信说他昨夜得
了暴病滚肠沙堪(痧)(症)已死我听见此信速忙安到三河县去看兄弟因手
足连心恨不能一时到了才好想着雇了驴车走着快些我就催着不请
驴骑了没有半里把他就叫我下驴他说我骑的快我说(驴)(你)不骑了我就
不骑少不得我走就是了他也不依他说你不骑了不能走你总得信我

一日钟我说我骑了没半里把就要一日钟我说要骑骑
你一日钟再什么要紧的呢我还要起早赶路要紧谁知他还不依定要
二百钱吵我不给他抡拳就打列位想这是真正的野性
那人说罢一个话　平人闻听气不平
这个驴天不通情　贾贵之人须和气
依我每相劝撩闲手　叫他给你二日钱
你在贼人作营生　赶脚的闻听心不悦

你每放着路不走　你苦要管闲事情
太平不是省油灯　夏店有名谁不晓
那个谁来要说我　往他家二百钱
江南人　谁是你每都祖宗
毛驴上　气坏私行骗访臣
真正胆大太欺人　人家的意将他劝
懦(性)的左魁行模道　连过了

未曾劝我想一想
姓吴名字叫吴生
谁家再管这闲事
平人闻听心不悦
口说这斯不讲礼
死知作口就伤人
赶脚之人也欺心

人说京东民风野
话真左性回衙内
单言脑着这些人
青说这小子不请礼
　　何苦的
申公这些劝架的都是走路之人因路见不平由不得站住相劝又听赶脚的满知有些不说礼口面蜜言是个无赖子谁还劝他言罢申人散去
就只剩下一位婚访的彭公至驴上观看又见赶脚的破口大骂要小子拿钱来罢不给我钱又打咧说罢掀拳照着那人腮上打来但见南壁子侧身躲过口中说你不要动手动脚的打了我五六拳咧我可没动手我要动手你一个不了可别叫唤驴夫说这咧好亲家谁卦着你的手呢申公俗言南拳北脚江南人脑不的单论手裡咧泊故此不敢动手恐怕惹事这驴夫说着掀拳又打
驴夫说着掀拳打
照着戴建下绝情
　　邪三一见心不悦
佰这奸
劝你不听要动手
一边说着加防备
将身一在跟进步
紧很之上重无情
仰面朝天倒在塵
只说起来在试之
恐怕手重伤了人
旧却骂云不住声
无知软贫无实人
不可浅悔在心中
　　邪裁建
双手指头戳下去
赶脚的
　　胆大无礼真可恶
　　手等的
见拳临近奋顶门
一伸左手下绝情
只听呼吃一声响
邪三不敢掀拳打
　　要叫你
活不虚传果是真
　　等本县
定拿这胆大作恶人
一问赶脚张口骂
良言难劝狂性人
旧生氣贯嘴唇
　　不言彭公暗恨恨
申人有氣动了嗔
　　咱们大家了治事
莫把还要说软人
只见他
口中吐出白沫子
　　说着上前照神着
双眼紧闭断了氣
直挺身子口裡不哼
孫令一后再不行山
赶上打呼莫容情
又见裁建闹言道
但见他
　　彭公一见心内喜
仍此之人真可恨
因使起来试一试新
身子不动脑在塵
到把裁建嗬吓魂
　　孫三一见直魂冒
嘴的他
孫裁建低頭一看只见脚天死了嘴的他魂不付体口中只说投了我了着忙撅下般着脚夫脑门口中叫道驴天大哥可起来之我信你二百千就是了连叫了数声并不见他哼一声把了孙裁建只说这是活的倒运可巧我一指你就死咧你可害了我了正疼痛哭只见不应他方过来闻道是怎么了不起来了老了一见心中也是亲哥暗说怪哉怪哉脑着赶脚的掀拳打人家见那人一伸手就倒了如何
　　口中说
要该把他送县中
连叫几声不答应
又说不必你装死
到把裁建嗬吓魂
两外全帮一般同
孫三一见直魂冒
耕金死了呢么自己把想着见地方来了老了不敢破灭不美老了说着往前而行奉目见脑脒闪之处
老了奉目留神着
面恨没旋磨空
暂在此铺把身存
人命关天他小可
本县眼见非耳闻
　　见前边就是镇店门
老了腹内暗思想
听之他五这件事
孫三今日有灾星
　　赶脚的
路北就是小茶馆
我何不
一定送入县衙门
地方定送三河县
等恶奴人真该死

一面巧計氣見閻君
不叫抵償保殘生
來到茶館將驢卡
裡面涂與有天棚
堂官听說將茶道
老卩說
堂官說

我不要
老卩想着催驢走
堂官接驢拴在繩
老卩說是外边好
又問道
你把糕酒拿二及
在时小賣全都有

老卩回言說能好
難管閻碟桌上存
磕破鴉子当菜钱
所為嫖徒左青說

堂官答应不消停
老卩飲酒叫茶会
忠良自活在心中

堂官將酒全拿过
这才酌上酒刘伶
本是出来访宓損

一定開脫外三命
竟奔夏店大前門
口說客官裡面坐
不过散心吃一中
实官用飯都現成
現成二菜拿一宋
煮熬鴉鸭到現成

斗行實实不公平
牡蛎夏店人一了
誰人敢惹這豪雄
要把粮食實践开
我要到

老卩說着心暗想
还有驢天这事情

共总算了三百五
要回三河本县中
看他每怎左完结

他外号叫作左青說
客官向他有何事
忠良回答說本是
集場之上瞧一瞧

灵魂一时就安份
与他交易更亲近
客官向他有何事
忠良想把他学钢

連章子
五门牲驢上生驒
等我去

話說彭公上驢心中暗想我回去看见赶脚的死了地方过来說道小卩人是死了为不得要打官司外三見外裁縫見赶脚的死了地方过来說道小卩人是死了为不得要打官司外三說李大哥不必多說合该我每是对頭掌鎖来要把方阳喹淫腦中取出鎖来

守死尸李大代了五手外三到三河县五报术表且說彭公看見尸守孟好回本县去了且說看尸的伙夫向子本是姓丁皆因他爱務尸汎人称送他个外号都叫他姓丁改为姓定都叫他定爽见他見地方卸長把眸角出手迎号去了他回报想說他每都当差去了也不带人家吃飯沒有眼看是天黑了我也該吃点东西才好說着道步往前行走我了个相熟的有子傍了一把沙酒壺打了四及酒買了几个餘菜羊頭回又買了一个灯花我了三根林指来至死尸一份把林指支起来把灯花掛上盤腿坐下这才自斟自飲

振起赶脚的直西恼
赔钱辛苦守尸灵
无故平空讹诈人
伤身上不值二百本
说自话小独自饮
点上灯灺亮又明

登时之间吃罢了酒
有偏把地吴老生
锣鸣噎之才定更
且说赶脚之伙盖
一时之间被迫去
忽然一见吃一杀
呆想了良一会

饮酒又把钱之用
死故作恶忽然行人
伤死在该是冤孽
好日里官来相验
不幻太平这赔登
眼盲天黑代点灯
送新付又来斟酒

口中自语说有因
说着口内打哈什
身子一歪躺在地
皆因是

此时酥醒又过说
但见一人傍边嚷
呆想了良一会

口内自语把话云
到叫太平来受罪
伤死在该是冤孽
好日里官来相验
不幻太平这赔登
眼盲天黑代点灯
送新付又来斟酒

望着死尸又说引
听了吓
不觉一回打呼声
被戮我例地磨皮
爬出芦席身站起
口中不住打呼声

且不说赶脚回家去
一伙看尸睡昏沉
迟也是

驴夫走了他不晓

仇裡面

伸手不住往衣衿
猛然来醒着个时

火夫句子性站起
到叫老宅心不时
申押马圈无只数

没不知

看面氣斯赶出宴
说着漫又合上眼
仿佛人拉一般同

单言着尸那个人
皆因喝了四杯酒
被害之人冤当报
睡似小死怎知闭
果定屈死迁实魂
仇油不住面前打
食着身上打冷战

口中只说作事情
自幼当差十数载
林鹤子上平报仇与行凶
心中害怕与担京
英魂是他来作怪
口内只见打呼声

火夫句子又来醒

火夫子叫定奏
天交三古睡朦胧
恶鬼在该阎典刑
忽然就地旋几起
来到火夫面前站

定奏兄
顶发根子用支撑

且不说赶脚回家去
一伙看尸睡昏沉
迟也是

驴夫走了他不晓

仇裡面

伸手不住往衣衿
猛然来醒着个时

鑽入芦蓆不见形
宽魂又把定奏兄拉醒睁眼一看有一旋几鑽进席去迟火夫句子一见心
中不悦速忙站起身来骂道他妈的八子是成心怎么来你新敢望咋了的
你起性来咧相公你可是隋天晒来脚白搭一条布打听之我老子幹过了领
兵十来年咧什么来的死人没见过别说是你呀相公依我说你安之敢之好是
有呢再有你也是白已作死却报怨那个呢某着明日有人相验过了自然
有人信你抵偿你往我这是怎么说呢我不报怨你新是高情迟家老爷

伏保证在我左手保证真正会人有气

伏天句子心中有气　大叫赶脚真该死
你是保证债礼人　我的心中本有气　苦差有尸引赌钢
保证还未叫我睡觉　竟敢望我实作梯　该有往前走城步
未曾席主身形　照准席处一脚　口中不住骂吴生
四角移押小妥停　四角移押小妥停　速忙放灯照一照
坐在地下守尸灵　到把父天怦一跳　顶门上嘭的一声

又细看　裡面尸首却没了　赶脚不见影先踪
它奏口内说不好　此事话：把我坑　怎不得
孔思不叫我睡觉　何人偷去死尸灵　明日县裡来相验
叫我怎么去答应　新任县官难说话　太尸官诗叫我偿
断事如神考语正　听说行为又恨刑　我看尸首没了影
大县官府未必容　一定加行实考打　我左了
难免明日要受刑　细想心恨赶脚的　他是我的实命星

先改说人将架打　胆大先知礼纲行　身上又先描大的力
就实此毛把人憾　被人一拳嗑了氣　成心前来害左了
死了他又没了影　真正骑驴找驴事情

望奏说真是怪事怎么会没了呢准尸说尸绝了什又打着灯笼左右照了一遍并无实影心内为难只得说有咧我仍不把前日埋的那个尸首拉出来放在此处拿他顶刚等好日官府来了相验过了就没有我的事了主意拿定连忙手提灯笼往北走了不过半里之路一现

空地我看尸首之原又是新埋的浮土容易扒开又是荒郊野外四围无人把灯笼放在地下双手扒土不费时将土扒开滴出一个毛脑子将盖揪开伸手一抄用贯力扮背在身上手提灯笼往前走

好一个　父天句子将尸背起
霎时未遭原旧实　掀起草席放尸灵　手提灯笼往前行
四角移押小妥停　照旧还把灯笼挂　暑在地下把尸盖
坐在地下守尸灵　心中害怕不敢睡　一存身
怕的是

这个尸首又无宗　口说我可回半庙　看还有什麽事情
自己思想真差巧　到底老了不算通　若不干
这个尸首他敢我　明日个　只怕我老了要换榜
等到明日相验过　自达达报你的恩惠　潭身衣服全不管
给你装在板口成　与你今日救了我的难　免叫老了受官刑
越想心中越欢喜　眼看天明交亮中　连忙站起不急慢
去我那　地方李大不消停　预备本县来相验

公差草砚水一盆　外面天时刚辰正　忽听得
闹路锣声振耳鸣　就知县主太尸到　来验那
赶脚驴夫的死尸灵

话说地方卿长代首孫三上三河县呈报人命之事書吏稟明了彭公
皆因老爺的駕快那時早以進了城還從後門回內听見他每来到衙西語来
说本县明日親身驗下役出来將話先訴地方又將裁縫收入監內不表且說地
方把孫三代到監內收下自己仝首卿長回家歇息了一夜次日清辰前来
預備公案伺候县主前来相驗等至巳飯時这才听見鑼响就知道县主来
了不多時但見執事引路来到尸場彭公下轎家丁下馬衙役三班書吏忤作
俱都伺候兩边孫三也一傍跪首县主升坐往下分付地方呢地方上前跪倒老
爺說你代忤作將尸首席打開好叫他每驗看是地方站起代領忤作来到
尸前又叫火夫勾子定奏兒还有个土工帮首打開了尸席扑在地下三个人抓
尸首抬在席上放于把衣服鞋襪扒下来叫土工去端盆水来往身上一冲忤作
这才上前看了看回手打靴桶子里拉出一根快子来就在死尸的前心后心頭上
脚下細、都驗到共計連获伤石伤木伤拳打脚踢伤共五十八处外有至命伤三处忠良
听見忤作在那里說伤的数目這里心中又異腹中說怎么就有這些伤痕在身上
忠良卩閃听忤作话
彭公心内暗調停　本县昨日来私访
遇見赶脚这件事情　不给他就用拳椿
别人劝他、就罵　都只为
逼的裁縫无奈　赶脚之人栽在座
拳回氣断喪了命
那時節
为何渾身伤伤痕　莫非本县上飯甫
此事真、冏死人　故此伤有几十處
忠良思想將身起　离了公作往下行
死尸跟前看分明　低頭思想睁眼看
眼望忤作叫一声　剌去衣服上下瞧
親自过目看真假　也有歩来也有紅
手掌快于看分明　你在细、驗一遍
这是木伤十三處　还有八處鉄伤痕
至命伤　太陽天灵前后心
紅青是白顏色分　果然一点也不錯
忤作驗畢將身主　一傍边
彭公一傍观看忤作驗的一点不錯老尸心中犯想暗、说道分明本县親眼
看見那蛮子一拳將他打倒下他就死了为何今日又有這么些伤痕又
中必有緣故老尸想罢付又归坐往下叫左右喊你每過
去不多时將孫裁縫代至前边公案前跪倒彭公说孫裁縫你昨日在县回的
是因赶脚往你說不清打架被你一拳把他打了一个跟頭倒下就死了等是拳回氣
断裁縫说是小的情实打了他一拳他就死了老尸说你這所伤口胡说在本县的
面前硬敢撒谎死尸的身上現有四十五处的伤痕为何你说一拳打死的呢还得
從实招来免得本县動怒
彭老尸说着腮代怒　裁縫孫三吃了一京
尸在上清听闻　小人因为兄弟病
要上三河一座城　不想与見在頓辜
不给他不就请打　小人实在把手伸
誰知他又命归陰　地方一傍也瞧見
將我頭起代到县　昨日小的也回明
往上磕頭開言道　老尸腹内暗吃京
忙雇驴　我本县
来至尸前把身存　名伤二十一处全都有
此事真、冏死人　故此伤有几十處　依、指着老尸看
那時節　离了公作往下行　渾身之伤来是真
死尸跟前看分明　低頭思想睁眼看　主怔忡心来胆胜

死鬼身上伤的痕
小人已竟是偿命
本来不是小人打
时声裁缝你是听
分付下役代他去
裁缝站起把身平
一指他看分明

原来不是赶脚汗
浑身上下伤的痕
只是口中说不对
孙三走至尸前一看不是赶脚的却是年经一幼童
心中暗说当真
等我去

细看不过十五六
如何抵换赶脚人
见了县主细言吐

孙三走至尸前一看不是赶脚的却是年经一幼童细看不过十五六
心中暗说当真
等我去
见了县主细言吐
偷了盒子怀作说怎么会变了孙三说我打死赶脚的他了三十多岁了脸上有
麻子做了有须列位瞒这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说着付又未至公案前跪倒
口呼太尸小人瞒了瞒这尸死尸不是赶脚的彭公闻听由不得心中暗想

堂中必有缘故说罢往下闻言便问
往下听言未说话
彭老尸
方才你看那尸首
你且站起一边立
李大上前忙跪倒
有何钧与分付吐
想来内中你作弊

眼望裁缝把话云
不是赶脚是幼童
你说是
代本县
日申连把太尸尊
彭公堂上闻言道
与我实说快言吐

他也在
老尸分付定奏
恢把他
彭公闻听地方李大之言夜间看尸火天勾子定奏兒老尸分付定奏兒给太尸磕頭叫
話問他哦地方李大答应回身站起去不多時火天勾子来有
尸往下问说定奏兒代至公案前跪下自己报名小的火天勾子定奏兒给太尸
磕頭老尸說定奏兒是你昨晚看尸应是小的又问赶脚尸首为何不見你怎
应换了为重的幼童是你那里寻来的前来搪塞本县不知赶脚尸首

老尸手下当差役
恢把他
吃着一个火勾
叫来本县要问明

地方见问将头叩
所供更应这等打
本是裁缝一伸手
马政雲言哄县尊
改是亲眼你瞄见
但不知
那李大

皮肉吃苦受刑
小人地方为总甲
遇见脚天北作人
却是小的亲眼看
污口胡说信口云
竟非有人来报投
老尸问道这句话

太尸连忙口内尊
暗内裁缝将脚砍
本是裁缝一伸手
马政雲言哄县尊
改是亲眼你瞄见
但不知
那李大

那里去了这幼童是那里寻来的是你与谁打的一身伤痕从实招来免的
本县拷问申公彭公问的利害定奏兒共不害怕他就改变了颜色彭公在
堂上早就瞄出他的破绽来了老尸看透不由的微微冷笑
彭公坐上看破绽
为何改换尸首灵
要不实招苦撒流
一闻这话心害怕

冷笑一声把话云
你在当差有尸首
与我从新细细讲
本县把你打断了筋
往上忙把太尸尊
太尸要问这尸首

本来是
直到此时太尸临
忠良闻听心如恼
大暑不打不招成
青衣上前忙动手
放在磕头盖上存
吧一连十个正
登时来一往起腿
老尸付分加重打
泛须一个招成
我小人
事一都瞒不过彭老尸去何况又是彭公亲眼看见过赶脚的模兼过了一夜
换了一个尸首浑身一伤这件事不是地方作的就是看尸之人所作又搭
着定奏兄那宗贼行是受贿变色的彭老尸早就看出故此才叫掌嘴
定奏兄
青衣时下不消停
定奏兄
情愿将移尸之事细招成
小人看着真人真
那时死尸会变了
这所胆大了不成
分付左右掌嘴巴
左右按着看尸人
青衣动手抽巴掌
只打的
还过脸去打这边
望求开恩不必打
口中只把太尸叫
没敢离开正一值
小人实在是不时
想要哄我怎能为
下面只听有人应
只听咕叽一声响
只见刘墒鲜红
疼的不住喊连声
打了十个整已定奏兄就招架不住了口中喊道太尸饶命小的实招了彭公
往下一摆手动刑的青衣这才不打左边侍立忠良尸说定奏兄快招上来
但见火夫勾子往上叩头口称太尸容禀皆因昨日栽进一拳打死了赶脚的地方李大
曾拿我进来要去报我叫小的看尸小的我了一领席将尸盖好因为天晚之点
了灯笼小的无本没吃饭买了几个饽饽打了四两酒小的拿到尸场吃喝完了
的也就睡了约有三更时分乱了一阵风过风内到有人把小的拉醒我可就有
气我说我当这宗差使也有十数年什么兼的死人没有见过参回气断尸看望好
死的是一条他竟敢作怪起来小的说着心内有气这刻
踢起吓了小的一跳彭老尸闪言连忙就问说定奏兄细说明
忠良坐上闸言道
太尸前神左上听
赶脚之尸看不见
为何不见死尸是
前后左右细找寻
定奏兄细说明
小的有气踢一脚
元来芦蓆里面
空莫非诈尸他跳了
一点形踪全没有
又想太尸今日脸
想起前者一尸灵
谁知此尸分特重
闪知连忙往下闪
自己心中就怕杀
将他拔来放在此
前者之尸在何处
若死此尸未必容
何必把尸拔在此
小的实在不知情
火夫勾子听
你又想出一条计
预备本领尸灵
埋在何处那坟营
小的着急生一计
暂免眼前受刑
忠良尸
你说赶脚尸不见
前者有尸死尸灵
但不知
要你仔细对我讲
不许胡言假告诉
忠良坐上问定奏
站在一傍说不好
肚内一想说不怕
不言李大暗的就京且说定奏兄他见彭老尸往下追问不敢撒谎付又叩
头说客禀皆因前者有本处地方李大他叫小的过来对我说咱们夏店集上斗子
行里有个伙计他是外路人得了个暴病死了今日有庄头兄左青龙托我
若有实言哄本县
到把了
他若是
大暑他
我满奴才打断筋
地方李大吓冒视
做出戒来了不成
不敢惹那左青龙

我一个空地埋葬情愿给五帝与他平分小的想与想兴纲人不叫我一个空
地埋，有什么要紧的我说不废事大道修边等我把一个坑挖了来埋
上就完叫地方李大与小人将官材埋上了

我小人将官材来埋 与地方 一个小的杨家中
吗 给了我 宗千正、母弟羊 小的双喜在家中
而巧又遇这件事 赶脚尸首影无宗 我就私出那尸首
顶了脚夫他的名 不想他的仍更重 未晓得

此人怎么丧残生 深拷底里真不晓 求大尸
闪地方一个知情 说把往上将获叩 忠良听罢暗沉音
往下分付叫李大 地方无奈口回答 转身走至迎面泥
往上磕头把大尸等 有何分付请示下 彭公坐上叫一声
李大你 名当地方为隐甲 吩汝镇店与老村
为何胡乱埋尸首 内中必定有隐情 想来贪财将人害
才给别人办事情 这也是 死者之人宽当报

宽狂宽我不服清 依本里 快、实招其中故
免得身上受官刑 是谁叫你埋尸首 死鬼他
所因何故丧残生 身上打的伤特重 又是年轻一幼童
你若不肯实招认 我本里 立刻叫人动大刑

老尸说地方是谁叫你埋尸快、说来、中公方才大天句子说的话他都听见
如若不真大料定奏史也未必肯依只得往上磕头说大尸若问前者大交
句子埋的那口板材本是小人叫他埋的就是夏店集上的斗行的左青龙是
他成自小的对我言讲他每斗行有个小火计得了热症他是夏店行再者
托我一块地方埋了自有谢你的道理孔小的想了想他是夏店集上人
他就又是裕亲王的庄头托小的这应一件事小的怎应不应故此才与大交句子的我给他埋了

地方李大闻言道 太尸在上请所闻 左魁托我埋尸首
此事原本是真情 谁知他是换死鬼 装在农村里面放
小的外何能知晓 埋尸之事是真情 别者之事都不晓
这是从前已往情 小人不敢说实话 望求太尸且宽容

彭公闻听将头点 老尸心中暗调停 本里昨日来私访
所为就是左魁死 民人到此告状 忠良听罢暗沉音
抢掳妇女行奸恶 私留人口好幼童 转身走至迎面泥
有何分付请示下 他兄弟 贵粮连人不见踪
告状左魁苗人口 二巧又遇盗事情 赶脚之人欺良善
故此本里来私访 反到遭害丧了命 本里未验死尸灵
讹诈栽逢善行凶 他又反出这事情 此乃是
定奏看守尸役了

宽魂不服诉满满 细想其中有隐情 但不知
赶脚之尸那里去 为何半夜不见踪 定奏兄
所因之言实虚假 不怨他 岂肯假出那尸灵
想是左魁将人害 瞒哄地方埋在坑 这件事情道好小
拿住左魁问能明 就知赶脚何处去 好叫彭某心不明

老尸思想了半晌忽生一计说好此这般、好此老尸想罢眼望着地方李大
说你与大天句子暂将此尸装入棺内一傍放着等我们赶脚的特候方能究

素我差你一个衙役明日到集上将左秀花传到县里本县自有公断少要寻私
陡防纲腿打断是地方诂起心来把想我每太尸一的是胡闹急便我将他传
到县里大料他也能把他怎着

地方李大心暗想　　叫不成
只怕县主要受亦　　不言地方胡禄告
坐工往下又分付　　公差名字叫刘兵
你往地方一个去　　脉必拿到左禹沈
吩日了

若要徇私与贾法　　公差刘兵答应是
县主之言敢不奉　　你等下役也要听
地方家口全代去　　监将起来要看守
等候着　　下役答应说知道
估代家口不必云　　李大把方心害怕
单言忠良把话云　　想是贪沈误了事情
才行过　　别说尸首全无宗

猫抓狗咬也有罪　　本县暂且把你容
有了驴天我左问　　老尸正态把话云
口内只说我来了　　特见太尸为言吩
彭老尸坐工见首长了笑容

老尸正态与火皮勾子讲话忽听有人喊叫说我来了特见太尸老尸但见一
个人未至公案前跪倒彭公闪目观瞄此人好生面熟心中一想忽想起故的你不
是近脚的裁缝孙三反吓了一跳只当他是死的反要来显魂吓的往后倒退欠
皮勾子他也吓了一跳扭项说你会领呀这里来诈尸来了脉日在里走的时候也
领告诉我一声也省得我定奏兄被屈你闹我一脖子麻刀乖~为你腰的猪
嘴六王是的连眼都瞎了彭公坐工问听故意问道那汗子叫什么名字来见
本县有何事说但见那人往工叩头口等太尸小人姓吴名生赶脚吃饭皆因脉
日与蛮子打架被他一拳将小人打倒小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回到了半宿才起来
小人僕了模身上盖着一领席连忙扒出席来又见一个人在傍边睡觉我
想了想心中才明白:日之事想起那蛮子定是拿进县去了今日起到县内
一则为蛮子二则为领我驴来小人驴子也不要了

驴天有法前言道　　太尸当神坐上听
听为凭告速事情　　谁想太尸没在县
来此相验此尸灵　　故此赶到这尸场
救出蛮子他的命　　领我子
这是一往没实话　　并无虚言假告诉
一傍边　　喜坏了通屈孙裁缝

活该老孙不丧生　　驴天前来将我救
没事给他几吊铜　　不言裁缝将次喜
坐工往下问吴姓　　脚夫当神你是听
去事生根说详同　　被裁缝
半宿酥醒又复生　　今日自投救他命
一次必须要改过　　再不一的
老尸说着一扭项　　吩付下役代裁缝

公案前边跪流半
驴天浔命转没生
往没不一的乱动手
忠良卩说着叫地方市卷必上前跪倒老卩问道吴生的驴放在何处地方说
现在东边斉老西的茶铪内拴着呢老卩说孙三吴生你每都该打顿板子才是
斤些念你等乞知又是买卖人全都赶去罢把驴给他拉去地方李大代去拉驴赶
脚载逢二人一斉叩頭谢恩去作生理不表只见下役跪禀口爷些主令将地方家

口传到些里去了老卩这才站起分付回衙手下答应将轿抬过老卩上轿间道锵
鸣彭公回些不表单言地方李大公刘兴二人见些主回衙叫火皮白子把
那口板材起出来将尸首装上暂且停放路傍旧叫火化好声看守又卩人这
才来到酒甫要了四叉酒商议好去拿左奎去见些主完全此是

又宁商議拿左姓　酒甫之内飲刘伶　公差刘兴叫李大
你哥曲神仔细听　此事皆因为你起　贪財埋葬尸首录
可巧定奏将尸换　献玉連屋这幼童　元本这

左奎作的这件事　依我详猜内有情　定是強奸他不允
活活打死那幼童　装在板材我着你　埋葬起来死事情
细想全是定奏錯　他分明　有意安心把你坑
埋好了尸首他又起　他正是　些主跟前把你呈
如今派我侍左姓　依我瞄来未必能　左奎在此谁不晓
他的叔之左白脸　他的干爹左三奏　皇粮庄頭大有名
綽号人称左青龍　还有个　二虎之名镇京东
武举飛天宝一个　北京城内有走眼　通州所有这几些

还有个跟马原　来往走動有交情
武举郝与他相好　若要拿他事不能
口叫刘兄你是听　既是些主叫咱派
地方李大闪听公差之言心中也是害怕明知斗子行左奎难惹叫他未必能
来地方说些主派咱每明日就是集场咱每去走一遍将他哄进了些我也好领
家口刘卩说你今日也不用回去就在我家屈等一夜明日一个上集与叫他
刘卩闪听就是如此言罢二人将酒喝完李大掛了账二人出甫回家不表单
言彭公过尸场坐轿回些人内歇息心中犯想幼童之事难是左奎所害员
些地方与刘些叫集上去伤他大暑未必能来今日本些验尸之事天有他不
知道之礼倘有变动更不叫些贼涌细

忠良彭公心犯想　左奎等恶了不成　东灵人民来告状
全不是　十恶不赦重罪名　不些忠想要私访
见行凶作恶人　二丙不是集场日　昨日白云走一程

明朝十三是正日　我不免　去到夏店有分明
晌午左奎饭送道　就事拴拿到些中　与民原柬将仇报
不往三河作些等　老卩想罢心分付　眼望家丁叫彭些
你去伤出本些话　叫下役　去请义士进些中
就说是　本些之等白马李　与他商议大事情
彭些答应往外走　出衙告诉伤事兵　此事剪断要重叙
刚掌灯　白马李之近些中　公房见了忠良等

好汗連忙把礼行
英雄謝恩一旁坐
诗讨老尸示下行
皆因是
独立斗行行供道
私立假契訛诈人
忠良说皆因有人来告左青龙本县未見真实昨日出去私訪又過兒不半个事令
人今氣此書剪斷彭公就將火文勾于程尸幼童代伤之事说了一遍县公差了公差
刘兵地方李大二人昨日集上得他道县又恐他二人不能成功本县心里想着还是
要改扮前、这左青龙是怎么个等忠的此是真我事捨拿壯士之后代首衙役
報開兒行着本县的眼色行事听说此人等忠于下将不少壯士千等留神不
好白馬問(李)听彭公之言无未所为左青龙之事说太尸不必为虑既然是老尸的
日要去私訪小人色管成功这件事小人必得回稟明白老尸明日好去
文虎拉背等县主
老尸留神在上听
昨日太尸知帶去
小人自有主意行
那反道
也不用
临時由恐不成功
昨日小人代了去
单听县主一声令
帶他不敢不招成
他的叔、左白瞪
代領公差与下役
再着他西伯左姓
都是江湖大英雄
叫他每打扮也私行
代到衙中老尸審
太尸也得要留神
裕親王前很有腦
又上请坐把身平
不知呼唤有何事
叫声又上请听閒
听告是店左青龙
於榜四女使奸騙
叫你听見气死人
況在庄頭住南村
他若知道这件事
壯士只管放寬心
倘问徃兒我不容
不怕他們有硬兄
本县都要定罪名
口说小人告辞去
去我那
衆益寇
江湖之上申永林
大闹集場捉拿等忠行山的左青龙
聚集响馬工夏店
是益为人多仗义
素常不相左馬龙
未必劳叫貴脩容
庄頭不帶器開手
那怕王尸与皇子
恼一恼
白馬問听彭公话
明日集上見县等
忠良閒听说不怕
他若是
我本县
一衆庄頭全拿问
心中暗、贊彭公
说着這步往外走
話說白馬李告辞彭公回中說小人明日在夏店集上等候老尸預备動手拿个今晚
旧請几个朋友明日一全小人全到說有說出了書房离了衙門回衆請衆录林助
彭公不表单言彭公打发走后老尸叫進彭兴分附說你明日預备一条白代二斗麥子破
草帽子一頂撒鞋一双好去赶集回子不敢扭别照樣預备不提且說彭公歇息一夜次日
老爷淨面喫口喝茶用点心子就在扮起来身穿一件藍布小褂白布单裤紫花
布夹袄青布撒鞋代上草帽闪丁将麥子裝好老尸叫彭兴你改扮、同我前去赶
集回子卷起不多時在扮停妥也是鄉民模兼彭兴又問說回老尸小的代要連不代

忠良聞听哈：大咲你我主仆前去赶集買粮食代委作什麽又不是正经子去彭與不
語老下說你只把只代背上哨們好走内丁毛腰伸手拿起口代背在肩上竟肯不牲
心中說好差使这要背到集上保管把个知道不言内丁暗：报怨且說彭公又嘱
付别的長随好生看守在衙内護印要緊
后面彭與緊随跟
忠良言罢往外走
不言彭公上夏店
主仆二人出后門 昨晚告辞彭公架 单表那
白馬李义美英玄
老卩他 总是忠心为黎民

心内思想这件事 也看事情重与軽 左魁坻道誰不晓
剪恶安善是仂内 結交玄知单匪人 独坻斗行欺良善
夏店人称左青龙 他的叔丶左白臉 所仗京中有硬根
裕亲王府他作主 皇粮庄頭住南村 却喜为人豕氣正
他与左魁大不仝 老卩如令要私访 所为捉拿左青龙
因他手下人不少 恶棍匪徒一大群 衙役三班不济事
怕他每 素与左魁往来亲 是我許下拿恶坻
要請江湖单录林 集上帮拿左瞎庸 敢說手到把功成
想不起 去請何人来掣肋 未知他每在家中
好汗正然心犯想 手下家丁报一声 门外有客来拜望
現在外边等主人 他說姓武来拜望 叫我回稟主人公
白馬义庆聞此話 不由添欢長咲容

义庆聞报旧知道是武义達子前来又想他此時天氣代中定更他来所为何事有
倒且把他讓進来旧提彭公私访之事我将他僥到夏店集上叫他帮拿左青
龙有何不可呢省得找别人包不是好英玄想去狠望家丁說我有請是家
丁若玄往外所走义庆也来生三门外但見义達子当先后面跟着四个人都是英
玄模兼好汗旧知是录林中的朋友义庆一見達忙往前赶走几步吕中說武义哥少
会了为何这時候才来従那庙上散了这玄許豕的日子未見面
兄弟時丶想念仁兄
李义庆 狠望武成開言道 叫兄長
仔细留神你是听 仁兄従何来到此 小弟渴想在心中

好容易 今日得会义哥面 清到里面敘寒温
説着话 走上前来忙拉手 二人躬身把礼行
无天豹 付又回頭呼列位 重兄弟
咱每全都到家中 但見那
一时间 大爭齐都往里走 四人食所往里行
全都送入喂馬棚 李义庆 义庆家丁拉坐騎
登时走至書房中 大家分宾卩座 手下之人献茶美

家人連忙打灯点 义庆有语叫仁兄 不知义兄従何至
莫非还在北京城 武义達子呼卖弟 若向在下請听聞
不愛当差撩下甲 如令不在護軍营 花沙布残哈傲东布
还有那 没有来的養育兵 这些个粮全不要
情愿在此務庄農 王卩代我思典重 料我难以在府中
派我来此三汚县 暫住安家离了京 王爺他
又賞七百八十畝地 可以糊口養残生 昨日我才来到此

房屋傢伙都現成 皆因今日他四位 看我前来到京東
又为買賣来的我 去上香河一座城 買賣若是發利市
就等朋友進人情 我想矣弟你在此 久居京東地里明
前来拜望矣弟你 我还有 要緊一事必相求
武文達子說他每弟兄四位前来請我上香河県有一宗買賣去作我想父弟在此
居住意欲相邀同去走一尽不知等意如何父虔旨听父達子之言忙又问道不知他
每四位貴姓高名在下領教領教武父達子聞听哈〻大咲說了不得了我拉了过

節子咧来罢父兄弟你与四位見〻罢这位姓陳名達綽号金眼獃这位姓孫名立
綽号在衣门这位姓李名刚綽号烏云豹这位姓张名鼎綽号錦毛虎来罢
見〻罢父虔与四位都拉〻手兒復又归坐父虔分咐家丁摆酒款待爭怒
書房李父代東怒 大家齐把宾主分 家丁连忙放桌椅
登时温熱酒到伶 厨下炒菜桌上摆 大家斟酒飲畨巡
闹凌江湖录林事 打叔结商过客艮 元天豹
眼望父虔呼矣弟 愚兄有话对你講 明日仝我走一盪

去到香河走一程 買賣到手彩一彩 預备秋天好过冬
父虔耸听说正是 小弟今有一事情 明日要到夏店去
呵为三河彭県等 集上出了一恶棋 斗子行内左青龙
坑害百姓欺良善 死人敢惹这棍徒 只因新点彭県主
最惱燥梁与恶棋 断事清廉为良民 外号白面人称似包公
本处百姓来告状 三河県内把冤明 彭公准收要私访
尤恐状内事虚情 今日叫我進県内 呵为恶人左青龙

因他勢大手下人不少 拿他只恐不成功 叫我帮着拿恶棋
拿到県内向口供 故此小弟才转回 为巧来了单人兄
约我去上香河県 咱每先去到下店走一程
帮助県主拿恶棋 然后在去上香河一座城
不知列位肯不肯 元天豹 耸听此言向下情
武文達子聞父虔之言忙問県主如何知道五兄之名父虔旧将前事說了一遍元
天豹闹听心中欢喜說父弟兄正为喜为賀你作好汗的人帮助清官旧有名声
我不知便罢既知道岂有不救之礼明日我五人先跟着父弟将此事办完
然后在上香河県去父虔听说很好重好汗不多時時酒用完天以三古旧在出
房安歇父虔回后一夜会闹到了次日大家起来收什要上下店去拿恶棋
元天豹鳥人六子 大家打点不消停 人〻腰中别短刃
外穿長衣不露形 手下家丁看上馬 只家好汗往外行
父虔分付家丁去 好生照管在家中 大门以外齐上馬
竟扑下店集上行 白馬父虔闹言道 眼望着

或父達子叫行兄 咱每走到集上去 不为恭撞要留神
咱每自为远〻哨 必得看見左青龙 拿住此人方才妥
進代三河向口供 不枉彭公托付我 列位跟来走一呈
元天豹 聞听回答说会得 老弟只管放宽心
别說是 一个恶棋不要緊 就是十个也希松
只用県主一句话 手到为以把功成 别說你我人几个
难道說 大家不能拿一人 父虔聞听說正是

也必得　常拿狸猫当耗　事人说着往前走
竟仆下店集場中　登时之间来的快　事盗惩
要拿欺心道的人
却说白馬李全武艺達子还有四位好汗正往前走忽見前面来了九个人略近观瞄元
来是里江沟会过的盗惩彼此見面拉手事惩旧问事位仿往又庆旧把要拿左青龙
之事说了一遍事盗听说俱要帮拿恩琪又庆允一齐上馬竟奔下店集上
而来这且不提且説地方李大公差到県与二人在地方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刘県说咱

每喝完茶赶早兜去罢地方説狠好二人説着出门托付街房照左门户二人走不
多時来至集上皆因天氣上早二人走至一座茶甫到了兩碗茶吃完了云了茶館
竟扑斗行門而来但見那些買粮的賣粮的那里等候着行中的頭兒呢他二人走
至斗行貴上奔見瞄只見里面人都汤了旧是沒有左青龙李大説莫非他还未来呢
回頭低声説刘大兄你見站着等我去問问左魁他来了沒有刘県奔茶庄这李大走
至貴上説列位辛苦了貴内之人聞听一齐奔目观瞄認得是地方李大説里面坐
着李大説请坐一人问道我左大尸有什么事呢李大回答説我有許多的事要見之

左大尸商議着　地方有語呼列位　在上留神听我云
地方皆因有应事　未見左尸説明　不知可曾在此处
望求指教与我听　柜内之人闻此話　早知其中旧里情
急忙回答未講話　口叫地方你是听　我每当家沒在此
令日不能与你逢　事忙不能上集場　要会改日在来臨
地方付又往下問　莫非左尸在家中　柜内伙计説沒有
王府前者传了去　他進城　不知去办何事情

地方闻听説不好　此事应該了不成　想是昨日走了信
相验尸首走了風　左魁得信私逃走　裕亲王府去藏身
誰敢進京入王府　就是本官也不能　只怕还有别事情
県主也要躭考呈　我不免　一个公差回县去
照他言語回県爷　地方想罢才要走　復又心内暗調停
我若是　照他言词回县主　老尸未必肯相容
牵出一案交与我　家眷不能云監中　只怕自己有不便

対我言未　地方闻听元旦问　李大闻言把話云
口中只叫阮掌柜　你要留神听我言　不成望
火皮勾子闹事元　昨日県主将尸驗　扒云那个尸是吊
未的是　免了自己死罪名　咱每埋的那一个
誰知道　渾身上下沟伤痕　県官追问要埋主
与我还未吐实情　如今云要个处我　此事重大不敢拴
我想今日到集上　見个大了向一声　怎么完全这件事

大家平安没事情 倘若一時架不住 我想見~左丁架 不知此話真不真 元旦聞听徵~咲 等我細~对你云 誰知小兕他不允 用口官材把他成 誰知道 昨日里主去相驗 偏~的 是我托你下的葬 大料没了这事情 元旦說昨日听了这个信回家告訴了当家的~~他說不好明日我也不上集去了 我看彭公怎么办法我且先躲几天那知里若知道若是不办便罢你若一定作对 只用我托一托吴奔弟到京去見索國旧保管叫那彭公离了此地这都是当 家的說的依我說你不必害怕只管放心也不过三五日你旧听見此信了地 方闻听元旦之言假粧欢喜闹言說話

李大安心要套話 眼望元旦把旧丁 当家的到底仙方去 我猜准是在家中 若要托情須早办 等 爰当叫我好放宽心 大丁到底那里去 旧丁快对我言明 阮元旦 点頭答应說正是 当家非日上南村 吴家庄上去躲閑 去托二帅吴奔人 旧是里实他知道 大器不敢去拿人 養着会賴子一大群 墻垣高大如城堡 吴家手下人不少 别說差人進不去 旧是賊盗未必能 四面还有巡夜人

你却只管将心放 不必害怕与担京 言罢抽身進柜去 地方闻听爷撈柾 腹内暗~說不好 想要拿他万不能 回去如何見里主 太丁未必肯相容 正是地方胡思想 那一边 未了公差叫刘典 代声问道怎么着 万能見着左青龙 李大見问說会有 此事有些了不成 就将那 元旦之言說一遍 你我商议怎么行 公差拿听說无碍 依我咱每这么行 你我硬去我武奔 南村去見左青龙 就說里主将他請 誰到衙门无是情 公差說依我咱每刃人我到刘二帅家内去見左青龙旧說里主清他有事相商仅将 他誰到里里去旧沒了咱每事了地方闻听說不妥~~我到他家问他家中他每話 不在呢公差說要依你莫不去咱每二人莫了事隅地方說不是如此說方吾 說是奔人院墻高大家丁人多别說咱每二人就是响馬賊寇也是不能進去把 要說左魁沒在那里难道咱每还敢進宅拿人不成也至好回去 地方說完一夕話 公差闻听爷愣怔 此差依你怎么办 难道說 素手回空見里等 必須商量好主意 方好完结此事情 地方說 先闹二及在汉论 咱每及先到酒甫内 他每及 地方公差往东行 但至見 刚走尋我要飲酒 猛走抬頭吃一京 迎面来了人及个 一个年長一个年轻 年老之人庄農業 年纪不过四十零 大料有

頭代一頂破草帽　身穿着　布衫破烟汤補丁
后面一人年纪小　不过一十零六春　模样兒
生的到也狠白淨　天生的　齒白唇红腮皮青
也是小褂月白布　夾襖布鞋足下登　细看他
肩膀之上背一物　却是口代把粮成　二人子细的神看
不由着忙吃一京　却元来　地方李大沒認准
公差闹言把话云　叫声李大你看丶　那不是

来了里主彭令公　他二人　並非平常俗人物
就是那　三河太卩彭里等
地方李大公差到典二人奉彭老卩之命去到集上来拿左魁一路商议未到集上
晌了晌天氣卓那些買卖人还未来齐公差說大兄天还早呢咱每先喝点酒要
罢地方說使得二人说罢刚太要走忽听刘典说哎呀你看：那里是誰地方回頭看
那不是刘丫赶集的刘丫你大京小性的到把我吓了一跳公差说你未認得那是誰云
来保管吓你又跳闹手指着叫声李大哥你看那个年長的旧是咱每里主太卩后
面跟着那个年軽的旧是跟太卩的二卩地方說他每卩及来赶集之也特过了分了
公差說这个話太卩糊塗你当是他每来赶集呢他每是来私訪事

刘公差　眼望地方闹言道　叫声李兄你不明
那有里主把集赶　拠我想　保管来放左青龙
李地方　闹听此話吓一跳　暗丶着忙心内京
太卩来把左魁诗　只怕少时大祸生　斗子为人真方恩
独琪南左誰敢哼　又听公差闹言道　叫声李兄你是听

你我不必来蒜忙　快些前去見里爷　地方听说连摆手
叫声二兄你不明　你我这一去恭見　被人看破走了風
集市上　買卖軍民人不少　只恐怕
京走欺心琪道人　不好你我粧不曉　暗丶好生这般行
咱兄弟　莫若暗保彭里主　若有差池在拿人
刘公差　一闻此言聰含咲　旧依李兄你调停
只要保住沒了事　别叫太卩他受京　言罢二人齐迈步

后面暗丶保彭公　且不說　李大刘典人及丫
单說这　为國愛民忠烈臣
清官卩今着彭典卩兜及丫自從击了衙门来至集上晌丶天氣卓早来往人还少
呢忠良回頭望彭典說道我的兜天氣尚早呢咱每卩及我丫地方歇息丶等
那恶人来看斗行中的恶琪丶闻了斗咱卩兜也好買点粮食回去長随答应
全老卩前行走不远只見路北有坐茶館矣庄全彭典進了茶甫揀了个坐兜坐下堂
家过来到茶彭典給老卩斟上了一盅他也斟上一盅老卩一面吃茶一面暗听坐上說話

忠良卩　一边吃茶又听话　暗听軍民把话云
那个說　当今万岁如尧舜　愛民如子王法軽
合朝文武皆忠正　旧是那　外省汝員个丶清
这个說　圣祖皇卩衣恩重　常丶开庫放賞良
那个說　国有忠臣安社稷　廣云祥瑞天運通
拠我看　令年庄稼到罢了　秋后一定沟水成
旧只是　苍天总不睁开眼　为什么

由着贼人害良民　　为何左魁不报充　　难道说
天地鬼神也怕恶人　　斗子的　　恶奴名叫胡黑狗
更北主人行事凶　　可恨州里全不管　　由着贼人胡乱行
这人言词未说尽　　又听得　　内有一人把话云
口叫兄弟你别嚷　　倘若是　　背他听见了不成
你若说他别生大　　咱每不管他的事情
因为这个人越说越有氣只是报怨州里不管事情由着那恶人行充礼之事又
听一人说老二呀这不是胡闹左有话别嚷咱每是自扯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倘若
被恶奴听见那可了得这边军民说话那边老听得明白不由的暗〻的怨恨左魁又听
见临近座上二人说話那个说三太爷如今集上可好哇庄稼又好粮食又不贵那老年
的卷充说道老三呀好什么要说庄稼不好那是拿老天爷你是云外边几年不知
道咱每村子上叫个恶棋闹的不似先前
这个老者闻言道　　叫声老二你是听　　庄頭之事谁不晓
几年之功尽改更　　云了恶棋左瞎馋　　他的外号左青龙
信着恶奴胡黑狗　　欺抑軍民狠又凶　　依仗恶人是武奉
　　他的那　　干老兜却是左皇亲　　左魁行事谁不骂
　　你知道　　他的叔〻左天逢　　王粮庄頭谁不晓
裕亲王府一洪人　　说一不二个全信　　恰好似
站着王爷一兼全　　可有一宗到罢了　　爱友朋友敬乡亲
　　左青龙　　独棋行市他有票　　欺行棋市硬行凶
買賣粮食双个斗　　小云大人谁敢哼　　乖乡民

那个要说粮不勾　　左魁的
軽者给的撒个净　　重者将你上了绳
活〻打死器开中　　受害之人无处告
　　这一边　　年長老者来说话
氣坏了松行訪事的　　人
老个听这个之言氣了个牙咬连声暗说好个恶贼你的棋道令人可恨我要把
你拿住一定当民报仇又听人间言眼望着人说道列位在下是打京里下来的觅乘
位方才说的这个恶棋难道县主都不管吗这三河县的县主旧由他行此棋道可
是我在京里听说你每这本县开了一位彭老爷为政清正专能除恶安良那个人
听罢说罢呀我的大太爷怎么我每彭太爷不知道那恶人的棋道吗前日我
每乡亲还上衙门去告恶人去了太爷面道准了状子这到是发三天连个信儿也
听不见了要拠我想本地彭太爷是前世为父保不住还是借着左魁的光儿呢
那个京里人说哦　　这旧是了怨不得你每三河县的彭太爷不管恶棋
乘軍民　　迪迪言说彭知县　　那边老爷听的真
登时之间氣个肺　　暗说好个左青龙　　你作坏事行棋道
　　連本县　　为你落个不受听　　卖臣爷
正杰忙恨左瞎馋　　忽见外边闹烘〻　　元来是
乘多乡民将集上　　又见红日起东升　　清发爷
眼望彭典说不早　　咱也该
長随闻听答应是　　連忙会钞站起身
但见那　　赶集男女乱纷〻　　买点粮食快回程
　　主扑面前神看　　个兼买卖全都有

一处、、甚鲜明
竟扑入陈行内行
旧等恶人左青龙

清汝卩

赶集之人语高声
忠良闻言心大怒

彭老卩　一仝彭兴斋奔步
双傍边　摆列个粜粮兴米
丛徒未至才敢卖　总浔依旧他斗成
一仝彭兴正观看　忽听浔
快些躲：别挡路　左大太卩来到旨
但见他近、来了万恶滔天的左青龙

话说忠良卩长随彭典离了茶反来至集上这个天气也不早
刻只、见那集人来：往：也有买粜的食也有卖杂货的卖鱼
鸡鸭的也有卖布的还有卖农器傢伙的无所不有单说暗私
访行的奸臣代旨彭典别的买卖无心观看只见南北双下里
成粮食的那些簸罗都摆了个奇：正：又搭着那些个色粮
食配旨好不热闹真是人烟凑集世景轩辇老卩一同彭典旧
站在卖粜食的傍边看勾多时并无动争竭叫彭典说咱卩双

先到别处看、再市

忠良边走往前走　后面跟旨小彭典
且说那　只、见那　买卖乡民乱嚷：
登时离了粜食店
忠良卩
一边走旨心犯想　眼中留神用耳听
只听乡民形、将　你我彼此弟换兄　今日里
恶人青龙左斗子　只怕不到集场中　怎么这时还不至
卖粜食　我的家中还有事情　又有说

左魁不来还罢了　你我多卖钱几文
恶埧不来实在好　来与不来一样同
更比主人恶又凶　实入手西双个斗
明是一石说八斗　你我不敢哼一声
乡民之言还未尽　把一个
恨的连说好、好　好个恶人左青龙
万恶奴才胡黑狗　我到要　他的奴才胡黑狗
谈、你主仆怎恙凶　又有说

彭老卩正　正自心中恨恶埧
手乡民　只说列位不好了
左大太卩到来临　忠良主仆拿此话
果然见　泛西来了人不少
当先一人打顶马　一个、
后随家奴好几个　还有那
切时之间到眼下　居中圆果一个人
身穿一件葛布卜　因凉爽
迎风脯见他的肉　屁股之上一块青
脯前面　当中却是黑古冬
正自观看胡黑狗　又听那
小斯门　快些拏西双个斗
卖罢、、完其事　又听左右速各应
家丁一齐往前走

罗布裤子透屁
只见他又回过脸
清汝卩
恶埧橋上语高声
口中说
有几个

家丁没铺内拏云双个斗来放在斗子面前那赶集重乡民脯
く说列位你们瞒这就是双个斗一大一小若买他的就是小
斗窪量点卖与他就拿大斗尖量你要说多适少立可就是乱
子老P正吓乡民报怨忽听要嫫说你们再到碗茶来是恶奴
答应到了碗茶恶嫫喝完接过去又压一代烟来左魁接过来
一边吃烟说老黑牙你脯又不差什么了你旧招呼一声也好
闹斗恶奴玩大P依小的主意先别闹斗先叫他每打く小打

了市上不杰后在闹斗也不脫

左魁　闻听此话腮含咲　我旧依你送般行

言罢抽项闹言道　快些旧去别淌停

早些到　小斯每

魚市拿魚双大尾　先拏规矩与东西

内市之上不要内　鸡市要鸡不须更

餘者别市将不要　天热懒泽吃暈星

总要照旧别錯行　左右答应说是く

一个く　等依恶嫫话语行　总尔言

这一回云灵剪断　重叙劳叨不受呀　不多时

去的奴才奔回转　手拿着　鲜魚肥鸡不与又

左魁时下心欢喜　忙分付　老黑你招呼一声

胡黑狗　闻听此话基应是　走上前来语高声

闹斗贾卖粮合米　快些前来话说明　乡民登时如麻舌

赶集的　你揹我碰闹烘く　也有贾来也有卖

头入窪云尤斗量　胡黑狗

由着他每斗尔成　乘乡民

揑着鼻子不敢哼　奏臣P

斗子万恶了不成　叫彭兴

也好早く转家中　小彭兴

忽然间　那边来了一个老归人

彭兴才着上前忽見一个老婆子年有六旬法鬓皆白穿着一

件旧月白布下盖布褲子肩上抗着一个口代只見他上前眼
望恶奴说大P把我这点麦子量了胡黑狗使得老婆子把口
代放在地下恶奴把口袋打開把麦子往斗里一到量了一量
说这是文升老归人说大P给我装上買卖不着列位这老婆
子的麦子是上尖一斗如外又加三升准知才量了文升故此
他说不卖老归人刚说不卖双字那胡黑狗心中不悦说你这
老娼妇怎么不卖老归人说沒怎么恶奴说卖也由你不卖也
由你我看你卖给谁去说着く把那斗端起来晃一声洒了一地

老归人　一見如此心大怒　大叫一声把我坑
为何把我麦子洒　我麦子　足く一斗零三升
豪奴闻言心大怒　骂了声　胆大狗賤了不成
你的麦子六升半　我到给你算文升
麦子有数就好将　你想沈教万不能　一斗三
赶上前来不絶情　熙臉就是一巴掌　恶奴越说更有气
　　吧一声

去各栽到在埃塵
媳妇蹄子不絶声
你打老娘罪不輕
老太、
恶奴气的眼通红
吆喝倘在流平地
躺来尽是细假後
老婆子
北掙爬起用手指
谁道我
今日与你把命拼
照脸又是一巴掌
打的他
眉来眼去多亥恶
倘在地下高声罵
好兒子
还能活到六十岁
说着、、往上走
老婆子
鼻口之中流鮮红
平空就直一鳥銃
还有那
老卩看把心犯想
奸臣正自犯想只見恶
单有一个上前伏待下
内端云一時橋子放在
接过去遞与恶塊匕匕接
省事人又听内有一个
不知好歹重兄赦
暗、说
恶奴一群来至飡食市一个、跳下坐季
了骡子有人拉了去又見一个人迳鋪
门前賊人坐下又到一碗来有一家人
茶大、架子坐着又見他气非、的躺
鄉民低声说列位那橋子上坐着的就
狐假虎威贯害人
帶驴个定是恶人

是左魁方才送茶的就是胡黑狗
这老卩
只見他
吊用子
他的臉白兄血兒
把一位
上前拱手把大卩称、
拿听付又留神看
光着頭尔兄代帽
眉毛又襯耗子眼
对着那
赤胆忠良冬仁心
泪看在下这臉面
打量欺心恶家奴
一條辮子打的抛松
鼠耳鸞腮長的阴
污臉喪气瞎法青
蝗婆兄名假含咲
何必与他把气生

既不合式他不赏
施恩赏他几升碾
站起身来高声罵
你来替他灵说话
这意思
斗子说月心越恼
再把妇人上了绳
为何与他洒了又
老卩听这话未言尽
你狠别
这老婆
你若替他来拔刀
高叫孩子们要吵真
他
你们先将他拏住
豪奴答应往上跑

一个、不容分圍住了为民忠心赤胆臣
话说彭公一見胡黑狗把那婆子的麦子洒了又把他打了双
卩嘴巴只气的两眼通红刚开乱礑鱼納兄名假意代咲说等
架那婆子的麦子即不责就给他拿了去为何与他洒了还若
打人家俗言说好男不合女鬥他又若大年纪瞎着在下赏他
儿双艮子去罢一个穷人不必与他打弄盘黑狗来曽鬧言那
坐上左魁心中不祝站起来把賊眼一瞪用手一指说你说什
玄他妈的八子你也来多嘴多舌来浸说话你也打吓、、太
卩的分尔你吃了好草欣刻说的这般容易赏他几双艮子你
也替他说话你合他有亲玄小子们先把他绑上这把个老卩
气了个目瞪口呆又見来賊奴一齐放下馬鞭子伸拳挽袖将
忠良卩圍住那边把个長随彭兴吓的魂不付休又不敢上前
来劝正自着急忽見公差刘兴地方李大说二卩不必害怕老
卩即叫他们圍住等我去我、李又来叫他每式、彭兴说狠好

那旧快去二人刚若走忽见正西来了许多人马

小彭典

忽见正西人马到　一同公差地方等　正杰眉急心不宁
三个人　一齐伸目看分明

武文建于在后行　还有那
登时来至面前存　且说赶集卿民等
及句话　说恼恶奴左青龙
围果の面要拿人　秉人看眉不敢劝

跑秉公　这就是理尔洒挨打的坏情绰号胡黑狗是被文虔打怕
列抱着头非跑招的这些人哈？大哭内有一人说别哭列今
日他恚不起人家过后不他不衣咱门关他的人那个乱子才
不小又有一个人说老二你特也胆小列他旧我着了过后他
来找咱？就说那天没哭

忠良尸　遭围正杰心急燥　忽见豪奴没了宗
卿民、嚷文太尸到　彭公这才心下明
总见言

谁敢死故意衬星　都替奏臣躲京怕　不敢高声把话云
依声说　你看这人不懂眼　爱保不是此处民
混冲有脸善灵事　起心里　想着为的是归人
爱爱用事谁托你　这都是　祸福死门自己寻
上千先把他讹住　硬说他每有什么亲　俱我赔
还怕有些不大好　只怕少时要受村　秉卿民
正替清安来害怕　忽听一阵马蹄声　一齐伸目抬头看

不由个：面生春　秉人一齐说好了　这一位
往那归人有救星　当头的　李文太尸来到此
万恶凶徒下了界魂

左青龙正杰招呼秉奴恶坝忠良尸拏住忽听那些脑看之人
一齐说李文太尸来了恶坝奋听心中吃了一京连忙一看不
是他是谁只吓的脸黄钻起迈步竟奔甫子后门走列家奴骡
子全不雇了胡黑狗正要动手拿人一见李文矣前来撒脚旧

跑秉公　这就是理尔洒挨打的坏情绰号胡黑狗是被文虔打怕
列抱着头非跑招的这些人哈？大哭内有一人说别哭列今
日他恚不起人家过后不他不衣咱门关他的人那个乱子才
不小又有一个人说老二你特也胆小列他旧我着了过后他
来找咱？就说那天没哭

忠良尸　遭围正杰心急燥　忽见豪奴没了宗
卿民、嚷文太尸到　彭公这才心下明
总见言

奏臣文尸录林到　大家见面话说清　文虔眼望彭知县
说道是　左魁跑子也不难　要拏左魁狠容易
恩主在上请放心　到南左　去找他的亲叔父
见了左头左天蓬　忠良尸听说狠好　我与他
定若恶坝左青龙　眼望甫内闲言骂　我旧与他走一程
李文虔　我今同着秉响马　我把你
这些死知小畜生　大家去我在仁兄

徐了左魁旧罢了　不给我　恶坝如何肯容情
左左头　他若不念朋友义　我若番脸旧死情
秉人伞言壮分付　这其间　喜坏了忠良为民人
把这归人送回去　你二人
清安伞言是正是　去送那
地方公差各左是　叫声地方与公兵　赏良十双养伤痕
还有那些秉录林　猴打妇人不用云
要上那

一同東勉上能行 一路言脩往前走 来至那
左颉門前下走馬
彭公一同彭與李又非天豹李俊黑雄刘贞馬清馬明周勝方
知一齐来至南左大家下馬彭與扶持老尸下馬李又上前观
太尸来了小人来报话完又有一个汉人来说回尸知道外面
看門前家丁不必一見李又奏忙、欽起祝又太尸来了我家
尸正想朋友待我通报、、言把往里非跑说回尸话有李又
又尸叫小人告訴尸说还有三河县、主彭太尸来拜望尸快
、通报左颉爺听家人之言心中犯想暗、说这彭太尸为发
忠正常、私访今日前来拜望其中必有元故
左忠信 想罢灵时忙分付 高叫左右伸家丁
你等打扫大廳去 更換今務与便帽
家丁快去到門外 親自来接知县爺
那一名 家丁答应往外走 左颉迈步走西門
不灵一时至門外 聞見了 白馬武成申录林
又奏高声来悄话 叫声我的左仁兄 好、、
这就是 这就是 本地父母知县爺
左颉爺听仔細看 这才聞見又品茬 但見那
身穿眉 藍布汗卜不算新
戴花襪 掌子撒鞋足下登
藍布搭包腰中计 到把左颉更疑心 其中必是有元故
这是来的不非輕 这个羡尔来見我 莫不是
私访与見什么情 左颉死素才下拜
不知太尸大架到 我左颉
接伐来遲灵有罪 望太尸 宽恕施恩把我容
左颉畢拜走忙跪起来谦迈六家都上大廳老尸归坐左颉又
恭拜一个、双边侍立老尸说列位壯士些都坐下有话好说
是 重人答应一齐告坐家丁献茶李又望左颉说仁兄县主太
尸的来意你可知道么左颉说愚兄实太不知道李又说大料
肯仁兄也不知道待我把就里根由必须细、的对你言明
兄長留神你是听
大料肯
前来不为别的事
素性习蹤行摸道
受害之人告了壯

如今我每若拏人　　不过前来告诉你　　尽我的
神前磕頭一拜朋　　又矣之言还未尽　　左顾奔吩把话云
　　左忠信　　开言有语呼卖弟　　另有别情节其在中
左魁虽是我一户　　是我侄尔却不亲　　兄你兄当是古语
尸你尸当是正情　　他父与我旧不睦　　我与他
如今旧似陌路人　　爱拏不拏我不爱　　拏了他
我要嗔心不为人　　就是把他问立斩　　不过是

等府朝廷王法行　　左顾言词还未尽　　这不就怒恼了
白马李文矣与那吏灵录林
詰说左忠信言还未尽只管的李文矣在河东一代小的地方也有个名頭
的自在世上为人我若不尽心竭力的周全他人背地里人家说我
怎么你看不起我呢说着一伸手把他揪住又见重冠一个刷
的一拔出宝剑那个意思旧要動手左顾一见忙说老文呀这
才相呢怎么成吓起我来了爱保还要姓左的个兼尔文矣

奔听心中不悦連忙松手代怒说列位我姓李的没仗着人
闹剧开这是成心残人嗎重冠奔听一个满面含羞个收宝
剧庄頭说你微闻老文呀我这旧好说列着要你这个性
情可了不得了你要姓左的好看嗎李文矣奔听代怒说仁
兄非是小弟性报你那句话还在交情之内一时唷舌你还说
的出是你送房住尔我文矣当着在此我不受你左惠我是姓
你要它列告诉你罢休了人还是你呢

李文矣　　眼望庄頭左忠信　　叫声兄长你是听
斗子即与你一户　　一笔不　　用个在字雪不清
难道说　　我要拿他拿不住　　料他又无有什么已
少没前来告诉你　　不过是　　尽其相交朋友情
　　我文矣　　若相仁兄你行事　　到只怕
　　八矣将　　父母之发上绑绳　　一心若害县主命
我的兄弟话不成　　县太尸　　来曾上任先私访

谁知有人去调兵　　把总老尸救县主　　拏住八矣大胆人
　　我也曾　　自投县衙见县主　　救下了
我的兄弟免丧生　　我若相　　仁兄你的胆子大
　　旧有那　　十个八矣也命坑　　今日个
特为此事来找你　　要保歹心左青龙　　县太尸
来到你家大所坐　　发不近民宅你要明　　左顾奔言不言语
只听湾　　坐上开言清发出

列位左左顾本来胆小怕事在者左魁在外胡行他也劝过不听
只因此不对把他恨急了忽听彭公开言说左李二人何必为
他伤了何气大家商义好去捉拏左顾说太尸放心罢拏他不
难扭项望李文说矣弟

　　左白脸　　眼望好汗白马李　　叫声矣弟你听明
太尸今道我家内　　愚兄要　　献盃水还表至敬
白马李文说狠好　　那就与备莫消停　　左左顾

扭坎分付重手下　收
登时温酒菜现成

饮酒间

话要火吃古人云　眼望庄頭叫長兄
矣弟你且放寬心　还是商议办正事　庄頭说
说眉分付重人　十个左魁跑不了
将他御上帶到此　到西庄　快些拏住左魁
若要偷私我不容　左右承了答应是

一个〻　一奇返步要拏人
重人吾应一奇竟非西庄而来不在话下单说左魁只逞甫后
吓走来至家内臉上还死转过色来只硯好跑〻〻云了一身
汗重家奴也随后跑来左魁说你每也来刻奴才说来了黑狗
呢重人说小人跑至半路见他往南庄太尸那去了恶嫫说这
小子上那里作什麽去了可有什麽事正熊犯想忽见坏情端
吁〻的跑来说了不清〻〻大尸〻〻快〻的与备罗紫

胡黑狗　口中之言还未尽　恶奴眉忙心内京
吁声老黑别害怕　什麽呀　未必慌情快言明
恶奴口中说不好　他是三河知县爷　你怎知
大了苗神在上听　方才集上那一个
他是三河知县爷　胡黑狗　旧说集上一胜爭
斗多拿听魂不在　怎麽奈見彭賢　今在太尸家内存
他是县主快言明　他与太尸来要你　谁知太尸尽依从
白馬一仝重录林
李大庆

如今派一中手下　竟奔西庄把你捣　恶奴言还未尽
恶嫫时下真魂走　吁声老胡怎麽好　他们前来把我捣
你怎知　与我想奈脱身计　我若忘恩天不容
恶奴说　小人想起一去处　大了还没快〻行
東庄吴了与了好　他与太了是連衿　大暑一宅把了旧
旧是那　狗皮不敢去拿人　旧有那
三五十人也难搅　武奈双刀了久奈　势力如天走眼大

他的干爹索皇亲　大了快些面他去　迟则只怕有变更
若吁知县来拿住　那时后悔用不中　左事就
一奈此话说狠好　你我旧此快〻门　恶嫫说完收點起
一同那　胆大豪奴走西门

左胡二人重家人说你等好生在此若是太尸差人吁我你旧说
不知往那里去了重人答应这才同黑狗出了大门竟扑東庄不
表且说庄頭雪文庆到公一千人歇陰等候音信等句多时当
公说西庄离此不远这时候还不来莫非他万恶陷天怕去的吃亏
只見外面闹烘〻来至所前元来是去拿他之人回来说小人奉命
前去拿人到西庄左魁家内並无在家小人追问先说不知问急
了才说是上東庄吴家去了小人打听真实西辜太尸

这一名　家丁回把前后事　气坏庄頭左天蓬
狙项望看委天狗　武文弟　辛苦替我走一呈
我的看　马陳馬昭弟凡为　非乃李俊与里熊

秉人各庄说知道 离了左家往前走
竟非東庄武奉門 左奎一个胡里狗
来到武奉門外存 吧迁武奉在房中
吗声奇了快旧我 到把那
左奎今日活不成
武奉听的忙站起 只爱对我说实话
何必如此讲放心 至尾从頭说了明
武奉拿听心好恼 胆大竟敢来私访
一声大吗好彭朋

大家一奔出了門
且说那

卖弟放心全有我 爱保毛
只爱放心莫害怕 料他不敢到我门前
忍見院中闹烘了 家丁正嚷不好了
一群强盗於進門 又見一人往里门
手内擎着刀一口

欺心指自去拿人
他的知県作不成
二人说话还未尽

秉公
吴文華一奔此言心中大怒说好个県官竟敢欺心枉断死人
也卖弟那彭朋同白馬李上南庄去見你叔了 差人拿你卖
弟你素日没有胡为他当想了旧是把你拿去又把你怎樣他
一个小知県还敢杀你了前任的刘太尸不是为拿你我
才上京求千爹三言双語就把他坏了如今彭朋又来拿你旧
便把你拿去难道你没嘴么你只爱放心少时狗爱不差人拿
你便罢要是拿你吗你伤近県你旧跟他去見了狗爱你就如此

这般咬他你先去我随后旧到
吴文華 说罢一夕前后话
文華付又開言道 卖弟呀
邓怕他 苦動非刑夹打你
挺住夜刑不松口 太后我進衙门去
他若是 准情当堂放了你
他若是 不準人情不放你

只用上盖北京去 見一見
我若是 不环了这个彭知県
哥く在世怎为人 斗子一听心大悦
多感仁兄这番恩 他每双
忽听得 大个家人嚷救人
且说非天豹代钦李俊馬清一个：手擎兵双岳南南庄竟扑
吴宅登时近了东庄来至武奉的门前街门大開有几个奴才

在里坐着武成看罢说你把在魁卿出来没你家事若要不杰
我旧打近去了这几个在梦中京醒怔柯：的说你休得说你
也打听明白我告听你每罢这是武奉老尸住宅那有个左魁
还不快走若不走我旧打你每这个家人话未说完把李俊气
的一面手把刀抽云将刀双朝上背朝下打去只听得吧哎哟咕
咚栽到在地一声大吗救人呀这个空才京醒那几个家人一
見炊的一声一奔站起往里非跑李尸随后赶来武成捆当不

往恐伯李尸吃亏一声大叫列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打近去
说随后也追近去東人一見手执兵双也跟近去了往里非里跑
非天豹 一同東冠往后跑 声音喊叫要拿人
且说左魁与武奉 伙尸人 正杰言谋话语浪
猛听外边声喊叫 大尸前来快救人 不好了
响马闯近咱家内 白晝他每便拿人 武奉闻听心好恼
一同左魁站起身 二賊走云房门外 但見一人往里行
后面跟着几响马 手奉刚刀似凶神 大叫小辈那里跑
杀了你 也好拎挈左青龙 吴文華
看罢多时忙招呼 你等每 不可无礼任胡行
李俊闻听忙站住 抬頭仔细验假真 一眼瞄見賊恶堪
大叫左魁快受御 眼望斗子一努嘴
恶堪会意心内明 吴文華 大叫一声气杀我 李俊但大敢欺人
左某与你分上下 見尸高低瑜与者 扑刀时下心中怨
上前来 手奉刚力下恨心 左青龙
躲子不急着了重 只听吧 呔咚一声倒在塵
这其间武成黑熊馬清馬明赶至着見李尸一刀背把恶堪打
倒上前不容分说将他御上推く攏く竟往外走只見武奉上
前望在魁叫声奏弟放心前去脏代不过硫夫的巴拉你只发
前去我随后旧到武成说相公你準去我在里里候着你く要
不去可旧罢了人了说着话一同東人押着左魁往外就走
東响馬 押解左魁往外走
离了东庄往前走 切时间
大家近内回禀话 至尾從頭細说明
喜坏了 白馬李文美英雄
眼望着東冠把列位掀 今日拿了左魁到
武成奉听说不敢 小事何須尸下唇
说道是 庄頭商神你是听
深敢庄頭这片情 左庄頭
望尸嚴審左青龙 忠良聞听心欢喜
想罢喃坐往外走 后跟着
左庄頭送云大门外 忠良对東语高声
彭某感情到万分 旧此告辞请回罢
扭项眼望白馬李 壮士你
言罢忠良壮士馬 李文奏
奏臣馬上一拱手 一代縣江圖走龙
非天豹 東冠散去尸西东
后跟常随叫彭典 总尔言
脖見了 三河一坐县衙门
忠良尸一周彭典李文押着左魁来到衙前出東黎見已畢文
奏下馬将恶填与公着守一同彭典伏侍下了坐驿忠良回房
更衣已畢往外吩付不灵时堂规正齐闪屏门奏臣坐定三班

嗽堂分付上来哦 下役吾应不灵时将恶模伐到堂前公差回
话当堂开贤公差退后忠良坐上用手一指说左魁快把一件
所作恶处坑害良民泥沙百姓细细的招来免的皮肉受苦
往上跑倒闹言道 口把青天太尸等
我本是 三河县内土民居
没不知 死法死天住胡行
奉公守法瞻妻子 心直口快嘴打人
一生不作非礼事 我小人

太郎休听傍言语 总是言
一家饱暖千家怨 小人不欠官私债
不少国税良半分 可叫小人妆何事
左魁是个老实人 闻听此话心内恼
清发尸 恶处俱是亲眼见
忠良尸 但不知
所作的 左魁高声等里主
或是有准告了我 叫来与我对口供

清发闻听心大怨 代我说云你恶情 别的可免不必将
今日集上你行凶 洒了卖子将人打 你伏首
你虽不吊若受刑 左魁时下也动怒 太叫太尸你不明
告诉你 三河刁民灵良善 必得如此那才行
你若懦弱多良善 重人商量把你坑 我若老实人欺负
必须如此这般行 还有一宗心里话 还要外边去交朋
斗行之中没良心 养活居家妻女子

发场之中要使费 斗行中
前者尸 使过准平廿多良
损人利已害良善 这宗贾卖太尸想
我的家中到云良 左魁说首心中恼
把一位清发太尸眼气红
老尸在坐上用手一指说左魁你这狗才别事不问旧是今日
你集上那万恶要打本里今已被拎快〻吊来免的动刑恶坝

闻言说太尸今在集上小人不知是太尸我当是卿亲自右说
不知者不作罪小人亚死过去如何能吊彭公说好个恶贼若
不号李文赶上定要被你打顿也罢此止住今早在集上那个
老婆子的卖子撒了一地难道也是假的说首"把京堂木一
拍双边公差者声说"恶人心中大怨说太尸你若提定一早
之事你可不知道斗行中的归规
恶人大叫彭知里 斗行规矩你不明
代我告诉你知晓

你就心服理路明 斗行贾卖要公道 若有良心定受穷
养活一家伏首斗 还要外面交亲朋 发场之中花良子
地方他每也得良 使用都赶斗内要 全伏首
瞒心昧已把人坑 是本行
要不如此怎得良 用是那
那也是 坑害本村良善民
气坏公堂大品臣 大叫奴才快住口 恶人之言还未尽
吹要胡言信口云

左青龙

咸咐我就不实言　大叫太尸不用嚷　难道说
要想讹赖万不能　你要平挞与对证　告诉你
平挞是出办王铁掌　我令发炮打不清　良子过河不算账
左某不受这一宗　左魁之言还未尽　气坏了
三班衙役上下人
秉公相左魁这案明或问事的本势来了又一等问发叫人

家说话未曾问话先把京堂未一拍那也算问事老尸与别人
不全一闻恶人之言不由微乀冷咲说好个奴才满口胡说破
看我的知县一定要与民云害左右有与我夹起来问
只、听得　左右之人答应有　应役之人往上行
恶人他　一见不由心中怒　叫了声
胡金太尸你是呀　你前者　把我良子来使换
今日个　你若夹起万不能　咱二人

忽把话语先说定　我左某　与你保府见大人
变了卜　又讲威席不承认　我与你
这场官私打不清　在不杰　手拉手儿将京上
去见那　万岁当今叩乀昏　这二人
越说心中越有气　这不就　吓坏三班左役人
一个乀　只、说此事可不好　这可是
咱家老尸死正经　三河县　人乀都知贼忘摸

这城中　那个不知左青龙　在集上
独摸死行行事狠　你等乀　受害之家数不清
你看那　恶人之口多有硬　他竟敢
胆大咬住彭县尊　老尸叫　咱每往上请夹棍
只、管去　不过咱每把差应　秉衙役
害怕躯京往上走　死奈何　把夹棍扔在地流平
话说青衣把夹棍扔在地下呜啷一声抠的方砖响亮忠良分

对快些动手是　秉青衣答应往上非跑才若动手又见一个青
衣打等说问老尸街外有本地武奉吴文華要见太尸有要紧
之事面禀老尸爷言暗想吴武奉前来面见大料一定是左魁
一类何不如此这般把武奉叫近来问乀他老尸想罢往下分
付你等先把左魁代下去左右答应代下恶堪老尸分付把武
奉代近来见我是下役答应不了大所来叫吴文華近且不言
单言武奉打发左魁近县之后暗乀犯想

吴武奉　正在心中犯思想　忽见近来一家丁
死来却是胡黑狗　但见那　满眼垂泪大放声
他的那　口中只把太尸叫　诉冤救乀我主人
吴武奉　叫声我兄别害怕　不必如此你放心
我若是　敢不面来你家主　我要叫
彭朋友不是人　你也不用回家主　你旧在
我的家中听音信　奴才爷答应是　大尸那旧快些行

若要去遲怕不好　到只怕　我的主人要受刑
武奉爺不代慢　忙到屋里把衣更　手下之人忙备馬
恶人时不上走旭　离了东压紫崔馬　切时来到县衙门
日把那　来意对着门上将　青衣回话到公所
不灵一时付回转　口中说太尸叫你有话云
恶人跟定公差往内所走来至月台上回话老尸坐上观看但
見武奉長的凶恶年有三旬兒他上了大堂站定朝上打弓说老父師在上生員
吴文華忝見老尸一見如此代官笑　可有什么须屈之事细细言来本县也好与你禀给你拿人去但不知你所告何人
吴文華　一闻此话身挫背　口等大人在上听
我生員　乃是一件切已事　緟求太尸開大恩
就是斗子左魁事　千万休听傍言语
斗子素日灵直耿　就有人来将他告
心直性傲口打人　顶看生員李生面
太尸拏来问口公　老尸又把邪告他之人尽
这如今　大叫狂生少胡言
施恩怨过左青旭　你伏着
你与左魁通一气　就敢当堂来将情　胆大欺心了不成
时常心恶害良人　草退奉人去为民　武奉闻听心好恼
身有微戕来見我　吴某亲来拍奉你　不知好歹心大渾
一套文书题参你　大叫一声彭县尊　使了斗子艮五百　我与你保府見大人
大叫一声彭县尊　你为何　一傍气坏了白馬大英旭
武奉越说心越气

吴武奉越说越有气的白馬大奏一声大叫说好尸狂奴少要胡说有：：一
神手狐住武奉领子一支手托起来泛后门桥湾児往外面用走老尸見大奏狐住
武奉气恼难消分付代左魁公差合应老尸正不问话咱叫左右有把恶堪夹起来
只疼的死去活来直声喊叫说招了忙忠良说却刑哦　青衣把夹棍却去又疼了尸
死去活来就把一件泛前之事尽都召认内有八条人命老尸又把邪告他之人尽
都传来发放已毕这才退堂彭公坏任黄三太拘累俏艮在下却言明

彭公案 白狗鳴冤

話說忠良彭朋乃是當今第一戰廣熙老伙爺御筆欽點三河縣知縣這位爺忠心耿耿不怕勢力一門做上很愛私訪因昨日於南御民亲身私行到集場中訪着了左專就拿住了惡塊向成死罪因人監牢睡了一晚日有武奉吳文華所伏京中的素園旧是他的干爹硬來將情大鬧縣唇彭老爺立刻合為馬李文廣把吳文華一氣立刻上京投進素府這話不表且說彭公用畢早飯心中还墊着必武奉的文书呢旧吩咐外班伺候升堂長隨答應往外急走亲到堂口將話說明外面书吏傳馬步三班下役人等預備停当長隨進內稟縣主彭公只身往外旧走忽听彭典稟說預備猛听外面鼓梆三下点声响亮開放文門唔役喊堂老爷出屏門進發閣升位坐定唔役三班堂規一畢忽听忠良在上面吩咐书吏如有只見李文廣从外边而来了到堂前控背躬身一傍站立

彭知縣　坐上才要吩咐话　忽見文廣上公所未至一傍身控背　口尋老爷在上听小人出唔天色晚　又道庄頭他家中言說昨日那件事情　将他住兇拿到縣当堂不跪輕縣等　后来又賴使良丐又言道　武奉講話言語大大闹公堂行粗魯　今把我后来有人来告狀　全都是遭屈被害人

全告斗之左專就　老爺将他宁斬罷我将前后說話到　按律无私不容情他說道　大罵他住狗畜生这是老天睁開眼　活倫左性敢爭罵想我旧他善不已　自作自受当正法他旧我　作惡損道欺良民只求免究他左性　天住恢恢神不容

說道是　这是庄頭他多心　我虽庄頭他家中李文廣　迈步書身往后门　前来告到老爷駕李文廣退在忠良身后站宁不表且說　忠良爺听將頭点猛見从外面走進一条大白狗口內啣有一支韵靴子跑上月台並不怕人將眼瞪了多大先將靴子撂在当堂口內汪汪乱咬乱叫公差一見旧打怎奈那条狗躥有丈眼急的跳乱咬那些公差　重公古人云羊馬比君子畜類也是人他

旧是不会说话他今前来替主人明冤告状焉它怕人打
呢心中一急望角重人乱咬不亞如猫虎的一条可咲汤
堂被狗赶散闹成一处卡兵臣一見吓了一跳肘内说此大前
来必有元故我自有通理想罢叫附下役人等不必乱
嚷赶打我有话问他哦重人退后丹傍站立
程主爺 宰相王公多才智 架坐九五多人亾 駕下廣出忠烈臣
以下下臣迈它人 迈佐彭公了欽点

来此三河坐县尊 迈佐爺 佐按天星猜下界
星宿不敢报真名 肘隐奇才保暑廣 肘藏錦绣是它臣
今日中 井堂要把冤往断 安良除恶在公所
偏了当堂出怪事 前躐后跳乱咬人 白狗告状把冤明
前躐后跳乱咬人 忠良爺 禹役赶打他不怕
旧知此狗有冤情 猛丛间 坐上观着心明亮
明知阳来夜断阴 鳥盆告状人呐罕 想起宋朝包文亾
黑驴鸣冤拏犯人

明朝的 海瑞断过寄冤枉 花骡子英鹅把冤明
我今升在三河县 也迈奉奇罕事情 白狗跑入公堂上
官有奇冤来讦明 彭公有心我不爱 枉作琴堂知县爷
吾役三班睄不起 軍民趴咲我彭朋
一来辜負狗告状 河東的
少不得 二来忘却聖主恩 我今准状如此办
彭公沉吟多会兒神观着但見那条白狗他見无人追打

他了旧前爪不一扑后爪不跪在堂前那丹眼直望上叩忠良
着罢往下叫人来有你等先把那支靴子拿来本县着了公差
各应连忙走下毛腰将那来的靴子拿来回身送上公案卡兵臣
看了着原来是支新布靴子不迈穿了一丹次的光景彭公着罢迈开
望下闹言说那条白狗你今果有什庅冤枉要你望我大叫三声
也不许多叫也不许少叫迈后本县好叫人跟你出衙门犯你
说真也奇怪那狗好相心中明白似的通人性一爭卡兵臣之言

将身不起汪了的大叫了三声令人面罕見
汪了的 大叫三声不错言 叫罢付又将身转
前爪一伏跪堂前 丹眼通红睁多大 遍着到相来喊冤
堂上文吏三班等 人了观着发笁迈 上下人等将头点
一个了 奇说怪哉真罕迈 堂上明着人不少
说道是 畜牲到相人一般 不想白狗会告状
不知他有什庅冤 县主当明迈作主
称的起

三河县的彭清天 尔我重人听祥细 且着老爺将身估
不表罢民重言役 且说忠良知县役 老爺一见大大叫
心中大悅面堆欢 探背往前一伸手 咩筒内
连忙抽出一支千 用手往上当神着 上写快头叫馬元
将千一扔往下叫 馬元上堂亲听千 快了跟它白狗去
莫负奉監与生員 男女老幼全别论 只叫白狗他上前
他要咬住那一个 立刻尔等把他拴 彭公言词闲它必

猛然间　公差马元跪上前

公差马元上前跪倒老爷说马元有你的令跟有这狗无异着他跑到何处见什麽形跡或是什麽人或有什麽物件回来报我知道不可粗心是公差答应连忙站起将手拭起一傍站立忽听上面彭公叫道那狗你可知道昊天罔极畜类与人都有灵性你虽是被毛之火能晓报主之恩既知道上堂来本县大有灵光不迷你之性听我分付立刻追我公差飯去有什麽显念到飯公差好叫他回来赏我知道也好说你前案之冤也好拿人与你主报仇雪恨也不枉你畜类中之魁首你要不晓人礼旧养你无故生端本县定当堂不容老尸言还未尽只见那狗好不利害

真奇怪　那条白狗通人性　一闻此话抖精神　抖了抖　浑身毛片一精身　摆着尾巴嗅又跳　到相是　见了家主一般全　未至公堂临近处　伸过鼻子闻一闻　摇着尾巴将堂下　公差马远京又喜　暗祝道　白狗果然通人性

看光景　大有情節在其中　我得跟他看一看　回手好见彭县等　想罢迈步将堂下　跟随白狗云衙门　不言公差全狗去　且说县衙中上下等事日夜观纳罕彭公点头心中大悦口中称好细想此狗有些来　入二点敢问京　奇说真是奇怪哉　白狗告状奔罕闷　单看火时回衙精　必有宗　古怪奇冤事无情　不表军民衙役等　再说县主尸彭朋　一见白狗灵灵性　引定公差去衙门　暗二点敢说怪哉　本县我

到要面神细審此　彭公他　猛然想起一件係　腹腹内说　不为此狗无来为省　这件事情　话说县衙中上下等事日夜观纳罕彭公点头心中大悦口中称好细想此狗有些来　歷少时又为此二便知详细事公　这一套彭公案别的书话语重叙此书剪断结说彭县　主正在思想忽见马元飯那一条白狗摇回近角门上月台只见那狗跪月台上扒在公案　前边動也不動公差马元跪倒口等老尸小的奉命跟那条白狗进高林地内去小的　也跟近去猛见那犬跪到一座孤坟跟前爪扒把那坟刨了灵时他见不能显出什　麽实跡小人无奈将他代回禀县主知道忠良闻听心中四台在坐上将手一摆马元站　起退闪一傍彭公坐上往下分付人来有快传城外的地方问话公差答应回身　外走不灵时进城外地方我来代近县衙上堂一齐跪倒名小人地方刘闻用给老尸　叩头忠良问言坐上便问

彭知县　坐上望下来问话　你在三河县居住　应役身当地方名　要你对我细实云　地方见问呼县主　小的今年四十五　大小娃二尺知高　三河县　二十五岁在公门　呼声地方你听明　这如今　现如今　家有寡田度日月　应登自幼習文業　堪笑生纪越礼行　今有公差呼唤我　念我是待罪传家

忠良闻听往里跟随哄声情应登有那故都是你家奴的妻子
甄氏土堆是你父去世咧是现今家有寡母是我再问你这前
你在家洪门之内面料考死中旧堵气你在狱孝养寡母是
我再问你：的家奴武喜还在你家中见有呢那人见问现还
跟我在家为奴并无过恶老尸问他有何话讲该尸示下彭公
问听生下代怒时声情应登你也不必用巧言支吾本县
彭知县　天生是位清廉答　腹有奇才如通灵

善能查旅观气色　问话柔和活受咧　有不露形不番脸
这如今　若问本县告喚你　一问应登他的话
微：冷哭把话云　今有这　一条白狗来告状　要你当神细详情
引领正城池无去　旧跪倒　拉饭公差西衙门
投前站住川剖土　又是凶恶又是登　高林地中收暮中
细想白狗有冤枉　汪：乱咬不绝声　圆有此故他干找
才知此庄性通灵　旧自是

横骨又心不说话　灵光著照通人情　本县叅详文中故
必有冤屈被害人　本县不究这件又　岂不说
辜负白狗把冤伸　故内屈死人含怨　九泉下
屈死冤魂骂彭朋　因此告你将衙近　依我说
拠实言来把罪轻　你若是　再要不肯说实话
本县我　必要三推勤大刑
东公表过彭公乃是清朝卖卖官问斗总不刚暴几句话把尸

此应登问的沉吟不语形容立刻改变透一派的惧怕来咧
旧得了好处提目来了老尸将旧一数计上心来是心多付人来
有叫地方上来问话公差叅左斋声喊叫老尸伤地方：闻言
迈步上堂双夕跪下在公案前彭公代怨叫声刻回用有你所
觉此家文地细想来必是与你企通作弊
彭公坐上往下指　地方私通有隐情
叫声应登休忘想　你怪本县候良民

死拠兄西难问你　还过是　累等时刻必问真
理的呢地方回答阿：是四月又特这是前任王老尸所办之
又王老尸卸任之后五月里老尸才上任忠良闵听说这旧是
了言罢往下叫声马无呢有小人伺候老尸言罢上前才要跪
下忽见忠良分付你仝地方快：西衙把地主兑收在登伤听
审公差吾仝地方西衙去了有坎饭时忽见公差马仝地方
代近一尸人来上堂跪倒回收地主兑伤到老尸摆手公差退

后来应闵目观躺但见那尸人锁帼袍褂敦襪舞收年纪有二
旬以上听文气概
县主尸　代咲开言祝道是　这位尸
本县问你一件马　旧是你　这为今
若有应言定不容　那人见问将敦叩　姓收要你听我云
若问那片高粮地　小人所种此地中　高林地不那座坟
有座坟营孤土堆　要问新坟我家坟　口把尸：县主等
　　地当中
　　元本是

四月初又不的葬 埋的是
我的家奴他妻子 年纪不大才二旬 老葉家人有会恩心
跟随过 我的先父用过心 他的名字叫武喜
拠你说 月季病死身亡故 念他好
本县此时重处你 小民先父所交客 庚申年中文牵人
並无吉难動刑 叫你少时旧知道 故有主地方見你不详述忙叫老尸这马小人死干这是怎

你才知 你为何 半句虚言我不容
刘国用 情口结舌说不清
本县如今亲问你 抄手问供贼你不讲
該里本县问你话 哆哆下也来上坟
你是地方有元故 知情不报罪不轻
必得本县動大刑 说有老尸動了怒
先把地方快加起 有人通报我不容
将地方 立时丢番嘴按塵 才要拉他鞋合襪
到把地方吊魂 高声喊叫别動手 我有那
几句言词对县爷 老尸明 此地真心无故有
我情愿 一狂情由拠实云
清度尸坐上動怒只叫把地方加起来重责衣裁叫一齐動手先将夹棍拿过来当堂一撩只
听鸣唧二声音振耳好不怖死人也重公既在大扇门底下死有不知刑名的王法无亲内半
千紫是人难变俗言一句无棍不吃眼前亏吗知否情敗露怎肯情别人受刑又道免有該

摆手公差退后地方叩头尋老尸我小人自知前任王老尸断结案原有状在登的家
奴武喜之妻甄氏被人偷夜杀死不見人敢后来论通了不知注仍地方我来一颗首级来当堂
献上王老尸把人敢屈在死尸胖上入了殓判断家主拿去烧埋良十双换了半罗口度刀四月
初七日埋了老尸想这礼是前往王老尸公断的与小人死干后来又至问情相公罢我不
爱咧忠良问听点敢说啊这旧是了怨不得白狗刨坟前来告状言罢往下叫情在登有
你又听見快之拠实言来免受刑具情在登見问往上跪扒了半英口称男主容我细禀

侵有主地方見你不详述忙叫老尸这马小人死干这是怎
摆手公差退后地方叩头尋老尸我小人自知前任王老尸断结案原有状在登的家
奴武喜之妻甄氏被人偷夜杀死不見人敢后来论通了不知注仍地方我来一颗首级来当堂
献上王老尸把人敢屈在死尸胖上入了殓判断家主拿去烧埋良十双换了半罗口度刀四月
初七日埋了老尸想这礼是前往王老尸公断的与小人死干后来又至问情相公罢我不
爱咧忠良问听点敢说啊这旧是了怨不得白狗刨坟前来告状言罢往下叫情在登有
你又听見快之拠实言来免受刑具情在登見问往上跪扒了半英口称男主容我细禀

侵登未语将敢叩 只求县主别動刑
既有地方扒证我 小人抗敢不实云
京东有我一亲故 情吗下也来上坟
临走送我一瓦爭 小民瓦可去放
我把瓦爭放起去 蝴蝶起在半空中
偶然一陣起施瓦 瓦爭乱绕旂干上
家童去勾把墙登 小童上前去拉線
这为令 我家住有十数日
老尸明 我在门前散樂心
话谈造定我有村 我忙叫
忽叫的

有尸妇女骂小童 燕语莺声姣音骂 笙箫一奏细樂音
他骂道 告听家主火打你 怎能句
饒过你这小畜生 小民服有效音看
不要妒天仙临凡世 盖怀乡村妇女人
王母招君一般全 年纪不过二旬外
長的窈窕金莲小 十指尖尖似春葱
英拙小心觀方容 脸似桃花美芙蓉
采是村民乡庄妇 拚眉兒杏子眼
打扮几流爱死人

小民年轻一时错　色迷魂无上肖云　忙呵人扶了几拿绦
呆戳看定不動身　美人扭项瞅見我　立刻回身闭上门
老下呀　不是小民言不讯　起村根元须柬收
小民转句多时会　原元奈回家想妇人　真乃是
睁眼不見合眼見　茶飯不吃颠占唇　我叫小童去坊问
迟究谁家美妇人　小童答云我去坊　小民闭听長吠容
哎呦老下此妇人乃是我家人武喜之妻甄氏小民呆心旧動了
忠良闭听忙用话岔开言说老登你是家主犹为父母家奴为
仝兒女你该把心退了才是老登说老下不但小民色心不退
到抖起不良之心我到次日将武喜叫来给了他五十双艮使
他上京買东西他走之后恰至天晚盼有寡母与下人等越墙而戶偷到他家门首用手
轻二和门两巧美人前来開门小人迓他身旁一面近来到他房中两
喜美人随后跟到屋内見小民恩将我是家主忙二让坐小民
一見美人这等恭二敬二我到有些羞愧忠良祝保得好旧该
告别才是临危登说老下色心一迷旧不害臊的臉拉下来了
旧欵欵柔和屈久倒身跪求美人
真乃是　色胆真比賊胆大　小民不雇羞耻容
三刚五常忘人倫　我小民
杜读圣矣诗文礼　怎奈美人不依从　听我奴家对下傅
跪求哀怜求樂及　殁奋细语哼小生　到感下台爱我心
兄哎惜咲把话云　怜惜奴家有此义　主人苟且悖行
蒙允下　只一条不合意　主比真金奴比同
久以后　叫我夫主落罵名
到至怕　性命难保定丧生
存不主扒天地侍　迟及孔圣弟祖祷
彭公闻听悄颈点　好下能言女妇人
一往送前拠实云　应登叩首等男主
小民色胆迷心壳　逼我忠言我不听
旧只一条不合意　主比真金奴比同
久以后　叫我夫主落罵名
到至怕　性命难保定丧生
存不主扒天地侍　迟及孔圣弟祖祷
彭公闻听悄颈点　好下能言女妇人
一往送前拠实云　应登叩首等男主
小民色胆迷心壳　逼我忠言我不听
苦二缠绕那妇人　小民只求行苟且
他将用我双手挽　他祝道　主
下止只意行此丑　须依奴家一件反悔　主人起来听我云
哎呦
老下又喜那妇人也不慌也不忙也不高声说色和容悄我扶起该坐说道主人只爱诱坐
奴家有话与主人商量哎呦后会有期仍用角急哎呦老下小民只当美人必要艮财宝之物不
用美人特口我先回手汉腰间拿出封艮子放在小仇坐上谁想那妇人瞄见艮子正眼不瞅
往我说道亚扒奴家要艮子为今诗下回去天气尚早恐有人前来大有不便我的男人上京今
日不能回来主人等夜净人希主人那时在来奴家任凭主人为若不去奴家旧死不送小民一闻此言
想了想礼回特通步不落回身离了他家门往自已家来
我示戶　那天不过皇昏后　回到家中不肯云
兄奈点灯房中立　天概美人不驹我　我暂且
同家暂且等夜净　照旧越墙到院中　外出房中去坐定
对灯坐着奈时辰　忽杰小童他近内　咲嗵二
面对小民问元因　后面太下早以睡　外面窜二交三更

大尸不胜主仆情
你把把那
将书拿来还小民
军：只有我一人
谁想到不是古书
回老尸
苗不此书叫我念
一流急皇火烧身 我说不用你睡罢
架上拿书我散心 小童答应回身转
他净回身由房去 书房内
拿起书来：解闷 只当比书通古今
却是那 先父提咋家训文
我父当念麻衣相 能观气色断终身
时：刻：我记存心 谁相小民死心念

回老尸
拿起书
实老尸说先父苗不这本书往日拿起来不是眼痛旧是脑疼小民报怨先及堵气永不观此书又不敢烧坏我见又是那本书当还是眼痛脑疼 老尸想书是好书子细一看面临偏：尽是白希到尾留有几行小字乃是西江月一诗一首先君遗苗此书大意他父有些个先见之明故苗此诗情应登念先诗句忠良闷听心中大悦点跋说道好
用心观看上面情 还有一朱奇怪又
不是眼痛脑代疼

情表登
小民观看西江月
自已叫有情表登
常言道
自已后悔行的销
我急忙
我妻相功在房中
见问口内寻舅主 老尸贵耳子细听
忽然物逸心大乱 自已一想好无趣
这件又情报天礼 天理照彰有神
我差不淫人妇女 谁人敢占我妻身
主败妇奴落骂名 忽听外面三更右
将脚一跺进宅中 我对妻子实言禀
他说道 汗吃千盅一美醉

坐上清贫名彭朋
为不而 任性作去报阴功 小民醒悟我不去
忙将那 闭门闭户卷不身 次日天明我扒起
忽听家奴跪近门 他说道 武壹之妻被人杀
忽然的 寅夜入内要了残生 脑代被贼拿了去
先有个 腔子倘在当地中 武壹回家见此又
方才前来对我云 小民闪咐魂不在 並不知
知人杀死女妇人 左登言把这句话 埋醒了

话说忠良一拿收登龙之话方有一点提头心中明白九一伸手把京堂木拍的山响叫道收龙登有我把你这云礼的奴才武大之妻寅夜被人杀死不见忙代却是何人躺见的还是你亲身见的方才你的言词分解不明你细：说来收龙登见问口等太尸我提甩过先父遗云心中惺悟西江月对景不肯越礼小民回到自已房中我妻问我：将此事告许一遍我妻助我说家花不与野花香那似家奈久长小民恨透不肯前去立刻关门歇了一夜到次日一早小人还

怕甄氏心怀别又将此事告诉他男人知晓我不着死怕晃次日前去探所虚实又恐甄氏舍着事在两难又想起昨日尚下五封良子来又恐武喜闻未见了此良必杰追问他倘若是实说岂不叫家人轻慢与我

这也是

心中迷惑苟且事

一夜未去到天明

见了甄氏问说明

主子家如天地同

还有几分对的人

尚下行踪亏在心

总杰见面话难云

旧只怕

想此之间主又定

去了云有茶时候

喜只喜

亏只亏

猛杰自己劝自己

只用权宾对他将

五封良子送给他

立刻叫

猛见他

只嚷道

大了快去看一看

吓的我

大了不好真不好

房门大闹不见人

速忙跟他跑云门

果杰甄氏染刚幸

死在场

急忙进里报里主

这件事

武大家中尚神看

人頭不見影死宗

还有总甲几个人

立刻差人到此村

武大之妻被人坑

小民闻听吓一跳

竟到那

光有脖子在房内

立刻前去把地方找

王老下

元是申官作此事

小民一人作此事情

老尸甄氏(被人)杀死人頭不見只得当着地方牌頭公议着写呈报人命官司誰人担的起呢我同着地方报众前任王老尸看守死尸怪我支闹武大家敢不嚴才生云尸事眼下大云凶犯人頭不見去相立刻把我勇上代進三河里内不分皂白申打二十大板揣入南牢監禁单等我着人頭有了凶犯断清此案才能放我尸甄氏不是我杀的不見人頭的影向一連是三四天身在監中少不的稍信回家有了凶手人頭才能结案过了五日就是那位坏任的王老尸非堂办事

前任的

据出小民问口供

不必害怕只要放心

这事全亏老奴掌

里主非堂办此事

老尸对我闹言吓

现今有了人頭在

却是家中得用人

从监中

炸登,

甄氏人頭拿手中

老尸呀

小人一听里主话

元来是

当堂放着一物見

泥巴干湫血染红

尚神观看似乎真

吓死登

要你尚神听断明

寅夜被贼害我生

又是喜亲又是京

一傍说着老家人

元来是

血杰却是人脑代

里主老尸把吓跌

今有那

面目尔

扭项缇脑晞一跳

也是姓张老家人

少妇一口人首级

扔在荒郊野地中　　饶得方
乃是你父老家人　　本县公断不错行
念你年轻读书容　　须得依我三件事
错了本县定不容　　三老下
对爷吩咐我小人
王老下說五喜不在家頭一宗要你燒裡艮子　十又三个二分二宗
武大回来言明此事你給他呂要一房媳妇三宗把人頭領去与他
小民当堂向伤亭　　三老下
去人知父尽不晓

隧在腔子上埋在你家地当中　本县一縣免究当堂是放立刻開放
小民左成叫地方拿了人頭押着小民去回村百巧那日回来一見痛
哭一場小湘並无别话隧上人頭收了当材回旧坤在我那地内說罢建
忙叩首(彭公)听哈大咲說好一个明白县台王斟旧狠不明白分不明白故
了你進上人頭埋了这人命案告的好一担項分吩出来把前案拿来看
一看果然不錯罢了少不得本县也将錯旧錯办一办你也得听我分
付立刻稿案取来忠良过目反付一看說拠我想来其中定

有大弊　　往下開言来講话　眼望出来向一声
彭公下　　所办这宗人命案　上下人等不細心
想当出　　你每也不详其細　旧依县主判断明
难道說　　想来必是一个人　只圖肯賍受賄
出来一个王知县　要想你等将名作　処：黎庶受痩瘟
竟把宪杠看的軽　皇王家　　伤用派出来民
天地日月昏又暗

渾濁不分与謂水　　这須得
本县必得従新断　　方显虚実渾与清
白狗前来鳴冤枉　　高類必人強分多　我若断清这宗案
想你等　　若有坏私我不容　一定旧罪难饒恕
必得若　　従公判断在公所　彭公說罢一夕话
出来人等下：京　　上中下
奈因为　　人：有病在心中　只怕事情要番案
大家难免摘不清　　还怕少时西城外　水清方見两般魚
爷公内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亏　也不須
鬼胎人：心亦出来一傍口等老下前任王老下办事总不許我等
多嘴誰敢扭出故故此任平出断彭公耳听做：冷咲說不用你等
巧办等省本县審清在义言罢又往下叫　有本县要亲到城
外刨坟掘驗同你前去方妥你乃坟主好免偷坟之名你义下如何
炸点登心中有病一听此言只竟得耳内嚶一声付内说不好此事要

斧作其村不小心中一想可旧忙到近忙口并等县主
心忙乱　　連把县主老下叫　上下貴耳仔細听
此事一竟完了案　隔了数月有餘零　伤必又去刨坟驗
番手台手杠劳神　　缶说是
民不敢扭礼上通　旧是一宗是不好　县主乃是民父母
老下呀　　旧便将我问成罪　县主难去刨坟塋
不是小人我掏当　　内中有　与事好叫人家咲

死者甄氏也年轻
又去刨坟尸首漏
三河县
少妇死后又现身
乖百姓
保佑下
不容分说叫尧登
身遭大害死的苦　这如今
献天献地令人云　这一前去将尸验
那个不知谁不奉　千人万目来观看
老尸须看民人面　叩求县主免刨坟
尤如鬼女一般美　县主只当积德罢
辈：为在往上坐　忠良奉听心氣有
你搁本县不叫验　想必是
心中有病怕又京　本县定要刨坟验　到要看：死尸灵
也是合谈事要犯　又有这　屈屁冤他不容
老尸言词还未尽　猛然见　那支白狗吐的一声
嘴云公案将身蹤　恶似猫虎扑尧登　上去来
一口咬住他的脚　到把个　尧登时下晡胃魂
话说忠良一定要去刨坟看尸尧登苦：的相搁止然说话忽见那
白狗跑上来把炕尧登咬住把那腊看之人只晡的声音使包公差上
前乱打怎奈那狗总不撒口只是哼：上矣座下心下明白高叫白狗
休得无礼此是公堂总有冤枉自有国法处治不許如此混乱若敢
为背本县将你打死你说真奇怪那白狗走忙撒口付又爬下把那
腊看之人：京怕个都说炕尧登多说话炕尧登跪在下面心
中乱跳急的眼似同铃一兼且说矣座下一见白犬放了口叫道炕
尧登你可看见了自有天心才有神目如電
矣座下　坐上堆欢徵：咲　叫声尧登你是听
你当云　郎孝孔孟必知礼
你方才　知乎者也唐塞我　元佈故又把心渾
当云见色迷了性　謀幹甄氏去調情　怎晓神鬼不容情
可喜那妇未依從　你父前下西江月　留良国家等时候
改恶向善明大礼　可喜未周去翕漾　偶尔惺惺存孝心
天亮又云一盆事　甄氏刀下丧残生　玉手拿了人頭去
剩下腔子屋内存　真奇怪　偏：的　房中並无失剔物
就只不見五封良　明：賊人偷了去　懶你杀人是不真
报与县主先拿你　胡里胡塗入盐门　你的家人献首级
来力不明定有因　前任知县往受录　有占古今重文人
居家不与民作主　万古千秋留美名　人命関天心不细
枉把良民宽枉枉　将你实放会幺手　完案埋尸旧入坑
你想：　这件事情怎瞒昧　要哄兜童也不能
天网灰：疎不漏　旧是白狗把宽明　四月宽情五月犯
问你含呼不说明　本县不究这件事　到叫三河人咲云
說我枉作知县任　不理民情发不清　一来三河人含怨
二来不如这畜生　我若刨坟将尸验　你又闹当不叫行
拠本县　有言观色你心京
必定作了亏心事　细想来
上矣座下說炕尧登你必有亏心本县必要云城验：分附人来有你们
拿几把鉄鍬来好去刨坟哦　公差答应代领地方炕尧登預备公案表

彭公了

分咐手下車衙役　扭项回頭把話云
白犬領去到后面　先把那
不可粗心將他打　千万的
我必喂養这支狗　事完了
公差答应往上跑

他說到

跟我前去喂養你　叙保合你老的心
旧只一宗我求你　你要跑来先叫我
只要吐丶咬几声　那支犬
到相知道心内明　前瞭后跳似欢忘
摆尾就把堂来下　这名公差叫李順
一見如此海面春　后面喂養不必云

且說那

为民之臣又分付

叫出班

狀起布靴要苗神　老了分咐出吏把这支靴子狀起来等我云城创攻相驚回来
老了分咐出吏把这支靴子不表彭公一回頭望白馬李說狀
好完此案是出吏收起靴子不表彭公一回頭望白馬李說狀
士跟我云城相驚尸首是小人等尚忠良了点頭分付准备
馬四匹代了刑具好去向事不用提事下役答应云衙聽老了
之言登时齐备公差回老了齐备了老了爺听不敢代慢往
下急转那堂下役一齐喝道立刻云堂上馬

彭老了　衙内建忙上了馬
前后跟随真威武　李七虎
他在頭里作项馬　当先引路往前行
申公差　各将刑具手内拴
公差喝道语高声　穿街月巷来的快
吳主了　馬上自己心犯想
必須如此这般行　这一到了高良地
先叫地方去创坑

创云支材旧相驚　瞎丶那
畧想此事必不对　内里情由不相同
想来必有亏心事　在不杰
何况白狗将他咬　使人观看動疑心
之品皇堂捨了罢　一定创攻驗假真
上司叅我情愿領　不肯古員圣主恩
不在三汚把名显　枉受皇主来点封

下役圍着云了城　登时京動申百姓
申位古至令皆是　一礼在先人羊性的到一吳主云城不知吳主
何事知道的說道有白狗告狀吳主准了今日云城相驚代至
三班上凭家庄審问此应登创攻申人爺听齐說何不跟去看丶
申位世上的人知枉重有几个大家看热闹使得就不該多口多舌
这爱說話的人必是信口說起了

常言道　一言吳来一言敗　是非皆因多開口

爱說話
閑話不表說現在
這个說
几千重的胡塗虫
裡外花了几千艮
这宗竟枉人之眹
縣城外

到处他旧先說話
重百姓
前任太尸王知縣
实放左登圖り才
不學好多害受賄
怎能瞞着三尺童
离城三里叫佈村

但不知
地方見向将頭叩
却是姓张他家種
庄頭北边有家门

那亢地
离地不远有二里
姓张却是一文奇
家中富富廣全艮
此人年紀不等大

若要不說病来脂
彼此多之弟喚兄
就塞那
听見說
完案不办假共真
甄氏死的不明处
听說有亢高良地

地里还有几座坟
要的從頭细之云

地名叫左张家庄
这个人
及根棋杆门前立
佃戶家人一大胖
今年不过有二旬

此地誰種与誰墓
縣主尸之在上听
之下竟必安清

在此居住正之輩
埋葬旧是他家坟

忙叫道

地方一事我向明

此地旧是他家種
話說未完忠良向

可是一家良善人
地方他

忠良连忙向道刘地方有我向你那孤坟是几月裡埋的你可知道地方見向心中有病先旧打了个冷战腹中暗說不好咧事情要拳作实这彭公腹隐奇才一見地方顏色更变沉音不語旧知内有元故一声吆喝該死的奴才本縣向你为何沉吟不語快說地方一見老尸動怒听的张口结

說老尸此是三四月里埋的彭公耳听微之的冷咲罵声該死的奴才沟口胡說到底是三月埋的是四月
有些冤枉在其中
那个說

今日白狗去告状
前任也是作知縣

拱肩缩背不向人
胡里胡塗真混闹
作了会有半年正

一口亷話真难懂
誰给艮多是上风
闹的三河水不清

后来坏任离此城
縣主到来下了馬

可巧彭公并到此
听之下竟必安清
忽见地下跪滿人

就案審来竟付鳴
言講艮随云城外
猛抬间

上雖将且說老尸分咐公来有代张登上来向话是公差代上至堂前跪到老尸說我向你如今甄氏的男喜武来了沒有张老登說来了在此伺候呢老尸点頭說这才是呢言罢代武喜代進来哦公差云外将武喜代進来跪到

彭知縣
見他总是家人装

坐上往下面神看
穿代打扮是鄉民

下布的

大褂現有对成新

晌不見
器把不过有二旬
忠良看罢往下问
前者你妻人杀死
如有那
县主尸ㄑ在上听
跟随老尸几辈人
时
那一日
吐買东西我去后
吐武大
你妻子
单问你
你妻子
县主曲神在上听
梢材内
武喜说明老尸埋在此地我可知道没见尸首老尸我问你这件
事可屈不屈只要你一句話旧定了案列武喜叩頭說太尸小人是收
家儿辈家奴骨頭周全是主人的係了天旧是主人大我妻子死
了我无在家又是王老尸断的又赏给良子与小人另要一房妻子
现有主人在小人旧有天大冤枉也不敢說冤枉二字老尸想又赏了
故地小人若說冤枉其不犯了奴欺主之罪小人不能报主之恩已
敢怨恨主人叩求太尸的天才不住叩頭乖公武喜垂怎年矢大
庄家人說的話道也有礼这可旧对了彭公的心腸列老尸点頭說
好小子言之有礼我问你妻死后以充之事都由不得你不得不
如此是不是武大叩頭說太尸听伤常不是
好一个 又透又灵名武喜 借話脩：告主人
上矣正坐上将頭点 叫一声 武大当神你是听
依你说 总有屈心冤枉事 有你主人作調停
你是不敢說冤枉 吃了茶守在主人 武喜叩頭称县主
这都是 小人付因被屈情 老尸句：替我講
县主果然是高明 彭公耳听将点頭 一拍項
往下叫声收灸登 武喜言闻耳听見 灸登回答小人明
老尸坐上腮代怒 这都是 你的过恶与众通
前任知县全作必 一主欺奴了不成 内中还有大情必
如伤旧忘这事情 这如今 仝你主非人二个
豆剌叫人旧刨坟 问你二人允不允 当面只爱据实云
不是本县多爱事 却是那 一支白狗把冤明
今日个 仝定軍民申人等 我本县
不是会端刨坟营
申公他主扑敢不依従武喜是愿义的旧是收灸登害怕会杰如此
也不敢說刨死奈說任平老尸罢上矣压点頭說地方令人起土
刨坑哦俗語人多好作活登时把土刨开

打開抬將上來又見內水濕漉的一个女人的尸首审公此出的細
礼必定分解明白了令人好懂甄氏乃是三月被人杀死的四
月初父日埋的正是今雨水的时候勾起地气来尸首未壞不旦
說瞄看的审人　　軍民瞄看人不少　人丶爭着用目观
　　这才是　　並不敢　　多言多語把話云
远丅四面人瞄看　　打量動手人一辟　　坑內却有人三个
雍揭看观人不少　　审人等　　撥去上面浮皮土
刨的刨来撥的撥　　四週圍　　又見先闹农才盖
　　三人將盖往上抬　　审衙役　　一見水將才貫沒
这宗气味鼻难鑽　　这宗气味鼻难鑽　　稻箱鼻子往下观
　　地方的　　地方的　　跪去旧把柳灌借　　登时拿至坑的边
叫人立刻旧淘水　　叫人立刻旧淘水　　呀着花丶往上端　　軍民人等泊神看
登时间　　登时间　　将水淘净路云发　　死尸人頭在发内

又見地方把話言　　放在一处面向天　　卖庄看罢闹言叫
审人将水淘淨露云发材现云尸首未咧說快回去丅去相驗地　　認丶你妻这尸首　　不可隐瞒且实言
方回复說請老丅去看卖庄丅欠身未至坑边将审人哄闹去　　跪至眼前闭目观　　看勾多时忙跪到
丅的神观看　　小人妻子这兼妇　　家主人
　　这才是　　此首级　　令人观看恶心死
彭公站在坑上面　　审役跟随在女边　　老丅呀　　不是我淹我妻子
頭髮泡的赶成毡　　脫代到有柳斗大　　他長的　　柳眉杏眼英桃口
水泡肉烟縫绳子　　女尸首　　放在一处面向天　　卖庄看罢闹言叫
　　放在一处面向天　　卖庄看罢闹言叫　　認丶你妻这尸首　　不可隐瞒且实言
　　認丶你妻这尸首　　不可隐瞒且实言　　跪至眼前闭目观　　看勾多时忙跪到
　　跪至眼前闭目观　　看勾多时忙跪到　　小人妻子这兼妇　　家主人
　　小人妻子这兼妇　　家主人　　此首级　　令人观看恶心死
　　此首级　　令人观看恶心死　　老丅呀　　不是我淹我妻子
　　老丅呀　　不是我淹我妻子　　他長的　　柳眉杏眼英桃口
　　他長的　　柳眉杏眼英桃口　　真丶不相妻子言　　粗眉大眼生横肉　　这
　　真丶不相妻子言　　粗眉大眼生横肉　　这　　老丅看　　身子窝条死水泡　　却是一双小金莲
　　老丅看　　身子窝条死水泡　　却是一双小金莲　　脫代不是身子是　　半句虚言上有天　　老丅不究不敢将
脫代不是身子是　　半句虚言上有天　　老丅不究不敢将　　奴若欺主罪万千　　武喜言罢将頭叩　　沟眼垂泪在下边
奴若欺主罪万千　　武喜言罢将頭叩　　沟眼垂泪在下边　　卖庄闻言闹言叫　　你等快来对事端　　张克登
卖庄闻言闹言叫　　你等快来对事端　　张克登　　一边闻听武喜话　　唏的他　　立刻更改面容言
一边闻听武喜话　　唏的他　　立刻更改面容言　　地方他　　代至坟前双夕跪　　老丅一見怒重发
地方他　　代至坟前双夕跪　　老丅一見怒重发　　张克登　　假人頭
张克登　　现今真頭在何处　　假人頭
從何處得來你仔細云

话说忠良卩心中有气说特左登有你这该死奴才当初你若
不起滛恶之心焉能召此祸来方才问你家奴他说人跋不
世要你实说特左登连忙叩跋说老卩坑死小民了一个人跋
也有假的嗎老卩说不用你巧便你二人再去看：果然是不
是你就明白了主扑奋听建忙走去坑沿一看自己到呪了一
跳好相鬼王一般心中腾想当日老奴当堂交的时侯说是甄
氏脑代我了来了我也没看：我费了六十千艮子打点上下

宾有也不觉问胡奎完了素如今人跋怎会变了这是何故
特左登依跋犯想老卩一见心中明亮不背代慢用声断呪
偷观左登心思想就知其中有别情
忠良卩回公位坐上有碚把话云
忙：回步抽身体还有他主特左登下役荅左往下跑跪
分付快把武喜代代过主扑而卩人来至案前其跑到
不多时忠良坐上往下问特左登
主在西来奴在东

要你留神听我去
或是假来或是真
我一定
我问你只要你对我本县实言将
念你思文把罪轻你若是
本县一定動大刑甄氏人跋是不是
这一个知要你不过是
之乎者也不肯讲
叫人拿来定口供
何人杀死快言明
本县不肯妇罪名

不右员白犬当堂把冤鸣忠良问话留神看
偷睄下面特左登前往知县審问明
东公祝礼谁肯轻易罪恐特左登元本不知这人跋的
跋不是特左登往前爬了几步玩老卩这人跋是不是武喜忌知道
老卩回跋叫声武喜有你可听見了是：真是假你一言旧定东公俗言说当
今日卩追问人跋不知闻
听见此言脑跋叩
诸事断清全完必
堂不让父武大先旧有意若到别处告不过素日有思不肯行此粗鲁今日此
案蕃了岂肯留神也旧雇不得主人到他二人争嚷起来了奏臣卩断喝一
声走好双卩奴才这羡兄礼分付天代下本县回衙
这才是忠良坐上又分付往下高声把话云
总甲地方各卿长你等留神细：听农才蓝上要看守
用一领芦席盖上要留神尸守不可松自動跪
你等若趣心担候我的考呈地方快代特涛力
即刻叫他近县中甄氏人跋是他献三人对案变假真
东人役一齐荅应说是：各有各事不敢停
老卩分付快拉马急回三河县衙中下役荅应奔驻备
忠良上马不消停也旧上马前引路
一齐离了那坐坎军民人等真不火远：跟前乱纷：
这个说好位清发彭知县好似宋朝包相公
那个说三月发司五月犯白狗告状把冤明
有了人跋好元案

武大之案審的巧　付盆之下混变清　你我跟去看热闹
建看抄道先近城　咱先近城去等候　单看彭公怎断明
　　说罢时　穿街越巷来的快　衙门不远面前存
卖臣马上尚神看　男女軍民挤满城
卖臣一催马近了衙　下役排开堂规以必分付代上将得力来拿
候老尸坐堂三班下　言未老尸自忖明白旧有一案难免王老尸有些个不好
審下役吾左高叫说叫将得力上堂双夕跪到老尸在坐上观

看将得力
　彭知县　坐上留神往下看　打量将家老奴才
　但见他　貌在下面混身战　面目焦黄似淡金
　脑年纪　堪二过了花甲外　光着脑代在公厅
脸有皱文代着疲　三缕胡须似良计　身穿一件蓝布卜
粗布褡包针腰间　往下观看鞋合袜　跪在那
公案一旁战京；　彭公看罢往下　那个人

你是何姓叫何名　不过对案好完事　不必害怕你心京
那人見问将跋叩　又把太尸思主等　我老奴
姓将叫作将得力　却是那　将家三辈老家人
主人去世有主母　现今有　大尸祂叫将彦登
我在将家年不少　全亏了　主母代我恩最深
　忠良尸　坐上　开言忙根话　将得力
今有一事要你说明

平公　老尸问事与列位不会问他姓名若是不防好追问人跋之
事一听他言速忙将得力有本思问你前在王老尸台下呈秋会跋
是那里来的快？言未但有虚言定要动刑将得力拿听说老尸老奴才年六十八
步难道还知礼若不实话焉能架的住刑法尼回老尸说起来话长总得细？的
言未老尸自忖明白旧有一案难免王老尸有些个不好
　将得力　未住说括先流泪　这件事
说将来时就伤心　老尸在上听祥细　我不说

一往之话怕动刑　死去的　将家主人是文举
不幸早以命归阳　剩下主母娘尔双　孤兒寡妇过光陰
小主年才二十二　李名叫作将彦登　老奴家辈三生子
我妻死去十六春　回太尸　我妻死后留一女
年長二十零六春　生的面丑好似鬼　痴傻呆獃不相人
前者小主遭了祸　被思主　拿来人在监牢中
追问只要人跋到　那有人跋影兒京　五犯杀人脱逃走

不知谁人動的函　前任的　思主为人到罢了
他先差人送信有　有了人跋放家主　只要消述这事情
　回老尸　主母听見这个信　立刻叫我去托情
速发代吏全贾到　才能就西小主人　忠良爺听心内恼
一声断的叫老民　我问你　这个人跋没何至
你们杀的是何人　老奴拿言真魂冒　太尸明
听老奴说来自杰明

话祝老卩闻奄将浔力之言用艮贾指了贪吏呈献人跋不由的心中大怒叫将浔力有我且问你呈献人跋没何处浔来的是何人首及如不实招就要动刑将浔力祝求老卩刚迄半腰里岔话忠良祝罢字不岔就是了

叩卩跋　口把太卩畏主叫　细：听奴听分明
我才说过有一女　知录真是不相人　小主年幼遭了村
掐在南牢监禁中甄氏人跋不见影　出手而今影兄宗

有了人跋放家主　兄有首及令罪名　主母疼儿气瞎眼
都只为　母子连心其不疼　回老卩
合家人口心不定　主母疼儿病昏沉　猛见我女哈：咲
跑近主母小房中　双夕跪在地流平　祝话明白礼又通
他说到　奴婢今年二十二　生的丑漏前世因
又想有　人家谁肯将我娶　要想风流万不能
生在世止活现眼　人：见我都恶心　我母不幸去了世

剩下我　丑怪了跋苦十分　主人恩养我的父
代奴好似女亲生　我总丑怪多拓奔
心内却又明几分　今有一事告主母
奈因难报主人恩　丑大姐　老来兄只有我
怎奈我又是卩呆人　我老父　大姐今朝要捨身
小主人　我父年老兄可报　可惜我兄狂丧生
听见祝　现今掐在南牢内　兄有人跋顶罪名
有了人跋将他放　立刻放回主人公

这如今　何人快来杀了我
我的那　主母闻听这句话
代病之人喝肩魂　拿了人跋兄要奔
回老卩我那文兄素日睦小不知颇到吃饭不知几饱行哭行哭人：嫌他对
有主母祝话这羞话来到把主母吓了一跳连：的摆手说好了跋老身这羞的事
病我兄子又遭不幸之事你还敢前来胡祝还不快：的回去我文兄不肯回
房我主母一怒将老奴叫至卧房主母就将大姐的话祝至遍吓的老奴把他骂了一跋哎我文兄反到对有主母祝回急话来了
他祝道　只爱杀我献首及　拿我人跋给兄尊
先叫人去行贿赂　必浔花上几千艮　大姐情愿归阴路
我若替主报深恩　主母只爱依我劝　好救主人回火坑
你母子　团圆相兄免了祸　大家平安值万金
如若主母不依我　一跋撞死此地中　我女祝有若衣喜
叩跋只求应主母　主母闻听这些话　兄奈流泪叫一声

大姐急祝你如此　怎捨你死救主人　若要是
花艮打点王知县　救回相公你有名　内有一宗我害怕
面目不对丑兼形　一事兄成两事空　你想：
貌氏面貌长的俏　桃腮粉面似芙蓉　你的模兼生的丑
我女回答祝不怕　主母只爱效心寓　只用我把脸抓烟
热血塗面抹卩平　人跋扔在地土止　用土抹的啃不真

必须要　　先行贿赂通知县　上下只用多费艮
打点通了诸事妥　　叫我父　　拿着人马见县爷
当堂通知回了话　　平：安：大事情
回老尸我老奴六十八岁岂不知人间的道礼老奴生下一女
死有儿子父女天性有不疼之礼奈因他长的丑漏我早已要
给他说尸婆：家实因兄人说又想说的风话倘走了跟世真
话呢我家主人代我父女恩重大姐才有此心

难捕报　　恩情深重养育我　一家代我如至亲
小主现在南牢内　　兄人各救云火坑　　我小女
即要拾身恰主救　　方显是　　祖上阴德了孙
老主人　　送来不知罵一句　　良不似主不心疼
老主死去有主母　　小主作监身有难　　主母代(我)美全　　今日尸
大姐说西救主的话　　兄计可救急万分　　好容易
焉能不从把他轻　　常听说

焉义告状凌丁板　　富奴去拜九连灯　　有家奴来能救主
我老奴　　难说不是父母生　　又听说
焉有垂江救主义　　狗有湿草一片心　　老尸牙
总杰老奴心愿意　　还有一事难在心　　总面一言抄百德
到底尔　　难前兄故去杀人　　我那女兄言大道
对着老奴把话云　　总着他　　总面一言抄百德
回老尸我女兄说不用商议这是空了老尸的天恩想：我那

女兄素日风话那里知道这美通礼奴才心中醒悔这是天使
其杰他命该如此救主我活在世上兄忠兄义好不愧死人老
尸说好一个丑大姐不知后来怎美谋力说老尸牙老奴不能
不拾那丑女子他真也烈性万古流传
泛前我　　只悠女兄牙结果　　生的丑漏怎配人
悠上白生世界上　　(偏)的　　人：嫌他寿长容
每日跟面不疏洗　　鼻子打拾过口唇　　一来不知羞合臊

总着他　　不论是谁救撒村　　脸他不如早：死
到着的　　到不想
千肠卜肚碎了心
偶杰他今明大礼　　情愿拾命救主人　　可敬他
将今比古言语重　　真是一件也事情　　送死兄
呆子言礼大义通　　知心子跟会通文　　他算是
替我老奴赠光彩　　答报主人养命恩　　可疼他
拾了性命眉不皱　　满面堆欢长咲容
我兄小女如此美　　怎不叫我心内疼　　我女兄
跟我云了卧房内　　走至房后：院中　　丑大姐
谁知早以旧有意　　暗拿着

回手拔云扔在地　　双夕跪在地卖尘　　他说道
父亲快来动手罢　　全义要紧莫着情　　回老尸
吓的老奴难后退　　洋身打战似弔魂　　吓的我
连：摆手叫大姐　　少若胡说这美云　　我女兄

一見老奴不動手　他竟自　拿过刚刀手内横
老奴急忙非上去　人老手慢用不中　只听吱吖一声响
身子一歪虎死人
话说悄悄力说老尸小女仝我到了后院又自己手将面狐了
个稀烟鲜血抹二跪到说爹二快二杀了拿了人皈去救主要紧
回老尸小人一見不肯動手只唬得浑身打战那丑大姐把心一
横一伸手狐起刚刀使我不防往颈上一横死尸栽在地不把小

仝唬得魂非天外小人那里見过小人怕了一回付又想到事以
至此也見盖了小人将心一横把刀拿起将颈割下又用土抹的雅
看未至上房祝明把尸首埋在后院又收了人皈商量是怎羡近罢只老尸
真是天大的发司不算是只用费些艮小明没了事了

真正是　世上兄有为难事　只有艮小是当先
回老尸　小民相求乘亲友　打点前任王知县
地方俱各打点道　才買了　乘生不语在公所

上不寃来下不拿　我小人　才敢面皈近衙门
当堂去把人跋献　只祝是　半路塗中与此情
常言道　有不買的鬼推磨　果然是
县主不寃顺我行　一点事兒不用費　监牢内
提面主人情在登　当堂釋放回家去　立刻结案在公所
我一仝　小主回家見主母　母子双口泪分二
这些口事尔仝兄将　小主人　一字不知这事情

他还当　必是甄氏人皈有
旧只老奴暗流泪　想起女兒痛傷情　主人还在魂夢中
总祝将埋尸入土　腔子不是本人皈　脑代都是我女的
投花结本完事情　若问甄氏准首及　至今无有影仝案
杀人凶手尽兄有　明月芦花何处寻　这是一往真实话
老奴祝罢自是跋碰地山响老口間听情清力之言句二相对
在坐上心中恼那前任祝一口县发把人命旧这羡的審清小

想圣主的皇恩也不将事办妥分洗明白旧放了人投了艮小　老口牙
将天大的寃枉皆埋昧了鱼祝他捨命救主你也不祥細二二
内中必有仝事
心暗怨　一往徒前这一案事二遍有屈情
特姓徇戚甄氏妇　他回家中等天晚　他只番
谁知又看一封出　西江月　提醒不肯行此事
次月又兵大事情　甄氏夜间人杀死　人皈拿去不見案

遍遍前任王知县　胡里胡塗办了事　他只番
冯了白艮三千双　净把良民案不清　如今又有人命案
都回甄氏佳人　好一支　白狗前来告寃状
代人前去硬刨坟　果然坟内有寃枉　可知谁是凶犯人
我若不能完此案　难对三河申軍民　谁人不言我多事
后任提審前任情　忠良口　心中一急低皈想
忽然灵机動了心　甄氏被人夜杀死　这必是

贼人胆大起歹心　夜间偷盗将房入　看見士封雪花良
必是喊嚷动了嗔　贼人胆大羞变怒
不该拿了人跟去　如今又欲案一宗
拿了甄氏拿去良　如若是　要
要拏亦犯立刻中　要完此事该如此　叫他去
若完此事该得了甄氏首及何愁兄有亦犯今日把白馬李叫
了来叫他前去亦犯畧想兄处可逃忠良分付人来有今日渐且

将他几个收监明日完案哦　该值的答应将牢跟上堂上了形具
收监且说忠良退堂返步近内耳说与差人每不该值的人餘
下之人散亦衙外乱分〻的谈论此事
兄叫弟　必此闹言齐講话　都说好个新知县
亦到此处多忠正　他本红旗汗軍人　圣主欽点三何县
大畧内肚有才能　思收响馬作不役　白馬李七入衙门
方才不知什么事　将他叫道后面中　细想来

这以方他代近去　必有疑难大事情　前任知县好祠候
重不役　事〻随首使驻良
这位尸　有些难惹不順情　一门当愛去私访
不怕势力心最公　前任夏店去私访　拿住了
庄跟短兒左青龙　武举講情他不允　硬叫人捆亦衙门
賭气上京投门路　还不知　是福是祸到来临
旧只单等回来信　武举不是省油灯　明日个

你我早来看一看　听〻人跋这事情　不言秉人齐散去
在把忠良明一明
且说奔在尸一仝李七回到去房坐下就在去房摆上酒飯老尸
思代〻奏七叩谢了这才归坐登时用必撤去又献上茶来外
面天色已晚老尸分付将那靴子拿来哦不役前去那拿靴子
老尸眼望七奏依言说我今有一件事情相求你用心才好
思代关　眼望李七呼壮士　听我对你细言明

今日白狗来告壮　在当堂　鸣冤之事真罕闻
公差跟去到城外　高邦地　用瓜前去硬扒攻
伪与地方追祥细　共亦地主情应登　应登必说贪了色
稚想到　甄氏半夜人杀死　拿去人跋死影宗
偷去应登弟不良　前任的　男发贪脏怕大事
到逼的　情难次中又害人
情愿拾命救主人　事〻问的仝杰对　可喜好个丑大姐
旧只是

兄有山手業不清　必该我有真首及　有了人跋有犯人
前后弄来有三月　山手难有兄处寻　以我本县细思想
该得如此这般行　你把靴子拿亦去　还得托上一个人
如此这般好不好　壮士你想能不能　又奏奔言禧跋点
高声说　果是良谋计牢孤　畧想亦犯兄处跑
爹保举有山犯人　这件事　交与小人我去办
兄有犯人钦罪名　话言未了不发到
汉邦面

手拿靴子走近門
忙用包袱包个好
此去要拿犯人

老个分付快包起　長隨答应不消停
通与又奏美英石　好汗接过辞县主

話說白馬李文庆一全忠良定計要拿犯人好完案速忙将那支靴子包好李文庆接
过来辞别县主老个往外而走临走之時县主老个又对李文庆耳边嘍吙吹说了几
句这个話连内丁也不知说的是什么事好汗答应是我知道了明日也旧明自个言
罢全内伺云书房外往一而走来至外面好汗与彭典分手回到自已家中請到录
林好汗商量去拿凶犯不表且说彭老个将文庆送云衙外忙回至書房付又吃茶细
想了一面只覚天有二古的時候老个安歇了一夜到了次日老个起来净面更衣茶飯
畢分附内丁快传語县并堂哦内丁答应云云不多時古朐嘎馬步三班出吏一干站
老个云个出房升堂归坐下役喊堂老个才要分明公差代人结案猛杰听見衙门外一个
声音喊進了角门来庄个与乖人等往下观瞄

彭公座上腮代怒　猛杰見
角门進来人个　这才是
看那伸冤告状人　这个面上青又紫
那个也是臉全破　口中只叫野事情
衣服撕破敬着胸
年紀约有四十外　氣的面黃似浚金

那一个　年紀不过二十零
他两个　尽都光頭死代帽
年軽的　黃白淨子身量矮
年長身穿土黃布　白襪青鞋足下登
外代眉　呵气代嗽喘连声
到相持命一条全　口内只把青天叫
郎气乾坤起无心　个气不与民作主

两个人　一齐上前都跪下　他二人
你爭我嚷乱个气　忠良坐上声断喝
既来告状何須嚷　一个一个慢气云
在若无礼别含怨　本县立刻打断筋
个气彼此訴其情　二人闻叫不敢喊
彭老一声断喝哇好一起习民你每二人既来喊冤何必爭吵有話一个一个說来只見那
年長的往上叩頭县主老个我小人姓刘名叫刘君章住就在三河县夏店開座酒甫
代省賣飯伙计个他也是小的伙计姓李叫作李順与小人愛他年軽做貨波拉每
月言明工两吊每月不錯誰知他这小子坏了良心了今日一早起来往我要定一
百两艮子咧他說是小人上月借他的纹艮一佰两今日他就是要定了艮子咧不
给就打

刘君章　往上磕頭開言道
小人本在山西省　今来到
酒店代省外賣飯　后有旧房是四層
老个面神在上听
三河县内作往营
買賣作了十数載

小民平生最公平　甫中伙计共六个　小人就掌是才柬
回老丁　小人并会借良及　无元无死故訛乍人
我与他　甫中分礼他旧骂　总也不多青与红
指脸骂未闹手打　不说礼　動手撕了我衣衿
回老丁　总有人劝他旧骂　旧只是
往我要定一伯良　他知小人多忠厚　平空旧要訛乍人
只求老丁明宽枉　古人云　获盗之下有冤情
但有好处在起身　在甫中
他是才柬却老成　只因为
与我借了一伯良　言明旧是一月半
现今旧是端阳日　我小人
欠人账目必得给　在不能
令日个　往他一提这件事
多咱借过你的良　誰是来人謀作保
平空訛乍我不怕　这宗良　除非你去進衙门
回老丁　这兼习民会道礼　难道我还怕此人
只得望他来告状　只求老丁判断明　常言道
当堂有神休虚論　暗有鬼神不相容　令求县主明宽枉
断云銀　小民方云県衙门
细、的明言李顺兴見问等老丁要提起这良子内中还有别的大事說罢望刘君章扭项闹言說大器肴你也不肯实說你等细、寔、的說来言罢口并老丁容叔小人做、回稟老丁可旧明白了
李顺兴　连忙磕頭在下面　连忙口把太丁等
提起良子这件事　等我把　一往従前细、云
也不是才柬与我借　也不是小人已身　銀　只因上月有件事
听我把　一往元故细、明　言至此

正、作了二年半
上月甫内会了本
四月借的五月还
元本此月要用良
账目欠下郎内清
说道是
有对征过付人

的个现给刘君章甫内作活每月工个两吊却是一字不差元本不該不欠他为
何不說云上月借的那一伯两良子元整来呢令日来至此处叩求老丁明断才好
李顺兴　往上磕頭等県主　老丁当神在上听
小人今年二十岁　却是三河県内人　我小人
在他甫内作工價　一月却是两吊錢　說起作活实在苦
一天到晚累死人　烙并代省軋河洛　得空兒
麻炉上面打燒并
回老丁　不过在此暫糊口

付又叩頭扒及步
奈因內中有元故
里主在上听我講
十月初二日天才亮
要到后院云工未
晌ㄑ不見別人等
看見小人他害怕
連忙的 開言又把太ㄕ并
这也是 此事云与他一人
我把这 一往之言說ㄉ明
小人一陣肚子疼 扒將起来往后跑
刚一推门到后院 誰知院中有一人
旧是刘姓我才东 我見他
影抄ㄑ 一宗东西手中拴
急往身后只一影 小人心中犯疑想
藏ㄑ山ㄑ奔墻根 什么東西在手中
蓋ㄑ叫ㄑ去云工 回老ㄕ
小人面神不肯露 跳过墻去尚神看
我見他 將手一挑往下扔 墻外咕咚一声响
小人立刻站起身 使他不防將身蹤 鮮血淋ㄑ吓死人
晌了晌 却是妇人一首级 跳过墻去看仍明
我小人 拿起又從墻上过 跳过之時叫才东
細想来 必是因奸杀妇女 把頭扔了免村根
李順兴 刚才說了这句話 忠良闻听動了心
暗說有了人脏代 何愁元有出犯人
話說彭老ㄕ听李順兴之言心中一動这ㄉ人頭必是耿氏的要完此案除元如此这
般想罢叫声李順兴有你跳墻之時叫住刘君章后来怎么兼呢李順兴見问
口等老ㄕ小人用手拉住才来先將人頭扔下又把后门負上小人这才望他說話我
說掌柜的这ㄉ人頭是那来的身子在于何处你念为杀了人呢你若实說到
好商量若不实說只怕这ㄉ人頭是一場官司打你一ㄉ少皮无毛的回老ㄕ小公打量他实
說了誰知道他見我这光景他旧活脸代陕叫声李伙计我对你言講今日我起刘后院去
云工間门听了一跳看了看元来是ㄉ人頭连忙望墻外一看並无一人只得藏起来誰想
被你看見了我才扔云去事已至此我对你說罢这ㄉ人頭连我也不知那里来的这件
事拠我想来这是出于移村之计如今我与你商量此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頭碰地 口等里主听祥细
君章对我淌腌陕 說起此事氣杀人
晌着我 小人名字李順兴
这件事 平空弟下村淄天
移花佶木阴毒计 他杀人
可巧又被你看見 不用嚷来不用哼
你我快ㄑ刨下坑 將頭埋了无有事
正ㄑ齐ㄑ良二封 里外不必言此事
老ㄕ呀 小人时下会主义
立刻全他旧動手 后院刨了一ㄉ坑
必是仇家暗害人
才把手已扔院中
趁着伙计不知道
我给你
你我当下好交情
貪他良ㄖ旧友成
他叫我
小人下坑埋首已 我又想起一事情
淄到那 出場之內把出听
暗起亏心要害人 在想那出九頭案
别人脏代我要身 他叫我
好些佶自记的清 他叫我
登时埋好平了埋 上面又揀别的物
小人望他要良久 他就对我细言明
素日小人闲会事
是說白听不費鈔
下坑埋頭怕是计
埋不成
先下埋去埋尸首
諸事一畢才放心
端午日

准定给你升封良
里老下这是他自己說的話昨日晚上立刻使他要这一佰又良子他旧番叫将眼一瞪
他望我說你要什么良子老下我小人一时细心我旧忍着性兒不与他爭闹到今日
一早我小人用鉄鈚剑闸那坑一看誰想他什么空兒移闸了我小人故此告在老下台下
这旧是他一往的实話老下问他有人頭拿来若是会人頭叫他给我一佰又良子我旧不割

刘君章　話說透　你要实说快々云　現今人頭在何处
我好差人把你眼　卩当那里快去取　本里不屈善良民
　你若是　不肯实說献首级　一字不实動大刑
君章見问将頭叩　老下在上請听言　說起上月那件事
　真乃是　從天降下祆来临　后院云上過性事
妇人首仪在院中　吓的我把人頭来藏起　或是埋了打井中
回老下　正无主意院内想　来了旧是李順与

小人一見吓一跳　連忙要躲隐身形　隔墻扔了心不定
又怕墻外还有人　誰想被他来看見　越墻跳去不消停
　他将那　人頭付又拿進院　先用石頭頂上门
他又說我良一佰　不佮他旧要告人　吓的我
与他剖了一々坑　我哄他　将頭埋好諸事定
剖云頭来别处存　　下月旧是一佰良

偷空兒

矣庄闻听刘君章之言代怒好一々大胆的奴才既是見了人頭旧該前来呈报
才是如何还将人頭埋了等本里将人頭剖云来再定你之罪就是了分咐余公
差各处有老卩說立刻把君章代云衙外到合洛甫去取人頭不表且說忠良了分咐
李順与你旧在月台下站定等着到君章将人頭取来好完此案不言李順与站等
頭也不表老卩在大堂内審事且說李义庚前去办事

单說那　奉令公差白馬李　出了里衙不消停
穿街月巷云城外　竟奔自己住房门　自己騎在白馬上

色着靴子放馬在安心　拿中拿着一包果　心中謀畧眾太真
好々忠心彭知里　心内犯想这事情　他叫我
派定录林人一々　又要本式又聪明　那一支
布靴拿着作暗眼　料想出犯兒不能　这一去
我想与派那一々　必得柔和一々人　粗鲁性急不中用
慢性之人把工误　到了家内在商议　睛准是谁才放心
若不是　李某沉东全施忍　全我行时才趁心

　少不的　如此这般这等樣　料想大事成定功
李义庚　思想之时鞭打馬　登时来到李家屯
自己门前下了馬　早有那　义庚他
上前接过白龙馬　义庚
迈步忙把出房進　来会江湖重录林
李义庚正在自己外書房与重汗好飲酒等着义庚的音信忽見义庚進来大家齐
都站起来讓坐义庚汚腌代咲吕呼列位我还有要緊的話說呢言罢大家归坐先把包

祇放下这才坐定忽听金刚贾信说着那包袱包着何物我等领教、好汗见问口呼列位听我言明今日县衙内有件奇事刁是白狗明冤又庚旧把一往之故说了一遍又把老卩定的计也旧说明忽见马清马明代哄闹坟说这件事交与兄弟及仆只用如此这般将这一支靴子拿了前去要拿凶犯只不费事

好一位　　县主彭公多才智　　定下了
抛砖之计要拿人　　旧只道　　马清马明人及仆
形壮扮作私访人　　对着乘人说一遍　　喜坏了庚美英左
点头左允就事好　　大事全仗你二人　　这马清
头代一项破草帽　　身穿破褂汤补丁　　稀烟褲子漏着肉
旧鞋旧袜足下登　　旧布裙包腰中计　　黄铜烟袋一根
脸上抹的泥代土　　挑一付　　任选扁担拴连绳
前面选内摆物件　　碎铜烟铁碗与丁　　一双女鞋不等旧
又及袜子不狠新　　又将那　　一支靴子放上面
后选内　　放着烟俗共取灯　　掷、古兜手拿定
打扮活是楞头青　　这是破楼马清扮　　在说破房叫马明
十八盘草帽頭上代　　毛蓝汗褂左大衿　　褡包计腰别烟袋
还有一条大手巾　　月白褲子土黄袜　　一双撒鞋足下登
也是脸上不相兼　　一把铁锄手中擎　　人、暗把兵刃代
准备動手要拿人　　父庚看把心欢喜　　说道是
二人此去定成功　　二人点頭忙動手　　挑起担子辞甲人
这也是　　凶徒合该恶贯汤　　此一去

正遇凶徒万恶的人
話說馬清馬明一个扮作長工一个扮作換取灯的兼兜为的是要访那赤人的凶犯告辞了事赵往李家屯前去私访暫且不表李父庚全事赵在家中听信单说马清马明假扮作破楼破房来至村前可旧分了手刚马明跟在后面这个的凶神看看有了動作好去拿人且說馬清挑着担子手拿掷、古尔竟朴张家庄而去到了庄上穿了个多半天堤、有晌午来至一座饭甫的门首此乃五月天气正是暑热之时个个庄村甫面都是天棚、底下尽有坐兜来至外面将担子放在一傍这才回身来至桌上坐下过卖一见先旧代哄說道大哥令日買点什么物件一边说着一边旧到茶馬清说不过混不刚伸手把茶斟了一碗堂发付又闸上破楼过才要菜
腮含哄　　眼望堂发闸言道　　借个光兜要你听
給我要上四及酒　　会个各渣要口清　　一个半斤两个面
庄汤一个大碗成　　堂发答应交治我　　一回手
先旧拿来快与中　　太后照样作下去　　走堂声音好唉应
不多時　　灶上勺响答应责　　走去端来放桌上
好汗他　　拿起中子斟上酒　　登时吃饱会了同
坐在此处将茶飲　　心内犯想自沉困　　都因人頭这宗案
甄氏半夜把命坑　　不知是誰来杀死　　人頭拿去影会宗
可哄前任王知县　　贪圖艮未办不清　　元使白狗鸣冤枉
代公差　　高粮地内去创攻　　彭公不办这宗案
作不起　　三河县内父母等　　昨日老卩定下计
派下了　　白馬及庚到家中　　叫我兄弟人及个

暗来私務改了形　但見引線浔出犯　回去好見父案等
　这好汗　正在心中暗、想　忽然间
迎面来了一个人　馬清正在納悶猛見狀南来了一个人従此前面前行过好汗面神但見这个人頭
代一頂香沥庄草帽下布大衫青段子鞋却是无須白面年有二十多步刚在走到
到门首忽見坐上人都站起来齐讓此人这个說老六那里去这里吃茶罢那个說
大哥这里吃点东西再走罢那个回答说列位太了每请坐、、我到里内有
点事旧回来言罢扣项旧望見了破楼放的那挑兒筐内有一支靴子不由的
心中一動　正在徒该当要犯事　奈因为
这才是　悞心脩見那靴子　心中一動扭身形
元往庆、针对针　一毛腰　拿起靴子看分明
来至筐前忙站住　这才开言问一声　这可是
脩了大脩看又看　破楼連忙口内应　我的脩罢自爱看
那位卖的那靴子　说着也旧站起身　迈步来至迎面站　那个人
代咲问言向一声　这支靴子怎庆卖　不知那支何处存
馬清見向暗欢喜　肚内暗说事要成　也旧假又腮代咲
口等大尸仔细听　尸上问　这支靴子卖不卖
有个元故尸别嗔　只因上月将城近　路上撿浔放筐中
挑了道有一个月　向有多咱给不清　全是不買賠打落
向價不買一回身　因此上　有人若把靴子買
必浔将話要說明　買与不買全无过　君子小人各不仝
破楼说的含糊话　那人闻听沟面春　招的甫子甲人等
齐来观看一大群　又听浔　那人开言来将話
　说道是　有話何不对甲云
忽見他說你别打落元是一支靴子要是又支也不論大小有用处誰買一支作
何使用破楼說这是至明話咧故此我先言明若有个買这支靴子拿那
支靴子来一对若是一兼不居價个元本是白浔了来的又无用处你若有
卖与我也使得除此之外誰買我也不卖必浔当面言明
　一夕話　說的甲人齐言道　此人說話礼上通
再依我门细思想　除非配对才能行　誰肯拿本買費物
　旧是你　挑着一支往費工　到别說
你說此話也到好　再也不能浔罪人　旧便配上買也好
或是穿他也現成　甲人正在来說話　忽見那人代咲云
叫声大哥說的是　我有一事要言明　你方才
全甲可有一句話　君子口内要应心　如若是
布靴子配上不要同　不論多少你不爭　我有一支布靴子
　对不对　果在要是配上了
我定不肯把你轻　我要拿来看分明　破楼育听心欢喜　連忙口把大尸等
配上之时拿了去　口、要一对一般同　大小新旧不差錯
送与大尸不要同　面上一红是正夫　我与等架当交情
那个人　一听馬清这些話　信以为实沟面春

他說道　在此等我就到　等我拿来看仍明
言罢回身羊長去　好汗也旧一回身　忙忙坐在元旧处
　　苔吗着　眼望重人问底情
馬清見那人去了苔仙着問話說重位不知这位何名有知道的說此人
叫胡笛腿因他会畧快跤全叫他胡六好汗食听又見兄弟在一傍
站立見他哥与胡六說話他早听見了只見那人拏着支靴子来往那
支靴子一对马能錯樣他也那来一对真可不錯高声說胡下全重不將賴
果然一兼情愿送你忽听破房叫声老兄你二人也难走

　　这旧是　設下一条牢龙计　所为要拏有恶人
一見靴子一般美　不用说　必是行凶万恶心
也旧连忙苔上話　眼望破房假動嗔　又叫大哥你别走
还有这位走不能　靴子旧是我家的　还有那
环子首飾金共銀　二位須当全我去　且到三河县衙门
言罢上前一伸手　拉住胡六万恶人　渾身用力不撒手

到把胡六吃一京　估量不能逃身走　只得随他往前行
来至破楼身近处　伸手拉住不放松　他說道
夜司陌每打定了　那个退后不是人　馬清假义高声叫
不用乱嚷把我重　夜司合的打定了　那个不告是高生
言罢扭项叫胡六　　两个人　你揪我拉不放松　破楼挑担緊跟
　請问了　　大老下　你老心内无有病　若要有病别進城
胡六闻言心好恼　　难受破楼活擋心　叫声大哥只要走

那个不去是妇人　言罢伸手也揪定　破房松手放馬清
破楼挑便挑起担　一双靴子手内擎　胡六馬明頭里走
　　两个人　你揪我拉不放松　破楼挑担緊跟
登时進了县衙门　穿街过巷来的快　登时来到大堂中
正与义庆迎面至　急忙近县見彭公　破房松手放馬清
话说他弟兄二人把胡大揪至大堂正与李义前来一处走
忙走至跟前旧看了那双布靴果然一兼旧叫道二位老弟

拏着了也不用揪着他了有我在此也不了他馬明这才松手
胡六見此光景听他言词有些不好又見李义说伙计每快给他代上刑具我不
容分说將胡六質上公往見了李义也不敢言語了也不敢施展能奈了又听点邦
三次老爷堂又奏叫人看守胡六这才近去見了彭公將此事說了一遍心中大悦分
付將胡六登基再代上来在月台跪到又把胡六馬明馬清三人代近来跪在堂下一
向话为说那白狗不知这何处跪来躺見胡六一口咬住自死不放
　真奇怪　白狗咬住名胡六　晓的出手吊了魂

立刻当堂变了色　口中说是快放人　彭公一見知其礼
坐上问言问一声　那支白狗休无礼　口有国法治公人
白狗有所私了口　公手写便跪堂中　那支狗
时在一旁瞪着眼　胡六一見冒了急　大見武大也跪着
一双靴子放在堂　　高声叫　　老了呀
这对靴子我認真　乃是我小人的物　穿了沒有三日新
因为下雨道布泥　这双靴子放家中　妻子被人来买厄

不見就良五封　那支白狗我認准　也是我家一畜生

老丁呀　提起胡六我認識　素日也有小交情

那一日　家主差我上京去　我在通州見此人

他问我　如今你往何方去　我說今日未上京

他說未必能回去　我說今日不回城　我又說罢分手

他往西未我往东　想是胡六有心又　寅夜暗進我家中

必是他杀我妻子　偷去就子良五封　不知人頭放何处

老丁呀　須得審问莫寬容

武大的說言来了又見前门近来几个人当先是公差全省到君章拿省一

个手役跪在堂前武喜一看是妻子的頭說老丁这个頭旧是我妻子不

知從何处来老丁在坐上摆手心中早已明白說个未有将胡六夾起来

哦一声動手将他夾工凶手受刑不过說老丁收了刑罢人小告了我在通

州与見武喜知道他不能回来我心怀邪念到他家中調戲他女人誰知他

家无閑门有三更天氣房内点灯小人当他妻子不正必是等情人又見

桌上摆着五封良子一把刀他丙睡了丙是何衣而卧小人見了良子我就

起了不良之心未至门前用手推门一进来关门小人进去伸手去拿良子武

大妻子看身起来看見小人認得說胡你作什么呢我看此言休怪

成怒抓起刀来将他杀死良子抽起我又想起合洛甫刘君章与他不和

把个頭拿去扔在他后院子把武大一支敢子拿去云来近去旧是这白狗

跟定誰知他今日鳴冤告状这旧是一往之故卖庄舍听立刻元案将

胡六问成斬罪收监登加号三月又拿一伯又良子给收得力报他女救主

之情武喜認收得力为父养老送终到君章打了三十大板因見頭不

报将李顺当宽放老丁将此案判完有話明日在之

彭公案合和跕

話說彭老爺白洞告狀公案完回后歇息一夜次日清晨早起升附立刻升堂办事喊長随苍立往外传說俱乎齐备卖臣云出房闪屏门来公坐衙役堂规以必才要說話忽听苑柱老爷叹命老爷坐上沉音暗說可見得三河県民习累く云事想罢吩咐代進来哦左右答应公堂往外而走到衙前将门關是兩个人公差大叫你每不用浪叫太爷所見咧你每進去问話說罢将告狀之人代進了角门口中报道告狀人進

这衙役　代進二人往里走　口中高声又报门

兩个告狀之人到　進角门　也是这話这般云
上了边站走扇路　不多一時到公厨　单腿打竿高声禀
告狀之人已跪到　那名青衣往上行　上大堂
往上叩頭把太爷
等
但只見　那人往上将頭叩　口把青天太爷等
小人姓姚名廣礼　家住　三河東门城外存
高成不远五里地　居住村名叫何村
父亲名姓叫姚順　母亲楊氏正五旬　小人令年二十六
十八步我父赴幽冥　家中只有一寡母
並无生理过光陰　僱与人家把活作　一日掙个二百文
買柴買米养老母　小人我　奉公守法度平生
前日晚　小人散工回家转　走至村頭遇一人
民人与他同村住　他的名字叫豆春　我見他
走的荒张不相羙　用手莫心向怕京　因豆春
素日之间爱頑咲　村中人：叫他豆虫　小人把他招呼住
就在那　討子之外把話云　民人說了是頑話
他比我大叫他兄　我說是　显見得也時運至
小的把　喊冤人代到了问明　回話以必忙站起
一傍伺候不必云　单說那　坐上忠良往下看
三班衙役个：睜睛　但只見　堂上跪倒人二个
俱个年轻在妙零　跪着还是喊冤枉　叩求青天審问明
忠良先看說話者　睛来却是一鄉民　頭上沒把帽子代
月白布卜緊随身　眉目之中多良善　不相为非作歹人
他的那　年紀未有三十步　看罢又睛那个人
青布搭包腰中汁　毛藍布衫左大袷　不过三旬二十八九
他的那　面目純良甚老成　跪在下面连叩首
口把青天太卩等　卖臣卩　坐上开言往下问
你二人　所告何事快言明　回他爱說辦总話
清汝了在坐上向道你二人家住那里姓甚名誰把实說来但
有习詞妄告一定不容必須一：訴将上来那喊冤的人
回青天　我二人却在一村住　素日相交情义深
回他爱說辦总話　我也說了句頑咲話　我說是

你今爷财能多大
豆春他
咱两旧去饮刘令
亏有一盖可人欲
小的爱交他这盖
村北边
豆春他先把話云
我說豆兄少吃酒
早：回家日已沉

交情深與死二心
你太欺心目无人
登时之间面目改
喝自：一回手
他說姚姓你听明
备财杀了人一分
问你敢使不敢使
小民闻言唏竟京

那里至於不里人
刚听此言假为真
回青天
为什么
小人說的是嗑話
不相平素往日行
怀内取云良二封
哥：爷财你不乐
些事却在和合战
如若要使掣一封
太了快把豆春问

我德喝你一盃酒
他的口内连說好
豆春平素爱飲酒
越喝多了越敬人
民人与他進酒甫
揀了个坐尔旁坐下
小的与他飲盃巡
你我見天腆朝外

你今爷财不里我
誰知豆春認了真
誰知他
銀子放在卓子上
这是我
尸灵扔在大井中
有日事犯你的
内中有

話說姚廣礼往上嗑頭口苺太了在上民人与豆春飲酒还是
頑話咱每二人交深了你爷了财别忘了我沒有獨吞了回太
了小的是頑話誰知他心中有病登时形容面目改了酒也喝
不下去咧小人見此景相月爷疑心了豆春他大怒叫着姚哥
爷了财你不乐嗎說着：打怀内取云二封銀子他說姚哥
这是文銀一伯两敢使不敢使实告訴你我今日往香河去找人
沒見苺会子沒来走至和合战你也不是外人我捎着你很老
实可别对外人說爷了人我得了他文銀一伯两这件事可告

你咧有日事犯你也难脫公道回老了小人一听此言魂都唏吊
姚、廣、礼　往上嗑頭苺恳主　小人食听胃了竟
小人怕他說荒話　回豆春　素日懶急信口云
太了明　自古長言多句話　总是俗語也是真
还怕他說是頑話　見他的　面目更改又疑心
他人难变真合假　須拿話探回和食　再者还有可疑处
太了也得细詳情　豆春他　回便盖牙把心害
大料不敢对人言　任平是誰还要躲　爷人害命事不轻

肯与誰說对說云　世界上　那有如此这盖人
我小人　若要不信豆春話　見他的
光景漏着怕又京　若要是　他的面目是庄作
又有一伯雪花良　小人总得拿話探　真假虚实也明明
小人說　豆兄你今特不相　不可胡言信口云
二为酒　还未喝完話旧乱　你素日不是这盖人
你我还是来喝酒　閑話休提说正宗　谁知道
豆春对下做：咲　他說爷弟你沒听明
哥：当真把人害

合合战

这不是那个老二封 尸首摆在大井中 难道哥丶还哄你
我说是 有挑有证你不信 小人奋听局子急
杀人不杀戒不发 我不喝列
太了这旧是天纲恢丶这事什么事小人吓了急失慌忙贴
起来说大哥我全不知 我要家去豆春冷咲道松懊的
我杀一个人没要紧那里全于这差怕害尼在喝二丹哨每同
走罢你持胆子小了我与你说着顽的真个这差大胆就杀人

列别说是我旧是故把里埋着祖宗也不敢杀人太了想这
情礼是豆春要慰小人不是我无法又与他喝酒二及丐是他
会的加他说这良子使不使我说不使他旧把良子揣起云了
酒甫我及分手

姚庆礼

小人与豆春分手 说着往上将头叩 太了青天在上听
清次耳听忙问话 民人也旧转家门 公位上
即态与他分了手 姚庆礼 你说之言我不明
为什么 你又全他近衙门

姚庆礼

小人回家见寡母 见问往上将头叩 太了青天在上听
外面堪丶代定更 天晚房中点上灯 公位上
村内邻子一齐鸣 消丶食见在睡亮 你说之言我不信
倘在炕上睡蒙花 小人母亲搭上甫 越思越想怕又亲
豆春真若将人害 民人想起豆春话 付又同他近衙门
正丶看丶及封良 其软还对小人云 豆春若没将人害
那里来 谁知道
心内思想这件事 小民我
要想睡着万不能

思想若把豆春告 怕的是
若要不把他素告 人恐怕
那时他要拉上我 其不是
我小人 思想一夜东方亮
心想近城告豆城 刚态离家往旁走
观脑他 那个意思相逃走
我说是 豆春有人告了你
那知豆春不害怕 他说是

回太了小人若见不着他还要我他去尼可巧人遇见他又态
丶忙丶的走速人也不雇看列小人看些光景更疑心了我说
豆春有人告了你列说你在和合戏杀人事犯列他说姓姚的
不用你胡说谁告我列昨日说的话准是你告诉外人列不态
你告了快躲闹罢我有紫事尼小人如何肯放他走尼旧拉近
城来自投也免的小人有罪说罢又叩头
姚庆礼口号太了 速丶向上把叩道 忠良坐上语高声
扣项眼望豆春将 快把从前一往台
说出徒

但有虚言一字假 本里一定不扣饶 豆春杀人不是真
向上磕头等里主 太了在上听元因 久后事犯了不成
父母早以赴阴冒 并无有 知情不报罪不轻
净剩下 小人一个把家抛 云家门
小人素日爱嘻咲 困此上 正遇豆春到来临
我小人 跟随姑母度日月 小人怎肯放他行
前日姑父在家内 来河办个事一宗 就在三河里衙门
把的那 名字叫作赵得胜 混炸行子少胡云

我与他是一样人
勝似同胞亲弟兄

昨日个
忽见人叫豆兄长
小人见是姚庆礼
叫小人
我与他
过门安了酒二又
回去了
方才回过太了话
小人回家天已晚
人说是
说斧财
受他一个名厢醉
过了酒甫公道处
我又一同饮到伶
总而言
元本我每交情好
小人爱福呔却是真
走至村前汝进村
显见斧财不私人
一心要喝酒到伶
小人食听就充承
先小後酒不欺人

就把一注说一遍
忠良食听豆春之言与他说一样说休得胡说我具向你郎太说是顶活没在和合战俞财宫俞那一伯银子是那里来的快、说豆春往上叩頭早老了容小人细禀
达豆春
方才回过老了话
始父跟次在京内
小人的
磕頭碰地堂铁响
我小人
口把青天太了恭跟随始母过光陰
未何办了一件事
始父名叫王守容
责庄食听把话云

他的名尔叫膳宗
值贾嫁娅缺少银
我始父前日把京上
豆春之言还未尽
单腿打半未回话
和合战的鄉保地
却在那
公位上
只因为
情愿责地六十么
言明五百二十两
告诉我昨日放艮定
一名公差上大所
御宅女兜要云嫁
令有那
他说有个死尸首
公差之言还未尽
立怔了忠心未胆

话说豆春口等太了我始父回家吞河县赵胜宗因聘女无本把祖当地六十么贾给我始父当面言明价银五百二十又定於昨日放定银一百两前日我始父假满了回太了细想一个跟主人的假沟近京销假临走叫小人明日放定艮尔起个早尔必得当面交与本人说完旧走到到昨日黑早起来给我银子揣入怀内如外又与我一双作盘费快去快来小人答应云门过了河到赵家谁知他云了门小人不敢父与别人怕闹云出来小人等了一天也没回来眼看天也不早列小人这才回家说明日时赵个老等才好见了姚庆礼旧喝酒旧是他说的话一字不错地二日又送艮子去又与他相见不容分说拉着小人前来告状
豆春他
说把往上将頭叩
小人说的是实话
太了青天在上听
恁令后
在也不敢说顶活
说着叩頭在埃塵
间恩怜我是愚人
实生食听心犯想
取云一百雪花艮
若实明白真与假
情把奴才骂几声
尔等拿过双封艮
必须如此这般行
这件事
想罢往下怔吟付
尔等拿过艮封
旧有那
拿过文艮往上呈
思良拿起当神看
晒来尽都是文艮
哥罢往下怔吟付
公差与费往上行
上来了
左役当差一个人
公差手发走上堂单腿打半说体去到来听
客是去贵上前接叁去传人又见一个青衣说回太了有和
合战地方呈报井内有一死尸候老了的示下忠良将手一摆那
名青衣站起把地方叫近来问话是青衣答应
该阻青衣不代慢

部只为
杀人凶犯若放过
总同为
乡长地方到亲临
上大堂
一个：
和合战乡长叫冥冲
不等回报什么事情

作恶凶徒报名到 天理昌章针对针
岂不是 天地有伏有了私
合该忠良犯名响 才有这
一个省 传事公差往里走
一齐跪到地流乎
往上磕头把太了等 地方列忠保正周瑞
坐上的 卖臣往下前言叫
地方乡长与保正
齐叩首

先是地方把话云
今早遇见事一宗
见天打水却有人
打水人
又听那人高声叫
我等上前去观看
小人公
地方说罢连叩首
小的号
回走了
令日有人去打水
手已井口往下看
他说是
果然的
乡长保正来呈报
这不日
立正乡堂点点

地方听那
豆春正在堂下跪
又听得
忠良坐上往下问
暗：的
我的爸宫把我坑

忠良一听此言说罢点鸣地方说是起去罢速忙站起退下大
堂忠良暗说豆春与姚娃说宫人旧在合和战正对此言可见
这是天刑恢：往下高叫说豆春我把你这大胆奴才你在那
里害人快说：免的本县动刑
豆春正在堂下跪
又听得
忠良坐上往下问
暗：的
吓坏了爱说咲的人
老天牙
肚内有忙说不好

怎么乡见这尸首
谁知道
前生造定命里生
旧使我令丧了命
豆春他
豆春快些实言讲
青天太了屈死人
好说好咲却是真
说着：流下泪

又在那
顶咲之中逢真事
天地有伏有了私情
才有这
传事公差往里走
乡长地方乡保正
一齐跪到地流乎
往上磕头把太了等 地方列忠保正周瑞
坐上的 卖臣往下前言叫
地方乡长与保正
齐叩首
恩想冤枉姚庶孔
我一定
正自宫怕心犯想
也免斧凿动大刑
小人不敢把人害
豆春叩头说宽枉
我小的
屈的他

合和战内井中存
这是我
完咲之言你任真
活捉拿要你的命
又听卖臣断喝一声
豆春叩头说宽枉
我小的
屈的他

跪在堂上大放声
财主赵家放宽良
小人情愿领罪名
豆春说着：大放悲声响头磕地只见一名公差打千说小
的奉命到天河把赵浔胜传来忠良说代上来是
暑向一问赵姓的话乡豆春一来即将赵姓放云不表忠良往
下叫道人来有把四衙老了请来是不乡时
大堂控背听示忠良说四老了暂本县辛苦：：会作书吏
前到合和战相怎尸首老了又叫地方公差传言说乡下叫地
方三个人暑老跪倒忠良说尔等跟四老了验看死尸须要仔
细三个人一同四衙下堂代领忤作人等一齐上马地方引路
前行竟扑乡合和战怎尸去了

太了牙
小人情实天河住
若不真

郭四衙 亲奉忠良彭公谕
浔扑庄村合和战 去怎那
地方引路在前走 这不旧
个：跟在后边跪 齐都来看怎尸灵

代领当差那些人
地方呈报井中的人
京动三河军共民
乡长地方乡保正

预备公案四宝珍
烧洞床前水一盆
下井捞尸三吊文
总而言
忤作出吏青衣等
速命地方乡保等
地方保正苔应是
地上铺下席一领　还有那
打捞那　死尸必得花个钞
不多一时全停妥　忽见那边乱你丫
回衙下马加了坐　地方众见帝跕身
一齐伺候头边分　郭回玉
快禁个　下井捞尸莫消停
登时间　招聚军民乱你丫

但见井中伸交手　有个嘩事上面存　一条大绳上面系
又只见　一人坐在板上存　给在了
大绳上边身坐稳　立刻系下大井中　不多一时铃当响
齐搜绳　只听得
拉上尸首下井人　口中大叫说不好
坏中抱着一尸灵　睛了睛却是一女妇
又听他　口内只住语高声　他说是
井中还有人一个　没有脑代竟有身　时间唏坏乡保地
把一个郭四衙吓的他说了不成

郭四衙未至合知验尸命人下井打捞上来一个死妇人
又听那下井的人说不好了井内还有一个死尸呢摸了摸没
有脑代地方等一闻此言你说那里还有魂咧就是那四衙心
下也吃京扣那些忤作出吏睛看军民人等无不纳罕忽听四
衙说地方呢　小人伺候四衙说你听见了快把井内那个死
尸捞上来地方各应付又命人下井不多时把那个无脑代的
死尸捞将上来也放在帛上四衙离坐上前观看了一遍付又
归坐列位古至今在没有人羊性四面睛热闹的人一个个齐

都观看离远的人看不见听见喝说捞上来咧是个妇人还有
个没脑代的腔子离近的人看的真那离远的看不见干着急
一个个往前拥挤地方本就心里句受的他见重人往前一拥
他用拿着睛看的人击气哩浪杆子入的们往后点骂你每推
在胜上掮叫你每家里也击这个支睛看的人挤胡塗这且不
表且说郭四衙外付忤作上前验尸
忤作说不代慢　出去早已墨研濛　绩二点二来相验
绕过院酣快一想　饿二点二来相验

且说忤作重盖人　来至腔子跟前看　没脑代
难想男女变不真　上前来
脱衣裳　忙把腔子衣扣解
出吏擎笔用耳听　念一句来写一句　忤作验完忙回转
总而言　地方好生看尸首　又把那
忙外付　尸单拿起看分明　看罢四衙忙起身　外付拉马莫消停
长随答应忙伺候　四衙退堂上能行　才出要走地方报

他在那
今府那
特请四老尸示下行
马上闭言把话云
地方各应报知起
地方回禀叫蒋清
四衙一全吏役
且说那
马前打千把话云
哭主尸亲未忍人
郑国玉
仵付把他代进县
仵作验尸亲下必云
又叫尸亲代上去
作次稳婆与尸亲
赤胆忠心为民当
仵付
双傍祝直应役人
衰礼豆春我去不
去臣退堂往后行
忽见长随来回话
四老尸验尸回衙门
彭老尸用饭一毕忽见长随回话说小人禀尸知道外面回进
话来说四老尸示下忠良到听仵付(外面叹值时候衙)
三班也都吃了点东西刚又不敢敢忽听内传叫预备三班喊
堂闪暑门矣忠走出分子公位坐下四衙上前拉背说单职奉
太尸之命前到合和站尸場验尸早戴角地方下井先捞上一
个妇女又捞上一个兄欲的男子又叫人下井寻找人欲不见
早戴命仵你验那女尸是用绳勒死的那没脑代的男子实係
刀伤早戴明验是实现角尸单老尸过目
迟四衙
忠良尸
接过放在案欲上
上写角
身穿一件蓝布衫
他的腰中无计裙
又拿起
兄名男子没首级
却是刀伤活杀死
上身並无灵衣件
相验不假全是真
又见四衙把话云
早戴把他代进县
仵仵付
快代尸亲本县细问明
矣臣尸说四老尸灵有辛苦本县改日酌劳仵付看坐公差设
下坐位四衙谢坐二宝彭老尸说快把尸亲代进来本县问话
哦下级各在往外乱跑不灵时只见那名公差手拉角一个老
者矣臣在坐上仔细角神往下观看
彭知县
坐上角神仔细看
衣手拉一老者
只见他
那老者
年级看来六旬外
六月欲光腿脚
身穿绵袄旧不新
一条裕包计腰中
手往一根过欲杖
欲宾皆白的良斜
他说是
那个老者叫何名
来此种为什么马
但见那
老民家住三汤县
他的那
胖瞅一双鞋青布
他的那
太尸查天口内等
忠良坐上往下问
快些逞实细说明
太尸在上请听明
姓蒋名字叫冯清
名字叫作蒋玉容
兄名男子没首级
却是刀伤活杀死
上身並无灵衣件
相验不假全是真
又见四衙把话云
早戴把他代进县
仵仵付
打量哭主那尸亲
脚踊边爬往前行
行动腔二代嗽声
尸亲本县细问明
哭主尸亲未忍人
郑国玉
仵付把他代进县
地方各应报知起
地方回禀叫蒋清
四衙一全吏役
且说那
马前打千把话云
哭主尸亲未忍人
郑国玉
仵付把他代进县
仵作验尸亲下必云
又叫尸亲代上去
作次稳婆与尸亲
赤胆忠心为民当
仵付
双傍祝直应役人
衰礼豆春我去不
去臣退堂往后行
忽见长随来回话
四老尸验尸回衙门
彭老尸用饭一毕忽见长随回话说小人禀尸知道外面回进
话来说四老尸示下忠良到听仵付(外面叹值时候衙)
三班也都吃了点东西刚又不敢敢忽听内传叫预备三班喊
堂闪暑门矣忠走出分子公位坐下四衙上前拉背说单职奉
太尸之命前到合和站尸場验尸早戴角地方下井先捞上一
个妇女又捞上一个兄欲的男子又叫人下井寻找人欲不见
早戴命仵你验那女尸是用绳勒死的那没脑代的男子实係
刀伤早戴明验是实现角尸单老尸过目
迟四衙
忠良尸
接过放在案欲上
上写角
身穿一件蓝布衫
他的腰中无计裙
又拿起

云喜他　　性格美良典雅温　　自幼兒

许給姚門为媳妇　去年二月娶过門　他的那

一对公婆早去世　　老民的　　女兒婆家住佟村

女婿名叫姚庆智　同至茶鋪庆光問　与我女兒到和睦

一年多　　没去並无把物往

回太平我老民見女兒女婿和睦我看着在没有迈般喜欢的

今日老民想念女兒要到他家看二为走至合和熊老民聽見

四老尸臉尸老民聽了指那个女尸与我女兒一羙老民明有

些是敲老民也不得看完了我連忙到女兒家里观看聽了聽

街門大開自己的女兒也没言语我明進去到了屋門口聽了

聽房門也是大開老民还当女兒正去了我正去叫句灵时也

不見有个人老民問了問街房都不知去向老民心裡又想着

我女兒上我家去一路上並没碰見也是有的老民連忙回到

自己家去問了問我女兒並没家来老民又跑到尸坊見了四

老尸言講我女兒之故四老尸把老民代進舅衙回太平这明

是一往的元故

蔣得清　　祝看七理流明　　喜花二目吊関心

小女不知谁人害　　活動死　　又扔在井中好恨心

叩求太平拿凶手　　給我女兒把宅伸　　老良闭听心大悅

用手一指蔣得清　　你的女兒不見人　　又没見

你的女婿明退还　　你於女婿祝庆智　　他家有什麽人

你既知　　你女玉容被人害　　是谁告訴你快说明

一丶实说莫撒谎　　但有那　　一字虚言我不容

蔣得清　　尸殿女尸是我女　　认不錯的真又真

若问我、蔣旋矣智　　一家当戶数不清

貼進走委五甲　　物仁义礼智信姚名

委庄甲　　一聞此话時思論

山手桑山难尋我　　难知道

此案大器必如此　　就得此办立州名

左右各去往不行　　这下面

望上磕頭细聆聽　　猛杰聽見蔣老者

姚庆礼客的有点吊了魂

委公　委衣这班房裡把姚庆礼提去又叫豆春在此听信说罢伐有姚庆礼来至前堂公差回话退

回一旁不表且说姚庆礼上了大堂双久跪倒彭老尸在坐上大叫姚庆礼你告状豆春商财害

命去委要你罢老尸到合和站验尸实係害死把尸首扔在井内本县定将豆春拘倒治罪

庆礼往上磕頭忠良说我县问你方有当家亲族无有快些实说本县好放你回家庆礼跪

爬半步口等太平在上若问民人一家姓族亲不少可曰有貼近连枝的小人弄上才五

命去委要你罢老尸到合和站验尸实係害死把尸首扔在井内本县定将豆春拘倒治罪

庆礼往上磕頭忠良说我县问你方有当家亲族无有快些实说本县好放你回家庆礼跪

爬半步口等太平在上若问民人一家姓族亲不少可曰有貼近连枝的小人弄上才五

尸忠良问听点頭说姚庆礼有个姚庆智你可認得他庆礼说他庆智他还是小的族弟庆是说怎庆他是你族中兄弟庆是

呢姚庆智他还是小的族弟庆是说怎庆他是你族中兄弟庆是

礼说他家中並无别人他的父母早死咧二年二月里他才成的家娶的却是东门姚家村

蔣家的女兒忠良说你告豆春在合和站为宝为何但不知他害的是伤人这实说

系

姚庆礼　　見问向上连叩首

小人亲把豆春告　　用手一指骂畜生

委活问听心不悅　　用刀杀死扔井中

用绳勒死一命抗　　快些把

但有那　　一句虚言我不容

一听此话喘一跳　　登时之间面目更

姚一戶　　面是都莲庆李起

害人者

屈死冤魂不容恃

哆付快代姚庆礼

代上大堂忙跑倒

哪的那

此话说来方不成
说我的
小人与豆恚多了手
起更以后他才走
算来数日没家去
一则此言莫了处
沈音灵会闻言道
彭老爷说姚廣礼你可恩得些人廣礼可听此言抬头观看列位姚廣礼才上堂来

不知道　却是何人来告状
兄弟被害恚了生
回家内　还有廣智在家中
他还说　数日都在茶铺中
今晚还在铺中存　忠良尸
暗二说　这件事怎兼行
姚廣礼　上前恩他是何人

方旧晴見蔣得清喇只是沒看真切怎麼看不真切刻位尽是將公蔣得清跪在堂
前伏二在地低着脑代那时沒看真切如今一回些言这才面神细看不由得唬了一跳说你
不是蔣景宗爹妈你老人家你什麼来了卖日尸说蔣得清把你在合和站尸殿中
恩着那女尸是你女鬼蔣那些话再说上一遍

且说那　老者暗見姚廣礼　也旧有忙吃一京
暗说廣礼因何反　为何他也到公所　心思想
又听忠良来讲话　吆老者　快把一组之反说分明
太尸尚神在上听　又把那　方才口供说一遍

姚廣礼　闻听歎忙敬愣　面代京慌闻言道
吽一声　亲家老爹好不明　你既杰
没見我弟姚廣礼　又没見你女鬼真死生　旧诀寻我兄弟
你读去　茶铺之中打听明　坐上的
卖臣有语闻言道　吽一声　廣礼着神你是听
你既说　你的兄弟逃灸智　他没被害赴幽冥
为此这般七兼　快去衙门莫消停
你旧去　一则此言恰是　速忙的
姚廣礼

迈步起身往前行　忠良尸
去二人　跟随廣礼去拿人
伺候公差忙答应　李贵代歌伴二名　不堂跟定姚廣礼
西衙拿人不火云　单说陵夜彭知县　坐上往下语高声
分付那　尔等把他代下去　该值的
立刻代下蔣得清　忠良也旧把堂退　数云三班垂役人
个二都　一行走有一行讲　齐都言讲彭县主
言二语二份二蔣　闹吵二　文口八舌把话云

这尸说　咱门太尸心真高傲　说话行事与一宗
那尸说　未逆上任先能方　他右那
李家庄中与恶人　这尸说　拿住八灸代近县
那事我旧担着京　那尸说　文灸曹国三伤县
还有江湖卑录林　这尸说　谁知他巧能言讲
说的　李文灸尸你内了　那尸说
口这老彭升到此　你我、哥门若反分　这尸说
他是旅员很子硬　扬骨啷当厮死人　那尸说

法廉上司也闻候过　部不相已彭县存
他的皮性拿不住　真正是尸强子盗　那尸说
他若再作三及载　他的素行又与咲　你我穷的断了筋
这尸说　就事前者那件事　只知有已目无人
那尸说　提起三伤谁不京　他不知
这尸说　硬敢拿住五斗子　武拳将陛他不陛
那尸说　为恶聪明左青龙　这尸说
只怕吴尸若上京　他不知文筆灸万恶

丽文角

特原立刻老彭坏
把我现看现月事
就是豆表姚廣礼
顺咲又有什麽好
且不说

奉命云差三个人

单说姚廣礼奉老尸之命代钱公差李贵来至河村到了廣智家中見街门大开房门也

他的干爹宗皇亲　那个说
你我也好想全民　这个说
只怕他也闹不清　那个说
听起他又恨希松　这个说
这不事　嗷嘔套云人命事
衙役谈论齐敬去　单说那

进入影不見姚廣礼与郑永清了钱把门关了代有公差来至王家屯望李贵说大哥跟我来
李贵代有及个小伴跟有廣礼近一些茶铺公差大家现看

姚廣礼

垂是左村小茶甫　一齐仔细念假真
眼望贵上手列位　有几个　老者里面把茶吞
贵内的　辛苦ㄒㄧ问一声　姚廣礼
高叫说三个受京　单观人看站起来　一个ㄋ
廣礼代咲说不敢　我等少礼没去看　休要卜怀且宽容
我怎敢　多承列位卜心肠

请问列位一件事　贵内的
必须告听我听明　但不知　三掌贵的问那一条
敢则是　他今没有在甫中
列位知道请言明　我今我他有件事
敢世问我掌贵的　今早还在甫中存
大家都吃早上饭　並没言语云甫门
廣礼说　家内去我不見形
伺不往他家内找　我每掌贵见二处
不知他往伺处去

准是他在李家存　廣礼说
甫内说　是那料行李庄危
单人说　云了甫子姓东行
有座柴门不齐正　四衙准在那里存
闯听此话说灵谢　一个公差云甫门
登时到了这柴门　廣礼旧把廣智叫
是是端奇怪又特

话说姚廣礼全公差李贵来至柴门外公差上前用手把柴门拍了拍门内有个声响拍门的这个
正是旧不小差人口中高叫姚四ㄋ二叫习贵时忽听里面有人问道外边是谁来我邸ㄋ叫声音音
做话好是个妇人的声音公差说我我姚四ㄋ里面那ㄋ妇人说这里没有姓姚的姚廣礼请
言说里边的娘子在下姓姚行三姚廣智他是我的兄弟求娘子把他叫云来只那里面的妇人闻听原走不上这庄里而走说老四呀三哥前来快云去罢把他让近
来尽那里面的妇人闻听往外而走你说的这回出我每听不云这ㄋ礼尔来姚廣志在这里又说没
在这里忘后名鬼姓鬼是云来每了这姚的是又是件什后又呢我每真胡塗列位别
说你老不明旧是在下说有还不知是什后又呢候是有点是由鬼听到归期自然明白

闲言少叙　云中且说姚廣志　送货带身往外行
来至门前忽伸手　闻放柴扇又扇门　抬头瞒見兄廣礼
又只見　那边站立三个人　代咲闹言呼兄长
来我小弟有又请　一見廣志呼声弟　送货带身往外行
我是说来你是听　是主之命来叫你　抬头瞒見兄廣礼
只为因　有人告你在衙门　又見那
公差李贵往山走　叫声四ㄋ骂你听　我奉那
特来拿你到衙门　说话之间番了脸　捆西了

一条铁锦衣手中拿
姚广孝
为何无故用掌人
姓姚的面神你是
告舟你
说着扭做一点手
李贵不爱好关文
还于柴门面神看

上前来
这已是
咦坏欺心狗归人
狗妇又把柴门代

跟随着

登时之间到衙门

只听得 说哪一声套在项
不由自主心内亦 说到此羞且停手
公差同听做二吱 叫一声
蛇发盛隆知道 你你反免你心也
不是竟为表叫你 还有你的那美人
那双个 小伴上前接过人
手提铁链脚踹门 登时间
地这才 鹏见方才那钦差

不说分各一时钦 说哪一声振耳鸣
疼热的脖子水冰铁 这不是
公差手拒往外走 时不西了这柴门
一个卯 广志二人心不京
三个春衣拒广智 忠而言

她广孝忙上前公差押着广志与狗归往前而走看了看天色将晚急走恐误意奔三场县而
来之县不表单说彭老节是堂回名表至内云启下人获待更衣用饭此毕下人撤去伙伙大家
吃毕忠良看了看外面不早了估量自不能升堂不易时点上灯独表屋歇了一夜到了次日
早良忠良净面吃茶用饭此毕外边预备马了伺候三班威堂闪屏门表至升堂坐下才要
分付忽见外边近了几个人躺了躺乃是她广孝礼公差等跪下回小人等昨日奉太尸之命
去叫她广志小人等命把广志代到还有个妇人一个拿获昨日未来天晚小的问了问说是
今日歇了故此今日才来回话

上公忠良细禀

一闪此言心欢喜
左右答应有威风
公差同听做二吱 叫一声
蛇发盛隆知道 你你反免你心也
不是竟为表叫你 还有你的那美人
那双个 小伴上前接过人
手提铁链脚踹门 登时间
地这才 鹏见方才那钦差

衙门新月 他的那
鼻小瓒瑶丹珠口 耳垂一对赤金环
对对的 玉赤良牙口内含
一条中衣是水红 身子走动摇又摆
大红小鞋刚三寸 走动旁边偷看人
堂前跪倒将致叩 忠良尸

姚广志 往上磕致参县主
小人名叫姚广志 家住在
今年二十单一岁 一双父母早归阴
恭有生理度日月 娶妻蒋氏却仝广
奉公守法不胡行 忠良闻听心中怒
左右答应代下去 妻马坐上语高声
少要胡说我问你 为什么
还把人致拿了去 天把那

衣服在上接听明
东门之外叫伤村
再仗着
坐上闹言把话云
妻良看罢往下闹言说那个男二快些报名你致住那里姚广志往上叩首参太老尸在
上公忠良细禀

衣服在上添欢长呀容
不多时
但只见
先躺左边年幼子
身穿衣服灵四规
付又现躺那妇人
四肢无力裁墨染成
致代乱枝录配红

快些安排还罢了

但角那　一句言若動大刑

姚彥志　问吓不由真魂冒　就由泥塑木雕成

迟疑半晌才说话　太尸清天居死人　立些文

都是伤人告了我　太尸吼　把他吓来对口供

我小人　吓唬我小人　说有话

太尸喜日灵明鉴　公位上　实在问吓动兄名

向上不住悄跪叩　为伤冤屈我小人　说有话

忠良闭听心中大怒说好奴才还敢巧言你杀人之处快些招来为伤把你妻子勒死快讲

廣志那里肯招往上不住叩跪口吗冤枉实在问吓再问哦　左右拿左上前来立刻打

与四下怎奈贼人还是不招老尸说且把他代下去把那妇人代上来本县问话喜衣把廣志代下又把

妇代上大堂跪下忠良尸在坐上用手一指说那妇人伤门甚氏丈夫姓甚名谁你伤生理你与

廣志是伤亲故快二招将上来

忠良尸　用手把那妇人指　吓声朗心恶妇人

快把坐恶一往反　细二招来免動刑　那狂为

向上磕跪等恩主　太尸在上待吓明　小为人

太尸在上待吓明　小为人

我父母　父下日生奴一人

奴父伤魁母金氏

小奴今年二十二　将奴家　十五岁上许李门

丈夫今年二十九　却是前年过的门　小奴的

他却在　他的那　名字吓作李左龙

一年四季长在外　六陈左上作买卖　一年也赚几万良

大尸明　二八月　才能在家住几天

他却在　名字提起话长志　他与奴

丈夫却是冷寒朋　为什左　我是奴家悄人害

这句言词了不成　小奴也是名门女　太尸明

叫奴把魄名背左身　蛮说奴是庄村女　大义纲常礼也通

既然说奴将人害　太尸明　把对证拿来看分明

你乃是　三汤县中民父母　证良为媚美不能

卖庄闭吓心大怒　手付左右看大刑　把这狗归发起来

只听左右有人应　一齐上前来动手　这不旧

拔了朝心狗妇人　十指连心难禁受　这贱人

受刑不过要招认

列公忠良乃是我国大清能臣早把这件公案恭逸了可有一桩文人和同

为何单叫姚廣志这是何故推道衙门人还拿不了来有个无故

就是把他拿来堂也没细问就是那胡塗问事就称能臣要像那于得水

佛倫那表明白又称什么能臣列位　彭公与别的问发不同总要案犯这一上堂叫

老尸一过目就知善恶察言观色就是李门何氏这桩打扮别说是彭尸瞒云就是

愚人见面也若看云允分且说忠良用手一指李何氏你怎表与他通奸快二招来

忠良尸　叫声何氏你是听　这些事

左左通奸姚廣礼　手指淫妇开言道　叫声何氏你是听

你与他　左左通奸姚廣礼　你与他

怎么害了你丈夫　怎么害了你丈夫

快把那　一经受前实招认　但有那

一字言差我不容　何氏耳听这些话　心下着忙怕又京

往上叩首等恩尸　这些事　小奴一字不知情

卖庄拿吓心好恼　用手无停面我嗔　用手一指开言骂

吓一声　万恶歹心狗妇人　你想不招不能可

还敢胆大把我蒙　暴你不是纯刚铁　老尸的

实在如炉铁炼红　分付双边看板子　将他拽起叫招承

只听得　青衣答应一声喝　就是那

犯法之人兄不警 狗妇登时魂唏昌 又見那
動手公差往上行 一个： 宜孝猴神奔忽妇
乐、後上前不容情 青衣抛绳十分力
狗妇哎哟猴子我 往后来 並无咳哈第二声
疼的恶妇皆住气 粉面桃腮紫又青 就有那
懒急青衣速攒噗 何峪这个若佳人 我门县主真胡闹
有一名 青衣上前用水噴 噴的恶妇到抽气
列位想 手指连心自古云 疼的他

高声口把太尸叫 兔往兔哉把我坑 小妇人
並不与心依文事 兄元兄故受非刑 奉公守法
想我层台万不能 我死不过臭塊地 只厥老尸你高升
但不知 部是何人告了我 把他传来对口共
忠良垂听冲冠怒 我咲闹言低声悄 分付左右别加刑
恐言教指加拷极恶妇这才极不闹刻疼的满地乱嚷怎奈他恶刑不台只是叫冤
枉本来而作而为一台就是死罪他想招供刑就事了如何肯呂不往叩头叫冤

忠良尸 坐上一見心犯想 暗祝好个狠妇人

亲臣思想二出一计公村松刑及边备受疼了个死叫青衣把
上吧到老尸祝你与何氏郎淫害人等我断屈了你每鱼受疼本县责良五十及放你二人
回去如何恶妇二人祝小人叩致小人叩谢太尸扭板眼望内司快去取良五十及是不灵射取来
把良子交与二人二人云声而去亲臣一見往下分付尔等把姚廣礼放有豆将一处明日结案
是亲臣祝李壮是义厥备左忠良付耳嘍二人祝了几句又見七廣走二备左下了大堂
往后去了只見他舍子肩一个包伏云声而去

且祝那 老尸一見李义去 分付退堂站起身
云南公座往后走 重公差 散去吾外闭平门

这差刑法不台认 大器肩 不動大刑不台成
也难怪地把刑挺 台认了 自已之罪不能轻
必得加刑再考问 看他肩成不肩成 想罢财
才待分付加刑審 尸付又 心内暗：自沉音
又怕他 刑重不台是不住 没口供
考死良民担考呈 有心若不加刑審 狗妇如何肯号成
事在双难真难办 这时间 难住忠心赤胆人
忠良未难灵一会 猛然间 令机一動有牢龙

苗下候直人伺候 餘者散去不过云 且祝妍妇与漢妇
双尸人 欢：喜：往前行 二人俱是心中想
不约而同一差心 暗：祝 就是这差鼓知县
知何祝他断事神 被我问的无莫奈 世放回家又发良
姚廣志 我咲闹言低声悄 叫声美人你是听
金太按了一拨指 今晚与宝你暖疼 二人祝有来的快
登时间 王家包不远面前存 祝：咲：狠得意
得了良子更乐心 奸妇又把淫妇叫 美人面神你是听

还等哮双时迸开 脫了非灾福高身 從今後
平風静浪把日子过 我与你 似水如鱼情更加
交颈死共一般仝 此月鱼兒永不分 美尚夫妻同偕走
生：世：永和鸣 淫妇耳听报嘴咲 祝：咲：往前走
哮双回家叙心情 祝：这是 他豈知

二人往前走施姓说美人台说受刑疼苦难忍若是我就忍不住刻你真是好的淫妇说
我为你受了重刑以后你别忘了我才好呢奸夫说美人若忘了你那还是人作的吗淫妇言
重了再不说咬牙往前两走那知李七眼在后面眼睛角他双近了村子急走几步也就
赶上前了前还在前走呢李七喜次喜跟随在后

李七奏　只为受了彭公计　才瞒二眼角二人行
两为前来偷门户　趁等着　耽阁那时候一到把事行
他还若　跳呐二二真和假　若要是　在后跟随往前走
瞒了的

事情真了好拿人

这英右
他双真有那件事　壮力敢夺自饶者　为君是
七奏正杰心中想　我君是　饿了淫妇不是人
又只见　但见那　房知淫妇近了门
一见不由两面春　晓郎一声把门闭　果杰的
应了彭公话是真　速二点敌只说好　瞒了心中祀难门
我了一坐招高店　也就近步把身转　李七奏
杰后端茶近了门　上房一间存下身　好汗雾水洗了脸
店小二　杰后端茶近了门　白马李

用茶以必用酒饭　店小二　猿酒天葵脚不停
七奏用罢收碗盏　不多一时天色晚　店小二前来快点灯
好汗坐在房门　只等少时到夜半　天文三右把事行
且不说　白马李这里事　再表那

小二前边招乎客人
小二照应来客不多时就是起更的时候又到七奏房中说客人还用什麽不用分付李
七说去罢不用了小二出门而去七奏自斟自饮喝酒二双平酒干了天也有二更了好汗
不敢使慢忙将衣服脱去换上行衣背上单刀将灯吹了出房代上门往后退了几步

咕都二往前非跑来至墙下一蹿上了房顺往前两走

李七奏　上了墙顺不改慢　月房月暮往前行
这时候　正杰六月下半月　天边不见庚寒宫
偕角那　星斗之光房上走　李七奏
非沿走壁比猫灵　顺角那　一来之路往前走
学就的　月暮把房没响声　这好汗
房上行走如平地　江胡之中大有名　心内估量离不远
走忙又步影兄宗　将身跳在流平地　近了柳村王家也

登时来至前门外　他付又　仔细观看别锅子心
看了看　一至柴门皆掩扒　不面有个大屋脆
好汗瞒罢说不错　速忙近步往前行　来至离已墙垠下
一往身形到院中　没响声　躲足潜宗往前走
本目由神念假真　瞒了瞒　三间上房一到坐
东边有个过道门

好汗来至院内瞒了瞒黑冬二並兄動敬好汗悦好哇天兄三更就睡列瞒说没在
这屋里又来至过道门也是关着用手推了二好汗跳将过去那间房内有灯光

李七奏　一见不由心欢喜　心跳身形坠埃塵
慢二松二往前走　他的那　眼中留神用耳听
来至窗前存身体　得角那　破窓之内看分明
但只见　屋内也无甚把设　叫人看着到更神
靠墙有张桌子放　上面烙着一个灯　居内只听人说话
好汗静目仔细看　就上放着一把小亲　听元景
那个意思饮酒迟　几个碟子桌上放　可不知
什麽菜儿看不真　一个中子双双快　手一把

大概是酒里边成
细观看
那一个
那支手
也是手挽妇人项
耳内又听妇人语
男子对把酒尔饮
这时汗 付又仔细留神看
原来男女双个人 那个男子桌前坐
女子在地怀抱中 一手搂那人脖子上
嫩笋为葱擎空中 那男子
又把那 妇人金莲攥在手中
又听孤儿吧响连声 原来是
窗外把七庆脸气红

话说李文发窗外往里观看就是何氏那男人就施虔礼之庆看罢说好哇真会乘乔那
巧手毋有也难描画不由心中大怒暗说果然应果王之言正在思想忽听那淫妇开言
手内擎中腮化吠 浪语淫妇把话云
若要是 说起当初好乐人
叫声贼人听我将 你与我夫是好友
总是话说天公定 奴随你方能行好事
彼此吃喝全不分 那一日
谁知你 奴夫与你来家内
我不里谕你有心 见了奴家动了心
那时候 眉目之中调戏我
我的丈夫在家内

并无贸易你经营
曾记得
你把扇子拉家中
受交朋友兄别心
你的模表可爱人
次后来
那日奴夫把你找
小奴家
谁知奴家也动心
奴家的
亲自给你开门去

只从那日将见你 就比往日来的勤
那日奴夫同你走 故意的
把你为同亲兄弟 谁知你
你又几番调戏我 本来的
小奴家 先前见不里会
曾记得 奴家也为心
丈夫在外有事情
别人门

你我一同往里行 你见我夫没在家
谁知你色胆为天大 搂抱奴家把嘴亲
细思想 你我二人是前因
那个男子开言到 叫一声
旧只从 那日与你到一处
相思相爱更相亲 一点二去更相亲
你的丈夫为眼人 一发我才给他良
他往那 北京城中你买卖
再者奴家也有心
奴家死奈衣从你
又听得
我的济仁玉美人
俗二人
旧只是
叫上贸易上京城
春秋二季转家门

朝二云雨不脱空 你只从
日夜相守不出门 那日你我正饮酒
奴的夫主转家门 不与奴家急行变
叫他捐命那事情 我把你藏在床下
一双共子一个中 次日天明奴夫走
等至三更你才行 次日天明奴夫走
哪的你 对前三天没见面
你要负了小奴心 过了三天你又至
打法奴天北京城
谁知道
到只怕
拿起来
你在床下
哭良食下永清
我打你
你就对着小奴云

你说是 要做夫妻得长远 若不然
你我名自本前三 小奴当叫一跳 不知你为何事恃
那时奴家问你三说若你长久夫妻除非把你夫杀了我说杀了也便陪你也有妻子你说若
杀了你丈夫我害死我妻那可不能先杀你妻子我才杀丈夫尼宽杀月也是话说有事哨奴
哨伤童安了我丈夫就回来了你又喝了一回你也走到陆走哨奴定计你害你妻我把丈夫溜
醉一更一后奴在门口等你千万莫写失信

房内的 奸归淫归去将话 气坏白马美英雄
淫归叫声姚房志 你去后 奴家也就把计行

奴用酒 灌的夫主瘫三醉 我的夫
人事不知眼蒙花 我奴家 等你到了空更后
站立在 门前又怕与见人 眼看就是二更古
谁知你才到未临 你对奴家恁样细 子午卯酉对奴云
你说回家到屋内 话三的 勒死妻子是实情
你就又把尸首扔 都扔在 合知站的大井中
奴家再叫心欢喜 也就饭你近街川 奴夫还是沉三醉
被你一刀丧了生 收拾血踪三更后 你又把
心丁乱 忘了人敢地不存 也是你的主义好
把人丢埋在院相中 奸夫淫归正将话 忽听得
一声大叫振耳鸣 淫外边来人一个 手内拿着明晃三
一把刑刀刺双锋 淫归他 闹了奸夫一身尿
把一个 奸夫登时啼吊了魂
相赶五人驱埋葬以结此案 下接英杰会

彭公案群雄會

昨朝話表姚廣礼豆春頑咲中套出真事忠良尸設智捉拿幽手姚
廣治与何氏通奸杀亲夫嫡妻将尸首扔在和合貼的井内忠良设法判
事以必将姚廣智何氏问成死罪豆春姚廣礼每人重打板擇疑回家
单人叩首去衙禁子将奸淫恶人代去收監伺候明日文书过府问斬矣
臣随事一完吵咐点百退堂高坐回後李七庆跟定矣臣来至内书房归
坐白馬李七戾上前控背口等太尸小人与太尸告几日假小人要到南庄
庄頭庄忠信家去这几月小人心中甚是想念於他故此与太尸面前
告假又天忠良说壮士何必如此你这两天多有幸苦这几日現今
無事会亲友道也使得既太有事請行不过阁三两天就到阁中
来照应、、也就是了李七庆拿咐口中答应挺身形迈步
转身云房而去这且不表

且说那　坐上忠良将茶用　茶必下人接去中
忠良分咐叫摆飯　只吁得　左右答应不消停
就有那　内司長随放桌案　先放小菜快与中
不多时　酒肉菜碗一齐上　小彭兴
連忙上前把酒斟　忠良飲酒多一会
也旧停盃把飯吞　总而言　用必下人揀碗盞　揀淨桌案献茶更
彭兴兜　一仝来人也吃飯　付進书房伺候等
说話之间天色晚　忠良下
不覓一陣心煩熄　内书房中点上灯　坐不安来立不寧
恍惚、　忠良尸
髮似人揪一般苦　坐庄尸
心京肉跳身肉鸣

不由省忙啼一跳　暗、的
莫非有此不祥事　为什么
莫不成　今日有人来行刺
賊人不敢进忠门　倘若要
只怕少时有变更　白馬李七他又走
身心不爽怕又京　忠良尸
忽听得　樵楼之上起了更
只说奇怪尸不成
浑身肉战不安神
大料省
若要一差二錯事
这一陣
正自心中亿思想

賢臣正自心中犯想忽听更古齐明内尸伏侍老尸無奈安寝長随也旧
息灯而睡更夫院内打更列公敢则人心里有事也是瞌不着忠良尸
倘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中总是不安暗說方才这一陣心神不爽莫不
是我家中不祥之事不成　叹咐.好叫我心中不
心不定　清官彭尸犯思想　倘在床上心不寧
忽然间　想起北京城中事　家中的
一双父母年迈中　自從我　那日引見当今主
蒙圣恩　钦点三河作县等　自從高家来上任
怜恤百姓苦为民　若有那　喊冤告壮人前欧
我彭某　批断呈词加小心　從来不想贪賄賂
不使屈棒打良民　为百姓　常、改抄去私访
受尽万苦与千辛　前日个　南庄集上去私访
拿住恶棋左青龙　就只可恶这武秉　真胆大
当堂私自溝人情　万恶滔天说大话　我一怒

将他描云县高中就只是一心丹柬报君主
不负皇了雨露恩为民使尽心血力盡夜常怀报朝廷
为臣的鱼说与主将忠尽已不知
怎肯晨昏不尽心父母劬劳养育恩就是那
昊天罔極不非轻也只是尽其忠来难尽孝
一字有缺好愧人明日差遣白焉专写一封
问安必信早上京方才我的心京跳只怕少吉多主凶

不在家中定然在外衬福吉凶明日心清
卖臣了心神不定思想到不更以後这才合了合眼暑慎了慎兒不多
时天光大亮内丁伏侍了扑起净面更衣吃茶以必忠良说传云话
去外面不必与倫本县有些心中不爽是長随答应往外传话总而
言卖臣一連三天没有升堂这一日升堂旧有那些岳役三班喊堂参更
馬步站班齐备才要分咐忽见一名探子上大堂朝上跪倒口说太下
在上小的刁是远探名叫宋升前来稟报

那一名远探叩首高声稟太下洎神在上听
乞有京中皇宣到请太下快去迎接圣旨文
眼看到了北门外小人特来稟报明忠良下
坐上旨所心一動暗ㄟ的
圣旨皇宣有元故付内沉因自己云
宣读旨只怕少时有变更为何不到州里去
清把总来此三河甚事情分咐左右快些去
还有四老了接圣文不多一时旨来到

大家对面把话云卖臣忙把朝服换
不多时那名探子又回转
忠良也旧忙分咐捐备执事要鲜明
齐到高门上能行前面的
不多时文武一齐云北门
卖臣文武下安心不多一时钦差到
一仝申文说在堂往省钦差速叩首
又命远接去探真
说钦差到了接宣旨
此系总言ㄟ剪断
执事排闲同罗响
来至接宣亭子下
忠良下
自己高声报贱名

三河县知县彭朋处才等前来迎接圣旨文
忠良彭老了一仝申文武在欽差馬前跪倒报名己必列位这位欽差
宣刀是正黄旗汤洲三達子佐领下姓馬名叫腾云是吏部直吏
司主政在京内彭老了相好馬差宣摆手忠良了贴起来多时欽差来至迎
工馬進北门使道先走至高门前下馬伺候果然欽差来至迎
接以必差宣走至堂前下馬上大堂東政贴立手捧皇宣叫三河
县知县等跪下听读老了一仝文武跪倒只见欽差将全旨展开高

声朗诵馬差宣手内擎着望王的旨高生朗诵吐字真
呼庫拉哼喧咯他高声嚷呼拉ㄟ着叫字真
奉天承運皇帝詔晓谕那三河知县叫彭朋
戒朕鱼在皇宫内你的平素朕已會你不淡
倚宣残民貪賄賂使了斗行五百銀后来又要他不给
你旧差人把他捡当堂硬敢動加刑朕的宣刑你拷民

我朕並无亏负你
三河里
朕念你
钦命四面郑国王
但有亏短不可容
先追赃良五百两
康熙年月日行首

你竟自 勿串响马审录林
再叫你受三五月 只怕害尽朕的子民
初任为官心愚胥 革职为民朕闻恩
署理印信在后中 先查仓库粮合算
将彭朋急刻解高 我朕也好问罪名
贮库收存好济民 后边念
肯意到 须当钦此要钦并

钦差官
啼怀合后上下人
旧是那
就是那
上前接过皇宣诏
登时间
都说忠良坏前程 真是愚事伤千里

念必皇宣这道旨 这不旧
登时立怔正国玉 啼坏把总常丌左
为吏三班说不好 这道旨义了不成
彭公此时竟离完 无奈拜罢立起身
供奉反亭不必云 钦差吉辞旧要走
里后之中乱供、 軍民百姓齐言溝
登时间

把一个白马李大庆眼睛氣的
群雄会首部一回

钦差官宣罢圣旨你说把合里上下文武四后把总
一个个都是心下吃京这其间把位忠良彭
下公义好不京恐没奈何一个个官官叩拜一必
过供奉龙亭才与差官见礼马老丌与彭老丌拉了拉手兒问说阿
哥三音彭老丌说三音二位老丌缮为海洲活说了会子活又见四
后上前与差官见了一礼差官说列位暂且退去在下与我年兄
还有话溝四后与把总告辞而后而去这且不表且说彭公与钦差

官在堂归座钦差眼望忠良闹言兄长你我才有几个月没见仁
兄你老荅这般模样小弟在京内耳奈你为官清正是怎么又使斗
行中银子才被武奔上京现今告你在索皇亲府内國旧恭你贪赃
受贿圣上大怒才降了旨又将你革戴不用钦差说了这个武
奔活长了忠良这才明白咧口中说年弟若要说起这个武奔来话
长了说着扭项分附二堂与备酒宴是在右荅应与备不多时兒面
话忠良奈何代咲眼望钦差馬老丌说先弟清行总而言知二位

老丌来至二堂一齐归座

忠良了 一个钦差齐归座
连忙先到漱口水 然后把
手下之人斟上酒 忠良丌
酒过三巡菜五味 眼望亲差把矣弟称
自幼生长落阳郡 跟随太愍上北京
蒙恩重 圣主点我作当苻 伺候之人不敢停
去年引见当令主 小菜盃快列摆停
愚凡来到三河里 一个钦差饮刘伶
我与你

真是忠心苦为民　　卖弟牙　　若要提起斗行事
有个恶棋左青友　　这个贼　　贾贵大小两个斗
奇行棋市害良民　这回出来　旧把先前一件云
钦差时下心中怒　叫声仁兄你是听　当说你今是宽枉
外面焦楼打二更　酒足饭饱撤碗盏　手下之人献茶更
看茶漱口多一会　只见那　卖臣闻言把话云
忠良与钦差官用必酒饭看茶漱口卖臣说卖臣你我在此处歇息钦差
一个站起下堂手下人提灯引路来至内出房中归坐手下人将南盖打开
表过彭公案总是剪断钦差与忠良要歇旧在出房以内说出的
我问你！这个出还讲礼不讲怎么差官有公能为何住此点还
在内出房中公这件事你没挑着是我告诉你们罢钦差也可有公
且说好个忠武奉　真正走漏势力通　卖臣正自心纪想
忽出间　白马李七侠进门
列公卖臣正自暗想只见李七侠进来忠良下没脸代愧说吸叫壮士
你来了么李七侠前来与下道京但不知当今万岁为何事降
下这道旨又将下的官诰拿去小人实不知今日抖胆前来讨太
下明示
忠良下　一见七侠如此问　又愧又气又伤心
差官上马能行　这其间　　若要提起斗行事
都说彭公怀前程　重罪民　　贾贵大小两个斗
一个个　你言我语乱烘烘　旧把先前一件云
城里闹外尽知音　这不旧　当说你今是宽枉
听见说　彭公丢发吃一京　饮酒多时天色晚
竟扑三河县高门　霎时来到高门外　说着付又斟上酒
未至内出房门口　每英杰　只听的
三河县内尽知小　　卖弟牙
义口八舌纷纷讲　　这个贼
登时传遍三河县　　你言我语乱烘烘
京动好汉白马李　　当说你今是宽枉
面代京慌往前走　　旧把先前一件云
好汉迈步往后行　　当说你今是宽枉
并不推辞走进门　　只听的
叫声壮士你请起　　你坐下
卖七侠　　一拿此说忙扒起　　有话也好对你云
下边归座听示言　　忠良下　　就在那
口中不住喟又哼　　没脸惭愧含着泪　　未曾言讲先嘆气
嘆愧恨　　叫声白马李壮士　　不肯轻弹怕又京
我与你　　情义虽太日不久　　代我说来你是听
你我情义是关心　　彭某不想见了你　　壮士听
真是忠心苦为民　　卖弟牙　　若要提起斗行事
有个恶棋左青友　　这个贼　　贾贵大小两个斗
奇行棋市害良民　这回出来　旧把先前一件云
钦差时下心中怒　叫声仁兄你是听　当说你今是宽枉
外面焦楼打二更　酒足饭饱撤碗盏　手下之人献茶更
看茶漱口多一会　只见那　卖臣闻言把话云
忠良与钦差官用必酒饭看茶漱口卖臣说卖臣你我在此处歇息钦差
一个站起下堂手下人提灯引路来至内出房中归坐手下人将南盖打开
表过彭公案总是剪断钦差与忠良要歇旧在出房以内说出的
我问你！这个出还讲礼不讲怎么差官有公能为何住此点还
在内出房中公这件事你没挑着是我告诉你们罢钦差也可有公
且说好个忠武奉　真正走漏势力通　卖臣正自心纪想
忽出间　白马李七侠进门
列公卖臣正自暗想只见李七侠进来忠良下没脸代愧说吸叫壮士
你来了么李七侠前来与下道京但不知当今万岁为何事降
下这道旨又将下的官诰拿去小人实不知今日抖胆前来讨太
下明示
忠良下　一见七侠如此问　又愧又气又伤心
差官上马能行　这其间　　若要提起斗行事
都说彭公怀前程　重罪民　　贾贵大小两个斗
一个个　你言我语乱烘烘　旧把先前一件云
城里闹外尽知音　这不旧　当说你今是宽枉
听见说　彭公丢发吃一京　饮酒多时天色晚
竟扑三河县高门　霎时来到高门外　说着付又斟上酒
未至内出房门口　每英杰　只听的
三河县内尽知小　　卖弟牙
义口八舌纷纷讲　　这个贼
登时传遍三河县　　你言我语乱烘烘
京动好汉白马李　　当说你今是宽枉
面代京慌往前走　　旧把先前一件云
好汉迈步往后行　　当说你今是宽枉
并不推辞走进门　　只听的
叫声壮士你请起　　你坐下
卖七侠　　一拿此说忙扒起　　有话也好对你云
下边归座听示言　　忠良下　　就在那
口中不住喟又哼　　没脸惭愧含着泪　　未曾言讲先嘆气
嘆愧恨　　叫声白马李壮士　　不肯轻弹怕又京
我与你　　情义虽太日不久　　代我说来你是听
你我情义是关心　　彭某不想见了你　　壮士听

如今你是我的亲人
唐
唐目潘：落泪津
恩公痛死我小人
当今万岁康熙主
其中若有情合弊
真正是
一？？

忠良？　说着：：止不住
时间痛坏白马李　大叫声
太？有话只管海　小人听？我也明
同何事　下此旨又这般恨心
小人？犯恨伸　又质越说心越痛
情义相关大放声　两边长随长不住
鼻赤目酸眼圈兒
如

听出的？他们尽是明公白马李义质虽是湖江中？响马他的义气与别人不同
他与彭公真是忠义相关这旧满了忠臣义士？兒两？再没有这兼投恨
投分的咧列公人生在世间品类不全一等人有一等人相近北如宗世的包公就有诸葛迪相钦明朝的海瑞旧有杜爱舒
等人相近敬高就有年义那般奴才我国大清彭老？又与李义质相近是文
举又与左青龙相近大概自古至今是一？礼罢忠义好这三个字就
是这三等人的题目其中奥妙深沉到不可相投胡拉混讲

闲言少叙
且说那　好汉义质白马李　他与彭公甚闻心
圣主？　因为何事降下文
书来了　恩公听
忠良一拿心伤感　叫声壮士你听真
不由叫我气不心　此事乖因斗行起
万忽淌天左青龙　他被你

拿近兵马当堂審　谁知贼人不招承
我本兵　一怒之间动大刑
岛外来？一武夫　扯自当堂来满情
恶武奉　一怒之间上？京
他的千步索皇亲　大料他
面启奏我把贿赂　圣主大怒传下旨
起见就是左青龙　就有那

他把我　七品戚衔知兵扔
怎忍一旦两下分　今晚四鼓查仓库
我往西来你往东　你跟我一鸦无始终
我生悯见你一人　彭老？
情义相关大放生　大叫恩公放心罢
官付原戚往上升　提拿歹心恩奉人

说我使他艮五百
谁知道
一怒将他猫云去
而伏京中有坐主
见他皇亲索国旧
这件事
武夫闹的我坏任

群雄会　二回

且说方父庆所彰老了言语恳切放心並非是小人多了嘴口说句大话武奉吴文革他能将老了的前程弄坏他怎么弄的人物小人李父庆在河东一代也有小小名头小人若不叫老了实付原戚誓不在河东一代忠良爷听不出的微冷咲说李壮士休得谬言快些住口你竟敢叫本县实付元戚这句话真是好咲你那知实塌中之事要是那们说起来当今万岁除非你做方才李壮士相这些画并无饥往梅止喝言过其实之言以後只可以说为是

忠良了

不由一阵微冷咲　这不就

恩公不可小看我　叫了高升自然能

受的屈　多住十天自有成

全多不过半月工　小人的说

句冷言闲全是真　忠良了

言壮士　我知你是相热心

我彭某　诸般有你住点门

四点前来查仓库　文代明白旧起身

又听那　白马李父庆代咲云

那时间你怎么弄　说道是

说道是　恩公平日能言谎

郑国玉　令日叫事怎迷心

他要不来查仓库　太了仍旧住点中

他若前来查仓库　必是催逼了起身

郭四点　典吏如此这般云

太了千万不可走

告诉他　三日之后查仓库

太了住过三日后　也旧知

恩公听　旧是如此不必多谎

说罢李庆忙站起　这不旧

细听那　李庆说的这些话

若说是　李庆说的话是假

老景又想几分真　若说是

我彭某　诸般有你住点门

四点前来查仓库　文代明白旧起身

又听那　白马李父庆代咲云

那时间你怎么弄　说道是

说道是　恩公平日能言谎

郑国玉　令日叫事怎迷心

他要不来查仓库　太了仍旧住点中

他若前来查仓库　必是催逼了起身

郭四点　典吏如此这般云

太了千万不可走　大料四点一定准

进门代吠呼唔主　他把那　太了速丶口内等
早敢前来听示下　早收兜　先查库中财金艮
杰后好查仓内米　亲把案卷在查清　交了印
太了也好起身走　我早敢　也好办理送唔等
忠良了　坐上首听腮代吠　独打精神把话云
口中不住呼卖弟　我彭某　在此为官数月零
彭某素日你也晓　这件事　大料年弟你也明

只因拿了那斗子　意下欺心忍幸人　吴文华
上京见了索国旧　他是那　武幸文华干父亲
索国旧　不办好歹怜了我　说我贪脏受贿良
圣主当令心内忧　一道旨　将我革敢坏前程
年弟呀　总杰盘查仓库　还有那
招稿案卷内件查清　索国我　主仆行走也得办
归省丶好起身　心内说　依着白马去之话

暂且躲延数日零　倘杰之庆情跪到　也在三河把氧伸
忠良时间面含吠　眼望四面把话云　须得暂时避滞点
过了三天心查明　郭国玉　耳听此话无其奈
忙答应　迈步者自往外行

郭四嘉育所忠良之言口中答应说既太了说的过了三天再查仓库旧
如此大后日在见言罢一拱手云门而去表他不省刘位这旧清了多在任
的官威在三天顿里的彭老了是多什么精神四点见了打了参见

如今的彭公休了官咧你说四点旧是署印的知县咧一抚手旧走
咧怎么不叫彭老了庆心呢且说彭老了一见四点去了暗丶说者庆丶
丶还不知他说的话怎么差呢哎呀只好听元由令罢了过三天在
看如何不表忠良在县中等候之庆的音信且说白马者之去了
县高暗说且住如今我可往那里去跑情去呢正杰烦闷灵机一动猛杰
想起一人来口中说哎呀我何不找了他去　吴文华
李之庆　猛杰想起左白脸　王粮庄顿左元连

暗说此去将他见　这件事　大料庄顿他必应
左忠信　要是应成这件事　彭公一定准高升
他在那　裕亲王府恨得腋　不及如
站着王了一般全　想罢好汉不代慢　竟扑南左往里行
登时来至南左上　来至了　庄顿门前往里行
心急不等人通报　迈脚步　竟扑出房一座门
李之庆来至出房左天连的门首有几多家丁一见好汉前来

大家站起李之庆也不等人去通报说你们当家的在家里没
有家丁说我们当家的在出房裡坐着呢好汉拿听迈步就往
前走丶进出房正与庄顿一人在内独坐李之庆上前打了口
等兄长总得成全小弟才好　左庄顿　一见之庆如此举　卖弟何事只管云
李之庆　耳听庄顿将他问　叫一声　小弟我
仁兄在上听我云　如今前来没别事

特来相求老仁兄　　一食此言心不悦
他的那　　我与你
相交不比别人等　　你情我义对抢心
咱二人　　就尤如
一母全胞亲弟兄　　义氣相关交情后
從不講　　左忠信　　吃喝並不分你我
方才说话不着吊　　你的我的告交情
我问你　　怎么你
相求二字怎么云

说不得　　卖弟还某你年轻
我左某　　老弟你
还要得你才办清　　一夕欹侧搶了脸
必須要　　卖弟呀
你令前来什么事　　大家扶合不丢人
任平是　　告訴你
州城府里那高门　　那夕哥们身受罪
或者在　　王府六部合义司

浮面皮尔虚空话　　若要有件难办事
老弟你
包不知
卖弟还某你
全有劳兄一夕人
还是在
王府六部合义司

横打鼻梁有劳兄　　那怕他
姓在的　　敢去保府見大人
别管淮　　敢说罢
那怕旧有天大事　　我去求皇上小人情
谋反大逆全没事　　这件事
一声大叫老仁兄　　若要是　　错了黄上不能行
白馬义庆心欢喜
必得去求当今主
就罢那

彭公之事说一遍　　这不就

哺坏了白热庄頭左天逵

列公　白馬李义庆来至庄頭左忠信家内刚说了个相求二字
你说左天逵错会了意刚他当是晌馬犯了事刚不拘那州城
府縣庄頭去了就可以救的云来这句话可说的起怎么鳥鎗
換炮越向越粗了先前说的话可是实话次後来怎么又要上
保府見总督这句话也还可怒怎么他要見皇上求个小人情
个任平什么事也就完刚敢则皇上了照应你么这句可就镑
裝刚李义庆听到这句话上連忙掃地一躬活仁兄小弟的这
件事还必得皇上的人情才能了事仁兄事不宜遲快些跪情
去才好左右说兄弟放心罢靠着你又有什么事呢等着孩求
皇上的事可求皇上去你说是咱们那路的朋友犯了事刚如
令是在州府里那座高门受罪呢就是京里五府六部大司三
院营城司坊不是哥吓一嗓子刚只用一摺大的帖兒你送
去管保必能完事你到不必如此着急只管放心任憑你有什
么事全有哥吓姓左的着庇了你先告诉吓吓我听何必你又

愁的这般模样等刻先你不用着急咱兄弟先喝一中全有哥
丫喇李文庆着急说仁兄暂且停丫手尔听弟言满
李文庆 一闸庄头这些话 不由心中暗喜欢
口内连丫等兄长 小弟的 仁兄在上清听言
这事必得求皇上 若要是 错了当今万丫难
这件事 总求那
皇上人情到此间 仁兄必得将情跪
左庄头 哈丫大咲呼卖弟

你也知 到底你
这是一间什么事 李文庆
一闸此話等兄長 若要是 提起此事气氛乱人
三汚太了彭知県 他去在 斗行集上访奸
遇見个 胆大欺心賊忽坦 你住左 魁生性万
彭知県 一仝小弟武成等 也怪到过你家中
太了亲身恭見你 才拿住忽人用 绳拴 将他代到県高内

哥丫汝人平素中 到底你
至是性頭细丫云 李文庆
若要是 提起此事气氛乱人
他去在 斗行集上访奸
胆大欺心賊忽坦 你住左 魁生性万
一仝小弟武成等 也怪到过你家中
我又算了那寺河 也旧去見主当令
正在後悔愛嗍错 又只見
才拿住忽人用 绳拴 将他代到県高内

寄向口供在堂前 当堂不說订県主
他咬住 彭公受賄把賍貪 堂上才要動夹棍
高门外 来了武奔小奸 吴文華
提起他来你也晓 他与左 魁连称万 他仗着
他的干爹索国旧 恩更痛天 松進県高県把情講
叫知県 欺壓鄉党当等闲 須看他面釋放
李文庆仁兄这武奔硬闖公堂叫県主彭老丫释放左青龙彭

公大怒令小弟捆云県高以外彭老了審清左魁你住东尽把
他素昔所做忽事尽招忽定罪收整这件事小弟也怪告訴过
兄長誰知武奔吴文華一氣上京見了他的干老做靠同说
彭県主贪賄受賍说我了索国旧皇亲次日進朝参了彭公一
本老伏了大怒昨日降了一道旨义将県主華賊为民小弟令
日進県見了彭公小弟許太了半月内还要官付元賊仁兄想
这件事还必得皇上的人情才能勾保仝小弟的臉面你说

李文庆把話还未说完把左左頭啼了个面目更色猎说我打
量着是那家兄弟犯了事拿近高门那知道这玄件大事都是
我信口胡吹我才没了深子咧
左左頭 猎心中说不好 还是我
浑嗍胡吹报应临 这件事 活該左某要丢人
我又算了那寺河 也旧去見主当令 左忠信
正在後悔愛嗍错 又只見 白馬义庆把话云

一声大叫左兄長 你为何
快洽小弟将情完 必得当今万岁情 保住小弟我的臉
李文庆 一世不忘兄長恩 你我弟兄在北处
河东一代也有名 兄長想 若叫狂徒他得萃
他在河东怎善人 吴文華他将彭公 你我河东弱尽名
誰不知 王粮左頭左忠信 父朋父友左天逢
小弟在 县高之中許県主 我定下

恩公老了往上并 左哥十日半个月 官付元戟拿奉人
兄長细想小弟话 彭公如何肯信真 我今特来将你我
总浔兄長替我 兒 又庆言罢还未了 这不旧
吓坏了左頭爱 情 的
李又庆言还未尽 你说 把了左頭吓的把脖子一缩嘴一咧
吾頭一伸说 叹所又老叔好大话吓死我咧你说敢保彭老了
多則半月少則数日官付元戟除放万岁了是你作为你打量

官上家的官員是容易左你既然左许彭老了官付元戟你就
去五我不管第 万岁了又不是我坐为呢 列公 这是怎左说呢李
又庆指望左頭左忠信又不是我坐为呢 这是怎左说呢李
半天吹了个老滿到归期呢说云两个字来是不管李又庆这
才真急咧这是怎左说呢在彭公跟前说了个实是叫老了官
付原戟定咧心想为我左頭必洽你跑情谁知如今推云不管
咧不由的心中大怒

李又庆 登时不悦心中恼 大叫左頭了不成
为什左 大话滔天信口喷
你既不管何必问 告诉你
你又去上保定府 你又敢去见主子
真若不管这件事 杜在三汤作宾朋 彭知县
越说越恒氣上撞 忽然间 一名手下走進门
他的那 口说闻棠当家话 武大寨主到来临
左頭听说：快请 出房有客不能迎

手下答充往外走 不多時
李又庆正迟左頭炮煨只見飛天豹前来連忙恒庆武成告坐
左天逢狠望武又逢子闻言说幸与卖弟前来不杰只怕卖弟
弟有打或一頓的行市李又庆说你到别那左说呢咱把们这
个礼尔告诉：武又哥听：武成说二位何必如此呢谁是谁
非誰的过失李又庆说武又哥告訴你听我一進门的特即我
刚说了个有事相托这一句説云他就挑咧他又説任憑有什
么事我想左大哥吧：情很能怎左又說不能呢左天逢说我说
我不能的这句话底下还有话不容我说老又就着咧我不是
说跑情不能只是这良子难办故此说了个不能武成说这旧
是咧又庆说妥保彭公发付元戟也浔多少良子呢方才左庄
頭说总浔上万

左庄頭 代呔狠望白馬李
若要听 彭公发元 付戟任 奏弟仔细听为兄
想你我 总浔花上一万良
须能拿云这地良 拆办家私用不中
又
就便你我大家凑 那个能有多少良子 事情好办良难办
有良子 明日管保县主并 充天豹

彭公案 二本

一闻此话爷子怔　暗：说　那里去戏许多良
李文庆　也是时喇心犯想　胎内只说要丢人
没有良子如何办　到叫那　恩公老了怀在心
文庆思想多一会　恩公老了怀在心
我想那　猛然想起大事情　胎内只说好：：
就是十万也先成　一万良子不贵难　如此这般：：做
喜坏了要得良子　越思越想心越乐　这不就
白马文庆大承林

列公　白马李文庆想句多时猛太想起一事说　叹　听　我到要得
这一万文良易如反掌恰似吹灰想罢代咲说二位兄长我想
这一万良子不足费事伸手可得在忠信一同武成闻听不由
的心中吃京说是李文庆弟怎亥你也唠起来了一万良子
你当而戏怎亥不知这向良子校何处而得清望亥弟讲明我
等也好明白李文庆说二位兄听我打你细讲我文哥咱在
河东一代终日家有何生理养膳妻子交亲交友吃喝穿戴而

伏何要度日小的不明到要领叶武文逢子说亥弟你怎亥明
知故问为兄该班日期进京戒见王了下班还是以旧亲敢闹
闹省无事我与你出温马墩洞海顿有什亥相叻的贾却未
到手大家均分一散这是咱们未日之长亥弟莫不成你要去
打劫经商良子鸣劳文庆说省哇兄长之言正是在庄头一边
闹听心中欢喜把大拇旨一伸说老七呀真有你的你们哥俩
商议怎亥弄良子来彭老了坏仕的这事全交给哥：管保

随了亥弟之文与文庆武成、进多有仰膀在思估说这个不叫
有了良子而旧唠的起

左庄领　一闻白马武成话　这件事
叫声亥弟好主文　不由添欢长咲容
此去一定多顺利　但个珠　不可延埋快：行
却住一百珠宝宫　全是为　到树林旧成功
红花紫草宝贵珍　多成仁兄你操心

武文遵子说多谢　兄长之言必有灵　忽然间
白马李门别话起　跟望武成叫文长　你我就此告辞走
如差手下去请人　无无豹　听见此话说有礼
进仕嘉座欠身形　满脸代咲一把手　全省文庆往外行
庄领送示大门外　说道是　二位亲弟要你听
为兄在家我老等　常陕二位要住着　无无豹
闻听代咲叫文长　多借吉言托赖神　言罢一仝白马客

一齐迈步去似风
单说那 且不言 王粮老头回去话
云岛国主来的快 武家国在面前在 网主武家大门首
一齐迈步往里行 旧有那 旧在那 不所之上齐归坐
旧有那 手下之人献茶来 茶过手下接去盏
施天豹 分付快摆酒到来 不多一时齐停受
添茶下人把酒斟 总而言 饮酒已必名叱饭

闻说下人撤去中 连忙分付渡子 笔上的
白玉七度尘 武家下人的说不明白 真性实到金前实
王庙把你家千个们 请来不可延悮你旧说放与你家中去等
有定然活说是 武家的 外人答应示门去
武家的 不多时 出王庙
去请江湖中朱林 一个： 江湖之中朱林好 来的是
迎步里走上大厅 人：尽都在外等 预一个
厅跟前 第二个 厅跟前 东路江湖中响当
当笼迎步往里行 陈号法金渊名贾信 号叫快斧子黑雄 名叫
厅跟扒个名李俊 一条提 名叫周腾往里行
扒和外号阎手挝 还有个 滚子当的叫石英
满天飞大个名汉 立 甲姓潘 只要良子别伤人

不是今日改了旧例 只因为的彭思主
知思彭公渡了任 仍然还按旧日例行
中酋魁一齐答应说是我哥等命我天豹
饭呢表过江湖人爽快性来不会息王子
我哥还没吃饭呢武成说是没吃饭 是没
了不成分附在右快些摆饭哦 手下中人答应
在大所上安做坐 任中酋魁一齐请坐 定武家什人来往收
罗将酒菜摆好中魁酋的又站起请成坐下七度一遍七度说
你哥兄弟因实我们是方才偏过了中人这才归坐 大家吃酒
以必过才用饭
中响马 一齐饮酒来吃饭
登时用必撤碗盏 一个：
手下扑人不怠慢 上前每位把茶斟
一齐接盏啜了口 大寂敬坐把话云
汉谕前途接客人 不多一时天色晚 太阳星
狠看西斜日归宫 说话旧是黄昏后
手下扑人点上灯 武七连子白马当
付又吩咐手下人 你哥们
各样兵器要鲜明 兵器鲜明人雄壮
地事非仝亲日等 齐要努力休得错 致神
一个： 迈步迪北上大厅
快去前去齐领偏 禀说偏北大厅上
马要喂饱壮精神 大厅上
左右手下齐答应 在坐上
中人齐把器械预偏

去上翰林去劫人

旦说申手下人等参老下大所将军敖的兵丁预备停要之座
又差个：名手下人到李家屯好漢的家中将那白马拉来拴
在槽頭喂上进来回话到公 过江湖中作買卖的規矩比如说
明日要去作買卖剛合日夜晚天父三鼓必得化了喜彩錢良
申人叩拜明心然后大家不论饲盤子的寨等等必得大家图
：图佳吃一个合意酒兒这才云马呢李父屡分咐手下预备

喜彩小粮供献等手下人参老就在大所前当院之中设摆下
喜彩十粮三牲移礼

旦说是 手下之人看欢喘 一齐回话上大所

白马七侯心欢亲 乐坏了 武成一个单录林
不多一时天候色 燃楼之上定了更 定更以后父二古
打罢面不定三更 李父屡 武成分咐单手下
快点香烛供三牲 白马当先往前走
接过香来炉内焚

身后边 跪倒父建叫武成
扑刀李俊与黑云 一条棍
滿天彪 就地滚亲弟合兄
滾马 石宾方和两个人

过往神灵细听真 弟子父屡本姓李
王府的已牙挂叫 武成 都只为
可昔危屈打前程 弟子未情我去跪

还叫他 官付元戟往上升 四只角民一萬又
天佑我 此去旧遇大客人 放响马
弟子姓元肥已父 相助彭公发付升
全申叩首站起身 大所设下合意酒
焚化喜帛撒了供 不多时
父屡申勉不怠慢 秀旦坐
提名兵又上了马 此一去
江湖人过遇见 江湖人

到公 李父屡武成申和等叩拜以毕大家站起旧在大所以上
旦说手下人早将酒菜摆设停当申人一齐归坐一个：间怀
畅饮只吃的天光大亮申手下将申勉坐季俗好拉出大门以
外伺候且说父屡武成贾信李俊黑云马清马明江立江顺周
胜方和石宾申洞勉锁以毕一全在大所以上花布勒頭脚穿
快靴腰扎皮代青布衣小打扮骨頭勾子俱个结束停当頭点
脚齐下大所各提兵又门外上马登时间来至村前玉庙：

外下马李父屡与申勉等齐进山门至层内一齐归坐武成报
望父屡代咲讲话

申盗勉 一全好漢白马李
齐进层内席地坐 只叫的
眼望李父号白马 叫一声
每常间 你我若要作買卖
本卿本土劫过人 今日个

还有達子叫武成
武父達子把话云
矣弟当神你是听
没有在
你我前来为劫道

旧在这
这可对不过申亲
卿
这件事
欺压乔卿不是人
白马人庆勤无名
你的那
就在此地作买卖

三河境内劫客人
倘然问
你我江湖落朽名
武义逢子言未毕
他的那
话语说的了不成
怎么欺压申卿亲

鱼朴你是盗魁
咱们鱼在录林内
金良珠宝大客商
父母资本去贸易
原本是
咱们这
保镖逢官扎了手

鱼朴你我是盗魁
咱们只要三百及
除肥己
高迁脏官与污吏
恭敬孝子与贞孙
列公呀
过了后尔不可行
每常间

常言道
包不知
就与别人不相仝
不要货物不伤人
性命干连受吾幸
自轻义重送家门
录林也有一等人

做贼那有庆八十
自在江湖道在心
劫住了
人家是
聘请保镖逢官哥
还怕遇见江湖客
若遇见

若要是
那也算位江湖客
我若是
遇见这般会脸羞
千两良
资才大家均分散
作贸卖
惟喜义夫並节妇
敬重贞宰与忠臣
先说下
来往之人都受京

与见单行孤雁客
吓这老
遇见这般会脸羞
咱们只要三百及
除肥己
高迁脏官与污吏
恭敬孝子与贞孙
列公呀
过了后尔不可行
每常间

的前程用良才而他若有门路早旧去借也不寻李义庆云来
劫盗这是怎么说呢列公细想彭老卩常！为民私访不惧势
刀不怕字号轰煜真是忠君爱民这么为官似汝新水的清官如
今坏任白马李义庆亲自恺许彭公半月之内官付元戟义庆
去求在庄领贬情须得用良一万两才能句高升只为没有这
项良子李义庆向热之心是真急咧才方云马趣道托搪申客
人的良凑成一万两彭老卩才能官付元戟这怎算的了清官

了呢怕的是把彭老卩名领丧去李义庆又是一个品行这时
候恨不能凑上万两纹良叫彭公官付元戟才是好漠行事有
权的心意
白马李
你我鱼在江湖内
素日你我去劫道
客人驮子到脚人

眼望武成申响马
却与那
高劫三河交界中
你我上前话说明

呼列位实听真
别去之人差儿多
若遇见
不爱货物不伤人
命

不要货物只要良　令朝非北往一日　大家总得下狠心
见了客人捆扣住　先说下　千万不可松伤人
也别要　他号贩的什么货　你等上前只要抓
金良珠宝休放过　有多少　当下多少才叫行
总得凑上良一万　也好打点早上京　五庄頭
脱云情来才保腌　彭县主　官付元敢往上升
果响马　一齐口中连答应　又见那

武义遣子把话云　商听不由心欢喜　高叫列位要听真
到公　快答子　扑刀李俊与黑衣
白马子义庚这时候方了一句俗语咧用良急使忽见私
元豹武义遣个代咲说义素劳你也不必多说他等心里也早
就明白咧你就多添　六位卖弟要听明　代领手下二十个
张汎把等看贾卖去自古常言不怕慢只怕站李义庚也是淌　什百户打庄漫　暗：打听等有人客
脸咲说义哥言之有礼小弟急意这么杀：叨：的吗怕的是　北望　泥金刚与一条棍
剔位不明还相素常见了贾卖不要货物一千两良子只要三　名一齐上马竟扑什百户而去这话暂且不表且说李人庚一　满天飞与就地滚
百马那不旧把舰延了吗等到多咱凑上一万双良子呢必得　见周胜等去后眼望剑提手方和滚与马明口呼到位你等代领手下人二十名骗　化咲闹言呼到位　粉必要
兰汗明白了难道还不晓得咱们这宗贾卖么怕早点怕仍　今日不全往一日　去纫那　洗耳肖神仔细听
全冠闹听此言一个：哈：大咲说义寨主有的：：武成说　到位须得忍个号　先说下　过客行商金共良
了个不怕慢只怕站你老旧对了个不怕早只怕巧相你们二　金良交与武寨主　先得凑上一万双　叔来金良不许多
位寨主的文才是可入得场考的咧咱们闲话休提还是办正　后尔动手财仓宝　李景不要等补情　过了那
事要紧义寨主分派：：罢我等去不迟俞　一闹此话呼寨主　这等寨主太多心　申盗慈
李七庚　就听他　万不如人现眼晓　我等若要怀私义
闹听此话心欢喜　不由大悦满面春　李义庚

扑刀李俊一条棍　　滿天飞　　就地滾江寇二弟兄

大家来至什百戶　漫窪之内隐身形　差遣那

洒盤子四下里探　二十名手下去尋风　伞笠一齐下了马

各把兵刃手中擎　伞响马　正自歇息议论

都说白马是英布　忽然间　一名手下来禀报

说道寨主了　预备　不时贾贵到来临　眼看就到漫窪下

伞笠闻听上支花　各提兵刃往外捶　但只见

那边来了两个人　一个老来一年幼　腰悬利刃跨能行

行李驮的真不少　伞笠观看个个喜　一个个

催马上前搁去路　少往前来快些买路金银

且说贾信李文奏之命来至什百戶漫窪树林之中乘人下马

马拴在树上忙令洒盤子的四下里探听来往客商的消息去

不灵时忽见一名前来口呼寨主贾贵到子泥全刚祝贩货

的客人手下人祝小人瞭望正北来了两个人都有兵刃坐季

身后还有双个骡驮小人打探真实特来禀报黑熊说再去探

来是手下人等应去不灵时不是寨主贾贵来到了禀寨主知道扑刀李俊等不敢总慢一齐抓家

上马各擎兵刃撞出漫窪林大家奉目观看

伞响马　　闹出漫窪的神看　一齐但瞒验假真

正北之上马路响　当先马上一老者　瞒着他

百日戚要个人言　有一言　而英章连跋上伐

皮硫绦子八字红　身穿着　后跟跑尔郭什塔

倍名叫作一口中　扑一条　绦绦代子腰里硬

穿一双　腿中盘云寒碎物　而秋马袜宽长袖

通络马勝好兵名　青段靴子足下登　正自歇息议论

年纪瞒有五旬以外　惊白胡须颌下生

他的那　而道童肩驮子跟　年虽老

黄白净尔满精神　面耳垂肩福分浮　狮鼻方口长寿纹

五十灵岁多健壮　骑在马上有威尼　看罢又瞒年轻者

年岁不过二旬零　叶镊掌逢颔上戏　上面英子血染成

穿着件　葛布袍尔到时襯　一条绦代计腰中

有一个　豹子相袋合包去　腰中间

小刀子火廣与手中　穿一双　足着布的靴子样

长的盤头相个踪卿　眉清目秀鼻珠口　兜好

脸大鼻高有精神

伞笠看罢奔催马　就要上数控金良　只见那

扑刀李个呼列位　大家站个莫动身　边一场

镜子小弟我去立　会个老幼两个人　这费信

一问此言奔说是　卖弟须当留小心　奉

说道是　列位不必细丁宁　李俊

李俊说列位只管放心罢靠着他老幼两个残兵又有什麽

耐呢言罢一催马迎将上去横抽去路用力一指一声大叫说

那个老幼二少往前来快些的神留路的金良也好放你等过

是这口外面来那匹駄子上驮的是民子正当回家刚出来到
什百户对正遇见事贼兔只见那个老者是个幹什么一行走
询想望着那位年轻的在马上倒言倒语
那老者 代咲眼望年轻倒 卖俚当神你是呀
哟们个双这一遍 真正是 逍遥自在就得民
这盗口外去的典 哭卖收 某来处二没费功
就只一处费了点事 就在那 撂子馕尚弄嘴唇
那一个 年轻之人呼叔父 那里有

一力不费就得民 一行祝着一行走
堪之的 卖至漫窪茂树林 那老者
付又闹言把卖咲 只怕有些不潔净 前面树林長的远
是谁在此作哭卖 这路江湖是何人 但不知
再往东去我到晓 大料首 陡此处
那一个 东路江湖尽知闻 年轻之人闹言道 叔父当神细听真

此处地名什百户 丽属三河小県中 闹吵说
肴甲又叁白馬李 还有个 死天豹又逢子咲发
王猕在驮在忠信 这些人 並会见过真是闲
那老者 一引此言心中喜 不由大悦满面春
吗声卖俚咲我逢 死天豹 武又逢子我骚名
个尔倆 说话之间表的快 漫窪不远面前存
刚杰要把树林过 忽見闹出许多人 当先一人收住马

大料不过二旬零 赐了鞘原来却不对
陽脸代咲问一声 但不知 再下不敏请教哟
岂不知
难道说 不是我国大清人 太个素幸告吩你
敌子上还有三千民 必二真二不是哤 我指你
不能拿去又丢人 你若不信来试二 你若是
赢了在下就有民 若没本我胜再下 那时節

这老者

莫怨我得报阴功　依我劝你回去罢　我再不
不肯伤你年幼人　可有一句俗言为
劲骨为能都是真　老杰武　老不猜
把一刀　扑刀李
左手不吃你这礼　扑刀李卩動会名　叫声老狗休多礼
胆大欺心把我瞧　你拉取　巧言花语動口齒
快：送云罢路艮　告你你　快拾歇心收妄想
扑刀李　说着说着心内恼

叫他怕我这一声　老豪杰
照着李俊不绝情　扑刀往上要拉架
将刀抽回李卩架　使的力猛身一操
一场刚刀往下打　扑刀李
疼痛难跑往不跑　这不就
且说盗惩就地滚　登时之间眼气江
掄動了双刀竟扑江場去英左

想犯掄刀一代马　老英左
老者一見那容情　争重刀背响一声
嘛坏了江湖重林艮　催闹坐下锡拉哈

脑说不将真刊言　怎么我的手腕疼　我到湾
仔细留神这老者　不把只怕要去人　扑刀李
正自害怕加防備　又見都(老)往上冲　手内的
到刀只往颈上砍　李俊走此用刀迎　响一声
第是加过刀一口　那一个　老卩马上犯猜疑
别脑这厮到要了　他竟自　架过两卩也等他
在若与他走一盗　到哇卩邪　别老到冤把我轻
数要伤了他的命　又码江湖一气情　少不的为此这美俊

一催马　竟扑年高有寿人
扑刀李趋说越恼一催马竟扑了老者而未恶根二手内掄刀
接颈就砍这位老英左一見李俊的刀离顶门不远这才拿手由
的刚刀往上一架只听的吱吖一声响　只见江傷碎火星
刀磕刀　只听吱瑞叹一声响晓
两匹坐骑冲过去　到把卩　扑刀李俊吃一亲

列公扑刀李俊被老英左一刀背不在肩颈之上疼痛难禁不敢
回来动手一代马往下大败口中只寒浮利害二就地滚不依
咧他見李俊按了一刀只当是丧了命咧准知没死口里只说
利害二不住的用手摔为左膀子把卩江恢气的心中大怒眼
坐着假信说列位李卖弟今日是怎么咧送来不相今日连怎
左了破老颈子般不过真要把我气死老哥你们你们可千萬
的别手等我当李卖弟报仇事惩说江老二呀你既要去可得
作卩脸尔呀别相李卩似的你也跑回来咧就你滚说是了老

哥该放心罢主的付我咧放心罢我要去了保管就不错
就地滚　顺江言罢一催马　手掄双刀往上冲
一声大叫李卖弟　不用害怕你放心　你的那
平日豪强往那里去　敗則你　敗今日
逃卩破逸往(兒)不过　怪(来)
快着那边端二去　李卖弟
扑刀李　闻听不由着又凶
一块往来一块着　瞧说好卩短命鬼　他的脸
大套与我嘴的勾

大料首

架他一刀杜用心　你也不知他利害　你要想

你哥：　就是你　那点一个就地滾

李俊暗恨名江呎　且不说

不由的　满天飞：不面他手中

大叫小背不必怕　且说老丹行英左一見李俊败阵跑

又有一兒往上撞　哈：大咲两三声　一声喊

老英左　饒你不死要感恃　忽然間

早以聘見面含羞　但見他　如雷吃吹不绝声　堪：不远臨功近

也不代帽跪鞭子　浑身上下一色青　坐下一匹錫拉哈

两把双刀手内拏　長就的　画眉恶眼多豪恨

离不远　手拘双刀剁板门　老者观看微冷咲

不由大怒眼元睜　聘准到刀往上架　只听吃哼响一声

就地滾　吹的一声松了手　他的那

左手单刀扔在垂　心内京　不敢回来在動手

那知老者不容情　一催坐下黃驃馬　刀心幌

江呎忙拿刮刃迎　老者忙把到刀做　就地滾

手内刚刀招架空　老亲太　就势只把刀一摆

跟進去　照着賊人下狠心　剮刀壓住賊的刀

只听嗵楞响一声　江呎的　手腕之上着着重

滴答：　那支左手托右手　扎杀着

一战坐季心想跑　呎着弟口尚鮮红　速忙的

将刀交到左手内　口内高叫只嚷疼　老者馬快臨近身

一伸右背就拿人　谁知道

且祝就地滾江呎賄不起老亲太以為自己年轻为壮撞将上

去三两回合就要成功他可錯会了意咧跋一刀磕飞咧二一

刀被老英左的刀壓住一摔手弔口着傷鮮血淋滿一催馬就

跑老英雄那肯答情一夫苗標馬伸弔背一声大叫哈小貌賊

人休走过来罢就地滾跑脫不開早被老英雄抓住

老英　伸手抓抓住就地滾　往上一提力十分

贼人心忙会主意　吓的他　手又跑来脚又登

身体早离安乔上　老英左　往下一摔下狠心

咕咚扔在塵去地　只的摔

他的绰号就地滾　一咕嚕

他的那　口中不住褒利害

来至江湖盗寇群　那一傍

速忙的　北前代咲叫人兄

迈不子　摔的爱保定不轻

三哥你的腿脚快　你这才

你的那　而把净刀那里去

錫拉哈的会走危　你的手

你脖：　这刀口子有灵添

摔倒麻刀起来的　快　怪不得　你的绰号起那个

江呎闻听通红臉　卖弟敢則计愚凡　名

我却是　有嘴会心：个人　蛋祝方才我祝你

就地滾江呎说卖弟你怎么还说我起来的快呢兄弟你可脖

見哥：则素着还有点孤撓跋我若是起来的慢了也叫那个替你脖子当了賬

老跋子咲话我怎么还脖就地滾你说申冠闻听就地滾之言又

是好哎又是好气又是好怕
一个：
一见摔跑了就滚地
而手扎杀跑似尾 京的是
条的是 江贩叫人摔下马
气的是 单刀徒熟武艺精
又咲又气又心京 这个老者多骁勇
这个老者多骁勇 打跑了 还玄大年纪还猛然
打跑了 他的那 把老狗给捡
谁知道 一个全部 人不动盘子的合手
要信黑熊叫棍子 原来是
由神观看说话者 一见江立往上撞
一个：
满天飞是就地滚的儿 一见江立往上撞
不由的 兄弟是
思愿怕应外号名 满天飞难保还免不敢
哥二是 到只怕
去也好不去也好 老者摔跑了就地滚
且说那 他的那
又有一人磕走龙 摔我兄弟罪不轻
忽然间
口二声：骂老狗 本事你我见雌雄
说角话 有什么
打量江五貌当容 想：临近高不远 那老者
说少的住口把我且问你这又是怎么刚又是听出什么销处
来刚这回必钱要不又罚了我罢又不是当角左位的名公说了这左半天
了你的这回必不刚这个老者长老者短说的脸上下不来刚又改刚老英么：：
说叙了又改了老英么到底他是谁呢也
有个云尔号尔没有呢莫不放他准老你把他的名姓家乡或
旅玄民你说明白刚我每听角花面双大小也不色屈怎么你
老不知道这个老者是谁叫我把他的名姓家乡说明白了这
个不难尸是一件这时候速我还不知这老者姓甚名谁家住
那里是个什么人若是知道我也等不的明公问下来我也就
早说明白刚那么角我没桃角你说罢我们才走呢既然这么
说明自没慢：的吓角自然有老者的名姓
此刀是 闲言少叙说现在 且说这
不知名姓老英么 忽见那
脑他的 年纪不大正妙会
黄白净尔容长脸 两道浓眉大眼睛 一条搭包计腰中
国字巴利尔厚嘴唇 身穿一色身盖布 画杆方戟手内擎
坐骑一匹红纨马 有心杆
老者观脑又不对 全不识的这个人 暗：祝
这个架林那心道 少不得 这船乃此把他京
者老脑罢不总慢 速忙的 手抽刚刀代走龙
满天飞 不管好歹往上撞 一把方天画戟利人
这老者 一见不由心内临 暗：的
速把江湖骂几声 但见方天离不远
又叶文哟一声响 满天飞 松了手
老英么 也一见画戟飞起去
忙把黄膘马一靠 伸手把贼抓过能行
里奥盘子健身形 两手扎杀往上起
鸣一声把那个枣红时间吓昌魂

海天飛江立他見兄弟旧地滾被那个老者攙过馬去扔了一咕嚕爬起来就跳脫说他不氣嗎拉上前来好惡狗仆人一般分手揪戰分心就刺進知老英布更狠暗角画戟临近忙用手中的刀往上一架只听哓哓当一声豆是什麽响豆又是海天飛的方天戟弔在地下咧是也

正尸是

周巻快斧子黑熊

尸：打量战場中

旧地滾

心中有氣往上衝

一頓画戟刺老者

只听哓哓一声响

月子九悠才要跑

一伸弔背要人拿

那意思

三被老者来抓住

二阵失几落下風

誰知那

那人連忙用刀画

江立画戟趕在空

那一老者不容情

海天飛

要回旧路找事人

轻：的

海天飛

手使方天非敵人

耳輪中

哮的他

崔馬日下交：手

馬赤正東圖坐季

他那知

趕过江沙馬能行

大家一看说不好

快斧子

泥金剛馬上一声喊

若要是

你我大家一齐上

写所此话斉发

迈不旧

時间里性那老者

費信等

大家一看哧一跳

只听那

列位快：去救人

文料都输无有营

事先兄

老者一刀扣海天飛的方天戟磕飛：只怕他走脫走忙一鈎坐季日交面

只怕老者往下扔

黑熊忙乱吃一京

說道是

一对一个面他战

头时他还要扔人

吵：嚷：往上行

氣坏：年高有寿人

那个老者他旧扔

海天飛

日下里

江力被扔力十分

咕咚：响二声

登时间

吊下坐騂洋江馬

他也栽倒流平地

泥金剛

往空飛来力十分

又股劲尔都不轻

他面費信碰一处

泥金剛

跨不住坐下馬能行

仰面朝天对上卷

他口内哼：嚷二声

手内掄刀往前衝

誰知再无这般巧

費信冲跳来的脑

只听的

哎哟一声说碰死我

一番身

海天飛

只听的

心中大怒趁势将手一揚把豆一身子的劲全凝在豆一支胳膊上咧豆才是十五分的劲把海天飛架的口中大嚷哎哟：：事要闪快来罢我豆半边身子都麻咧说得老豪杰心中大怒一声喊我把尔这终元龍的事狗頭当神接为尔：家的豆个呆星言罢将海天飛往那边一扔

好一个

豆才应：他的号

正愚見

英雄猫到豆老者

海天飛

費信上前来救获

借劲便劲往那边扔

话不虛传果是真

不指望

那个老者连声叫
老汗不忍伤你的命
黑熊全空一条棍
欲代要
想了想
独意死故把命拚
言罢崖前坐下马
也上前来扑老者

那老者一见又上来两个人代领手下将池围住心中大怒用刀相还连了
工夫贾信两泪天飞这才起来刚贾信闻耳叙恨难消说江立他叫你飞
你也该当立神你怎么独我身上飞呢江立说你怎么到报怨起我来刚
我应又往你身上飞吗扑刀李说贾了到不用生气刚他刚的号叫海天
说贾了到不用生气刚他刚的号叫海天飞你不叫他飞叫他作什么呢叫
他滚亦或他兄为才会滚呢你想海天飞会飞旧地滚会滚哪你还叫泥
金刚若是真泥金刚岂保你叫他这一下子碰了粉碎

扑刀李

说罢不住哈哈笑

贾信气恼去对冲

且说周胜一条棍

怎奈那

别周胜

又如一条酒醉虎
黑熊周胜不能营
江立江顺说不好
那旧急飞快派人
见了大众马李

快斧子的是黑熊
老者能征刀法精
敲住手下砍黑熊
越杀越勇越有力
贾信不由心亦怕
必得去请老寨等
差了两名跑盘子去
奔跑倒

又人忽勇来打战
架住斧子又指棍
好相一支尾麾帛
到心怕
扑刀李假意也更
泥金刚扑刀说狠好
登时来至小路中
口中只说了不成

不用忙
我还要
又了人
上前与他来交手
把心一横豁去命
太恶欺心老忍狗
手抡大斧往上冲
他的斧

只管慢慢跳起身
积福积寿积儿孙
心中又恼又吃亏
又欲回去怕丢人
心想着
无知枉自惹大出
一条棍
口中招呼要拏人

我等奉命去劫路
老者万恶说一遍
路起来
你们当先来引路

遇见老少两个人
把一个
吩咐手下人儿个
代我去

旧把那
白马大庆气不心
备马持刀快飞行
报拏那欺心胆大的人

偷赵德与李俊有点交情自幼交过咸我们也明白了要是这应说起来
赵得是个好朋友他这不应了四句古语了说火燎中奸老来背临死作
田贼

不过是　在说文彦大英云
一闹赵得这些话　心中大怒眼光睁
一声大叫气杀我　欺心太甚真可恶
你私自　旧是那
武文彦才飞天豹　卖弟呀

几句闲言且别叙　会二天知老畜生　说罢多时快备马
不由的　下人答应那倘得　和尚青沙白底马
何方来的胆大人　王右小卒跟随去　蜘蛛纲
无知伤尽我弟兄　各持兵马往前走　一个二
实的叫喊不绝声　且不说　白马文彦飞天豹
父子老少两个人　走忙的
他也是　手拿单刀细尚神
他的叔父往上撞　去与盗寇相争

那个录林往下敢　大料一定代伤痕
他的叔父用刀迎　磕飞了
猜过马来地下扔　又来了
手指着　方天画戟要刺人
一刀磕飞把贼拎　用力把贼扔地下
用贼打贼咬亲人　把那个
年少人　一见不由海面舂
到底还是我叔父　五十多步远般当

真是船破有底话不假　弄来弄本事精
多少贼人只管上　霎杰何常掛在心
这个年幼的人见老者施展刀法杀败了几个贼
人啃了啃到有二三十口子上前一齐呐喊把老者围住说你们才有二十
几口人旧有二百多人要想把我叔父果住那里是白绕咧你们不知
我叔父有多大的本戎不说年幼人欢喜且说一条棍周胜快拿上
能代领着二十名手下人心想着倘多为胜大家总要各执刀镪四
面齐上他那知老者英云不肯伤他慢慢的招架兵马怎应说老者不过

与他等奈战只等把他们的标把只管西来者是谁人在此劫
盗故此不肯伤他们重人们的性命

老英云　单走困在重围内
大骂贼人真现眼　为什么
我要不是心愿在　我一定
言罢不住哈哈咲　到好相
且说那　一条棍历快拿子
他个人起豆外号

却是真门不等精　他拿的
别者之人他早盗　普是那
气死唐朝程咬金　说起里能快拿子
过了三六无有能　前三招只相挈手
无头无脑不管那里　无有门路急混抡
管保叫他闹坏了　招架不住了不成
每常间　故此叫他快拿子
遇见老者不中用　今日个

欲了会
观者不由心好胁
到叫他们把我看
到不如
闻我之名他胆战京
到这要不是黑熊豆阵无门路的斧子混撑拄
斯是什么东西豆斧子的门路是卯里李的豆个斧或也未却道真
三可叹我若不给他个利害他也不怕想罢将手中的刀趋首快斧子
一恍里熊不知利害用斧子一丕将刀一撤马往旁边一闪里熊的马往那
边一冲老者将刀一奔照首一落只听吭叹咕咚卯马的
后胯按了一刀咕咚躺下又听吭叹的是黑熊栽下马来了
且说卯
蜘蛛猢引路往前跑
白马大虔又遭了
勤马仔细着了眼
丕有江泉二弟兄
贾信一同仆刀李
都无兵器扎杀手
白马大虔惹天剪
未至了
代领手下二十名
什百户的战场中
只见卯
一个了

年记到有五旬零
刀砍黑熊坐下马
一声大吐休撒野
言罢的
手人群中打伏了
代我式三有何能
海天元
黑熊周胜舵京怕
笑说他为人打丈
和一个
你是卯
好汗磕闹生下马
喊一声
且说卯
旧地滚他二弟兄
忽大见
到相前来吠按童
白马大虔眼氣红
何处来的老畜生
竟作了
你等速：快退后
贾信仆刀为李没
正有卯
快斧子番身吊下
能行

老英右
我再容他走几盛
碍有江湖一道情
往今后
些有快斧了下绝情
老者还无氣了说道豆
白马闻进重围内
李大虔喝退重围进重围一声大吐说何处来的老狗少要欺心某来
挈你言罢掄刀照首老者就砍老英右虚忙用刀架住见李大虔身
穿皂布小靠尽是白骨頭钿扣腰讨英右代花布手中缠颈脚登快靴
跨正白马生的面目古怪豹眼蚊眉看年记不过三旬上下老者罢了
的心中犯想暗说这人只怕丕有几合勇战想罢是他等的氣扣你代我问
：他有何不可老者用刀将大虔的刀架住一声大喝吩你丕小辈是卯里
来的草寇将老夫却住要什么金艮老夫不懂方才卯些无知之徒已散
江坊比並着你手下卯个原丕吐他去来却人卯几个无耻之辈竟被

忽听相人喊一声
暗说好了寨至到
两言困住老英右
忽听喊吐说退后
单留心欢撤身行
白马闻进重围内
大家当神观仔细
只怕老狗要要残生
一见黑熊吊下马
后外闻进入一个
黑熊此时也起起
掄刚刀

老夫打跑你若之我的利害快些回去卯丕是造化相他等痴迷不悟
刀过项下卯时追悔不及丕有一事我问你今将老夫却住你今前来是
怎么个意见
李大虔
拿听此言心大怒
一声大吐如雷吼
胆大的
老卩们
乃是江湖录林客
漫谨树林却客人
若有卯
他老得
滚：腮丕冒火星
老狗当神你听真
当在区
后我林前要过去
给我当下贾路良
李大虔

吕之言还未尽
敢则的
大树林中等有劫人
可有数目告诉我听
老兄自意你听明
並不是
近近元有不知奔
煌良恩惧与家右

那老者
你们都是录林客
若要是
文侯闻听心大悦
即当在录林内
老王责成自说好
我在下
翔的是

付又开言把话云
旧在这
买路金良要多少
叫一声
翔与江湖大不全
告诉你
当翔脏官与污吏
坑人利己无往辈

奸顽豪横与良人
所仗良斗力势力
往常间
用良急使暂把例更
快把那
我今念你年纪大
那老者
听他之言到相录林

重利放债奸酸客
告诉你
千日只出三百日
有多少来出多少
良子现无话请
我给你
奔听此言心暗喜

老者一奔文侯之言心中暗喜说道听他言语料他不过是录林的行
为李文侯把这些话说完又仔细着那老者在马上呆：劳怔好汗
一见心中好恼说那个老者不必劳呆快将良子现将来也好放你
过去不可违悔
老英右
暗说这个江湖到处
录林之中奔不少
旧是这

一闪白马文侯话
不知那是什么人
旧是那
几处新来小盗寇

不由心内自沉吾
我在这
水旱陆路尽知奔
他也不着我是那路
人

今竟胆大胡往我
听他的
我们江湖单录林
我到武艺单刀能不能
万恶煌贼气死人
珠宝等贵也现成
问一问
说着将刀往上奉

料他等
方才话语我旧受
但不知
老者假意一声喊
你要良子我也有
若问我
他若依从我旧恶
叫他寨主请听明

我若不能将你胜
你若是
老夫若要红三脸
寨主你
氣坏了文侯美英右
列位白马李文侯性如烈火眉皱旧要杀人俗语说不用点火自己着的
性子如何叫老英右说这些话不由得不心中大怒说胆大的老狗少
要胡说来与我摇舌那里走着我取你言罢将马一磕抡刀往上就剁

三千刃
如此果去将我胜
约三眉头是妇人
也要心中自忝明

良子与你我都应
寨主暂等去我不嗔
你或不能将我胜
老者之言还未尽

李文侯
一催坐骑往上剁
盖顶搂头往下剁
手奉单刀往上架
笑下的
且说那
只见老者多右壮
黄骠马

说着二话又恼
抡着刀
滩身趱动力十分
再抡中
做正战马冲过去
武文虚之飞天豹
旧似幼年一般全
手持单刀有威风

口中大骂老畜生
竟扑奔近老英右
老豪杰
只听吱哨响一声
圈转回来交战争
跳在一旁暗留神
看他汤面多气派
悄要代

仿佛遭女旗人羞
　　我天豹
　　性不得
白马大侠未必盛
也是挈刀跨走龙
　　黑丑一定是会良

武大郎与着雲付又望江坊观者不表且说泥金刚贾信等见李大侠与那老者先说了会子话后来说着：旧亲赵来了海天飛開言

　　着光景　　不是寻常下等人
有黑万田心欢悦　　走：喝采不绝声
他们甲人皆败阵　　拢我者
　　忽出見　　那边马上人一个
也是挈刀跨走龙　　大料着
　　黑丑一定是会良

说列位呀你悄咱们寨主与那老者杀起来了才解
我心中之恨贾信说你猜我恨不恨快拿了黑熊说列位押言也别
诸宪你恨我恨你刀李俊说你恨你的马你了黑熊说你恨你的肩膀上
挨了一刀背一条棍周勝说我恨你也是任谁不恨要恨旧是恨寨主来晚了
姓周的你任谁不恨我们也是任谁不恨要恨旧是恨寨主来晚了
　　大家说罢哈哈笑　　齐奔江坊细看神
　　白马大侠倫刮刃　　老者忙用力去迎
　　白马李　　金鸡独立破法精

风凰展翅倒腰贤　　又使黄龙三转身
太山押顶撲陂剔　　奔火燒天往上迎
　　那老者　　李大侠
西牛望月招尔恨　　使个美女川梭式
　　老衰去　　那老者
猿猴现菓取人魂　　性蜂蚕身想要营
　　白马李　　一对蛟龙浪里冲
　　李大侠　　大战多时无胜败
好似猛虎将食闹　　白马对着黄骠马
棋逢对手各显能　　那老者

扭一个　　白马李大登时眼气红

李大侠見那个老者越杀越勇不由心中犯想说这老尔的刀法若在
二十年前只怕俺李某也是要敗若说如今他動手相爭输营胜敗
还在未可之间好汗正自说着忽見老英布倫刀就剁見刀臨近未忙招
架二马一冲撞将过去付又回转狂驹从个人各拿刚刀又战在江坊之内
且说那个年轻之人在那边着着二人手使刚刀马上对面观看但見那
个老者将黑脸的马砍倒把贼人摔倒在地你说他高声乐的说好到
底还是我叔父似每这些贼共有多少不愿活着呢只受上前動手等：也难免自伤代重
着我叔父的高兵上来不好又思杀了你等个：

　　年幼人　　正自诗将他叔父
口中不住骂老狗　　登时间
　　忽又見　　围景中人一齐退
寨主前来要拏人　　忽见闻进一匹马
心下着忙京又京　　暗：说
　　他可道　　来的豪岩丈夫形
他母童人说敵把　　骑形景
心不定　　双眼不住江坊着

忽听一阵喊连天
杀至重围外边存
　　口中说
　　进重地
丑中盐是无見过
　　地说是
他的武义一定精
　　忽去闻

那个响马把刀掏
刀碰刀架响连声
时：有话要砍人
刚刀劈剁歹外京
　　并不见
谁也不该谁上登
那个年轻的人圈角驮子观看多时那个盗匪的刀法不弱不白的猜：
的替他叔父担京这也不在话下单说武成一个全责信宇冠一见

李大疯与那老者多半天打的并不多上下武七连大说列位你们稍今
日这件事这不是活该呜终日响门做贾责愚不见这宗打手独今日
单：的为彭老了闲良子庶换又雨个拱咧可见是彭老了倒运的人
代景的你我也羞愧咧这才是靡的碧睛怨呢不说他们无本式到说人
家倒运代景的他们也倒运咧他那里知道彭老了的家里正旺咧这
个老顽子还是为彭公来的闲言少叙

　　且不表

施展单刀东西祝

怎奈白马大疯勇
雨者不信列位想
老者以竟五旬外
这又愚见白马李
先前招架不费力
手内刚刀竟有重
不好明言心暗想
倘达一时架招不住

又在个
一个人
方才又
他的那
腾闹了手还要砍人
招架怎奈不由心
肖忙自语要丢人
那时愧见重弟兄

血气方刚正妙龄
能有多大京气神
杀敌仆刀等数人
刀法纯熟武义通
这如今
老英瓜
我若是
我在这

录林主中三十多载　　水旱二路尽知奔
　若要是　　代重肖伤怎么见人
地厚平生一丑名　　老英瓜
　忽达间　　白马大疯把刀掏
白马李大疯是真急咧才把杀招尽挈将西来咧路性别说咧这不是当
肖有在其位的明公老了们可並不是愚下稳局在者这个书说的
无礼又叫我们听西错处表了怎么李大疯顷里一上手尽的时节为
什么不把杀招尽挈西表这如今叫杀了半天咧你这才把杀招尽挈西表

丧命倾生死到好
三十多年的英名今日丧
正达心中犯思想

李大疯白马李
好汗大疯白马李
手掏刚刀面前恍　　老豪达
大疯将刀总一撤　　走者刚刀招架空
使的力大把身一探　　春背露西现四平

一见倒手尽代慢
只为急用民子使
老羽休言当下令
走者见刀架空了
大疯喊叫当下令
　老英瓜
手内刚刀背上横
　不由肖忙喘一跳
生下黄骠马一冲

将刀一奉下恨心
尽达尽肯伤人身
代我送尔乘残生
就知尽好吃一京
　手掏刀
　耳掏中
　老豪达

李大疯
喝一声
且说那
只听的
脏肖脊背下绝情
　急利便
只听吱哟一声响
这才将魂不壳

暗：说
若要是
想要营他万不能
我也难雇江湖义
老者想罢不代慢
闪：金光绕眼明
白马李
堪：就要返赶上
好个万恶小畜生　幸亏这是我在下
别者之人定要生　我今若赌血气勇
我可受你是好汗　可到罢了你真能
请不的
连忙囊中把手伸　取出一物拿在手
又侵见他无丧命　往下大敢走似风
现箭不由心内怕　催门白马往下跟
单言前面老英石　但见又庆往下赶
连忙的　一把身形一伸右背下抱情
过去事以过去考了　未未何罪与思量
今日乃今日乐　一把黄梁午梦长
蜂採百花人吃蜜　牛耕荒草鼠偷粮
垂上万般愁苦事　花残月缺少年亡
此出残章念罢一部多表紫接昨日话表三河知县彭老尸坏任李又
敗敗老蒙古心为自思暗说且住我乃他杀到何时是个手尔如乍
敗伴输把他诱将下去如此这般听他一跳一定是这个主义：以定又
见又庆输乃就剐老英右用刀招架故庄京荒将马一代就式尔大敗李
又庆一见心中大怒手内拿刀将白马一拍随后越赶
李又庆　一催坐骑在后赶
大骂老狗那里跑　今必要
曾表过　又庆李乃坐季快
大阵往来无承英　驮着这
李乃所伏这匹马　白马李
今日个　什百户前做买卖
喊声如雷骂老狗　你竟自
你不给　买路之良将動手
杀了半晌旧跑回　李又庆
频顿衮江后跟随　老蒙古
在马上　心中大怒皱双眉
锦囊之中一回手　取出）
又是毒蒙又是狠　一声大骂小囚贼
死在阴司别怨我　却是你
一担身形奉左手　一伸右手把標飞
刚去要担又庆打　忽听身后喊如雷
高叫三哥快停手　请把金標快收回
当身跳下铁青马　上前来
老英石才要劳標忽听有人喊叫担頃观着说话的）
别人是个束路的响马胥毛遂杨秉武但见他跳下马一把手将老者的

焉环抓住他油腔代唉老英石也就下马坐骑上前拉手这个工夫老者一见如此光景心中乱想忽听赛毛遂高声喊叫说季老哥呀你们二位怎么不识得吗乱打起来哟过来见二李文彪闪听一番身跳下坐季老上前来

杨忠武

他可眼望白马李

来二二

这个人

用手指着那老者　油面舍春把话云

叫一声　卖弟曲神仔细听

二位见二相离近　却是知己好宾朋

旁兄对你曾言过　今日才来老仁兄

这就是南路都响马

白马李

忠武杨门把话讲

眼望三太叫仁兄

河东一代作营生

说道是　怎么这是李家等

一闪此言哈二哎　文彪上前伸双手

三哥宽恕我小弟

若要说起这件事

黄三哥　飞穗三太他老名

闪听此话心欢喜　迈步走忙往上行

退旧是

黄三太

怎么这是李寨等

拉二手兒母相亲

卖弟你

若要说起这件事　押着驮子暗曲神

不由添欢海面春　又见上前解和了

忙下坐季往前行

且自说

猫走鹞见杨忠武

他这里

这个年轻的人一见赛毛遂上前与黄三太李文彪解和大家引见他就知是那一伙的寨主走忙下马坐季良驮子也拥在这里估量着也丢不了刚上前来眼望杨忠武口呼叔父从何处至此杨忠武闪听招头观看元来不是别人乃是恨黄三太跨盘子的神眼计全说哎哟老卖婬你可好应计全说小婬托叔父的福元灾庚是福

忽听那　三太代唉闲言道

卖婬呀　过来见文寨主

总而言　计全见过白马李

那边来了人一群　当先是

后跟着　一条棍

泥金刚的名贾信　快斧子名叫黑旋

来的是　海天飞马旧地滚

上前来　眼望忠武呼寨主

白马文彪呼列位　来二二

飞天豹　贾信李俊黑能等

重人引见通名姓　但见

暗他的

忽听那

这都是江湖老寨等

三太黄门叫长兄

他乃是

大家见二黄寨等

总而言

那边又来了人马一

着了一着都不对

你二人快些见一见

眼望着

你我二人又见宾朋

恨着在下做承林

这个是　揍头狮子叫张柄

总而言　重人见了通名姓

彼此相亲把话云

列位且由书剪断黄三太杨忠武李文彪武成贾信李俊黑能周胜方和江顺江立炳柄胡吹计全等大家引见武成将黄门杨门等请至武家园自己门首彼此谦让还是三太先行随后杨忠武一齐进为至大厅重礼与黄门归坐手下献茶二黑达后摆酒二其间计全将马交与武家仆人唱上将员令人指出大厅武成叫人送至书房计全这才上了大厅又与重密见

这个是　押着驮子暗曲神

不由添欢海面春　又见上前解和了

忙下坐季往前行

这个是　一个二

总而言　一个

胡吹一盏灯

这厅为中武家什人旧在大厅上调桌安位真是便当之家酒菜齐上黄
尸等大家坐定酒过数巡三太眼望文虎说矣弟你我做贾卖可与别者
尔今你怎在本地却将这件事矣弟你当戒之也才是

李文虎

小弟在本地做贾卖
三河县主为人傲
长矜形庄专私访
挈住恐摸左斗子

一闪三太这样话　本由长吁后儿声
有尸元故在其中　只因为
本怕势力与棍石　为百姓
作恶之处难影奔　彭太尸
单言魁字在青龙　当堂审问恶土棍

来了郭

将他猖当衙门
他的干爹索皇亲
三河知县云安诰
小弟闪知心不悉
半月内
去求那
推托不前汤应承

左魁的主衿是奔人
这厮怀恨将京上
假做虚情奏圣主
可惜这
亲连衙门兄舅哥
官付元戎往上作
皇粮庄顷庄天逢
庄顷说

堂前请请太尸不哥
所伏首
万步大怨降宣文
为民清官坏考程
海底海许彭舅主
危情滑把门路找
我们弟兄素好厚
若叫太尸重作任

没有良士事难行
踌躇无处
文虎之言正未尽

他说总滑良一万
故此我
这厅就气坏了久在江湖大录林

小弟闪听说良现成
才在本处胡客人

群雄會卷肆

且说黄三太楊香武一拿李文虎之言惧各心中大怒恭说矣
弟这位县太尸的合是叫武奉坏了在则拠你说这位县主是
位忠良为民正直之官了但不知去舍去了没走呢武文连子
一旁报言说二位兄长此话有些未听明白代小弟替文哥细
讲明白楊香武说矣弟待道其祥我等净听是怎么一宗公案
五七建子闲言就罢彭知县示京假扮案動李家庄被八虎推
进宅内诚破他是知县将彭老尸吊在马棚要追却他的性命
被限县太尸饵人进县投谕调兵把县主救示李八虎被拎进

衙李文虎号堂自首见复恩昏逼说的县主觉见怕他兄弟枷
罗夷放县太尸爱夫文虎是一条好汗恩收在衙敬为总爱班
领又把枚来怎么有人生状拿住左青龙当堂审问武奉讲情
不准将吴文化猖西县衙后来怎么坏住李文虎进衙县哥她良
讲敢保合付元戎南庄鬼左忠信求他跪情说是总得一万良
子才能上京打这个修这为今县主还在衙内未从起身这些
话从头至尾说了一边

乘天豹

说罢前后一文话　气坏神偷大录林

楊东武奋听腮代怒　说列位
好尸欺心恶武奉　行自死自行尸用
既你县主留言却　跑情没用万丹良
岂不劳叨费精神　列位所我想这件事
不过是　重位奏主幸苦盛
虽不至万有几千零　白马李
尸门添欢面含春　黄三太尸心内喜
白马文虎问隐情　口内连忙呼禁主

这件事情气死人
文虎弟
何必出马作贾卖
你我没良云为容
没良丑
一听武奉有此信
又听那
但不知伤处有此良

兄長快些收拾講
代老兄
一心只想上天律
人说三河有了个人
抗害远近重良民
所以他千参索周旧
那时节
打动他家一概犹

来找三河坎个人 小弟听了也放心 赛毛遂口中呼虎弟
旧在今夜三更古 把我来意对你云 前者我路停你贾卖
将他家财一抢犹 现成良马你不弄 半路之中逃没尔
去胡往南贾卖客人 行到了 势力滔天多恶 长了的
楊秉武言还未尽把一个李大虎吓了一跳口呼仁兄这件事万行 北京城中有硬根 老兄打定报不平
不得本来坎在的肯义上鱼馋的旧是彭太了贪赃受贿勿 故此万恶贯行凶 岩凡一有心中恨 将他家财一抢犹
连响马必今甫那一差行岂不是以假为真了应为不美如 气的我怒意攻心 恨不已立杀恶武奉 现成良马你不弄
何行得先李大虎应自讲话只见从外面闹嚷了的来了一群人 故此上 我们不上天津衙
当先有四个头目上了大所眼望大虎武大连忙呼二位寨主我

等奉命在盘了营等候贾卖谁知来了一起珠宝客人在北 遇巧贾卖响就依 那也的
京起标上河南岳的倩的金良广带了人马车辆在后 谁知道 明杰未到北山口
丹又良他说等回来之时再拜望二位寨主小弟等收了良马放 若不是史位却住我 咱弟兄
他们过去来见了黄寨主四个人上前与黄四个拉手不各通了名姓 白马武成齐答话 代咲口内叫仁兄
过来见了黄寨主四个人上前与黄四个拉手不各通了名姓 得见三哥你老而 真是天元不非轻
乃是马漢马昭方和名要义与计全情胡吹等大家见过了 手下之人接住林节 寅毛逐高声呼兄长
吩手下人接住林节大家归坐一齐归坐来饮酒 天元地元里了活
重响马 一齐归坐来饮酒 手下之人脚不停 闲言当不了正奈事 俗言道

黄三哥 你我须要帮朋友 兄非鸡臭猪羊由程
量其刀尔进其心 赴刀被火皆都可 想不到
既与见武李二寨主 公保三河彭县等 又得多少重马朋
欣加忠良一片热心 好多的 有绿千里来相今
这内中 就只仰仗你年等 黄某一心要示以
强良不以商量好 给志兄 这盗贾卖响顺利
杨奋武眼望三左口呼兄长休我不如此事就罢了既与见这 我意为
路又不远又得良

庶件事情三哥这样中就是你老人家年等暂且东西包
走才好西门主义给老二办了只要大家读书一力良子来那
才显的出是朋友呢老英雄拿听心中不悦说矣弟我告吩你
罢我要走了这到漏省你是朋友黄某到不得时务咧矣弟咱
每要在人面子上咧九句话也不为奇也就其问我矣弟你就
给二兄弟办了谓为不可杨春武放黄四这几句话说了四面
红过身李二矣与武成吩咐见黄三四的口气不对暗上联合真
速忙站起上前代咲奇说二位兄长皆是为催小弟之心何必
如何此说痛二矣上前给三太斟了一中酒又与杨春武也斟
了一中二人说起四说不敢白马李斟必大家付又归坐

李二矣

小弟细想这件事
必得打却径商客
拿吩此言情头点
眼望三太吩仁兄

黄四说

别的主义不能行　黄三太
专弟之言礼上通　杨春武代咲闻言道
小弟有话不敢讲　又怕三哥把我嗔
矣弟有话只管讲　大家商量商议行

杨四说仁兄既不轻　我小弟
若是四外放响马　各说一方等客人
善二就肯情良送　不给必闯打践延
难免勤手不伤人　一时之间怎到手

黄三太

我想这事也不好　才敢灵言把话云
这事必闯他打等　那有那
吗声矣佳计神服　想罢时
只听闯傍边各应过了来才高智属人

且说黄三太正态为难猛态间想起一个人来附内暗说这件事若吩他云四主义包
管万无一失想罢抬项高叫说计矣侄有计全速忙忌应只身离坐来至黄四的
面前说叔父吩小侄有何分付黄四说矣侄方才之寡主之言你可吩见了计全说小
侄听的明白你既吩的明白此事可怎能替东家寡主想一条万全之计二全靠吩代
咲闻言说东家寡主议论思下马敢灵言李二矣站起口呼计兄请坐好谋六妇坐
向马说我等商重黄寡主之力相求计兄云四主义万全之策指点于蔡神眼说是
不敢既如此于不就要献丑东公计全的外号如何吩计神眼吃背目他是一双神目不论
甚为人或是物件若见吩他一次别管用远几十年只一见面异是恐闯你定咧别说他
是四面盘子的把他脑小哇黄三太还伏肖他灵一半子吃每逢要有什么办不开的
事他云四主义就完的了黄四知道他能杂故此当有东公要献一献计全的本式吩
他左肖东公云四主义李二矣又请计神眼推脱不开眼望二矣口呼寡主
求计神神眼推脱不开眼望二矣口呼寡主

好一个　二矣才好计神眼　眼望二矣把话云
寡主命我云主义　不过是于不说云大家评
一人不过二人志　不可则止可则行　这内中
先有一间须得问　此事必闯传教明　就便良子凑万两
至闯四月工

那时节　劳而兄幼宝费力　只怕临期不能行
神眼言词还未尽　立收了　江湖之中束录林
人二口内无言语　个二肖忙心不京　李二矣
分外京慌失主义　镜耳挠腮体不安　速忙站起开言道
计兄留神你易吩　主不细吩等骂话　如发初就心表先
恐发我　此心益无主心偏　义乱如麻心内洋
望求计兄未指教　此事成全我感情

李二矣说计兄相求指教四个敢策良谋成全了此事于个感情不尽说着离坐

西房望角计全陈打(手神眼还忙站起顶礼相还口手李文亲王但待放心我有
主又前者你进男见彭公的时郎不是许不男主三日内必有書信到男我想今日是
第二天明日就是三天叫某主原要差派能幹的手下十数个人俱各一要青衣褐男子
拿红帐故意装假意的气喘吁:跑进男衙口中只嚷报二三报男太下
大喜歇日腾后圣主里口在海甸周围明圆伪不圣者物京东三河男的知男彭朋友付
元能就把红帖单贴在街前影壁元上

将那些,

只说驱二连二报　　红单报帖贴壁上　口中只嚷报喜有

歇日口　　主子皇口闹大恩

驰骋后圣伪下者　三河男安付元能　小的每
打听明口付来讨赏　歇日赶来奔促川　亲主叫他每比嚷
大料男主假恩真　孤临必信起身走　又有村落口喜人
意与实　信了不走在衙内　又不见铁差到西川
走把又叫事不假　不走又俏事不真　叫男主
虽说却容那件事　西致都　彭公心定不安神
容商却住就有良　放我标兵不能行　那里就是那每功
总去与是好厉意　也与三两口月功
若依我

高叔父若人姊良两　何必前去却容歇　只有如此这般行
走不好来不走不好　拿金额　去我江湖中宾朋
计全说男一久话　　兆天豹
高口全中齐欢喜　喜坏与李文亲
出前与计全把酒巡　李文亲与兆天豹　我等生敢酒三中
计神眼　口说计兄真妙策　用手接盂千了中
连忙站起说不敢　居眼不元院共影
黄三太　　海面会看把话云

有礼一事不帐二主这件事还父污你辛苦一盘万不修,事计全各应是日天晚席
散大家在大厅工与公房内先歇到了次日中又起承净面更手下人献茶武放分付
摆酒登时酒宴齐备大众妇坐吃酒用饭,父众坐只是李文亲同言说计兄我想
邦侠鱼好只男一件往外前去通路遥远一时如何能到黄口一傍接言说,某主有所
不知坐鱼太路远卖易还不知道计全之能他这两条退一日能行四百里的脚程大料不过
千千日之期也就可以回来中口年计全有这家能余不由口二欢喜说这是话说,某
主要成名彭太口的夜里除旺才有黄某主与计兄长前天邦助

申录林　　说有大众齐欢喜　又见黄口把话云

眼望计全把卖　叫径　这机今
说有口手不代慢　取西今标手中擎　事不宜迟快些行
此去路我申朋友　每位俱独五万良　指标为兆提说我
必须亲身来送良　我与申位寨主每　俏良及
还有一件须除祀　等次重鞋父要分　彭公心定不安神
计全各应只说是　这件事　那里就是那每功
包发小住不能临　未曾前来你甚人　叔父只管放宽心
你背伸手将标接过　迈步带身往下行　说必话
扭项眼望白马李

寨主须当早队人　三可男衙西报录　巧舞改扮哄彭公
李文亲　武文建子齐各应　这件事,交给我二人
计兄你去须俏重　一路上　必须仔细雪白神
言罢分付取盘费　神眼接良去西川　申好汗
送西武众棚门外　计全执手辞申人　并不奇马步下走
迈开两条追尾腿　居眼不元院共影　这不就
喜坏了江湖申录林

计全身代黄口金标,游行天不俏良而去申巡期观心中大悦,奔回进大厅处

公速快禀节見计全吉后也就与申冤撤救到通州衆関起家在内先就物房住下等候奚良子的录林到此协为大衆笑落座敘佐忠信拿听此信赶到在中歇宿专等什么的回音此话不表单说三河的知県

且说那　降级革職彭知県　心全長随小彭典

闷坐帐中長吁气　腸ㄒ的　口中不语自沉吟

白馬李六应许我　为何三天無信音　莫必是

白热的壮士哄了我　不然從中云会事　不能

或是跑情走了京　元说付任三日内　今朝四月竟無音

且说四吾鄧国玉正在催逼夫目盤茶倉库案卷忽听吾外一阵喊叫不由的心吃京長随彭典速忙来至帐前但見十数个人都是青衣换身灰頭土臉站在帐前担去站在吾前担去身上的廣培这个说好跑ㄒ那个说跑了我一身汗又見喘吁吁的高声喊叫県太尸高升㊀主子昨日晚膳后在河旬值下至百三河県的県主彭太尸宾付之能我每是京里下来的给太尸叩喜付赏未了当下長随彭典一見如此光景忙忙的前開眼咲担项腊墙上贴着双红单帖上写着报提書県彭太尸宾付元能大喜高升長随那敢怠慢咕咚ㄒ往后就跑ㄒ至公房高叫老尸李外有京中报喜今前来给老尸叩喜计赏说老尸荣至吉宾付元能夫臣尸拿听長随之言不由的心中暗喜说李ㄒ庆名不虚传真好走眼怎会敏差不来报录的先就到了只怕其中必有元故这个赏公总好如此开给他忠良想罢说彭典有　你出去告听他每就说赏公号有居官前来开给先叫他每先去罢彭典答应着转身至衙外将应长话说了一边那些报录的盗能回到店中見了三太七爺把经回明申人心喜就在鲍家店内等候计全的音信不提彭忠回店付命四衙在一傍听的明白迎不敢催逼盘查仓库㊀连忙告辞而出房而内奚臣在衙内等候欽差接旨上任这也不在话下单言录林中有四衆盗寇

单言那　录林之中回盗寇　走闯江湖素有各

一个号叫金眼獸　姓陈名達是他名　錦毛虎

贴姓名字叫炳頂　孫立叫你左夷川　奚刑易叫乌之豹

四个人　江湖之中义气深　他向兎標黄三太

计全持標来到此　却是相契好弟兄　那一日

提说三太偕夜县　每位借县五万两　送到那

通州南関包歇店　个ㄒ俱都腰里素　那里能有二千県

錦毛虎眼望乌方豹　代咲问言把话云　三爺今若计神报

那每次天礼他每次说肖老了你祝两个人对骂了会子见无人劝禁也不打咽等急了顾咲剑

这都是 闲言不叙归正传 单表江塌勐手人
此顶一个冰里蟒 两个人 六战相交论输赢
锦毛虎 六山押顶未擎顶 张里蟒
茶火烧天往上迎 抑步单不汁咯巧 又使黄龙三转身
蜻蜓戏女龙探爪 锦毛虎 打草京蛇蟒吸尾
两个人 杀匆灵时無劳敗 马云豹时间气怎

手输双驹催坐季 来至了 江塌易战又相争
且说壮青金毛犬 两头蛇杜红与梁生 三个人
正在对面来观阵 见他豪主战敌人 手内方天座上不
坐下战马快欢龙 那人刚不也不豹 劈砍荆刷川咯精
忽然见 迎面又来了八个 输钢催钩往上冲
梁山一见心大怒 手擎刚凯 磁马上荆喝一声
雪牛蛇见季刚前来战助不由的心中动怒注马掀栅根也就迎将上来大吗一声使钢小
等休要無礼两杀一个非为好汗来江个与你较量飞马临切尽输手中棍举头

就打季刚用钢急架相还两个人在当塌棍钩交加战在一处

雪中蛇 梁生输棍往上撞 盖顶接头不狠心
季刚一见忙招架 只听闷 咯吗一声振耳鸣
两匹马一冲撞过去 二人付又旋能行 钢与棍
江塌未往交上手 各逞本领脑输营 水里蟒合锦毛虎
也交上手论输赢 四个人杀勾肘拿令 咕顶肘不便上心
手中刀 盖顶接头往下砍 元是虚有闷旦星
锦毛虎 物刃轴回战架空

使的前战身一探 咕顶一见那容性 手输肩
刚刀照肩落劈砍 只听晓叹响了一声 可巧坐季后的收
后湾之上重兄情 伐马速人戴在地 押住郭寿腿二根
锦毛虎 时不那岸尚情义 恶狠心
手输刚刀照为那郭寿下了绝情
最锦毛虎咕顶物水里蟒郭寿打下坐季才要输下打去谁知两头蛇杜红用钢架住金毛
犬杜青上前下马咕郭寿拉起付又上前帮助兄弟并战咕顶水里蟒得便跑云重
地从手下人的里面我一匹马忽身上了坐季两手输钢竟夸鸟云豹季刚来与梁
生助阵这边左亮门孙立手输双垂前来金毛犬杜青刀条齐齐上比并前跳
住杜红孙立敌住郭寿季刚敌住梁生动手除速与杜青交手八个四对各斗
兵来大战江塌

江塌中 八个录林齐动手 各斗刚钢赌闷争
李刚陈孙立顶咕 敌住了 郭寿梁生杜青杜红
咕顶刚刀李刚钢 阵、速输动双刚斧 孙立的垂
敌住郭寿战一根 杜红战杆梁生根 杜青的用斧手内输
八个人大战时多会 不见输营杀个手停 猛咕外边人喊叫

忽然闷 闯进四人势能行 手输肩
架住了兵乐喊速声 八内祝 可巧坐季后的收
为何如此忘成争 八个人夸咕擎住手 押住郭寿腿二根
手内也擎刀一口 打伏励杀礼不通 恶狠心
岂不就 笑坏了江湖别位录林 各人手擎吹毛刃
咕顶郭寿个人夸咕若等住手个的兵器大家观看见李的是五个人俱高白马手
便单刀衣服打扮尽是一条敢只是看李高刘世昌逢头黄帕落马刘真西服高帽
后来的这一位他与黄三太最是相契元来是南洛响马褚彪东人见齐都齐了兵双大家

下马指点为也不了坐妥走忙都上前拉手见褚彪跟望着锦毛虎忙顶冰里蟒郭寿为
未人闲言讲话

老英云

你每怎么全不对 褚彪忙、咲闹言道 口呼到位未弟兄
雄每你、为在江湖内 来、、 见、、都好是宾朋
跳板上明友都会过 等来也有十数青 为什么
眼望郭寿冰里蟒 那里有 江湖人戏录林人
各叫贴顶在泰梁洪 他的那 来弟尚神仔细听 这是南路锦毛虎
打叔径商为寨主 付望着 贴顶闹言呼来弟
录林之中有各狠 这是东路冰里蟒 作录林
你也尚神要听明 叔路都在近气质 独据高山作寨为
姓郭各青素有名 远后重人通名姓 来盗寇 上前施礼分外亲、
这闯出中交剪断 表一甲 大闯之力剪面明
北出速快也恐大家相见不过是在子见钦差、客奇俱各上了坐李在路途中闲谈褚彪说贴
表弟你每不在南路今至此处意与何往但不知又为郭寨主为什么动手请道其详锦毛虎
奋吟说仁兄若要说起来真正可咲就物计全指标借良每人俱要五百子及黄三哥现在通州

等候还叫亲身送去自無这项良家心响有放响为打叔客高抓他九及良子好给三哥送去谁知
叔住了郭寨主而下里这才打起仗来了

锦毛虎 祝罢一往前右话 褚彪拿吟面合春
扑神照 扶标也往你借息
见、三太志仁兄 买海鼬
亲身送到通州城 半路与见他两位
今在一处全行走 通共二千五百良
郭英弟与那里去 请到其详备分明
但不知 冰里蟒拿吟哈、咲 东寨主
我每也去送良双 通州南阎旅座中
为甲与见什么事 内中一定有别情
不用扔标为重人 贴顶说兄长何必想
但只一件 小弟有事要告假
重位且请瓢里走 我内人
锦毛虎拿吟见他每九个人都是有良子送到通州去救与四个是为全建监分文皆無您左
他一处行走呢到了通州何彦面见黄三哥呢 莫若让他每先走为有我每叔了良子再前通州
也不是想要他咲闹言口呼九位寨主且请先行我与品人还有一点小事儿办、随后就到通州大
家在那里见面哭老豪杰褚彪一拿此言不由的微、冷咲你每四位的事愚兄深知你又何必如
此多言我等都有良子去弟你代我说明每还是一路公行若与见径商也好弱有你每打伏

褚老者 说罢前右一久话
只闻口中答应是 没奈何
正往行程日肩落 重人投宿旅店中
大亮之间一明两晴 里面收什甚鲜明
脸水一刻献茶更 杰右摆上酒合饭

树丕内 並無珍羞与差味
数菜(杯盏)碗盛 俗言说
不过解饿把口充 饭吹手下撤碗盏
俱各散坐细谈心 不灵一时柳鲜响
忽见小二将房进 说客发
褚彪说 俱都不用歇为要
重人发睡全消不 锦毛虎
不由心中暗思想 雪想睡有万不能

俱有良而基作面 去到通州面前原 我每度之卷中素
何多去会来宾朋 人家皆是男子汗 难道我皆是妇人
好倾他 心里屁转磨不旅 又奏一阵肚子疼
速忙云房号是外 猫呼闹 店门以外喊速声
在小二连把门踢放打外面进来了放火杀人的一伙柔林
群雄会 四回

列位诸尼等事人坐记着明日起早上通州送县大宗安歇特
昌彦剛陳達孙立这の个人是尔文没有陈達李鹏刘这三
个人是浑吃祠睡性什应不管吃饱喇嗎尼喇倘下旧着特提
在也瞧不着这是为何呢列位特提只为没有这二十良石上
通州去见三太倘在坑上思想明日怎应这应巧一出门旧迁
见一起伙子大容人我每这应一拾尔特先又怕不七到位人
心里有可再拾着这个人死心眼尔思~想~只愁没有这二
千纹良番来要去特昌在也瞧不着哇

锦毛虎

番来要去难合眼 特昌心中把思想 只愁没有二千良
事冠瞧着如死猿 由如烙饼一般仝 又见那
特昌知道要出大恭 耳内只奋打呼声 忽巡一阵肚腹疼
里暗之处在下身 连忙爬起往外走 出房门
快给个每间店们 佃听店外人喊叫 小二哥

锦毛虎特昌出房门来至院内我了个逛净之处踌在那里见
外忽听店外吧~~有人把店们拍了个山响口中大叫吸小
二格间们太个每下店~小连忙答应来了~~但见小二手
提灯笼吃唧~将店们闹放从外边进来了又八个人小二回
手又把店们闭好口中说你每太个们一行不的内有一人询
言说你这是多何我每位店给尔管我们是一行是一行丹行的小二
说何旧白了若是路人上搭的伴呢各自小心了李有什应失
闪我每不管那人说我每也没有什应们李你快点上灯是预
备酒饮

店小二 手执灯笼前引路
正往特个面前过 锦毛虎
一行之人又八个 一个~
借灯光 看的旧白更真切
旧往这 面前过去随灯走

进了西廊房内在 一见不由心盆异
好汗付内自沉音 这起们人漏孔眼
莫非也是绿林人 端沉拿菜脚不停
不多时~又出去 忽见小二往外走
遥句半晌不回程

出茶已毕忙站起 锦毛虎 回思回想回心疑
到胡我每柔林人 扯我躺 惜说这起人不正
我保是 店保是 他每伪处有贾卖
钱我窑外讥~美 喝出头刚你居窑厩 我先量方去耕良

出汗悲哭代慢
石屋之中全寂静
有灯光
未在窓前站住身
他的那
周坐一桌在房中
大家比比歇闲伶
什为也非取闲话

盖云小二来伺候
但只见
你我相交是朋友
係拙之中也有名
古人不等论尸人
山未有尸豆二撒

本顾高煬武义特

皆因是
当中那人先讲话
恰似亲弟为亲兄
虽不必
所見道中朋友讲
独误沖州无人惹
若依我说还是假

要完东西不要人
到位卖弟话所以
合帮凑伙作盗寇
柳展右为姜卖尔
都说是
他的那
未必跟上僭弟兄

你我这一合上伙
一宁要
鹞毛虎听说此言暗说我有尔名有尸豆二撒又听一人闲言说到位
也别要豆二撒怎麽兼他不犯咱的边界僭他不要旧只你我这尸月
的贡卖不顺这可怎麽好又听一尸人说卖弟你别胡说到我告许你尸
巧的罢难说你没猜見隔方才那尸人也是下在这里店内只少也
有几千良鹞毛虎听到这句话上前内说好我打量他每在伽处踢
有贡卖我来听了在那只找旧先起到敢则他每这此人黑上我每

会了欺心胆大人
看了看
惟有西廂房屋内
程了挪踪移虎步
破窓了处留神看
悄了一哨人八尸
风叶盖桌上放
那恍窓外有人听

哨得县正越犯怒又听那人说依我的主义明日起尸早旧在商家林
那里等候只听为首的人说老四呀你这尸话说的狠是你我作好汗
的人打劫客商在没有在半道东抢起来的道礼也别爱他的良了少
不少的咱每且先彩一彩你可是说的哨借角典预防九宗正经买卖
你愁你我死尔已后由角性东乘话以说完你我也依歇着哨好日好前
途去等
大哥当神听我云
大哥的

只听的
那在起人这店内
一人闲言呼兄長
旧好那

细内了鱼一般仝
他每若
牙崩半尸说不字
一抢而净将打将
料他无处投我寻
这话说的孔只过
僭若是

若依我的愚独見
北时候去揣闸门
可以保住命残生
合店了人全杀尽
放他一狂无情火
老兄弟
夜间未往有人引
岂不时

左右邻舍就伯东
不已脱逃祸临身
打劫才是东林的
金名承言敢不等
说罢了
单等劫人商家林
暗引附中自已云

大家必定未收護
总不的
又听中人说有礼
不拥说了要歇罢
手鬼尸了用添饭
鹞毛虎
这起风起好大胆

不是瞎狠它惊心
　　几个人
却不动亦全不管
来至门前轻推户
进了屋向门关上
慎了一慎五更鸣
无奈惊疑挺身形

看上了　褚彪　这些个
通共凑了四千两　等不等的不理论
那日个　也是潜踪扭身形　锦毛虎
来到树林中不洁净　外面逢了打的更　谁道知
高声喊叫留贾路　一齐动起呀好恶
褚彪等　也好放　褚在床上合上眼
同伴也回净了面　手下偷好马三匹　刘世昌

名挚兵刀上一马　还了店账押驮员　褚彪当先领旦之
　惊异　齐出当商旅店门　走出约有二十旦
眼看前边有掇树林　惊异了说到了　昨日说
贼寇说在此等人　褚彪等　才这要把树林过
只叫的　一声喊出来了一伙强人把路横
到位　褚彪斡寿惊异　等车寇代领手下押着驮车出齐指南
走了约有二十里地天光大亮车盗寇正往前走前面有掇树来但

见黑羞了十分正险车公褚彪他每这些人都是作什么的难道说
连一个什么影向看不出来叫都自褚彪对车人闹言说到任寨主
可亚耶是我褚某多说请看面前这掇树来只怕有些不洁净罢
还不知此处是那一路的明友在此的盗若怕忍泪点神才好呢
终日打盗判叫盗行了眼那才叫人除话呢车寇齐说褚寨主之
言不错锦毛虎暗说什么褚不错的不用忙管保有等着你每
的车寇正言讲往前向门忍见来中撞出七八个人来锦毛虎暗说

有音呀他每来叫你每也等着叫你们闹不闹我全不管只见那群
人躲出树林一声大叫吹你们少往前来快了留下买路银
　老亲戚　褚彪一同车响马
旧说树林中不洁净　谁道知　正在催马往前引
高声喊叫留贾路　也好放　撞出一群绿林人
　永里蝉　斡秀财下心好恼　你等过去牧逃生
黄顺刘贞高应银　刘世昌　气坏杜青与杜仁
　　梁生刘刚怒气生

褚彪那三金眼寿　齐催坐下马匹了　锦毛虎
马上暗了睁虎目　仔细观看更留神　树林中
出来这些人无数　手抓刀轮把路横　人一生的面目恶
坐下并无马匹了　抱去路　怒目横眉声喊叫
快些留下贾路银　原来昨晚在店内　旧是他等几个人
只叫车贼高声喊　不要耗愁要叫其　我每是
绿林之中真好汗　离在江湖惯耕人　住商客旅过见我等

必留下　贾路金银才放生
主刘南刀做鬼名　你等每
要的都是贾令银　车贼之言还未尽　那个敢要说不给
喝一声　你等信口少言讲　大王之言你可懂
列位前来却路的这几个人旧是昨晚住在店内看见的那几个
贼寇他每乃是西路有名的番来都是谁呢乃是假装之名田
平和随后冲曾和神拳李豹闪电手高奎柳絮飞来周盛白

哨豆生天王鄧雄鄧車董虎他等在西路奔吶說有只豆二墩
在山東都為強棋他每不扶要到山東与豆二墩式；誰知来至
此处旧迁猪鬼迁見；他每良子不少又動了貪財之念也不管
軟硬心想着迁一刼住是到了哨里的東西等是吃它咧咋日墜
了半天无处下手見不了店住下了他也在那座店内安身故
量着他每必由此陸過故此来至樓中等候誰知等不多时果然来
到 東賊人

高奎等 出林攔路要金艮

原来却是昨日債 大吶你等東鼠輩
誰知怒恼蓬頭鬼 心中不悅喊一声
真正胆大持欺心 我問你
我不懂什做后吶買路艮 大王二字怎么講
你等每 車狗說话真可咲
胆大色身刼住我 天日不懂竟餐客
E識世務速退去 既在江湖来此内
鬼沟喪命又丢人 难說旧知要金艮
你若是
告訴你

江湖都是好朋友 你等匹夫敢刼路
露臉出欵要金艮 等起来
原本我每艮不少
五九四千五百艮 旧怕你等拿不了去
你若是 只要你
自己打等你在 斧勢有限快此走
省得出丑快逃生 氣坏天王吽鄧左
伊手掄棍一声喊 別打量
那厮少要信口喷
大王不放在心中 不用發怔現艮多

我每还 起早门路好登程
大王不吃这礼里 你說比並俗日式；
說着丹手掄開棍 照着黃順下绝特
一見連忙用手架 口中大罵車畜生
旧好相 痴兒說雙一般全
口吽那厮少胡喷 有伤奉勞只管便
撒馬过来俗式； 不但高低雌英雄
伊手勵勃掄開棍 照着黃順下狠心
見棍旁欵不等远 手内的刀
吱嗜一声架過去 圍馬回来又战往
喝一声 戏人着刀要你生
他在那 地下救則比馬上灵
往傍連忙以身形 嗖的声
蓬頸鬼 一代坐騅转身形

蓬頸鬼 你仗口蓝会说话
不慌不忙往上迎 看；你有什应E
单背掄開刀一口 蓬欵鬼
鄧右时下心烦恼 鄧天王奉吩心狠恼
見刀陷近往下刷 丈夫何必语高声
鑽到黃順馬后去 说着话

黃順掄刀照着鄧右接欵刷来鄧天王身形一纵嗖鑽至黃順的馬后
掄棍旧打妊汗連忙將坐騅代過转身形才起用刀要架鄧右又鑽至
馬前掄棍旧打黃順刚要招架他又跑到后欵去了列位小公说礼一个蓬
欵鬼怎么見的过天王去呢鄧右左一棍右一棍门在馬前旧在馬后把
个黃順闹迷了欵咧这處站着稍處斡着等吓了一跳奔说不好黃个要
敗单人正无主义着急只見雪中蛇梁生啪下了坐騅伊手掄棍迈開
脚步竟啪了江場一声大吽

伙手掄棍
只見他
黃仁兄
蓬頭鬼
但只見
黃忻不知什麼
忍見手丁一丁人
雪中蛇迈步往前跑　到把乎人吃一亲
口内吆喝声禾住　如雷吃吃罵賊人
禾必与他来较量　小弟有话向賊人
伞所此言回织看　暗了当神招架卻左
梁生迈步往上跑　並无騎馬把棍掄
連忙一伐馬E丁　天王鄧左刀要走
但見他　步丁掄棍往上闖
口中大罵不绝悼　抬散搠路要金艮
你等欺心好胆大　可到平安免灾星
白子禾风打丁栗　棍指梁丁把话云
一伞此话微丁咲　既然自已未送死
依我说　說的是什麼信口噴　說着迈步奔好汗
鄧天王　有趺慈悲善念心　一見不由微冷咲
小筆无知快往口　雪中蛇　接住只听一声响　棍一横
別说我　掉脚式把丁動手的筆人打在塵
将棍掄圆打扳门　天王鄧雄一伞雪中蛇梁生之言心中不悦一声大叫
看棍臨近用刀迎　吸　好个不識好歹的小狗大王听恩不上前放你就該
知恩感德才是為何滿觜里交文咂字看你是懶伐話
省咧说着话兩手掄棍扑了好汗而来：至切近恶狠
：李棍照頂就打雪中蛇見棍離頂门不远連忙将身
一闪往傍边一蹤鄧雄使的力猛往前一扑梁生就是
掄棍照着賊人的手腕打去只听吧劈
一松将棍扔在埃塵賊的手内菁没了兵器咧他的心
忙意乱兩手乱禾只急的性叫如雷艾約好小筆氣死我
也抬敢奸滑将爺：的棍磕丟梁一晃把賊的棍磕飛
了連忙趕着賊忙乱之间搏身形存虎体一扫脚棍正
打在鄧天王的怀子肯上刘賊人疼痛难禁悦了兩悦
咕咚：栽倒在地　山抬棍　打乎賊人怀子骨
咕咚：栽倒地流平　褚彪斡寿高恒等
好棍实然来的精　褚老者
手下当德　莫缺慈悲别損阴
一伞些话心明亮　就知不叫妥傷人
元静二目臉代嗔　大叫賊徒快此走
你只管　慢：爬起休害怕
那边乎賊心害怕　黃德禄
見鄧雄　乎盜冤
七嘴八舌把话云　小筆無知太欺心
他淨敢　黃了天的野事情
乎人正自乱言講　只見那　天王鄧雄站起身
一滴一拐归隊内　口中吆喲只嚷疼　衆盜冤
内中一个心不悦　高叫列位乎弟兄
出：心中氣不平　乎賊人　待我去捨那小貝
一伞些言旁观看

原来卸車往下迈
大王前来把你擒
雪中蛇
二人時下動了手
水里蟒
他的那
老豪杰褚彪观睛到不怎应理会
睛在没在有那应喜欢的吗
軒壽甲人佃曲神
说着迈步往上跑
那有工夫睛相貌
刀未棍去两相争
褚彪观睛不理会
口中喊叫声不住
掄動单刀剁頂门
見刀臨近用棍迎
马收住細望对面观看只見雪蛇一合未走就把賊的
棍磕丢吗轉身一棍把个賊人打倒在地又見未了个
賊人两手掄刀就剁睛了睛賊的刀也不弱看光景前
到归其还是賊人先敗怎应睛出还是賊人要敗兜列位
行家睛门路这可是句俗言細思量还是句实话再者
个个軟硬手尔真尔的連个煙弱也看不出来应就是
利巴也睛出来列些言闲言不表
金毛犬
杜青闻言呼列位
只个賊人棍可以
雪中蛇
水里蟒
代我说来你就明
不许你我去拿人
难说你还不知晓
仁兄弟子細听
归其还是不能赢
能狼怎与甲犬争
軒壽不悦语高声
就便甲賊肯動手
他每上来我也上
雪中蛇
拠我看
甲人倘若肯動手
杜青刚说这一句
庚弟住口莫多谓
他
若来俗也就往上冲
难道说
他的武又能不能

慢說是一伙賊人七个 那怕他有虧伯名 管保必勝在无敗
並不是 替他妄言是实云 杜青拿言不语 观睛那
金毛犬杜青两頭蛇杜红錦毛虎張鼎水里蟒軒壽褚彪等齐
望对面对着梁生句那个賊人動手忽听那边為首的賊人对
甲闹言说列位你着这个小輩真正可恶他方才竟把鄧天尺
弟打倒如今鄧老二動手还是这般万恶列位睛他手中的那
條棍使了个井字有法是个行家俗每就便一齐動手就便赢
了他也算不了英雄好汉
那一个 為首強人闹言道
一对一个是好汉 俗若是
赢了也听人谈论 江湖并知落杨各
大哥之言真有礼 仗着人多闹吠声
想要赢俗万不能 甲賊谈论先不表
雖然是 動手来与賊人闹
完戲一般争几分 雪中蛇沉音心犯想
我只雇 与他独闹白費力
到不如 赢了賊人也好走
好交良子見三太 也就知
梁生主意安排定 两手拿起棍一根
白蛇吐信門路巧 将棍一摆要傷人
肋肢窩裡着了重 疼难忍
自己颠奪暗忖论
到叫别人把我经
早到通州完了情
何多指標去借良
使了个
鄧車的
不敢動手去似風

好汗梁生施展勇
贼人名叫黄得禄
扯敢伤我二宾朋

众一个
列公 束贼人到底尔缺志一个撇路劫人要的是什麽各头呢
要依我的主意先把梁生圈住只用一脊上手就便褚彪等帮
肋梁生也就不差什麽喇这也是令该有了这个贼首才不叫

上下高低雌共雄

一连打败两个人 为首的
一见不由怒气冲 大骂小辈真可恶
来了 大王与你比一比

一跳身形躲过去

一见忙用刀来架 只听吭当响一声
雪中蛇观掄棍下绝情
雪中蛇梁生一见贼人黄德禄恶很很
就剃好汗一见並不招架将身往那边一闪贼的扑刀
坎空使的力猛身子往前一探跌在那里打恍雪中蛇
那肯容情连忙两手掄棍照着贼的腿挖子打去只听吧
咕咚响吃屎黄德禄扒扶在地把刀扔剋 束公 这若
是方才褚彪不住付可别妄伤人令
若落大概黄德禄也回完了实只听褚彪郭寿等一齐
喝采说棍好棍好到底是梁贤弟一连打了三个贼人想着
少时他每在有人上来动手还是只一根棍打呀你说这边束人这一阵喊叫喝彩把那边束贼
人心下吃京一脊往江塘观瞧不由的吃了一跳

一拥齐上他怒冲冲一连打败两个人
我扮你说着话一个箭步蹿至雪中蛇跟前梁生抬头观这个
来人是怎麽一宗打扮
雪中蛇

身穿衣服多紮襯
来跟前他一声喊
一跳身形躲过去

闪目凝神观仔细 打量前来这个人
手拿扑刀剃顶门 体健身经脚步灵
连把贼人骂二声 梁生他
尔等每

既在绿林之中好汗好
胚宜污吏休放过
必须要

为什麽
旧是那
济困扶危救急难
见了良子眼睁黑

连个世路也不明
土豪恶埠不相容
才是江湖好汗行
今朝在此南见我

那相你每束鼠辈
这就是
说着奔赵山杨棍
加鉈代棒只一阵

束贼 雪中蛇
总而言
黄德禄

束贼齐望对面扇 不由的
只见那 他家塞主黄得禄
不知怎麽又倘下 李豹对束把话云
洵意当神要听明 我脩肖
只怕你我丢定了人 头一阵
脩肖有信要癫人 谁知束了这小辈
手中棍 不知怎麽一恍筋

心中肖忙怕紧
扒在塵埃束动身
列位仁兄每卖弟
今日有些不大好
大爺扑了那一个
真正可恶很又凶
倘的人我倒地流平

邹雄敗了还可恕
怎么邹車也不济
我想得禄黄塞主
不知怎么又栽倒
董虎說一定打折腿
我有一句衷腸話
未從使船先看風

他到是　代要杀敗一个人
上去下来独似风　第三陣
他的朴刀力刃精　沒輸真
你看他　管保这六还不輕
不然就是闹后门　列位呀
丈夫才能如此行　能識特洛呀杰俊
莫若依我往北走　别緊肩

碰倒南牆是硬了
三十六着走兩上
大家还未未答话
就是这樣未却道
爺：不肯傷人命
你等你

若輸今日吃不倒　只怕少吉多主凶
就便走了不丢人　乘賊人
忽听見
叫你們　梁生大叫乘賊人
你只管　乘狗賣尽录林名
在有不扶不式：　看：誰能誰不能

或兵丹　或在馬上比雌雄

梁生正自責派说的这些言词谁知正对賊意咧李豹
眼望乘人闹言说列位寨主可都听見那人说的话咧
要比拳脚这可不是李某说句大話敢说不咧哥：的
拳脚可受過名人指教这一宗还讓人董虎说
李卩依我说论拳脚这一宗可不能讓人董虎说
豹一拿此言並不容董虎说完他心中大怒说姓董的
你怎么薄姓李的要是敗回来我在不叫

不叫神拳李豹咧说有话將身一蹿到
梁跟前一声大叫：小掌林得欺心某与你比：拳脚
这正是　西世的犢兒不怕虎
李豹上前声喊叫　大王爷
这其間　乘棍之賊也爬起
归人人群还揉脚　口中不住乱嚷：
梁生正自说大話　忽見来了一个人

童来到有五尺零　西道眉毛如掃帚
射出来的凶光好渗人　身穿小褂腰系帶
卿腿快鞋登足下　花布手巾把頭挣
年紀只大三十歲　他的那
瞄他的　外面皮兒到罢了
雪中蛇看罢心内恼　那廝莫非你要爭
可是与你比拳脚　只要你

二目中　樂当種兒走的灵
看他的
鼻高孔大番唇唇
戳各犹能跨跑人
语诉你
本戏高強把我贏

典利语訴你一句话　給你个便宜要听明
雪中蛇梁生说那廝既来与俺比並拳脚好歹别相那
三个屎蛋我看你比那三个屎蛋些屎蛋某与你便
宜你若能贏我之勝不用多说我每那四千五百两银
子都給你一人擎受小子只要你的本式换錢列位
若说赵李豹这个賊来也会个三道毛兒四门斗兒三
每眼花招兒如今听見梁生的只些话你說樂了他个

予不有餘说那廝男子汗大夫行没有说了不算？
不说我若赢了你，把良子全給我拿去就是这兼那
就未呀快试：呀梁生说你赢了我，把良子全給你
拿去若不能赢我你须怎兼恩李豹拿所说廝小子我
若不赢你我每也没有良子輸給你我每就这每一滚
梁生说你每若不滚李豹说我每若不滚万不是人作
的梁生说你们也不敢不滚你说两个人備话那边高
奎董虎等听的真切齐说只是怎应呢就是用銀子急
使滚不滚的到没什应要紧怎每我们万不是人作的
我每也胡塗等着他要是赢了把良子拿来，任什应不
说他要是輸了滚回来我每在河他了牙白口请且不
说高奎等心雄单说褚彪郭寿甲人一見那边又上了
一个賊人生的身雄体壮他的頭恼脚手身量打扮在
没有那般四襯的咧高恒说列位寨主看这个賊有此
函恶只怕梁庚弟不是賊的对手到不如那位寨主快
上前去将梁卩换回来也省的你我放心不下刘世昌
才要答话只見氷里横郭寿高恒甲吶喊
只等少時他两个見勝負輸贏勝敗高低在如此一行也
还不晚
且不说　郭寿高恒甲吶喊　再表江塌两个人
梁生高叫恶賊笼　说的言词要记真
你方才

说不要打了不過　你每就滚去逃生
銀子全叫你拿去　那怕一死也干心
有本势之我再下　爺每的良子你独吞
一拿此话心大悅　滿面添欢長笑容
梁了叫了惹人憎　有什应
式了谁能谁才能　你若能把大王勝
不要你的銀半分　我们滚回八百里
赢了我　只要你　神拳李豹
那廝不要多言諸　本势只管合我使
我情愿　诰诉你

爱滚我还滚回程　雪中蛇
明是如此这般行　说罢将棍扔在地
迈步連忙抡上前　恶賊人
恶虎扑食迎上去　梁生暗想復内云
給他个利害心才死　我在此方吶了名
这都是　一个須自以假当真
梁生避步踪身形　神拳李

好汗時间下狠心　轉身左腿踢了去
梁生偠又抬右腿　滕一声小肚子着了重哎吶咕咚栽倒在塵
雪中蛇梁生那里把李豹放在心上李豹眼内也没有
梁生倘仗着他会几路拳脚自知有自已目中每人相
恶虎扑食奔了梁生来了雪中蛇見賊人扑来不远轉
身形右手抬拳照着李豹打去賊人才要用手招架好
汗把拳收回先奔右边而去狗賊不知是计量好汗不

敢惹他迈步跟来梁生一指左腿照着李豹踢去贼人
见腿临近忙身右手来皆好汗见贼如此光景就知他
不识此脚連忙左脚点地抬右腿着照贼人小肚子踢
去李豹招架不急只听嚓一声李豹疼痛难禁口内哎
哟咕咚栽倒在地列公梁生踢的这一脚其名叫作王
連環妃头脚却在弹腿之中的门路此乃闲言不表你
说梁生一腿把贼人踢倒一声大叫哎妈今踢倒地上
你的拳脚並无有取我之胜少要京慌慢~的爬起你
们都給我快滚少要挨遲你等个~狗命难保

雪中蛇

句爷~未從谪動手
拳脚若要贏了我
若是不能取我胜
你既输了俏在地

梁生大骂说快滚
我句你
我把那
你每就滚没改更
那用谈滚没话云

要是挨迟着要生
先把话语尽说明
艮子尽都句你一人
这如今
你还胆大谪讹赖

在不滚

忽听那边有人声
特来句你晃雄雄

語訴你
不是说
有什么本事管使
但見来人長的凶

我旧要叫
你到柱死城
大叫耶厮休散野
你私自
原来他们没有能
他每武义狠希松
看~谁的武义精
曾表過

梁生正說刻薄话
大王爷
敢把爷~来打倒
敢則你會将他勝
有什么
梁生拿听奔目看
这一回出多剪断

並没有
有黑形容俏庄扮
难道说
且说神拳叫李豹
背着氣
細观俏
两腿哈吧往前蹭

梁~叨~话語重
一两个人
这个还是不剪断
小肚子上腫每情
酸醒多会把眼睁
却是董虎睛闲征
来至軍人賊群内

不過是
話不投机動手征
再说劳叨里不通
倘在塵埃身不動
又見有人来動手
扎爭連忙扒将起
他的那

口内哎哟只嚷疼
李豹小肚子上挨了一腿倘在地上酥醒多会将二目
睁开瞄了瞄董虎又与那个人動起手来了扎挣有連忙
扒起来至军人的群内口内说疼死我别高叁田平和
曾和黄德禄鄧雄鄧車朱國盛豆生等一見李豹前来
个~心中大怒说李个好滚你的拳脚是高人傳授~
過名人指教你怎么旧会倘下别你谈把你那名人指

叫的那招拿面来打人呀李豹忍着疼痛说列位寨主
这不是说不别我记的我的拳脚在家里練的傻好尔
的怎么来到这里我旧轉了相尔别我也不知那厮两
條腿怎么股子筋一抬~~两抬腿我旧不知道别敢
子的我知道了好敢則我那尔倘有呢哎哟好疼~~
你道是那里疼闻有你又不说我肚子疼来国盛说肚
子疼可不是頑的又在个樹林之里頭这可往那里去

请姥ㄋ去呢曾和说这可怎麽好豆生说别害怕现成
尔的田姥姥何不又往别处去请舒雄说有的田平和
比俗那尔的高姥ㄋ本玄还怪呢李豹说滚罢大虱四
狠奇的每嘴嘴里说的都是他妈的什麽又请姥ㄋ去
吗要请姥ㄋ就罢田大嫂子请来给我收ㄋ生别人我
可不要你说拟的尔人大笑田平和说李爺就便你嫂
子不给你收ㄋ料他也不敢怎麽样豆生说田尸等吗吗

3不用说了我问ㄋ他的肚子是怎麽就会疼又不是
那应角真ㄋ的李爺僧俩说句正经话你肚子是怎麽
疼的是受不的火是食根子吗李豹说我告訴你是那
豹说我告訴你是受了暑吗不然必是食根子吗李
姥田平和说疼起来了吗回了门就好吗李豹骂角
疼痛说山可姑奇的是怎麽角真要顽顽味高奎说ㄋ
正是要监你每晌董尸要敗乖贼人奄听一齐往對面

观看

季盗魁

但見董虎掄拳打　二人来往各用功
盖面三錘定心時　用拳一架各西東
猢步革鞭轉身形　董虎忙使冲天炮
太山押頂楼頭打　奔火烧天往上迎
猿猴观策角尔狠　仙人掏毡破法精　这一ㄋ
黑虎掏心想取勝　那一ㄋ　鳥龙入洞要傷人

仙人掌迎面打　罗汗脚趄踹耳门
王女穿梭旋风脚　又使童子拜观音
那ㄋ是　蜻蜓戲水螃角身
換式巧女退双斜　董虎他
他把梁ㄋ瞄着經　丙ㄋ人闸勾多時会
这厮今知暗逞勇　心須如此把他京
忽見董虎把拳掄　見拳臨近不怠慢

探肯先將右手伸　托住了
董虎的　胳膊肘子掌中擎
不面捨眼不狠心　借他的
咕咚一生倒在地　倒了山墙一般様
只迸的　半晌、观暗今不亲
雖双眉紧皱眼通紅　一转身
恨不能　抓住摔死氣才平

暗把那　奇物連ㄋ骂几声
下边伸手不狠心　猱住了
好汗一勤力十分　隔着脑代扣在地
忽狗吃屎栽在塵

雪中蛇良生見賊人近身忙将身体一存蹲在地下伸
双手将賊的怀子骨攥住渾身勤劲借着他往前一蹿
連忙将手一牵往后一扣只听咕咚賊人董虎扣後頭

顶戴将过去倘在地上你说这边的老豪杰名绪彪逢
颐免黄顺寨李虎刘世昌潘鸟刘贞鱼眼高恒冰里鳞
郭寿金毛犬杜青两颐蛇杜仁金眼默陈连鸟云豹李
明锦毛虎张鼎左丧门孙立等一个个见雪中蛇良生
这般晓勇颐一阵轰了御雄二阵胜了黄德禄四阵毁
了李豹这五阵这个贼人为良下闹匀多时被他将忙
手脊穆往往后这们一扒咕咚一声把个身有五尺高
的贼人摔在地上你说这边的老豪杰名绪彪逢
梁生彼的是堪王硬请容一看兔太子捧金盆这每两看兔把
董虎擘掌登时爬起来那边把個闪电手高魁吓了一跳口说
不好董寨主的拳脚是在没有对手怎应今日叫这小辈一连
弄了两迥子这还了的高魁有急谁知曾和崙刚一上前一
沾手兜就倘下咧连忙爬起躺了蹦董虎还在地上起好容易
才站起一同曾和跑到泉人的喙内口说刹宫：高魁大怒
一声喊叫吸小辈少要欺心某来拿你言罢上前说寨主每大
料你也不识在下道爻个名姓你听告诉你我每江湖人刼路
可不通名姓今日打我身上坏倒我姓高叫高魁外號人都叫
我闪电手绿林中大响馬就是再下依我说把你每伯银子的
下筋事皆休少若挨逕你也不知大王爺：的利害梁生食听
此言微：仝咲说那厮住口你怎应配称江湖二字绿林中的
响馬尚刼赃官恶堛邦勋孝子顺孫济困扶危救人急难那里
相你等这起鼠辈不迥是聚伙成群狗党一類也等江湖中的
好汗你叫什应高魁活：的给绿林打嘴起仝以后在有人问
你是做什应的你就说是鼠辈毛贼在别休提江湖二字看有

恶很：

一声大叫骂小辈 料你没有什应能
小辈你也不认的人 说你听：
旧打今日我面倒 道反名姓你听：
江湖之中称好汗 绿林内 有什应
我今到要试：你 大王在 绿林没有通姓名
说着掸腰使劈步 闪电手高奎遠近拿
本势施展我看真
扑一声躐三跟前手撩双拳下绝情

手擦双掌楼头打 倚仗力大使欺人
大料有

梁生彼的是堪王硬請容一看兔太子捧金盆這每两看兔把
董虎擘掌登時爬起來那边把個闪電手高魁吓了一跳口说
不好董寨主的拳脚是在沒有对手怎应今日叫这小辈一連
弄了两迥子這还了的高魁有急谁知曾和崙剛一上前一
沾手兜就倘下咧連忙爬起躺了蹦董虎还在地上起好容易
才站起一同曾和跑到泉人的喙内口说刹宫：高魁大怒
一声喊叫吸小辈少要欺心某來拿你言罢上前说寨主每大
料你也不識在下道爻个名姓你听告訴你我每江湖人刼路
可不通名姓今日 打我身上坏倒我姓高叫高魁外號人都叫
我闪電手绿林中大响馬就是再下依我說把你每伯銀子的
下筋事皆休少若挨逕你也不知大王爺：的利害梁生食听
此言微：仝咲說那厮住口你怎应配称江湖二字绿林中的
响馬尚刼赃官恶堛邦勋孝子順孫济困扶危救人急难那里
相你等這起鼠輩不迥是聚伙成群狗党一類也等江湖中的
好汗你叫什应高魁活：的给绿林打嘴起仝以后在有人问
你是做什应的你就說是鼠輩毛賊在别休提江湖二字看有

小辈你也不认的人
旧打今日我面倒 道反名姓你听：
江湖之中称好汗 绿林内 有什应
我今到要试：你 大王在 绿林沒有通姓名
说着掸腰使劈步 闪電手高奎遠近拿
本势施展我看真
扑一声躐三跟前手撩双拳下绝情

人话译

雪中蛇 代恕说出刻恃话
好小辈 抗敢言词挖苦我
大王爺：沒有能 来：：
施展：：我看明 向你比：拳台那
说着掄拳搂头打 狠不能
雪中蛇 梁生並不来招架
一转身 探背速抬伸左手

恍了一恍跟進去抽回拳來架勢更其寬也無那份礼高奎一見拳來到梁生一見賊人高奎招架連忙將掌抽回一伸右手照着高奎耳門打來恍覺手招架才及說声不好將頭一扭只听吧嗒梗子上挨了一掌口中说吱的衆弟兄每快來大家上手兜呀说着他可是發脚就跑梁生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見高奎一

是個虛着做的作真恍覺手若是來招架賊人若是不封避就是臉上重無情那有個人家打來不去封手攥拳頭把掌迎連忙的

合未走就跑咧一毛腰将山耘棍抬起往下追趕

雪中蛇

喊声大叫那里跑褚彪郭壽衆响馬衆人观睄吃一驚各執兵刃喊連声一見高奎敗陣跑仁兄卖弟要听真

梁生一見高奎敗手拳木棍往下跟務要拿回把命坑齊往江塲看分明

且说那一齐的在后相追且不表登時之间胃了魂

一見梁生赶賊寇催馬開坐下能行馬单说那边衆賊人忽听鄧雄呼列位想偕每

跟在后面蹭雪小蛇正赶高奎忽听身后人声呐喊扭項睄了睄原來是褚彪衆人在后相隨口中高呼梁卖弟回來罢那些鼠寇毛賊迫他何益列位到底人跑没有馬快要時來至跟前一齐下馬上前將梁生相住说卖弟一个無能鼠輩何必赶他谈他越是又有何放梁生無奈说列位若如此便意这些因往言罷一齐上馬衆手下押着駝馱竟扑通州而來且说悶電手高奎好客易跑進林中睄了一睄柳絮花米國盛玉天王鄧雄做姥；鄧車黃得禄等一个人也不見又不知去向扭項望外

说三位卖弟要往那里去三个人見是高奎滿面含腮齊说仁兄回來了我等在林中見寨主失机那厮在后迫赶谁如那边衆人俱各催馬手執兵器意扑我等面來小弟三个人身代重傷如何角他打仗故此我每心驚好客易出了樹林來至此处我等放心不下在处等候兄長列位这三个人的话说的好不好本來应可怎应说呢我每不管你的生死我每跑咧你说高奎听見三个人之言说列位兄管放心那些人都走咧是就只一件你我如今可往何处而去只見黃得录说衆位寨主我如

今到有个去处乃是我的叔父家在淮安府居住偺每何不投
到那里我叔父思爱友仗义疎财見面之時一定必有照应高
奎翁雄李豹等俱听了心满心欢喜

统而言

要知他等收缘事高奎衆賊心欢喜竟奔淮安一座城
且说禧彪冰里蟒雪中蛇的叫梁生两頭蛇
杜仁杜青金毛犬蓬頭鬼黄順一同路馬貞
世昌骆叫賽李廣魚眼高恒大緑林九个人

共銀四千五百两
才宋天下衆緑林
孫立骆叫左丧门
行至天有巳時候
只為無良心急躁

黄三哥

每人借銀五百两
他每俱都有良子

送到通州一座城
谁知道
他每四人無銀两
衆人打尖往前行

他的那

想來急用良子使

還是叫

見的三太是交情

计全指標將銀借
張景陳達烏云豹
心内着急到万分

錦毛虎

腹内着急自己云
才差神眼指標借銀
親送通州旅店中
惟独我每人四個

並無絲毫良半分
張爺正自心煩躁
原來是一起販卖珠宝大客人

这件事情怎麽好

那里去我二千良

衆人举目面神着

列位錦毛虎張景烏云豹李剛金眼豹
老英雄褚彪往前而行怎奈他四人並無銀两張景在没有那
麽頑的咧雖说一路同行他的心中自滔瞎说黄三哥是件什
麽事想來用良急使才差计全執標件天下尋我江湖朋友借
銀还叫親身送到通州我想这一借銀子还不少呢每人五百
至少也有上萬他借这些銀子往何处去使呢问计全什麽事
他又不說我每如今要上通州見黄三哥送銀他每九個人都
有每人五百两顯他每是朋友是交情我每四个人絲毫没有

我與他等同到通州見黄三哥还是跟他每送銀去还是送交
情去呢要说是交情去是半分銀有没有要说是給他每送良去又
犯不着我每擇脫后走褚大哥又那麽说我每四人这時候可
往那里我二千銀子去呢这件事可真要把我急死錦毛虎着
急难说陳達李剛孫立都不知無良子嗎他每都不着急是什
麽原故列位他每也着急錦毛虎是个頭行故此只说張景此
乃閑言少表且说衆魁正往前走只見前面一起販賣珠寶的
大客人駝駄子不少張景一見買賣到了心中大说連忙一催

馬迎上前來一声大叫吸而等少往前來快些留下買路銀也
好放你每過去言罢掄住去路你说李剛陳達孫立褚彪郭壽
梁生黄順等一見張爺把一起珠寶客人扣住也就齊催馬举
刀鉾喊声大做上前來就要放拾且说后面保標的押着駝駄
子正往前走只見驛夫把駄子圈回只喫风緊咧達官就知有
有了响馬咧連忙催馬迎將上來列公保標的这宗營生有些
個难處來從起的時候先到標行裡請人看是什麽貨物问明
白了是谁家的標料估着谁可走那一路个有谁可有一件

未往起標先批下合同潘明白了價兒或是那裔販的什麽貨
物敢保一路無事送到地上可是加一拿頭的銀錢這一起標
乃是前門外大栅欄口內中間路南雲龍標店客人販的是珠
宝共有萬數多銀的本錢請的却有各的達官孫六在店內起
標要上関東販買貨才走至宵庄馹進知就遇見張昇捆住去
路達官催馬上前答话忽見那边鬧吵了來了一群响馬
保標的
吵了响喊声不住
達官孫六留神忽見又來一群綠林
快此留下買路銀

齊催坐騎往上闖
稍來到有十数个
細看面目認出人
敢則是你在此刼人
賄見達官保標人
一催坐騎臨切近
說道是
說着催馬撞上去

一侧了
竟扑駄子催走龍
在馬上
蓬頭鬼
原來却是老六你
上前來
卖弟退后交與我
張昇衆人看示音

都把兵刃手中擎
堪了不遠臨切近
大吶一声黃寨主
育听还悄留神看
也竟大悅滿面春
扭項眼望張昇云
这是再下一鄉親
蓬頭鬼

催馬上前不急慢
蓬頭鬼黃順上前眼望達官開言說
標了孫六說仁兄小弟打去年二月間就不做綠林的買賣咧
我遇見可雲龍可大哥吩我隨入標行故此小弟不做買賣黃
順說卖弟如今既走此路論理兒不当要規矩才是怎奈張爺
用銀急使須得如此說了孫六点頭口說從命黃順說張寨主
这位姓孫乃是再下的鄉親今在此処相遇日后在行交往之
情今日小弟斗胆與長兄做个主意寨主給小弟个点面日每

眼望着
孫六開言把話云
卖弟如今怎麽又保了
我可雲龍可大哥吩我隨入標行故此小弟不做買賣黃
順說卖弟如今既走此路論理兒不当要規矩才是怎奈張爺
用銀急使須得如此說了孫六点頭口說從命黃順說張寨主
这位姓孫乃是再下的鄉親今在此処相遇日后在行交往之
情今日小弟斗胆與長兄做个主意寨主給小弟个点面日每

號人了都叫他紅旂李怎麽給他起这麽個外號呢列位各
公有所不知他有一桿紅纓子旂兒不過八寸長短中間寫着
个李字若是做動買賣並不用親身出馬只用打發个手下就
拿着这桿旂兒迎頭捆住去路只用把紅旂兒一牽保標的連
官一見小紅旂兒就知是李个在此有一千兩只留三百兩過
去沒事若是標揮桿李爺的紅旂兒往你山南海北有紅旂綠
林人賄見駄子上的那桿紅旂兒不但不刼反到下送此乃紅
旂的好処說明單言紅旂李这一日正在書房南往弟謝虎誇

話忽見神眼什全手執黃三太的金標口称借銀五百兩还叫
送到通州南関鮑家店內黃三太还在那里等候說罷出門而
去又往別処借銀去了李煜不知黃爺借銀何事不敢怠慢急
到后面取出五百兩纹銀正个封眼望謝虎開言說我兒將
此銀五百兩急个的送到通州南関鮑家店內見了你黃三太
爺贊我問候說明白了这是盤費二十兩艮你到了通州見了
你黃三爺交艮以畢急速回來免的我放心不下
謝虎兒口內答應說知道師父只管放寬心

李煜吩咐叫擺飯 總而言 謝虎登時把飯吞
吃畢站起忙伸手 拿起五百二十兩銀 李红旗
代咲口把卖往叫 要你留神細听真 你到通州送銀兩
一路上 心須仔細要的神 不可粗心要保重
須当早去早回程 記准着 通州南関鮑家店
到了那里話言真 見了你佰父黄三太 交銀速刻就回程
也免的 叫我在家心不放 卖往你
路途不可把事生 謝虎口内連答应 説道是

師父只管放寛心 説着邁歩将身轉 出了書房一坐门
不多時 離却街门往北走 総而言
離了茂州一座城 此書中 三里没有桃花店
五里不見店花村 不過是 飢食喝飲往前走
曉行夜宿在途中 謝虎離了茂州郎 到不必
卖説一路小地名 那日正走來的快 三家店在只尺中
紅輪以落天色晚 店村庄人家点着灯 通俗説罷恨来蠟
不過是 人的面目还着具 前面一攢楊柳樹

謝虎邁歩過樹林 忽听的 林中有人高声喊
説那厮少往前來快些留下買路銀

列位謝虎奉師命肩抗五百紋銀上通州給黄三太送去離了
茂州是曉行夜宿喝飲飢食那一日來至三家店着了着天色
以晚心想着過了前面柳在我店安歇到明日清晨在我鮑家
店見黄爺交銀也还不晚主意以定邁歩徃
従林中踪出二名人各執兵刃拥住去路一
兎火徃前來快留買路艮也好放你過去 刘位謝虎是生來的
心高氣傲意狠心毒再搭着幸了幾着兎拳脚幾路刀法眼界
中那里有这両个却路响馬再者他雖無有出馬他師父在緑
林中算的恍動乾坤数一数二的好汗他會叫人刼住只氣的
謝虎須弼山半边通紅一聲大叫咬睛眼毛戟快些滾閙拉自
無知将俺刼住你每要的是什麽買路的金銀你爺了不懂説
着説将銀子徃地上一摆従背后抽出刚刀上前就要動手忽
听那両个拥路的强人一声大吹

那両個 拥路刼人二响馬 乃是親弟兄
緑林之中做買卖 他每両 (旬)三太李煜有交情
只因為 计全 標借銀両 内中就有他弟兄

借銀一千还叫送 弟兄那有這相銀 不過是
漫踵之中刼南買 也好奏上一千銀 二人出馬來刼道
遇見几起大客人 情宽的
这如今 包裹現存二千銀
若過買卖不放行 弟兄来至樹林下
年紀不過二旬下 肩抗捎連徃前行
里面艮子真不少 粘旨肖
賊人一見心欢喜 这就是

謝虎刚至柳林下
謝虎又到剪無名
背后抽出刀刚鋒
右手奔刀喊一声
什麽叫做買路銀
他要依了我也往
好小辈
曾係比個刀鎗兒架
一賽出林把路攔
謝虎刚刀往上迎
謝虎見賊的刀臨边用利刃往上一架只听吱啷一聲架將過
去刻位謝虎这時不過才學藝本勢还不通達他自己疑惑他
的刀法不知是怎麽利害只知有自己目中無人到后來在施
公案上他還有个外號兒叫一枝桃並非是係林人俗似他起
乃是他自己所起赶到他把武藝學成真是飛沿走壁刀法精
通做買賣從此獨食貪淫好色使財輕友在任止縣有人
將他告在施公台下他还把黃三太的兒子黃天琪打了一標
說着，掄刀剁。謝虎刚刀往上迎
你看，
二賊耳听心好恼
真正欺心胆子大
我到要
瞧你比個刀鎗兒架
一賽出林把路攔
謝虎又到剪無名
背后抽出刀刚鋒
右手奔刀喊一声
你等無知說焚話
你看，
二賊耳听心好恼
真正欺心胆子大
我到要
瞧你比個刀鎗兒架
只等施公案上他才响名如今不能呢方才表過他的武藝還
沒成呢他就心高氣傲眼睛裡还有誰呀見賊人用刀剁他不
由的心中大怒
明亮，
用刀一架只听
两個人
曾表過
哥，名字叫郭龍
刚刀一口接頭剁　心中大怒眼元睜
刀磕刀　吱哟架過各回東
復又回來褥動手　你來我去两相爭
盜冤本是哥兒俩　他的那
賽燕青兄弟叫郭虎　弟兄俩
江湖之中也有名　今日个
上前動手叫郭龍　两位个人
刀劈刀砍各用功　謝虎这是未出馬
这是初次與人爭　從學藝
到底來　刀法散乱着兒松　本勢不通不柰久
謝虎不知是籠　進步連環刀一剁　郭龍刚刀手一停
轉過刀來一刀背　照着謝虎下绝情　郭龍故意漏一空
郭龍明欺謝虎刀法不精故意賣一破綻謝虎不知是计連忙
跟進步去掄刀就剁小垻工將身一撇手中的刀一停轉湾式
探身形舉刀肯就是一下謝虎砍空使的身子往前一探恍了
一恍頭吱哉倒見賊人掄刀來剁拍架不及只听吧一声响亮这
一刀背打在肩頭之上
一刀背　丁背謝虎肩頭上　打的疼痛甚难禁
吸呼哉倒塵埃地　口内吱幽说好疼　不敢前來復動手
邁步連忙去似風　雖然他　身上重了一刀背
並不糊塗心下明　意非樹下曲神看　不見了
稍連同定五百銀　到把謝虎魂嚇胃　四下尋找不見踪
謝虎挨了一刀背往下所跑來至林下賭了賭稍連銀子踪影
全無一時间亡魂嚇冒回去罢不用說死定咧不回去罢可往
那里去越思越想竟剩了哭咧猛然想起說我何不如此这般
大料黃三爺定然救我想罢也不曾天黑夜晚竟非通州而來
他的銀子是往黑灯影里去咧刻位郭龍希謝虎杀的時節郭
虎先就拿着走咧郭龍又把謝虎打敗他每二人得了銀了我
店歇着去了也是要上通州給三太送銀不在话下且说黃三

太一同李文庆武文达子贾信李俊黑熊方知周胜马青马時
石宾江立江顺等住在純家店内只從计全指標借銀去后白
馬李文庆又把庄頭左忠信请來與三太引見武成就把放响
馬巧角黃三太又角賽毛遂揚寨主解和怎么差计全指標借
銀怎么定计假沖報錄進縣安彭公之心總而言武文達子就
把前后情由对着左庄頭細说了一遍

左忠信　一耳武成这些话　不由添欢長咲容
慌忙站起身拉背　口中说　小弟先谢老仁兄

賀兆熊武萬升北大勇褚彪朋頭兒黃順寨李廣对世昌六
家好汗一仝黃三太白馬李文侯携手挽臂讓進了廳
大家進了上房屋內每事磕左庄頭引見武成就把放响
中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一齊归坐手下献茶擺酒共
擺八桌大家分賓归坐酒过几巡忽見賀兆熊眼望黃三太口
呼兄長小弟每武仆二位在阜城县路過褚黃刘三位賽壽高
起你往何处而去他三位对小弟言說老哥叫計全用金
標借良五伯兩送到通州南门外艷家店内故此随定他三
位前来一未望侯仁兄二未也打听：老哥用良于所為何事
黃三太見问口呼東位卖弟說起用良之故实在話長書不
重叙黃三太就把從前一往之事对眉東位細說了一遍重叙
才明白了忽見小兵從外面搬進稍未連放在廳内又見褚彪
黃順刘世昌三个人上前代咲口呼三哥这是小弟三人的良于
二千兩前来咲納

褚黃刘　三家盜寇呼兄長
那論五伯英大伯　不过是
望求仁兄你咲納　言罢動手不消停
乞刺献上在桌拔　一封：雪花良
成情一派未献功　忽見兆熊呼兄長
我三人　也有薄意未咲敬
一未相助成此事　皆因是

店公來了六个人
總而言　口称要把黃卩我　三大爺听滿面春
一同大侯迎出店　仔細面神驗假真
当先世昌黃順褚　扑大勇武萬年賀熊兆　一齊店外下了馬
这不就喜坏了白馬七侯飛標三太老英雄

三太点頭說狠好
忙叫文猴先動手
飲酒用飯不消停

酒席前

晴：誇猪白馬李
录林会有黃三太
每人借艮五仟兩

明朝如此我進京
這件事
別說难对三河县
左庄頭猜說艮子湊
衆原戰那怕作一天也保住我無事左某要是不能叫彭公安
衆原戰別說白馬李文猴不能容我就是這些賊祖宗也未必
善罢干休不表左庄頭害怕且說黃三太与申冠飲酒叙話堪

跪求王了將請討
彭公若不安衆任
大器有

总得救下朋县等
連我难回此县中
这些了们未必容

天晚大家安歇一夜至次日早辰大家扒起净面更衣茶畢摆酒
申冠坐談忽見一名手下前来回等三太了店外来了三起人騾
馬不少口：声：只我黃了

黃三太

一闻店外人来到
我与文猴往外迎

口等列位都别動
看：是誰讓進店

沟面欢喜長咲容
看：是誰讓進店

后面手下拉能行
看来也有四五十名
有八个
騾馬駄的是艮兩
具都是
也在江湖称录林
認的尽是好弟兄

看了看
抗害京高每过客
身体胖大矬又矮
四外趙来献人情
生的雄壯活楼虫

看了看
大家比此又归坐
吃茶用飯把酒吞
皇粮庄頭腹内云
河東一代奪监等

黃三太

那边申冠早看見
艮子凑句一萬兩

說着話

赶到门前把手伸
又与那
三太黃了呼列位
請進里面通名姓

斉都来見黃三太
白馬文猴多親見
且到屋内叙寒温

大家一斉往里走

不說手下撤行李

单言那

白馬文猴与黃三太將申冠讓至上房内大家相見
尔人是誰呢頭一起尔乃是東路大响馬此人姓楊名香武綽号賽

許久不見老仁兄
人：欢喜長咲容
言罢拱手呼列位
騾馬駄子進店中
未者盜冠申录林

毛遂代領尚新上挑板的賊冠兩个一个叫猪頭獅子張炳一个叫
胡冲一盏灯第二起一个叫洪金毛犬杜青紅頭武二岛里坏胡鉄
釘第三起乃是金眼獸陳達左衆门孫立烏云豹張刚錦毛虎
張鼎黃三太与左庄頭先来的申冠大家引見各通名姓归坐等下
下献茶：畢付又摆了四桌酒大家斉飲且說外面随来的手下
撤行李解駄子拴牲口往屋里撤稍連各人支代明白回房吃茶
用酒也不用细表

单说那　张界来客申宾朋
执手當胸先讓酒　比此欢飲咲盈：
酒过三盃菜五味　黄三哥
前日路過杜矣弟　說你借艮五旧兩
送至通州旅店中　手拿金標去找人
但不知　神眼計全去知会　小弟也来邦助艮
所因何事借艮兩　予：才知旧里因
对申從頭說一遍　难把艮兩運進京
黄三太　果然伺熟一片心
点頭誇將黄三太　这一投下彭知县
三河县内要响名　従此名振在河東
申盜冠　大家前来献人心
各把艮子全交代　李文庆
満面欢喜方襯意　里外張界満精神
正：闹了兩天半　三太一仝申录林
眼望旬　皇粮庄頭左天逢
白馬文庆飛天豹　张界来客申宾朋
一个：　比此欢飲咲盈：
楊香武对旬三太云　黄三哥
他們弟兄对我云　說你借艮五旧兩
神眼計全去知会　手拿金標去找人
所因何事借艮兩　小弟也来邦助艮
对申從頭說一遍　予：才知旧里因
左庄頭　代咲眼望黄三太
若将艮子明運去　名頭不小不受听
豫親王了不肯要　其不答應大事情
列位听我细言明　彭公还在三河県
頭一件　此去京都将情跪
用艮打点将京上　弟二件
行賊受賂罪不小　难把艮兩運進京
黄三太白馬李文庆申录林
一千五旧兩取来共湊一处这一旧斉在所房内黄三太李文庆武
文達子仝旬申冠眼望左庄頭叫道左了艮子器一器句不句
好去打点：早：的好叫彭公安神好拿武二虎左白臉代咲哼
列位塞主此事以定明朝一早起身進京大料旬不過三五日
的工夫準：有全旬列来受叫彭公安栗原戦擒拿武奉内有
一件这些艮子不能明：送進京去总得另尋别計
左庄頭
若将艮子明運去　代咲眼望黄三太
豫親王了不肯要　名頭不小不受听
列位听我细言明　其不答應大事情
頭一件　彭公还在三河県
用艮打点将京上　此去京都将情跪
行賊受賂罪不小　弟二件
　难把艮兩運進京
　白馬文庆申录林
　萬一要
　内有事情正三件
　悦動此地旬河東
　不可傳言走漏風
　只怕嚴窠池暁明
　弟三件
若叫武奉他知暁　只怕眼前大祸生
那時怎当索皇親　黄三太
口把皇了在上听　依你不知怎庆様
只要你想怎庆好　瞞咲武奉恶狂生
闹听才要囲言道　忽見庄外闹咲：
満眼垂泪吐悲声　上前抱住黄三太
泣說道　你老人家快救我
黄了一仝申响馬　奉旬観看小后生
叫声謝虎你是听　有什庆
不必啼哭你住声　謝虎口把叔父叫
黄三太白馬李文庆武文達子楊香武何瑞生褚彪正旬庄頭左白
臉高义運用艮子進京忽見従外面跑進一年軽的后生未至上房
屋内看見黄三太連忙上前双膝跪倒口等伯父你老人家快救
小姪兒这条命不怎準死言罢無話痛哭你說到把了三太旬申冠

吓了一跳連忙奉目观看躺了躺内中旧有認識的連忙上前叫道謝虎怎麽樣了快说未何必返樣光景这内中还有不認識的上前便问这是何人之子黃三太眼望車寇說此人乃是红旂李煜的徒弟乃是河南怀慶府修武县謝通之子名叫謝虎但不知所為何事黃三太言罢車人这才明白說起他的師父未能人不知那个不晓李二了為人忠厚丈义疎財如今他跪倒痛哭何必大家问呢車冠才要盤问黃三太上前将謝虎扶起来叫声我的兄有話只管說未不必痛哭

黃三太　你從何处来至此　我兒有話只管云　眼望謝虎開言道　你的師父可知南　謝虎見问只住泪　前者有　神眼計全到家内　拿着金標提伯父　借艮五伯莫悞功　南阆外面碾店中　我恩師　还叫送到通州去　哨在馬上就叅程　叫我親自送到此　立刻打点艮五伯

家師之言敢不听　駝上艮子离家内　单人独季往前行　在途中　正走了一天半　未至荒郊曠野中　樹林撞未人一伙　捆住小姪不放行　貫路金艮才談过　往我要　四面圍果不放松　小姪焉肯拉給艮　邡起保林多可恶　五伯艮　内中一人用鞭打　伤了生下馬能行　困此前未求伯父　尽被他們抢了去　小姪怎忘恩師等　我好去　围轉家中見車人

車伯父叔父既与家師相契难道还不知他老家教性应听見小姪失落艮才豈肯清饒与我小姪越走越想退退而难無奈何前未肯求伯父怎应悔小姪解救才好言罢付又望有三太深的一躬老英雄阆听代咲說道元未就未这件事我且问你到三家店前柳林坡下天有日落時候遇見一起录林就将你捆住硬往你要買路来难道你無对他們提你師父的名应到要你明白說来

黃三太　叫声謝虎听我諸　你对車人怎把話云　你的師父是何人　难道你無对他們諸　就該提　还有一句我问你　当云起身是怎行　你師父　可有暗計旗一面　可從叫你代在身　难道你是何人　既未送艮道路远　难道不備这一宗　若要提起三家店　柳林坡　泳州以南尽是熱人　不过全是哨的友　並無远处面生人　可是你我坐落处　不知你過見什麽人　莫非是伙生眼的汗　無有不知李煜名　你若提给我送艮而　不知你是怎应諸　听：可是那路人　只怕将你送一程　到叫你把我问住　说起这是我粗心　臨行我師嘱咐我　路途一代無别人　这件事　並無提起旂一面　小姪之刻就起身　謝虎見问拳泪父　過見那伙录林客　我又無提家師名　說是路途要小心　被他們　艱打坐季抢去艮　三家店　車公不經一事不長一志就從这件事謝虎回去自意经心孝义到　話不投机動了手

後末李了一身的好本式可就入在江湖单人独季作買賣此乃閑言
少叙且說謝虎說過見录林却等並無提起家師与伯父若要提起
如何有件奇事謝虎言迅未尽忽見胎里坏胡鉄丁在一旁閑言說
总是这个孩子的不是想来你必是習了儿路刀法閑了个又高人胆大
竟把江湖看不在眼内你到那处就是这樣别說是你連我也不敢輕
視江湖中的好汉平公提起趙返胡鉄丁来怎麽叫做胎里坏这个外号列
位明公少時愚下单說他的云則行為此時单言黃三太

且說那　三太黃了開此話　又是氣脑又生嗔
代怒就把謝虎叫　这是你　師徒素向眼望空
江湖之中無少氣　录林不肯当宾朋　若不是
我与紅旗交情厚　一師之徒賽弟兄　自幼同窓似骨肉
常在一处作录林　你又年軽小孩子　那里有返五伯艮
叫你師父若知道　沾尋江湖录林人　孩子要你長志志
千萬以後要当神　不用啼哭将心放　回去只受見師等
你只說　艮子送到通州郎　南門以外旅店中
就提黃某我问好　也就完了事一宗　謝虎闻听心欢喜
上前深深打一躬　　平益冠　斉說従此加仔细
見了江湖先报名　　你師徒
不是無名小姓人　　料想人了有照應
总而言　　謝虎点頭說知道
庙外来了二响馬　　平冠正杰来請話
　　代領旨

黃三太正与平冠教訓謝虎忽見一名手下前来口称姓郭却是弟兄二位黃三太与楊香武白
庙外来了兩家好汉口称姓郭却是弟兄二位黃三太与楊香武白
馬李文庆武文達子斉說必是小坝王郭龍賽燕青郭虎你我前去
見二来人請進来会二黃三太說不用平冠閑听一斉說道恭敬不如
出去将他二位接進所来大家相見平冠閑听一斉說道恭敬不如
従命我們在此恭候罢三太李文庆往外而走不多時来至庙门首一斉
抬頭当神観看

黃三太　一全文庆当神観看　打量江湖二弟兄
一边站定人兩个　元来是　仝脆手足二录林
郭龍年有四旬外　生的雄壮恶形容　韵頭环眼黃面目
自高五尺有余零　兄弟郭虎三旬上　眼大眉粗肉横生
江湖人送一绰号　那个不知賽燕青　兄弟俩
录林之中作响馬　尚敢经商过往人　只為計全送个信
想有金標来借艮　今日来把艮子送　故此前来到庙中
看罢多時說劳駕　探背拉肩二弟兄　口呼卖弟称美意
不避風霜到来臨　無故破鈔贈厚礼　岩兄心中甚感情
　弟兄俩　一斉拉手叫仁兄
外道之言何心细諸　想你我　非比别者乘弟兄
朝思夕想常聚首　每日盤桓叙寒温　說有話
囲頭瞄見白馬李　上前口把卖弟等　許久少会卖弟駕
今日相逢樂無穷　文庆口把二位叫　大家進庙把話云

四个人
未至上房门以外
忽見退来而个人
人：滿面代昏風
柳林坡却是此人
話說郭龍郭虎剛杰退了上房屋内誰知謝虎一眼瞄見連忙跪至
黃三太的跟前口等伯父在上前在三家店柳林坡下就是他們於我良
子去了千萬不可放此人逃去
連忙上前呼伯父 休要放走兩个人
謝虎他 於去了 小姪五伯雪花良
柳樹林下却住我 我打量
还把坐下馬打倒 他兩有点太狠心
永世千年不能見 誰想此处又相逢
到把郭龍吃一驚 弟兄二人尚神看
只見謝虎一边存
前者却过良五伯 就是柳林相見的人
元宋是
才要相問誰的好友 只見那 三太喝言呀一声
二位卖茅可認君 前者却良可是真 三家店
二位可曾作買賣 海边五伯雪花良 兄弟二人聞此話
口把三爷等一声 此是何人不知曉 果然眼花不認君
一旁边 武文達子腮含咲 提他的
料想不到名謝虎 提他的 倘遇見
江旅李煜大徒弟 呼他来送五伯良 誰想到
二位把良子却了去 倘的此子而無门
怨見退来而个人 伯的是 旧去師父不容情
小姐王郭龍一阎武文達子之言謝虎乃是江旅李煜的徒弟不由的
又京又躁滿面通红連忙上前拉住謝虎呼声賢姪良子是尚風不動當初
你未何不提你伯父師父的名姓就該道个字号高能如此今朝望你寬
恕个我弟兄不知之罪黃三太一旁代咲呼声謝虎你过来見个这位
郭了合和你令師相契多厚只因你短点过节才被二位將良拉去
謝虎尚听绝之后悔总而言之大家咲后又合更好汗引見兩个人也
將良子並謝虎的良子共献一千五伯兩白馬李文茂收進槽房算良
子凑了有一萬五千兩黃三太李文茂眼望庄頭諸話
黃三太 一見良子上了萬 眼望庄頭把話云
頭里你有一句話 但不知 良子怎得運進京
把指算来有半月 只怕彭公要起身 李文茂
一旁也就忙追问 武文達子車录林 齐說左了怎么樣
事：如今单问你 早：打点好進京
見问口把列位呼 仁兄老弟仔細听
頭里你我同商意 倘遇見 外面来了謝相公
古才話語刚說畢 此時正該把話言明 这事情
若呼武爷等了翠 你我往自在河東 如今既然有良兩
等我時：運進京 豫親王了我孝敬 保受之刻走線通
三河县 先呼彭公衣衣任 然後好拿恶狂生

當堂定了武奉的罪　古趕了　你我事人大家心
不是左某說大話　我去日子大事情　這如今
還得我把通州去　如今這般尽支通　明日好把京都進
　喃呋三河單英民
左庄頭說列位寨主如今我到通州北關內花局子買他四十盆南花將
良子下在盆內有人抬進太王了府我再親身去見子太王了只用如此
這般子黃三太李文彪等商明所無不欢喜齐說這茶計策果然机密

左庄頭主刻告訴了事人云了客店来至通州將花兒買妥臨走之時
告訴了花兒匠呋他將這四十盆花兒明日一早送在南门艷家店內頓
良匠人商明所点頭應允左庄頭付又轉身回店見了三太文彪事多的衆
林好汗
　左庄頭　主刻回轉招商店　見了三太事衆林
又把此事說一遍　明日了　花兒匠人到店中
必得如此这般樣　明朝随去好進京　黃三太

一商此言心欢喜　明間喜坏事衆林　白馬文彪飛天韵
神旦李王何瑞生　武萬年与朴大勇　肖老刘青賀兆熊
　楊香武　張炳胡沖紅頭李二　胎理坏名呋胡鉄丁
李刚張鼎与孫主　朋頭兒　杜青杜红二弟兄
刘世昌与金眼獸　小唄王与賽燕青　朴刀李
黑熊金刚呋賈信　馬青馬明二弟兄　郭龍郭虎人二个
还有盜冠呋謝珍　謝虎事人齐欢喜　都說庄頭作事明

說着：呋摆酒　大家設呋引刘伶　不多一时天色晚
只飲到　天交三古半夜中　大家散席归房去
安歇一夜到天明　一个：　净面更衣將茶飲
齐到上房大厅中　三太一仝白馬李　眼望着
庄頭開言把話云
黃三太李文彪眼望庄頭刚杰諸話忽見花兒匠来吶事公
大清傳总要剪断李文彪將良子搬云搥忘总点清了数目左庄頭呋

花兒匠將一萬五千兩良子埋在花盆底下照旧栽好又催了人夫抬送
內中又派了盜冠之名又有旅人瑞升每李公杰这二人一来帮助送良
二来就事回家这些人一仝庄頭告訴了事盜冠玉席上馬还有四
又名手下押着抬花兒的人夫盆上尽都捧着上用的黃旗离了通
州南關川街越巷竟北了西门外而来
　旦说那　鼓家店內事盜冠　三太白馬事衆林
每日飲酒說又呋　黃三太　又呋文彪進呈中

用話安住彭呈主　單說庄頭与事人　押解着
人夫抬定花兒走　手下前后步下跟　个：花盆捧旅子
有誰敢来開一声　六名盜冠左白臉　前后催馬有威風
　左庄頭　不往加鞭淮坐季　馬上提說彭呈公
这樣清官多忠正　為民私訪作农清　又提狂生吴二虎
所丈勢力害良民　这个人　全丈京內索国旧
欺官害民行事凶　又提白馬在衙內　現今應役跟呈等

义义球财向热心　　在河東
专打恶坝报不平　又提前者他舍弟
弔打恩主叫朋彭　群冠大闹三河县
　李八侠　　说話间
尽乎义侠見卷公　順着大路往前走
沿途一代急消停　心急不住叫快行
人夫指定花盆走　迈步快跑似过風
眼望庄頭问言道　左了一事要稟明
　　这一退城不能送

我二人　　要与事在把手分　庄頭点頭說狠好
大家各自奔途程　　总而言　　郭天不过交正午
进了斋化一座门　　何李分手归家去　　左庄頭
　来至王宗王府要求情

左庄頭一企事家盗冠押送人夫来至齐化门上总而一言门上稅局主花
了幾弔飯片这才进城何瑞生李公杰告訴了事人回家不表单說庄
頭一企四家好汗押着人夫川街越巷不多一时来至太王府前左庄頭先

叫事人夫將花兒放下这才迈步来見相役達將話時：的說明應
役门官闻听立刻往里傳至内官了们急：的往里稟明左庄頭的
来意太王了一闻本府的庄頭近南花兒盆内忽有元故就知有要
緊之事連忙叫内侍急去將左白臉傳至上書内来見王駕左庄頭
双夕跪倒高声說左庄頭請王了安言罢叩頭在地太王了坐上代

来意急忙叫庄頭口等王了奴才叩求之事
　王面狼　　連：叩頭在下面
奴才叩求一件事　　說延来
万歲了欽点三河县　文品皇堂叫彭朋
一秉丹心暗私訪　不貪民財似水清
為人欺良又害民　狂生名叫吴二虎
　彭知县　　一怒不準情合义
　　势力欺人怎肯听

誰知武奉欺县主　立逼着　只叫知县放犯人
彭公主刻心内恼　將他指云县衙门　　郭晓得
狂生有些壹眼大　一怒連夜上了京　不晓所走那个门路
草藏坏了彭县爷　三河县良知任　苦死河東軍共民
　吴二虎　　世力通天壹眼大　竟把知县坏前程
奴才不忿求王駕　　今有郭　　三河百户軍共民
公全敬納来送礼　总為县宰叫彭朋　　三河县

十年元鬼清良府　天生民怨苦生災　汗涕不收这几载
陷害良民良不清　熬的三河有卖宰　良清民安享太平
　在不想　　玉乘了一个吴二虎　竟把清良坏前程
怎能彭朋良栗任　　三河县　　大小男女念观音
庄頭說把連叩首　王了代怒罵狂生　　似这普
武奉拉敢行万恶　郭有王法任意行
太王了說庄頭你放心都有我呢　玉面狼闻听此言頂得了一道赦

言連叩首說道王爺施恩太王爺代哭開言吩咐內監把座頭
代到飯房內賞他飯吃這布代謝荅應領去吃飯王爺又賞了四匹庫
緞四對荷包香袋扇套鼻烟壺等物這的東西不少內監老爺們拿去
某王面報叩謝之畢忍見一名內監傳云話來說道有話傳與座頭荅
爺吩咐你只管放心回去罢三天以內定有欽差上三河縣傳旨
準叫彭朋友要元戎左座頭迈步往外急走会有四家响馬一伙手下
迈步來至府門外　見了郭正馬四人

左天逢

五个人　会面急忙上能行
座頭不肯語高声　尽都是
什么情由說个明　穿街越巷急如箭
心急竟奔通州郡　南関招商旅店中
三不白馬手强寇　送信报喜不必云
列次日　親自進朝去面君
信寵王爺御皇兄　所奏的

此書不可多深厭
商邦王府崔坐季
悄語低言对四寇
云了京都齐化门

某会那

且說王親太王駕
康熙佛爺龍恩重

任平何事無不準
請安去見佛一等

太王爺

主子最爱王親
外省督撫与提鎮
点頭應允去奏事

某人他

事后主子必追问
王爺一定必寔奏
太王保荐彭知县
圣祖爺

时常依把皇宫進
常有私弊来求情
圣主皇爺必準情

孝敬皇兄多少良

康熙佛爺龍面喜　返伴事
萬歲皇爺尽準情　王爺又奏吴二虎
龍面金腮代怒容

手公此書剪断估說太王爺奏準了皇爺彭公宜深元戎降旨將
吴二虎革退武举拿交县嚴形審问任平彭朋望罪限滿急
升通州等許升不許降急命通州收業经行文到县封收受戎
太王爺謝恩云朝回府次日一早急命代孔雀翎子的頭等艷名叫
也彦布巴老爺上通州傳呂不表且說三河县的文武官員只從
前者假报子賊滿门影壁哄信门彭公勾把总常萬雄四衙鄭国玉
单听京內的準信还指望迎接欽差預備公飯好一連等了廿多
天堪堪到了一个月的光景音信全無不由的心中犯想

事故員　个个胸內暗況音
京內既有报子到　欽差前来到家中
莫非报子錯听信　人人有些心不定
圣主佛爺將話改　必是別处府县門
連夜一宣上了京城　君王無戲自古云
这件事　在不杰

这件事

求準皇親索国旧
叫人难畧想不透　莫非武举知此信
不知其中旧里情　緊治之中吉变凶

县宰揣印往衙內　不敢催逼住飯中　皮塌中
容不得空鬼难作脸　倫不私事怎放松
又怕上司他動嗔　交派署印清当紧
总要催逼彭公走　又怕差役到县中
又恐怕　淂罪清役彭县等
时间难保忠列的臣　暗说好个白馬李
正是清役心犯想　忽听淂衙外吵嚷嚷声

彭公正与把总常万雄回衙郑国玉还有多少衣服闲坐言谈京中
益无音信猛听得衙外人声发喊事由何故心中不悦才要叫人去
看只听有人来了一起子报喜的人贴满了影壁今日又
来了一起子报喜的方才见影壁上贴满了报子他等下了庙咧都说
昨日晚膳后来的恩旨急令亲王府的头等轿到通州传召州官少
时前来倘旨将彭公台吉安委元戚急升通州如何早有报来这是
何处的人呢个个吶喊因此吟个乱嚷

那一个
前者有人来报喜
一个个
早以知道有此信
他等非日得信音
咐内说
只怕本县起身走
公差说罢前后话
就是豫亲王府中
暗个夺咋只向心
先到通报到县中
且说彭公闻此话
前者有人来报喜
差人来
连忙一旁听下音
平人闻听京又喜
想必是
难怪后来人喊叫
恭逢其中就里情
心是疑或结未音
假庄报喜哄我又
他好暗个去跑情
难为他走这逢风
往上跪倒等县主
通州个衣斧驾至
迎接那
地方平身往外行
更衣以毕往外迎
好一个
正是忠良心欢喜
又把平信老了等
奉旨钦差州至等
彭公他
不多一时至衙外
稳住我等心不乱
白马文侯多伶俐
忽见来了一个人
今有那
老了快把衣服换
彭公闻听将手摆
立刻回房将衣换

文武衣员各静睛
平文武
吉义忙进衙门内
快进县衙接吉义
一个彭公齐跪起
眼望着
忽见通州个衣至
随后一齐尽跪倒
彭知县
内中还有恶奉人
跟随钦差进衙中
平响马要拿欺心胆大人
县主上前跪在尘
钦差州衣语高声
衣衆元戚不动身
平衣员
闹读圣旨拿武奉

彭公案比武

昨朝话言老英玄黄三太巧与李七庚付又相帮到在通州南门包家店内差遣计全抚标各处借银聚集天下的驹马左忠信进献南花银盈四上京求情裕亲老王爷奏明万岁康熙老伏爷阅思降旨差官上通州命州官至三河县宣谕圣旨先有禹碑子报信说通州~太爷前来降旨彭老爷爷听连忙伺候不多时州官来至三河县衙彭老爷全省四衙郭国玉把总常万玄引中门接入衙内至大厅知州下马上堂东正站立

两手展开皇宣谕　慢吐清音念全文
一　第二句　皇帝诏曰诵的真
寡人旨降三河县　文武官员一体尊　只为国
彭朋革职坏前程　谁知知县含冤枉
朕当前者降过旨　朕在宫中怎知晓　只说是知县害民良
内有奸恶起歹心

叶知州
奉天承运頭一句
寡人旨降三河县　文武官员一体尊　只为国
彭朋革职坏前程　谁知知县含冤枉
朕当前者降过旨　朕在宫中怎知晓　只说是知县害民良
内有奸恶起歹心

昨日有　裕亲太王奏我朕
寡人已知他的过恶　索国旧
旨意到了三河县　官付元戎不动身
知州快去即捕你　须要你赤胆报朝廷
莫将屈棒打良民　庫响不方清词讼
你若是　受贿贪赃欺百姓
速拿奸人吴文化　你把他　才晓生非是奉人
参你不实罚俸银　通州的

后边是康熙年月日　彭朋钦此要钦等
念罢当令皇王旨　忠良爷　一仝文武谢了圣恩
州官读旨以必忠良一仝文武谢恩叩頭站起来在上前接过
旨意供奉在亭之上又与知州见礼叶太了告辞回衙不表且
说彭老了这一官付元戎不知紧要合衙上下那些马步三班
书吏人等一个个無不京控就是四衙郭国玉把总常万玄也
都小心不敢轻视忠良坐上分咐尔等暂且散去候本县择日
上任前来伺候当下该值之人哦　事役答应一个个散去衙外
典史把总也旧告辞而去彭与忠良爷　官付元戎心中喜

暗诱好个白马李　好走眼
名不虚传三河县　见义勇为义气深
跪情去求裕王了　骂　启奏皇了仁左君
仍在三河县受民　圣上叫我拿武幸　附中说不负我为国心
真正侠仪是吴玄　雅为他
官付元戎曾房面　定罪狂徒审向明

除去了　　忽棋豪烟申亖恩　　不枉我为官受主恩
大料父庆也就到　　见他商量返事情　　忠良爷
一边思想往后走　　来至出房一坐门　　走进屋内归坐位
内丁长随那敢停　　扶侍忠良更冠代　　彭兴连忙献茶羹
不言彭公付元任　　单说那　　水旱江湖申录林
且说店中老英仝飞标黄三太白马李父庆赛毛逐杨香武飞
天豹武父逢子贺兆熊武万年扑大勇左丧门孫立金眼獸陳
達烏云豹李刚錦毛虎张项渗金塔肖老通背元刘青挠头獅
子张炳一盏灯胡冲紅头武二胎里坏胡铁丁金毛犬杜青两
头蛇杜紅水里蟒韩受雪中蛇梁升小琪王郭成赛盖青郭虎
逢头鬼黄顺赛李广刘士昌泥金刚贾信快爷子黑石一条棍
周勝扑刀李俊落马刘真闷棍手方和滚子馬石宾等大家坐
談闲話　　这一日　　乘家好汗店房坐　　提说庄頭左天逢
三太黃子闻言道　　眼望着　　白馬父庆把卖弟称
白臉左了上京去　　玉亲王府去跑情　　以竟去了四日正
元合不見信合音　　未不知　　玉爷充允不充允
狀下艮来不狀艮　　李父爺听徵咲　　口内只叫老仁兄
王粮庄頭左白臉　　他一求　　並非小弟流话云
十拿九稳准成　　楊香武
口等卖弟与仁兄　　老太王了一定充
任不付亦要紧事　　这件事情怕有岔
你懲彭公这件事　　成与成不成两可中　　莫非是
一停接言闸言到　　推云不管这是情　　但只見
都站起说仁兄你回来了多有辛苦请坐、、五个人口说不敢大家归坐李
父庆说仁兄事体如何請道其祥左了说怎亦申位还不知道亦昨日至
上旨父到了三河县咧彭老了已竟付元戟又把見王了說情奏事之言告
訴了乘人一边申扣爺所云不欢喜父庆连忙站起深打一弓口中说多謝仁
兄这番情义小弟刻骨难忘左了回卷不敢劳小徵劳何足掛齒父庆又对
申閒言说到位仁兄卖弟小弟又欲進县去見彭公暫且失陪申人回说请便父
庆走云店外家人偏馬好漢偏馬竟奔三河县而来不在话下且说申勉打發
父庆去後一齐涔好汗侠又向热正杰大家言講忽見神眼计全走将進来
申人站起讓坐计全先上前笑了三杰的標回话以必坐在下面左忠信眼
望老英左闸言说三哥此位是誰三杰見问说卖弟元来你不相識这旧是
跟着我为兄跑盤子神眼计全左计卖侄过来見：这位旧是忠信左了二
人连忙站起拉了拉手兒付又归坐计全口呼左了小侄父爺等名尤如牲月
今日得見爷等彦三生有幸忠信四卷不敢多承令叔侄頂刀相扶帮助我等
成功计兄扒標借銀受尽云限風霜这番情义使我等感之不尽计全回说
玉亲王了将心变　　妥与不妥早回我
好叫我等不放心　　小人回禀与申位
不多时

不敢又往三太口呼叔父
计神眼
小侄奉命各处去
眼望三太闲言道
口等叔父在上听
每位借银五百两
批金标
去找江湖重录林
都是父叔好宾朋
未知
那一位来了誰沒到
一共凑了多少银
如今不短银不短
未知事体可办成
三太代咲闲言到
卖侄当神你听明
告訴你
所来人就是在
共凑一万五千两
位其
左尸押借将京上
盆底埋艮送府中
太王尸应情奏了
献鮮花
事
如何来邀这些日
我问你
旧礼情由对我云
这件事
小侄奉命各处去
其中一定有元故
在上当神仔细听
若要说来可人恼
拿金标
真異希奇大事情
借艮去見重录林
与見一起劫路人
捆住了
小侄不放要良两
因此我对他通姓名姓
江湖大料也耸明
姓計名全号神眼
录林中
说在下也是录林内
云有不曉黃三太
为首的
跟随南路黃寨等
小侄言詞还未尽
晒盤子小輩不是人
既然你在录林内
告訴尧標黃三太
几句言詞牢記心
独坦江湖称寨主
与見寨主豆二墩
天下耸明胆战京
公宫付元賤小弟又把黃三太助銀兄長上京求情之事
須眉乱作二目元睜大罵豆二墩胆大囚徒竟敢这等云礼戒若不
立劈了狂賊就杜为了江湖中的好汗武万年口呼三哥諒这云能之輩
何必動了樣的大氣話言未了只見李义庚従外面走将進来重人讓坐好
汗观睛重人俱千面代怒色不由的心下吃京連忙问道重位仁兄卖弟
如何这等光景面代嗔怒是何元故左庄頭就把計全与見了豆二墩之事
說了一边李尸耸听心中大怒一声喊叫叹听好一个万恶的狂徒氣死人也信口
說卖弟你先别動氣与兄问你见了彭公了庆义庚問答小弟見了彭
黃三太　我也知他很有限　录林之中不是人
有朝一日与見我　有本执
他若是英云来找我　式丶誰能誰不能
半月内我上绍兴府　除尽了
計全之言还未尽　这不就氣恼三太合重录林
比武首本一回
且說計全言講与見豆二墩之事話未說完把老英雄黃三太氣乍了个
南方一代重隹人
恼一恼

助威黄尸捆阻回答刘信赏脸于兄等令李七庆一见事人如此也就
代咲望省三太口呼兄长
李七庆
一见事怒跟三太
眼望三太呼兄长
河湘去把二嫩会
石方李馬数弟兄

黄三太
此去急快会多叙
連忙大家齐用飯
十位英玄拿武奔
仝事去会事英玄
頭一起
二起乃是楊香武

本是侠仪奇男子 作事包肯让人行
自己要 退委馬是丈夫所行
老哥当神听弟云 既要去
小弟情愿一仝行 当下左兄贾亲弟
帮助彭公拿忠坦 可以能将武奔翎
食所此言心欢喜 义兄弟仝去为兄
事英玄 登时议定不清傅
飯必收什把手分 当下了
俱闻三河先不云 再说兆標黄三太
大家走省怕悞事 分为六起各登程
李刚陳連收項孫立 刘士昌黄顺杜青杜红
涉金塔
刘青收炳与冲胡

落馬刘真第三起
郭忍仝省扑大勇
六起武成白馬吉
打斧謝虎冏家转
离通州
南量省

胎里坏武二賽燕青
第五起 武万年与贺兆雄
神眼跟省三太行 老英玄

小琪王

至河涧府我店住下大家仝在了一处商量省去找豆二墩比
式不表且说庄頭左忠指仝省滚了馬石英一条棍周勝泥金
刚贾信闷棍手方和 破姜喜青破房馬明满天飞姜玄就旧滚
姜顺扑刀李俊等十家好漢仝黄三太李义庆议定代领小卒
先就云店一齐上馬竞扑三河县而来
左忠信 一仝事人云旋店 大家扳安上走尤
通州离省三河县 义十里 程途半日至县城

齐到南庄稍門外 一齐省身下能行
家丁连忙不代慢 接坐季喂油不必云
事弟兄彼此闹谦 让勾多时往里行
事人等 大家归坐将茶献
庄頭分付快摆酒 手下人
筵宴摆在大所上 忠信让坐把宾主分
放下鱼筋端酒菜 大家一齐饮刘伶

左忠信
忠信抿手往里让
家人围随进了门
东必下人接去中
连忙答应那倩停
霎时间
席中庄頭闻言道

眼望事人把刘位
称 咱每尽其江湖义
咱弟兄 大家合必拿武奔
吴文華他家我尽小 设埋伏
不能進宅如何户 这件事
庄頭说列位我想这件事必须従常商议但
的家面有光学艺圆来也好見他事人说是我等俱个恩鲁先计
可施不知兄长有何高見忠信口呼刘位卖弟若依当兄的杜

朋友相交义气深
须当仔细要当神
週圆群墙有溜坑
须得离量计义行

见必须将武奉引云门大家瞄了面方好动手拿他明日再住
俱各应移散行前至处的在前有一二人在他门口探行寻事恐自
太云来那时大家努力必太成功事人食听汝心欢喜齐说好计就依
仁先主义而行言必酒饭用完下人撤去像伙看茶嗽口大家散坐天
晚安歇至次日清辰起来净面来至大厅茶酒厮应必资信等大家站
起接藏暗器告辞了左了一奇云了稍门竟奔东左来拿恩琪
他乘人 辞别左预往外走 身藏暗器伐刖牵
左了巧定勾鱼计 打量看 引诱行凶恩奔人
今若拿住吴文化 火质回来彩面增 扑刀考
还有方和尚根手 泥金刚贾信马明 被妻马青旧地滚
汪天龙江云谷龙黑 大家告辞左忠信 左头送云左院门
直奔东左来拿恩琪 弟兄每 移步计议往前行
刖太来至左头上 但见迎面来了一人 他生的
身高五尺多左壮 眉粗眼大恩形容 贾信一见心欢喜
认得是江湖好宾朋 要愁拿人无帮助 活该成功马见此人
建忙的 高声招呼问言到
你今却往那里行 常二哥
扑刀李俊等猛见贾信高声招呼大家一齐观睛迎面来了一人乃是江
湖中的好友蝎庞子常二哥弟兄看罢俱各欢喜大家上前拉手兜
一奇问道常二哥你从那里来今何往常见说到往一言难尽此处
不是说话的所在跟了我来言必当先行走单人跟随无了村口来至
一坐茂林坟地之中一奇席地而坐只见常恩先旧闹言口呼列位令日
寨主每令日在一处必太是饷酒了一宗浮义的买卖何不携代、、
小弟果有彩小弟之感高情也不失咱旧日的交情扑刀李俊说古
哥若问我等的来义这事煞太机密他也不是外人代我告诉与
你李俊旧里李义质跟随彭公县主坏任黄三太扒镖借艮左忠信
求情黄三太去会豆二嫂咱我等帮助彭公来拿武奉吴文化之
事告诉了蝎庞子常恩一边
扑刀李 至尾挺颐说一遍 常恩奔听面含春
代咲闹言呼列位 这件事 挺我观睛怕不能
武奉家中有哩伏 套贤还有强人坑 且慢说
你每单位难进去 就是官兵也不行 单人奔听吓一跳
个个省忙无言语 贾信闹言呼兄长 小弟一事我不明
你怎知 贼宅之中人难尽 请把情由对我云
常恩见问呼卖弟 听我把 就里对单位细言明
咱每非比别人等 我若相瞒不是人 只因为
这个武奉吴文化 素昔奔听又恶 坑人利己行凶道
家中豪富庶金银 因此我全永林友 大家商量安抢人恩
铁旛杆 蔡庆世洪却大汗 凤凰收头马茂隆
宋先祖马万君臣 他两个 刀是茂隆二徒门
单人来至三河县 打听难以敌恶人 真可巧
武奉家中将人雇 为兄来承愿打更 一年饭个艮元丸

四季许永振衣衿 我又奔着他五位 与他看家给饭食
此一时 六个人全在他家内 示入道路记在心
约定今夜旧动手 最可巧 与兄你每年兄弟
常六之言还未尽 这不旧喜怀江湖重录林
北武首本二回

且说重人食听蝎虎子常恩之言俱各海心欢喜并力齐俊吕呼兄长
真等是逢奏巧你我于在一处望求六哥指引 ~ 我等若能拿住
恶琪一定感恩不浅常恩说卖弟此言差矣你我非比别人如何说
到这句话上再者就是黄三哥李六庆哥俱是咱每的好友如今我
每那一位跟我进恶琪的家中先见郝收蔡先祖君召他等言明
令夜三更大家一齐动手定然成功姜立说我全六哥进去黑熊说
我也全去常恩说既是二位全我进去已以句了你每到位等至三
更堵住恶琪前后门休放一人云去三更时里外必有信息传云那
时好大家动手椅拿武奔

蝎虎子 常恩说罢一夕话 重人食听汝面春
令夜晚 定然成功把武奔捆
一齐口中说有礼 全定姜立与黑熊 贾信等
常六站起辞重友 用饭只等古三更 大家好动手拿恶琪
寻找近处安身体 再说进宅人三个 常六姜立与黑熊
按下此事且慢云

走进家内云人问 只当常六好宾朋
来至了 重边小院上房中

元来是蔡庆收陇成 却世洪
大家见面叙寒温 一奇拉手免礼宾主
一往之情尽言明 彭公文派义庆办
因此才由人八个 令夜更深拿恶人
你我等 一全动手别省心

咱每打叔好登程 蝎虎子
重录林 俱个欢喜长咲容
却世洪登庆收陇朱光祖万君召姜立黑熊拿听常六之言
俱各心中欢喜收出速快一个! 不敢代慢将夜行衣换上各代暗
器兵及只等天交三古旧要动手此话不表且说李俊贾信马
清马明江顺方和周胜石宾等自从常恩黑熊姜立去后就在
此找了个饭铺大家用了些酒饭天有初右边才交小云前又
至见来到收记之中大家换衣已必一奇云了收记各擎利及
竟奔重庄而来不多时到了武奔门外大家站之等里面信息
代有饭时猫听浮吱! 一阵胡响咻一声从东边墙上蹿下一
个人来借着当空明月看的明白但见那个人手执明亮! 的
刚刀竟奔他来贾信等观瞄不田的心内吃京但各手拏利及才要
上前忽听那人闹言口中说道那边莫非是李贾重庄客主去
在下是凤凰岭火的徒弟名叫万君召前来探听你每重庄既

是寨主来奔里边也就动手拿人喇列位在此等候接应要紧

万君召

一齐围居说知道

万君召时下不怠慢

躲上墙头将身转

到到底武义数年轻

见了那

说黑我身迈步走 乘愁奔听汤面春

我等在 门外等候信令音

来至墙下蹉身形 嗖的声

登时去的影无宗 雾信乘人甚诧谲

不说外面乘响马 单言君召往后行

常云将文蔡庆等 就说乘人在门外右

黑熊姜立忙站起

竟扑文化卧房中

恶坦武奔吴文化

付又前行把腿伸

登時间

梦中京醒恶武奔

才要下床云房看

奔兵及 大家一齐往外行

来至房外語高声 大叫道

快些云来莫站停 说着往后退几步

两个人抬脚一 齐 跺 只听啦唧响一声

瞄闻卧房門两扇 拴与揮阖拆落塵

不由的 心内着忙吃一京

忽见進来了两个人 各奔着

利及刚刀出似虎 奔入現瞄喊一声 胆大賊人真可恶

你竟是 诚心找死赴幽宾

吴文化身係武奔渾身也有些义葉見门外阖進两个人来不由

的心中動怒連忙拔衣下床墙上伸手去摘宝劍黑左一見那肯

容情奈支儿步抽斧就砍恶坦一見身形往傍边一躲姜立赶

上手掄刀背斜迁着就是一下武奔实难躲閃只听吧的一声

打在肩頭之上哎呀咕咚栽倒在地黑熊赶上一脚洒住頸子

姜立就将賊的汗巾従床上仰手拿起将恶坦武奔的女人死处藏躲用被圍果墩在床上打战黑左一声

高叫吸乘位寨主我两以将恶坦拿住细在岂房

黑熊他 一声高叫乘寨主 我两拿住恶奔人

房外京動人数个 旛杆蔡庆

朱光祖与万君召 却世洪名为显 道神

院中正杰声喊叫 成吓恶坦乘家人 我每乃是江湖客

特意前来刼恶人 素日武奔行坦道 欺抑良善把人坑

因此上 我们奔知来打抡 剪恶除蚤报不平

你等若有胆大者 只管来 云頭比並与輸营

恶奴奔听心全怕 誰肯云頭惹灾星 仆妇每

胆小更又心京怕 倘在炕上不敢云 此出剪断云多叙

万君召云门 知云 乘人 声 将 贾信等全乘 忽 房进 忙把武奔上绑绳

抑解着 恶坦送到县衙内 交与彭公審问明

过府定罪且不表 再正那 录林之中六个人

蔡庆光祖齐動手 拨撿金珠共白艮 打劫了

恶人資才云其数 飽載而归云门 天亮却离了河恩

大家催马往前行 路上蔡庆闻言道 口中连将到住秋

英三太 与咱每乃是知心友 还有江湖乘录林

他等俱上河南府 全都是 尋找咱良至之敬

你我既杰知此信 私当前去助宾朋 致我脩

咱每不上河间府
咋成隆
凤凰岭上拿听祭庆之言点领闲言说卖弟你返话说的实在有
礼咱每既在永林元为又氣避剑畏刀非是丈夫所为再者你我又
与黄三太是知已宾朋非仝别比有听他上河间府跟去的朋友不少
你我如今知道此信要是推哑装不去相帮一来久后传言不美二
来在江湖非为人也常恩却世洪等看说有礼六家好汗高议
明白吾与三河县晓行宿夜竟奔河间府而来走至村庄驮不
远忽听背后有人喊叫常六哥蔡庆寨主仝吟却二位兄长你
们都要往那里去等一等咱每一仝行走有何不可
拿听招呼状坐季
却世洪
但见来了人八个
尽都是
花胳膊者の一仝行
红旂李玉鸣凤明
江湖之中好宾朋
猴儿者配
左同鎚是他外号
久后人言不是人
铁旛杆说罢一夕话
也就答言把话言
合我每相见听其情
我等打叔也登程
常恩说罢一夕话
只说此事真等巧
叻黄哥要与那豆二墩作揖徒兄个雌雄
南良有去上河涧府
重录林拿听满而春
此处与兄重宾朋
跟去朋友十数个
重弟兄
南下与几位拿恩琪
郝他每捣住吴文化
兄三哥以尽朋友情
红旂李
我等也要上河涧
且说蝎虎子常恩就把计仝借良回来怎庆与兄豆二墩作来
之言要与黄三太比武如今三哥一仝白马李义庆飞天豹武
成赛毛遂杨香武褚彪武万年扑大勇贺逃熊锦毛虎姚鼎乌
云豹李刚金眼豹陈达落马刘真渗金塔肖老通背元刘青神
眼计金等早以上与河涧府去与我等在之河县与肖员信李俊
周发方和马清马明黑熊姜顺石宾他每奉李义寨主黄三哥
之命拿拿恩琪吴文化可巧大家相见言明此事我等帮助他
每成功将武奉御送县岳去见彭公父差我等六人听得三哥
仝重人去会豆二墩比武故此也要上河涧府帮助黄三哥成
功以尽朋友之义不知你每八位往那里行走李煜拿听口呼
卖弟听为兄对你言讲
红旂李
眼望常恩重人等
若问我等仝何往
听为兄
只为三太借良及
我等打
谢虎见黄兄
说计仝见与豆二墩
上前相见喜氣生
问好看把寒温叙
看光景
口中连叫李仁兄
黄三哥抓标各处
借银
寄语传言要比武
一心上定河间府
红旂李
眼望常恩重人等
间言走将列位等
对重言明就里情
事完必
稍言寄语要比武

要与三哥见顺雄 我想此事不大好 劣兄深晓豆二敬
手使双摆多晓勇 躍跻跳躍比猫能 飞沿走壁急又快
他的那 武义精通惯战争 三太本领难不弱
标轮单刀比人能 若要是 与豆敬比武交上手
难定输营而可中 非是在下言此话 常言道
老不将筋骨果是 三哥今年五十二 虽勇难比少英玄
豆敬正在年当令 血氣方刚义葉精 一老一少如何闸

列位想 独弱不敌怎能营 倘若那时有舛错
躲虚之间了不成 咱必须 赶早到了河洞府
见了飛标好放心 我与三太是一拜 拳义同師情义深
因此拿听逗个信 约請他心位一全行
言罢拿人奔说是 求了之话很至明 此为速快会多叙
大家就 一齐上了馬能行 催駒正走狂風起
霎时间 西北乾天起了云沧

说着话 用手闸放门而扇
头上没代僧家帽 因元热
撒拉着廂鞋光着脚 手中高将雨傘情
身量高有四尺五 项短颔粗大肚门
連兵胡須似刚针 两道凶眉花个挽
只见他 走云山门向言问
拿人看把逗和尚 不由的 吓里面走出一僧人
年纪到有四旬外
环眼生光没精神
到门拍门什么事
个个思量暗沉音

暗说僧人好恶相 甚是雄壮貌京人
和尚问叩门有何事 显道神闸言代咲云
又会避处怎登程 故此抖胆来京动
宝刹中 借一闲处安身体
和尚拿听观左右 看罢时
行路之人逢大雨 伏也本是方便门 施主行
我庙中 廣有闲房只管请

和尚说罢往里相让都进洪代咲罔咎说多承
人不敢十方善地施主每只管请行拿寇一奔下
下小卒将坐骑拉进庙内拴在一处行李它与搬进禅堂和尚把山
门闸上仝拿来至禅房东煜等一奔进房大家归坐看了看鱼是左村
寺院里面到也齐雅靠墙一炕摆頭紧上面摆着炉瓶三式儿部经卷
上面掛着一軸達摩坐相左右有一付对連左边是念伏念心
念伏右边是恭禅恭性性恭禅靠東墙有一炕禅床大炕放着

一时小饭桌子甫肖四个坐稳重人正自观看屋中摆设只见
和尚拿进一壶茶来数个盅尔放在桌上
那和尚 将茶放在桌子上 代咲闻言把列位为
但不知今从何方至 作什麽买卖 贫僧抖胆向一声
仁旅李煜先滚话 口中连将和尚称 我等是
贸易经营贩油假 通州起程上南京 候逢暴雨来京动
粧造宝刹望宽容 和尚回答说不敢 仁旅多闻言向一声

我弟兄 不知是坐什麽禅林
和尚说是精忠庙 因雨慌速来叅神 供的是武穆岳矣
李煜向道師父几位 大厌上 僧
方近几畝香火地 和尚回答只有小 所仗肖
僧人叫化 僧 施主每敬仗养
重人等 施主每多敬仗养 仁旅向道和宝号
僧人叫化元是禅 名 说话之间雨更大 缸倒盆倾争几个
施主每多雨天尚 太家用茶放下盏 又见僧人把话云
早 大料肖 並云用饭把几文

若不弃嫌生外道 小僧暑献至诚心 重题们
一齐回答说不敢 多承禅師你费心 我等不肯擾善地
若要是 打搅仗门礼不通

仁旅李煜口称和尚我等避雨京动宝刹取罪就不便焉敢打
搅善地我等行路俱有干粮不劳禅師费心僧人回答不敢站
起身形口等重住施主小僧告罪失陪少刻奉陪重人说師父請
便和尚迈步往后而去不表且说重录林见和尚去后令手下的小卒拿

重了些干粮等物大家吃用登時用必天色已晚雨也晴住大家闲坐
叙話只见猴兒李配口呼重位寨主並非在下多疑拠我晴这
个和尚有些个不对眼看他的形容动作不相个善良之辈你
我须要小心才好别闹的终日打雁别叫雁汁了眼睛那才丢人呢
铁旛杆祭庆说李义哥此话不錯我晴肖这个和尚就不相伏门的
弟子来的古怪此我隆说别管他是什麽人大家当点神就是了若
有風吹草動难道咱每十几个人还敌挡不住一个和尚么只见方
飛沿走壁人难比 在孤山 自己当盖这禅林
常℃刼夺来往客 庙后窩藏女归人 他还有
異人传授香配就 起名叫 五古鸡鸣断魂人
仗肖此物将人害 時常专杀大客人 今日个
让避雨重好汉 观晴行李有金银 要运倒江湖那些恶僧起义害重忿
取煙香 比武首本四回

列公这个和尚他乃江湖中一名大盗俗家姓景名叫景玉华因为案
件过多故此云家为僧自己起的法名德源此处叫作孤山元有一座三
家破庙此地乃是旷野荒郊四不靠林此庙正在山凹之内他在此处化
些钱买过了此庙盖了一个斋整内塑岳夫子的程象改为精忠庙
却是独自一人住持时常在外打劫过客若是有人投在他这庙内
却也再不能活具活命
都只为 他即熏香多利害 此法拿来甚是邪

人尽见 打个噫喷就痴呆
此法委果甚奇绝 若要是
此方实在是各别 用时自己舍解药
恶僧人 因见事人行囊重
有心动手他又怕 一个人
个个身体多在壮 又有兵甲把身贴
放过他们又不舍 既在生心岂肯歇

若要是 舍解药 暗把刚刀腰内拔
走至禅堂闪目旋 看见了
重家英在房中坐 口等施主事住了
假代哄 说有面相遣摩祖
不劳京勃列位接 半晌将香拂炉内
都请坐小僧是东方事 这才跪倒将头叩
闭目合睛假蹉跎 事好汗
双手合掌又念佛 可叹这些江湖客
奋见香味尽痴呆 一个个

东倒西歪形如睡觉亚似过氣绝
话说红旗李煜猴儿李配铁番杆蔡庆显道
五花胳膊李四魔王田勇左铜锤张风鸣火里剔
祖张飞揭菩事家好汗看有和尚把香拂在摩王老祖的相前炉内
吃了头又假念诵了会子这才回身对事请话面上代哄口等列位施
主恕罪小僧只为早晚有些功课多有傲慢望乞事住色舍一二少
时屋倍事英左奔说不敢我菩打搅善地以是不当何敢有怪

大家比说不敢 师付何必礼谦恭
再若是 挑持礼上更不通
无故打搅元不便 说有恶僧往外走
和尚付又闹言道 暗说此香事的怪
庆儿李 此乃施主量宽洪
秃驴总叫我疑心 心中总是不安宁
口中只把列位称 连忙的
跟有和尚走云门 在下占且告个便
且说房中事好汗 大家坐在禅堂中

忽奋香氣入鼻孔 犹如芝菌桂益香
氣爽神清精神满 事人奋见乐无劳
可奋见 这香可算宝贵珍
和尚再未将他问 此香却是叫何名
拿到嫁中数神灵 说有返步往前走
掀自鼻子吸奋味 那知道
奋了不足三两气 只觉心中不安宁

站不住
咕咚栽倒地流平
是道神都世洪难为他也是个老江湖这可也弄得嘴馋贪香味
还要寻些个家中点去那可不用说一家子色皆都得咧他这一栽倒把
平人全都吓了一跳常恩说都大哥这是怎麽咧今日無喝酒哇好个兒的
躺下咧赵未罢说有才要伸手去挽只觉自已天旋地转站立不住
咕咚一声他也躺下咧红旂李说声不好这不是转腿肚子嗎话未说完
他也躺下咧此書剪断平家好汗连这几个小卒尔全都迷倒在禅堂
之内一个个人事不醒
平好汗
个个如全死人樣
占且按下屋中事
云了禅堂往后走
瞒見一座小角门
連忙的
不知此香多利害
全都是
甭見俱各倒在塵
旨迷不醒睡況个
他只從
周表君召小英云
也足潜宗细当神
用手輕推个不動
按起衣服朝后退
一從身
仔细闪目看多明
正房三间才点灯
充龍之内往下听
扒伏在
一支香在手中擎
閑好门
開角门
迈步又往屋内行
忽听房中人说话
只听嗖的一声几
无未是
英云镜至房沿后
瞒見函僧云川去
了半晌又回轉
去了半晌又回轉
好汗見他走近去
却是和尚那函僧
紫行儿步归元处
躁上墙頭往下看
仔细闪目看多明
只听他
多有少倍处子你
淫声浪语说不敢
咱们俄
总要实成免虚情
口中只把娘子叫
休得見怪望宽容
情人那
义重如山情似海
美人当神你是听
又听
何必如此甚谦恭
從今后
又听妇人说咱们把这闲话格起来我先问你方才是誰叫川呢这们大雨
什麽事情函僧说是一起尔肥猪拱门来咧真个是大喜之事又听那个
妇人说您应見得是肥猪拱门大喜之事呢何不细个的告訴我听个函僧说
我只当是不雨难以去作買賣谁知有上门的買賣来呢不得不作万是一
起尔販油假的客人是大商人却也不少的行囊实多况重金良不少这
是我的運旺美人的造化不小妇人说雖然如此你才说他们的人多你
是孤身一人可如何吃的下来呢和尚耳听微个的冷咲口呼美人付又谪话
恶和尚代咲仆又闹言道叫声美人你是听
你自知他们人多难作事你却忘个事一宗
我的嫖香無價宝全丈此物去成功
已竟将香点个去这时候我方才
结果他们如反掌探囊取物一般全料有保管大事成
等少时我送他们去归阴不用美仁你憂慮
我与你快樂逍遥过几春淂下行囊咱们用
君召在外尽听真不由英云吓一跳二人房中未谪话
腑中只说事不好情个有忙吃一杯
当真他却要坏心

他的那
我才見他往外走
甲人一定不尚神
孤身独自一个人
想了多时说也罢
探听他
好汗想罢不代慢

胆子可也真不小　竟敢與心要害人
果然拿着香一根　元来却是害人物
倘若他的毒计　剩下我
这事我当如何好　英云时下难在心
先下去　我先仔细听个真
真实底细再办理　脩：屋内几个人
连忙的　双足用力把身存

万君召说幸亏我先云来不然
無法無天敢則商里还有活着女人哪这可如何是云家人的道礼哪
这个东西真也心恨这一煙倒了甲人真是滚汤泡老鼠一个不剩英
云想罢只見他轻：的把身往前一探溜至房沿之上伸開双手攙住了两
个椽頭付又将頭一低双腿一登便是一个毛呆跟頭折下房来一松手两
脚跕了实地好汗练出了的身轻体健真是連一点响呆也没有屯足
潜呆走至窓棂之下可巧只為天氣热窓户糊的冷布黑夜之間屋

建方代药收藏起　旧在这
两个人　房中只雇私言谝
万下外面尽听真　不由好汗心中喜
骂声虎驴真该死　少时呀你見閻君
这煙香　算你为我尽孝心
常代煙香可防身　万君召
脩中说　代我送他早归阴

内有灯從外往里看的真切英云的身形落點窓棂以目留神仔细
往里观看又听那个妇人面对着和尚谝话

万君召　却在外边所祥细
爱着和尚把情人呼　我听说
若要有人奔見味　去則昏迷倒在塵
五古鸡鳴方能醒　只等到
何不說与我知哥　断魂神香似宝珍　不知你是怎兼配
这要是　煙倒不害他的命

想罢之时不代慢　從腰间
也是函僧恶貫滿　又听得他在房中閒言把话云
话说八背哪叱万君召點在窓外听了函僧每淫妇他们二人的言词英云
又喜又怒喜的是除了和尚得了煙香可以常代護身怒的是他才说
煙倒了前面的甲人还要傷害性命奪下財帛好汗刚要進去動手拿
他忽又听見和尚他在屋内谝话英云付又側耳细听函僧说我從得了
此香也不知煙害了多少人哪得的財物实不用说别的事情

要取刖刀杀恶人

就是那一夜在你家中也丐了此物

恶和尚

外面气坏了万君召

迓英云

站在窓前纳有气

函僧代咲闲言道

此番实是不非轻

我也是

只为翅才無二心

你们房中却有灯

句去又晚句三魂

近房我罢他亲死

可喜你不增嫌句我

成了这件风流事

情投意合在是奚

那知道

咭彼窓楞看见你

是我一时生了念

用解药

贪僧却和你之心

情愿跟我到句中

函僧说罢哈咲

那日因我去的早

我叫你

用香燻倒你二人

方才救活你是福

迓才能

朝夕取染灶奥水

迓不就

气坏了窓外大汉林

且说万君召在窓外听的明白胸中暗骂奴一个可恶的淫妇函僧杀了

你的男人你还乐意跟他人句真正令人可恨我今到要细细的看看他的

模样咧说句定睛细看无不正面放句一张桌子上摆句酒菜和尚是

身穿汗褂漏句胸膛坐在上首傍边坐句那个淫妇歲数不大果然生的

风流美貌無双

万君召

仔细定睛咱看

打诠貪淫女妇人

见他果然生的俏

屋内灯光多明亮

青绫巧挽蘇州撚

黄登飞

面似桃花羞几分

水鈴飞

鼻如悬胆一般兼

细声飞

糯米良牙口中含

干净飞

中衣纱褲透下体

靴洒飞

香串一排代前胸

尖生飞

慢吐娇音腮代咲

红纡飞

对衿纱褂罩在身

紫小飞

倭花汗巾腋下计

当啷飞

十指犹如似嫩葱

白亮飞

胸前凳肚孔大绣

录真飞

三寸金莲似笋乃

香喷飞

玉脫上的鐲子响

咲吟飞

不亚如

外面观睛分外真

擡微飞

耳代八宝金环坠

细湾飞

秋波杏眼引人魂

一掸飞

月屏玉女下天台

黑真飞

一朵鲜花来配红

红彩飞

两道鹅眉如新月

血坠飞

英桃小口点碎唇

嫩语只把情人叫

你今提起从前事

丈夫自幼世傳孝医道

情趣飞

奴如作梦一般全

姓蔡的

双手擎盃敬恶僧

想我的

和尚函僧連忙接将过手说多謝美人说要吃在肭肉放下酒盃见他

那怕作了风流鬼

就只是

本领不如宽家你

就便是

他却不老正年轻

真称奴家我之心

死在泉下也愿情

列公你听这个娼妇说的这话呀嗔呀呀嗔一必说有话双手将酒连句

侧耳往外细听了一听叫声娘子天也不早了贪僧占且失陪代我去到
禅堂早：的结果了那一起尔细假客人回来再饮岂不消停淫妇点头
说此言有礼函僧跳起来就将他素日所用的那口单刀背在手内返步
往外所走恩外的英左万君召听的明白见和尚回来连忙将身退闪躲内
说我若迎着头与他动手见他的身体生的左壮只怕有些闹手倘若不
能取胜如何是好我今不如跟在他的身后冷不防给他一刀其不着事
万君召

打身傍　取云纯刚主男锋
也足潜宗往前行　只见他
闹：角门往外行　好吓擎：跟在后
且拔下　八背哪吒万君召
意恨强徒作恶僧　再说那
一个：　犹如身死一般公
英左却采率宰龙　只见他

人加凉风一吹代消两个更次他便酥醒过来猜神付旧心中想着要往后面
去睄：他这时可也就醒悟过来哟知道和尚用的必是煞香才出路超返
步要走猛然睄见打后面黑忽：的来了一个人哟手中拿着明亮：的刚刀
直奔禅堂尔来矣鬼李配一见器有不好屋内之人俱受了煞香不能行
动剩他一人在此不知奋中的虚实如何是好不由的心中有些害怕
返李配　睄见函僧特主害　不由有忙心内亦
腑内睛：说不好　这定是　函僧前来把刺行

若容他把禅堂退　只怕他苛活不成
迎将过去将他挡　结果他的命残生
不杰大事命必亡　想罢时
只见他　身行一纵把路模
高声喊叫喝一声　贼徒休得行无礼
岂不知　太了乃是何苛辈
预查之见怎能行　我先送你归阴去
英左却采率宰龙　只见他

奉刀近步接颈剁　气今：
函僧一见心中恼　用刀连忙向上迎
和尚他也动无名　器有一定事情败
这个机关未成功　模心奉刀忙还手
返和尚　表过也非无能辈
此人若是心存正　可也罢
怎奈永不作好事　奸盗邪淫乱呼行

单刀用力下绝情　故此跟着和尚走
函僧到底怎奈行　谁知他也奋见味
只听吱当一声响　颈如牛大耳生鸣
燻香计　跟随和尚去打听
受此燻香还算清　那天代交三更古
醒转过来懵了事　表过不说

矣鬼李配方才在禅堂之内不过是刚奋见香味他就云来咧蹄在外面
且不说

二人院中動了手
所見李配把路模
不由欢喜在心中
有心上前求那助
偏有自己多不便

这好汗

話說万君召跟定了函僧到了前院听見有人拷他却住動手知是自己
同志最灯遲了関门到了屋内英左一抬頭瞄見了那个漢婦咧还在那
里呆默坐有等候和尚呢等他作了事回来便好追欢取樂猛听見脚
步声响他只当是函僧回来呢瞎说好快呀猛一抬頭看見了万君召
来由的吃一大京才要向你是誰那知好汗走至他的跟前也不说長
道短手奉刚刀照着脖項就砍漢妇一見吓糊塗咧他那里能勾躲
咧只听哓吹一声所响可怜姣姿未入襄王夢漢妇先归地府门万君召
之人只是不能帮住黑夜之間恐怕傷了自己連忙的回身後往后走屋

周说君召后面行　果見和尚動了手
又听見　他母和尚動了手
知是事人没中计　才能击杀战函僧
黑夜之間看不明　倘若是
何不房中去取灯　代把煙香我拿上
連忙的撒步回身他又往后行

且说函僧与李配　有了眼目更好爭
彼此各把精神抖　扎砍孝採賭输贏
牟来他的武又精　庆尔李配也不弱
兩个人　動手爭持多一会
傍边恕恕万君召　手牟有
大罵賊徒休撒野　万下送你命归阴
蹬上前来有刀剁　函僧連忙牟刀迎

李配把又往上冲　单刀牟起朝下砍
一时间　不能招架将身闪
注意一躲無路穩　只听滑
李配一見心中喜　英左却是急改心
赶上前来输利刃　又听見
可怜你的佛门子　身首当下兩处
眼望有　君召闻言把话云

庆尔李配杀了　和尚听万下你方才到了后面打听不知他还有余
党無有若是有人咱们一並除却以绝后患万君召说小弟到了后面
房内以竟看明並無余党只有一个妇人以竟被我杀咧说有便猶闪
僧与妇人言请煙香之事说了一遍又说如今禅堂中的平座主
尽被煙倒此时也将五更多咧大器也该醒过来咧你我先去看
李配说有礼说有一齐才代要走忽听見有人打従山门以外闖
将进来一人高声大叫

借着灯光留神看　　啃見李配战函僧
两口刀　　上下来往不消停

二好汗

说道何处函徒辈
禅林之内杀和尚
一个李配回头看
召定君台下绝情

你元康

庙中既从年轻妇
才要去把甲人看

你竟敢

万恩函徒了不成
从外跑进一个人
好汗也用刀来架
一个函僧将人害
真亚如

忽听外面有人声
在此撒野任乎行

万君召

手内刚刀往上阐
口把强徒骂一声
全行奸盗奸邪淫
猪狗禽兽一般全

我今若不结果你
手内掄刀朝下剁
二人此处抖精神

此时候

庆尔李配曲神着
口中大叫休动手

不知道

只害良民怎容情

说着他

一汪秋水奔天灵
来往杀句多一会
渐：东方发了晓

来由得

咱们都是一家人
大篇徒何到来临

那人忙用刀来架
不见輪轰上下乡
天光大亮脑着真
心下着忙吃一京

说着又叫杜矣弟

他可如何算录林
江湖个：多豪氣
处事总要心存正
此话算是我多云

说道是

红旅李煜闻言道

杜鰲听了李配之言面上代愧素知函僧不是好人只得点头说兄

堂不可惜矣弟你
永远不行奸盗淫
交代必须眼識人

杜鰲他

兄長良言弟謹尊

尊了声

列位尚神請听云

為何结交这类人

大丈夫

不知说的是不是
听了此言将頭点

又听得

李配说着连忙上前用刀隔开二人的兵刃方君召往后退闪那个人
听了李配之言定睛仔细一看他便認得杀刚忙将刀拔起赶上前
来句李配拉手说×哥一向可好想死小弟了不知在此何幹

那个人

他每李配多好厚

庆尔李

三太借民那件事

此时东方上红輪

此書剪断不重叙

他把邪

故此相見这等亲
对他從頭講元因
如今去拿豆尔墩
禅堂中

從頭至尾说一遍

長之言有礼小弟等俯红旅李了又说函僧虽死尸首不可暴露
分付手下小卒庙后刨坑将和尚埋葬方君召说后边房内还有一个妇人呢
那是我杀的也把他埋了罢哦小卒答应往后面去一齐动手把二人埋
在一个坑内埋畢前来回话常恩在一旁大笑说列位拠我说这事却到
便宜了那个妇人咧他没有他男人全收到和尚並了骨咧打坑之时也
無有啃：風水前几个次道以后有奸骗女人的和尚有傅真方卖假
药之人也好排行挨次尔往下埋葬他们

又听世洪郝大汗
你我大家也该走
倘若去晚落人后
小卒速忙备能行
杜鳌说
甲人回答说很好
说罢一步解代话
显道神
早已登程快起身
岂不劳尔反無功
收什行礼打包裹
我我相公甲你去
咱大家
甲人大咲不绝声
对甲闹言把话云
上河间
甲人奔听说有礼
大家迈步往外行
见二三太老仁兄
都去会二爻二嫩
言罢云庙齐上马
在路並馬说闲话
我先为他見雌左
他甲人
一直到了天将晚
才代投店去寻宿
个二全杰诱有馬
一齐催驹奔逆程
提请言说返事情
何用老哥英三太
走至日午吃早飯
看見那
忽然見
还有小卒后面跟
甲好汗
若是見了名至盛
我就能勾把他营
用畢上馬又行程
西方墜落太阳星
迎頭来了人一群
仔细瞄
当先却是烏云豹
还有那
杜青杜红二弟兄
甲你寨主的大駕何处臨
黄順后面緊随跟
英左全定左袁门
甲人一見齐欢喜
刘青全定塞李庆
尚老号称渗金塔
高声叫
话说庆尔李配红旋李煜蝎虎子常大
商支了一日堪二天晚意欲寻店安歇忽見前面来了十几个人臨近一
看元来是張鼎杜青杜红菩甲人大家一見俱各下馬上前拉手尔叙
话常恩说甲你有不認識的先进来引見二随即引見了一面显神道
郝世洪先就開言说闻听你们甲你随着英三哥上河间府去会呈尔
墩怎应又回来呢烏云豹李刚说怎应你们不知道应郝世洪说我
们元是听見红旋李大哥说的方才知道如今我等正要寻找英三
哥大家去会呈尔墩李刚微二咲说幸亏你我甲人此处遇見不然
只怕你们甲人一去却是白走一盪
烏云豹
代咲口中呼列位
仁兄卖弟请听云
如今不上河间府
只為呈盛他把罢作
德州东门張家店
定要会二呈尔墩
齐说是
说着大家忙上馬
此書总是速為妙
都在那
他在河间留信音
三哥全甲又起身
甲人闻听这些话
既然如此咱全走
催坐騎
四天来到往州城
山东德州一座城
要見他
我等先行去找店
个二欢喜面生春
你我就此上山东
緊二加鞭往前行
我着了
張家老店齐下馬
观看此店果鲜明
店前边
天棚搭的高又大
卖水烟的来回串
妓水流娟来串店
屋内桌椅金漆色
手下接去馬韵龍
门面三间精是五
望杆招牌高三尺
字号一遍
客生喝的字眼清
掸毛的
週圍胡表一色新
甲人一全往里走
到底文層一色新
槽道俱全左右分
上面写的是德兴
还有那
拿定琵琶随后跟
中间调山福禄寿

一付对联笔精人

右边是　　左边是　　左氏文章氏左笔

进店一齐归了坐　　右軍书法右軍经　　甲好汗

锦毛虎张鼎先到栖上说　　锦毛虎　　先到栖上会金良

是我们占下了房金敞银绝不少给我们乃是标行大客恐其人生乱

事说着取出了一封银子约有五十多两交在栖上栖上的上人一见心

欢喜说你们太下们请放心罢既然多付我就不招外客伺候决不敢

锦张鼎回进上房大家净面吃茶手下人把行李搬进上房安顿以

毕张鼎又说店家快去给我们预备酒饭哦店小二答应去不多时酒

酒敞拿来放在桌上甲人让坐一齐吃喝小二手往添换酒菜下人扶

持等候用完撤去像伙天晚掌灯各自分房安歇次日大家起来净面

吃茶用敞以毕大家散坐闲谈

甲好汗　　乘事散坐闲谈谕

只听张鼎问言道　　锦毛虎　　手下之人献茶奏

代咲对甲把话云

提谕方才先会账　　店中不许招外人

一齐点头说是好　　礼当如此返敞行　　甲好汗

古才之言紧记心　　张鼎又把小二叫

照兼顾倘要当神　　少时间　　我们还有人来到

店小二　　太下只管请放心

从外走进一群人　　话言未了听见叫　　闹吵乙

那间空房可存身　　口中说　　我们打间来下店

小二闻听往外跑　　来到了

前面牵月着分明　　但见人加十几个

一公返步往里走　　手下接马随后跟

你们往手且消停　　口称下们请止步

有句言词要回明　　小店之中客住满

若要是　　一行之人往後请

请到别处去再赐顾　　错过了

小二之言还未尽　　那些人闻听俱动嗔

老少不等一大群

小二高声叫列位

我小的

小店只叫租外人

单手投宿不敢应

今日我定请才神

内有一人说放屁

你竟是　　满口胡言混乱云

甲人听了店小二之言俱都心中不悦内有一人闻言说你这小子漏有

此等有财神往外推你这店中少说有足有百十多间房子谁有这的

大良下他敢色下这不是没有的是情左是咧这必是你脑不起太下们

是闲话搪塞小子你可是错打了法喝咧太下们既去退柬算是住定咧若再

多说打你一个烟蒜哪是的然后再请若有存式把他娘的这座浪店放把火烧

了小二闻听心下有他脑先景不善罢有再要多说定要挨揍他代咲

口呼列位太下们古且息怒听我回禀常言说毫

求的是四方贵客前来赐顾请恐怕请不至焉敢将财神往外推呢太下们

想情这元是先来的那起下们乡何过来许另住外人把房租房下早以

给了我们咧方才又是再三主付不准招客故此我才不敢在你甲住在此

居住就是这个元故

店小二　　说话总是腮代咲

小人不敢来推却　　只因是　　下们高明要想情

先来客店当定良

交棰早以多付过
不知其情唤怪我
等我前禀面客人
只听他
一声大叫气死我
世界上
岂有此礼也事情
倚才丈势胡乱行
下店不许别人住
只是清朝我国人

人家给k散不等
小人之屈無处伸
小二之言还未尽
真正是
竟有这等琪道事
难道说
太下不肯记较你

你太下
事佐要是定寓住
那人闹听吏动嗔
真正是
我说是

快到后面对他云
我旧在此曾定良
大家無事保安寧
下们一怒打断筋

说有话
用手相搀把话云
小二说太下们息怒扈等大驾少等容小人进去通禀一声就来面话

就说下们未投店
他若是
倘若牙崩说不字
拄面一个打一个
揎拳挽袖往后走

店小二

从旧年
让我住房摆闹手
那时节
一恼叫他见闫君
店小二

动怒叫我奉禀

店小二
方才来了人数位
小人上前忙搀住
事佐太下非日到
你们别处把身存
他们说

口等太下休动怒
要下店
把那实言对他云
棰上曾下店饭良
小人之言还未尽
天下少有真野事

细听小的禀告明
一齐硬往里面行
我说是

色店不许别人住
下们既然进了店
近来对有事佐请
他说定要打断筋

打完了
小二还要往下请
大家一齐心中怒

那里来的狗男女
定然要
前去何必许多人
说着连忙跳起身
比武闹胜群雄大会事录林

事公要相这两头白面嘴捱排事非造谣言拨舌头唇使奸坏的
这等人可也是天生的那一道骨头说有好话他就使上坏咧

难道说
他们不是大清民
他叫我
若是挨逞说不肯
打折狗腿抽了筋
支逞叫他见闫君
叫他云店抱头滚
气坏了

乱纷纷把话云

他们不是大清民
他叫我
若是挨逞说不肯
打折狗腿抽了筋
支逞叫他见闫君
江湖之中事录林

喊骂道

那人说快叫他滕房是小二答往后飞跑来至后面走入房内口等太下
们小人有话面禀事好汗正在房中吃酒言猜豆尔墩之事听了店小二
之言见他又慌张不知何事连忙就说什么事情快说小二说方才
来了十几位下们前来下店小二刚说了一句锦毛虎张鼎心中不悦说
是你这小子的皮就该剥了我才多付你不许另住别人棰上以竟收
了我的良子就有别人下店你不会回付他们吗如何又来回我呢小
二闻听肘内情说好哇我小子的运气来咧小二無奈只说了们不必

不知其情唤怪我
等我前禀面客人
只听他
岂有此礼也事情
倚才丈势胡乱行
下店不许别人住
只是清朝我国人

这些话慢说是久在录林杀人放火的这些个们听了生氣不论是谁都不能容且说汝狗杜鰲氣纱二的未到前面拿目一看他就瞄见那些下店之人咧高矮不等果有十数多个心中是一腔子的怒氣可也顾不的瞄着他等年貌穿代用手一指張口就骂说吵方才是一个撒野的肉撲的叫我们膝房真乃無礼無知的小辈依我说快去商还是便宜当真是撒野有本领先把狗腿掐折了杜鰲的话还未说完只听平人群内有一人大叫一声说好个大胆的肉撲的真二方恶倚财色店不準别人住宿今日遇见太子们的前来只怕你们有些个难讨公道

那个人

仔细面神將他看
身穿汗褂土黄布
中衣也是紫花布
环眉大眼有威風

说着迈步朝前奔

见未人

一条裕色计要中
箇鞋青襪足下登
才長胡須黄面目

汝狗速忙跪起身
身才不小有精神
下穿有
年纪將有三十岁
鹭鼻相称箇嘴唇

杜鰲着罢心暗想
若不他
如此胆大敢欺人
租店房
你敢硬冲未住店
要叫你
听了此言冲二怒

返个人

也是江湖录林客
杜鰲用手先一指
我们给卜全色下
假作豪強把我嚇
支时难保命残生

骂了声

不相离民贾贵人
絕不该
叫声小辈你听真
因此不準住别人
当真撒野不说礼

那个人

大胆小辈了不成

我今到要式一你

未二二

杜鰲点頭说就走

两个人

两个人一齐云了店门仝未投店的事人也都跟将云未店的东边有一塊空地甚是宽厰杜鰲说咱们就在这里罢那个人说很好言罢二人各紧衣服挽上辫子拉开架式拳脚齐未可就打在一处此处乃是德州街市正热闹之处招的軍民百姓过往行人不少都未瞄看打架的一齐四面圍绕且说红旅李煜等事家好汗见杜鰲气纱的云去大家放心不下跟我云未见堆雄

一齐云店此输赢

齐说咱们也云去看二未者是何等之人这们想道说着一仝跑起云房未至前面只见店小二上前口等事佐了们方才那一位太了云未与那要住店的话不投机云店打架去咧如今现在店外东边打起未咧事人闹吓连忙跑云店门只见东边果有一群人圍绕事人走至跟前说列位闪瞄看之人看见他们势派不小连忙俱往两旁退闪

事好汗

二人此拉開架式

一齐迈步挤进去

只见他

这一个

拳头烧身往上迎

那一个

双龍贯耳能要命

这一个

掃堂脚打快如風

口中大吗事兄長

太山押頂打了去

这一个

贊跳跸踿架式精

那一个

沖天炮奔頂门打
事人正着比拳脚
列位卖茅那里行

那个人

闪轉腾挪门路巧

这一个

猛虎扑食狠又凶

那一个

忽听旁边有人声
事冠闹听齐拳目

这不就 着鬼江湖事弟兄 元宝是
好汉扑刀名李俊 泥金刚 要信也在后面跟
还有那 石宾号称滚马 满天飞姜志也来助
姜顺号叫就地滚 破姜破房两个人 田脑号称一条棍
尽是江湖事录林 还有位 伏义庄头左忠信
事人一见喜在心 彼此拉手各相见 两下里
各自问好叙寒温 各叙别后一往事 锦毛虎

口等列位把话云 小旗王 郭龙元是弟兄两
张鼎口等列位此地不是说话之处有话请到里面再说先叫他们二位别打叫 胡铁丁 人送美号胎里坏
说罢高声大叫说二位不用打叫全是一线的朋友打不得杜鳌等二人打得 白马文庆李英左 赛毛遂杨香武
正杰商与听见此言俱各停手观瞧但见事人站在一处就知不是外人大家 便是江湖老录林 志敖心高英三太
见礼各通名姓每杜鳌劝手的乃是方和大家拉手不信罗扑刀李俊代咲 计神驱 繁跟不肯离左右
说杜了我们大概不用到别处找店了罢常之说你们不是旧年就放下了 店前大家齐下马 把坐骑
定良久了吗何用别处去找事人一齐大咲事好汗一个进店脑着之人各自散 第兄仝杰会了面 个个堆欢面代春

去事英左到了店门以前才要往里所走听有马蹄声响大家站住身形 东好汗 忽杰听见马蹄响 一齐扯硕着乡明
一齐招颈观看但见有二三十匹马飞奔而来 要明末到店门口 元宝也是事宾朋 事人一见心中喜
一个个 番身跳下马能行 当颈的
久在江湖猪老者 第二便是贺飞熊 武万年与扑大勇
后跟落马咲刘贞 揽颈搦子咲张炳 胡吹外号一盏灯

小棋王 郭龙元是弟兄两
胡铁丁 人送美号胎里坏
白马文庆李英左 赛毛遂杨香武
便是江湖老录林 志敖心高英三太
计神驱 繁跟不肯离左右
店前大家齐下马 把坐骑
第兄仝杰会了面 个个堆欢面代春

左见的宾朋分外亲 上前拉手忙问好 郭龙郭号称赛燕青
揽脆仝行进了店门 一仝归坐手下献茶二果本 迟布那
手好汗见礼以毕仝行进店未到后面上房之中 繁后边
文庆先望左忠信开言说兄长你事位怎能得遇他们事位的大驾庄头 一心未会豆尔墩
便把方才奔店杜鳌方和打架的话说了一遍事人闻听一齐大咲大家 小卒家人一大群
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宿自已要打自已人事人大咲大家又把自已未意 一仝通句手下人
说明都是为听见英三哥要会豆尔墩我哥放心不下赶未着二英三 长见之人无多叙

太速忙跪起身形至谢说我英某有何德能之处敢劳事位台驾到此
使我仝面非常事人也都跪起齐说不敢弟等少劝朋友之心礼当如
此说罢仝又归坐郭龙郭号又向李煜陪罪说前者谢卖姪受杀多有得
罪小弟实二不知此时李煜也知谢卖良之事听了郭龙之言连说不敢
红旅李 听了郭龙一句话 代咲忙指卖弟称
小徒前在三家店 承二位 多有照应我知情
事人闻听齐都咲 郭龙郭号称赛燕青 不由的

代悦合差呼兄長　　实在不知是令门生
白馬大侯忙打点　　过去之事不必云
今日里　　都与三哥为交情
依我咱们快摆酒饭　　助一助
感风又加添瑞氣　　事人点頭说为礼
齐说道　　说罢多付事手下
叫小二　　小卒答应傳去
吹口之力果然現成　　小二連忙掌上灯
忙：调开桌椅橙　　来往搬运那消停
事好汗　　彼此时
一公恭敬酒三盅　　大家闹盈把令行
事人吃到高兴处　　小卒走入稟事情
说道是　　还有书信字一封
等奉三盛他之命　　说有将帖递上去
三太接手看分明　　英云一見这封字　　不由的
契尔神冠大置豆盛了不成
話说黄三太李文侯楊香武等事家好汗店中吃酒乃是十桌酒席这个人真：不少
事人让老英云上坐以下按等次而坐乃是
賽毛遂楊香武　　显道神郝世洪　　紅旗李煜
白馬李文侯　　胎里坏胡铁丁　　海狗杜鳌
挠頭獅子張炳　　神眼計全　　破婆馬清

八臂哪吒万君台　　蝴虎子常恩　　落馬劉貞
錦毛虎張鼎　　紅頭武二　　北刀李俊
猴鬼李配　　鉄旗杆蔡慶　　賽时迁朱光祖
破房馬明　　左天逢左忠信　　一条棍周勝
鬧棍手方和　　烏云豹李刚　　一盏灯胡吹　　賽燕青郭虎
左喪门孫立　　泥金刚賈信　　小旗王郭龍　　潘天飛孫立
逢頭鬼黄順　　旧地滚姜順　　賽李刚刘清　　飛天豹武成
湾了馬石實　　滲金塔肖光　　花胳膊李四　　金毛犬杜青
雪中蛇梁生　　水里蝉韓表　　快斧黑熊　　两頭蛇杜紅
飛天又苗五　　魔王田勇　　大刀法龍楊　　左同鍾張吃鳴
火里駒代其勝
还有褚彪賀兆熊武万年仗大弟等事六家暢飲忽見一名
手下人近房向前黄三太口尊寨主小人回话今有豆二墩差
人前来下帖約定日期在本店右小塲院之中比武故此前来
通知他現在西边店内去候回音祝有將帖奉上黄三太用手
接来拉去外套内是大红全柬打開观瞧上写着
字啟黄三寨主台知弟久聞名如雷振耳等架乃世之英云市井中的豪杰早欲会
仰尊彦死由得見前在敝处將与貴使计全小弟斗胆传言冒渎切勿見罪想兄火歷
練一定豪侠云傲冈吾之语必然躲煬敝地果不云弟之愚眾今既屈架降些必要与弟
较比胸襟自古英云不能並立焰期方見高低吾已录准店后数武之地有一院塲实杰
淵淨堪作较比武武之处今有小介具帖约期专候回音恭候台架早降

黃三太　眼望手下開言道　心中不悅面含嗔　看罢約帖上面話　心中不悅面含嗔
明日早　你云去　速对来人去言明
明日早　回去对他寨主云　我这里
具帖不及稍口信　三太说罢一欠话
手下人返步转身　黃尸開言对申云
大家说　我等具跟三哥去
一忽赏脸具仝行

观看治伏豆二敦　黃尸点豆開言道　口中说
明日見了豆盛回　大家不可礼相爭
那是脑不起我愚　申人回答说知道
分付之言我等尊　此岀速快兄多叙
三番的
黃三太　又到次日早清辰　仝申起来忙梳流
收什一处往外走　出石門
灯时未到鶏院中　申人观脑看分明
迈步前行有二射零　看容貌　不亜唐朝尉敬潯

一塊平　方元三里有余零　周圍尽是亜阿柳
又有那　門槐数淌甚阴濃　丹亭摆有兵器架
斧好汗　看罢心中暗思想
砍此处　申好汗
不亜淳光演武听

是敦特文前来要会飛標不知那一位是黃寨主猜而答话黃尸仝申見豆二敦以礼相问大家一齐
古記子細觀脑是盛怎样的模兼
黃三太　一仝申人面神看　打諒独人豆二敦
但見他身才高七尺　生放的　腰元膀厚湖三亭
豆小並无代肩胃　奥假单衫川在身　腰计肖
走穗一條絲線代　薄底快靴登足下　面如生鉄黑又亮
豹豆环眼肩精神　熊眉双道方海口　頭下微須落鬓生

黃尸点豆開言道　口中说　不亜唐朝尉敬潯
明日見了豆盛回　大家不可礼相爭　恰似梁山黑旋风
那是脑不起我愚　申人回答说知道　姓豆名盛豆二敦
分付之言我等尊　此岀速快兄多叙　小弟相見会仁等答
豆二敦言还未尽忽見飛標黃尸点起身形也用抢手開言祝遇下归是黃三太爷架可是豆寨
主左二敦拿听黃尸述忙闪目观脑見他身高七尺向外佈背熊腰面如敷玉三縧須再看清目奎
分的英耀身川芒色单袍腰计絲代足登青假快靴鱼态年过半百难墨有成尾墨将有赤气
豆盛看罢心中暗付说好厉飛標黃三太果然名不虚待想罢与黃尸豆小弟岀而名今朝

会面又欲要足下見厉高低施展七本身的文業不知尊又何如黃尸回答有礼黃某
此来元为要与你比较比较
豆二敦　拿听回言说狠好　黃尸之言礼上通
自古双左不並立　响二人　今朝到要見雌雄
弱者敗来強者券　不许藏奸各用工　請问你
先动家火先比拳　三太说　任你挑来怎兼行
脚　豆盛回答表衣我　先叫徒弟們比输
流下去走一支拳脚　迈

劲家伙　　三太爷言说有礼

扭项回豆问一声　　兄弟不場玩拳脚

言还未尽有人应　　说有话

小弟不才献丑

还步前行場中心　　见他光豆艳不少

一脸的　　一斉都

年纪约有三十岁　　身穿一件紫花布衫

杰后你我见雌右　　三太爷言说有礼

那一位　　兄弟不場玩拳脚

小弟不才献丑　　说有话

东人一斉有分明　　见他光豆艳不少

兰布卷包兰布库　　兰布鞭鞋切鱼靴

紫绸麻子小元眼　　雪景兰相配蓝箭臣

身穿一件紫花布衫

东人认得是脸坏里　　来至门

当場对有那边讲　　忽听对面人喊叫

东哥们　　请我先去立豆功

他的名叫胡铁丁　　来至门

那一个先来见输　　忽听对面人喊叫

胡铁丁言还未尽哥豆二敢的身后有人喊叫说东哥们暂停贵步把这件豆功让与小弟说有竟

奔了当場东人观看来人见他身川奥白布衫腰计绵代白襪皂鞋年有二十岁面兄须东人

看罢元来病鬼安太双门人並不认言各拉架式如打在了一处

胡铁丁　　与见並鬼名安太　　二人劲手比输迈

病鬼子细看来人　　腿当蹿在身后面

脊拳相商只尺中　　胡铁丁才要将身转

只听冯　　吧的一声有了东

豆盘那边人喝采　　一斉都

褚奖安太有尔好　　委果高煌川烙京

东人一见心中恼　　气坏了三太老吴

气杨！　　占起身来要与豆盘见个输迈

当場一斉拉架式　　双个人

这一个　　尤如恶虎一般全

太山押顶往上打　　那一个

这一个　　转身归使跺子脚

往后倒退用手封　　这一个

那一个　　金鸡独立脚单舒

牵月丑定胎里坏　　照耳踢去卦面脚

安太时下另生心　　二人叫匀多一会

舒拳退步把身存　　但见他

毒雀登支来的巧

二人叫匀多一会

舒拳退步把身存

但见他

照耳踢去卦面脚

牵月丑定胎里坏

安太时下另生心

金鸡独立脚单舒

往后倒退用手封

那一个

转身归使跺子脚

这一个

这一个

太山押顶往上打

那一个

这一个

牵火烧天往上迈

那一个

毒雀登支来的巧

二人叫匀多一会

舒拳退步把身存

但见他

一回

这有姓兄名小黑这把个人具合豆二敢相好跟有他在这阳州河间府苦处劫夺经商客贩坑

尔良民奸骗妇女模行坝道兄所不为闲言少叙且说东冠匪棍见病鬼安太在当場取券个、欢喜

具个高声喝采说安大哥真好拳脚果杰名不虚传这一有尔是个平有手匪棍这边怎么一路反

乱喊把黄三太与东家好汗气了个眼红面青一个宜拳挽袖怒发冲冠鬼脸稍黄下占起身形

才要往上行步见旁边有一个高声喊叫说三哥休劲代小弟前去与这小辈比式

猛听冯　　一声大叫乐兄长

小弟上前去比式、　　我与他

三哥休劲且亭身

当場之上见输迈

言罢跋身一个蹉步 耳内听林的一声 从边的
东人一看台豆看 打良英貌与容 面如美玉成光采
眉布月朗有京神 熊腰虎背多威武 看年纪不过有四旬
身川省 满细单袍赤蛮代 茂底宽靴足下登
东人看把侠义容 认得是 白马英云美文庆
且说铁丁胎里坏 被打趴倒在埃尘 一番身
扒将起来腮代愧 含羞退步转身形 走到自己人群内

内脸膜的赤通红 单讲七庆白马李 来至当场立住身
安病鬼 一见好汗面与 他把英云瞒着赶
並不答言恍左手 骂里 秀炮 台前小肚子下绝情 我着是
好汗一见微冷吠 嘴把小紫寓几声 那 林中的兵 朋瞒着赶
容你展手老双盘 到叫那 只听嗖的一声响
拳到眼前並不架 一跳席躲扭身形 近步用使卦面脚
安病鬼 见拳打空一挺身

右脚高台奔耳门 季文庆 例身一接申双手
拿住安太脚一根 勤动一窝豆朝下 要时间
脊脯朝天面在尘 双手扶地台不起 京劲双边瞒着人
豆二敦东鬼说不好 安太全翻落下尤 无标这力人域叫
齐说道 李七爷 有请开言问一声
尤如天仙八响点 戴金蝉 这路拳脚多奥妙
真似刘海下天宫 东人这里齐喝采 赤脚夫仙差多少
气坏了

恩琪强人豆二敦
豆二敦见病鬼安太展手旧被人家捉住单腿豆下不能劲转眉的心中劲怒往左右
开言说你每东弟兄那一位前去比武二话言未了只见出起一个只
紫了紫衣代迈步前行竟奔当场中大叫那人出要猖狂我来与你交良文庆李下正杰
看着安太单腿往这边闹言说你每还有谁未与我李某较量一个此呀呀哈哈
一撒只听哈哈一声把甲安太摔在面前数步闹外倘在地上摔了个
未手握着腰眼回到自己人群中去了

耳不言 病鬼敗回本队内 单说七庆英云
放了安太现对面 忽听的 一人喊叫语高声
口说小辈林撒也 太甲与你比输还 我炮付
姓豆名盛二敦是 岁 我叫你 一朵鲜花赵近明
白马好汗的神看 双边之人聪多明 但见未人生的俏
看形容 甚是尾流如妇女 耳原眼一个代钳子
脸似桃花白又红 水零下 一双俊眼人见爱了

鼻如玉柱 嘴唇红 身川对今白布鼓 白襯衣
油绿袖兜肚绣花红 豆登三扁天庆履 参库一双紫细新
一撒手下子拴绿绦 挽在豆上似鸟云 看年纪不过二十岁
正在尸 当令之时可人疼 好汗一见心不悦
有语开言问一声 你前来 莫非要与我比武
赵近明问言口内应 太甲时来与你良 咱每仪
当场比並见输迈 七庆闻听贻言语 有语开言把话云

只中说你竟是骗鸡嫩身子怎争 衣我的主义快回去
急速改行莫当亭 赵近明 聋哑此言心好恼 扑上去
抡拳要打美英发 亲鲜花闹吓白马李只之言不由的心中劲怒气扑上抡拳竟奔了好汗打来七矣见微
冷哭骂了声尔辈我看你侵手旧枉为了好汗见拳高顶叫还连将身形一闪赵近明一
打空身形往前一探白马李只申右腿一扫吧的声正踹在正面骨上赵近明疼痛难禁只内
吹哟嘴吃屎扑咚摔在了尘埃
赵近明 扑咚一声倒在地 连忙翻身形
内面通红腮代愧 归倒了 自己人群大隊中
耻太速快不多叙 再正白马美英发 当场中
一连通了八四只 手者不敢比输通 豆二敢时下闲言通
望有黄只把话云 他等已经比拳脚 双下各自有输通
这为今 若衣小弟拽拉晃 叫他每
此：家伙见：输通 不知道 三哥的主义怎样
黄只回答任你行 豆盛扭项呼列位 高叫矣弟与仁兄
那一只上前去劲手 心须态勇赌输通 若要是
本式低微休上塌 只叫降 不能取拳丢人了 豆盛之言还未尽
旁有一人把话云 只二敢 豆二敢见是混水泥秋水龙要去比式不由的内心欢喜说矣弟你若上塌
当塌之中见输通 元来是 扎寨主席成前去现丑说有命小弟拿过了兵器元来是一根怀伏用手接过边步前行竟奔
了当塌且说白马李之矣一连卷了四只人叫见豆二敢与黄三太言讲要比兵永连壮退步走至中
人跟前蝎虎子常思先旧称贺说李之哥真好劳脚名不虚传这才与我名弟凡增光呢之矣
只说不敢何劳过奖重好汗正态讲话忽听当塌中水龙高声报呼
义业高燃者上塌比 只见那 当塌水龙来招呼
手下斗胆要比较 那一位 大料也知水某名 若要是
本是欠奏别冲勇 休在当塌现丑声 水龙这里来责讽
怒恼江胡重英发 红旗李玉先劲气 叫一声那边重兄弟
兄名的 小笨竟自来撒也 前来与我见输营
分付手下取利双 等我 为敢胆大目无人 输
李玉之言还未尽 只见旁边闪一人 与这小辈见见营
兄长不必你劲手 代我前去把他营 说是
手由双擎拐双根 重人奉目面神看 见是胡冲叫一盏灯
来到了 当塌並不来答话 手中双忆将双拐输
在指拗劲态头打 水龙的 怀伏双擎往上通
咯哟一声架过去 奉头相迎打顶门 水龙财下不代慢
当塌动手分上下 一来一往见输营 双个人
他把那 怀伏用更换了门路用伤人

混水泥鲅米彪与胡冲双个人在当场比武比的速快非仝也更在者此乃比武又是非是两
回比敌也不能差个三十照面五十个回合二人走了数盪米彪时下旧住了主又见胡冲
的拐通头打来并不招架将身形往后闪胡冲的拐用打空使的身子向前探米彪把
拿手甩怀伏低后面斜肩代背打来只听吧哒咚哉倒在地

一盏灯　被打栽倒坐埃地　气坏了江胡宋林录
红旂李尸心中恼　胡冲真正不是人　口内说
这养本武要比武　有占江胡好汗名　说着他

小卒手内接利双　一口单刀掌中擎　迈步前行往上走
口内高声叫米彪　李某与你比一比　见个高低输与营
混水泥鲅　闪听此言两神着　打良红旂貌与落
前年纪的有四十外　生成的　脸腰屑背甚饿左
三绺须两如墨染　面如污川有京神　身上川
绑体汗卦多察觀　落底快靴足不登　腰扑走德绿线代
手奉单刀利双拳　来到跟前高声叫　米彪两神你是听

拉敢在　当场猖狂言不逊　小视江胡好汗们
料你未必知道我　紅旂李　骑来与你見输迈
米彪闪言心不悦　说道是　李玉住口莫逞舷
米彪说李玉休要傍口自逞其能在录林中小二的有个名头大料有米某也不弱今日个
你我在当场中全面咱文旧比较三个人说话的这个工夫一盏灯早化争起来先回店中去了
不表且说米彪才要与李玉比武忽见自己队中有一人前来大叫米哥暂且押手让小弟二集
与姓李比二手段说话间相离不远红旂李尸奉目观瞧但见来人年有三旬身高
五尺里净子权骨脸重眉大眼身上的衣服尽是土黄一色手使一根红英战杆怒目横眉
在面前站立只听米彪闪言口子去第既是你要与他比武劳兄奉候说罢退步回去李玉
闪刀一指豆库你逞强到此想要与李某动手那是你自是烦恼居云丑

红旂李　用刀一指闪言道　豆库勇神听我云
未战要与李某较　良　难道你　不饶红旂素日名
这是何苦寻死趣　自己云丑要去人　闹场
闪听此话心好恼　大叫李玉火胡云　响久分朝要比式

式二难能难不能，说着一指红英杆　尖拿利双刺前胸
李尸的　手内单刀忙招架　吹毛一悦夺天灵
二人当场动了手　不住的　刀砍鲍北论难后
豆库战杆急又快　捧打北跳门路京　红旂李
一口单刀无事策　劈砍砌狂来攻　一把刚刀下绝情
李玉与豆库战勾多时不分胜败心中暗想说我与这个小卒斗到久晌是个了手想要
输刀盖顶数颗往下旧剁豆库忙用鲍来招架李尸将利双抽回闹海翻真的战杆磕空使的往
后仰李尸刚刀摆顺着字项砍来这要是双国仇敌以死相争豆库的性命归不保皆因是
比是输营不肯轻伤人令李尸说小军着刀豆库着忙将头往旁一躲李尸把利双往上一闹
哟哇的声竟将左耳削去了半喇

只听得　哧的一声中左耳　顺着字项倘鲜红
豆库哎哟疼难忍　一撒手　扔了红英鲍二根
手捏耳朵往下败　归到自己本群中

剪断截说多速快　清史奇文多赛神　以后又有人比武
黄尸这边尽都营　杨香武战败名扬　凤皇炜七券超明
　朱光祖　斧砍母鸡头手碗　为君召刀指打金
小蔡先　有伤失机落下风
中雁根一连输又场　气坏了临徒豆二敌　连忙纳
未至当场把话云　姓有三太哼黑玉
他们已竟比过武　总有输赢不等休

依我说　还是咱双未较良　见甲高依输共营
黄尸回若说狠好　我想有　上阵与你比难点
平你例换那一条　拳脚兵双戎那家　二敌说
哼二人不必玩拳脚　上众伙　比二谁能谁不能
豆二敌说黄三太我想那拳脚到不足为论莫若咱双比一比兵双到显的出真正本戎文艺未未
知你的等文如何九标说狠好对我的心又明才言过平你所徒黄某陪说有多付手下有我的
兵双过未战小杀各应将手使之物取过箭节甩去长套弯件卦付杀蛮他接过兵双竟

奔当场豆二敌也用收什已必手抡双垂往前所走此时双边的甲人俱都围个圈镜
雁翅分开大家尚神观看当场比武这有那些居民百姓未往的行人贾客往南
一齐都在篱上观瞻傍挤不动人烟不少恰似千伏顺相似

不言那　甲人围镜瞄比武　在正三太老英有
素至那　当场之上站身形
手拿单刀往上走　大叫姓三的来比
前某与你见输营　说罢时
单刀输开把门路　豆盛一见微个笑

大叫三哥你是听　叫双刀垂兄有眼
豆二敌　口内说有使见来
右手一用发领打　照有那
形标侧身往躲过　手内输刀剁领门
哧哟一声架过去　用手垂打那相客
倒手安门使领门　燕子点水左现宝
为三太　白雀梳翅捌膀左
金鸡独立显其能　三太是
豆盛是　老子哥雀架戎能
勒马弄拳刀法巧　一个是
一个是　玉女门投朝五圣
南南童子拜观有　二人杀刃时多会
三太付内既有想　豆盛安果是英有
他的那　双垂门路果杰杀
有占平生半世名　杜依乃
有何意面见宾朋　场下思付心内恼
刷刀一把不绝情　尾吹收拢跟近去
思堪观瞄说不好　走仕的一闪身形真内
且说思堪豆二敌见黄下刀陌切近走仕用手中的垂招架只见利及猫留使的身形一闪口说
不好旧知形标要下毒手走仕闪目观瞄果杰刷拿竟领下急里便将身形一侧左腿
起右腿单立用垂往外一推只听哧哟一声刷，把刀磕闹下了一身的冷汗付内暗说好利害

掌毛方才是被手急眼快要是别者之人只怕难保性命恶琪心中思想且说芳三太儿豆盛躲过一口刀不由的心中不悦暗骂道好个凶徒竟自躲过我的利刃若某在男子他猛血气之勇一时难以取胜若三未回事弟们赶来若某死能不如我用标治伏了他有何不可想罢多时见步踪云有半箭之地

黄三太　收心用标打豆盛　往外策走躲身形

躲云的有半箭地　一伸手　取云形标掌上擎

右手提刀凤在手　一点寒星奔二敖　老英左

大叫豆盛看标打　恶琪这里早留神　他见三太往外走

捉身不劫加防备　耳内只听嗖一声

用知要使标打人　一道白光扑面　竟奔咽喉要伤人

明悦、

豆二敖

会家不难二不会　肖伤咕咚倒在地埃塵

彭公案　卷獻縣

且说豆二墩黄尸刀高切近连忙用手中的亜枪架只见利刃拍面使的自已一闪口中说不好就知无标要下毒手连忙闪目观瞧果然刚拿竟奔项下急里便将身形一侧右腿抬起左腿单立用腿往下一推只听当啷一声刚：把刀磕倒吓了一身的凉汗肘内说好利害方才幸亏是我手急眼快要是别人只怕性命难保恶琪心里思想且说三太见豆盛躲过这一刀

不由的心中又恨骂好个万恶的闪获竟自躲过我的刑刀
黄某再动他齐血气之勇一则一时难以取胜二来叫重第兄
们耻笑黄某岂能不如我无标治服於他有何又可想罢往场
外紧走几步只见歇出有半两之地

黄三太

跃出约有半两地

一伸手　取出无标掌上存

安心闪标打豆盛　往外紧走身形

不由动怒忙迈步　手持掌刀奔庶人　来至切近拨剪

豆盛他　　魏架刚举把话言

一点寒星奔前心　豆盛一见将身闪　标走石肋落摸准

豆二墩　右手忙抓无标走　口中说闪敬三光

话言未了无标至　黄三太

连忙用力将标打　只听啪哟落在尘　时下着忙吃一亏

右手提刀闪右手　左英右

大叫豆盛、留标打　他见三太往外走

旧知要使标打人　耳内只听喽一声

明悦：　一道白光扑面　竟奔咽喉要伤人

会家不难：又会　豆二墩　並又悦忙把手伸

接住金标微冷笑　暗思想

才要闻标付打人　左英右

一点寒星奔二墩　豆盛用腿将黄三太的掌刀架住说是三哥你暂且停手莫

恶想逃里早面神　非小弟快敌方你，看天色以晚自古兵对兵

桩身又动加防备　命一来埋没了一世的英名再者也显不出你我的本领依我

一道白光扑面　豆二墩　意到是明清辰咱们双再来比劣分胜负

豆二墩　並又悦忙把手伸　尸会听点头说服好就是如此言罢三人二墩伐后手下束冠

才要闻标付打人　暗思想　齐散者三太也在束冠好汗回至店中大家净面吃茶用酒顾

大人俏二支无标到　豆盛一见标到　已毕一齐言齐方才动手之时有说豆盛利害的有说他接标

甲：留此心内亲　三太皇甲动了气　闻打不是高强的有说明日要前他比武的有说

你自觉　暗骂狂徒豆二墩　战的有说快脱落可以成功的乎人分

若不治伏逆小辈　接去黄某标一根　我今翁肖善容情　心中各有情绪只得口乎束住明日迁让罢

说着又把无标取　什么胜　活在世间狂为人　不卷任逊乎束住之意如分天又悲乎响他也说歇息明日好动

二支无标打出者　二支擎床掌中拿　一甩臂　恶懊动乎人闻卷有礼若自归房安歇一宿晚景又取次日

迈才把乎豆二墩　大叫着我标打你

天明起来大家归在一处先喝口吃茶已毕三太爷行出店后
门重人关随后也出门晃豆盛公菊朱恕先在那里等候并
分人代兵刃一齐交手战在了一处

黄三太　付南豆盛交上手　兵刃各奔刃相争

二撒梢垂楼到对　黄尸的　手内刚刀剁顶代

这一个　上下庇膺垂双把　那一个

单刀一口是欢庇　这一个　枯树盘根分左右

那一个　燕子戏水要实精　这一个

长牛望月又星势　那一个　野马困黄鬼扒们

二人刚动时多会　不分高低猫南北　三太脚内腈思材

恶贼武艺果然精　又如此时先下手　打倒必徒平成功

想罢时　清风朝阳警利刃　汤神观看豆二撒

高庇入洞往上撞　三太用　黑麻掀心肩刀迎

豆虎的　撙卅巡平蛇梢腿打　庇标的

登礼把花认双肘　来回又是十数满　三太抽身把手伸

心顾一手拿在手　一转身　用力击欠豆二撒

恶想用垂拉招架　黄尸相用利刀斧　豆盛的

架空身手往前探　黄三太　心忻得　吱啷一声胶绵响

恶想胸前肩了重　又忻得　三太用心预一手将豆二撒打倒右他恶想疾病难挨一声大

叫吗好三太你用暗器伤人岂杰取胜也算又了十分的好汗

黄三太爷忻並不与性连忙相搀口乎二弟黄某时才奔撞父

相得罪望寨主宽恕如不嫌弃咱二人结为兄弟以后患难相

帮豆不是好豆盛食忻衙身站起说黄三太自古君子绝交不

出恶言你也不必假赐仁义我豆某也是个江湖中的朋友此

时间刻你不过我竟自抽前此处咱为们后会有期言罢执手

商别服望重宽雁根说重家兄弟豆某多有仰丈大家散了当

说着撑手作揖而去

豆二撒　言罢告辞作常去　瞟眼那些重雁人

一齐着急代笑　大家都　牧仆器械转家门

按下此时且不表　再正江湖重录出　好汗者

一见此效名豆盛　俱各添欢长笑容　齐说三太真个喜

近门归入店房中　手下小伴忙收拾　牧仆器械转家门

唐文庆　先旧的付店小二　急速摆海设盖巡

小二答应又代晏　调前桌椅那消停

尽让黄月娘上坐
先放快筷小菜
至非鸡鸭肉猪
来安府
三太跟前把礼行
平家好汗正杰欧活南三太贺喜大家闹吸痛欧忽见彪标的
然后端菜来伴行
大家相陪欧到厨
闹吸畅欧到今阵
正杰欧陵黄用至
平好汗
此时并无古中雁
叶五子三痛伤情
来至了

家人黄用往外面走将进来上前南主人相见请安已必又南
平人见礼已必在一傍站立黄尸说黄用你今前来见我家中
何有什麽事故麽黄用说小人前来特南当家的你老人家道
喜来咧
黄用连：乎家主
贵耳闻神在上听
自往你老出门后
咧家的
奶生了个小相公
特差小尸给尸到喜

各处发报此间临
三太合听长笑容
好汗大家麽始起
手下捉新添樽酒
黄三哥
双犯兄长意何往

家人的
丹手加颊谢天地
口内之言迟未尽
听了黄门后代报
欢乎道喜不消停
都南三太把酒巡
今得贵子喜十分
黄尸说
旺时付
杨香五口内乎兄长
小弟南令朗起名字
美弟蒙名我颇敬

劳兄心中甚着情
今日午
天意循环喜事连
黄三太在潞州张家店南豆二墩比式老英右甩头一子将豆
二墩治服老英右南平好汗的马盗欲要转回船与父子又有
家丁来报说家中主母秦氏生了一子乘此送了一名回陈了
打跑恶棋名豆盛
令即起名黄天禄
方显你父子有威名
迟旧是

豆二墩一棋旧起名黄天棋平人甚喜黄尸南平人分别代顾
家丁黄用回报南双表且说豆二墩收当了店外回到自己的
下处心中暗想说江湖中若有黄三太一人我豆某难以施展
罢了：俗语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也双迟我豆某料也难
以在此双免先到河洞府去着：吾兄再作良着是迟尸主意
豆二墩正杰思想店家顾迟人未回口乎豆尸今有令奴前来有

话豆二墩合听心中犯想我哥：差送家丁前来双知所为何
事但见家丁曾定尔上前见礼一毕豆盛说定你来所为何
事家人见问口等二尸了双得了家中村等不小豆二墩合听
吃亲说有何村事你快：麻来
豆盛合听问言问 家中有何村等情 快：言来对我云
定的他 口等二尸在上听 只因尸在潞州府

番小家中一件情 小人之主庄農業 並又為非月礼行
的下了 一位姑娘未出门 如今年方十八或
可喜生未典雅温 每日閑门作針指 習学女工费幸勤
上月二十单三日 这事说未真实 外面有人特门扣
说是未找豆姓人 可巧主人又不在 小人跟随也出门
剩下姑娘在家内 只得锁们何元由 说伪们

未找豆姓有何事 他却並各在家中 有何话说请留下
等他回来告诉明 外面之人问言道 说道是
里面之人你是听 若问我们何人等 听我说来你明明
我们是 太尸差遣至 来找豆姓有事情
皆因他 借了公子银二百 应许今日旧还清
故此打发我们取 快些交回好签程
姑娘说

我父並等这件事 等他回来我问明
咱家姑娘说豆没在家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叫他进城去见我
家舍人你们去罢谁知外面之人说原借良之时无指商他女
你借的如今良你旧跟随我们进城去见我们公子响宋姑娘
听此言心中不悦说你等休得胡说何况没听说旧使该良丹
也得等他回来还你没说要人口之礼谁知他等背听姑娘之

言一番大怒竟将衙门打碎硬往里闯
那些人说自往里闯 走入院内喊连声
响申人 快些动手莫消停
元说下 借银者迎出人
响家姑娘动了嗔 破口大骂恶奴辈
来従奔意想一想 恫：庙门迟：神

姑娘往小拳脚 可以能将几个人
被姑娘 踢打全都倒在地 大料又能将人拒
申人全都跑出门 响家姑娘将门闭 却又分意那些人
又多一时大尸至 姑娘把 进来情由细：云
贾定非说实闯二尸响们大当家的回来姑娘把出：之事旧
说借服並又把人之事细：说了一遍又将打跑申人你选人

家回来了快：的拿个主意才好大当家的含听姑娘之言无
本心中有气想着要找去又恐平民难前官长闻既出他被你
打死知道利害大料也又故来了姑娘说你选人家也不可太
义须得在外前神方好恐他弟生别端大尸说告娘只听二古
可旧安歇了到了次日清辰但见地方陆哥叫门我家主人出
去相见旧说 张哥有何事前来他说奉太尸之令前来借你有

话分付大尸说恨好我止要见他去言罢跟随地方张三旧是
来了我小人旧不知只得跟进城内在街打听消息
小人在外猫打探
张衙中
连忙上前问元昔
皆因他
父下公子限二百 猪至当堂叫交艮
大尸闻说没此事
多与书吏帮助云
张公这才把堂退
随后书役至狱内
张主前你作了对
方才二八未当门
知张心中动了嗔 旧爱动形来着问
皆且叫崇琴权 交了银救出了打
内监 签时顾进监牢去
叫崇子
对着家主把话云 他说是
皆因公子一个人 说他家中有一女
生的十分真美貌 被他脑见起在心
要娶你女为侍妾
故此赖你父他艮 如若没艮信公子
他是安心折算人 被你女尔打出门
回来禀了他的父 昨日打我家丁去
因此太下动了嗔 硬叫地方去叫你
依我应了这件事 免得自己受非刑
当堂说你欠他艮 只怕难保命残生
真若不允这宗事 我未劝你无为好
军民难前官长将 小人含听这些话
心内亲慌吓呆魂
对姑娘说了一遍姑娘听了笑了个先去活未说此事如何是
好你如今事不宜迟快去上淮州找叔;送信要紧
小人含听姑娘话 连忙备应不消停
余外代上俗母艮 托付崇子多照应
旧把姑娘说的话 去上山东法州府
小人的 家主付又对我云
家丁说小人听见那人之言吓的我魂不付体连忙大问他我
的主人说什应他说你主人说我的女尔含连是有了婆家的
只因路远未能过门如今有敢另许别人说我不过为好因见你宽在才来说合此事想你是个平民他
是本县的吏又是他的对手应了此事连你性后都乐的大
尸说多承指教也要代我要付;;小人含听此言连忙回家
你那二尸款;云 他若听见有此事
不可养瞳交生事 周折脱转保自身
告辞出了监崇门 回家见了姑娘面
连在避未见你免 为着主人有难是
含听此言心好恼 大叫一声气死我
症发胆大时欺心 从容狗子胡行事
家中竟有迫来事

料你又知我豆某，谁敢惹我豆二墩，罢了也是大汪定
並非是我有欺心，虽作响马为盗勉，並不相欺良善人
要拟江湖录出名，任凭他，是谁得罪我要分
那晚生出意外事，净有人，前来惹我豆二墩
少不得我如今反要：来了狗官把恨伸，打却库倒救兄去
雅饶猪收家伙门，豆二墩，想拿住任就打点

要去来发却库银

豆二墩食听家丁之言说他哥：被县拿进南牢狱
要他姪女你说这还了得呢今未豆成在衆亦之内旧心高气
傲任凭他那路响马必得给他送银若不给他叫他知道有交
火他全要不依旧得比式：谕武艺又能取他之券故此人
都知道他的利害再者他爱的金莲从小旧交会武艺会使双
刀许了陈姓又是他的主意只因陈姓在关外大有听头豆二
墩一世不服人黄三太那条英后他还比式比式何况他哥；
劝故叫人拿去硬要他任女为妾如何不依说家丁你先回去
告诉姑娘不要害怕我随后旧到家下说还得代去良两好在
监中打点豆二墩食出家下之前任取良二色交付定然说你
快回家去罢家下领告辞不表且说豆二墩听代家下话后心
内犯想说知男纵容狗子害吾兄要我往女为妾旧赶到也是
徒杰再不能救出兄长
豆成心中暗思想，自已奢乎口向心，
替救兄长脱灾星，自已身那会帮力，
豆某心中却不肯，屑惧衙役来公兵，
假内救出兄长成，可恨姬收徐知县，
他若食知我厌狱，在没不去吊收兵，
守着千总人不少，大料食知定不容，
即时节，要想脱身也不能，
狗官全家都杀尽，难得心衙来多人，
外面又知就侯工，救出仁兄好逃走，
竟奔高南山海地，出了口外安事情，

总有官兵难找寻，但则是，
必须扶持得多人，岂有几个连心友，
再想逆旁副主意，未必他心是我心，
岂说豆某行短见，救兄长，必得知会重来出，
听见狗官行歹孔，江湖友，人人全愿意气深，
方好知会重来出，再说没有又动心，但则一见得人力，
豆成思想答主意，忽然想起一个人，

豆二墩思想多时猛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前去云南景谷公此人是谁也是豆二墩一伙之人姓刑名二号叫快腿专给缅盏子此人住在景州到直街住必得找他好知会来人一场大闹也不往生最甚之内叫刑必狂吃污吏改悔前非再不害百姓非是豆某行此反逆之事这也是刑些狗吸血的我作反想当不代曼迷红打兵竟奔到直街东找朋友

豆威出店找朋友刀脚如接候似此逃他店内来比武豆某等接把他活注州山东难存住吴二哟

迈步猪身往前行竟奔景州到直街心中暗想前者可要会三人去英为果杰虎标重店中谁知果杰真骁勇身中暗箭飞效阵走出招商店中心想要往远方行那小客中出此子知县胡行可恨人我今越此诗束友

超审犯狱旧兄长再访明师拿武艺又往身入江湖内

刘直方

既是易了直肆省出了关外远迎生

一定要烈士烘士尚名

折却客敌过一生豆二墩

练旧步履快似飞衙注州

天以黑了代步行心内想着速在走

早着朋：才趁心那厝打头吃晚眠顺

心内事业又敢停 差伯豆威速人实

知县既去谋住女 一定埋心害吾兄

哥：难保成残生 豆杰企谋公武那公

倘或被他抢了去 大料残生活又成

豆二墩心内想着住女派身名脚若被他抢去只怕性命难保

这消宇谋要友前来救出才好豆威思想之间至一树出刚要

川过猛见里面走出一人看又真面貌是他手那大声喊叫吗

那个人少住前走站下罢路金良指我豆二墩在此快学面下

好救你过去豆威合听吃了一京心内暗说我今日也碰见猛

老子吗我到得查柏：豆威二位心中暗笑那人又说快拿来

但刘兄那人口内连声喊大家那些你是吗

豆杰难保要残生

豆二墩

合听此言心内恨刘耐刚口把话云

你且附停仔细听在下乃是过路客

又想天黑走到此犯着了

在下脱中有良丹给你也到恨近情

在下柳堡好不明听说山东出一奥

泉水之中为好仔鼎却饲马大泉出

迎旧姬庆南污吏
等故却脱狐行突
旧何本领称独俱
不往人称豆二撇
总共旧死也干心
豆柒山东称独俱

一千才留五百丹　他不肯

他既说出叫豆盛　我今放你是二撇
果然武艺有所好
金良全志结他弟
那人听说心不悦　那斯不必弄嘴唇
淮人不知我二撇　手中敬垂心斤重

时常在此却害人
你今既走而见我　不必多说快现良
要想过去不能问　难免垂下作鬼魂

豆二撇合听那人之言不由的冷笑说道小斯也不是即能流
了来在此却人旧心晓他又可恨灯却狐客二未江湖之名响
马往此经过岂不叫他救了应某之名我在山东也算一条好
汗果然名人不小他敢如此暗：避净单却狐客必得将小子治

服向他名姓书敢假我豆某之名

豆盛月想月有气　似此贼人难想答　叫他却了江湖道
我心是　反叫豆某落乎名　是他前来借名望

好根狐行单客人　指我之名害客商　自图肥已养自身
那知却前真豆盛　也管他　害人之报恶向还
叫他往此知利害　再也不　洋洋江湖想金良

却狐客见那人姓身形摘垂旧打心中又悦一肉身取出一把
豆二人交手只听响的一声将刚人的垂打落在地是竹木管
我倒准身站住向住感怒付又取手摘垂角豆二撇打去豆盛
一见住用单垂往下一架只听吧张塔连声所响那人双垂吊
在地上又听扑味一声响却是为何垂尖有所又和垂却又皮
真的旧是二根干面丈上却有吹吉乃的原色用烟烟子染的

黑晚三间好像日柄大要的报响狐客祖豆真要吃有叶吃一
声原色脚了那人见豆贼间打走狂跪下说尸：
饶命可怜我实总考的才作此日豆二墩会听将手娶住又牲
下打他是何人预此要二墩是何无故我们是山东独照姓豆
名贼剧名二墩即斯会听真豆二墩说文牙我的相宗小人又
叫豆二墩因山东又权饿急了等时假冲尸之名天晚湘狐

客湾才湖口並又的假冲命
那人说把一夕话 笑坏了 久阔江湖大录林
可是华成通行满 假冲豆名却客被
也算是 会我之名在录林 既然他说实情话
豆集豈容则隐心 想集也是客奈奈
才敢却夺行路人 我今若要伤他命 生此计
到算二墩谅又供

豆贼心中生怜悯 但见 那人前言把话云
小尸又知尸驾至 故此肥大罪在身 尸：饶我湾活命
可怜我 家中还有老母亲 一百文钱等养膝
旧将小子一个人 尸二位当移注行 係祈你免湾东邻
豆贼会吓做，笑 说道是 叫你快了录林人
似此恶能要作证 还敢却原行路人 猛今必原要改性

再别胡行安少心 豆二墩 英说东人又屈服
如何是湾这般人 一生伏软最欺硬 他把卯
好汗吴方又被心 此人说的可怜见 到把个
贼王财刚按了心 连忙用手楔凳肛 打脱内
烟出了 十分是心腹最软卯见湾这个连忙一

豆二墩英说东人又屈服一生伏软最欺硬 英说东人又屈服
如何是湾这般人 一生伏软最欺硬 他把卯
好汗吴方又被心 此人说的可怜见 到把个
贼王财刚按了心 连忙用手楔凳肛 打脱内
烟出了 十分是心腹最软卯见湾这个连忙一

仲手凳肚内烟出一定良东说卯个汗子把此良卯去再制行
会脸之马各自扎个经范养善父母妻子去要但则豆二高将
良接过是千恩万谢作常而去豆二墩心中犯想也不知是什
应所在肚中饥饿要一处吃食甫吐点东西再走不连此时天
也不过出更豆二墩正去思想猛见树出卯边有灯火之光想
来卯边义有人家居住

豆二墩 思想之间此迈步 连忙迈去大树出，
竟奔卯边灯光处 前边小：一村庄
原有几家人居住 一百多钱等养膝
各自性命保残生 豆贼看见有买特点
到处多生录出人 思想之间岸目看 旧自娟
一家灯光闭紧门 二墩爷而手擎门 心想着

小兵吃食好登程
面里有人把话云
豆贼食听心大意
用手剑杀刀扇
我乃过路是行人
若杀顾食俗一也

手扣柴门吧：响　　忽听隔
口说今日用未早　想是要宿顺心
说话之间是祖贼　但见先
口中问道是何人　豆贼连声子娘子
因为天晚告客店　食走路呈贩未吞
我的名叫豆二撇　明早临行加重谢
多承娘子来见爱　请在此处把身存

妇女之中有美人　进行回答说多谢
在下实不名相恩　又听那妇未言语
客官却是那边人　因何天晚来到此
豆贼闻言回答道　娘子前话听食
我的名叫豆二撇　客因要往梁州去
多承娘子来见爱　请在此处把身存

妇女食听是豆贼　心内有行猜担京
候把他　　面下让近左家中
贼中定有金合良　用强灌他酒：醉
引诱叫他到那边　他必当工医家当
贼中之良到手中　家中我也得巧事
男人在外未回程　他若今日打得倒

谁想我今活倒运　把你贼王让尽打
丹把脚垂垂又跌　听他的本领好
狗妇思想有主义　等我男人转家门
料他各处可脱身　贼内之良得到手
恶妇思想多时进　豆贼说茶又茶吗
豆贼说茶又茶吗　院内的

听此言才放心　　明日个
脚中说　　但又知

一媳妇等熬了三天人叫要用房忽听外面叫门那人说话
娘子前门未我用未了妇人奇听不敢代受掂了门一个男子
走入上房旧向卖买何如男子说休提我刚到此地未一个孤
被我捆住要买路良久谁知那人又修就旧用垂眯他谁知他
有兵器将我赶面丈展色全打笔在地下
那人那话前言迈 娘子苗神你是听 那人笑杰真利害

晚带我的赶面丈 回手奔起旧要打 是我哀告饶在发
他才对我说实话 敢则旧是豆二墩 不肯伤害我的命
他说是 叫我往今季好人 又可再作这件事
第肚穷羞怎是人 还是孙庞江湖客 给我的
名姓荒如坑害人 他说是 我算是 叫他说了我一顿
心中加气又敢嗔 他又回手摸兜肚 里面出取一定良

遍我他又曾主付 他说是 作此买卖可恶身
细想豆尸真侠义 灰金似土多大义 一定若报他的恩
反到给我一定良 可以称起是条汉 那日见了豆尸面
言必用身掏良子 朋日见了豆尸面 那妇人奇中存
加话前言相话云 灰金似土多大义 那妇一命反又喜
似你真是傻蒙脖 一定若报他的恩 江湖那有这明友
吐人剥了一地皮 那妇人奇中存 一定良子值多少

见面还要答报恩 都问你吃江湖饭 不如连娘女很厌
我把那人报酒下 想来肢中还有良 少时等他睡熟了
推门进去用刀段 好个诙死恶狗妇 他却生心要害人
要依豆二离之言也旧没了这件大事皆因他要子奴才调的
性命又保双 死在豆二墩三手俗话说的最多又过妇人心
他叫男子在外劝这他在家多心也又爱害的害又潭此妇才

二十多岁荣在门外卖悄本来也有几分姿色遇见行路的孤
客他旧引入家内用酒灌醉所有的东西全数给他狂 还把
性命坑死埋在后院旁人知道他早已想过了一人旧是快腿
朋二又但南韵二相交甚密彭二常 贻补豆二高也知道怎
又起快腿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他女人相和江湖朋友也旧入
此道尔闲言少叙豆二高听他女人说真豆二墩在他亲等

我去件是 他女人说你站住罢我前他的才劝又为你报
报恩你又报恩不嫖了我后说我去送掷那人还未完饭我去
代代他欢 喜 的好叫睡我用是响家住 对着男子把话云
害妞安心将人害 因是没 也又在 全都进走各东西 在此也算一独根
你冲一个豆二墩 被走此人又要紧

往后你难去却人
将他害死却良
请我去瞧瞧州
不要旧的另买新
你若不作这件事
旧说买得了手

并非喝从将他害
明日我还出门
他说明日到床痛
今晚得良好睡面
明日个
你到不作冲好人

迎等肥猪吃上门
彭二尸
后小我把衣服亚
等候我那加猪人
别想那
他若会听勒于然

竟敢当此
只要你赶把他煮
这几年
亚二高
会吓恶妇这些话
吓的他
口内连说我愿行
单云那

竟敢叫亚刺遭了瘟
连你残生命难存
早旧你也兑倒君
心内肯吃一京
小娘不必劝劳名
亲厢房内亚二做

不言他妻妾多意
来看必走本男人

竟我见有些不正之气大有知淫之派作恶
那妇人送灯之时一见面有些疑惑
二敢身在菜地内
口内说话用眼丁
听他叫门未说话
为你不未将我见

诸事都能把他蒙
又想方才这男子
到想那
他为中

竟我心中却不明
俗言君子防又侧
出去才到房后
心中到底好安宽
转：前门将身将
明他们

别弄的
提防身后有小人
搭仙走邪出小门
亚贼想出在邪赶
回手连忙代进门
出来看见在此存

竟着见有些人眼是盖的着
着见那妇狠眼宝
那是什麽人
等候我那加猪人
二高声音一般会
唇嗳人头把话云

消溜反肚倒之人
我这里
吓：他们作何事
肢中之些不离身
亚贼不肯在前院
顺着山墙往后走

整肚未查后房存
亚贼这步至窗下
看知窗外有的人
元来果是那贼人
如何他却没盗此
这一将他未实允

亚贼想未着必是此妇的男人但只一见叫门的声根熟
到相在树林的那人若要是他到好咧他知道我在他家一定
知是贼得前未见我：再劝他几句再给他几盏手作的罢
竟强如坑人我们悬木的名望亚贼在房中想约多时又见那
妇人前来又听上房嗳：以：离的这听又真切亚贼说莫非
又是那人又成脏肉颤奋并说人心隔肚皮虽那妇人一团好

亚二高
难为你
他胜中

里面之人把话云
房中二人又礼分
又朋妇人着男子
站在地下伺元因
将他诓进他家们
必定还有金共良

又听那妇人说你若不去受累罢了，大家可也算是个意思，不能大家一点不顾，那样你也进退两难，我又劝你去实是厚我旧恨，他又不肯干休，你去了又吃那男人说我的亲妈你说作什么，旧作什么，千万别跟人去等闲熟了你，你他送去我还打酒去你也拿去等他跟了好行事

那男人听话内言外意

关妻蒲神你是此方才可是你说的话

我叫他

口中冲出豆二墩

是真果然难敌模

往后难以想全良

忍气接他良一定

他等是

婆妇气死尚不成人

谁知真有豆威重

假的又能入公门

有心若要将他拼

厉心恶意算家门

天往人愿又用人

每日天晚去却道

算我撞着冤家神

被他诚破我行踪

又怕残生保不成

可巧他也投至此

你我将他来害死

大料外人不知你

那人之言必未尽

可恨这人真害死

他也是

恩将仇报可恨人

想罢好汗将身转

回手抽出垂双把

往后出去在却道

到此中

豆威心中动了嗔

并非豆威多生事

自己找道要归阴

村稿老小自己巡

市上如有人心少

想罢好汗将身转

还步来在前院存

用手潇潇将房进

口中大叫把话云

反到加害有恩人

说着垂在往下打

豆二墩一怒撞将进

恩将仇报要害死

垂旧打豆二高难以剐

死尸倒在地下恶妇一见将他男人打死吓的浑身乱战口中

哀告下：饶命请进下；未却是一个好意谁知是男人在外

边撞着了下；大加他听在家旧要害我功了半天他不一小

妇人娘着他受累我如今可算出来了

恶妇要想哄好汗以伏口巧舌能

一会此言怒气生

微：冷笑叫恶妇

全是你

你又私通别人等

得命回来须后悔

真正是

可恨生心害我身

等我把你剥衣脚

遍有男子行奸事

没把奸夫放在心

劝他从今作好人

世上最多妇人心

你还想办冲良民

脚：却是什么心

假冲豆某坑害人

他如今

反到逼夫将人害

别者等候全害了

世上难道坏女人

豆威说着一场脚

把卖妇　　用脚踢倒在尘埃　上前按住将衣扯
下听味的响一声　满当胸膛雪白肉　豆威用手取利刀
解手尖刀拿在手　付住心口下绝情　那妇一见直声喊
下：饶命把我容　豆威下应没听见　手按尖刀手忙伸
　　掏出马　妇人之心热蒸：　站起放在桌按上
回手取刀解学中　付肉腊说真风俄　何又将心当饭吞
但见柴烟冒热气　旧知是蹄里面存　连忙撇盖用的咬
喝了一口正可心　用刀又将人心尼　手脓人心就猢吞
豆威越吃月有气
　　豆二墩　吃了没有三五块　猛听外面有人叫
豆二墩在房内用马杓舀汤
留血说这些菜没用边个东西乃是我们响马的一宗菜豆
二墩吃的有味把一锅粥都了楂手将尖刀入了鞘躺外面天光大亮豆威走出房来
才要走路只听门外有人叫门响的连声所响你说到把门豆
二墩吓了一跳他有心前打看：是谁又响快了工夫在快了
自己正可我不躲在后面听：是谁前来叫门如有又测之事
丈有定壁之能可以脱身正是这个主义随走入后院以内又
表且说外面叫门之人久时不见有人出来侧说这响晚还不深出来着即旧将街门一脚只听哄通步走入房内一看吓了一跳怪不得人全都丧命但见男的脑浆迸烈又脑即女人哄那个人吃了一京非仁小可口中说他女人是叫何人害死可怜全都丧命真正可惜

那个人　　躺见他女双丧命心中骇想又吃亏
又知被何人害　令人难猜旧里情　豆二两
终日天晚去劫道　听说也剩几文良
露水当交是爱俏　可喜他　因他妻子前我好
比他男人外来亲　可恨他　伐我真心又实义
贪才即舍自失身　可爱他　心毒意狠将人害
　　横财良少姑帮我

又管男人受贫寒　今日被人来杀死　叫我观躺好伤心
又是又油那单客　安心在晚要害人　可来作成机密我
被人识破下狠心　细想此人叶的手　定是江湖恶杀人
本戎高强会武艺　将他杀死命归阴　不杰就是来偷盗
来济才帮你悦命　想要叫人拜了神　被贼人
全部杀死在炕发　但又得　都是那个行万恶

叫我难猜就里内　我今至此难久住　又可泄代把身存
倘若外人未看见　到只时　速我难保计根
我也难庇情义重　辞又得　露水夫妻是缘中
说罢迈步往外走　京剧了　房后藏着一个人

且说豆二墩在房后藏着听见叫门的人将门踢开走入房中
豆二墩暗说这个人进房去色胆不小我看他怎么去行又
一思说等我着：是怎么回　我是特意把你找
有什么朋二今日请他摘　天晚候入这座村　听说你在刘家前
豆二墩到了后窗户跟前旧往才栓波了的往里一看但见房
中站力一人口中唉气此时天光大亮着的真切晴了晴元未
是快腿彭二你说到罢竹豆二墩吓了一跳那人只管低头着
死尸又往屋窗外有人豆喊着是朋二笑息一回转身要走豆

二墩他迈里又敢代曼
豆二墩　晴晃快腿名朋二　心中暗喜附内云
我却心想把他找　又料此处见此人　速忙指身往前走
登时来至院中存　彭二走至街门内　豆二墩
在后悄言把话云　大叫一声彭迈二　回何匆故扭来人
想要逃走又敢句　我今出首进衙门　快腿吃吓一跳

指说我今要逃瘟　谁叫我余迷经事
想罢扭项回头看　月魂声者说话人
元来却是豆二墩　彭二一见止住步
因何你在此处　小住价
但又知　双口难是被谁害
莫非你还知详细　又知为何院内存
豆二墩食吓哈：笑

是住若问听我云　我是特意把你找
天晚候入这座村　听说你在刘家前
若提我在这院内　你等我
豆二墩就把县：知县姓子强把光长收监之事家人送信我
想搭救出，因势孤前未我你好去请人却好
监皆因天晚在树林遇见豆二离他假冲我名并给他良奴俱

说了一遍后候至他家回听见二人商议又害我的命因此一
怒将他杀死吃人心旧猢之政说完了付又问道说是二你到
他家又知有何事彭快腿听高之言才知他并是被杀死欲要
又依知道豆二墩的利害再名豆喊有些要得又听先问他到
此何事把个彭二羞了个面红过耳
快腿吃见豆喊问　臊的他

自己难言有吴氏对
豆二叔 健
难却豆贼素日恩 来非常；共用我
若为淫妇丧了脑 可是贼人负良心
相而我 眼中那有男人
他早旧 安心要害夫君

前他相交情义深 江湖最忌这件事
往后拿我不当人 有心替他将仇报
豆贼走好事 岂不是罪上加罪相你 我再劝
狂贯享苦昨晚你没在此 倘若要在此处黑夜之间
岂不是跟前他们白白的断送了性命

豆贼说罢一夕话 彭二爷听为面红
口中便骂二叔吐

接续香烟祭祖之人那怕三房五妾每外宅
止言恨也经人笑话你我在乘井也是当
不作点好事岂不是罪上加罪相你 我再劝
狂贯享苦昨晚你没在此 倘若要在此处黑夜之间
岂不是跟前他们白白的断送了性命

豆贼说罢一夕话 彭二爷听为面红
口中便骂二叔吐

人已死了绝此念 我也得
幸亏昨晚没在此 不然跟随去同居
豆贼逃往叫快腿 不必为难听我言
江湖之中日不少 豆某者你狼心人
那次不得几丹良 贾卖到前方给你

谁料你 贪淫好色瞎胡闹

此处的搭救女人
心内贪淫有利侵
豆贼说罢一夕话

豆二撇说老二呀我豆某可不知说的是那不是虽说逛逛逛江
湖吃饭俩人到处便有家人道好行占几妻也没事那作若
是真有良方家才俩有房产地土都有若是缺少女恐怕无有

金不想 记作此道要洁净
也怕朋友傅闹了 江湖拿着不当人
到把你快腿彭二呀了一京

金石良劳我听往 从今改过这件事
胡作非为天不容 小住如今也后悔
既是你老将我我 家中又有大事情
此事重大不非轻 是真策
二叔说未旧此行 豆贼听见免二
咱把这 双手死尸先抬起

省得连累邻居等 跟着豆某白受累
一齐迈步往房中 快腿刚刚动手
又将坑塘未搬起 将土扒开露深坑
一齐全都放坑中 盖上坑面席铺好
梁上放着良一宾 连忙拿未入肤中
出在代二姐房门 彭二说

朋二爷听着是
撒起坑席不消停
下地忙把尸搭起
彭二闻知着分明
一分豆贼往外走
你走跟我快些走

去见江湖来求共
事多朋友都在此
豆贰听说梅颐点
豆二墩前仲恺彭二
那里先到把仲豆三
但见拉外面进来
皆因我暂在下处
都是张宝大客人
都说快腿贪耶事
到底前他迟迟便
我说这话你不信
他说要到阆州城
打探买卖信合音
我说快腿又去了
蜂果哈尔里去伴那
豆说快腿是尖尔
我的横礼匆藜狠
他却对付这烧孩
上盖兜也很容脸
那哦尔吧哈哈笑后
在三说罢一少话
准三一路唷出重位明公听子如何董得
潜被说明白诸公自去知道顺水脱子是刘
是姓胡的知道烧果旧是妈家二盖是他本

现今又川别处诉 离此不远五里成
已发叫 你克快喜果实实
豆贰听说梅颐点 二人才代要去 忽听外面人说话
豆二墩前仲恺彭二那去要出门听说咱们往里面进来着他
那里先到把仲豆三墩前彭二吃了一亲口说不好必须谢谢
但见拉外面进来 人未元来不是到人明白脸狼马几笑话准
大家各事把身存
彭二竟各未送信
贾卖压去不用心
说快腿
不见其实又死心
去看二哥大寨三
前者相宗买卖送
可悦便宜刘刘人
小良脏
他却不是那等人
可巧约二今早走
他迟说
打探买卖信合音 他走之后我又信
我说快腿又去了 打探咱们净迷睛
蜂果哈尔里去伴那 横里来想那面丁
豆说快腿是尖尔 其那抵那全没有
我的横礼匆藜狠 只要八哈见其真
他却对付这烧孩 望口探吃在这里
对手前言把话云
他必是
顺承腕子不肯信
横里迷登是空私
洞足腕子明走心
赊过好闪马必六
六说豆二尸还恫我们呢你克南彭二作什底未了豆贰旧知
胡心酸想了连忙说真弟休闹胡言豆贰旧把晚那今早痛
兄彭二之事细说了一遍三个人这才明白准三说是不是
我猜的又酸彭克二必定是上迫里来救此我们进到此处着
他加何扩便
但刘见
笑话准三刚言迟 服望豆贰孚紧主

偷盗才全没信免又好混吃吸脱靴把你是假充预脂人又
时流口莫撒谎兵刚尔嗜点金是家话子礼收明且说豆二墩
会听说雀老三又用铁哨彭二的道算是我叫他念了胜你重
公念了胜尔是没了又听豆二墩口乎三位去为
豆二墩口乎去为 闲话休说亲正宗 我今利此肉何为
老朴江湖重宾朋 心想击上刘直庙 奉求彭二一为情

叫他邀请杀出友
迈用是
真等有掌制书转
此地非是叙话处
彭陕起
来个人

兵：去救我先长 那知此处遇贵人
豆某之子谈相成 又遇三位未到此
胡六合听说正为 得见寨主有先发
先用下处细言明 言罢一齐往外走
心中又恍脸通红 此岁剪断金多叙
未到刘真一坐村 相坐古庙多残败

一直走入庙门内 他五个
里面亲郭平的马 正自言说此为情
当先看见名三威 后面跟着四个人
上前未把寨主称 那阵风兜到此
又知何处遇他们 说未了家听一听
把豆威 谯在房中正居中

二墩齐用神为 脚子脚
心内暗：甚欢喜 口内连将刘位称
我是说未平位听
豆威一合快腿彭二黑面焦胡心笑话在三马九未到下破庙
的房内两平相见一齐归坐但见盗魁少不得全认的是谁呢
小良能刘庙神油墩李四沙高头用豆眼张又评原出糠

八病鬼安黑子黑灯影子吴大崩子王三一本娘刘士背考
蔡八兄大吹何宝未为灯台架三大承瑞用盖不明道口酥马
大庙泡却大小鸡素子刘三下剩的鸡豚鱼翅嘴又马猪求
你等四二墩一见心中惊喜又见乘魁刘道豆寨主所为何事
我彭二豆威说提起我到兴州之事叫平位听见普保为主
豆威有话闲言道 平位闻神听我为 豆某信在沧州府

旅店之中把身存 皆用在 俱是相好平宾朋
他皆三大去借良 他说无标名三大 若问在下为何事
叫他稍信为三大 要把输也房收下
为他此式烤输也 计全果然稍去信
我们二人到了手 单刀劫庙此输也
旺将豆某未敢败 被我接标不能券

黄泥海角神眼 是我有气起在心
沧州府内地我等 三大庄平到山东
黄三大

想：要收落下点
豆某不后悔下点
刚点要走出点事
他未送信离分明
说起今人气不平
夕下跟前有一子

他用那 思预一子将我打

走当后外间下处 心想旧要杀山东
后外边来一家子 哥：之林唤雪定
他说道 兄长家中有大村
名字名作徐年生 依丈他父作他庇

左外边
硬说土地抗杀人
胆大我到我家去
对手言商了一通
手响马合听豆某之言一个：心中大怒竟有这等事真正气
死人也竟敢敢把护妇女抗害百姓这还罢了他煤敢把紧主

的位女这还了得似此狗子蓄能饶恕我等去杀了贩省除了
大害说罢手称旧要齐走豆二撒一兜心中暗喜说列位请坐
等把授阁的话说完了爱保叫手位有气力同豆某在山东总
告家去我家无所生一女名叫金莲年方二八生的到也端正
猛小只戒却教给他些：本式只因兄长是庄农之人长在地内
着常工作活家嫂又无了旧剩位女在家

豆威说

差人到了我家内
大胆全都商近了
一怒打死人一价
我兄又知何事情
哥：答耐跟着走

只因位女在家内
硬赖要兄欠他良
位女金莲动了怒
被展本欣显共能
次日地方我到了
他说仔细大早唤
到了县：进了城

大堂上伺口供
后未怕入监内去
堪省偏救了亲生
你若应了这件事
岂不是
你的这

他赖欠良立刻要
才卖他也进狱中
只因公子见你女
县主充军又要良
免了实村张又侵
性命只怕又能存

女不也是早结果
登时怒恼手杀
杀了贩夫並狗子
豆二撒只因兄长监中受牲我位女金莲新
我才得知代要上前：救兄长又怕势报
和手位丈夫大家帮助我前去才好又不晓

不过登州旧动刑
对着手位朋友商
要想他未作妥身
立刻放你回家转
若不应允这件事
豆威之言再思付

豆威说
情愿一死命归阴
一齐大叫快走
搭救兄长好出监

豆威还要往下再
进县去

但那里出来我想起前二他却知道平位的下处 倾他去请谁知候入豆二商家巧过快腿笑话准三胡免六马免九一看拿彭二取笑快腿说尸们这是何善有共说我帮助案主办正刘庙说这二尸这可必得商良事当再作方保等事

小跟能

听见豆威家中事

他意欲 邀请江湖事实朋

知相审出反徒

迈件事情别当轻

机关不密走漏风

虽是县收我又小

杀官却库犯犯人

不可一定要中文

所为格救他合兄 杀官利库非小可

事成同志 若要紧 倘若是

被拿连拾金雅保 死在阴司落亏名

这有麻通武我兵 旧打首

直隶总督奏了事

画影图行来搜捕

迈旧是

迈才是

演演分商早脱身

但们一见难出口

才得能到这边身

保爱先净此方人 所为拆救他先长

为有一支伤百出 倘若省共拿住

玉石又分一火烧 迈件事情不大好

兄的跟随饶在内 这然死后落亏名

事报此 必须如此这般行

管他们 却审反狱救不救

各把天良心内存 成事料也实光彩

刘庙是想主意定 对着那

小跟能刘庙他是直隶保定的人心中暗想豆二墩豆威使审反狱

杀官库这事非仝小可性命干连为打救他哥：大伙作

反亚非不成迈又比不得大道上救狗马不过是得旧散又伤

人的性命迈如今杀官反狱又是顾的我不早走此俏连累在

内小良能想要眼望豆二墩商言商话说二哥家中党有这条

的事可恨狗衣猪衣狗子胡行意散欺伏的马朋友来了迈

体案主又必有急仝交给我刘庙叫良保叫仝兄各事

良能要使稳审计 自己也好早脱身 眼望事能南豆威

口字兵弟南仁兄 刘某记在也在此 爱保此功早定事

但刘是 实：非比他州郡 外省州城大又在

豆盛食听呼宾弟
须得半宿古三更
几位入衙杀知县
打听我兄即座存
打点他们企救民
另有房屋把他存

你且洒神在上听　栗位即我去进男
闪书散宿进城去　舜我安身隐避形
几位入库把金良　我企二保将城进
前一日　我叫家丁进狱内
送有看守人几个　将他杀死救吾兄

火肖龙活走壁兽
有说好

豆二墩说列位只管放心杀出重围
总能有几名再者知县的内宅衙役也不敢去追是那长随
内丁即更不为解意靠他们有什后本顾列位施展走壁之能
可以入内见一个杀一个总有人知竟自杰在裡面作乱我企

豆某可以脱身形　栗人奔听二墩之言
大家前去走一程

儿位在狱内也好动手豆某背母兄可以越墙先走进出了男
城再叫位丈一企家丁在外等候大家座坐进难之民内里没
代良母出山海阔的阳来我在城外接应位出城散前而行
送别等天亮才好进前而行进出厢口去可保安事

豆盛说罢一夕话　栗宪的　檠主的
厂厦分派真又脂　旧是如此这般行　列厢一傍也说好

二哥计谋打算迎　还有一件人太少
豆盛食听说正是　栗州内
立刻请来相助助　管保一阵可成功
再下相交人二名　也是江湖大响马
一人姓蔡名蔡庆　一人姓丁名彪旧是他的名

他从宁　都南小弟相来往
我去到家将他找　大料见面又能成
栗州之中替先生　丁蔡前来若助力
手到可以把功成　豆盛食听心欢喜
我也久食二位名　栗州之中也会过
既弟卉弟你相好　何又辛苦走一程

救出兄　他等相交好光光
厂内说　豆某实又感恩情
豆姓中我的计策危　列虎食听心暗喜

小良能说少时我旧去我他们赶晚旧回明早响大家列齐：
我店住下叫豆尸先到家看理：：也好叫令位女从什：：
予卷好走路重逛食听实又欢喜崔三说彭二你又必伐烦到
叫人收什点海菜面寨主楼：封点是吃了你卯尸香好的心

此时说了半天的话也饿了韩二爷听清面非红说罢三尸这是何苦凑什么趣你不到是点真心替他指教了豆二尸重魁倒听进豆盛一番大笑倒言不表归正传

小伍登州爷爷停话若说明又叉听

彭快腿 忙叫手下设盘整

原来安坐沙盆此时剪断丝重似一齐都敬大寨等

刘唐吃了三五盏

王景州

明日大家好起身豆盛会听又哇付告辞出衙往外行

那知道

起初言把话云 在下告辞我要走

去请丁察及中人 散脱我旧城擒

后日天晚进城； 方好活收拢库良

关节早去早回城 到庙点头说知过

打谅着 去上景州请朋友

后来库官厚豆盛

山海该外及相逢 后话休提说重魁 大家欢饮把酒吞

豆盛又提空中子 巧遇数二三弟兄 也是我兄顾有救

可巧重位在此逢 倒设之间天已晚 红日归宫点上灯

一见不拉刘唐到 小良就 他却又未我知晓

直等了 豆二撒

心中又脱对重云 故此巧设脱身计 也说景州去请人

一定后脑在心中

可恨小辈名义气 江湖那有这等人

看你是我加何云 说着又对重魁奔

如不愿意也罢奔 豆某我到不嗔心

那忙反到恶害人 重魁食吃酒又脱

我哥如何此刘唐 俱前二哥情意深

临死叫他刀姓身 豆盛食吃心中喜

列位可是有真心 事又宜迟咱就走

救出我兄加庚偷 杀了狗官把恨仲

各把兵刃找在身 大家出衙庚县；

就要杀发却犯人

豆二撒一位重魁为破衙意奔大路而未管是走错的交界

到了河涧府的地面可旧又敢公行刚三五一火未至县；的

城外豆盛说罢中军小雅请列位去旧在西厢内暴应任下

我先到家中叫住女打点全家今晚在东门外等候好接应你

我重魁者说有礼但见黑灯影子要大一德南宇叫天仙卷；中当家的是一

我店居住街北后身有一作衙宇叫天仙卷；中当家的是一

仙女佛还有一老羊的道人他有一个徒弟才十一二岁此像

乃是在下的表妹重位跟我暗入此衙又说景州去请人

仙也不能和魔此等重魔前豆盛食听心中甚喜豆盛说此厉是天明我也准三说明日是女而不便吴大说无防此庙当家的並非外人列位又必多心准三食听心中暗笑他打谅易女不便我想是丧气又拉的救又成人却又成庠再给神了不言准三暗想且说豆二墩等说恨好旧近正好动手事又宜迟明们旧走才好

东魁齐说响旧走 吴大前言把话云 列位敞别怔：走

我先前 敦二一众到庙中 言明旧在后院往

里面宽活列清净 车位吕续前后走 到了立时往里行

我在庙门先等候 色昏尘可安密 言必一众勤快脏

二人一众进庙去 天仙庵 言明等候且不表

单再向马车录来 黑面然如名马九 后面跟了神祖撒

二人进成我此庙 随后是 跟二陈八一湖儿

一车人齐一个喂 凡灯台 梁三跟肖晃天明

何保来前禁那子 迟堵个 承堍辗面垂又明

到霖尿泡郝大小 子 病鬼安黑前豆盛

他仝寨主在后行 没前陈在后行 鸡素子到二赛相声

费庸子甫吴克六 喂之浑 代肖一条白长出

餘剩鸡毛旋皮等 未找姑庵古庙中 此步又可多保敞

陡：馈：将城进

剪断结说郝入庙 天仙庵 果杰必净陕身形

吴六仝都旗进庙 车城魁 大家禹良去救豆盛

车敞仝都进了庙内黑竹影子引入了送子观音阁内车人捎了捎果杰清净又多时吴大代领肖尼僧前未相见豆盛说我等告故前未摘拾多堵又不便但见僧人说我表兄在江湖内多蒙聚位照应此乃又是前恶除强打救寨之兄应该小尼伺候庙宇无为方便之门必恐屈等了车位寨主的大驾车敞仝听暗说到底是江湖中女子说话在行豆盛说蒙师父我等另日再谢女憎口说不敢言必因禅堂又表吴大一仝直通将素斋端来楞来放在桌上还堵一大瓶烧酒中筷俱仝车响马並又谦让敞酒用敞登时吃能又听豆盛庙话说列位在此别到等我出城先到家晃：侄女 要到家中去分派 予备明日起身形

豆二墩 喂之浑 代肖一条白长出

车敞仝所说请便 我等恭候在庙中 豆盛告别往外走

出面回家一淌兒
不言豆成回家去
走道什么現茶更
有語前言称列位
那位杀官除狗子
豆卩回来方好行
去見侄女婿予茹 打点細软好登城
岁中单言乘录出 用飯已必撤桃盛
彭快腿 服望响馬乘人奔
寨主回家去送信 你我商良怎来行
那位砍庫抢金民 响们大家商议定
笑话崔三说恨是 彭二之言礼不通
响们一伙五志大 我南老九到远山
后面去来烧省奔 还有狗子中家丁
炼七也用诳言到 服望陈八一淌儿
响们议定事可成 我南老九到远山
还有狗子中家丁
炼七也用诳言到 服望陈八一淌儿
还有周卩南天朋 一本服也跟了去
村抢良金作路费 予茹刘门好埋猪
鸡素子刘三向长出 見天朋南安黑子
梁三陈老万人坑 这些朋友在衙外 保议乘人好出城
崔三说你们儿位在衙外爵本门不远守门之兵也是虚应故
是丈你们儿位的英勇制了城门大影好走叫豆卩保议趁女
你我散火可别远去商家也会奇好有脱身之计乘人齐听
一齐点頭说崔寨主之言恨好乘机离良一必天也晚了只見
豆二墩打外面走进来乘人一齐站起口乎寨主用来了豆成
说叫位请坐笑话崔三说豆寨主家中可通告诉家先在舅内等乘
大卩在那监豆二墩口乎叫岩先到家可来
豆成有语诳言道 乘位卖弟仔细听
任女金莲对我云 差遣家丁去打探
淂了症病沟应许 也保家先等事情
身上並等代偿色 转托内可洪万里
奔省委派有狱中 他作私情不上算
我又叫 家丁定然进县去
叫说分晚我去着 花良子
家丁用来对我亲 他说雲子沟应承
内可洪姓有照应 故此点致沟口应
大胆独自进监中 狱神面
施展龙沿走壁能 跳出监墙打难走
进出城外等会子 那怕后面有追兵
我们也都商议行 但见
列卫用 狠随主人左后行
出监施使走壁能 就让狠去在外面
合入监中列乘隊 反到耽误大事情
二寨主接应一合行 彭二一傍说恨好
崔三口内乎无二 豆卩一人进监去
也是白等見不能

崔三说旧债登中银子也不能登豆卩是明岁的古进去既
然受了贿赂在先不作情之礼再为三大卩也不处人命盗案
又是救命救救旧是实寨主说在盗过一宿明日出来大料禁子
也作私情迎旁一说内可洪姓又在过禁子我料救大卩易如
反掌来魁命听者说有礼豆戚说事又宜进去不早叫旧在三
更之时旧往县衙进去三更将尽好到手说再叫奔东门去迎

得几位去报门崔三说全派好了快去救心进盗去罢

二将撒命听将领点连忙收付不消停里面衣服多穿裸
又把铁锤在右分别在肋下到又显外将长衣罩上身
辞到牢狱狱外走出了庄院古庙中一直竟非县衙走
登时来到面前存来进衙门二房内见了该值上宿人
自己通说我姓豆叫我前来进狱中说有同手模胜内

捆出约有二刻良说商迈步往里走迫人迈步颈里走
抬头看见佛殿门后廊下说去罢

迫前有个人一个迫人眼望外边听等我代他进盗门
后面跟定豆二墩二人未在盗墙外果然外面会上演衙役隔门把话云
那位该值前救门今有豆成人来有里面可有人在此
将他领到此刻存里面答应说知道

啥啷演的派耳鸣将门掰了一个缝你在进去里边存豆成口说多有累
里面之人将门闭口说跟我到狱中净斋狱神庙中住坊内定尔背告祈
说不赶晚迟未着乃是豆成看内亲要到监中见人又有爱盗传行过

也是天意该如此县才反了豆二墩

这禁子把个杀人的凶犯进门

禁子董明代有豆二墩康至狱神庙且说豆成坐在里面心中
思的午家丁前未言再我兄弟前企逢离我心今晚进盗前未救
我此时天有掌灯迟又见到康心中正自盼望但见禁子领着
兄弟前康口说豆大哥今有你的亲戚前未着你禁子盗又知

迫豆二墩只打有是豆成的亲戚周有豆二墩常四在狱衙防
隣指仝不识识有那老衙防时知他叫豆成二墩本是江湖逢
的外号山东直隶人有知迫盗人豆二墩却未见其人芳知他
是豆成的兄弟禁子要知道已爱豆成只能在此居住闲言少
叙且说豆二墩入了监内看见豆成坐在那里迫在上前拜倒
口中说哥:候受殃灾小弟未迫哥:如蒙救小弟之难迫有话叩首在地

那人说

禁子说二位在此，似乎茶未言必去，而豆成一见兄弟前未沟心，欲喜建位始起用手相挽，口说若兄请入，便饶之心各故被症，后放所害多多家丁前去劝你送信才得相见，说话之间，禁子那消一乎茶一手打消灯笼走入，监来，将灯豆上放下茶乎拿过来，将灯中你将茶斟上放在桌的上面

一见禁子将茶到 建位起起立身形

豆二墩

代笑前言多冰嫂含羞多：蒙恕宽口中连：说不敢此日惟有我心明

豆二墩

登时拿出一庶良

我小弟 在此摸茶礼又通

董禁子

事完之后又补情些须小事何妨后而况那老是变性

只用应了那件事色爱立刻指家中舍听此言将头点

大约消

沟面含笑前言语今朝一事要跪恳现物要卖在身中

意思要

明日黑早我旧走

恳求等写行方便

我在下

小弟住在河南府明日黑早要回去暂且在此住一宿

董禁子

连累老兄你考成

迟一定

送的老兄买茶用 酒礼又堪兴补情些须备点酒食方好坐谈等天亮

董禁子

论私又谈起此事

但事已已过件了 其中惟有我心明滚了马的大强盗

董禁子

论私又谈起此事 又非人命重事情

董禁子

也要分个轻前重 虚实商谈然后行

禁子说迟又当迟已说他走一进监是一点要紧没受相宗里事的一条由消他走休屋浑川住在狱神面大干净轻易也没人到此你走在此要住一宿迟加何防查监二已已经查过去了俗言说的好公门之中好修行我去叫人给你二位九点酒菜，说消旧良去了迟个禁子他个知道事情也可以济前

他作对所为课他的女不给他不子作妻倘若豆成难受迟守狱之苦若是应了他决然出监他女不到了衙门内他旧是收录，叫如今要受罪的他后头，记仇故此反到选消神气些

又道是 清酒在内红人面

禁子董明心欢喜 落得的

连忙出监来伙计 置办酒菜兄弟

又作人情大厚良

且说那

豆成前言乎兄长
监中之人都睡沉
外面有
我把兄长送出去
交前女婿陈尚玉
自听此话乎兄弟
你兄如何往上行
弟兄相议和古
禁子董明将后进
豆撒二
到时老哥受辛勤
咱们一公吃几中
禁子回言说又敢
你兄如何往上行 墙高难挡我二撒
监中问罗一声明 又多时
手拿饭菜乎南中 放在桌上撇坐位
汤面含要把话云 口说有点多加果
你兄又 榫嫡我寨监脑
您下边有别事情
你兄如何往上行 墙高难挡我二撒
监中问罗一声明 又多时
手拿饭菜乎南中 放在桌上撇坐位
汤面含要把话云 口说有点多加果
你兄又 榫嫡我寨监脑
您下边有别事情
王三吴六张七陈五又明都乎为打点余剩下的重犯在衙外
接应又见黑灯影乎吴大走入内圈说放心罢我方才出前去
瞄了瞄见下一条出路边奔城东南上墙倒拔了一段扒个窟
口子外人出入走动
东盗冠 合听吴大一少话
都说去助大寨主 活该是
外面天气有和古 豆尸大概进监中
你我也该去行事 前后走有要紧神
离良往后入街门 乘我姓皆合狗子
安里子 六人离良一处走
事成边往后边走 越墙而过我寨齐
破墙之处往外行 进出城外在散伙
军人齐听说有礼 你我旧走莫消停
外面天气交二古 事成之后有三更
胡六李四响三个 响们快走莫消停
东盗冠 一齐出离古庙中
但只是 群强离大有成风
各房之中得些应 说罢回身出房去
狱神庙剩下弟兄
豆二撒见禁子出去查看别屋去了弟兄二人归坐豆成瞒了
朋中快俱全还有一盘并一平酒二人吃些菜交
了三更方好走又言他弟兄净时候出说押仙散子李四马
腰狼马九里面熬胡六菜左庵内收什禁禄朕别利刃还有

他把那
打在上面浅住鬼
拿起狠狠照着行
手人扣住硬剁上马后
几且说这座堡衙的后
又活着天有二更行人
妇女之音叫姐：
又骂丑傻要活身
今日又
此时大概睡了觉
又听一奶同言逆
相士使的鬼推磨

软剃构当护纸笔 攒劲对准缸上打
用力浅住往上： 后面村

后墙余剩的几名响马俱在外面等候听
面是股替逃离城根近故此等人行走
马等月过了墙是一屋掌
呐喊克尸又是人
大小奶：好几位
花生资了人一个
真奇胜
妹！何须你操心
又过苦害平民人

来此作食海色
速问你我许多人
们在晚上把亲戚
雅为他也有精神
俗言说
场未才来胡作践

房拿起了掌房着听前面有人之声听又真切张以陈八爹
二爷大爷又明安黑子等六人往前迎去我良库白脸狼马九
的行人在房上听多村又见动静在三说走以你们二位先近
上房里面定是狗贼居住又有男女一有杀死我们去找狗子

此时下去将房近 杀死狗贼屋内人

大料着

他也又能逃处存

将来必有报应临

哨克尸

此时还在它们外

天：吹打听小曲

吃的已经入了引

黄皮枯瘦病病身

现时明哨一此菜

他在里面常收妻

相公小旦又病身

为人最怕好精神

将来死在药面内

可惜未带好尔孙

公子外面又成人

长随欢乐饮盖些

牙疙瘩

又过廊房共步房 定在方近把身存 若要是

找着狗子先杀死 然后打点金共良 迅往后面出墙去

好去些找盖等 胡六爷听忙答应 在三马九又消停

他二人 施展轻治走壁振 跃房月奔快如风

伏房治 侧耳细神往下听

上房东房各都净 却有个

未到前面廊房上

西廊房中有人声

真可笑

那妇回言说正是

在三马九爷此话

二人又背起身形

来找狗子除年生

旧知狗子里面存

那日他还狄姑我

由他闹

跃房越脊往前走

屋内有人语高声

忙：奔到要杀人

拿他之味登恶心

将来难免又受苦

速忙跳

三个以外有小院

他二人

白脸狼马几帅在房上会听屋内妇人私语才知
狗子没在里面连忙推身往前边来出了内院三打以外但见
西边有一小院正房三间里面明灯烛灿人声喧嘈时知狗子
在内作乐从个人下房绕到书房后面看见有后院却有
有门可入二人从又上墙跳过招领一看见堂上支下捆的空
户此乃是九月天气凉爽窗户闭闭二八左外面用玉米秸做

倒眼观看但见二前止房连连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旁人围
：坐定旧有五六个人正面一人看又见面貌左右各个年轻
之人不过十五六岁川着一身花俏生的比妇人还好左边的
把着琵琶右边的托定酒盏口中洗奴举献酒又见下手各边
的二人也是衣巾鲜明范拳行令也到热闹中公当中那一个
正是狗子左右二人乃是各个小旦下首正面乃是门公洪方

里左右下手乃是前相马秀最随着洪方里知道少尸交结此
道才叫小旦为的是赵超奉的他年少尸喜欢心中一乐可以能
关办
送因为

旧是豆成这件事　　长随对的少尸脸　　超奉伏侍宾良民
也是他　　那日有事不在村
可巧遇见金莲女　　天生美貌体轻盈　　前署时
记在心中闻衙内　　对着狗子竟分明　　定生奔意好女色

大爱小妖喜南风　　狗子听说生毒计　　差遣于下恶家丁
到豆家　　硬说是妖妇女　　打个端严便硬冲
依方伏势进院内　　拿金莲
见了狗汉说利害　　因此恐临除年生
见了他父言其故　　狗市卸然旧差人　　全都打跪拦衙门
诰到衙门入监中　　押着豆成把金莲要　　到位请
洪娥反到拷问通

把柄子　　将豆大棚在狱两科　　救出盗不代收刑
家中剩下金莲女　　他想要　　出盗闻家万不能
事急定应这件事　　女子可怜把少尸从　　那知恶狗恶虎是
左右调停伤海行　　俗言一句说的好　　身在宫门逆在心
恩赏今朝要消息　　何候官府又一来　　内中也把好方分
当长随

列位诸公若不信　　听我那　　吃洲沙顾明一明
有一等世家子弟闲家业消茶务力加读经
他方充作长随闲一个上进一朝荣才可能捐个出仕前祖宗
光荣朝廷出力相拔等又叫长随若为誓通品之高也是
一等贾经商之人因为运蜜折本方空无力生里面且亲友
的人情又能应承只得狠心作长随出面见识破多热透人情

可能我才退回家中或是往督府提阵做京办事或在西府六部为一个京城再不然盖置园囿教子读书点缀门庭立业安身供养此等人不为最随其名为随典品最妙还有一等自幼习正道专爱评唱艾吃艾喝艾闲艾唱艾川的人充当最随其人随机应便心灵性巧四门围供奉弄月又想久长此等人真为最随其名到通于外还有一等漏品的最随听使不要的表书

并非是

世路人情又一兼

今有一等为要挣

在家不肯习正业

艾吃好闲交匪人

他自图

北方重厚多交代 要此高低也得分

常言道 君子身贵贱又贫

同相洪姓这个人 自幼个

又爱赏赏前经也 逛手好闲充体面

结党成群为好事 坑人肥己为自身

眼前亏光多快乐 那管后来身受苦

落潦倒依又靠

一心自想把官跟

现如今

又可怎奈又富

也非容易才出仕

一齐成名作子弟

衣破狼则把见人 气原投人鼻子路

何候主人谈政治 当思往前受苦处

得地存身吃饱饭 按分而取剩金良

得要想 好容易

科甲连登费辛劝 官府爵位相考程

禄位应该受皇恩 应思自己福分浅

君子又命相争 有福之人伏侍

旧友谈 尽心竭力行正道

那知此地身得掌 一霎时

若要又为好叫人 害重之人渐渐生

以为得意冲体面 那管傍人背地云

总为孽随却是真 盖孽全作多人嚷

狠心之中下苦人

还有一等自幼父母教训受吃川那嫖赌吃喝不务正业

群又虑上司有举考成在内前程莫候悔之晚矣此下流之辈

再遇酒色之官难免此阵如作官者遇此之辈应当痛决也用

在内随有又成为什麽可说人非一等相貌又会

清史子 话而劳叨又爽神

且说场内乘人弊 宋军协同

上面坐着张公子 两个旦左右分

还有禁押巡马等 跟役伺候三人

倒服务事欺孤巡 两边伺候三尸仰

猛听得 狗子听声洪亚二

庄民豆姓他的女 这个头

陪着狗子饮孤巡

打上的

流芳行令多快乐

来往斟酒加灯火

戏场一事好又明

有些麻烦武艺精

老自打死家丁何
立成虽杰、左盗内
我才定下计策危
将立成
依我又如要他命
女子听见他父死
令人难测在心中　现如今
金莲又能到手内　皆因你说女子美
派他欠我良二月　将他拿问以盗中
因禀到相好几日　还是又肯点头应
打伐人　去将禀子打死呈
料他又能远庄行　他的那
家内之人硬下手　多派衙役拘家丁　将他资拿到衙内
又可因禀在守中　叫人防入内房去　要想逃脱万又能
那时节　我在温存将他哄　他若是
着我之貌定依从　若肯自古爱少年
女大思情岂又动心　何况他
狗子徐年生说立成之女若瞒见你，少尸的品貌又是知兵的
公子我父将，得起是衙处坐地新乐必是梁意顺从你，我洪方
里面言说少尸品貌心也又用害立成料他在监内好似危
中之鸟又能出子急奈他定杰，左先若是将他害了反为又
美听说那女子会武意性情刚强听见他父一死心中岂又恨
恶又胆苦而劳功只怕立不的值分布些子
悔又谈提金莲的美貌因此上他又弄了小旦前来引狗子叫
他入上了罕烙
洪方里　自幼不是好光棍　三十多岁未取亲
同往跟上徐知县　好个贼理旺走风　弄了许多金共良
院中相南一妓女　情愿往后把他跟
一见却旧勾答上　内助之美别当花
门公总不当又成　因此放火又旧火
徐年生　全朝若要失了宠
枕边难把谗言迎　若是救了金莲女　必是要旧要还新
安心要不退堂去　从此后　要想俊才万又的
诓哄狗子徐年生　徐年生
叫了母唱小喽至　引诱公子起早行
又唱妇女南易童　听见贼奴一少话　那知公子他公变
你今朝　想的法子再又除　出的主意我又听
那件子成拜靠我　俗云说
泪又言公说现在　咱们且先喝几中　只要公进自去成
又知他母会合曲　但又知
唱上一中我听：　洪姓周为公子点

马头调不但俱都会
迅有加
代病的嫖客自己嘆
哭城嫣代孟姜女
春光明媚花满某
式：他们好唤唬

调考戚嫌代白话　句情不搂暗相生
柳迎春井边打水　唐玉贺下白雨连
临眼当和事饼行
湖广调不代五更　断肠天
眼俗一个想多情　又知少一个即个
咯连脸不把相代　外代首

死眼拿情他更精
病后氢坏二英后
马几气的眼通红

狗子贼奴才个人
话说白脸狼马九笑话在三丑个人在书房后院往破之处
往里观瞄听狗子前洪姓再三成之事氢想旧爱取兵刀入内

洪万生　正杰　沿幻搀臭脚
笑话在三心好恼　白脸狼
一斉肢中取兵刃　要杀即

卸下杀人准三付人自思靠近房内只有八九个人到不介意
又恐怕迟一动手他等喊叫倘京动外面之人反为不美乘刑
叫他们多喝会子也旧安息只将狗子杀死在三想罢往前马
九一摆手白脸狼将身站住不表单言胡六李四二人见在三
马九前迎去不敢代景进在下房却是上房的后面但见是三
间正房当中有上支下摘的窗户二人旧知是一明间暗房子

见裡面黑沙并无点灯却不知病夫在那房内居住来公狗咋
孫住房今日为何要歇的甚早皆因他哭了一个姆妓逼了发
问例应该责他暗用良子搞哭为要今日预一人权房顾了今
子海叫姆妓引例的神魂颠倒又度早晚脱衣睡高他母个却
在东边屋内西屋黑是他顾妻身染患病也不爱他们的闹等
代首一个使女答自睡去余下的非妇子环都在廊房歇息故

此正病息灯管什房动净黑面然上前仲手将窗户的闸拾拔
去半扇；探：支起用断锁将闸拔住二人轻身入内

女个人　探：潜入房屋内
元未一明是母猪　东西间
胡六硬往西屋走　蹲定潜踪气狗声
走入当地脑又见　里面洋里着又清

忽闻帐内有乎声　好汗拿出吹毛刃
竟奔了　打乎声音往前走
胡六旧知是睡娼　仲双手
摸着脖项抽刀刺　往下一落响连声
被狗省　代累身上睡梦中
睡如死了一般公　也有乎声微令见

半刀一口手中挚
蝼蛄高吹脑中身
探：撒起狗声
可巧砍着是病妇
傍边迎有一使女
胡六连又下绝情

好汗杀了人丑仆
里面躺观黑吟：
用手止住入肤中
但只见
狗友此时正作梦
骨：失：一声喊

又敢火站起身形　听了吓
押油墩　作梦不肯多猛撞
取出竹筒千年火　用手一吹亮又明
一张竹床半帐幔　黑面微舍相呼声
他的那　心中思想要弄同
快把那　烧煸当甫觉了来

克尸坐定向仆明

为人行好总好处为人作恶又怕恶多狗有只想害人贪好受
煽行坐总不忘勾日里记着烧煸当甫总没给他送礼他一心
要说诈良善之人富藏盗贼好想金良竟会坐在睡梦之中迷
想着害人口中大嚷说衙役快动我将烧煸当甫掌櫈的贺拿
前来吓窝说把一仆娇女也竟醒了口中说克尸又用说骨了

已经我都打了收赏又用手乱推狗有谁知狗有睡如小死此
时押油墩李四把牲子一揪将垂一奔姣者才要问是谁李四
的垂往下一落只听以哦一声的鹿

押油墩　李四掏垂往外打　只听哦以狗一声
可怜二人一处睡　他二人　二面相挨居对嘴
通共枕着一仆枕　和次相交分外亲　那知道

竟自作了尻流鬼　铁垂之下丧残生
四面一照并会人　用手摸着相子赏
黑面熊　此时也把房来进
各色之物在仆箱　丑仆人
这才跳出后院内　放下宽灵一把身
损人利已遭报应　胡里胡涂丧残生　恶症友

里面可吓是金良
二人相见又消停
比此分别代在身

里面作了尻流鬼　铁垂之下丧残生
四面一照并会人　用手摸着相子赏
黑面熊　此时也把房来进
各色之物在仆箱　丑仆人
这才跳出后院内　放下宽灵一把身
损人利已遭报应　胡里胡涂丧残生　恶症友

里面可吓是金良
二人相见又消停
比此分别代在身

里旺之时又礼谕　抗害他人图肥已
他心图　眼下吹喜多快乐　杨：得意狠铮心
有日里去恶赏箱　那时节
世人若能知进退　已后远害福海门
在柜那　李四胡六明一明
且说胡六李四二人在后院才要上房出者
打三梯往西边更道过去他二人吓了吓往前边去了丑仆响
马这才上了房把屋走碰之能跳在外边担兒却大刘三等乘
人正自观见但墙往上　跳下二人却大等着日观着是胡六李
四却大旧可怖怎房第了李四四面各说外之事办完响们听
他们乘位的喜信要又言墙外乘凶听信且说笑话在三会肖
白脸狼马九

双印人

洋考外面交三古
一未替反将仇报
奸臣逆子人：恨
狗子乘人又晓奈
还有那

小旦唱着马头调
琵琶弦子弹的好
唱了一个捧魏架
连：叫好又绝声
拿一个

贱肖鼻子高声叫
狗子一是哈：笑
又会唱戏偏要吗
也骂代昌浑当鸾

徐年生

洪万里又把通判
眼望洪娥把话云

娇滴：

能人傻授果高明
右边唱了骂多情
洪娥要讨少个喜
胡琴拉了二簧节
蟹的他

声音妈妈美中叫
右边的
狗子有迷心欢喜
也要也结展才能
唱了一出二进宫
清面是汗臊边红

叫声走洪你是叫
野鸡学腔信口喷
你旧忘了这女句
说骂大家吟：笑
六人收拳他喝五
口中说

你本是
小甫相庭净壮森
真是言臊又疼
一房付又欧到今
狗子身有八分酒
喜爱典：唱的好

一嘴咯隆恨爱听　叫他跟我住几日　我爱他
模美长的可爱人　说着就起身乱忧　口说闲来吃几中
叫声洪二听我言　耳房子备快点灯　此时我又犯了引
杜小几口才爽神　你若只管先听曲　火剩我旧转身来
洪万里　口中答应忙起起　狠着狗子往外行
乘人重付又欧海　还有那　喜福喜爱丑个人

耳房早把灯点上　予备狗子你年生　前去过到旦又表
单言窗外的莫方
且说崔三马九母个人见狗子喝着：（动
蛇眼的洪连二跟了他去倒灯火时旧来白脸狼又懂的什房
倒灯心里说这小子必是卸了卯撅了裆怎房叫这个姓洪的
上耳房里去莫非那洪的还答应差使又成又说到上来这是

怎房答呢白脸狠正杰纳闷但是崔三用手一拉他迈步旧
走他只得跟随登时来至了东跨果布一间耳房母个人一继
身形欧在房上探过跨来往前迎观着卸净只见往屋内走出
一人又听屋内说你们喝酒去罢又用在此伺候旧说我们少
时旧去那人答应出了耳房的小院反到将门代上

二贼寇　房上食听心欢喜　旧知屋内有恶人

即印卷应是手下
分家好行又代受
后沿梯子一爬动
未至窗前骤做真
笑话东
马九又懂这个戳

心中肯定一神嚣
二人对面床上躺
当中放定一盏灯
却是邢
一手拿着象牙丈
烧的只听吱：响

舌头恬窜着分明
睡觉又脱大衣帝
洪姓手拿一物件
紫竹作成空：桐
又往的
一次身

通南年生徐狗子
只听味的响一声
白膜狼

笑话崔三他知道
这是他们同作死
色看他双又知会
打发他们快：走

过引保养精气神　将床不能用此物
等过引他早些走　又何用
崔三想罢扭马九　他双印
崔三见马九俯旧知道白膜狼没见过此事连忙用手一拉
低声说又睛连印烟斥烟也没见过咱们需
过引咱二人硬从门内扒进去横在他们脚下腰冷子旧向
掌单一般一刀一个马九会听二人一回身将小院的门插闭
别上这才床至房门前在地下拴：将连子往下面撅起探头
往里看但见洪万里正在相烟灯光一晃依
屋内床至公子的脚下只会哽内这一股子烟气令人难会又
会吃烟的人下会见这印烟味难受崔三马九双印人闭着气
撅在床下才敢了牙后烟鬼墩着会味又
床了进人相了几口烟狗子徐年生猛共一番身起床说气好
将灯吹灭房内富黑马九一见又敢代受
才代扭受将灯点
单刀一把擎在手
床上按住洪万里

也是上路好起程　年模有
花牛点灯要归阴
要进房中杀要人
他双印
将身一蹿又窜快
到把印狗好吃一章
打发他们快：走
也肖得

拿他倒着要动拿 连忙口中说是我 火尸如何硬上手
小弟是
不要是
到我屋内去我有利
旧是你岂绝又能
舍其声音说又好
桃水打脸过了井 边下胡子了
梁山摆席礼不通 公子真若是酒典
马九舍听心暗笑 脚中说
一桶刚刀往下落 脖项之上中实情
並无哼哈丧出气 徐牛生

此步剪断往三马几东了狗子恶奴跳出墙外会见申姓这且
又表单言豆二墩在狱神庙前哥：豆成傲海这时听了听外
面天交三古大料申朋友也都动手此时崇子董明大概也睡
了此有此更之人方才进去又敢伐爱口等兄长响们谈走了
豆成说去为你我打那门出去豆成说我肉相主意
豆二墩 口中闭答说又响 爱叫仁兄出狱中

才代要往外面走 庙下的 笑话往三又消停
旧如马九动了手 往外一跪动身形 狗子正走才下地
被好汗 梓了一口倒栽葱 崔三赶上忙按住
手中刚刀下绝情 鲜血直淌倘在地 恶贼哎呀中实情
丹宗好汗又代爱 可巧扎在心口上 重付一下丧残生
崔三他 施展飞沿走壁能
连忙出房到院中

若要上房还费事 背着爷兄不行 他把那
拟我想来用又中 二人多高墙难上 豆成伸手把墙起了身
豆二墩 舍听此言说又响 走出狱神庙外着 未至墙起了身
任他墙高有几丈 我小弟 揪和扔在更房上
快些走里休延候 担搁工夫了又成 跳下房来进庙中
事利其拘各其东 只得点头口内应 豆二墩 他付又 脚仰丹
脱去外边大衣巾 束身背上充兄长 等我背你将房上 口中说
又关怕来当京 豆成口内说知道 豆成你被那手中
豆二墩 步履如飞急又快 走出狱神庙外着 未至墙起了身
要展飞沿走壁能 揪和扔在更房上 豆成你被那手中
豆二墩背定豆成是出狱神庙未至了墙离更房又远打更 飞沿往前走到更房上蒙 豆成你被那手中
的往前边去了豆二墩倒退了几步往前紧跑一蹿身上了更 口叫大哥你是响 豆成你被那手中
快些进走莫响停 豆成你被那手中
一个人

房离监墙还有一丈多高好豆贼俗言虽这了怕当方豁人为
闲心又产生死格有豆贼本领高强他在更房之上宗了宗神
浑身纵脚落实地实在北爷又往外足登软并健一声坐在地
下豆成充实双支手搁肢搂住差次松手豆二墩喘息一定口
中说哥：下来罢到了外面
好个仆 能会死活名豆贼 跳出监牢墙外存

坐在地下喘息定
口叫大哥下来罢
神又付价双睛闭
双手把住又放松
看了看
双脚拍地将心放

他这个 相语间言把话云
出了天网地罗门 豆成他
打谅有死並会生 由着二墩欢又跳
如今听见兄弟叫 这才曼：把脖爷
兄弟坐在坐埃地 连忙松手豆身形
瞒了瞒 左右净瞎会人行

低声问道出来了
用言说道出来了
手拉仁兄往前行

他二人
猛然抬头吓一跳
黑夜迷瞒又真切

莫非这在监禁中 豆二墩
响双快走莫消停 说着连忙身松起
正事宜净更深后 家：闲声少人行
一直顺墙往后走 付又拐湾奔正东
那边庙
影：绰：许多人
豆贼心中就又京

连忙的

把手一拳口打哨 此听吹的响一声
二墩心内来会胃 不到一时到一处
全伙江湖重录讲
豆二墩床空切近 仔细一看元床是却大
胡六雀三摸三周云吴大陈七等余剩的瑰毛蔡庆嘎七洋都
在此处公案子剪断截说大家相见李四雀三旧把亲人之事

对着寨主说了一遍这如今旧剩了胡庙的几位必没未豆贼
说既如此咱们出城才好他等想床随后必到大家竟奔城墙
而走

豆二墩 全定重友往前走
但是东南城墙倒 有一段
猜说天助我豆某 活该先长不丧生

恶贯满盈了命 贼奴狗子丧残生 此事虽然旧成功
仔细思谅村又轻 衙内之人若知晓 一定迫拉要拿人
本县的 文武官员重人等 如何救过此事情
本处知县吗人害 · 这一件 事情重大了不成
知会知府要详报 雅兔天下要行文 虽然豆某我不怕
吓你由天逃出口 那才安然得救心 豆贼全定重人走

出了城外看分明　元来却是荒郊地　但又知
金莲往女坟边行　二撇正点点寻找　忽见后面有人声
但从那　破墙豁口往外走　看来日相几百人
估谅着　点点者必是追兵到　姓兔卿平要杀人
用手肢内取兵刃　全平兔　要前来人见姓龙
豆二撇只打谅着是追兵近来前平他各自准备但见来者之
人堪：临近看了看又是别人元来是张七陈八彭二周五孟
又明安黑子六人啼吁：那的跑来看见了豆盛平人都在此处
口中说快走罢衙门吵嚷收府雨相公全被人杀了吓的我等
也不敢却庙走往月墙而出逃至此处催三说你们六位到底
才庭净打点账旧知会兔依我说往后改行罢豆盛说事虽如
此可喜你我为先一个不少都在此处闲话少说走路要紧此
步速快走了没有半里之远可巧遇见金莲家丁合在一处乘
鬼救心散伙豆二撇搬杉姓民出关小道逃跑贪杀我陈月玉
而去风凰张七出往典来报黄三太庆寿酒于红门却驾这些
据月赵在下部交代